

中国古代公案系列

狄
公
案
海
藍
公
案
公
案

2



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公案系列

包公案 林公案 李公案
狄公案 海公案 蓝公案
刘公案 海公小红袍
施公案 (上、下)
夺魄惊魂 荆公案 于公案 (上、下)
彭公案 (上、下)

责任编辑：孙以年 刘一樵
封面设计：大盟文化艺术公司

ISBN 7-80094-886-2



9 787800 948862 >

ISBN-7-80094-886-2/1·224
定价：18.60元 全套(167.40元)



中国古代公案系列



* T170553 *

明鏡高懸

狄

公案

海公案

藍公案



大眾文藝出版社

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公案/(清)无名氏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4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集成/孙以年编)

ISBN 7-80094-886-2

I. 狄…

II. 无…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256 号

狄 公 案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75 字数 492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册

ISBN 7-80094-886-2/I·224

全套定价:167.4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联系: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746

序

凡书之作，必当知其命意所在。知其命意所在，则何书不可读？所以作书者，或借古人为式法，或举往事以劝惩。推原其故，悉本挽颓风、砭末俗。夫颓风之甚，莫甚于人心之不古，末俗之坏，莫坏于邪念之易生。今偶于案头见《狄梁公四大奇案》一书，离奇光怪，可愕可惊。书中若陶干马荣之徒，本绿林豪客，能使心悦诚服于指挥；若周氏王氏之流，本红粉佳人，互见遗臭流芳于案牍；至若怀义救曹之辈，不足以挂人齿类，而亦附以示贬；狄公真人杰也哉！世之览是编者，知不必悉依正史，而得史之意居多，读者其亦善体也夫！

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春三月
警世觉者序于沪上之滴翠轩

总 目 录

狄公案	1—209
海公案	211—431
蓝公案	433—494

目 录

序		(1)
第 一 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1)
第 二 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4)
第 三 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6)
第 四 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9)
第 五 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12)
第 六 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15)
第 七 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18)
第 八 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21)
第 九 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24)
第 十 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	(26)
第 十 一 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29)
第 十 二 回	说对联疑猜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32)
第 十 三 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36)

-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39)
遇乡亲蒋忠谈心
-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42)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 第十六回 鞫差役以讹错讹 (45)
贤令尹将盗缉盗
-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49)
见凶犯旧友谎言
- 第十八回 蒲萆寨半路获凶人 (52)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55)
华国祥投县呼冤
- 第二十回 胡秀才戏言招祸 (58)
狄县令度理审情
-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61)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64)
听哑语细察行迹
-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67)
见毒蛇开释无辜
-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71)
为盗贼大意惊人
-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堪捉贼 (74)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77)
揭地窖邑宰精明
-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80)
淫泼妇忍辱熬刑
-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83)
假阴官审明奸妇
-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86)
阎立本保奏贤臣
-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89)
入山东二臣议事

-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闻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92)
-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96)
-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99)
-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102)
-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105)
-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108)
-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112)
-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115)
-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118)
-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121)
-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125)
-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129)
-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133)
-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137)
-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141)
-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145)
-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149)

-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153)
薛敖曹夜行移事
-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157)
狄梁公一心除贼
-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160)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官廷 (163)
武则天怒召奸党
-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167)
出愤言挽回奸计
-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170)
传圣诏伟之尽忠
-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173)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176)
东京城敬宗定谋
-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180)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183)
狄仁杰奉命提兵
-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186)
遇官兵吴猛亡身
-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189)
获胜仗命攻大寨
-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193)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梅志投降 (196)
安金藏入朝报捷
-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199)
高县令行毒孟城
-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202)
念老臣狄公病故
-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206)
庐陵王复位登朝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诗曰：

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冤猛相平思吕杜，严苛是尚恶申韩。
一心清正千家福，两字公明百姓安。
惟有昌平旧令尹，留传案牒后人看。

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故官清则民安，民安则俗美。举凡游手好闲之辈，造言生事之人，一扫而空之。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即间有不屑之徒显于法纪，而见其刑罚难容、罪恶难恕，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宜无不革面洗心，改除积习。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正，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要能上保国家，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下治百姓，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无论民间细故，即宫闱小事亦静心审察，有精明之气，有果决之才，而后官声好，官位正，一清而无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尧舜之时有皋陶，汉高之时有萧何，其申不害、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若不察案之由来、事之初起，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则虽称快一时，必至沉冤没世，昭昭天报，不爽丝毫。若再因赂而行，为贪起见，辄自动以五木，断以片言，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上清宫闱，下安百姓，岂可得哉。间尝旷览古今，博稽野史，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做案之奇，访案之细，破案之神，或因秽乱春宫，或为全其晚节，或图财以害命，或因奸以成仇，或误服毒猝致身亡，或出戏言疑为祸首，莫不无辜牵涉，备受苦刑。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变言易服，细访微行，阳以为官，阴以为鬼，卒至得其情，定其案，白其冤，罹其辟，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春风倦人，日闲无事，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以供众览。非敢谓警世醒俗，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

诗曰：

备载离奇事，欽心往代人。

廉明公正者，千古大冤伸。

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其时武后临朝，四方多事。当朝有一位大臣，姓狄名仁杰，号德英，山西太原县人。其人耿直非常，忠心报国，身居侍郎平章之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张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荐。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狄仁杰犯颜力争，奏上一本，说：“陛下立太子，千秋万岁配食太庙。若立武三思，自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因此才恍然大悟，除了这个念头，退政与中宗皇帝。就称仁杰为国老，迁为幽州都督。及至中宗即位，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此皆一生的事迹，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说他是忠臣。殊不知这许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所以后人易于知道，还有未载在国史而流传在野史上的，那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不但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不但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所以武后自僭位以来，举凡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下至民间奇怪案件，皆由狄公剖断分明。自从父母生下他，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攻书上学目视十行自不必说，到了十八岁时，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名，先举了明经，后调为汴州参军，又升授并州法。朝廷因他居官清正，就迁他为昌平令尹。到任以来，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词讼，自是他的余事。手下有四个亲随，一个姓乔叫乔泰；一个姓马叫马荣，这两个人乃是绿林的豪客。这日他进京公干，遇了这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仁杰见马荣、乔泰皆是英雄气派，而且武艺高明，心下想道：“我何不将此人收服，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为不埋没了他这身本领。”当时不但不去躲避，反而挺身出来，招呼他两人站下，历劝了一番。哪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说：“我等为此盗贼，皆因天下纷纷，乱臣当道，徒有这身本领，无奈不遇识者，所以落草为寇，出此下策。既是尊公如此厚义，情愿随鞭执镫，报效尊公。”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其余一个姓洪，叫洪亮，即是并州人氏，自幼在狄家使唤。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无论何事，皆肯前去，到了办事的时节又能见机揣度，不至卤莽，此人随他最久。又有一个姓陶，叫陶干，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后来改邪归正，为了公门的差役。奈因仇家太多，时常有人来报复，所以也投在狄公麾下，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从到昌平任之后，这四人皆代

他私行暗访，结了许多疑难案件。

这一日，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知道是出了案件，赶着穿了冠带，升坐公堂。两班皂吏齐集在下面。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形色仓皇，汗流满面，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狄仁杰随令差人将他带上，在案前跪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有何冤抑，不等堂期控告，此时击鼓何为耶？”那人道：“小人姓孔，名叫万德，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家有数间房屋，只因人少房多，故此开了客店。数十年来，安然无事。昨日向晚时节，有两个贩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氏，因到外路办货，路过此地，因天色将晚，要在这店中住宿。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当时就将他住下。晚间饮酒谈笑，众人皆知。今早天色将明，他两人就起身而去，到了辰牌时分，忽然地申胡德前来报信，说：‘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准是你图财害命，将他治死，把尸首抛在镇口，贻害别人。’不容小人分辩，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大言恐吓，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不然‘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这不是你移尸灭迹？’因此小人情急，特来请大老爷伸冤。”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将他这人上下一望，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无奈是人命巨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将他放去，乃道：“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单说是你？显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本县终难凭信，且将地甲带来核夺。”

下面差役一声答应，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满脸的邪纹，斜穿着一件青衣，到了案前，跪下道：“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见太爷请安。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盘问。若不是他图财害命，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而且孔万德说他动身时天色将明，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即使在路遇见强人，岂无一人过此看见？阖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这是显见的情节，明是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此乃小人的承任。凶手既已在此，求太爷审讯便了。”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甚是在理，回头望着孔万德，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乃道：“你两人供词各一，本县未经相验，也不能就此定夺。且待登场之后，再为审讯。”说着，将他两人交差带去，随即传令伺候，预备前去相验。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预备前往相验。自己退堂，令人传了仵作，发过三梆，穿了元服，当时带了差役人证，直向六里墩而来。所有那一路居民，听说出了命案，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必能伸冤理枉，一个个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到了下昼时分，已至镇上，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前来迎接。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然后下轿说道：“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然后登场开验。”说着，先到了客店门首，果见两个尸身倒下面，委是刀伤身死。随即传胡德问道：“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赶着回道：“太爷恩典。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故将两口尸骸杀死，抛弃在镇口，以便随后抵赖。小人不能牵涉无辜，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求太爷明察。”狄公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汝这狗头，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是在公人役，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万德是否有意害人，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汝当先行报县，说明缘故，等本县相验之后，方能请示标封。汝为何藐视王法，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然后再严刑拷问。”说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登时喊叫连天，皮开肉绽。所有那镇上的百姓，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被胡德诬害，无奈是人命案件，不敢搀入里面。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众人已是钦服，说道：“果然名不虚传，好一位精明的清官。”

当时将胡德打毕，他仍是矢口不移。狄公也不过为苛求，带着众人到了孔家里面，向着孔万德问道：“汝家虽是这十数间房屋，但是昨日客人住在哪间屋内？汝且说明。”孔万德道：“只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东边两间，是厨屋。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惟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不免总有银钱，恐在前进不甚妥帖，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指着上首那间房屋。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果见桌上仍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床面前

尚摆着两个夜壶。看了一遍，实无形影，恐他所供不实，问道：“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以外别无一客么？”孔万德道：“此外尚有三个客人，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那两个是主仆两人，由河南到此，现因抱病在此，尚在前进睡卧呢。”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说是：“姓高，名叫清源，历年做此生理，皆在此处投寓。昨日那两个客人，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夜间并未听有喊叫。至他为何身死，我等实不知情。”复将那个仆人提来，也是如此说法。且言主人有病，一夜未曾安卧，若是出有别故，岂能绝无动静。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皆说非孔万德杀害，心下更是疑惑，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仍然无一点痕迹，心下说道：“此案明是在外面身死，若是在这屋内，就作那三人帮同抵赖，岂能一点形影没有？”自己疑惑不定，只得出来。

到了镇口，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散在四处。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皆说不知情节，因早间过路人来，方才叫唤起来，知道出了这案，因此鸣了地甲。细细查访，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狄公心想道：“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此时天色已晚，谅也不能相验，我先且细访一夜，看是如何，明早验后再议。”想罢，向着那乡董说道：“本县素来案件随到随问，随问随结，故此今日得报，随即前来踏勘。但是这命案重大，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本县且在此处权住一宵，明早再行开验。”当时吩咐差役小心看管，自己到了公馆，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抬呼众人退去。随将洪亮喊来，说道：“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本县惟恐这胡德做了这事，反来自己出首，牵害旁人。你且先去细访一会，速来回报。”

洪亮当即领命出来，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并几个值日的差快，说道：“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又没有苦主家，又没有事主，眼见得孔老爹是个冤抑。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也不能无辜罗唎好人，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胡德是此地地甲，难道一杯酒饭也不预备？我等也不是白扰的，太爷的清正谁不晓得？明日回衙之后，总要赏给工食，那时我们也要照还。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赵三听见洪亮发话，赶着上来招呼道：“洪都头不必生气，这是我们地甲为案缠手，忘却叫人预备。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我小人奉请一杯，就在镇上东街酒楼上，胡乱吃一顿罢。”说着，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知是为命案来此，赶着上来问长问短，摆上许多酒肴。洪亮道：“我等不比寻常差役，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拿着事主用钱，然后还索诈些银两走路。你且

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吃两杯酒就算了。共计多少饭钱，随后一总给你。”说着，大家坐下。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为乔泰马荣两人押在孔家，当时向着赵三说道：“你家头儿也太疏忽了，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今日回来知道这案件，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人家不肯，就生出这个毒计，移尸在他家门首，岂不是心太辣了么？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的？此乃眼面前地方，怎么连你们巡更皆逡巡不到？现在太爷打了他二百刑杖，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你看，这不是自讨苦吃么？”赵三道：“都头，你不知内里情节，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故敢说出这话。我们这个地甲，因与孔老儿有仇。凡到年节，他止肯给那几个铜钱，平时想同他挪一文，他皆不行。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输了一身的欠账，到了天亮之时，正是不得脱身，忽然镇上哄闹起来，说出了命案。他访知是孔家出来的人，因此起了这个恶念，想得他几百银子还那赌账，不意太爷如此清明，先将他责罚了一顿，岂不是个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么。但这案件也真奇怪，明明是天明出的事，我打过五更之后方才由彼处回来，一觉未醒就有了这事。孔老儿虽是个吝啬的人，我看这件事他决不敢做。”

洪亮听了他这番话，也是含糊答应，想道：“照他说来，这事也不是胡德了，不过想讹诈他几两银子。现在所欲未遂，重责了二百大板，也算得抵了这罪。但是凶手不知是谁，此事倒不易办。”当即狼吞虎咽吃完酒饭，算明账目，招呼他明日在公馆收取。自己别了大众，来到狄公面前，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狄公道：“此案甚是奇异。若不是这胡德所为，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露了银钱，被歹人看见，尾随到此，今早等他起行的时节，措手不及伤了性命。不然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本县既为民父母，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方能上对君王，下对百姓，且待明日验后如何，再行核夺便了。”当时洪亮退了出来，专等明早开验。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却说狄公听洪亮一番言语，知不是胡德所为，只得等明日验后再核。

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用了早点，命人在尸场伺候。所有那些差役，早已吩咐到了孔家门口。

不多一会，狄公步出公馆，登场在公案坐下，先命将孔老儿带来，说道：“此案汝虽不知情节，既是由汝寓内出去，也不能置身事外，且将这两个名姓说来，以便按名开验。”孔老儿道：“这两人前晚投店时，小人也曾问他，一个说是姓徐，那一个说是姓邵。当时因匆匆卸那行李，未暇问着名字。”狄公点点头，用朱笔批了徐姓男子四字，命件作先验这口尸首。只见件作领了朱批，到了场上，先把左边那尸身与赵三及值日的皂役抬到当中，向着狄公禀道：“此人是否姓徐，请令孔万德前来看视。”狄公即叫孔老儿到场上去看。老儿虽是骇怕，只得战战兢兢地走到场上。但见一颗鲜血的人头牵连在尸腔上面，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满，勉强看了，说道：“此人是前晚住店的客人。”件作汇报已毕，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将尸身仰放在上面，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细细验了一会。只听报道：“男尸一具，肩背刀伤一处，径二寸八分，宽四分，左肋跌伤一处，深五分，宽径五寸等；咽喉刀伤一处，径三寸一分，宽六分，深与径等；治命。”报毕，刑房填了尸格，呈在案上。狄公看了一会，然后下了公座，自己在尸身上下看视一周。与所报无异，随即标封发下，令人取棺暂厝，出示招认。复又入座，用朱笔点了邵姓。件作仍照前次的做法，将批领下，把第二个尸身抬到上面，禀令孔老儿去看。孔老儿到了场上，低头才看，不禁一个跟斗吓倒在地，眼珠直向上瞄，口中喃喃的直说不出来。狄公在上面见了这样，知道有了别故，赶着令洪亮将他扶起，等他舒醒过来，说明了再验。尸场上面，那许多闲人团团围住，恨不得立刻验毕，好回转城去，忽见孔老儿栽倒地下，一个个也是猜疑不定，反而息静无声，望着孔老儿，等他醒来，究为何事，此时洪亮将他扶坐在地下，忙令他媳妇取了一盏糖茶灌了下去。好容易方醒转过来，嘴里只说道：“不不……不好了，错……错了。”洪亮赶着问道：“老儿你定一定神，太爷现在上面等你禀明是谁错了。”老儿道：“这尸首错了。前晚那个姓邵的是个少年男子，此人已有胡须，哪里是住店的客人？这人明明的是错了，赶快求太爷伸冤呀。”件作同洪亮听了这话，已是吓得猜疑不定，随即回了狄公。狄公道：“哪里有此事！这两口尸首昨日已在此一天，他为何未曾认明？此时临验，忽然更换，岂不是他胡言搪塞！”说着将孔老儿提到案前，怒问了一番。孔老儿直急得磕头大哭，说道：“小人自被胡德牵害，见两口尸骸移在门首，已是心急万分，忙忙进城报案，哪里敢再细看尸身！且这个系

倒在那姓徐的身下，见姓徐的不错，以为他也不错，岂料出了这个疑案！小人实是无辜，总求太爷开恩。”狄公见他如此说法，心下想道：“我昨日前来，见尸骸却是一上一下倒在这面前。既是他说讹错，这案倒有些眉目，不难访破了。且带胡德来细问。”

当时招呼带地甲。胡德听见传他，也就带着刑伤，同乔泰两人走上前来。狄公道：“汝这狗头，移尸诬害，既说这两人为孔万德杀害，昨日由镇口移来，这尸身面目自必亲见过了，究竟这两人是何形样，赶快供来。”此时胡德已听见说是讹错，现在狄公问他这话，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寻凶手，赶着禀道：“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且近在咫尺，故尔说他杀害。至那尸身，确是一个少年，那一个已有胡须。因孔万德不依小人停放，两人匆匆进城，以至并在一处。至是否讹错，小人前晚未曾遇面，不敢胡说。”狄公当时又将胡德打了一百，说他报案不清，反来牵涉百姓。随即又将那三个客人传来问讯。皆说前晚两人俱是少年，这个有胡须的实未投店，不知何处人氏，因何身死。狄公道：“既是如此，本县已明白了。”随即复传仵作开验。只得如法行事，将血迹洗去，向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左手争夺伤一处，宽径二寸八分；后背跌伤一处，径三寸，宽五寸一分；肋下刀伤一处，宽一寸三分，径五寸六分，深二寸二分；治命。死后胸前刀伤一处，宽径各二寸八分。”报毕，刑房填了尸格。狄公道：“这口尸棺且置在此处，这人的家属恐离此不远，本县先行标封，出示招认，俟凶手缉获，再行定案。孔万德交保释回，临案对质。胡德先行收禁。”吩咐已毕，随即离了六里墩。

一路进城，先到县庙拈香，然后回到衙门，升了公座，各役排衙已毕，退入后堂。一面出了公文，将原案即尸身尺寸形象录明，移文到湖州本地，令他访问家属。随后又请邻村缉获，这许多公事办毕，方将乔泰、马荣传来，说道：“此案本县已有眉目，必是这邵姓所为，务必将此人缉获，此案方可得破。汝两人立刻前去探访，一经拿获，速来回禀。”两人领命前去。复又将洪亮喊来，说道：“那口无名的尸骸，恐即是此地人氏，汝且到四乡左近访察。且恐那凶手未必远扬，匿迹在下乡一带，俟风声稍息然后逃行，也未可知。”洪亮领命去后，一连数日皆访不出来。狄公心下急道：“本县莅任以来，已结了许多疑案。这事明明地有了眉目，难道竟如此难破？且待本县亲访一番。再行定夺。”想罢，过了一夜。

次日一早，换了微行衣服，装成个卖药医生，带了许多药草，出了衙署。先到那南乡官路一带大镇市上走了半日，全无一入理问。心下想道：“我且

找一个宽阔的店，铺下这药草，看是有人来否。”想着，前面到了个集镇，虽不比城市间热闹，却也是官场大路，客商士宦辏集其间。见东北角有个牌坊，上写着“皇华镇”三字。走进坊内，对面一个大大的高墙，中间现出一座门楼。门前竖着一块方牌，上写着“代当”两字。狄公道：“原来是个典当。我看此地倒甚宽阔，且将药包打开，看有无人来医治。”想罢，依着高墙站下。将药草取出，先把那块布包铺在地下，然后将所有的药铺列下面，站定身躯，高声唱道：“南去北来休便休，只知欢喜不知愁。世间缺少神仙术，疾病来时不自由。在下姓仁，名下杰，山西太原人氏。自幼博采奇书，精求医理，虽非华佗转世，也有扁鹊遗风。无论男妇方脉，内外各科，以及疑难杂症，只要在下面前，就可一望而知。对症发药，轻者当面见效，重者三日病除。今因访友到此，救世扬名，哪位有病症的前来请教。”喊说了一会，早拥下了许多闲人，围成一个圈子。狄公细看一回，皆是些乡间民户，你言我语，在那里议论。内有一个中年妇人，弯着腰，挤在人丛里面，望着狄公说毕，向上问道：“先生如此说，想必老病症皆能医了？”狄公道：“然也。若无这样手段，何能东奔西走，出此大言？汝有何病，可明说来，为汝医治。”那妇人道：“先生说一望而知，我这病却在这心内，不知先生可能医么？”狄公道：“有何不能！你有心病，我却有心药。汝且转过面来，让我细望。”说着，那妇人果脸向外面。狄公因她是个妇女，自己究竟是个官长，虽然为访案起见，在这人众之间殊不雅相，当即望了一眼，说道：“你这病，我知道了，见你脸色干黄，青筋外露，此乃肝旺神虚之相。从前受了郁闷，以致日久引动肝气，饮食不调，时常心痛。你可是心痛么？”那妇人见他说出病原，登时说道：“先生真是神仙，我这病已有三四年之久，从未有人看出这缘故，先生既是知道，不知可有医药么？”狄公见她已是相信，想就此探听口气。不知这妇人说出了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却说狄公见那妇人相信他医理，欲想探她的口气，问道：“你这病既有

数年，你难道没有丈夫、儿子，代你请人医治，就叫你待病延年么？”那妇人见问，叹了一口气道：“说来也是伤心，我丈夫早年久经亡故，留下一个儿子，今年二十八岁。向来在这镇上开个小小绒线店面，娶了儿媳，已有八年。去年五月端阳，在家赏午，午后带着媳妇同我那个孙女，出去看闹龙舟。傍晚我儿子还是如平时一样。到了晚饭以后，忽然腹中疼痛。我以为他是受暑所致，就叫媳妇服侍他睡下。哪知到了二鼓以后，忽听他大叫一声，我媳妇就哭喊起来，说他身死了。可怜我婆媳两人，如同天突下来一般眼见得绝了宗嗣。虽然开个小店，又没有许多本钱，哪里有现钱办事？好容易东挪西欠，将我儿子收殓去了。但见他临殓时节，两只眼睛如灯球大小，露出外面。可怜我就此伤心，日夜痛哭，得了这心疼的病症。”狄公听他所说，心下疑道：“虽然五月天暖，时候或者不正，为何临死喊叫？收殓时节又为什么两眼露出，莫非其中又有别故么？我今日为访案而来，或者这邵姓未曾访到，反代这人伸了冤情，也未可知。”乃道：“照此讲来，你这病更厉害了。若单是郁结所致，虽是本病，尚可易治。此乃骨肉伤心，由内心怨苦出来，岂能暂时就好？我此时虽有药可治，但须要自己煎药配水，与汝服下，方有效验。现在这街道上面，焉能如此费事？不知你可定要医治。如果要这病除根，只好到你家中煎这药，方能妥当。”那妇人听他如此说法，踌躇了半晌，说道：“先生如肯前去，该应我这病要离身。但是有一件要与先生说明。自从我儿子死后，我媳妇苦心守节，轻易不见外人。到了下昼时分，就将房门紧闭。凡有外人进来，她就吵闹不休，说她青年妇道，为什么婆婆让这班人来家。所以，我家那些亲戚皆知她这个缘故，从没有男人上门，近来连女眷皆不来了。家中只有我婆媳两个，午前还在一处，午后就各在各人房内。先生如去，千万仅在堂屋内煎药，煎药之后，随即出去，方好。不然，她又要同我吵闹了。”狄公听毕，心下更是疑惑，想道：“世上节烈的人也有，她却过分太甚。男人前来不与她交言，固是正理，为何连女眷也不上门？而且午后就将房门紧闭，这就是个疑案。我且答应他前去，看她媳妇是何举动。”想毕，说道：“难得你媳妇如此守节，真是令人敬重。我去不过为你治病，只要煎药之后，随即出来便了。”那妇人见他答允，更是欢喜非常，说道：“我且回去先说一声，再来请你。”狄公怕她回去为媳妇阻挡，赶着道：“此事殊可不必，早点煎药毕了，我还要赶路进城做点生意。谅你这苦人也没有许多钱酬谢我，不过是借你扬名，就此同你去罢。”说着，将药包打起，别了众人，跟着那妇人前去。

过了两三条狭巷，前面有一所小小房屋，朝北一个矮门。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子，约有六七岁光景，远远见那妇人前来，欢喜非常，赶着跑来迎接。到了面前，抓住那妇人衣袖，口中直是乱叫，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个手指东画西，不知为着何事。狄公见她是个哑子，乃道：“这个小孩子是你何人？为何不能言语？难道她初生下来就是这样么？”说着，已到了门首。那妇人先推门进去，拟到里面报信。狄公恐她媳妇躲避，接着也进了大门，果是三间房屋。下首房内听见有人进来，即走出房门，半截身躯向外一望，却巧与狄公对面。狄公也就望了一眼，但见那个媳妇年纪也在三十以内，虽是素妆打扮，无奈那一副淫眼露出光芒，实令人魂销魄散。眉梢上起，雪白的面孔，两颊上微微的晕出那淡红的颜色，却是生于自然。见有生人进来，即将身子向后一缩，扑呼的一声将房门紧闭。只听在里面骂道：“老贱妇，连这卖药的郎中也带上门来了。才能清净了几天，今日又要吵闹一晚，也不知是哪里的晦气。”

狄公见了这样的神情，已是猜着了八分：“这个女子必不是个好人，其中总有缘故。我既到此，无论如何毁骂也要访个底细。”当时坐下说道：“在下初次到府，还不知府上尊姓，方才这位女孩子，谅必是令孙女了？”那妇人见问，只得答道：“我家姓毕，我丈夫叫毕长山，我儿子学名叫毕顺。可怜他身死之后，只留下这八岁的孙女。”说着，将那个女孩拖到面前，不禁两眼滚下泪来。狄公道：“现已天色不早，你可将火炉引好，预备煎药。但是你孙女这个哑子，究竟是怎样起的？”毕老妇道：“这皆是家门不幸。自幼生她下来，真是百般伶俐，五六岁时，口齿爽快得非常。就是她父亲死后未有两月光景，那日早间起来，就变做这样。无论再有什么要事，虽是心里明白，嘴里只说不出来。一个好好的孩子成了废物，岂不是家门不幸么！”狄公道：“当时她同何人睡歇？莫非有人药哑么？你也不根究。如果是人药哑，我倒可以设法。”那妇人还没答言，只听她媳妇在房内骂道：“青天白日，无影无形的混说鬼话！骗人家钱财，也不是这样做的。我的女儿终日随我在一处，有谁药她？从古及今，只听见人医兽医，从未见能医哑子的人。这老贱妇只顾一时高兴，带这人来医病，也不问他是何人，听他如此混说。儿子死了也不伤心，还看不得寡妇媳妇清静。”唠唠叨叨说个不了。那妇人听他媳妇在房叫骂，只是不敢开口。狄公想道：“这个女子必是有了外路，皆因老妇不能识人，以为她安心守节。在我看来，她儿子必是她害死。天下的节妇未有不是孝妇，既然以丈夫为重，丈夫的母亲有病岂有不让她医治之理？这个

女孩子既是她亲生所养，虽然变了哑子，未有不想要她病好之理，听见有人能医，就当欢喜非凡，出来动问，怎么全不关心，反而骂人不止？即此两端，明明的是个破绽。我且不必惊动，回到衙中再为细访。”当时起身，说道：“我虽是走江湖的朋友，也要人家信服，方好为人医治。你家这女人无故伤人，我也不想你许多医金，何必作此闲气！你再请别人医罢。”说着，起身出了大门。那妇人也不敢挽留，只得随他而去。

狄公到了镇上，见天色已晚：“此时进城已来不及了，我不如今晚在此权住一夜，将此案访明白了，以便明日回衙办事。”想罢，见前面有个大大的客店。走进门来，早有小二前来问道：“你这郎中先生还是要张草铺暂住一夜，还是包个客房居住？”狄公见里面许多房屋，车辆客载摆满在里面，说道：“我是单身过客，想在这镇上做两日生意，得点盘缠，若有单房最好。”小二见他要做买卖，登时答应：“有有。”随即将他带入中进，走到那下首房间，安排住下。知他没有行李，当时又在掌柜的那里租了铺盖。布置已毕，问了酒饭，狄公道：“你且将上等便菜端一两件来下酒。”小二应毕，先去泡了一壶热茶，然后一件件送了进来。狄公在房中吃毕，想道：“这店中客人甚多，莫要那个凶手也混在里面。此时无事，何不出去查看查看？”自己一人出了房门，过了中进，先到店门外面望了一回。已交上灯时候，但见往来客商仍然络绎不绝。正在出神之际，忽见对面来了一人，望见狄公在此，赶着站下，要来招呼。见他旁边有两三个闲人，又不敢上前来问。狄公早已看见，不等他开口，说道：“洪大爷从何到此？今日真是巧遇，就在这店内歇罢，两人也有个陪伴。”那人见他这样，也就走上前来。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却说狄公在客店门首，见对面来了一人，当时招呼他里面安歇。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洪亮，奉了狄公的差遣，令他在昌平四乡左近，访那六里墩的凶手。访了数日，绝无消息。今日午后，也到了这镇上，此时见天色已晚，

打算前来住店。不料狄公先在这里，故而想上前招呼，又怕旁人识破。现在见狄公命他进去，当即走上前来说道：“不料先生也来此地，现在在里面哪间房里？好让小人伺候。”狄公道：“就在这前进过去中进那间下首房屋，你且随我来罢。”当时两人一同进内。到了里面，洪亮先将房门掩上，向狄公道：“太爷几时来此？”狄公即忙止道：“此乃客店所在，耳目要紧，你且改了称呼。但是那案件，究竟如何了？”洪亮摇头道：“小人奉命已细访了数天，这左近全没有一点形影。怕这姓邵的已去远了。不知乔泰同马荣可曾缉获？”狄公道：“这案虽未能破，我今日在此又得了一件疑案，今晚须要访问明白，明日方可行事。”当时就将卖药遇见那毕老奶奶的话说了一遍。洪亮道：“照此看来是在可疑之列，但是他既未告发，又没有实在形迹，怎么办？”狄公道：“本县就因这上面，所以要访问。今晚定更之后，汝可到那狭巷里面巡视一番，究看有无动静，再在左近访她丈夫身死时是何境况，现在坟墓葬在那里，细细问明，前来自报。”洪亮当时领命，先叫小二取了酒饭，在房中吃毕。等到定更以后，约离二鼓不远，故意高声喊道：“小二，你再泡壶茶来，服侍先生睡下。我此去会个朋友，立刻就来。”说着出了房门而去。小二见他如此招呼，也不知他是县里的公差，赶着应声，让他前去。

洪亮到了街上，依着狄公所说的路径，转弯抹角到了狭巷，果见一个小矮屋。先在巷内两头走了数次，不见有人来往。想道：“莫非此时尚早？我且到镇上闲游一回，然后再来。”想罢，复出了巷口，向东到了街口。虽然是乡镇地方，因是南北要道，所有的店面此时尚未关门。远远见前面有个浴堂，洪亮道：“何不此时就沐浴一次，如有闲人，也可答着机锋，问问话头。”当时到了里面，但见前后屋内已是坐得满满，只得在左边炕上寻了个地方坐下，向着那堂官问道：“此地离昌平还有多远？这镇上共有几家浴堂？”那个堂官见他是个外路口音，乃道：“此地离城只有六十里官道，客人要进城么？”洪亮道：“我因有个亲戚住在此处，故要前去探亲。你们这地方，想必是昌平的管辖了。现在那令县姓甚名谁？哪里的人氏？目下左近有什么新闻？”那个堂官道：“我们这位县太爷，真是天下没有的。自他到任以来，不知结了多少疑难案件。姓狄，名字叫仁杰，乃是并州太原人氏。你客人到迟了，若是早来数日，离此有十数里有个六里墩集镇，出了个命案甚是奇怪。这客人五更天才由客店内起身，天亮的时节倒被人杀死在镇口，不知怎样又将尸首讹错，少年人变做有胡须的，你道奇也不奇？现在狄太爷已相验过了，标封出示招人认领呢！不知这凶手究竟是谁。出了几班公

差在外访问，至今还未缉获。”洪亮道：“原来如此！这是我迟到了数日了，不然也可瞧看这热闹。”说着将衣服脱完，入池洗了一会。然后出来，又向那人说道：“我昨日到此，听说此地龙舟甚好，到了端阳就可瞧看。怎么去岁大闹瘟疫，看了龙舟就会身死的道理。”那个堂官笑道：“你这客人，岂不是取笑！我在此地生长，也没有听见这个奇话。你是过路的客人，自哪里听来？”洪亮道：“我初听的时节也是疑惑，后来那人确有证据，说前面狭巷那个毕家，就是看龙舟之后死的。你们是左近人家，究竟是有这事没有呢？”那个堂官还没开言，旁边有一个十数岁的后生说道：“这事是有的。他不是因看龙舟身死，听说是夜间腹痛死的。”他两人正在这里闲谈，前面又有一人向着那堂官说道：“袁五呀，这件事最令人奇怪。毕顺那个人那样结实，怎么回家尚是如常夜间喊叫一声就会死了！临殁时节还张着两眼，真是可怕。听说他坟上还时常作怪呢。这事岂不是个疑案？他那下面儿，你可见过么？”袁五道：“你也不要混说，人家青年守节，现在连房门不常出。若是有了别故，岂能这样耐守。至说坟上作怪，高家洼那个地方，尽是坟家，何以见得就是他呢！”那人道：“我不过在此闲谈罢了。可见人生在世如浮云过眼，一口气不来，就听人了。毕顺死过之后，他的女儿又变做哑子，岂不是可叹。”说着穿好衣服，望外而去。洪亮听了这话，知这人晓得底细，复向袁五问道：“此人姓什么？倒是个口快心直的朋友呢。”袁五道：“他就是镇上的铺户，从前那毕顺绒线店就在他家间壁。他姓王，我们见他从小长大的，所以皆喊他小王。也是少不更事，只顾信口开河不知利害的人。”洪亮当时也说笑了一声，给了澡钱。出来已是三鼓光景，想道：“这里虽有些眉眼，但无一点实证，何能办事？”一路想着，已到了狭巷。又进去走了两趟，仍然不见动静，只得回转寓中，将方才的话禀知了狄公。狄公道：“既是如此，明日先到高家洼看视一番，再为访察。”

一夜已过。次日一早，狄公起身，叫小二送进点心。两人饮食已毕，向着小二说道：“今日还要来此居住，此时出去寻些生意，午前必定回来。现有这银两在此，权且收下，明日再算便了。”当时在身边取出一锭碎银交与小二，取了药包，出门而去。到了镇口，见有个老者在那里闲游。洪亮上前问道：“请问老丈，此地到高家洼由哪条路去？离此有多少路程？”那老者用手指道：“此去向东，至三叉路口转弯，向南约有里半路，就可到了。”洪亮说了声道谢，两人顺着他的指示一路前去。果见前面有条三叉路口，向南走不多远，看见荒烟蔓草，白骨垒垒，许多坟地列在前面。洪亮道：“太爷，来

是来了，你看这一望无际的坟墓，晓得哪个冢圪是毕家的呢？”狄公道：“本县此来专为他伸理冤枉，阴阳虽有隔别，以我这诚心，岂无一点灵验？若果毕顺是因病身死，自然寻不着他的坟墓。若是受屈而死，死者有知，自来显灵。”说着就向坟冢一带四面默祷了一遍。

此时已是午正时候，忽然日光惨淡，当地起了一阵怪风，将沙灰刮起有一丈高下，当中凝结一个黑团，直向狄公面前扑来。洪亮见了这光景，已唬得面如土色，浑身的寒毛竖立起来，紧紧地站在狄公后面。狄公见黑团子飞起，复又说道：“狄某虽知你是冤抑，但这荒冢如云，怎能知你尸骸所在？还不就此在前引路！”说毕，只见阴风瑟瑟，渐飞渐远，过了几条小路，远远见有个孤坟堆在前面。那风吹到彼处，忽然不见。狄公与洪亮也就到了坟前，四面细望，虽不是新葬的形象，却非多年的旧墓。狄公道：“既是如此显灵，你且前去找个当地乡民，问这坟墓究否是毕家所葬，我且在此等你。”洪亮心里虽怕，到了此时也只得领命前去。约有顿饭时候，带了一个白发的老翁到面前，向着狄公说道：“你这郎中先生也太走时了，乡镇无人买药，来到这鬼门关做生意么？老汉正在田内做生活，被你这伙计胡缠了一会，说你有话问我，你且说来，究为何事？”不知狄公如何说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却说狄公见那老汉前来，说道：“你太无礼了。我虽是江湖朋友，没什么声名，也不至如此糊涂，到此地卖药。只因有个缘故，要前来问你。我看这座坟地，地运颇佳，不过十年，子孙必然大发，因此问你，可晓得这地主人？此地肯卖与不卖？”老汉听毕，冷笑了一声，转身就走。洪亮赶上一步，揪着他，怒道：“因你年纪长了，不肯与人斗气。若在十年前，先将你这厮恶打一顿，问你可睬人不睬。你也不是个哑子，我先生问你这话，为什么没有回音？”那人被他揪住，不得脱身，只得向洪亮说道：“非是我不同他谈论，说话也要有点谱子，他说这坟地子孙高发，现在人家后代已绝嗣了，自从葬在此处，我们土工从未见他家有人来上坟，连女儿都变哑了，这坟地

的风水，还有什么好处？岂不是信口胡言。”洪亮故意说道：“你莫非认错不成？我虽非此地人氏，这个所在也常到此。那个变哑子的人家姓毕，这葬坟的人家那里也是姓毕么？”那老汉笑道：“幸亏你还说知道。他不姓毕，难道你代他改姓么？老汉田内有事，没工夫与你闲谈。你不相信，到六里墩回去，就知道了。”说着，将洪亮的手一拨，匆匆而去。狄公等他去远，说道：“这必是冤杀无疑了，不然，何以竟如此奇验？我且同你回城再议。”当时洪亮在前引路，出了几条小路，直向大道行去。

到了下昼时节，腹中已是饥饿，两人择了个饭店，饱餐一顿，复往前行。约至上灯时分，已至昌平城内。主仆进了衙门，到书房坐下。此时所有的书差见本官这两日未曾升堂，已是疑惑不定，说道：“莫非因命案未破，在里面烦闷不成？不然想必又私访去了。”你言我语，正在私下议论，狄公已到了署内，先问：“乔泰、马荣可曾回来？”早有家人回道：“前晚两人已回来一趟，因太爷不在署中，故次日一早又去办公。但是那邵姓仍未访出，不知怎样。”狄公点了点头，随即传命值日差进来问话。当时洪亮招呼出去，约有半杯茶时之久，差人已走了进来，向狄公请安站下，狄公道：“本县有朱签在此，明早天明速赴皇华镇高家洼两处，将土工、地甲一并传来，早堂回话。”差人领了朱签，到了班房，向着众人道：“我们安静了两天，没有听到什么新闻，此时这没来由的事又出来了。不知太爷又听见何事，忽然令我到皇华镇去呢。你晓得那处的地甲是谁？”众人道：“今日何垞还在城内，怎么你倒忘却了？去岁上卯时节，还请我们大众在他镇上吃酒，你哪里如此善忘！明日早去，必碰得见他。这位太爷是迟不得的，清是清极了，地方上虽有了这个好官，只苦了我们，拖下许多累来，终日坐在这里，找不到一文。”那个差人听他说是何垞，当时回到家中，安息了一夜。次日五更，就忙忙的起身。到了皇华镇上，先到何垞家内将公事丢下，叫他伙计到高家洼传那土工，自己就在镇上吃了午饭。那人已将土工带来，三人一齐来到县内，差人禀到已毕，狄公随即坐了公堂。先将何垞带上，问道：“你是皇华镇地甲么？哪年上卯到坊？一向境内有何案件？为何误公懒惰，不来禀报？”何垞见狄公开口就说出这几句话来，知他又访出什么事件，赶着回道：“小人是去岁三月上卯，四月初一上坊，一向皆小心办公，不敢误事。自从太爷到任以来，官清民安，镇上实无案件可报。小人蒙恩上卯，何敢偷懒？求太爷恩典。”狄公道：“你既是四月到坊，为何去岁五月出了谋害的命案，全不知道呢？”何垞听了这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身上，心内直是乱跳，忙道：“小人在坊昼夜逐

巡，实是没有这案。若是有了这案，太爷近在咫尺，岂敢匿案不报？”狄公道：“本县此时也不究罪，但是那镇上毕顺如何身死？汝既是地甲，未有不知之理，赶快从实供来。”何堪见他问了这话，知道里面必有缘故，当即回道：“小人虽在镇上当差，有应问的事件，也有不应问的事件。镇上共计有数千人家，无有一天没有婚丧喜事。毕顺身死，也是泛常之事，他家属既未报案，邻舍又未具控，小人但知他是去年端阳后死的，至如何身死之处，小人实不知情，不敢胡说。”狄公喝道：“汝这狗头，倒辩得清楚。本县现已知悉，你还如此搪塞，平日误公已可概见。”

说着，又命带土工上来。那个老汉听见县太爷传他，已吓得如死的一般，战战兢兢地跪在案前道：“小人高家洼的土工，见太爷请安。”狄公见老汉这形样，回想昨日他跑的时节，心下甚是发笑，当时问道：“你叫什么？当土工几年了？”那人道：“老汉姓陶，叫陶大喜。”这话还未说完，两边差人喝道：“你这老狗头，好大胆量！太爷面前敢称老汉，打你二百刑杖，看你说老不老了。”土工见差人吆喝，已吓得面如土色，赶着改口道：“小人该死！小人当土工有三十年了，太爷今日有何吩咐？”狄公道：“你抬起头来，此地可是鬼门关了么？你看一看，可认得本县？”陶大喜一听这话，早又将舌头吓短，心下说道：“我昨日是同那郎中先生说的此话，难道这话就犯法了？这位太爷不比旁人，眼见得尊臀上要露丑了。”急了半晌，方才说出话道：“太爷在上，小人不敢抬头。小人昨日鲁莽，与那卖药的郎中偶尔戏言，求太爷宽恕一次。”狄公道：“汝既如罪，且免追究。汝但望一望本县与那人如何？”老汉抬头一看，早已魂飞天外，赶着在下面磕头，说道：“小人该死！小人不知是太爷，小人下次无论何人再也不敢如此了。”众差看见这样，方知狄公又出去访过案件。只见上面说道：“你既知道那个坟冢是毕家所葬，他来葬的时节是何形象？有何人送来？为何你知道他女儿变了哑子？可从实供来。”老汉道：“小人做这土工，凡有人来葬坟，皆给小人二百青钱，代他包家堆土等事。去岁端阳后三日，忽见抬了一个棺柩前来，两个女人哭声不止，说是镇上毕家的小官。送的两人一个是他妻子，那一个就是他生母。小人本想葬在那乱冢里面，才到棺柩面前，忽听里面咯咋咯咋响了两声，小人就吓个不止。当时向他母亲说道：‘你这儿子身死不服，现在还在响动呢。莫非你们入殓早了？究竟是何病身死？’他母亲还未开口，他妻子反将小人哭骂了一顿，说我把持公地，不许她埋葬。那个老妇人见她如此说法，也就与小人吵闹起来了。当时因她是两个女流，不便与她们争论，又恐这死者是

身死不明，随后破案之时必来相验，若是依着乱冢，岂不带累别人？因此小人方将他另埋在那个地方，谁知葬了下去，每日夜晚就鬼叫不止，百般不得安静。昨日太爷在那里时候，非是小人大胆，实因不敢在那里耽搁。这是小人耳闻目见的情形，至这死者果否身死不明，小人实不知情，求太爷的恩典。”狄公听毕，道：“既是如此，本县且释汝回去，明日在那里伺候便了。”说罢，陶大喜退了下来。随即传了堂谕，派洪亮协同差快，当晚赶抵皇华镇上，明早将毕顺的妻子带案午讯。吩咐已毕，自己退入后堂。那些差快一个个摇头鼓舌，说道：“我们在这镇上，每月至少也要来往五六次，从未听见有这件事。怎么太爷如此耳长，六里墩的命案还未缉获，又寻出这个案子来了，岂不是自寻烦恼？你看这事平空而来，叫我们向谁要钱？”彼时你言我语，谈论了一会，只得同洪亮一齐前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却说洪亮领了堂谕，同差快当日赶到皇华镇上，次日就到了毕顺家内。敲了两下大门，听里面有个中年妇人答道：“谁人敲门？这般清早就来吵闹，你是哪里来的？”说着，已到门口，将门开了。见有三四个大汉拥在巷内，赶将两手叉着两个门扇，问道：“你们也该晓得我家无官客在内，两代孀居已是苦不可言，你这几个人究为何事，这一早来敲门打户？”洪亮正要开言，那个差人先说道：“我们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不然在家中正睡呢，无故的谁来还这路头债！只因我们县太爷有堂谕在此，令我们这洪都头一同前来，叫你同你家媳妇立刻进城，午堂回话。你莫要如此阻拦在门口，这不是说话的所在。”说着将毕顺的母亲一推，众人一拥而进。

到了堂屋坐下，见那下首房门还未开下，洪亮当时取出堂谕，说道：“公事在此，这事是迟不得的。你媳妇现在何处？可令出来，一齐前去见太爷。说过三言五句，就不关我们大众的事了。”毕顺的母亲见是公差到此，唬得浑身抖战，说道：“我家也未为非作歹，怎么要我们婆媳到堂？难道有欠户告了我家，说我们欠钱不还么？可怜我儿子身死之后，家中已是度日为难，

哪里有钱还人？我虽是小户人家，从未见官到府的献丑，这事如何是好？求你们公差看点情面，作点好事，代我在太爷面前先回一声，我这里变卖了物件，赶紧清理是了。今日先放了宽限，免得我们到堂。”说着，两眼早流下泪来。洪亮见她实是忠厚无用的妇人，乃道：“你且放心，并非有债家告你，只因太爷欲提你媳妇前去问话，你且将她交出，或者做点人情不带你前去。”洪亮还未说完，毕顺的母亲早叫嚷起来，哭道：“我道你们真是县里差来，原来是狐假虎威来恐唬我们百姓。他既是个官长，无人控告，为何单要提我媳妇？可见得你们不是好人，见我媳妇是个孀居，我两人无人无势，故想出这坏主意将她骗去，不是强奸，就是卖了为娼，岂不是做梦么！你既如此，祖奶奶且同你拼了这老命，然后再揪你进城。看你那县太爷问也不问。”说着，一面哭一面奔上来就揪洪亮。

旁边那两个差快忍耐不住，将毕顺的母亲推了坐下，喝道：“你这老婆子，好不知事。这是洪都头格外成全，免得你抛头露面，故说单将你媳妇带去，你看错了意见，反说我们是假的。天下事假得来，堂谕是太爷亲笔写的，难道也假来么？我看你也太糊涂，怪不得为媳妇蒙混。不是遇见这位青天太爷，恐你死在临头还不知道。”众人正在这里揪闹，下首房内门扇一响，他媳妇早站了出来，向着外面喊道：“婆婆且站起来，让我有话问他，一不是你们罗唆，二不是有人具控，我们婆媳在这家中又未做那犯法的事件，古语说得好，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他虽是个地方官，也要讲个情理。皇上家里见有守节的妇女，还立祠旌表，着官府春秋祭祀。从未有两代孀居地方官出差罗唆的道理。他要提我不难，只要他将案情说明，我两人犯了何法，那时我也不怕到堂辩个明白。若是这样提人，无论我婆媳不能遵提，即便前去，那时难请我两人回来，可不要说我得罪官长。”众差快听她这番言语，如刀削的一般，伶牙利齿，说个不了，众人此时反被她封住，直望着洪亮。洪亮笑道：“你这小妇人，年纪虽轻，口舌倒来得伶俐，怪不得干出那惊人的事件。你要问案情提你何事，我们也不是昌平县，但知道凭票提人，你要问，你到堂上问去，这番话前来唬谁？”当时丢了个眼色，众人会意，一拥上前将她揪住，也不容她分辩，推推拥拥出门而去。毕顺的母亲见媳妇为人揪了去，自己虽要来赶，无奈是一个孤身，怎经得这班如狼似虎的公差阻挡，当时只得哭喊连天，在地下乱滚了一阵。众人也无暇理问。

到了镇上，那些店家铺户见毕家出了些事，不知为着何故，皆拥上来观看。洪亮怕闲人吵杂，高声说道：“我们是昌平县狄太爷差来的，立刻到堂

讯问。你们这左右邻舍的此时在此阻着去路，随后提质邻舍可不要躲避。这案件不是寻常的案子。”说着，那些闲人深恐牵涉在身上，也就纷纷地退去，洪亮趁此一路而来。约至午正时分，已到了署内，当即进去禀知了狄公。狄公传命大堂伺候，自己穿了冠带，暖阁门开，升坐公案。早见各班书案吏役齐列两旁，当即命带人犯。两边威武一声，早将毕顺的妻子跪在阶下。狄公还未开口，只见她已先问道：“小妇人周氏叩见太爷，不知太爷有何见谕，特令公差到镇提讯，求太爷从速判明。我乃少年孀妇，不能久跪公堂。”狄公听了这话，已是不由不动怒，冷笑道：“你好个孀妇两字，你只能欺那老妇糊涂，本县岂能为你蒙混！你且抬起头来，看本县是谁？”

周氏听说，即向上面一望，这一惊不小，心下想道：“这明是前日那个卖药的郎中，怎么做了这昌平知县？怪不得我连日心慌意乱，原来出了这事。设若为他盘出，那时如何是好？”心内虽是十分惧怕，外面却不敢过于形色，反而高声回道：“小妇人前日不知是太爷前去，以至出言冒犯。虽是小妇人过失，但不知不罪。太爷是个清官，岂能为这事迁怒？”狄公喝道：“汝这淫妇，你不认得本县。你丈夫正是少年，理应夫妇同心，百年偕好，为什么存心不善，与人通奸，反将亲夫害死？汝且从实招来，本县或可施法外之仁，减等问罪。若竟游词抵赖，这三尺法堂，当叫你立刻受苦。你道本县昨日改装是为何事？只因你丈夫身死不明，阴灵未散，日前在本衙告了阴状，故尔前去探访。谁知你目无法纪、毁谤翁姑，这忤逆两字已是罪不可逭。汝且从实供来，当日如何将丈夫害死，奸夫何人？”

周氏听说她谋弑亲夫，真是当头一棒，打入脑心，自己的真魂早已飞出神窍，赶着回道：“太爷是百姓的父母，小妇人前日实是无心冒犯，何能为这小事想出这罪名诬害。此乃人命攸关之事，太爷总要开恩，不能任意地冤屈呢！”狄公喝道：“本县知你这淫妇是个利口，不将证据还你，谅你也不承认。你丈夫阴状上面写明你的罪名，说他身死之后，你恐他女儿长大后露了机关，败坏你事，因此与奸夫通同谋害，用药将女儿药哑。昨日本县已亲眼见着，你还有何赖？再不从实供明，本县就用刑拷问了。”此时周氏哪里肯招？只顾得呼冤叫屈，说道：“小妇人从何处招起？有影无形的，起了这风波。三尺之下，何求不得？虽至用刑拷死，也不能胡乱承认的。”狄公听了，怒道：“你这淫妇，胆敢当堂顶撞本县！拼着这一顶乌纱不要，任了那残酷的罪名，看你可熬刑抵赖？左右，先将她拖下，鞭背四十！”一声招呼，早上来许多差役，拖下丹墀，将周氏上身的衣服撕去，吆五喝六，直向脊背打

下。不知周氏究竟肯招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憫

却说周氏被打四十鞭背，哪里就肯招认，当时呼冤不止，向着堂上说道：“太爷是一县的父母，这样无凭案件，就想害人性命，还做什么官府？今日小妇人拼打死在此，要想用刑招认，除非三更梦话。钢刀虽快，不杀无罪之人。你说我丈夫身死不明，告了阴状，这事谁人作证？他的状呈现在何处？可知道天外有天。你今为着私仇，前来诬害，上司衙门未曾封闭。即便官官相护，告仍不准，阴间受了你的刑辱，阴间也要告你一状。诬良为盗，尚有那反坐的罪名，何况我是经年的孀妇。我拼了一命，你这乌纱也莫想戴稳了。”当时在堂上哭骂不止。狄公见她如此利口，随又叫人抬夹棍伺候。两旁一声威武，噗咚一声，早将刑具摔下。周氏到了此时，仍是矢口不移，呼冤不止。狄公道：“本县也知道你既淫且泼，量你这周身皮肤，想不是生铁浇成。一日不招，本县一天不松刑具。”说着又令左右动手。

此时那些差快，望着周氏如此辩白，彼此皆目中会意，不肯上前。内有一个快头，见洪亮也在堂上，赶着丢了个眼色。两人到了暖阁后面，向他问道：“都头，昨日同太爷究竟访出什么破绽，此时在堂上又叫人用刑。设若将她夹死，太爷的功名，我们的性命……。怎么说告阴状起来，这不是无中生有？平时甚是清正，今日何以这样糊涂。即是他谋弑亲夫，也要情真事确，开棺验尸后方能拷问。都头此时可上去先回一声，还是先行退堂访明再问，还是就此任意用刑？你看这妇人一张利口，也不是恐唬的道理。若照太爷这样，怕功名有碍。”洪亮听了这话，虽是与狄公同去访察，总因这事相隔一年，从无有人告发，不能因那哑子就作为证据，心内也是委决不下，只得走到狄公身边，低声回了两句。狄公当时怒道：“此案乃是本县自己访问，如待有人告发，今这死者冤抑也莫能伸了，本县还在此地做什么县令？既然汝等不敢用刑，本县明日必开棺揭验。那时如没有伤痕，我也情甘反坐。这案总不能因此不办。”说着，向周氏道：“你这淫妇，仍是如此的巧辩。

本县所说，你应该听。临时验出治命，谅你也无可抵赖了。”当时先命差媒将周氏收禁，一面出签提毕顺的母亲到案，然后令值日差到高家洼安排尸场，预备明日开棺。这差票一出，所有昌平县的书役，无不代狄公担惊受怕，说这事不比儿戏，虽然事有可疑，也不能这样办法。设若验不出来，岂不白送了性命？

不说众人在私下窃议，单说那个公差到了皇华镇上，一直来至毕顺家门首，已是上灯时分，但见许多闲人纷纷扰扰，在那巷口站住，说道：“原来前日狄太爷在这镇上，我说他虽是个清官，耳风也不能如此灵通。现在既被他看出破绽，自然彻底根究了。那个老糊涂还在地下哭呢，这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狄太爷也不能因这疑案，就拷了口供。照此看来，随后总有大发作的时节。”彼此正在那里闲谈，差人已到巷内，高声喊道：“诸位闲人可分开了，我们数十里跑来，为的这件公事，此时拥在这里，也无意味，要看热闹，明日到高家洼去。”说着，分开众人，到了里面。果见那老妇人嘴里哭道：“这不是天突下的祸！昨日以他真是个郎中先生，哪知是改扮的装束。我媳妇同我住在一处，即便有两句忤逆的话，也不是邪路上的事，要他起这风波何事？我明日也不要命了，进城同他拼了这条老命。”那个差人走了上去，喝道：“你这人好不知事，太爷为你好，代你儿子伸冤，你反如此混说。你既要去拼命，可巧极了，太爷现在堂上，立等回话，就请你同去，免得你媳妇一人在监内。”说着，将她拖起要进城去。毕顺的母亲见又有差人前来，正是伤心的时节，也不问青红皂白，揪着他衣领哭个不止，说道：“我这家产物件也不要了，横竖你那狗官会造言生事，准备一命，同他控告。老娘不同你前去，也对不起我那媳妇。”当时也就出了大门同走。那个差人见她遭了这事，赶着向何垵说道：“我们虽为她带累，跑了这许多路径，但见这样也实是不忍。这个小门户也不是容易来的，哪样物件不用钱置？你可派两个伙计代她看这一夜，也是你我的好事。”何垵当时也就答应下来。见他两人趁着月色，连夜地前去。到了三更以后，已至城下。所幸守门将土均是熟人，听说县里的公差，赶紧将门开了，放他两人进去。此时狄公已经安歇，差人先将毕顺的母亲带入班房，暂住一夜。

次日一早，等狄公起身，禀到已毕，随即又升坐大堂，将人带上。狄公问道：“你这妇人，虽是姓毕，娘家究是何姓？本县前日到你镇上，可知为你儿子的事件。只因他身死不明，为汝媳妇害死，因本县在此是个清官，专代人家伸冤理枉，因此你儿子告了阴状，求我为他伸冤。今日汝妆前来，非为

别事，可恨你那媳妇坚不承认，反说本县有意诬害。若非开棺相验，此事断不能分辨。死者是你的儿子，故此提你到案。”毕顺的母亲听见这话，哪里答应！当时回道：“我儿子已死有一年，为什么要翻看尸骨？他死的那日晚上我还见他在家。临入殓之时，又众目所见。太爷说代我儿子伸冤，我儿子无冤可伸，为何乱将我媳妇拷打？这事无凭无证，你既是个父母官，就该访问明白。这样害人，是何道理？我娘家姓唐，在这本地已有几代，哪个不知道是个良善的百姓，要你问她则甚？莫非又要拖累别人么？今日在此同你说明，不将我媳妇放出，我也不想回去。拼着一命死在此地，也不能听你胡言胡语，害了活的又寻找那死的。”说着，就在堂上哭闹不止。狄公见她真是无用老实的人，一味为媳妇说话，心下甚是着急，说道：“你这妇人，如此糊涂，怪不得你儿子死后深信不疑，连本县这样判说你还是不能明白，可知本县是为你起见，若是开棺验不出伤痕，本县也要反坐。只因那死者阴魂不服，前来告状，你今不肯开验，难道那冤枉就不伸么？本县既为这地方的官府，不能明知故昧。准备毁了这乌纱，也要辨个水落石出，这开验是行定了。”说着，令人将她带下，传令明早晨时前去，未时登场。当即退堂，到了书房里面，先备详文申详上宪。所有外面那些差役人等，虽是猜疑不定，说狄公卤莽，无奈不敢上去回阻，只得各人预备了相验的用物。

过了一夜，次日天色将明，众差役已陆续前来。先发了三梆，到大堂伺候。到了辰时，狄公升了公座。先传原差并承验的仵作，说道：“这事比那寻常案件不同，设若无伤，本县毁了这功名是小，汝等众人也不能无事，今日务将伤痕验明，方好定案治罪，为死者伸冤。”众差听命已毕，随即将唐氏、周氏两人带到堂上。狄公又向周氏说道：“你这淫妇，昨日情愿熬刑，只是不肯招认。可知你欺害得别人，本县不容你蒙混。今日带同你婆媳前往开验，看汝再有何辩。”周氏见狄公如此厉害，心下说道：“不料他这样认真，但是此去未必就验得出来，不如也咬他一下，叫他知道我的厉害。”当时回道：“小妇人冤深如海，太爷挟仇诬害，与死者何干？我丈夫死有一年，忽然开棺翻乱，这又是何意见？如有伤痕，小妇人自当认罪。设若未曾伤害，太爷虽是个印官，律例上有何处分，也要自己承认的，不能拿着国法为儿戏，一味的诬害平人。”狄公冷笑了一声，不知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却说狄公见周氏她开棺无伤，诬害良民，律例上是何处分，狄公冷笑了一声道：“本县无此胆量，也不敢穷追此案。昨已向你婆婆说明，若死者没有伤痕，本县先行自己革职治罪。此时若想用言恐吓，就此了结这案件，在别人或可为汝蒙混，本县面前也莫生此妄想。”传令将唐氏、周氏先行带往尸场。一声招呼，那些差役也不由她辩白，早已将她两人拖下，推推拥拥上了差轿，直向高家洼而去。狄公随即也就带同刑件等人，上轿而来。一路之上，那些百姓听着开棺揭验，皆说轻易不见的事件，无不携老扶幼，随着轿子前去看望。

约有午初时分，已到皇华镇上。早有何垵同土工陶大喜前来迎接，说道：“尸场已布置停妥，请太爷示下。”狄公招呼他两人退去，向着洪亮道：“汝前日在浴室里面听那袁五说，那个洗澡的后生就开店在毕顺左近，汝此刻且去访一访，是何名姓，到高家洼回报本县。今日谅来不及回城，开验之后，就在前日那客店内暂作公馆。”吩咐已毕，复行起轿前行。没有一会时节，早已到了前面，只见坟冢左首搭了个芒席棚子，里面设了张公案，所有听差人众皆在右首芒席棚下，挖土的器具已放在坟墓面前。狄公下轿，先到坟前细看了一遍，然后入了公座，将陶大喜同周氏带上，问道：“前日本县在此，汝说这坟冢是毕家所葬，此话可实在么？此事非比平常，设若开棺揭验不是毕顺，这罪名不小。那时后悔就迟了。”陶大喜道：“小人何敢撒谎？现在他母亲妻子全在此地，岂有讹错之理！”狄公道：“非是本县拘执，奈周氏百般奸恶，她与本县还问那诬害良民的处分呢。若不是毕顺的坟冢，不但阻碍这场相验，连本县总有罪名了。汝且具了结状，若不是毕顺，将汝照例惩办。”随向周氏说道：“汝可听见么？本县向来为百姓理案，从无袒护自己的意见。可知这一开棺，那尸骸骨就百般苦恼，汝是他结发的夫妻，无论谋弑怎样，此时也该祭拜一番，以尽生前的情义。”说着，就令陶大喜领她前去。

可怜唐氏见狄公同她媳妇说了这话，眼见得儿子翻尸倒骨，一阵心酸，早忍不住嚎啕大哭。揪着周氏说道：“我的儿呀，我毕家就如此败坏，儿子身

死已是家门不幸，死之后还要遭这祸事！遇见这个狗官，教我怎不伤心？”只见周氏高声说道：“我看你不必哭了，平时间在家，容不得我安静。无辜带了回去，找出这场祸事，现在哭也是无益。既要开棺揭验，等他验不出伤来，那时也不怕他是官是府。皇上立法叫他来治百姓的，未曾叫他害人。那个反坐的罪名，也不容他不受。叫我祭拜，我就祭拜便了。”当时将她婆婆推了过去，自己走到坟前，拜了两拜。不但没有伤心的样子，反而现出那淫泼的气象，向着陶大喜骂道：“你这老狗头，多言多语，此时在他面前讨好，开验之后谅你也走不去。你动手罢，祖奶奶祭拜过了。”陶大喜为她骂了这一顿，真是无辜受屈。因她是个苦家，在尸场上面不敢与她争论，只得转身来回狄公。

狄公见周氏如此撒泼，心下说道：“我虽欲为毕顺伸冤，究竟不能十分相信。因是死者的妻子，此时开棺翻骨，就该伤悲不已，故令她前去拜，见她的动静。哪知她全不悲苦，反现出这凶恶的形象，还有什么疑惑？必定是谋弑无疑了。”随即命土工开挖。陶大喜一声领命，早已与那许多伙计铲挖起来。

没有半个时辰，已将那个棺柩现出。众人上前，将浮土拂去，回禀了狄公，抬至验场上面。此时唐氏见棺柩已被人挖出，早哭得死去活来，昏晕在地。狄公只得令人搀扶过去，起身来至场上，先命何垸同差役去开棺盖。众人领命上前，才将盖子掀下，不由得一齐倒退了几步，一个个吓得吐舌摇唇，说道：“这事真奇怪了，即便身死不明，决不至一年有余两只眼睛犹如此睁着。你看这形象，岂不可怕！”狄公听见，也就到了棺柩旁边，向里一看，果见两眼与核桃相似，露出外面，一点光芒没有，但见那灰色的样子，实是骇异，乃道：“毕顺，毕顺，本县今日特来代汝伸冤，汝若有灵，赶将两眼闭去，好让众人进前。无论如何，总将你这案件讯问明白便了。”哪知人虽身死，阴灵实是不散，狄公此话方才说完，眼望着闭了下去。所有那班差役以及闲杂人等，无不惊叹异常，说这个谋死无疑了，不然何以这样灵验？当即狄公转身过来。内有几个胆大差役，先动手将毕顺抬出了棺木，放在尸场上面，先用芦席遮了阳光。件作上来禀道：“尸身入土已久，就此开验恐难现出，须先洗刷一番，方可依法行事，求太爷示下。”狄公道：“本县也知这缘故，但是他衣服未烂，四体尚全，还可以相验，免令死者再受洗刷之苦。”件作见狄公如此说，只得将尸身的衣服轻轻脱去。那身上的皮肤已是朽烂不堪，许多碎布贴在上面，欲想就此开验，无奈那皮色如同灰土，仿佛不用酒喷辨不出伤痕所在，只得复行回明了。狄公令陶大喜择了一方宽展的闲地，挖了深塘，在左近人家取来一口铁锅，就在那荒地上与众人烧出一锅热

水。先用软布浸湿，将碎布揩去，复用热水在浑身上下洗下一次。然后件作取了一斗碗高粱烧酒，四处喷了半会，用布将死者盖好。

此时尸场上面如人山人海相似，皆挤作一团，望那件作开验。只见他头脸两阳验起，一步一步到小腹为止，仍不见他禀报伤痕，众人已是疑惑。复见他与差役将尸身搬起，翻过脊背，从头顶上验至谷道，仍与先前一般，又不见报出何伤。狄公此时也就着急，下了公案，在场望着众人动手。现在上身已经验过，只得来验下半部。腿部所有的皮肤骨节，全行验到，现不出一一点伤痕。件作只得来禀狄公说：“小人当这差使，历来验法皆分正面阴面，此两处无伤，方用银签入口，验那服毒药害。毕顺外体上下无伤，求太爷示下。”狄公还未开口，早有那周氏揪着那件作，怒道：“我丈夫身死一年，太爷无故诬害，说他身死不明，开棺揭验。现在浑身无伤，又要银签入口，岂不是无话搪塞，想出这件来害人！无论是暴病身亡，即便被这狗官看出破绽，是将他那腹内的毒气，这一年之久也该发作，岂有周身无伤无毒内有毒之理？他不知情理，你是有传授的，当这差使非止一年，为何顺他的意旨令死者吃苦？这事断不能行。”说着，揪了件作，哭闹不休，狄公道：“本县与你已言定在先，若是死者无伤，情甘反坐。这项公事昨晚已申详上宪，岂能有心搪塞？但是历来验尸，外体无伤须验内腹，此是定律。汝何故揪着公差，肆行撒泼，难道不知王法么？还不从速放下，让他再验腹内。若果仍至无伤，本县定甘反坐便了。此时休得无礼。”周氏听道：“我看太爷也不必认真，此刻虽是无伤，还可假词说项。若定与死者作对，验毕之后仍无毒物，恐那反坐的罪名，太爷就掩饰不来了。”一番话说得件作不敢动手，不知狄公当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

却说周氏一番话，欲想狄公不作银签入口，狄公哪里能行，说道：“本县验不出伤痕，理合认罪，岂能以人命为儿戏，反想掩过之理。正面阴面既是无伤，须将内部验毕方能完事。”当时也不容周氏再说，命件作照例再验。

只见众人先用热水由口中灌进，轻轻在胸口揉了两下，复又从口内吐出。两三次以后，取出一根细银签子，约有八寸上下，由喉中穿入进去。停了一会，请狄公起签。狄公到了尸身前面，见那件作将签子拔出，依然颜色不变，向着狄公道：“这事实令人奇怪。所有伤痕致命的所在，这样验过，也该现出。现在没有伤痕，小我不敢承认这事。请太爷先行标封，再请邻村相验，或另差老年仵役前来复验。”狄公到了此时，也不免着急，说道：“本县此举虽觉孟浪，奈因死者前来显灵，方才那两眼紧闭即是明证。若不是谋弑含冤，焉能如此灵验！”当时向周氏说道：“此时既无伤痕，只得依例申详，自行请罪。但死者已经受苦，不能再抛尸露骨弃在此间，先行将他收棺标封，暂厝便了。”周氏不等他说完，早将原殓的那口棺木打得分散，哭道：“先前说是病死，你这狗官定要开验。现在没有伤痕，又想收殓。做官就这样做的么？我等虽是百姓，未经犯法总不能无辜拷打。昨日用刑逼供，今天草菅人命，这事如何行得？既然开棺，就不能收殓。我等百姓，也不可这样欺罔的。一日这案不结，一日不能收棺。验不出伤来，拼得那侮辱官长的罪名，同你拼了这命。”说着，就奔上来，揪着狄公撒泼，唐氏见媳妇如此，也就接着前来。两人并在一处，闹骂不止。狄公到了此时，也只得听她缠扰。所有那些闲人，见狄公在此受窘，知他是个好官，皆上来向周氏说道：“你这妇人，也太不明白。你丈夫已受了这洗刷的苦楚，此时再不收殓，难道就听他暴露？太爷既允你申详请罪，谅也不是谎你。且这事谁人不知，欲想遮掩也不能行。我看你在此胡闹，也是无用，不如将尸身先殓起来，随他一同进城，到衙门候信，方是正理。”周氏见众人异口同词，心想：“我不过这样一闹，阻他下次再验，难得他收棺，随后也可无事了。”当时说道：“非是我令丈夫受苦，奈这狗官无故寻隙。既是他自行首告，我就在他衙门坐守便了。此刻虽然入殓，那时不肯认罪，莫谓我哄闹公堂。”说着，松手下来，让众人布置。无奈那口旧棺已为她打散，只得赶令差役奔到皇华镇上，买了一口薄棺。下晚时节，方才抬来，当即草草殓毕，厝在原处，标了存记。然后带领人众向皇华镇而来，就在前次那个客店住下。唐氏先行释回，周氏仍然管押。

各事吩咐已毕，已是上灯多时。狄公见人众散后，心下甚是疑虑。只见洪亮由外面进来，向着狄公道：“小人奉命访查，那个后生姓陈名瑞鹏，就在这镇上开设店铺。因与毕顺生前邻舍，故他死后不免可惜。至这案情，也未必知道。但说周氏于毕顺在日，时常在街前嬉笑，殊非妇人道理。毕顺虽经管束几次，只是吵闹不休。至他死后，复反终日不出大门，甚至连外人皆不

肯见。就此一端，所以令人疑惑。此时既验无实证，这事如何处置？以死者看来，必是冤抑无疑，若论无伤，又不好严刑拷问，太爷还要设法。而且六里墩那案，已有半月，乔泰、马荣也未访得凶手。接连两案，皆是平空而起，一时何能了结？太爷虽不以功名为重，但是人命关天，也要打点打点。”

两人正在客寓谈论，忽听外面人声鼎沸，一片哭声到了里面。洪亮疑是唐氏前来胡闹，早听外面喊道：“你问狄太爷，现在中进呢。虽然是人命案件，也不能这样紧急。太爷又不是不代你伸冤，好好歇一歇，说明白了，我们替你回。怎么知道就是你的丈夫？”洪亮知又出了别事，赶了前来访问。哪知是六里墩被杀死那无名男子的家属前来喊冤。洪亮当时回了狄公，吩咐差人将他带进。狄公见是个四十以外的妇人，蓬头垢面，满脸的泪痕，方走进来即大哭不止，跪在地下直呼：“太爷伸冤！”狄公问道：“你这人是何门氏？何以知道那人是汝丈夫？从实说来，本县好加差捕缉。”那个妇人道：“小妇人姓汪，娘家仇氏，丈夫名叫汪宏，专以推车为业，家住治下流水沟地方，离六里墩相隔有三四十里。那日因邻家有病，请我丈夫到曲阜报信，来往有百里之遥，要一日赶回，是以三更时节就起身前去。谁知到了晚间，不见回来。初时疑惑他有了耽搁，后来等了数日，曲阜的人已回来，问起情由，反说我丈夫未曾前去。小妇人听了这话，就惊疑不定，只得又等了数日，仍不见回来，惟有亲自前去寻找。哪知走到六里墩地方，见有一口棺柩招人认领。小妇人就请人将告示念了一遍，那所开的身材年岁，以及所穿的衣服，是我丈夫汪宏，不知何故被人杀死。这样冤枉，总要求太爷理清清楚呢。”说着，在地下痛哭不止。狄公见她说得真切，只得解劝了一番，允她到期缉获。复又赏给了十吊钱，令她将尸柩领去，汪仇氏方才退出。

狄公一人闷闷不已，想道：“我到此间，真是为国为民，清理积案。此时接连出这无头疑案，不将这事判明，何以对得百姓？六里墩那案尚有眉目，只要邵姓获到，一鞠就可清楚。惟毕顺这事，验不出伤来，却是如何了结？且看那周氏如此凶恶，无论她不容我含糊了事，就是我见毕顺两次显灵，也不能为自己的功名，不代他追问。惟有回衙默祷阴官，求他暗中指示，或可破了这两案。”当时烦闷了一会，小二送进酒饭，勉强吃了些饮食。复与洪亮两人出去私访了一次，仍然不见端倪，只得胡乱回转店中，安歇了一夜。

次日一早，乘轿回衙，先绕道六里墩，见汪仇氏将尸棺领去，方才回衙中，先具了自请议处的公事，升坐大堂，将周氏带至案前，与她说了一遍道：“本县先行请罪，但这案一日不明，一日不离此地。汝丈夫既来告那阴

状，今晚且待本县出了阴差，将他捉来，询问明白，再为讯断。”周氏哪里相信？明知他用话欺人，说道：“太爷也不必如此做作，即便劳神问鬼，他既无伤痕，还敢再对质吗？太爷是堂堂阳官，反而为鬼所弄，岂不令人可笑。既是详文缮好，小妇人在此候信便了。”当时狄公听她这派讥讽的话头，明知是当面骂他，无奈此时不好用刑惩治，只得令原差仍然带去。自己退入后堂，具了节略，将那表章写好。然后斋戒沐浴，令洪亮先到县庙里招呼，说今晚前来宿庙，所有闲杂人等，概行驱逐出去。然后回来取了行李，俟至下昼时分，进了点饮食，也不鸣锣开道，只带了洪亮一人来至庙内。早有主持迎接进去，在殿上点了香烛。狄公命他出去，自己行礼已毕，将表章跪诵一遍，在炉内焚去。命洪亮在下首伺候，一人在左边，将行李铺好，先在蒲团上静坐了一会，约至定更以后，复至神前祷告一番。无非谓“阴阳虽隔，司理则同。官有俸禄，神有香火，既受此职，应问此事，叩我冥司，明明指示”这几句话。祷毕，方到铺上坐定，闭目凝神，以待鬼神显圣。不知狄公此次宿庙将这两案可否破获，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却说那狄公在那庙祷告已毕，坐在蒲团上闭目凝神，满想朦胧睡去，得了梦验，但可为死者伸冤。哪知日来为毕顺之事过于烦神，加之开棺揭验，周氏吵闹，汪仇氏呼冤，许多事件团在心中，以致心神不定。此时在蒲团上面，坐了好一会工夫，虽想安心合眼，无奈不想这件事来，就是那一件触动，胡思乱想，直至二鼓时分依然未曾闭眼。狄公自己着急，说道：“我今日原为宿庙而来，到了此刻尚未睡去，何时得神灵指示？”自己无奈，只得站起身来，走到下首，见洪亮早经睡熟，也不去惊动于他，一人在殿上闲步了几趟。转眼见神桌上摆着一本书相似，狄公道：“常言观书引睡魔，我此时正睡不着，何不取它消遣？或者看了困倦起来，也未可知。”想着，走到面前。取来一看，谁知并不是什么书卷，乃是郡庙内一本救签的签本。狄公暗喜道：“我不能安睡，深恐没有应验，现在既有签本在此，何不先求一签，然后再为

细看。若能神明有感，借此指示，岂不更好。”随即将签本在神案上复行供好，剔去蜡花，添了香火，自己在蒲团上拜了几拜，又祷告了一回，伸手在上面取了签筒，嗦落嗦落摇了数下，里面早穿出一条竹签。狄公赶着起身，将签条拾起一看，上面写着五字，乃是“第二十四签”。随即来至案前，将签本取过，挨次翻去。到了本签部位，写着“中平”二字，按下有古人名，却是骊姬。狄公暗想道：“此人乃春秋时人，晋献公为他所惑，将太子申生杀死，后来国破家亡，晋文公出奔，受了许多苦难。想来，这人也要算个淫恶的妇人。”复又望下面看去，只见有四句道：

不见司晨有牝鸡，为何晋主宠骊姬。

妇人心术由来险，床第私情不足题。

狄公看毕，心下犹疑不决，说道：“这四句大概与毕顺的案情相仿，但以骊姬比周氏，虽是暗合，无奈只说出起案的原由，却未将破案的情节叙出。毕顺与他本是夫妇，自然有床第私情了。至于头一句，不见司晨有牝鸡，你看我前日私访到她家中之时，她就恶言厉声骂个不了，不但骂我，而且骂她婆婆，这明明是牝鸡司晨了。第二句是说毕顺不应娶她为妻。若第三句，只是不要讲的，她将亲夫害死，心术岂不险毒？签句虽然暗合，但是不能破案，如何是好？”自己在烛光之下，又细看了两回，竟想不出别的解说来，只得将签本放下。听见外面已转二鼓，就此一来，已觉得自己困倦。转身来至上首床上，安心定意。和衣睡下。

约有顿饭时刻，朦胧之间见一个白须老者走至面前，向着喊道：“贵人连日辛苦了。此间寂寞，何不至茶房品茗，听那来往的新闻。”狄公将他一看，好似个极熟的熟人，一时想不出名姓，也忘却自己现在庙中，不禁起身随他前去。到了街坊上面，果见九流三教，热闹非常。走过两条大街，东边角上有一座大大的茶坊，门前悬了一面金字招牌，上写“问津楼”三字。狄公到了门口，那老者邀他进内。过了前堂，一方天井，中间有一六角亭子，内里设了许多桌位。两人进了亭内，拣着空桌坐下。抬头见上面一方匾额，现出三个金字，乃是“指迷亭”三字。亭口一副黑漆对联，上联是

寻孺子遗踪，下榻传为千古事。

问尧夫究竟，卜圭难觅四川人。

狄公看罢，问那老者道：“此地乃是茶坊，何为不用那卢仝、李白这派典故，反用这孺子、尧夫，又什么卜圭下榻，岂不是文不对题？而且下联又不

贯穿。尧夫又不是蜀人，何以说四川两字？看来实是不雅。”那老者笑道：“贵人批驳虽然不错，可知他命意遣词，并非为这茶坊起见，日后贵人自然晓得。”狄公见他如此说法，也不便再问。忽然自坐的地方并不是个茶坊，乃变了一个耍戏场子，敲锣击鼓，满耳冬冬。不下数百人，围了一个大圈子，里面也有舞枪的，也有砍刀，也有跑马卖线破肚裁瓜的，种种把戏，不一而足。中间有一个女子，年约三十上下，睡在方桌上，两脚高起，将一个头号坛子打得滚圆。但见她两只脚一上一下，如车轮相似。正要之时，对面出来一个后生，生得面如傅粉，唇红齿白，见了那个妇人，不禁嘻嘻的一笑。那妇人见他前来，也就欢喜非常，两足一蹬，将坛子踢起半空，身躯一拗，竖立起来，伸去右手将坛底接住。只听一声喊叫：“我的爷呀，你又来了。”忽然坛口里跳出一个十二三岁女孩子，阻住那男子的去路，不准与那女子说笑。两人正闹之际，突然看把戏的人众纷纷散去，顷刻之间，不见一人。所有那个坛子以及男女孩子，均不知去向。

狄公正然诧异，方才同来的老者复又站在面前说道：“你看了下半截，上半截还未看呢，从速随我来罢。”狄公也不解他究是何意，不由得信步前去。走了许多荒烟蔓草的地方，但见些奇禽怪兽盘了许多死人在那里咬吃。狄公到了此时，不觉心中恍惚惧怕起来。瞥见一个人身睡在地下，自头至足如白纸仿佛，忽然有一条火赤炼的毒蛇由他鼻孔内穿出，直至自己身前。狄公吓了一跳，直听那老者说了一声“切记”，不觉一身冷汗，惊醒过来。自己原来仍在那庙里面，听听外边更鼓，正交三更。扒坐起来，在床边定了一定神，觉得口内作渴。将洪亮喊醒，将茶壶担揭开，倒了一盏茶递与狄公。等他饮毕，然后问道：“大人在此半夜，可曾睡着么？”狄公道：“睡是睡着的，但是心神觉得恍惚。你睡在那边，可曾见什么形影不成？”洪亮道：“小人连日为访这案件东奔西走，已是辛苦万分，加之为大人办这毕顺的案茫无头绪，满想在此住宿一夜，得点梦兆，好为大人出力，谁知心地糊涂，倒身下去就睡熟了，不是大人喊叫，准是到此时还未醒呢。小人实未曾梦见什么，不知大人可否得梦？”狄公道：“说来也是奇怪，我先前也是心烦意乱，直至二鼓时分依然未曾合眼。后来无法，只得起身走了两趟，谁知见神案上有个签本。”说着就将求签对洪亮说了一遍，又将签句破解与他听。

洪亮道：“从来签句类皆隐而不露，照这样的签条，已是很明白了。小人虽不懂得文理，我看并不在什么古人上推敲。上面首句有‘牝鸡司晨’四字，或者天明时节有什么动静。从来奸情案子，大都多是明来暗去。鸡子

叫的时节，正是奸夫偷走时候。第二句是个空论，第三句‘妇人心险’，这明明是夜间与奸夫将人害死，到了天明方装腔作势的哭喊起来。你看那日毕顺看闹龙舟之后，家来已是上灯时分，再等厨下备了晚饭，同他母亲等人吃酒，酒后已到了定更时分，虽不能随他吃就遂去睡觉的道理，不无还要谈些闲话，及早到进房之时已有二鼓。再等他睡熟，然后周氏再与奸夫计议，彼此下手谋害，几次耽搁，岂不是四五更天方能办完此事！唐氏老奶奶说她媳妇夜间喊叫，哭他儿子身死，不过是个约计之时。二更是夜间，四更五更也是夜间。这是小人胡想，怕的周氏害毕顺之后，正合这‘牝鸡司晨’四字。如正在此时谋害，这案倒容易办了。”

狄公见他如此说法，乃道：“据你说来，也觉在理，姑作他不在此时，你又如何办理？”洪亮道：“这句话显而易见，有何难解？我们多派几个伙计，日间不去惊动，大人回衙，仍将周氏交唐氏领回。她既到家，若真没有外路则已，如有别情，那奸夫连日必在镇上或衙门打听，见她回去，岂有不去动问之理？我们就派人在那巷口左右，通夜的逡巡，唯独鸡鸣的时节格外留神。我看如此办法，未有不破案之理。”狄公见他言之凿凿，细想这形影，倒有几分着落，乃道：“这签句你破解得不错了，可知我求签之后，身上已是困倦，睡梦之中所见的事情，更是离奇。我且说来，大家参详。”洪亮道：“大人所做何梦？签句虽有点影像，能梦中再一指示，这事就有八分可破了。不知大人还是单为毕顺这一案宿庙，还是连六里墩的案一齐前来？”狄公道：“我是一齐来的。但是这梦甚难破解，不知怎么又吃起茶来，随后又看见玩把戏的，这不是前后不应么？”当时又将梦中事复说了一遍。洪亮道：“这梦小人也猜详不出。请问大人，这孺子两字怎讲？为何下面又有下榻的字面，难道孺子就是小孩子么？”狄公见他不知这典故，胡乱的破解，乃笑道：“你不知这两字原由，所以分别不出。我且将原本说与你听！”不知狄公所说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说对联疑猜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话说狄公见洪亮不知这“孺子”典故，乃道：“这孺子不是作小孩子讲，

乃是人的名字。从前有个姓徐的，叫做徐孺子，是个地方上的贤人。后来有位陈蕃，专好结识名士，别人皆不来往，惟有同这徐孺子相好。因闻他的贤名，故一到任时，即置备一张床榻，以便这徐孺子前来居住。旁人欲想住在这榻上，就如登天向日之难。这不过是契重贤人的意思，不知与此案件有何关合。”洪亮不等他说完，连忙答道：“大人不必疑惑了，此案必是有一姓徐的在内，不然那奸夫即是姓徐，惟恐这人逃走了。”狄公道：“虽如此说，你何以见得他逃走了？”洪亮道：“小人也是就梦猜梦。上联头一句乃是寻孺子遗踪，岂不是要追寻这姓徐的么？这一联有了眉目，且请大人将‘尧夫’原典说与小人听。”狄公道：“下联甚是清楚，尧夫也是个人名，此人姓邵，叫康节，尧夫两字乃是他的外号。此乃暗指六里墩之案，这姓邵的本是要犯，现在访寻不着，不知他是逃至四川去了，也不知他本籍的是四川人在湖州买卖。你们以后访案，若遇四川的口音，须要留心盘问。”洪亮当时应答说：“大人破解的不差，但是玩坛子的女人以及那个女孩，阻挡那个男人去路，并后来见着许多死人，这派境界皆是似是而非，这样解也可，那样解也可。总之，这两案总有点端倪了。”

两人谈论一番，早见窗格现出亮光，知是天已发白。狄公也无心再睡，站起身将衣服检理一回，外面住持早已在窗外问候，听见里面起身，赶着进来请个早安。在神案前敬神已毕，随即出去呼唤司祝，烧了面水，送进茶来，请狄公净面漱口。狄公梳洗之后，洪亮已将行李包裹起来，交与住持，以便派人来取。然后又招呼他，不许在外面走露风声，住持一一遵命。这才与狄公两人回衙而去。

到了书房，早有陶干前来动问，洪亮就将宿庙的话说了一遍。当即叫他到厨下取了点心，请狄公进饮食，两人在书房院落内伺候。到了辰牌时分，狄公传出话来，着洪亮协同值日差，先将皇华镇地甲提来问话。洪亮领命出去，下昼时分，何垵已到了衙中。狄公并不升堂，将他带至签押房内。何垵叩头已毕，站立一旁。狄公道：“毕顺这案件，明是身死不明，本县为他伸冤起见，反而招了这反坐的处分。你是他本镇的地甲，难道就置身事外？为何这两日不加意访察，仍是如此延宕。岂不是故意藐法！”何垵见狄公如此说法，连忙跪在地下，叩头不止。说道：“小人日夜细访，实不敢偷懒懈怠。无奈没有形影，以致不能破案，还求大人开恩。”狄公道：“暂时不能破案，此事也不能强汝所难。但是你所辖界内，共有许多人家，镇上几家姓徐的么？”何垵见问，禀道：“小人这地方上面，不下有三二千家。姓徐的也

有十数家，不知大人问哪一个？求大人示明，小人便去访问。”狄公道：“你这也太糊涂，本县若知这人，早已出答提质，还要你询问么？只因这案情重大，访问有一徐姓男子，通同谋害。若能将此寻复，便可破了此案，因此命汝前来。你平时在镇上，可曾见什么姓徐的人家与毕顺来往？若是看见有一两人在内，且从实说来，以便提县审讯。”何垵沉吟了一会，望着上面说道：“小人是去年四月上坊，这件案是五月出的，不过一月之久。小人虽小心办公，实未知毕顺早时交结的何人，不敢在大人面前胡讲。好在这姓徐的不多，小人回去挨次访查，也可得了踪迹的。”狄公道：“你这个拙主见，虽想得不差，可知走露风声即难寻觅。且这人既做这大案，岂有不远扬之理？你此去务必不得声张，先从左近访起。似有了形影，赶紧前来报信，本县再派役前去。”何垵遵命，退了下来，回转镇上不提。

这里狄公又命洪亮、陶干两人，等到上灯时候，挨城而出，径至毕顺家巷口探听一回，当夜不必回来。一面暗暗的跟何垵，看他如何访。你道狄公为何不叫他两人与何垵同去？皆因前日开棺之时，洪亮在皇华镇上住了数日，彼处人民大半认得，怕他口间去被人看见，反将正凶逃走。何垵是地方上的地甲，纵有点问张问李，这是他分内之事，旁人也不至疑惑。又恐何垵一人得了凶手，独力难支，拿他不住，因此令洪亮同陶干晚间前去，一则访访案情，二则见何垵在坊上还是勤力还是懒惰，也可知道。这是狄公的用意。

当日布置已毕，家人掌上灯来，一人在书房内，将连日积压的公事看了一会，用过晚饭。正拟安歇，忽然窗外噗冬噗冬跳下两人，把狄公吃了一惊。抬头一见，乃是马荣、乔泰。当时请安已毕，狄公问道：“二位壮士这几日辛苦，但不知所访之事如何？”马荣道：“小人这数日虽访了点形影，只是不敢深信，恐前去有了讹错，或是众寡不敌，反为不美，因此回来禀明大人。”狄公道：“壮士在何处看出破绽，赶快说来，好大家商量。”乔泰道：“小人自奉命之后，他向东北角上，小人就在西南角上，各分地段私下访查。前日走到西乡跨水桥地方，天色已晚，在集上拣了个客店住下。但听同寓的客人闲谈，说高家洼这事，多半是自家害的自家人。小人见他们说得有因，也就答话上去，问道：‘你们这班人所说何事？可是谈的孔家客店的案么？’那人道：‘何尝不是？我看你也非此地口音，何以知道这事？莫非在此地做什么生意？’小人见他问了这话，只得答着机锋说道：‘我乃山西贩皮货客人，日前相验之时，我们有个乡亲也是来此地买卖，却巧那日就住在这店

内，后来碰着谈论起来，方才晓得。闻说县里访拿得很紧，还有赏格在外。你们既晓得自家人所杀，何不将此人捉住，送往县内，一则为死者伸冤，是莫大功德，二则多少得几百银子，落得个快活。你我皆是做买卖的朋友，东奔西走，受了多偿风霜，寻钱歇本，还不知道有这美事，落得寻点外水，岂不是好？那班人笑道：‘你这客人说得虽是，我们也不是傻子，难道不知钱好？只因有个缘故在内。我们是贩卖北货的，日前离此有三四站地方，见有一个大汉，约在三十上下，自己推着一辆小车，车上两个极大的包裹，行色仓皇，忙忙的直向前走。谁知他心慌脚乱，对面的人未尝留心，冬的一声，那车轮正碰在我们大车之上，登时车轴震断，将包裹撞落在地下。我们当他总要心急，不来揪打，定要大吵一番。哪知他并不言语，跳下车将车轴安好，忙将包裹在地下拾起，趁此错乱之际，散了一个包袱，里面露出许多湖丝，他亦不问怎样，并入大包里面，上好车轴，仓皇失措推车向前奔去。听他口音，却是湖州人氏。后来到了此地，听说出这案，这人岂不是个正凶？明是他杀了车夫，匆匆逃走了。这不是自家害的自家么？不然焉有这样巧法，偏遇着这人也是湖州人氏？只怕他去远了。若早得了消息，岂不是个大大的财爻。’这派话，皆是小人听那客店人说的，当时就问了路引，以便次日前去追赶。却好马荣也来这店中住宿，彼此说了一遍。次早天还未明，就起身顺着路径一路赶去。走了三四日光景，到了邻境地方，有一所极大的村庄，见许多人围着一辆车儿，阻住他的去路。小人们就远远地瞧看，果见有个少年大汉，高声骂道：‘咱老子走了无限的关隘，由南到北，从不惧怕与人。天大的事也做过了，什么希奇的事！损坏你的稻田，也不值几吊大钱，竟敢约众拦阻。若是好好讲说，老子虽然无钱，给你一包丝货，也抵得你们苦上几年。现在既然撒野，就莫怪老子动手了。’说着，两手放下车辆，举起拳头，东三西四，打得那班人抱头鼠窜，跑了回去。后来庄内又有四五十号好汉，各执锄头农器，前来报复。哪知他不但不肯逃走，反赶上前去，夺了一把铁铲，就摔倒几人。小人见那人实非善类，欲想上去寻拿，又恐寡不敌众，只得等他众人打退，向前走去。两人跟到个大镇市上，叫什么双土寨，见他在客寓内住下，访知他欲在那里卖货，有几日耽搁，因此趑趄回来，禀知大人，究竟若何办法。”狄公听了这话，心下甚是欢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且先派人捉拿凶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却说狄公听马荣说出双土寨来，心下触机，不禁喜道：“此案有几分可破了。你们果曾访这人姓甚名谁？果否在寨内有几天耽搁？若是访实，本县倒是有一计在此，无须动那手脚，即可缉获得此人。”乔泰见狄公喜形于色，忙道：“小人们访是访实在了，至于他姓名，因匆匆寻他卖货的根底，一时疏忽，未能问知。不知大人何以晓得这案可破？”狄公就将宿庙得梦的事告诉于他。说：“卜圭的圭字，乃是个双土，这贩丝的人就在双土寨内出货，而且又是湖州人。岂非应了这梦？你两人可换了服色，同本县一齐前去，拣了个极大的客寓住下。访明那里谁家丝行，你即投在他行中，即说我是北京出来的庄客，本欲到湖州贩买蚕茧，回京织卖京缎，只因半途得病，误了日期，恐来往已过了蚕市，闻你家代客买卖，特来相投。若有客人贩丝，无论多少，皆可收买。他见我们如此说法，自然将这带出，那时本县自有道理。”马荣、乔泰两人领命下来，专等狄公起身。狄公知此去有几日耽搁，当夜备了公出的文书，申详上宪。然后将捕厅传来，说明此意，着他暂管县印，一应公事代拆代行，外面一概莫露风声，少则十天，多到半月，即可回来。捕厅遵命而行，不在话下。

狄公此时见天色不早，即在书房安歇了一会。约至五更时分，即起身换了便服。带了银两，又备了邻书移文藏于身边，以便临时投递。诸事已毕，与马荣、乔泰两人暗暗的出了衙署，真是人不知鬼不晓，直向双土寨而来。夜宿晓行，不到三四日光景，已到了寨内。

马荣知这西寨口有个张六房，是个极大的老客寓，水陆的客人皆住在他家。当时将狄公所坐的车辆在寨外歇下，自己同乔泰进了寨里。来到客店门首，高声问道：“里面可有人？咱们由北京到此，借你这地方住个一天。咱家爷乃是办丝货的客商，若有房屋，可随咱来。”店内堂官见有客人来往店，听说又是个大买卖，赶着应道：“里面上等的房屋，爷喜哪里住，听便便了。”当时出来两人，问他行李车辆。马荣道：“那寨口一辆轻快的车

辆，就是咱家爷的，你同我这伙伴前去，咱到里面瞧一瞧。”说着，命乔泰同堂官前去，自己进内。早有掌柜的带他到里面，拣了一间洁净单房，命人打扫已毕，复行出了店门。见狄公车辆已歇在门口，正在那里解卸行李，当时搬入房内，开发了车价。早有小二送进茶水。众人净面已毕，掌柜进来问道：“这位客人尊姓？由北京而来，到何处去做买卖？小店信实通商，来往客人皆蒙照顾。后面厨下点心酒肴各式齐备，客人招呼便了。”狄公道：“咱们是京城缎行的庄客，前月由京动身，准备由此经过，一种路赶到湖州，收些蚕茧。不料在路得病，误了日期，以致今日才至贵处。这里是南北的通衢，听说今年丝价较往常如何？”掌柜的道：“敝地虽离湖州尚远，彼处的行情也听得人说。春间天气晴和，蚕市大旺，每百两不过三十四五两关叙。前日有个贩丝的客人，投在南街上薛广大家行内，请他代卖，闻开盘不过要了三十八九两码子。比较起来，由此地到湖州不下有月余的路程，途费算在里面，比在当地收买还倒廉许多。”狄公听了这话，故作迟疑道：“不料今年丝价如此大减，只抵往常三分之二。看来虽然为病耽搁，尚未误正事。你们这地方丝行，想必向来是做这项生意的了，行情还是听客人定价，抑是行家做价？行用几分？可肯放期取银？”掌柜的说道：“我们虽住在咫尺，每年到了此时，但听见他们议论，也有买的，也有卖的。老放庄客的人由此经过，皆道这里的规矩。俗言道，隔行如隔山，其中细情因此未能晓得。客人想必初来此地，还不知尊姓大名。”狄公见他动问，乃道：“在下姓梁，名公狄。皆因时运不佳，向来在京皆做这本行的买卖，从未到外路去过。今年咱们行内老庄客故了，承东家的意思，放咱们前来。哪知在路就得了病症，现在你们这里行情既廉，少停请你带咱们前去一趟，打听打听是哪路的卖客。如果此地可收，咱也不去别处了。”掌柜见他是个大本钱的客人，难得他肯在此地，不但图下次主顾，即以现在而论，多住一日即落他许多房金，心下岂不愿意，连忙满口应承，招呼堂官办点心，忙酒饭，照应得十分周到。

到了下昼时分，狄公饮食已毕，令乔泰在店看守门户，自己同马荣步出店外，向着掌柜的说道：“张老板，此刻有暇，你我同去走走。”掌柜见他邀约，赶紧答应。出了柜台，说道：“小人在前引路，离此过了大街，三两个弯子就是南寨口，那就到了。”说着，三人一路同去。果然好一个大寨子，两边铺户十分齐整。走了一会，离前面不远，掌柜请狄公站下，自己先抢一步。到那人家门首，向里问道：“吴二爷，你家管事的可在家？我们店内新来一缎行庄客，从北京到此，预备往南路收货。听说此地丝价倒廉，故此命我引

荐来投宝行，客人现在门首呢。”里面那人听他如此说法，忙答道：“张六爷，且请客人里面坐。我们管事的到西寨会款子去了，顷刻就回来的。”狄公在外面见他们彼此答话，说管事的不在行内，心下正合其意，可以探得这小官的口气，忙向张六说道：“老板，咱们回去也无别事，既然管事的不在这里，进去稍待便了。”当时领着马荣，到了行内。见朝南三间敞屋，并无柜台等物，上首一间设的座起，下首一间堆了许多客货。门首白粉墙上写了几排大字：“陆承顺老丝行，专代南北客商买卖。”狄公看毕，在上首一间坐定。小官送上茶来，彼此通名道姓，叙了套话，然后狄公问道：“方才这张老板说，宝号开设有年，驰名远近。不知令东是哪里人氏？是何名号？现在卖客可多？”吴小官道：“敝东即是本地人氏，住此寨内已有几代，名叫陆长波。不知尊驾在北京哪家宝号？”狄公见他来问这话，心下笑道：“我本是访案而来，哪里知道京内的店号！曾记上年中进士时节，吏部带领引见，那时欲置办鞋帽，好像姚家胡同有一缎号，代卖各式京货，叫什么‘威仪’两字，我且取来搪塞。”乃道：“小号是北京威仪。”那小官听他说了“威仪”二字，赶忙起来笑道：“原来是头等的庄客，失敬失敬！先前老敝东在时，与宝号也有来往，后因京中生意兴旺，单此一处转运不来，因此每年放庄到湖州收买。今年尊驾何以不去？”狄公见他信以为真，心下好不欢喜，就将方才对张掌柜说的那派谎言说了一遍。

正谈之间，门外走进一人，约在四五十岁的光景，见了张六在此，笑嘻嘻地问道：“张老板，何以有暇光顾？”张六回头一看，也忙起身笑道：“执事回来了。我们这北京客人，正盼着呢。”当时吴小官又将来意告诉了陆长波，狄公复行叙了寒暄，问现在客货多寡，市价如何。陆长波道：“尊驾来得正巧。新近有一湖州客人，投在小行。此人姓赵，也是多年的老客丝货，现在此处。尊驾先看一看，如若合意，那价银格外克己便了。”说着，起身邀狄公到下首一间，打开丝包看了一会。只见包上盖着签记，乃是“刘长发”三字，内有几包斑斑点点，现出那紫色的颜色，无奈为土泥护在上面，辨不清楚。狄公看在眼里，已是明白，转身向马荣道：“李三，往常你随胡大爷办货，谅也有点眼色，我看这一堆丝货不十分清爽，光彩浑沌，怕的是做茧子时蚕子受伤了，你过来也看一看。”马荣会意，到了里面先将别的包皮打开，约略看了几包，然后指着有斑点的说道：“丝货却是道地，恐这客人一路上受了潮湿，因此光芒不好。若这一包，虽被泥土护满，本来的颜色还看得出，见了外面，就知这里面了。不知这客人可在此处？他虽脱货取财，咱们

倒要斟酌斟酌。”狄公见马荣暗中有话，也就说道：“此是在下定买了。好者小号用得甚多，就有几包不好，也可勉强收用。但请将这赵客人请来，凭着宝行讲明银价，立即可银货两交，免得彼此牵延在此。”陆长波见他如此说法，难得这样买卖，随向吴小官道：“赵客人今日店内打牌，你去请他即刻过来，说有人要收这全包袱呢。”小官答应一声，匆匆而去。张掌柜也就起身，向狄公说道：“此时天已将晚，过路客人正欲下店，小人不能奉陪了。”复又对陆长波说了两句客气话，一人先行。

狄公见小官走后，心下甚是踌躇，深恐此人前来不是凶手，那就白用了这番心计；又恐此人本领高强，拿他不住，格外为难。只得向马荣递话道：“凡事不能粗鲁，若我因有了耽搁，不肯在这寨内停留，岂不失了这机会。所幸有赵客人在此卖货，真是天从人愿。临见面时，让我同他开盘，你们不必多言，要紧要紧。”马荣知他的用意，当时答应遵命，坐在院落内，专候小官回来。不多时，果然前日半路上那个大汉一同进门。不知此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却说狄公在陆公行内，等吴小官去请那赵客人前来。不多一会，马荣已看见前日在路上推车的那个大汉一同进门。当时不敢鲁莽，望着狄公，丢个眼色。狄公会意，将那人一望，只见他身高八尺，生来黑漆漆两道浓眉，一双虎目，身穿薄底靴儿，短襟窄袖玄色小袄，脚下丢裆叉裤。那种神情，倒似绿林中的朋友。狄公上下打量了一番，暗暗说道：“此人明是个匪类，哪里是什么贩丝的客人！而且浙湖的人形，似皆气格温柔，衣衫齐整，你看他这种行行的神情，明是咱们北方气概。且等一等，看他如何。”只见陆长波见他进来，当时起身来笑道：“常言买鸡找不到卖鸡的人，你客人投在小行，恨不得立刻将货脱去，得了丝价，好回贵处。一向要卖，无这项售户。今日有人来买，你又抹牌去了。这位梁客人，是北京威仪缎庄上的，往年皆到你们贵处坐庄。今因半途抱病，听说小行有货，故此在这里收买。所有存下的货物，皆一齐要收，但不过要价码克己。小行怕买卖不成。疑惑我

等中间作梗，因此将你请来，对面开盘，我们单取行用便了。”那人听了陆长波这番话，转眼将狄公上下望了一回，坐下笑道：“我的货卖是要卖，怕这客人有点欺人！我即便肯卖与他，他也未必真买。”陆长波见他这话说得诧异，忙道：“赵客人，你休要取笑。难道我骗你不成？人家若远的路程来投在小行，而且威仪这缎号牌子谁人不知？莫说你这点丝，即便加几倍，他也能售。你何以反说他欺人？倒是你奇货可居了。”狄公见这大汉说了这两句话，心下反吃了一惊，说道：“此人眼力何以如此厉害？又未与他同在一处，何以知我不是客商？莫非他看出什么破绽？如果为他识破，这人本事就可想了，虽有马荣在此，也未必能将他获住。”当时还故示周旋，起身作了一揖，说：“赵客人请了。”大汉见他起身，也忙还了一揖，道：“大人请坐，小人见谒来迟，望祈恕罪。”这一句更令狄公吃惊不小，分明是他知道自己的位分，复又假作惊异道：“尊兄何出此言？咱们皆是贸易中人，为何如此称呼？莫非有意见外么？还不识尊兄台甫何名，排行几位？”大汉道：“在下姓赵，名万全。自幼兄弟三人，第三序齿。不知大人来此何干？有事但说不妨，若这样露头藏尾，殊非英雄本色。俺虽是贸易中人，南北省分也走过许多码头，做了几件惊人出色的事件。今日为朋友所托，到此买卖，不期得遇尊公。究竟尊姓何名，现居何职，俺这两眼相法，从来百不失一。尊公后福方长，正是国家栋梁，现在莫非做哪里一县令宰么？”狄公被他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反而深悔不是。停了半晌，乃道：“赵兄，你我是买卖起见，又不同你谈相，何故说出这派话来？你既知我的来历，应该倾心吐肝，道出真言，完结你的案件。难道你说了这派大言，便将俺恐吓不成？”说道，望马荣丢了个眼色，起身站在那陆长波背后。

马荣到了此时，也由不得再不动手，当即跳出了门外，高声喝道：“狗强盗，做了案件想哪里逃走！今日俺家太爷亲来捉汝，应该束手受缚，归案讯办。可知那高家注之事，不容你逃遁了。”说着，两手摆了架落，将门挡住，专等他出来动手。陆长波见他们言语不对，忽然动起手来，如同做梦一般。不知是素来有仇，也不知无故起衅，摸不着头脑，只呆呆地在里面叫喊说：“你们可不要动气。生意场中，以和平为贵，何以还未交易，就说出这尴尬话来，莫非平时有难过么？”还未说完，早见大汉掀去短袄，露出紧身小橙，袖头高卷，伸开两手，一个箭步蹿出门外，向马荣骂道：“你这厮也不打听打听，来至太岁头上动土。俺立志除尽这班贪官污吏、垄断奸商，你竟敢来寻死。不要走，送你到俺老家去。”只见左手一抬，用个猛虎擒羊的架式，对定马荣胸口，一

拳打来，狄公见了这样，已吓得面如土色，深恐马荣招架不住。只见他将身子向左边一偏，用了个调虎离山的形势，右手伸出两指，在大汉手寸上面一磕，望下一沉，果然赵万全将手头缩回，不敢前去。原来马荣也是会手，这一下撞在他血道上面，因此全膀酥麻，不能再进。马荣见他中了一下，还不就此进步，登时调转身子，趋势在他肋下一拳捣去。赵万全见他手足灵便，也就不敢轻视，一手护定周身，一手向前击他的手掌。马荣哪里容他得手，随即改了个大鹏展翅的格式，将身一纵，约有一二尺高下，提起左足欲想踢他的左眼。谁知这一来，正中赵万全之计，但见他望下一蹬，两手高起，说声：“下来罢！”早将马荣的腿兜住，但听咕冬一声，摔在地下。狄公这一惊不小，深恐他就此逃走。里面陆长波也吓得面面相觑，惟恐打杀人命，赶着出来喊道：“赵三爷，你是我家老主顾客人，向来未曾卤莽，何以今日一言不合，就动手动脚起来。设若有个差错，小行担受不起，有话进来好说。”

众人正闹之间，街坊上面，早已围拥着许多人来，言三语四，在那里乱说。忽然人丛里面有二三十多岁的汉子，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见马荣睡在地下，赶着分开众人，高声喊道：“赵三爷，不要胡乱，都是家里人。”随即到了马荣面前，叫道：“马二哥，你几时到此？为何与咱们兄弟斗气。这几年未曾见面，令咱家想得好苦。听说你洗手不干那事了，怎么会到这里来？”说着，一手将马荣扶起。马荣将他一望，心下好不欢喜，说道：“大哥，你也在此！俺们里面再谈，千万莫放这厮走了，他乃人命的要犯。”说着，那人果将赵万全邀入行内，招呼闲人散开。然后向马荣说道：“这是俺自幼的朋友，虽是生意中人，与俺们很有来往。二哥何故与他交手？现在何处安身？且将别后之事说来。谁人不是，俺与你俩陪礼。”

原来此人也是绿林中朋友，与马荣一师传授，姓蒋名忠。虽然落身为盗，却也很有义气，此时已经改邪归正，在这双土寨当个地甲。赵万全是山东沂水县人氏，因幼年父母双亡，跟蒋忠的父亲学了一身本领，所有医卜星相件件皆精。到了十八岁时，见本乡无可依靠，亲戚本家俱皆亡故，因想湖州有个姑母很有钱财，因而将家产变去，做了盘缠，到湖州投亲。他姑母见他有如此手段，就收他在家中。过了数月，然后荐至丝行里面，学了这项生理。后来日渐长大。那年回家祭祖，访知这双土寨是南北的通衢，可以在此买卖，他就回到湖州向姑母说明，凑了几千银本，每年春夏之交由湖州贩丝来卖。却值蒋忠洗手在曲阜县上卯，为了这寨内的地甲，彼此聚在一处，更觉得十分亲热。今日赵万全正在他家抹牌，忽然吴小官喊他做生意去

了，好久不见回来，蒋忠因此前来探望，不意却与马荣交手。此时马荣见他问别后之事，连忙说道：“大哥有所不知，自从你我在山东王家寨做案之后，小弟东奔西走，受了许多辛苦。后来一人思想，人生在世不过百年，转眼之间就成发废物，若不在中年做出一番事业，落了好名，岂不枉为人世。而且这绿林之事，皆是丧心害理的，钱财今日得手，不过数日依然两手空空。徒然杀人害命，造下无穷的恶孽，到了恶贯满盈的时节，自己也免不得一刀之苦，所以一心不干。却好这年在昌平界内遇见这位狄大人，做了县令，真是一清如水，一明似镜，因而与乔五哥投在他麾下，做个长随。数年以来，也办了许多案件。只因前日高家洼出了命案，甚是离奇，直至前日始寻出一点头影，故尔到此寻拿。”说着，就将孔万德客店如何起案，如何相验，如何换尸的原由，说了一遍。然后又指着狄公道：“这就是俺县主太爷，姓狄名仁杰。你们这里也是邻境地方，昌平官声应该听见。”蒋忠听了这番话，掉转头望着狄公，纳倒便拜，说道：“小人迎接来迟，求大人恕罪。”狄公连忙扶起道：“壮士请坐，你也不是在本县管下，本无统属，焉有迎接之理？但是此案，马壮士既然说明，还望壮士将这犯人交本县带回讯办。”蒋忠还未开言，赵万全忙道：“这事小人受人之愚了。此案实非小人所干，如有见委之处，万死不辞。且待小人禀明大人，便可明白了。方才马二哥说那凶手姓邵，是四川人氏，小人乃是姓赵，本省人氏，这一件就不相合。但是这人现在何处，叫什么名号，小人却甚清楚。大人在此且住一宵，明日前去，定可缉获。”狄公听了此言，不知如何办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却说赵万全说他不是正凶，那个犯事之人地方名姓他皆知道。狄公听了此言，心下甚是疑惑，暗道：“看他这身材膂力，实不是个善类，莫非他故意谎言，希冀逃走？那可就费事了。”当时一人对答不来，马荣知道他的意思，乃道：“大人不必疑惑，既然蒋大哥说出这缘故，想必他不是这案内人犯，既他口称知道，但请他说明，同小的前去便了。”蒋忠也就说道：“赵三

哥，你就在大人前言明，何以知这案件。你我行事，也须光明正大的方好。若照这姓邵的丧心害理，无论官法不容，即便你我碰见这厮，也不能饶了他的狗命。究竟现在何处，你若碍于交情不便动手，我这管下与昌平也是邻村，同去捉获也是份内之事。”赵三道：“说来也是可恼，连我都为他所骗了。这人姓邵，名礼怀，是湖州土著的人氏，一向与我来往。每年新蚕见市，他也带着丝货到各处跑码头。只要谁地方价好，他就前去卖货。虽无一定的地方，总不出这山东山西两省。前月我在湖州时，他是在我先动身的，并同了一个邻行的小官一并前来。日前在半路上，对面碰见，但见他一人推着一辆车儿在路行走。我见他是孤客年轻，不知行道儿的规矩，故上前问道：‘你怎么一人在此，徐相公到何处去了？’他向我大哭不止，说那伙伴在路途暴病身亡，费了许多周折，方才买棺收殓，现在暂厝在一个地方。就此一来，货又误了日期，未能卖出，自己身旁路费又完，正是为难之际。总是为朋友起见，不然早已回去了。我见他说得情真语切，问他现到何处去？他说暂时万不能转杭州，怕徐家家属在他身上要人，那就费事了。当时就同我借了三百银子，将姓徐的这丝货交我代卖，他说到别处码头售货去了。谁知他做了这没良心的坏事，岂不是连我受他之愚吗？”狄公听了此言，忙道：“照你如此说法，他已是远走去了，你焉能知他的所在？”赵万全道：“大人有所不知。这人有个师父，乃是我同门的师兄，先前以为邵礼怀是个诚实的后生，将女儿就给他为妻。谁知过门之后，夫妻不睦，就将妻子气死。后来听说他有了外路了，一个有夫之妇，住在这左近一带，叫做什么齐团菜地名。彼时因不关我事，故尔未曾追问，现在他既犯了这案，只要将这地名访出来，那就好办了。虽说他跟我师兄学了数年棍棒，纵有点本领，谅也平常，只要我前去，万无不获之理。”

狄公听他所言，也就深信不疑，向着众人说道：“本县到任以来，也私访过许多地方，这齐团菜地方，从未听人说过，你们可曾晓得么？”此时陆长波见他们各道真言，知狄公是地方上的父母官，真是意想不到，赶忙过来叩头，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虎威，统求恕罪。”狄公道：“你乃贸易之人，与本县本无大小。生意场中，理应如此，何得谓之冒犯？但你是土著的人民，方才赵壮士所说这个地名，你可知道么？”陆长波细想了一会，只是想不出来，说道：“大人要知地段，除非移文到各府州县，将府县志查看，或者可知。不然，这偌大的山东省，从何处访问？”此时天已黑暗，小官掌上灯来。马荣道：“大人此会也不必久坐了，沿途受了风霜，也该安歇安歇。既有

赵万全同小人在此，还怕日后这案不破么？我看乔泰在寓内，也是望得心焦，不如前去店中吃了晚饭，大众议个章程，以便分头办事。或者张老板知道这齐团菜地名，也未可知。”狄公见他说得在理，当即起身向赵万全道：“壮士且至敝寓，共饮一杯，以便彼此谈论。”赵三也不推辞。当时就起身，一同出了陆长波家的门，来至张六房内。蒋忠就将狄公前来访案的话向张六说明，大众直吓得鼓舌摇唇，说道：“我等在寨内听往来人说，昌平县狄太爷是个好官，真是名不虚传。由彼处到此，也有数百里路程，居然不惜劳苦前来访案，实不愧民之父母了。”当时也就进入里面，复行叩头已毕。当晚备了酒肴，众人也不分什么主仆上下，一齐入席饮酒。乔泰见赵万全帮同办案，更是欢喜非常，向着狄公说道：“大人在此虽得了一位壮士，依小人愚见，还是明早一同回去，暗暗地访问这地方，方可有益于事。若要在此地将人缉获，恐暂时未必如愿。就此一来，这寨内正是人人知道，若再耽搁数日，南北往来的客商传到别处，露了捉拿要犯的风声，反而令他得信。而且毕顺家那案，不知洪亮访缉得如何，那人胆量又小，即便有了事件，一人也未必能动手，岂不是顾此失彼？不如回去，两件事皆可兼顾得到。”狄公也以为然。当时上了几件菜肴，撤去残杯，大众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一早，马荣先起身雇了车辆，然后进来将狄公喊醒，梳洗已毕，用过早点，给了房饭钱，与赵三、乔泰一路出了客店，别了蒋忠、张六等人，坐上车头，只听鞭响一声，催动马匹，拖着车子，直奔大路而去。在路非止一日，闯关过寨，一路的打听，皆不知这齐团菜究竟是何地名。到了第五日上，已到昌平城下。狄公在城外就将车价给过，命乔泰、马荣背着包裹，先到衙门报信，自己同赵万全慢慢地信步来至城内。到了本衙里面，先到书院坐下，命人到捕房内送信。登时过来，回明了公事，印卷交还。狄公敷衍了几句，然后告辞出去。这里家人送进茶水，替狄公拂去灰尘。净面已毕，随即回道：“洪亮、陶干自大人去后，已回来过两次，说何垠连日十分严查，所有那些管下姓徐的户口皆是当地良民，无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因此不敢乱拿。每日早晚，他二人又在巷昼夜巡查，但见唐氏一人出入，不时在家还啼哭叫骂。昨日陶干回衙，问大人可曾回来，若回来时节，务必将周氏交保释回，方好见她的动静。若这样，实访寻不出。”狄公点点头，当下传命大堂伺候。登时门役一声高喊，所有书差皂役，各自前来伺候。

不多一会，狄公穿了冠带，暖阁门开，一声威武，狄公当中坐下。书办将连日的案卷捧上，狄公手披目诵，约有顿饭时节，已将连日的公事办清，然后

标了监签，命值日差将周氏带堂审问。两边齐声答应，早将监牌接下。转眼之间，已将周氏带到堂上。狄公还未开言，先听淫妇问道：“你这狗官，请我出监为何？莫非上宪来了文书，将汝革职么？你且将公事从头至尾念与我听，好令堂下的百姓知道个无辜受屈，不能诬害好人。”狄公道：“汝这贱货，休要逞言。本县自己请处，此件不关你事。是否革职，随后自有人知晓。只因你婆婆在家痛哭，无人服侍，免不得一人受苦，因此提汝出来交保释去，好好服侍翁姑。日后将正凶缉获，那时再捕捉到案，彼此办个清白。”周氏不等他说完，乃道：“太爷如此恩典，小妇人岂不情愿。但是我丈夫死后，遭那苦楚，至今凶手未获，又验不出伤来，这‘谋害’二字，小妇人实担受不起。若这样含糊了事，个人皆可冤枉人了，横竖也不遵王法。若说我婆婆在家痛哭，儿子死后验尸，媳妇身在牢狱，岂有不哭之理？这总是他人命苦，遇了这狗官，寻出这无中生有的事来。前日小妇人坐在家中，太爷一定命公差将我捉来，行刑拷问。此时小妇人安心在狱，专等上宪来文，太爷又无故放我回去。这事非小妇人违命，但一日此案不结，一日不能回家。不但这谋害的罪名难任，恐我丈夫也不甘心。还求太爷将我收监吧。”狄公被她一派言词说得半晌无言，还是马荣在旁边答道：“你这妇人，何不知好歹？可知太爷居官，为的代百姓伸冤理屈。你这案虽未判白，太爷已自行请处了，难道这公事还谎你不成？凶手也是要缉获的，此时放你回去，不过是一点仁恩。太爷的意思，你反胡言唐突，岂非不知好歹！我看你就此令婆婆保去，落得个婆媳相聚。”周氏听了这番话，早已喜出望外，只因在堂上，不能一说就行，怕被人疑惑，既然马荣说了这话，乃道：“论这案情，我是不能就走。既你们说我婆婆苦恼，也只得勉强从事。但是太爷还要照公事办的。至于觅保一层，只好请你们同我回去，令我婆婆画了保押。”狄公见他答应，当时命人开了刑具，雇了一乘小轿，差马荣押送皇华镇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鞫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盗

却说狄公见周氏答应回去，当时命人开去刑具，差马荣押送皇华镇而

去。周氏回转家中，与唐氏自有一番言语，不在话下。

单说狄公自他去后，退入后堂，将多年的老差役传了数名进来，将齐团菜地名问他们可曾知道。众人皆言，莫说未曾去过，连听都未曾听见。狄公见了这样，自是心下纳闷。内中忽有一七八十岁老差役，白发婆婆，语言不便，见狄公问众人的言语，他听不明白，说道：“蒲萁菜？八月才有呢。太爷要这样菜吃，现在虽未到时候，我家孙子专好淘气，栽了数缸蒲萁，现在苗芽已长得好高的了。外面虽然未有，太爷若要，小人回去拖点来，为太爷进鲜。”众人见他耳聋胡闹，惟恐狄公见责，忙代他遮饰道：“此人有点重听，因此言语不对。所幸当差尚是谨慎，求太爷宽恕。”狄公见他牵涉得好笑，乃道：“你这人下去吧，我不要这物件。”哪知这差役听说狄公不要，疑惑他爱惜新苗，拖了芽子，随后不长蒲萁，乃道：“太爷不必如此，小人家中此物甚多，而且不是此地的原种，是四川寨来的。”狄公听了此话，不觉触目惊心，诧异道：“我那日梦中，见‘指迷亭’上对联有句‘卜圭须问四川人’，上两字已经应了，乃是暗指的双土寨，下三字忽然在这老差役口中说出，莫非有点意思？从来无头的难案，类皆无音而破。我问的齐团菜的地名，他就牵到蒲萁菜的吃物，此刻又由蒲萁菜引起四川寨来，你看这菜啊寨呀，口音不是仿佛么？莫以为他是个聋子，倒要细问细问。”当时向众差说道：“汝等权且退去，这人本县有话问他。”众人见本官如此，虽是心下暗笑，说他与聋子谈心，当面却不敢再说。各人只得打了千儿，退了出来。

这里狄公问道：“你这人姓什么？卯名是那个字？在此衙门当差现有几年了？”那人道：“小人姓应，卯名叫应奇，当差已四五十年了。”狄公道：“你方才说，那蒲萁菜不是此地的原种，是什么四川寨来的。本县好此物，你可将这地名说与我听，那地方的原种有何好处？离此究有多远？”应奇道：“太爷问这地名，除了小的，别人也不知道。他们皆说我聋，办事不甚清楚，我看他们手明眼快的人，反不如我晓得道地。这是太爷的恩典，待我们宽厚，虽有了小过，并不责罪小人，不过是怜我年老的意思，他们就心内不服，人前背后说小的坏话。幸亏太爷做了这县令，若换别人来此，小人这卯名久被他们用坏话夺去了。”狄公见他所问非所答，噜噜苏苏地说个不了，乃高声说道：“本县问你这四川寨离此多远，你怎么牵到别项去了？也不与你谈家常，你可从快说来，本县还有话问你。”应奇道：“非是小人胡牵，实是气他们不过。这四川寨，乃是这山东莱州府一地方的寨名。前朝有位四川客人贩货到此，得了利钱，每年就在这地方买卖。后来日渐起色，开了店铺，不

到一二十年，居然成了个富户。到他儿孙手里，格外比先前富足，那一带人家推他为首户，因此起了这一座寨了。皆为他上代是四川人氏，故命名为四川寨。后来时运已过，人家败坏，不甚有名，当地人民以讹传讹，改名为蒲萁寨，因那个地方蒲萁又大，味口又厚。小人早年还未耳聋，也是奉差出境访案，从那里经过，同本地老年人闲谈，方才知道这细底。办案之后，就带了许多蒲萁回来，历年栽种，故此比外面的胜美许多。太爷要吃，小人就此回去送来便了。”

狄公听毕，心下大喜道：“原来四川人三字，有如此转折在内。照此看来，这郡礼怀必在那个地方了。”随向应奇说道：“你说这四川寨曾经去过，本县现有一案在此，意欲差你帮同前去，你可吃这苦么？”应奇道：“小人在卯，为的是当差。两耳虽聋，手足甚便。只因为众人说了坏话，故近两任太爷皆不差小人办事。太爷如能差遣，岂有不去之理？而且这地方虽是在外府，也不过八九天路程，就可来往的。太爷派谁同去，即请将公文备好，明早动身便了。”狄公当时甚是欢喜，先命他退去，明日早堂领文。然后到了书房，将方才的话对赵万全说明。万全道：“既有这差役知道，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去务要将这厮擒获回来，分个水落石出，好与死者伸冤。”当时议论妥当。傍晚时节，马荣已由皇华镇回来，大众又谈说了一回，当夜收拾了包裹，取了盘川。

次日一早，狄公当堂批了公文，应奇在前引路，赵万全与马荣、乔泰三人一同起身。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过登州地界，来至莱州府城。应奇道：“三位壮士连日辛苦，可在府城内安歇一宵罢。四川寨离此只有六七十里了，明日早则午后，迟则下昼时分，就可抵寨。到了那里就要办案，恐早晚不能安睡。”马荣听他说得有理，当即命他先进城去，找个僻净客寓。然后三人一同进城，先到莱州府衙门投了公文，等了回批出来，已是向晚时节。却好应奇已在衙前等候，说西门大街有个客店，可以居住，明日起早出城又甚顺便，马荣当即叫他引路，来至客寓门首。店小二将包裹接了进去，在后进房间住下，净面饮食，自不必言。

马荣恐应奇耳聋牵话，露出马脚，当时向小二道：“我们这位伙伴有点重听，你有什么话但对我说便了。此地离蒲萁寨还有多远？那里买卖可好否？”小二道：“从此西门出去，不上七十里路就抵东寨。”马荣道：“过了东寨呢？”小二道：“那就是中寨了。”马荣心下疑惑，忙问道：“究竟这寨子共有多远？难道不在一处么？”小二道：“客人是初到此地，故不知这地方缘故。这

蒲箕寨共有三处，分东西中，中寨最为热闹，油坊、黄当、绸缎、钱庄无行不备。西寨专住的居民户口，各店的家眷。东寨极其冷淡，虽是个水陆码头，不过几家吃食店、客寓而已。这一带有七八百练兵扎住在内，是为保护寨子设的。你客人还是过路到别处有事，还是到寨中找哪家买卖？”马荣道：“我们是过路的，听说这地方是个有名所在，相巧在那里办点丝货。不知哪家行号出名？”小二道：“客人要办湖丝么？在此地收买不上算了。无论没有道地的好货，即便有两家代买，也是由贩丝客人转来的，价钱总不得划廉。前日立大缎号，听说有个客人住在他家，托销每百两约银五十四五两呢。比较起来，在当地买不止双倍。客人何不在我们本地买点土丝用呢？虽然光彩不佳，织出那山东绸子，也还看得下去。”马荣也不再问，当时含糊答应。开了房门，听那小二出去，向着赵万全道：“这立大绸号不知在中寨何处，你明日前去，作何话说他？虽本事平常，总之是个会手，若不动手，恐不能够就缚的。”赵万全道：“这事有何难办？你我明日到了寨内，叫乔泰、应奇找个客店住下，姑作不认识样子，暗下接应。我一人到立大号，问明这厮。见了他面，仍以丝上的话头起见，只要将他引到寓所，那就不怕他插翅飞去了。”四人计议已定。

次日一早，给了房饭银两，直出西门而动。一路之上，果然车驮骡载，络绎于途。到了午后，已离东寨不远，抬头见前面有一土围，如同城墙仿佛，上面也竖立许多旗号，随风荡，射日光昌。围子外有一条通江的大河，来往船只却也不少。四人渐走渐近，西寨出头，近是旱道，与青州交界。应奇道：“那条路上甚是难行，现在六七月天气，高粱秸子正长得丛茂，不但有强人截住，即以两边秸子遮盖，暖就要暖煞了。因此这道儿上行人甚少，大都绕别处大路而行。我们此去，倒要留心，如姓邵的得手好极，若不然他向西逃走，那就就费事了。这青州道不是玩的。”赵万全听了，笑道：“俺虽生长这省内，但听说青州常有强人，今日到此，倒要见识见识。我想马、乔二位哥，也未必惧怕么。”马荣笑道：“虽如此说，也是他小心的好处。若是办得顺手，我们也不去寻事做了。若他看反了味，拿着这条路欺吓我们，谁还未见识过事？到临时，也只得较量较量。”

正走之间，已至中寨。当时赵万全与他三人分开，招呼晚间在寨口等候。应奇虽听不清切，见乔泰同马荣令他分路走开，也就会意，他两人进寨，找寻客店去。这里赵万全在前行走，进寨约有十多个铺面，见有一个大大的布店，向前欠身问道：“借问一声，此地有个立大缎号，在哪地方？”不知

里面有人答应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却说赵万全见有个大大的布店，高声问道：“借问，贵地有个立大缎号在哪地方？”里面坐了个中年伙计，见他来问，忙忙地起身，指道：“前去四叉路向南转弯一带有几家楼房，那可就到了。”万全道谢一声，转身依着指引走了前去。果见面前铺户林立，虽然路途是土块筑成，却也平坦非常。到了四叉口，早有一派楼房列于前面，过两三家店面，当中悬着一面招牌，上写“立大缎号”四字。赵万全背着包裹，匆匆走入里面，向那伙计问道：“借问，这地方可是立大缎庄？”里面那人气匆匆地骂道：“现有招牌在外，你这厮难道目不识丁，前来乱问！”赵万全虽是贸易中人，待着自己一身本领，哪里忍得下去，登时怒道：“你这厮何太无礼？咱老子若认得字，还问你何用？你也不是害病起来，不能开口，问你一句，就如此冲撞么？”谁知那人也是个暴烈性子，不容他破口，跳出柜台高声喝道：“你是何处的杂种，也不打听打听，敢到这蒲萁寨来撒野。不要走，吃我一拳。”说着，举手就对着赵万全的腰下打来。万全见了笑道：“这人岂不是个冒失鬼？问问路径，就动起手来。不叫他在乎丢丑，随后何能再擒小邵？”当时并不着忙，将包裹顺在右边，提起左腿，对定那人寸关就是一脚。只听咕咚一声，一个筋斗横于街上。万全哈哈笑道：“你这人如此手段，也在老子面前动手。今日姑且饶汝性命，向后若遇人问路，可不要再讨苦吃了。”那人被他踢了一脚，扒起身来，仍要交手。店中早拥出数人，将那人阻住，说道：“小王，你真讨的什么？人家不来寻你，已是难得的事件，你做错了，还不晓得，为何拿个过路的使气？”当时又上来两人，向赵万全陪礼说：“客人且请息怒，此人方才错了一笔交易，约有四五两银子，挨小号执事呼斥了几句，正自心下懊悔，却巧贵客前来问路，以至无辜冒犯。且看下等薄面，进内奉茶。”万全见众人陪礼，也就随了大众到店堂坐下。果见前后有四五进楼房，山架上各货齐备，因说道：“在下到底非为别故，只因有位同行契友，一向在贵处贩货糊口，今有要事与他

面商，访了许多日期，方知在宝寨立大庄内。特恐店号相同，生意各别，因此借问一句。不料这人无礼太甚，岂不令人可恼。还未请教尊兄贵姓大名？宝庄除绸缎而外，可别售蚕丝么？”那人见问，忙道：“在下姓李，名生。小号虽是缎庄，那湖丝也还兼售。不知令友何人？尊兄高姓？”万全道：“敝友姓邵，名礼怀，浙江湖州人氏，与小可是同乡至好。如在宝号，请出一见。”

哪知这话还未说完，里面早跳出一人，高声喊道：“我道何人有此手段，原来是赵三哥来了，且请客厅叙话吧。”万全抬头一望，不禁喜出望外，正是邵礼怀出来招呼。当时故作欢容，随他进内。到了客厅坐下，邵礼怀问道：“三哥在曲阜做庄，何以知小弟在此？此来有何见谕？”万全道：“一言难尽。愚兄身负奇冤，此仇不能不报。无如这地方虽是家乡故里，奈因举目无亲，以至被人欺负，欲想回转湖州请人报复，又因路途遥远，往返为难。因思吾弟是个英雄，特来相投，望助愚兄一臂之力。”邵礼怀听他这番言语，也就信以为真，诧异道：“老哥何出此言，且请讲明，小弟自当为力。”赵万全就做成一派谎话，说陆长波人面兽心，如何吞吃他丝价，如何不肯付银，如何请了好手将他打伤，说得个千真万确。邵礼怀不禁起身，怒道：“不料那厮欺人太甚！老哥在那里买卖已非一日，他赚了银钱也不知多少，此时他既反脸无情，小弟岂有不相助之理。”说着又命打水送茶，忙个不了。万全心下骂道：“你这丧心的狗贼，还说人家反脸无情，少时也叫你现了本相。”当时说道：“兄弟可无须照应，愚兄还有朋友，现在街坊寻找下落，只因俺但知你在这山东省内一个蒲萁寨地方，却不知哪一府州县，多亏遇了几个旧友，从前也是绿林中人，知道这个所在，故尔一同前来寻觅贤弟。你此时也无须招呼，且同你出去将他三人寻到，谅你这寄寓也不便我等众人居住，不如在客店安顿下来，还有事商议。”邵礼怀也不知细底，只得同他出了店堂，向着柜上说道：“我与这朋友上街有事，多半今晚不能回来。若执事问我，你等告诉他便了。”说毕，同万全出了店门。先到大街上走了一回，未能遇见，因问道：“你这朋友可曾到此地来过？这寨内不下有数百里宽阔，市面林立，若这样寻找，怕到晚上也不能碰头。你们可曾约在什么地方等候？”万全道：“我因匆匆找你，临别时节叫他在寨口等我。此时天已不早，或者已到那里，我们再回转去吧。”

两人转身正向东走，却巧对面遇见马荣，深恐他骤然来问，乃道：“马大哥，你待久了。只因我们这小弟苦苦扳谈，因此耽搁了工夫。现在他二人曾寻到寓么？”马荣见邵礼怀与他同来，心下暗暗欢喜，也就上前招呼，说：“客

店即在前面，此时可去一歇吧。”说着，在前带路，三人到了前街，走进里面。早有店主认得礼怀，忙道：“这客人是大爷的朋友么？”礼怀道：“皆是我的乡亲，你们务必照应周到，随后房金照我一共算给。”店主连声答应，叫小二取了钥匙，将房间开下，乔泰、应奇也由外面进来，众人一同坐下，彼此通名道姓，说了一会。马荣、乔泰顺着万全的口气，报了履历，无非说从前在绿林买卖，专好结交好汉英雄，因赵三哥受了这屈，故此同来奉约，相助一臂。邵礼怀见他们言语爽快，也就高谈阔论，命小二备了酒肴，代大众接风，彼此欢呼畅饮。

约至三更以后，方才散席，赵万全道：“愚兄的情节，贤弟是尽知的了。但此事迫不及待，这三位还有别事要办，究定何日动身？你这里丝货可曾脱清？愚兄的意思，明日在此耽搁一天，可将款项完齐，一路前去干了此事，也好回转家乡。”邵礼怀听他这话，当时发了一怔，说道：“小弟的货物虽已卖脱，但是各款须要秋后方可交完，暂时万不能回转湖州。总之，老哥之事定然同去，报复这狗头便了。诸位初到此地，也该稍息两日。今日已过，准于大后朝动身何如？”马荣怕万全过于催促，反令他生疑惑，忙在旁插言道：“赵三哥也不必过急，迟早这口气总要出的，也不拘在这一两日上，就停两日动身何妨。”邵礼怀笑道：“还是马大哥圆通，此时已是夜深，我还要回转店去，你们且请安歇罢。”说着，令小二点了个提灯，别了大众，出门而去。

这里马荣将明间格扇关上，灭了灯光，即将房门关好，低声向赵万全言道：“人是碰着了，但是这地方是他管下，即便动手，未必能听我们如愿。你这调虎离山的计策虽好，可知这一路上难免不得风声。设若为他听见，说高家洼出了命案，缉获凶手，那时再将我们形迹一看，他也是惯走江湖的人，岂有不知的道理？若在半路为他逃走，岂不可惜。”应奇道：“你们还久当差事的，难道这点尴尬不知！昨日曲阜县已投了公文，好在邵礼怀有两日耽搁，明日无论谁人进城一趟，请县派差在半路接应。我们将他诱出寨门，在半路摆布，还怕他逃到何处呢？”众人计议已定，各自安歇不提。

次日一早，邵礼怀已着人来请，说：“昨日匆匆，店内未曾接风，今早执事奉请诸位过去一叙，一则为大众接风，二则专诚陪礼。”赵万全听了这话，向着来人道：“我们本拟今日前去拜谒，稍停一会当即过去。”那人答应而去。这里马荣道：“你们此时自然到他那里。我是要进城办事的，他若问我，就说我访友去了，大约明午方可回来。”万全答应，先是马荣出去，方才同应奇、乔泰来到缎庄里面。邵礼怀与执事人已在门口观望，见他们已至面前，

随即邀入客厅。叙了一会寒温，用了早点，谈论些南北风景，已有午正时节。当中设了酒席，执事人向赵万全道：“昨日邵客人道及尊意，约他同去曲阜。此事本应遵命，惟款项各节一时难清，小庄当此青黄不接之时，又难垫付，是以去后还须回来。如尊驾不弃，何妨俟尊事平复，同来一游，稍尽地主之谊。”万全知他是敷衍的套话，当时谦恭了一回，与礼怀约定了后日动身，酒过数巡，大家席散。不知万全果能拿获得邵礼怀，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蒲萁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却说赵万全席散之后，约定后日一准动身，午后在寨内各街游玩了一会。到了上灯时节，马荣已是回来。乔泰心下疑惑，暗道：“他来往也有一百余里，何以如此快速？莫非身有别故么？”奈邵礼怀同在一处，不便过问，因说道：“马大哥回来啦？朋友可曾遇见？邵兄正在记念呢，谓今日杯酒盘桓，少一尊驾。”马荣也就答话说道：“小弟今日未能奉陪，抱罪之至。”邵礼怀也是谦恭了两句，彼此分手。来至寓中，万全见礼怀已走，忙道：“马哥何以此刻即回，莫非未到衙门么？”马荣道：“应该这厮逃走不了。去未多远，巧遇从前在昌平差快，现在这莱州当个门总。我将来意告知于他，他令我们只管照办，临时他招呼各快头在半途等候。此人与我办过几件案子，凡事甚为可靠，此去谅无虚言。好在只有明日一天，后日就要起身的，即便他误事，将他押至本地衙门，也可逃走不去。”万全更是欢喜。

光阴易过，已至三天。这日五更时候，邵礼怀先命人送来一个包袱，另外一百两银，随后本人到了店内，将房饭开发清楚。五人到缎庄内告辞，由此起身。出了东寨，直向曲阜大道而来。走至己正光景，离寨已有二三十里。又走了一二里路径，见来往的行人比先前少了许多，陡然万全停不走。邵礼怀笑道：“老哥虽是北方人氏，这行道儿的径儿，还比不得小弟呢。”万全也不开口，站定身躯，向着邵礼怀说道：“愚兄有句话动问贤弟。”邵礼怀道：“老哥何事，尽管说来，你我两人计议。”万全方要向下说去，马荣与乔泰早已走拢过来，高声说道：“赵三哥，你既领我们到此，此事也不关你

问了，俟我等同他扳谈。请问你由湖州到此，有一贩丝姓徐的，是与你同行的么？高家洼杀死两人，夺了车辆，你可知与不知？常言道：杀人抵命，天理昭彰，你若明白一点，咱们还是好好交情，留点面子与姓邵的。你讲吧。”邵礼怀见他三人说了这话，如同冷水流入满身，不由得心中乱跳，面皮改色，知道不是事，赶着退了一步，到了大路道口，向着赵万全骂道：“你这狗头，咱道你受人欺负，特去为你报仇，谁知你用暗计伤人。小徐是俺杀了，你能令俺怎样？”说着掀去长衫，露出紧身短袄，排门密扣，紧对当中。万全冷笑道：“你这厮到了此时，还这样强横，可知小徐阴灵不散。他与你今日无冤，往日无仇，背井离乡，不过为寻点买卖，你便图财害命，丧尽良心。可知阴有阎罗，阳有官府。现在昌平县狄太爷登场相验，缉获正凶。你若是个好汉，与俺们一同投案，在堂上辩个三长四短，放释出来，免得连累别人。若想在此逃走，你也休生妄想。”

话还未毕，只见马荣迈步进前，用了个独手擒王势，左手直向他喉下戳来。邵礼怀知遇了对头，还敢怠慢？忙将身子一偏，伸手来分他那手。马荣也就将手收转，用了个五鬼打门势，两腿分开，照定他色囊踢去。邵礼怀见来得凶猛，随即运动气功，将两卵提了上去，反将两腿支开，预备他裆下踢来，用那道士封门法，将他夹起，摔他个觔斗。乔泰在旁看得清楚，深恐马荣敌他不住，忙由背后一拳打来。邵礼怀晓得不好，只得将身子一蹿，到了圈外，迈步想往东逃走。赵万全哈哈笑道：“俺知道就有这鬼计，为你逃走，也不来此一趟了。”说着身动如飞，扑到面前，当头将他挡住。邵礼怀心下焦急，高声向万全道：“老哥也不必追人追急了。此事虽小弟一时之错，与老哥面子，从无半点差池，何故今日苦苦相逼？你道我真逃走不去么？”当时两手舞动猴拳，上下翻腾，如雪舞梨花相似，紧对万全上身没命打来，把个马荣与乔泰倒吓得不敢上前，不知他有多大本领。赵三见了，笑道：“你这伎俩，前来哄谁？你师父也比不得我，况你这无能之辈，欲想在俺面前逃走，岂非登天向日之难？”当时也就将两袖高卷，前后高下，打着一团。众人在旁看得如两个蜻蜓一般，你去我来，不知是谁胜谁负。约有一时之久，忽然赵万全两手一分，说声：“去吧！”邵礼怀早已一个觔斗跌了圈外。马荣手明眼快，跳上前去将他按住。乔泰身边取出个竹管，吹叫两下，远远来了许多差快，木拐铁尺，蜂拥而来。乃是马荣昨日遇见那个门总，约定在此埋伏。此时走近前来，见凶犯已获，赶着代礼怀将刑具套上。一千人众，推推拥拥直向莱州城而来。

到了州衙，天已将黑，随即请本官过堂。也不深问口供，飭令借监收禁。哪知就此一来，赵万全虽是负义出头，代死者伸雪，找到这蒲箕寨内，谁知倒令莱州府的差快骚扰了许多钱财。俟他们去后，请官出了签票，说立大缎庄和邵礼怀通同谋害，是他的窝家。这日将差役下去，把个执事人吓得魂飞天外，叫屈连天。花了许多使用，复又命合寨公保，方才将这事了结。此是闲话，暂且不提。

且说马荣在莱州府照壁后寻到了客店，住宿一宵。次日清早，由官府出了文书，加监押送。当时在监内提出凶犯，上路而行。过府穿州，不到日光景，已到昌平界内。马荣先命应奇前去禀到，报知狄公。到了下昼之时，抵了衙署。狄公见天色已晚，传命姑且收禁。当时将马荣等人传了进去，问了擒获的原由，又将赵万全称赞一番，令他各自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晨，狄公升堂，将邵礼怀提出。此时早惊动左近百姓，说高家洼命案已破，无不拥至衙前，群来听审。只见邵礼怀当堂跪下，狄公命人开了刑具，向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向来作何生理？”但听下面答道：“小人姓邵，名礼怀，浙江湖州人氏。自幼贩湖丝为业。近因山东行家缺货。特由本籍贩运丝来借叨利益，不知何故公差前去，将小人捉拿来署，受此窘辱，心实不甘。求大人理楚。”狄公冷笑道：“你这厮无须巧饰了，可知本县不受你欺骗的。你为生意中人，岂有知道个守望相助。为何在高家洼地方，将徐姓伙伴杀死，后又夺取车辆，杀死路人。这案情由，还不快快供来！”邵礼怀听了这话，虽是自己所干，无奈痴心妄想，欲求活命，不得不矢口抵赖说：“大人的恩典。此皆赵万全与小人有仇，无故牵涉。小人数千里外贸易为生，正思想多一乡亲便多一照应，岂有无辜杀人之理？这事小人实是冤枉，求大人开恩。”狄公道：“你还在此搪塞。既有赵万全在此，你从何处抵赖？”随即传命万全对供。万全答应，在案前侍立。狄公道：“这狗头在公堂上面还不招认，你且将他托售丝货的原由，在本县前诉说一遍。”万全就将当时原原本本驳诘了一番，说他托货之时，言下徐姓暴病身死，此时为何改了言语？邵礼怀哪里招供，直是呼冤不止。狄公将惊堂一拍，喝：“这大胆的狗头，现有人证在此，还是一片胡言。不用大刑，谅汝不肯招认。”两边一声吆喝，早将夹棍摔下堂来。上来数人，将邵礼怀按住，行刑的差役将他左腿拖出，撕去鞋袜，套上绒绳，只听狄公在上喝叫：“收绳！”众差威武一声，将绳收紧。只见邵礼怀将脸一苦，咯哧一响，鲜血交流，半天未曾开口。狄公见他如此熬刑。不禁勃然大怒，复又命人取过一小小锤头，对定棒头

猛力敲打。邵礼怀虽学过数年拳棍，有点运动，究竟禁不住如此匪刑，登时大叫一声，昏晕过去。

执刑差役赶着上来回禀，取了一碗阴阳冷水，打开命门，对面喷去。不到半刻光景，礼怀方渐渐醒来。狄公喝道：“汝这狗头，是招与不招？可知你为了几百银两，杀去两人，累得两家老小。以一人去抵两命，是已死有余辜，还在此任意熬刑，岂不是自寻苦恼？”邵礼怀仍然不肯招认。狄公道：“本县不与你个对证，你皆是一派游供。赵万全姑作诬扳，孔客店你曾居住，明日令孔万德前来对质，见你尚有何辩？”当时拂袖退堂，仍将邵礼怀收监，补提孔万德到堂对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却说狄公见邵礼怀不肯招认，仍命收入监内，随即差马荣到六里墩，提孔万德到案。马荣领命去后，次日将胡德并汪仇氏一干原告，与孔万德一同来城，狄公随即升堂，先带孔万德问道：“本县为你这命案费了许多周折，始将凶手缉获。惟是他认苦挨刑，坚不吐实，以此难以定案。但此人果否是正凶不是，此时也不能遽定，特提汝前来。究竟当日那姓邵同姓徐两人到你店中投宿时，你应该与他见面了，规模形样谅皆晓得。这姓邵的约有多大年岁，身材长短，汝且供来。”孔万德听了这话，战战兢兢地禀道：“此事已隔有数月，虽十分记忆不清，但他身形年貌，却还记得。此人约有三十上下的年纪，中等身材，面黑长瘦。最记得一件，那天晚间令小人的伙计出去沽酒，回来在灯光之下见他饮食，他口中牙齿好像是个黑色。大人昨日公差将他缉获来案，小人并不知道，在先又未与他见，并非有意诬栽。请大人提出，当堂验看，如果是个黑齿，这人也不必问供，那是一定无疑了。且小人还记得他那样，一看未有不知的。”狄公见他指出实在证据，暗道：“天下事可以谎说得，这物件是生成的样子，且将他提出看视。”当时在堂上标了监签，禁子提牌将邵礼怀带到案前，当中跪下。狄公道：“你这厮昨日苦苦不肯招认，今有一人在此，你可认得他么？”说着用手指着孔万德，令他认

识。邵礼怀抬头一看，见是六里墩客店的主人，知是强辩不来，只得大声骂道：“你这老畜是谁？向与你未曾识面，何故串通赵万全，挟仇害我。”孔万德不等他说完，一见了面，不禁放声哭道：“那客人，你害得我好苦呀！老汉在六里墩开设有数十年客店，来往客人无不信实，被你害了这事，几乎送了性命。不是这青天太爷，哪里还想活么？当时进店时节，可是你命我接那包裹的，晚间又饮酒的么？次日天明给我房钱，皆是你一人干的。临走还招呼我关门。哪知你心地不良，出了镇门就将那个徐相公害死。一个不足，又添上一个车夫。我看你也不必抵赖了，这青天太爷，也不知断了多少疑难案件，你想搪塞也是徒言。”复向狄公道：“小人方才说他牙齿是黑色，请太爷看视，他还从哪里辩白？”狄公听了此言，抬头将邵礼怀一望，果与他所说无异。当时拍案叫道：“你这狗头，分明确有证据，还敢如此乱言。不用重刑，谅难定案。”随即命左右取了一条铁索，用火烧得飞红，在丹墀下铺好，左右两人将凶犯绰起，走到下面，将磕膝露出，对定那通红的链子，纳了跪下。只听哎哟一声，一阵清烟，哧哧的作响，真是痛入骨髓，把个邵礼怀早已昏迷过去。再将他两腿一望，已是皮肉焦枯，腥味四起。只见执刑的差役将大炉移到阶下，命人取过一碗滴醋，向炉中一泼，登时酸烟四起，透入脑门。约在半盏茶时，邵礼怀沉吟一声，渐渐地苏醒。狄公道：“你是招与不招？若再迟延，本县就另换刑法了。”邵礼怀到了此时，实是受刑不过，只得向上禀道：“小人自幼在湖州丝行生理，每年在此坐庄。只因去岁结识了一个妇人，花费了许多本钱，回乡之后负债累累。今岁有一徐姓小官，名叫光启，也是当地的同业，约同到此买卖。小人见他有二三百金现银外，七八百两丝货，不由陡起歹意，想将他治死，得了钱财与那妇安居乐业。一路之间虽有此意，只是未逢其便。这日路过治下六里墩地方，见该处行人尚少，因此投在孔家客店。晚间用酒将他灌醉，次日五鼓动身，彼时他还未醒，勉强催促他行。走出了镇口，背后一刀将他砍倒。正拟取他身边银两，突来过路的车夫，瞥眼看见，说我拦街劫盗，当时就欲声张。小人惟恐惊动居民，也就上前将他砍死，得了他的车辆，推着包裹物件，得路奔逃。谁知心下越走越怕，过了两站路程，却巧遇了这赵万全，谎言请他售货，得了他几百银子，将车子与他推载。此皆小人一派实供，小人情知罪重，只求太爷开恩，俯念我家有老母。”狄公冷笑道：“你还记念着家乡，徐光启难道没有老小么？”说着，命刑房录口供，入监羁禁，以便申详上宪。当时书役将口供录好，高声诵读了一遍，命邵礼怀按了指印，收下监牢。

狄公方要退堂，忽然衙前一片哭声，许多妇女男幼揪着二十四五岁的后生，由头门喊起，直叫伸冤。后面也跟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哭得更悲苦，见狄公正坐堂，当时一齐跪下案前，各人哭诉。狄公不解其意，只得令赵万全先行退去，然后向值日差言道：“你问这干人为何而来？不要许多人，单叫他原告上来问话，其余暂且退下，免得审听不清。”值日差领命，将一众人推到班房外面，将狄公吩咐的话说了一遍。当时有两个原告跟他进来。狄公向下一望，一个是中年妇人，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人到了案前，左右分开跪下。狄公问道：“汝两人是何姓名？有什么冤抑前来扭控？”只听那妇人先来开口道：“小妇人姓李，娘家王氏。丈夫名唤在工，是本地县学增生。只因早年亡故，小妇人苦守柏舟，食贫茹苦。膝下只有一女，名唤黎姑，今年十有九岁，去岁经同吧史清来为媒，聘于本地孝廉华国祥之子文俊为妻。前日彩舆吉日，甫咏于归。未及三朝，昨日忽然身死。小妇人得信，如同天突一般，赶着前去观望。哪知我女儿浑身青肿，七孔流血，眼见身死不明，为他家谋害。可怜小妇人只此一女，满望半子收成，似此苦楚，求青天伸雪呢。”说毕，放声大哭，在堂下乱滚不止。狄公忙着命媒婆将他扶起，然后向那老者问道：“你这人可是华国祥么？”老者禀道：“老身便是国祥。”狄公道：“佳儿佳妇，本是人生乐事，为何娶媳三朝即行谋害。还是汝等翁姑凌虐，抑是汝家教不严，儿子做出这非礼之事？从实供来，本县好前去登场相验。”狄公还未说毕，华国祥已是泪流满面，说道：“举人乃诗礼之家，岂敢肆行凌虐。儿子文俊虽未功名上达，也是应试的童生，而且新婚燕尔，夫妇和谐，何忍下此毒手？只因前日佳期，晚间儿媳交拜之后，那时正宾客盈堂，有许多少年亲友欲闹新房。举人因他们是取笑之事，不便过于相阻。谁知内中有一胡作宾，乃是县学生员，与小儿是同窗契友，平日最喜嬉戏。当时见儿媳有几分姿色，生了妒忌之心，评脚论头，闹个不了。举人见夜深更转，恐误了吉时，便请他们到书房饮酒。无奈众人异口同声，定欲在新房取闹。后来有人转圜，命新人饮酒三盅，以此讨饶。众人俱已首肯，惟他执意不行。后来举人笑斥他几句，他就恼羞变怒，说：‘取闹新房，金吾不禁。你这老头，如此可恼，三朝内定叫你知我的厉害便了。’举人当时以为他是戏言，次日并复行请酒。孰料他心地窄狭，怀恨前仇，不知怎样将毒药放在新房茶壶里面。昨晚文俊幸而未曾饮喝，故而未曾同死。媳妇不知何时饮茶，服下毒药，未及三鼓便腹痛非常，登时合家起身看视，连忙请医求救，约有四鼓，已一命呜呼。可怜如花似玉的美人，竟为这胡作宾害死。举人身列

缙绅，遽遭此祸，务求父台伸雪。”说着也是痛哭不止。狄公听他们各执一词，乃道：“据你两造所言，这命案明是这胡作宾肇祸。但此人不知可曾逃逸？”华国祥道：“现已扭禀来辕，在衙前伺候。”狄公当时命带胡作宾到案。

一声传命，早见仪门外也是个四五十岁的妇人领着一个后生哭喊连声，到案跪下。狄公问道：“你就是胡作宾么？”下面答道：“生员正是胡作宾。”狄公随向他喝道：“还亏你自称生员，你既身列胶庠，岂不达周公之礼？冠昏丧祭，事有定仪，为何越分而行，无礼取闹？华文俊又与你同窗契友，夫妇乃人之大伦，为何见美生嫌，因嫌生妒，暗中遗害？人命关天，看你这一领，也是辜负了。今日他两造具控，本县明察如神，汝当日为何起意，如何下毒，从速供来，本县或可略分言情，从轻拟罪。若谓你是黄门秀士，特为护符，不能用刑拷问，那就是自寻苦恼了。莫说本县也是科第出身，十载寒窗，作了这地方官宰，即是那不贪婪之子，遇了这重大的案件，也是个国法人情，不容袒护。而且可知本县是言出法随的么？”狄公说了一番，不知胡作宾如何回言，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胡秀才戏言招祸 狄县令度理审情

却说狄公将胡作宾申斥一番，命他从实供来。只见他含泪回言，匍伏在地，口称：“父台暂息雷霆，看生员细禀。前日闹房之事，虽有生员从中取笑，也不过少年豪气，随众笑言。那时诸亲友在他家中不下有三四十人，生员见华国祥独不与旁人求免，惟向我一人拦阻，因恐当时便允，扫众人之兴，是以未曾答应。谁知忽然挟长面斥生员，因一时尚面相窥，遭其驳斥，似乎难以为情，因此无意说了句戏言，教他三日内防备，不知借此为转圜之话，而且次日华国祥复设酒相请，即有嫌隙，已言归于好，岂肯为此不法之事，谋毒人命。生员身列士林，岂不知国法昭彰，疏而不漏？况家中现有老母妻儿，皆赖生员舌耕度日，何忍作此非礼之事，累及一家？如谓生员有妒忌之心，他人妻室，虽妒亦何济于事。即使妒忌，应该谋占谋奸，方是不法人的奸计，断不至将他毒死。若说生员不应嬉戏，越礼犯规，生员受责无

辞。若以生员谋害人命，生员实是冤枉，求父台还要明察。”说毕，那个妇人直是叩头呼冤，痛哭不已。狄公问她两句，乃是胡作宾的母亲，自幼孀居，抚养这儿子成立。今因戏言遭了这横事，深怕在堂上受苦，因此同来，求狄公体察。狄公听了他三人言词，心下狐疑不决，暗道：“这华李两家，见了儿女身死，自然是情急具控。惟是牵涉这胡作宾在内，说他因妒谋害，这事大有拟疑。莫说从来闹新房之人断无害新人性命之理，即以他为人论，那种风流儒雅，不是谋害人命的人。而且他方才所禀的言词，甚是入情入理。此事倒不可造次，误信供词。”停了一晌，乃问李王氏道：“你女儿出嫁未及三朝，遽尔身死，虽觉身死不明，据华国祥所言，也非他家所害。若因闹新房起见，胡作宾下毒伤人，这是何人为凭？本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信为定讞。汝等姑且退回，具禀补词，明日亲临相验，那时方辨得真伪。胡作宾无端起衅，指为祸首，着发县学看管，明日验毕再核。”李王氏本是世家妇女，知道公门的规矩，理应验后拷供，当时与华国祥退下堂来，乘轿回去，专等明日相验。惟有胡作宾的母亲赵氏，见儿子发交县学，不由一阵心酸，嚎啕大哭。无奈是本官吩咐的，直待望他走去，方才回家，预备临场判白。这也不在话下。

但说华国祥回家之后，知道相验之时闲人拥挤，只得含着眼泪命人将厅堂及前后的物件搬运一空。新房前后搭了芦席，虽知房屋遭其损坏，无奈这案情重大，不得不如此办法。所幸他尚是一榜人员，地方上差役不敢罗唆。当时忙了一夜。惟有他儿子见了这个美貌娇妻，两夜恩情，忽遭大故，直哭得死去活来。李王氏痛女情深，也是前来痛哭。这一场祸事，真叫神鬼不安。

到了次日，当坊地甲先同值日差前来布置。在厅前设了公案，将屏门大开，以便在上房院落验尸，好与公案相对。所有那动用物件，无不各式齐全。华国祥当时又请了一妥实的亲戚，备了一口棺木，以及装殓的服饰，预备验后收尸。各事办毕，已到己正时候，只听门外锣声响亮，知是狄公登场。华国祥赶急具了衣冠，同儿子迎接出去，李王氏也就哭去后堂。狄公在福祠下轿，步入厅前。国祥邀了坐下，家人献上茶来。文俊上前叩礼已毕。狄公知是他儿子，上下打量了一番，也是个读书儒雅的士子，心下实是委决不下，只得向他问道：“你妻子到家甫经三天，你前晚是何时进房的？进房之时，她是若何模样？随后何以知茶壶有毒，她误服身亡？”文俊道：“童生因喜期诸亲前来拜贺，因奉家父之命往各家走谢。一路回来，已是身子困

倦，适值家中补请众客，复命之后，不得不略与周旋。客散之后，已是时交二鼓，当即又至父母膝前稍事定省，然后方至房中。彼时妻子正坐在床沿下面，见童生回来，特命伴姑倒了两盏浓茶，彼此饮吃。童生因酒后已在书房同父母房中饮过，以至未曾入口，妻子即将那一盏吃下，然后入寝。不料时交三鼓，童生正要睡熟，听她隐隐地呼痛。童生方疑她是积寒所致，谁知越痛越紧，叫喊不休。正欲命人请医生，到了四鼓之时，已是魂归地下。后来追本寻源，方知他腹痛的原由，乃是吃茶所致。随将茶壶看视，已变成赤黑的颜色，岂非下毒所致？”狄公道：“照此说来，那胡作宾前日吵闹之时，可曾进房么？”文俊道：“童生午前即出门谢客，未能知悉。”华国祥随即说道：“此人是午前与大众进房的。”狄公道：“既是午前进房的，这茶壶设于何地？午后你媳妇可曾吃茶么？泡茶又是谁人？”华国祥被狄公问了这两句，一时反回答不来，直急得跌足哭道：“举人早知有这祸事，那时就各事留心了。且是新娶的媳妇，这琐屑事也不便地问，哪里知道得清楚？总之这胡作宾素来嬉戏，前日一天也时出时进的。他乃有心毒害，自然不为人看见了。而况他至二更时候，方与众人回去，难保午后灯前背人下毒。这事但求父台拷问他，自然招认了。”狄公道：“此事非比儿戏，人命重案，岂敢据一己偏见深信不疑？即令胡作宾素来嬉戏，这两日有伴姑在房，他亦岂能下手？这事恐另有别故。且请将伴姑交出，让本县问她一问。”华国祥见他代胡作宾辩驳，疑他有心袒护，不禁作急起来，说道：“父台乃民之父母，居官食禄，理合为民伸冤。难道举人有心牵害这胡作宾不成？即如父台所言，不定是他毒害，还就此含糊了事么？举人尚身在缙绅，出了这事尚且如此怠慢，那百姓岂不是冤沉海底么？若照这样，平日也尽是虚名了。”狄公见他说起混话，因他是个苦家，当时也不便发作，只得说道：“本县也不是不办这案。此时追寻，正为代你媳妇伸冤的意思。若听你一面之词，将胡作宾问抵，设若他也是个冤枉，又谁人代他伸这冤呢？凡事俱有个理解。而且此时尚未问验，何以就如此焦急？这伴姑本县是要讯问的。”当时命差役人内提人。华国祥被他一番话，也是无言可对，只得听他所为。

转眼之间，伴姑已伏俯在地。狄公道：“你便是伴姑么？还是李府陪嫁过来，还是此地年老仆妇？连日新房里面出入人多，你为何不小心照应么！”那人见狄公一派恶言厉声的话，吓得战战兢兢，低头禀道：“老奴姓高，娘家陈氏。自幼蒙李夫人恩典，叫留养在家，作为婢女。后来蒙恩发嫁与高起为妻，历来夫妇皆在李家为役。近来因老夫人与老爷相继物故，夫人以

小姐出嫁，见老奴是个旧仆，特命陪伴前来。不意前晚即出了这祸事了。小姐身死不明，叩求太爷将胡作宾拷问。”狄公初时疑惑是伴姑作弊，因她是贴身的用人，又恐是华国祥嫌贫爱富另有别项情事，命伴姑从中暗害，故意要提伴姑审问。此时听她所说，乃是李家的旧人，而且是她携着大的小姐，断无忽然毒害之理，心下反没了主意。只得向她问道：“你既由李府陪嫁过来，这连日泡茶取火，皆是汝一人照应的了。临晚那壶茶，是何时泡的呢？”高陈氏道：“午后泡了一次，上灯以后又泡了一次。夜间所吃，是第二次泡的。”狄公又道：“泡茶之后，你可离房没有？那时书房可曾开酒席。”伴姑道：“老奴就吃夜饭出来一次，余下并未出来。那时书房酒席，姑少爷同胡少爷也在那里吃酒。但是胡少爷认真，晚间忿忿而走，且说下狠言，这毒药半是他下的。”狄公道：“据你说来，也不过是疑猜的意思。但问你午后所泡的一壶，可有人吃么？”伴姑想了一会，也是记忆不清。狄公只得入内，相验尸骸。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却说狄公听了伴姑高陈氏之言，更是委决不下，向华国祥说道：“据汝众人之言，皆是独挟己见。茶是灯后泡的，其时胡作宾又在书房饮酒，伴姑除吃晚饭又未出来，不能新人自下毒物。不然，即要在伴姑身上追寻了。午后有无人进房，她又记忆不清，这案何能臆断？且待本县勘验之后，再为审断吧。”说着起身到了里面。

此时李王氏以及华家大小眷口，无不哭声震耳，说：“好个温柔美貌的新娘，忽然遭此惨变。”狄公来至上房院落，先命女眷暂避一避，在各处看视一遭。然后与华国祥走到房内，见箱笼物件俱已搬去，惟有那把茶壶并一个红漆筒子，放在一张四扇漆桌子上，许多仆妇在床前看守。狄公问道：“这茶壶可是本在这桌上的么？你们取了碗来，待本县试它一试。”说着，当差的早已递过一个茶盏。狄公亲自取在手中，将壶内的茶倒了一盏，果见颜色与众不同，紫黑色，如同那糖水相似，一阵阵还放出那派腥气。狄公看

了一回，命人唤了一只狗来，复着人放了些食物在内，将它泼在地下。那狗也是送死，低头哼了一两声，一气吃下。霎时之间，乱咬乱叫，约有顿饭时节，那狗已一命呜呼。狄公更是诧异，先命差役上了封标，以免闲人误食，随即走到床前，看视一遍。只见死者口内漫漫地流血，浑身上下青肿非常，知是毒气无疑。转身到院落站下，命人将李王氏带来，向着华国祥与她说道：“此人身死，是中毒无疑。但汝等男女两家，皆是书香门第，今日遭了这事，已是不幸之事，既具控请本县究办，断无不来相验之理。但是死者因毒身亡，已非意料所及，若再翻尸寻骨，死殖难安。死者固更觉含冤，生者亦关体面。本县愚见，莫如以中毒身亡定案，俟后审出正犯，即以此作抵，免得此时翻尸相验。此乃本县怜惜之意，特地命汝两造前来说明缘故，若不忍死者吃苦，便具免验结来，以免日后翻悔。”华国祥还未开言，李王氏向狄公哭道：“青天老爷，小妇人只此一女，因她身死不明，故尔据情报控。既老爷如此定案，免得她死后受苦，小妇人情愿免验了。”华文俊见岳母如此，总因夫妇情深，不忍她遭众人摆布，也就向国祥说道：“父亲且允了这事吧。孩儿见媳妇死得太惨，难得老父台成全其事，以中毒定案，此时且依他收殓。”华国祥见儿子与死鬼的母亲皆如此说，也不肯过事苛求，只得退下，同李王氏具了免验的甘结。然后与狄公说道：“父台令举人免验，虽是顾惜体面之意，但儿媳中毒身亡，此事众目所见，惟求父台总要拷问这胡作宾，照例惩办。若以盖棺之后具有甘结，一味收殓，那时老父台反为不美了。”狄公点点首，将结取过，命刑役皂隶退出后堂，心下实是踌躇。一时不便回去，坐在上房，专看他们出去之时有什么动静。

此时里里外外，自然闹个不清，仆众亲朋俱在那里办事，所幸棺木一切昨日俱已办齐，李王氏与华文俊自然痛入酸肠，泪流不止。狄公等外面棺木设好，欲代死者穿衣，他也随着众人来到房内。但闻床前一阵阵腥气，吹入脑髓，心下直是悟不出个理来。暗道：“古来奇案甚多，即便中毒所致，这茶壶之内无非放了砒霜信石，服在腹中纵然七孔流血，立时毙命，何以有这腥秽之气？你看她尸身虽然青肿，皮肤却未破烂，而且胸前膨如瓜，显见另有别故。莫非床下有什么毒物么？”一人暗自揣度，忽有一人喊道：“不好了，怎么死了两日，腹中还是掀动，莫非作怪么？”说着，登时跑下床来，吓得颜色都变，跑了。观看那些人，见他如此说，须大着胆子到他那里观看，复又没有动静，以至众人俱说他疑心。

当时七上八下，赶将衣服穿齐，只听阴阳生招呼人殓，众人一拥下床，

将尸身升起，抬出房间入殓。惟有狄公等人众出去之后，自己走到床前细细观看一回，后又在地下瞧了一瞧，但见有些许血水点子，里面带着些黑丝，好像活动的样子。狄公看在眼内，出了后堂，在厅前坐下，心下想道：“此事定非胡作宾所为，内中必有奇怪的事件。华国祥虽一口咬定，不肯放松，若不如此办法，他必不能依断。”主意想定，却好收殓已毕，狄公命人将华国祥请出，说道：“此事似在可疑，本县断无不办之理。胡作宾虽是个被告，高陈氏乃是伴姑，也不能置身事外，请即交出，一齐归案讯办，以昭公允。若一味在胡作宾身上苛求，岂不招致物议？本县断不苛待尊仆便了。”华国祥见他如此说法，总因他是地方的父母官，案件要听他判断，只得命高陈氏出来，当堂申辩。狄公随即起身乘轿回衙。此时惟胡作宾的母亲感激万分，知道狄公另有一番美意，暗中买嘱差役，传信与他儿子，不在话下。

单说狄公回到署中，也不升堂理件，但传命将高陈氏交官媒看管，其余案件全行不问。一连数日皆是如此。华国祥这日发急起来，向着他儿子怨道：“此事皆是汝这畜生误事。你岳母答应免验，她乃是个女流，不知公事的利弊。从来做官的人，皆是省事为是，只求将他自己脚步站稳，别人的冤抑他便不问了。前日你定要请我免验，你看这狗官至今未曾发落。他所恃着我们已具了甘结，虽然中毒是真，那胡作宾毒害是无凭无据，他就借此迟延，意在袒护那狗头。岂不是为你所误？我今日倒要前去催审，看他如何对我。不然，这上控的状子是免不了的。”说着，命人带了冠带，径向昌平县而来。你道狄公为何不将这事审问，奈他是个好官，从不肯诬害平人。他看定这事非胡作宾所为，也非高陈氏陷害，虽然知道这缘故，只是思不出个原由，毒物是何时下人，因此不便发落。

这日午后，正与马荣将赵万全送走，给了他一百银路费，说他心地正直，于邵礼怀这案勇于为力。赵万全称谢一番，将银两璧还，分手而去。然后向马荣说道：“六里墩那案，本县起初就知易办，但须将姓邵的缉获就可断结，惟是毕顺验不出伤痕，自己已经检举。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华国祥媳妇又出了这件疑案。若要注意在胡作宾身上，未免于心不忍。前日你在他家也曾看见，各样案情皆是不能拟定。虽将高陈氏带来，也不过是阻饰华国祥催案的意思。你手下办的案件已是不少，可帮着本县想想，再访邻村地方有什么好手件役，前去问他，或者得点眉目。”两人正在书房议论，执帖上进来回道：“华举人现在堂上，要面见太爷，问太爷那案子是如何办法。”狄公道：“本县知他必要来催审，汝且出去，请会一面。”招呼大门衙

候，那人答应退去。

顷刻之间，果见华国祥衣冠齐整，走了进来。狄公只得迎出书房，分宾主坐下。华国祥开言问道：“前日蒙父台将女仆带来，这数日之间，想必这案情判白了。究竟谁人下毒，请父台示下，感激非浅。”狄公答道：“本县于此事思之已久，因一时未得其由，故未率尔审问。今尊驾来得甚巧，且请稍坐，待本县究问如何？”说着，外堂已伺候齐备。狄公随即更衣，升堂问案。先命将胡作宾带来。原差答应一声，到了堂口，将他传入。胡作宾在案前跪下，狄公道：“华文俊之妻本县已登场验毕，显系中毒身亡。众口一词，皆谓汝一人毒害，你且从实招来，这毒物是何时下入？”胡作宾道：“生员前日已经申明，嬉戏则有之，毒害实是冤枉，使生员从何招起？”狄公道：“汝也不必抵赖，现有他家伴姑为证。当日请酒之时，华文俊出门谢客，你与众人时常出入新房，乘隙将毒投下，汝还巧言辩赖么？”胡作宾听毕，忙道：“父台的明见，既她说与众人时常出入，显见非生员一人进房。既非一人进房，则众目昭彰，又从何时乘隙？即便是生员下入，则一日之中为时甚久，岂无一人向茶壶倒茶？何以别人皆未身死，独新人吃下就有毒物？此茶是何人倒给，何时所泡？求父台寻这根底。生员虽不明指其人，但伴姑责有攸归。除亲朋进房外，家中妇女仆婢岂无一人进去？不在这上面追问，虽将生员详革，用刑拷死，也是无口供招认，求父台明察。”不知狄公如何办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听哑语细察行迹

却说狄公听胡作宾一番申辩，故意怒道：“你这无耻劣生，自己心地不良，酿成人命，已是情法难容。到了这赫赫公堂，便当据实陈词，好好的供说，何故又牵涉他人，冀图开脱？可知本县是明见万里的官员，岂容你巧言置辩。若再游词抵赖，国法俱在，便借夏楚施威了。”胡作宾听了这话，不禁叩头禀道：“生员实是冤枉。父台如不将华家女仆提审，虽将生员治死，这事也不能明白。且从来审案，断无偏听一面的道理。若华国祥抗不遵提，其

中显有别故，还求父台三思。”狄公听吧，向他喊道：“胡作宾，本县见你是个县学生员，不忍苦苦的苛责。今日如此巧辩，不将他女仆提质，谅你心也不甘。”随即命人提高陈氏。两边威武一声，早将伴姑提到，在案前跪下。狄公言道：“本县据你家主所控，实系胡作宾毒害人命，奈他矢口不认，汝且将此前日如何在新房取闹，何时乘隙下毒，一一供来与他对质。”高陈氏道：“喜期吉日那晚间所闹之事，家主已声明在先。总因家主面斥恶言，以至他心怀不善。临走之时令我等三日之内小心防备。当时尚以为戏言，谁知次日前来，乘间便下了毒物。约计其时，总在上灯前后。那时里外正摆酒席，老奴虽在房中，昏黄之际也辨不出来。而且出入的人又多，即以他一人来往，由午前至午后已不下数次，多半那时借倒茶为名，乘此放下，只求青天先将他功名详革，用刑拷问，那就不怕他不供认了。”

狄公还未开言，胡作宾向他辩道：“你这老狗才，岂非信口雌黄，害我性命？前日新房取闹，也非我一人之事，只因你家老爷独向我申斥，故说了一句戏言关顾面目，以便好出来回去，岂能便以此为凭证！若说我在上灯前后倒茶下毒，此语更是诬陷。自从午前与众亲朋友新房说笑了一会，随后不独我未曾进去，即别人也未进去。上灯前后，正你公子谢客回家之时，连他皆未至上房，与大众在书房饮酒，这岂不是无中生有，有意害人？而况那时离睡觉尚远，彼时岂无别人倒茶？何以他人不死，单是你家小姐身死？此必是汝等平时嫌小姐夫人刻薄，或心头不遂，因此下这毒手，害她性命，一则报了前仇，二则想趁仓猝之时，掳掠些财物。不然，即是华家父子通同谋害，以便另娶高门。这事无论如何，皆不关我事。汝且想来，由午前与众人进房去后，汝既是陪嫁的伴姑，自必不离她左右，曾见我复进去过么？”高陈氏被他这一番辩驳，回想那日，实未留意，不知那毒物从何时而来。况且，晚间那壶茶既自己去泡，想来心下实是害怕，到了此时难以强词辩白，全推到在胡作宾身上，无奈为他这番穷辩，又见狄公那样威严，一时惧怯，说不出来。

狄公见了这样，乃道：“汝说胡作宾午后进房，他并未曾进去。而且先前所供，汝出来吃晚饭时，胡作宾正与你家少爷在书房饮酒，你家老爷也说他是午前进房。据此看来，这显见非他所干。汝既是多年的仆妇，便该各事留心，而且那壶茶是汝自己所泡，岂能诬赖于他？本县度理准情，此案皆汝所干，若不从实招出，定用大刑伺候。”高陈氏见了这样，吓得战战兢兢，叩头不止，说道：“青天老爷息怒，老奴何敢生此坏心，有负李家老夫人大德。

而且这小姐，是老奴携带长大，何忍一朝下此毒手？这事总要求太爷究寻根底。”狄公听毕，心下想道：“这案甚是奇怪。他两造如此供说，连本县皆为他迷惑。一个是儒雅书生，一个是多年的老仆，断无为害之理。此案不能判结，还算什么民之父母。照此看来，只好在这茶壶上面追究了。”一人坐在堂上，寂静无声，思想不出个道理。忽然值堂的家人送上一碗茶来，因他审案的时辰已久，恐他口中作渴。狄公见他献上，当将盖子掀开，只见上面有几点黑灰浮于茶上。狄公向那人道：“汝等何以如此粗心？茶房献茶，也不令用洁净水烹饮，这上面许多黑灰，是哪里而来？”那人赶着回道：“此事与茶夫无涉。小人在旁边看见，正泡茶时，那檐口屋上忽飘下一块灰尘，落于里面，以至未能清楚。”狄公听了这话，猛然醒悟，向着高陈氏说道：“汝说那壶茶是汝所泡，这茶水还是在外面茶坊内买来，还是在家中烹烧的呢？”高陈氏道：“华老爷因连日喜事，众客纷纷，恐外面买水不能应用，自那日喜事起，皆是家中自烧的。”狄公道：“既是自家烧，可是你烧的么？”高陈氏道：“老奴是用的现成开水，另有别人专管此事。”狄公又道：“汝既未烧，这烧水地方是在何处呢？”高陈氏道：“在厨房下首闲屋内。”狄公一一听毕，向着下面说道：“此案本县已知道了。汝两人权且退下，分别看管，候本县明日揭明此案，再行释放。”当时起身，退入后堂。

此时华国祥在后面听他审问，在先见他专代胡作宾说话，恨不得挺身到堂，向他辱骂一阵，只因是国家的法堂，不敢造次。此刻又听他假意沉吟，分不出个皂白，忽然令两造退去，心下更是不悦。见狄公进来，怒颜问道：“父台从来听案，就如此审事的么？不敢用刑拷问，何以连申诉驳诘皆不肯开口呢？照此看来，到明年此日也不能断个明白。不知这里州府衙门未曾封闭，天外有天。到那时莫怪举人越控。”说着，火气不止，即要起身出去。狄公见了，笑道：“尊府之事，本县现已明白，且请少安勿躁。明日午后，定在尊府分个明白。此乃本县份内之事，何劳上宪控告？若明日不能明白，那时不必尊驾上控，本县自己也无颜做这官宰，此时且请回去罢。”华国祥听他如此说来，也是疑信参半，只得答道：“非是举人如此焦急，实因案出多日，死者含冤，于心不忍。既老父台看出端倪，明日便在家恭候了。”说着，起身告辞，回转家内。

这里狄公来至书房，马荣向前问道：“太爷今日升堂，何以定说明日判结？”狄公道：“凡事无非是个理字。你看胡作宾那人，可是个害人的奸匪么？无非是少年豪气，一味嬉戏，误说了那句戏言。却巧次日生出了这件祸

事，便一口咬定于他。若本县再附和随声，详革拷问，他乃是世家子弟，现在遭了此事，母子两人已是痛苦非常，若竟深信不疑，令他供认，那时不等本县究办，他母子必寻短见。岂非此案未结，又出一冤枉案件！至于高陈氏，听她那个言语，这李家乃是她恩人，更不忍为害。所以本县这数日思前想后，寻不出这案的原由，故此不肯升堂。今日华国祥来催审，本县也只得敷衍其事，总知道这茶壶为害。不料茶房献茶与本县，上面有许多浮灰，乃是屋上落下。他家那烧茶的地方，却在厨下闲屋里面，如此这般的推求，这案岂不可明白么？”马荣听毕，说道：“太爷的神察，真是无微不至。但是如此追求，若再不能断结，则案情比那皇华镇毕顺的事更难办了。”

正说之间，洪亮与陶干也由外面进来，向狄公请安已毕，旁立一边。狄公问道：“汝等已去有多日，究竟看出什么破绽？早晚查访如何？”洪亮道：“小人奉命之后，日间在何垵那里居住，每至定更之时以及五更时节，即到毕家巷口访察。一连数日，皆无形影。昨晚小人着急，与陶干两人施了夜行的工夫，蹓在那屋上细听。但闻周氏先在外面向着婆婆叫骂了一回，抱怨她将太爷带至家中医病。小人以为是她的惯伎，后来那哑子忽然在房中叫了一声。周氏听了骂道：‘小贱货，又造反了。老鼠打降，有什么大惊小怪。’说着，只听扑咚一声，将房门关起。当时小人就有点疑惑，他女儿虽是哑子，不能见老鼠就会叫喊起来。小人只得伏于屋上细听，好像里面有男人声音。欲想下去，又未明见进出的地方，不敢造次。后来陶干将屋瓦揭去，望下细看，又不见什么形迹。因此小人回来，禀明太爷，请太爷示下。”狄公听毕，问道：“何垵这连日访那姓徐的，想已清楚。他家左近可有这姓么？”不知洪亮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却说洪亮见狄公问何垵这连日访查那姓徐的可有着落，洪亮道：“何垵俱已访竣了，皆是本地的良民。虽管下有十五六家姓徐，离镇的倒有大半。其余不是年老之人在镇上开张店面，便是些小孩子，与这案皆牵涉不来，是

以未曾具禀。”狄公道：“据汝两人意见，现今若何办法呢？”洪亮道：“小人虽听有声音，因不见进出的所在，是以未敢冒失下去。此时禀明太爷，欲想在那邻居家披缉披缉。因毕家那后墙与间壁的人家公共的，或北墙内有什么缘故。这人家小人已访明，虽在乡村居住，却是本地有名人家，姓汤，叫汤得忠。他父亲曾作过江西万载县，自己也是个落第举子，目下在家课读。小人见他是个绅缙，不敢冒昧前去。”狄公听了，想道：“这事也未必的确，这墙岂是出入的地方？”当时也不开口，想了一会，复又问道：“你说这墙是公共之墙，还是在他床后，还是在两边呢？”洪亮道：“小人当时掀屋细看，因两边全是空空的，只有床后靠着那墙，却为床遮盖，看不清楚。除却在这上面推求，再无别项破绽。”狄公拍案叫道：“此事得了。你且持我名帖，今晚到皇华镇上，明早同何垵到这汤家，说我因地方上公事，请汤举人前来相商。看他是何形景，仅明晚前来回禀。本县明早到华家办那命案。”洪亮答应下来，当时领了名帖，转身退去，不在话下。

次日一早，狄公青衣小帽，带了两名值日差并马荣、乔泰，步行至华国祥家内。一径来至厅前，彼时华国祥正命人在厅前打扫，见县官已进里面，只得逊同人座，命人取自己冠带。狄公笑道：“本县尚不拘形迹，尊驾何必劳动。但是令媳之事，今日总可分明，且请命那烧茶的仆妇前来，本县有话动问。”华国祥不解何意，见他绝早而来，不便相阻，只得将那人唤出。狄公见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走到面前，叩头跪下。狄公道：“这也不是公堂，无须如此。汝叫什么名字？向来是专管烧茶么？”那丫头禀道：“小女子名唤彩姑，向来服伺夫人。只因近日娶小奶奶，便命专司茶水。”狄公道：“那日高陈氏午后倒茶，你可在厨房里么？”彩姑道：“正在那里烧水。后来上灯时节，因回上房有事，高奶奶来了去泡茶，却未看见。迨小女子有事之后，回转那里，炉内茶水已泼在地下。询问起来，方知高奶奶泡茶之时，炉子已没有开水，她将炉子取下，放在檐口，复行添炭着火，烧了一壶开水。只用了一半，那一半正拟到院落添加冷水，不意左脚绊了一交，以致将水泼于地下。随后小女子进来，另行添好，她方走去。此是那日泡茶的原委，至别项事件，小女子一概不知。”狄公听毕，随命马荣回衙，将高陈氏带来。马荣领命而去。

不多一会，将人带到，狄公大声喝道：“汝这狗头，如此狡猾。前日当堂口供，说那日向晚泡茶，取的是现成开水。今日彩姑供说，乃是汝将火炉移在檐口，将水烧开，只倒了一半，那水又在檐口泼去，显见汝所供不实。汝

尚有何辩？”高陈氏被这番驳斥，吓得叩头不止，但说求太爷恩典，“老奴因在堂上惧怕，一时心乱，胡口所供，以免太爷复问，其实老奴无别项缘故。”狄公怒道：“可知你只图一时狡猾，你那小姐的冤枉为你耽搁了许多时日了。若非本县明白，岂不又冤枉那胡作宾？早能如此实供，何致令本县费心思虑，只想不出个缘故。此时暂缓掌颊，俟这案明白，定行责罚。”当时起身向华国祥道：“本县且同尊驾到厨房一行，以便令人办事。”华国祥到了此时，也只得随他而去。

当时狄公到了里面，见朝东三间正屋，是锅灶的所在。南北两边共是四个厢房。狄公问彩姑道：“汝等那日烧茶，可是在这朝北厢房里么？”彩姑道：“正是这个厢房，现在泥炉子还在里面呢。”狄公走进里面，果然不错。但见那厨房古旧不堪，瓦木已多半朽坏。随向高陈氏问道：“汝那晚将火炉子移在何处檐口？”高陈氏向前指道：“便在这青石上面。”狄公依着她指点的所在，细心向檐口望去，只见那椽子已突下半截，瓦檐俱已破损。随向高陈氏说：“汝前所供不实，本应掌汝两颊，姑念汝年老昏聩，罚汝仍在这原处烧一天开水，以便本县在此饮茶。”华国祥见狄公看了一会，也说不出个道理，此时忽然命高陈氏烧茶，实不是审案的道理，不禁暗怒起来，向着狄公说道：“父台到此踏勘，理应预备茶点。若等这老狗才烧水，恐已迟迟不及。既她所供不实，理合带回严惩，以便水落石出。若这样胡闹，岂不反成戏谑么？”狄公冷笑道：“在尊驾看来若似戏谑，可知本县正要在这上寻究此事。自有本县专主，尊驾且勿多言。”

随即命人取了两张桌椅，在厨房内坐下，与那些厨子仆妇混说些闲话。停一会，便催高陈氏添火，或而掀扇，或而倒茶，闹个不了。及至将水烧开，泡了茶来，他又不吃。如此有十数次光景，高陈氏正在那里掀火，忽然檐口落下几点碎泥，在她颈项里面，赶紧用手在上面拂去。狄公已早看见，随即喊道：“汝且过来。”高陈氏见他叫唤，也只得走过。到了他面前，狄公道：“汝且在此稍等一等，那害你小姐的毒物，顷刻便见了。”高陈氏直是不敢开口，华国祥更不以为然，起身反向上房而去。狄公也不阻他，坐在那椅上，两眼直望着檐口。又过了有盏茶时，果然见那落泥的地方露出一线红光，闪闪地在那檐口，或出或现，但不知是什么物件。狄公心下已是大喜，赶着向马荣道：“你们可看见么？”马荣道：“看是看见了，还是就趁此取出如何？”狄公忙道：“且勿动手。既有这个物件，先将他家主人请来，一同观看。究竟那毒物是怎样下入，方令他信服。从来本县断案，不肯冤屈于人，若不彻底根

究，岂得谓民之父母！”当时彩姑见了这样，赶着跑入上房，报与华国祥知道。里面众人一听，真是意外之事，无不惊服狄公的神明。华国祥也随即出来观看。狄公道：“这案庶可明白了。且请稍坐片刻，看这物究竟怎样。”

当时华国祥抬头细瞧，但见火炉一股热烟冲入上面，那条红光被烟抽得蠕蠕欲动，忽然伸出一个蛇头，四下观望，口中流着浓涎，仅对炉内滴下。那蛇见有人在此，顷刻又缩进里面。此时众人无不凝神屏气，吓得口不敢开。狄公对华国祥道：“原来令媳是为这毒物所伤，这是尊驾亲眼所睹，非是本县袒护胡作宾了。尊处房屋既坏，历久不修，以至生此毒蛇。不如趁此将它拆毁。”说着，命那些闲杂人等一概走开，令马荣与值日差以及华家打杂的人，各执器具，先拥入屋内，将檐口所有的椽子捣下。只见上面响了一声，有一尺多长的火赤踉蹌入院落里面，欲想逃走。早被马荣看见，正欲上前去捉，乔泰早取了一把火叉，对定那蛇头叉了一下，那蛇登时不得走动。复又一叉，将它打死。众人还恐里面仍有小蛇，一齐上前，把那一间房屋拆毁个干净。狄公命人将蛇带着到了厅前。

此时里面得信，早将李王氏接来。狄公坐下，对华国祥言道：“此案本县初来相验，便知令媳非人毒害。无论胡作宾是个儒雅书生，断不至于这非礼之事，惟进房之时闻有一派骚腥气，那时便好生疑惑。复来临验之时，又有人说他肚内掀动。本县思想，用毒害人无非是砒霜信石，即便服下，但七窍流血而已，岂不腥秽的气味？因此未敢遽断。日来思虑万分，审讯高陈氏的口供，她但说茶是自己所泡，泡茶之后，胡作宾又未进房。除她吃晚饭出来，其余又未离原处，又未见别人进去。难道新人自己毒害？今日听彩姑之言，这明是当日高陈氏烧茶之时，在檐口添火，那烟冲入上面，蛇涎滴下。其时她未看见，便将开水倒入茶壶。其余一半却巧为她泼去，以至未害别人。缘原祸端，乃是高陈氏自不小心，以至令媳误服其毒，理应将她治罪。惟是她事出无心，老年可悯，且从轻办理。令媳无端身死，亦属天命使然，仍请尊驾延请高僧，诵经忏悔，超度亡魂。胡作宾无辜受屈，本应释放，奈他嬉戏成性，殊非士林的正品，着发学戒伤，以警下次。”说罢，又向李王氏道：“你女儿身死的缘由，今已明白。本县如此断结，汝等可服么？”李王氏哭道：“照此看来，却是误毒所致，这皆是我女儿命苦。太爷如此讯结，也是秉公而论，还有什么说呢？”狄公见他应允，当即命众人具结销案。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却说狄公见众人应允，命他们具结销案。华国祥自无话可说，惟有李王氏见那条毒蛇在狄公面前，不禁放声大哭。狄公又命人用火将蛇烧灰，以作治罪。就此一来，已是午后，当即起身回衙。将胡作宾由学内提来申斥一番，命他下次务要诚实谨言，免召外祸。此时胡作宾母子自是感激万分，伸冤活命，在堂上叩头不止。狄公发落已毕，退入后堂。

且说洪亮昨日领了名片，赶至皇华镇，与何垵说明缘故。次日一早便来至汤家门首，先命何垵进去，向里面问道：“汤先生在家么？”里面见有人询问，出来一个老头儿答道：“你是哪里来的？问我家先生何干？”何垵笑道：“原来是朱老爹，地方上的公食人皆不认得了？”那人将何垵一望，也就笑道：“你问他何事？现在还未起身呢。”何垵听说了这句，转身向洪亮丢了个眼色。两人信步到了里面，在书房门口站定，洪亮向何垵道：“你办事何以这样懈怠！既然汤先生在家，现在何处睡觉，好请他起来讲话。”那老人家见洪亮是公门口的打扮，赶着问道：“你这公差有何话说，可告知我进去通知他。”何垵答道：“他是狄太爷差来，现在名片在此。因地方上事，请你家先生进衙相商，不能有缓。”那老人在洪亮手内将名片接过，进了书房。穿过一个小小的天井，朝南正宅三间西厢。此时何垵也跟那人到了里面，心下想道：“如他住在这上首房内，便是毕家那墙相连了。”

正想之际，忽见那人走到下首房间，何垵心下好不自在，暗道：“这个想头又完了。人尚不在房内居住，墙上还有何说？”一人暗暗地说话，忽然上首房内出来一人，年约二十五六，生得眉清目秀，一表非凡，好个极美的男子，见老家人一进来，赶着问道：“是谁来请先生？”老人道：“这事也奇怪，我们先生虽是个举子，平日除在家课读，外面的事一概不管。不知县里狄太爷为着何事，命人前来请他，说地方上有公事与他商量，你看这不是奇怪么？怕的他也未必前去。”那少年人听他说狄太爷，不禁面色一变，神情慌张，说道：“你何不回却他，说先生不与外事便了，为何将人带入里面？”何垵

听了这话，将那人复上下一望，却巧这人的房间便在毕家墙后，心下甚是疑惑，赶紧接话问道：“你公子尊姓？可是在此住馆的么？我们太爷非为别事，因有一处善举没有人办，访问这汤先生是个用心君子，故命差人持片来请。”说着，见老人已走到房内，高声喊了两声。只听里面那人醒来，问道：“我昨日一夜代众学生清理积课，直至天明方睡，你难道未曾知道？何故此时便来叫喊。”只听老者回道：“非是我等不知。因县狄太爷差人来请，现有公差立等回话。”汤得忠说：“你为什么不代我回报他？此时且去将我名帖取来，向来人传说，拜上他贵上太爷，说我是牖下书生，闭户读书，不与外事。虽属善举，地方上绅士甚多，请他转请别人吧。”老人得了这话，只得出来对何垵回复了一遍。当时洪亮在书房已早听见，见何垵出来，说道：“汤先生不肯进城，在我看来惟有回去禀知太爷，请太爷自己前来吧。此事还不可懈怠，莫要误事方好。你此时照原话飞速进城去吧。”说着，两人出了大门，那老者将门关上。

彼此到了街上，何垵向洪亮说道：“你可看见那人没有？”洪亮道：“这事也是徒然。汤得忠是在那边房间居住，有什么看见？”何垵道：“你还不知呢。这边房内有人同老者说话，你未听见么？是个少年男子，见我们说县里差来的，他那神情就不如先前。我所以出来叫你飞速回去，这句话仍是看他的动静的。他如惧怕你我，出门他必到别处去了。你此时可飞速回城，禀明太爷，请太爷自己前来，故作拜汤先生的话说。到了里面，借话问话，再为察看。我此时便在这左近等候，看他可出来与否，顺便打听他姓甚名谁。”彼此计议停法，已是辰牌时候，洪亮随即来至城中，将方才的话禀了狄公。狄公心下甚是欢喜，当时传齐皂役，带同马荣、乔泰、陶干三人，乘轿而来。一路之上不敢怠慢，到了上灯时分，方至镇上。先命马荣仍在从前那个客寓内住下。所有衙役皆不许出去走露风声，说本县到此。客店主人也是如此吩咐。众人自领命而行。当时将行李卸下，净面用茶，饮食已毕，狄公向马荣道：“你们四人今夜分班前去。洪亮同汝在毕家屋上等候，若有动静，便喊拿贼，看他下面如何。乔泰同陶干在汤家门前守候，若有人夜半出来，便将他获住。本县此时不去，正恐夜晚办事不成，令凶人走去。”四人领命下来，各自前去不提。

且说马荣与洪亮两人出了店门，洪亮说：“我近来为这事吃了许多辛苦，方有这点眉目。今夜若再不破案，随后更难办了。我想你这身本事，何事不可行得？现有一计在此，不知你肯行不肯。”马荣道：“你我皆是为主人

办事，只要能做，何处不去？你且说与我听。”洪亮道：“汤家那个后生，实是令人可疑。为恐他识破机关，一连数日安分守己，不与那周氏来往，我们虽在屋上再听数日，也不能下去。莫若你扮作窃贼，由房上蹿入他里面，在他房中偷看动静，是不比外面较有把握？恐你早经洗手，不干此事，现今请你做这买卖，怕你见怪，故尔不便说出。你意下究竟若何？”马荣笑道：“我道何事。此计甚是高明，今夜便去如何。”说着，两人到了何垵家内，坐谈了一会。

约有二鼓之后，街上行人已静，马荣命洪亮竟在毕家巷口等候，自己一人先到了汤家门口。脱去外衫，蹿身上屋，顺着那屋脊过了书房，将身倒挂在檐口，直向里面观望。见书房灯光明亮，当中坐着一个四十上下的先生，两边有五六个门徒，在那里讲说。马荣暗道：“这样岂是个提案的地方？我且到后进住宅内再瞧一瞧。”想毕，运动蛇行法，转过小院落，挨着墙头到了朝南的屋上。举头见毕家那边也伏着一人，猛然吃了一惊，再定神一看，却是洪亮。两人打了一个暗哨。马荣依旧伏在檐口，见上首房内也有一盏灯，里面果然有个二十余岁的后生，面貌与洪亮所说一点不错，但见那人不言不语，一人坐在那椅上，若有所思的神情。停了一会，起身向书房内瞧了一瞧，然后又望望墙屋，好像一人言语的神情。马荣正然偷看，忽听前面格扇一响，出来一人，向房内喊道：“徐师兄，先生有话问你。”马荣在上面听见一个徐字，心下好不欢喜，赶即将身躯收转在檐瓦上面，伏定。但听那少年也就应了一声，低低说道：“偏生今夜乱喊乱叫的。”说着，出了房门，到书房而去。

马荣见他已去，知这房内无人，赶着用了个蝴蝶穿花形势，由檐口飞身下来。来到院落，由院落直蹿到正宅中间。四下一望，见有一个老者伏在桌上打盹。马荣趁此到了房内，先将那张灯吹熄，然后顺着墙壁细听了一回，真是没有响动，心下委决不下。复用指头敲了一阵，那声音也是着实的样子，心下着急起来，将身一横，走到那张客床前面，将帐幕然掀起，攒身到了床下。两脚在地下蹬了两下，却是个空洞的声音，马荣道：“分明是这地下的尴尬了。”当时将几块方砖全行试过，只有当中的两块与众不同。因在黑暗之中，瞧不清楚，只得将两手在地下摸了一摸，却是一踏平阳，绝无一点高下。心下想道：“就要将这方砖取起，下面的门路方可知道。他这样牢固，教我如何想法？”正在为难之际，两手一摸，忽然一条绳子系于床柱上。马荣以为它扣着什么铁器，以便捎那方砖。当时以为得计，顺手将绳子一拖，

只听哗啦一声，早将床帐倒了下来。马荣这一惊不小，正想逃走，书房里面早来数人，高喊：“有贼！”走到院落，忽见灯光已灭，众人恐有暗算，不敢进去。惟有那少年，格外着急，赶着将老者叫醒，去点灯火。马荣已趁此时蹿到外面，望上一纵，到了屋上。众人虽然看见，只是叫喊，绝无一人上前捉拿。马荣此时见已脱身，索性也不回去，伏在瓦上听下面动静。不知那少年如何进房，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垵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却说马荣在屋上听下面的动静，只听那少年跑到书房，忙忙地点了个烛台，转身到了正宅，向着那老者喊道：“你也不是死人，有贼由你面前走过，一点也不知道，难道睡死过去！”那老者被他骂了两句，直是不敢开口。众人拥进房中，惟听那少年走到床前，高声说道：“这瘟贼也不过将床帐倒下，我道你偷取不计外，还见什么要紧的地方呢。”众人说道：“你物件未曾偷去，已是幸事，还说什么戏谑话。现在先生尚住在书房，吓得不敢出来，我们且去告知他一声。”说着，大众在里面照了一番，又回书房而去。马荣在屋上听得清楚，随之心生一计。扒过墙头，招呼洪亮两人蹿身下去，来至何垵家内。三人一齐到了客寓，将以上的话禀明了狄公，如此如此议论了一会。狄公心下大喜，随命何垵依计而去。

三人复行，到了汤家门口。何垵敲门喊道：“朱老爹，快来开门。你家可是闹贼么？现在已被我们捉住，速来帮我捆他。”里面听了这话，正是贼走之后未曾睡觉，听是何垵叫门，众学生甚是得意，也不禀知汤得忠，早将大门开下。只见何垵揪着一人，骂道：“你这厮，也不访这地方是谁的管辖，他家是何等之人。不是为我看见，你得手走了，明日汤先生送官究办，我便为你吃苦。今早里县狄太爷，还来请他老人家办地方的善举，说不去明早便亲自来此。若是知道这窃案，我这屁股还不是板子山倒下来么？”

何垵在门外揪骂，众学生不知是计，赶着到里面报与汤得忠知道。汤得忠随即出来，果见何垵还揪在门口，见他出来，连忙说道：“人现在已获到

了，你先生如何发落？这是我们的责任，明早县太爷到此，请你老人家要方便一句，小人这行当方站得稳。”汤得忠见何垵如此说项，也是信以为真。取了个烛台，将马荣周身一看，骂道：“你这狗强盗，看你这身材高大，相貌魁梧，便该做出一番事业。何事不可吃饭，偏要做这偷儿，岂不可恨。我今日积点功德，放你走吧。”何垵见汤得忠知此说项，乃道：“你老人家是个好心，将他放走，随即又到别处做案了，这事断不能行，要放他，等县太爷来放。今日权行扭在这门首，以见我们地甲平时尚不松懈。但有一件，他方才在哪里惊走的，请你们带我进去看一看。”说着，向马荣道：“你且跟我进来，好好实说，由什么地方进门，走哪里出去的。”一面说，一手扭着马荣向门里走来。他的意思，就想趁此混进里面，好寻那床下的着落。

哪知里面听了这话，赶着出来一个少年人，马荣将他一看，正是那个姓徐的，向着何垵阻着：“你这也太固执了，我们先生尚且叫你放他，你那里不行这方便，一定要惊官动府，以见你的能为。若说县太爷明日前来，我家又未报案，要他来踏勘何事？若说你的责任，汤先生已知道，即便在县太爷面前保举你两次，也不过得点犒赏，这贼人就吃了大亏，何必乃尔！我同先生说，譬如为他偷去失了钱财，给你二两银子吃酒，这事算了吧。”马荣听了，暗暗骂道：“你这狗头，不是你有欺心之事，肯这样慷慨？”只见何垵问道：“你这位相公尊姓？还是在此宿馆，还是府上的住宅，请汤先生在家教读呢？”这人还未开口，旁边学生笑道：“你毛贼倒会捉，当地人家还不知道他姓徐，这房子便是他家的。近因家眷不住在此，故请本地汤先生来此教馆，他一人在此附从，所以门口单贴汤家的扳条。此时既徐相公如此说项，你便将这人放去吧。”何垵笑道：“原来姓徐，这就是了。听说城内出了个案子，也是姓徐，无论是与不是，且请你同我去一趟。”说着脸色一变，向汤得忠说道：“汤先生，我实对你说，你道他真是窃贼，我真是送贼来的么？你老人家虽是个举子，何以教化不严，令学生做出这非礼之事？间壁巷内毕顺的案子，至今未曾明白，官令自己请到上宪的处分，现已摘去顶戴。我们为这事，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日前太爷宿庙，说凶手是个姓徐的，密令我们访查，方知在你家内。因此命这马壮士扮作偷儿，前来窥探，又被你们惊走。现在狄太爷住在张家客寓内，请你两人前去一见，辩个明白，便不关我们的事了。”说毕，将马荣一松，向前一把将那个少年揪住。马荣也就上去拖了汤得忠。汤得忠正欲分辩，只见何垵高喊一声，外面早有乔泰、洪亮三人一齐进来，不由分说，簇拥着向街前走去。到了客店，狄公正恐他两人维

持不住，已带着许多差役，执着灯球，前来迎接，见已将人获到，随命差役同洪亮分身前去，将毕周氏立刻捉来，以免她逃走。洪亮领命而去，暂且不提。

单说何垵揪着那个少年，见狄公前来，上前回禀了得各节。狄公道：“此人乃是要犯，汝同乔泰、马荣先行将他管押，明早俟踏勘之后，再行拷问。”何垵答应下来，马荣、乔泰随即取出刑具，将他套上。汤得忠是一榜人员，不敢遽然上刑，狄公命将他一人带入店内，先行询问。马荣只得将汤得忠交与值日差，自己与乔泰到何垵家内，管押正凶。狄公就趁此到了汤得忠家，在书房坐下。所有众学生听见先生皆被地甲捉去，这一吓非同小可，左近的连夜跑了回去，以免牵涉在案内。留下几个远处的学生，一时未能逃走，只得坐在里面，心胆悬悬，不知竟为何故。忽然见许多高竿的灯笼走了进来，一个个穿着号衣，嘴里说道：“我们太爷来了，你等可要直说，他如何与周氏同谋。”众人也不知何事，听了这话，俱皆哑口无言。但见一人当中坐下，青衣小帽，儒服儒巾，向着上首那个学生问道：“你姓什么？从汤先生有几年了？那个姓徐的，何方人氏？叫什么名号？汝等从实说来，不关汝事。”那学生道：“我姓杜，名唤杜俊夫，是今岁春间方来的。那姓徐的名叫德泰，乃是这里的学长，先生最喜欢他，与先生对房居住。我等就住在这书房旁边那间屋内。”狄公当时点点首，起身说道：“既为本县将他捉去，汝等且同我到他房内看视一番，好作凭证。”

众人不敢有违，当即在前引路，到了房内。狄公命差人将床架子移到别处，低身向前一看，果是方砖砌成的地下，床下四角有四条麻绳扣于下面。狄公有意将绳子一绊，早见床前两根床柱应手而倒，噗咚一声磕在地下。再细为一看，方知那绳子系在柱脚之上，柱脚平摆在床架上，以至将绳子轻轻一绊，便倒了下来。狄公看毕，复取了个烛台，命人找寻了一柄铁扒，对着中间那两块方砖拼力的撬起。忽听下面咚一响，早现出一个方洞，如地印相仿。再朝下面望去，黑漆漆的辨不出个道理。当时狄公恐下面另有埋伏，不敢命人下去，向着陶干道：“既有这暗道，这人犯就是不错了。汝且在此看守，俟天明再来察看。”说毕，将所有的学生开了名单。只见众人无不目瞪口呆，彼此呆望，不知房内何以有这个所在。狄公一一问毕，命他不须逃走：“此事与汝等无涉。”吩咐之后，回转店中。

此时已转四鼓，乔泰上前禀道：“太爷走了片时，小人将汤得忠盘问了一番。他实是不知此事，看他那样，倒是个古道的君子。此时已是深夜，太

爷安歇一会，好在人已缉获，明早再问不迟。”狄公道：“本县知道了。但是洪亮已去多时，毕周氏何以仍未捉来？莫非她闻风逃走不成？”两人正在闲谈，早听门外人声喧嚷。洪亮匆匆赶来，说周氏已是提到，请太爷示下，还是暂交官媒，还是带回衙署？不知狄公如何发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却说狄公听周氏已经提到，命洪亮先在客店内看押，俟明早带回衙审讯。洪亮领命下来。狄公已是困倦，当时进房和衣而睡。

次日辰牌时分，起身净面，诸事已毕，先令陶干将汤得忠带来。狄公将他一望，却是迂缪拘谨之人。因他是个举子，不敢过于怠慢，当时起身问道：“先生可是姓汤，名叫得忠么？”汤得忠道：“举人正是姓汤。不知父台夤夜差提，究为何事？举人自乡荐之后，闭户读书，授徒乐业，虽不敢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逾矩犯规之事从不敢开试其端。若举人之为人，仍欲公差提押，官吏入门，正不知那刁监劣生、流氓奸宄更何以处治。举人不明其故，尚求父台明示。”狄公听他说了这派迂腐之言，却是个诚实的举子，乃道：“你先生品学兼优，久为本县钦敬。可知薰蕕异类，玉石殊形，教化不齐便是自己的过失。先生所授的门生，其品学行为也与先生一样么？”汤得忠听道：“父台之言虽是合理，但所教之学生，俱属世家子弟，日无暇晷，夜读尤严，功课之深，无逾于此。且从来足不出户，哪里有意外之事？莫非是父台误听么？”狄公笑道：“本县莅任以来，皆实事求是，若不访有确证，从不鲁莽从事。你先生说，所授门徒皆世家子弟，难道世家的子弟尽是循规蹈矩的么？且问你姓徐的学生，从学几载了？他所作所为，皆关系人命案件。那等行为，不法已极，你先生可否知道？”汤得忠道：“这更奇了。别人或者可疑，惟他断无非礼之事。不能因他姓徐，便说他是命案的凶手。方才贵差说毕家那命案，父台宿庙，有一姓徐的在内，此乃梦幻离奇之事，何足为凭！而且此事实系父台孟浪，绝无形影之案，遽行开棺揭验，以至身招反坐，误了功名。此时不能够顾全自己，便指姓徐的为凶手。莫说他父兄在籍，属在

缙绅，即以举子而论，地方有此殃民之官，也不能置之不理了。”狄公见他矢口不移，代那徐德泰抵赖，不禁怒道：“本县因你是个举子，究竟是诗文崩肉，不肯牵涉无辜。你不知自己糊涂，疏于防察，反在此顶撞本县。若不指明实证，教你这昏聩的腐儒岂能心服？”说毕，命人仍将他看管，带徐德泰审问。陶干答应一声，随命值日差到何垵家内，将人犯带来。差人奉命前去。

不多一会，人已带到。狄公见他跪在地下，细细将他一望，那副面目却是个极美的男子，心下暗道：“无怪那淫妇看中于他。可恨他一表人材，不归于正，做了这犯罪之事，本县也只得尽法惩治了。”当即大声喝道：“你就叫徐德泰么？本县访你已久，今日既已缉获，汝且将如何与周氏通奸，如何谋害毕顺，从实供来，免致受刑吃苦。可知本县立法最严，既已前次开棺自行请处，若不将这事水落石出，于心也不肯罢休。汝且细细供词，本县或可施法外之仁，超豁汝命。不然，那真凭实据也不容你抵赖的。”徐德泰见狄公正言厉色，虽是心下惧怕，当此一时总不肯承认，乃道：“学生乃世家子弟，先祖先父皆作外官，家法森严，岂敢越礼？而况有汤先生朝夕与处，饮食同居，此便是学生的明证。父台无故夤夜提质，牵涉奸情，这事无论不敢胡行，连目睹耳闻皆未经过，还求父台明察侦访，开释无辜，实为德便。”狄公笑道：“你这派巧语胡供，只能欺你那昏聩的先生。本县明察秋毫，岂容汝饰辞狡赖。此案若不用刑拷问，碍难供认。且同你前去，将房中地窖揭起，究竟通于何处，那时众目昭彰，虽你百喙千言，也不容辩赖。”说毕起身，命马荣同众差带回汤得忠并徐德泰两人前去起案。

众人正要出去，忽然外面哭喊连声，一路骂入里面。只听那妇人言道：“你这狗官，将我媳妇放回还未有多日，果真是缉获凶手捉去对质也罢了，忽又无影无形地牵涉好人。半夜深更许多男子拥入我家内，这事什么缘故？捉人是他，放人也是他。今日不将这事办明，莫说我年老无用，定与他到兖州扭控，预备耽这忤辱官长的罪名，横竖也不能活命。”一面哭着向里走来。狄公知是唐氏，赶着说道：“她来得正巧，可将她一并带去，免致她不知这暗昧的地方。”又命人到何垵家中，将周氏提来。吩咐已毕，然后人众出了店门，来至汤得忠家内。

此时皇华镇上无不知道这事，前来看破此案，纷纷拥拥挤在门前。狄公先进去，在书房坐定，等众人到齐，随后来至徐德泰房中，指着那个地窖问道：“你既是读书子弟，理宜安分守己，为何在卧床之下挖这一个地窖，有何用处？下面还有什么害人之物么？”徐德泰到了此时，全不开口。马荣上

前禀道：“太爷既已将方砖挖起，下面无非是个暗门，通于别处，小人且下去探一探。”说着向乔泰取了烛台，到里面一照，只见有二三尺深一个深塘，直通那墙壁。上下皆是木板砌成，并无泥土。马荣跳了下去，望前走了两步，复见有个铜铃悬在中间，知是个暗号，便将铃绳一抽，响亮一声，见前面有块木板忽然开下，却是一个小小圆洞，有四五层坡台。马荣举步由坡台上去，约有四尺见方一个所在，四面俱看不出门路，不知由何处通着间壁。正然各处观望，将头一抬，早见上面有块方砖为头顶起，心下好不欢喜，随将烛台递与乔泰，两手举过头顶，将那方砖取过，隐隐的上面射进亮光。再伸手向洞外看去，正是那毕顺房中床柱之下。马荣见案已破，自己站在房内，命乔泰开了房门，由毕家大门绕至街上，到了汤家门口。

众人见他由外面进来，心下无不诧异。只见他向唐氏说道：“尊府的后门已经瞻仰了，请你前来观看吧。”狄公正在房中等着下面的消息，忽听乔泰在前进说话，知已通到间壁，有意如此，为众人观看。当即问道：“可是通到那边？”乔泰说：“正在那床脚之下，且请太爷下去一看。”狄公道：“你且将汤先生与唐氏带来，陪本县一齐下去，方令他心下折服。”说着，众差已将两人提到，陆续地由原处到了毕家。此时汤得忠直急得目瞪口呆，恨不能立刻身死。狄公向他说道：“这事你先生是亲眼所睹，不必出门，可是干了那人命案件。岂非你知情故昧，教化不严？”复向毕唐氏道：“你儿子仇人今已缉获，这个所在是在你媳妇房中寻出。怪不得她终日在家闭门不出，却是另有道路。岂非汝二人心地糊涂，使毕顺遭了这弥天大害。”唐氏到了此时，方知为媳妇蒙混。回想儿子身死，不由痛入骨髓，大叫一声，昏于地下。

汤得忠见学生做出这不法之事，自己终日同处，不知这件隐情，明知罪无可逭，也是急得两眼流泪，向着狄公说道：“此事举人实是不知，若早知有此事件，断不能有意酿成。现在既经父台揭晓，举人教化无方，也只好甘心认罪，请父台将徐德泰究办便了。”狄公见他这样，反去安慰了两句。然后命人用姜汤将唐氏灌醒。只见她咬牙切齿，扒起身来，要去寻她媳妇，与徐德泰拼命。狄公连忙阻道：“汝这人何以如此昏昧？从前本县为你儿子伸冤，那样向你解说，你竟执迷不悟。此时案已揭晓，人已获到，正是你儿子报仇之日，便该静候本县拷问明白，然后治刑抵罪，为何又无理取闹，有误本县的正事？”唐氏听了这话，只得向狄公叩头，哭道：“非是我取闹，只因被这贱妇害得太毒。先前不知道，还以太爷是仇人，现在彰明昭著，恨不得立刻食他之肉。若非太爷是个清官，我儿子真是冤沉海底了。”说毕，复又痛

哭不已。狄公命人将她扶去，吩咐汤得忠将所有的学生概行解馆，房屋暂行发封，地窖命人填塞。唐氏无须带案，俟审明定罪，再行到堂。吩咐已毕，早有马荣、何增将闲人驱逐出去。所有人犯，俱皆上了刑具，带到客店。然后狄公也回转寓内，吃了午饭，乘轿回衙。众差也押着人犯进城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话说狄公将地窖揭开，将一干人犯带回衙署，到了下昼，已至城内。众人进署，狄公先命将汤得忠交捕厅看管，奸夫淫妇分别监禁，以便明早升堂。自己到了书房，静心歇息，一心想道：“我前日那梦，前半截俱灵验了，上联是个寻孺子遗踪，下榻空传千古谊。哪知这凶手便是姓徐，破案的原由又在这榻下二字上。若不是马荣扮贼进房，到他床下搜寻，哪里知道还隔着墙壁就通奸之理？这个地窖，确确在他床柱下，此诚可谓神灵有感了。”一人思想了一会，然后安寝。

到了次日，一早升堂。知周氏是个狡猾的妇人，暂时必不肯承认，先命人将徐德泰提出，堂口跪下。狄公问道：“本县昨日已将那通奸地方搜出，看你这年幼的书生，不能受那匪刑的器具。这事从何时起意？是何物害死毕顺？且照实供来，本县或可网开三面，罪拟从轻。”徐德泰道：“此事学生实未知情，不知这地窖从何而有。推原其故，或者是从前地主为埋藏金银起见，以致遗留至今。只因学生先祖出任为官，告老回来，便在这镇上居住，买了这所房屋。其实毕家的房子，与这边房屋是一时同起，皆为上首房主赵姓执业。自从先祖买来，以人少屋多，复又转卖了数间，将偏宅与毕家居住。这地窖之设，或因此而有。若谓学生为通奸之所，学生实是冤枉，叩求父台格外施恩。”

狄公听了，冷笑道：“看你这少年后生，竟有如此巧辩。众目所睹的事件，你偏洗得干干净净，归罪在前人身上。无怪你有此本领，不出大门便将人害死了。可知本县也是个精明的官吏，你说这地窖是从前埋藏金银，这

数十年来，里面应该尘垢堆满，晦气难闻，为何里面木板一块未损，灰尘也一处没有呢？”徐德泰道：“从前既用木板砌于四面，后来又无人开用，自然未能损坏。”狄公道：“便作他是为埋藏金银，何以又用那响铃呢？这事不用大刑，谅你断不招认。”吩咐左右，用藤鞭笞背。两边一声吆喝，早将他衣服撕去，一五一十，直望背脊打下。未有五六十下，已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喊叫不止。狄公见他仍不招认，命人住手，将他推上，勃然怒道：“这也是你天网恢恢，备受刑惨。你既如此狡猾，且令你受了大刑，方知国法森严，不可以人命为儿戏。”随即命人将天平架移来。顷刻之间，已预备妥当。只见两人将徐德泰发辫系于横木上面，两手背绑在背后，前面有二个圆洞，里面安好的碗底，将徐德泰的两个膝盖直对在那碗底上跪下，脚尖在地，脚根朝上。等他跪好，另用一根极粗极圆的木棍在两腿压定，一边一个公差，站定两头，高下的乱踩。可怜徐德泰也是个世家公子，那里受过这苦楚！初跪之时，还可咬牙忍痛，此刻直听叫喊连声，汗流不止。没有一盏茶时，即渐渐地忍不住疼痛，两眼一昏，迷晕过去。

狄公命人止刑，用醋慢慢地熏醒，将他搀扶起来，在堂上走了数次，渐渐地可以言语，然后又到案跪下。狄公问道：“本县这三尺法堂，虽江洋大盗，也不能熬刑挨过，况你这年少书生。岂能受此苦楚？可知害人性命，天理难容。据实供词，免致受苦。本县准情酌理，或非你一人起意，汝且细细供来。避重就轻，未为不可。”徐德泰到了此时，知己抵赖不过，只得向上禀告：“学生悔不当初，生了邪念。只因毕顺在世时节，开一个绒线店面，学生那日到他店中买货，他妻子坐在里面，见了学生进去，不禁眉目送情。初时尚不在意，数次之后，凡学生前去，她便喜笑颜开，自己买卖。因此趁毕顺那日出去，彼此苟合其事。后来周氏又设法命毕顺居住店中，自己移住家内，心想学生可以时常前去。谁知他母终日在家，并无漏空，以此命学生趁先生年终放学，暗贿一匠人凿了这地道。由此便可时常往来，无人知觉。无奈周氏心地太毒，常说这暗去明来终非长久之计，一心要谋害他丈夫。学生执意不允。不料那日端阳之后，不知如何将他害死，其时并不知情。次日这边哭闹起来，方才知。虽晓得是她害死，哪里还敢开口。迨毕顺棺柩埋后，她见学生数日未去，那日夜间忽然前来，向学生说道：‘为你这冤家，将结发的丈夫结果，你反将我置之脑后。不如我此时出首，说你主谋行事。你若依我主见，做了长久夫妻，只要一两年后，便可设法明嫁与你。’学生那时成了骑虎之势，只得满口应允。从此无夜不到她那里。至前日父台入门破

案，开棺揭验，学生已吓得日夜不安。不料开验无伤，复将她释放。连日正与学生计算，要择日逃走，不意父台访问明白，将学生提案。以上所供，实无半句虚词。至如何将毕顺害死，学生虽屡次问他，俱不肯说，只好请父台再行拷问了。此皆学生一时之误，致遭此祸，只求父台破格施恩，苟全性命。”说毕，在地下叩头不止。狄公命刑房录了口供，命他在堂上对质。

随即又提毕周氏，差人取监牌在女监将人提出。狄公道：“汝前说毕顺暴病身亡，丈夫死后足不出户，可见你是个节烈的女子。但是这地窖直通你床下，奸夫已供认在此，你还有何辩？今再不招供，本县就不像从前摆布了。”周氏见徐德泰背脊流红，皮开肉绽，两腿亦是血流不止，知是受了大刑，乃道：“小妇人丈夫身死，谁人不知是暴病？又经太爷开棺揭验，未有伤痕，已经自行请处。现在上宪来文，摘去顶戴，复又爱惜功名，忽思平反，岂不是以人命为儿戏？若说以地窖为凭，此房屋本是毕家向徐家所买，徐姓挖下这所在，后人岂能得知？从来屈打成招，本非信谏。徐德泰是个读书子弟，何时受过这重刑？鞭背踩棍，两件齐施，他岂有不信口胡言之理。此事小妇人实在是冤枉。若太爷爱惜功名，但求延请高僧将我丈夫超度，以赎那开棺之咎。小妇人也可看点情面，不到上宪衙门控告，太爷的公事，也可从轻禀复，彼此含糊了事。若想故意苛求，硬行谗言，无论徐德泰世家子弟不肯甘休，小妇人受了这血海冤仇，生不能寝汝之皮，死必欲食汝之肉。此事曲直，全凭太爷自主，小妇人已置生死于不问了。”

狄公听他这番话头，不禁怒气冲天，大声喝道：“汝这贱妇，现已天理昭彰，还敢在法堂巧辩。本县若无把握，何以知这徐德泰是汝奸夫？可知本县日作阳官，夜为阴宰，日前神堂指示，方得了这段隐情。汝既任意游词，本县也不能姑情。”说毕，命人照前次上了夹棍。登时将她拖下，两腿套入眼内，绳子一抽，横木插上。只听哎哟一声，两眼一翻，昏了过去。狄公在上面看见，向着徐德泰说道：“此乃她罪恶多端，刑辱未滿，以故矢口不移，受此国法。当日她究竟如何谋害，汝且代他说出。即便非尔同谋，事后未有不与你言及，你岂有不知之理？”徐德泰到了此时，已是受苦不住，见狄公又来返问，深恐复用大刑，不禁流下泪来，向上说道：“学生此事实不知情，现已悔之无及。若果同谋置害，这法堂上面也不敢不供，何肯再以身试法？求父台还是向她拷问。”狄公见徐德泰如此模样，知非有意做作，只得命人将周氏松下，用凉水当头喷醒。过了好一会工夫，方才醒转过来，瘫卧地下，两腿的鲜血已是滴滴面前。徐德泰站在旁边，心下实是不忍，只得开言说道：

“我看你不如供吧。虽是你为我受刑，若当日听信我言，虽然不能长久，也不至遭此大祸。你既将他害死，这也是冤冤相报，免不得个抵偿，何必又熬刑受苦！”周氏听他如此言语，恨不得向前将他恶打：“足见得男子情薄，到了此时，反而逼我供认。你既要我性命，也怪不得反言栽你了。”当时哼了一声，开言骂道：“你这无谋的死狗。你诬我与通奸，毕顺身死之时你应该全行知道，何以此时又说不知呢？若说你未同谋，既言苟合在先，事后你岂有不问的道理？显见你受刑不过，任意胡言，以图目前快活。不然便是受了这狗官买嘱，有意诬我。若问口供，是半字没有。”这片言语，不知狄公如何审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却说周氏在堂上任意熬刑，反将徐德泰骂了一顿，说他受了狄公买嘱，有意诬彼。这番言语，说得狄公怒不可遏，即命掌了数十嘴掌，仍是一味胡言。狄公心下想道：“这淫妇如此挨苦，不肯招认。现已受了夹棒，若再用匪刑处治，恐仍无济于事。不若如此恐吓一番，看她怎样。”想毕，向着周氏道：“本县今日苦苦问你，你竟矢口不承。若再用刑，恐目前送你狗命。特念你丈夫已死，不能复生，且有老母在堂，若竟将你抵偿，那老人更无依靠。汝若能将实情说出，虽是罪无可道，本县或援亲老留差之例，苟全你性命。你且仔细思量，是与不是。今日权且监禁，明日早堂再为供说。”言毕，命人仍将男女带去，收入监牢，然后退堂。

到书房坐定，传命马荣、乔泰四人一齐进来。当即到了里面，狄公向马荣说道：“此案久不得供，开验又无伤处，望着这奸夫淫妇一时不能定讞，岂不令人可恼。现有一计在此，必如此这般方可行事。惟有毕顺在日的身形，汝等未经见过，不知是何模样。若能访问清楚，到了那时，也不怕她不肯招认。”马荣道：“这事何难？虽然未曾见过，那日开棺之时，面孔也曾看见，不过难十分酷肖。若要依样葫芦，这倒是妙计。”狄公道：“汝既说不难，此时便去寻觅。虽不十分像样，那一时之际也可冒充得来。”马荣答应下来，自

去办理。狄公又命乔泰、陶干、洪亮三人分头办事：“二鼓之后一律办齐，以便本县审讯。”众人各自前去看。

且说周氏在堂上见狄公无理可谕，复用这几句骗言以便退堂，心下暗道：“可恨这徐德泰无情无义，为他受了多少苦刑，未曾将他半字提出。他今日初次到堂，便直认不讳，而且还教我认供，岂非我误做这场春梦么！”又道：“你虽不是有心害我，因为熬刑不过，心悔起来，拼作一死以便抵命。不知你的罪轻，我的罪重，你既招出我来，横竖那动手之时你不知道。无论他如何用刑，没有实供，没有伤痕，总不能奈何我怎样。”一人在牢只顾胡思乱想，哪知了二鼓之后，忽然鬼叫一声，一阵阴风吹入里面，不禁毛发倒竖，抖战起来，心下实是害怕。谁知正怕之际，忽然监门一开，进来一个蓬头黑面的恶鬼。到了里面，将她头发揪住，高声骂道：“你这淫妇，将丈夫害死，拼受严刑，不肯招认，可知你丈夫告了阴状，现在立等你对质，赶紧随我前去。”说着，伸出那极冰极冷手，拖着就走。周氏见到了此时，已吓得神魂出窍，昏昏沉沉，不由得随他前去。

只见走了些黑暗的所在，到了个殿阁的地方，许多青面獠牙的人站在阶下。堂口设了多少刑具，刀山油锅，炮烙铁磨，无件不有。当中设了一张大大的公案，上面摆了许多案卷，中间也无高照等物，惟有一对烛台上点着结豆大小的绿蜡烛，光芒隐隐，实是怕人。周氏到了此时，知是森罗殿上，不可翻供，心下一阵阵同小鹿一般，目瞪口呆，半句皆不敢言语。再将上面一望，见当中坐着一个青面的阎王，纱帽黄须，满脸怒色。上首一人，左手执着一本案卷，右手执定一支笔，眼似铜铃，面如黑漆，直对着自己观望。下面侍立着许多牛头马面，各执刀枪棍棒。周氏只得在堂口跪下。见那捉她的阴差走上去，到案前单落膝禀道：“奉阎罗遣差，因毕顺身死不明，冤仇未报，特在案下控告他妻子周氏谋害身亡。奉命差提被告，现在周氏已经到案，请阎罗究办。”只见中间那个阎王闻言怒道：“这淫妇既已捉来，且将她叉下油锅，受毕阴刑，再与她丈夫对质。”话犹未了，那些牛头马面舞动刀枪，直望下面跑来。到了周氏面前，一阵阴风忽然又过，周氏才要叫喊，肩背上久已中了一枪，顷望之间血流不止。两边正要齐来动手，忽听那执笔的官吏喊道：“大王且请息怒。周氏虽难逃阴遣，且将毕顺捉来问讯一番，再为定罪。”那阎王听毕，遂向下面喊道：“毕顺何在？将他带来。”两边一声答应，但见阴风飒飒，灯影昏黄，殿后走出一个少年幼鬼，面目狰狞，七孔流血。走到周氏面前，一手将她拖住，吼叫两声“还我命来！”周氏再抬头将他

一望，正是毕顺前来，不禁往后一栽，倒于地下。复听上面喊道：“毕顺，你且过来。你妻子既已在此，这阎罗殿前还怕她不肯承认？为何在殿前索命！汝且将当日临死之前是何景象，复述一遍，以便向周氏质讯。”毕顺听了这话，伏于案前，将头一摔，两眼如铜铃大小，口中伸出那舌头有一尺多长，直向上面禀道：“王爷不必再问，说来更是凄惨，那供词上面尽是实情，求王爷照上面问他便了。”那阎王听了这话，随在案上翻了一会，寻出一个呈状，展开看了一会，不禁拍案怒道：“天下有如此毒妇谋害的计策，真是想入非非。设非她丈夫前来控告，何能晓得她这恶计！左右待我引油锅伺候。若是她有半句迟疑，心想抵赖，即将她又入里面，令她永世不转轮回。”两边答应一声，早有许多恶鬼阴差纷纷而下，加油的加油，添火的添火，专等周氏说错了口供，即将她又入。周氏看了这样，心下自分必死，惟有不顾性命自认谋害情事，上前供道：“我丈夫平日在皇华镇开绒线店面，自从小妇人进门之后，生意日渐淡薄，终日三顿饮食维艰。加之婆婆日夜不安，无端吵闹，小妇人不该因此生了邪念，想别嫁他人。这日徐德泰忽至店内买物，见他少年美貌，一时淫念忽生，遂有爱他之意。后来又访知他家产富有，尚未娶妻，以至他每次前来，尽情挑引，遂至乘间苟合。且搬至家中之后，却巧与徐家仅隔一墙，复又生出地窖心思，以便时常出入。总之，日甚一日，只可处长，未克处长，以此生了毒害之心，想置毕顺于死地。却巧那日端阳佳节，大闹龙舟，他带女儿玩耍回来。晚饭之后，带了几分酒意。当时小妇人变了心肠，等他睡熟之后，用了一根纳鞋底钢针，对定头心命下，他便一声大叫，气绝而亡。以上是小妇人一派实供，实无半句虚语。”只见上面喝道：“你这淫妇，为何不害他别处，独用这钢针钉他的头上呢？”周氏道：“小妇人因别处伤痕治命皆显而易见，这钢针乃是极细之物，钉入里面，外有头发蒙护，死后再有灰泥堆积，虽再开棺揭验，一时看验不出伤痕。此乃恐日后破案的意思。”上面复又喝道：“你丈夫说你与徐德泰同谋，你为何不将他吐出？而且又同他将你女儿药哑，这状呈写得清清楚楚，你为何不据实供来。显见你在这森罗殿前，尚敢如此狡猾。”周氏见他如此动怒，深恐他一声吆喝，又下油锅，赶紧在下面叩头道：“此事徐德泰实不知情。因他屡次问我，皆未向说。至将女儿药哑，此乃那日徐德泰来房，为她看见，恐她在外混说露了风声，因此想出主意，用耳屎将她药哑。别事一概没有，求王爷饶命。周氏供毕，只听上面喝道：“谅你这一个妇人，也逃不了阴曹刑具。今且将汝放还阳世，俟禀了十殿阎王，那时且要汝命，来受那刀山油锅之苦。”

说毕，仍然有两个蓬头散发的恶鬼将她提起，下了殿前，如风走相似，提入牢中，复代她将刑具套好。周氏等他走后，吓出一身冷汗，抖战非常。心下糊糊涂涂，疑惑不止：“若说是阴曹地府，何以两眼圆睁，又未睡熟，哪里便会鬼迷。若说不是，这些牛头马面、恶鬼阴差，又从何处而来？”一人思想，心下实是害怕，遥想这性命不保。

看官你道这阎王是谁？真是是阴曹地府么？乃是狄公因这案件审不出口供，虽再用刑，无奈验不出伤痕，终是不能定讞，以故想出这条计策。命马荣在各差里面找了一人，有点与毕顺相同，便令他装作死鬼。马荣装了判官，乔泰与洪亮装了牛头马面，陶干与值日差装了阴差。其余那些刀山油锅，皆是纸扎而成。狄公在上面，又用黑烟将脸涂黑，半夜三更又无月色，上面又别无灯光，只有一对绿豆似的蜡烛，那种凄惨的样子，岂不像个阴曹地府？此时狄公既得了口供，心下甚是欢喜。当时退入后堂，以便明日复审。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却说狄公扮作阎罗天子，将周氏的口供吓出，得了实情，然后退堂入内，向马荣道：“此事可算明白。惟恐他仍是不承便，又要开棺揭验，那时岂不又多此周折？汝明日天明，骑马出城，将唐氏同那哑子一并带来。本县曾记得古本医方，有耳屎药哑子用黄连三钱、人黄钱五分可以治哑，因此二物乃是凉性，耳屎乃是热性，以凉克热，故能见效。且将她女儿治好，方令她心下惧怕，信以为真，日间在堂上供认。”马荣答应下来，便在衙中安歇了一会。等至天明，便出城而去。

狄公当时也不升堂，先将夜间的口供看了一会。直至下昼时分，马荣将两人带回来至后堂，狄公先向毕顺的母亲说道：“你儿子的伤痕致命，皆知道了。汝且在此稍等，俟将这孩子哑病治好，再升堂对质。惟恨你这老妇糊涂，儿子在日终日里无端吵闹，儿子死后又不许察看隐情，反说你媳妇是个好人。”当时便命刑房将徐德泰的口供念与她听。老妇听毕，不禁痛哭连

天，说：“老妇人疑惑媳妇静守闺房是件好事，谁知她早有此事，另有出人的暗门呢。若非太爷清正，我儿子虽一百世也无人代他伸这冤仇。”狄公道：“此时既然知道，则不必啰嗦了。”随即命人将医药治好，命那哑子服下。

不到一两个时辰，只见那哑子作呕非凡，大吐不止。一连数次，吐出许多痰涎在那地下。狄公又令人将她扶睡在炕上，此时如同害病相似，只是吁喘。睡了一会，旁边递上一杯浓茶，使她吃下。那女子如梦初醒；向着唐氏哭道：“奶奶，我们何以来至此地？把我急坏了。”老妇人见她能开言说话，正是悲喜交集，反而说不出话来。狄公走到她面前，向女孩子说道：“你不须惧怕，是我命汝来的。我且问你，那个徐德泰徐相公，你可认得他么？”女孩子见问这话，不禁大哭起来，说道：“自从我爹死后，他天天晚间前来。先前我妈令我莫告诉奶奶，后来我说不出口，她也不瞒我了。你们这近来的事，虽是心里明白，却是不能分辩。现在我妈到哪里去了？我要找她去呢。”狄公听了这话，究竟是个小孩子，也不同她说什么，但道：“你既要见你妈，我带你去。”随即取出衣冠，大堂伺候。

当时传命出去，顷刻之间差役俱已齐备。狄公升了公坐，将周氏提出。才到堂口跪下，那个小孩子早已看见，不无总有天性，上前喊道：“妈呀，我几天不见你了。”周氏忽见她女儿前来，能够言语，这一惊实是不小，暗道：“昨夜阎罗审了口供，今日她何以便会说话？这事我今日不能抵赖了。”只见狄公问道：“周氏，你女本是个哑子，你道本县何以能将她治好呢？”周氏故意说道：“此乃太爷的功德。毕顺只有这一女，能令她言语通灵，不能残废，不独小妇人感激，恐毕顺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的。”狄公听了，笑道：“你这利口，甚是灵便。可知非本县的功劳，乃是神灵指示。因你丈夫身死不安，控了阴状，阎罗天子准了呈状，审得你女儿为耳屎所哑，故指示本县，用药医治。照此看来，还是你丈夫的灵验。但是他遭汝所害，你既在阴曹吐了口供，阳官堂上自然无庸辩赖。既有阴府牒文在此，汝且从实供来，免得再用刑拷问。”周氏到了此时，心下已是如冷水一样，向着上面禀道：“太爷又用这无稽之言前来哄骗。女儿本不是生来便哑，此时能会言语，也是意中之事。若说我在阴曹认供，我又未尝身死，焉能得到阴曹。”狄公听毕，不禁拍案，连声喝道：“掌嘴！”众差答应，打毕。狄公复又怒道：“本县一秉至公，神明感应，已将细情明白指示，难道你独恨阎王，具情供认，到了这县官堂上便任意胡供么？我且将实据说来，看你仍有何说。你丈夫身死，伤痕是头顶上面；女儿药哑，可是用的耳屎么？这二事本县从何知道？皆是阴曹来的

移文，申明上面。故本县依法行事，将这小孩子治好。你若再不承认，不但目下要用官刑，恐半夜三更也不能逃那阴遣。不如此时照前供认，本县或可从轻治法。”这派话早已将周氏吓得魂飞天外，自分抵赖不过，只得将如何起意，如何成奸，以及如何谋害，如何药哑女儿的话，前后在堂上供认了一遍。狄公命刑书将口供录毕，盖了手模印花，仍命入监收禁。当时汤得忠由捕厅内提出，申斥一番，说他固执不通，疏于防察：“因你是个一榜，不忍株连，着仍回家中教读。”徐德泰虽未同谋，究属因奸起见，拟定绞监候的罪名。毕顺的母亲同那女小孩子，赏了五十千钱，以资度活。吩咐已毕，然后退堂，令他三人回去，这也不在话下。

单表狄公回转书房，备了四柱公文，将原案的情节以及各犯的口供，申详上宪。将周氏拟了凌迟的重罪，直等回批下来，便明正典刑。谁知这案件讯明，一个昌平县内无不议论纷纷。街谈巷议说：“这位县太爷，真是自古及今有一无二。这样疑难案情，竟被他审出实供，为死鬼伸了冤枉，此乃是我们百姓的福气，方有这如此好官。”那一个说：“你晓得毕顺的事不然难办，那个胡作宾，为华国祥一口咬定，说他毒害新人，那件事还格外难呢。若是别的县官，在这姓胡的身上必要用刑拷问，他便知道不是他，岂不是有先见之明么？而且六里墩那案，宿庙烧香，得了什么梦兆，就把那个姓邵的寻获。诸如这几件疑案，断是毫发无讹。听说等公文下来，这毕周氏要凌迟呢。那时我们倒要往法场去看。”谁知这百姓私自议论，从此便你传我，我传你，不到半月之久，狄公的公文未到山东，那山东巡抚已知这事。

此人乃姓阎，名立本，生平正直无私，自莅任以来，专门访问民情，严察僚属。一月之前，狄公因开验毕顺的身尸未得治命的伤痕，自请处分。这公事上去，阎公展看之后，心下想道：“此案甚属离奇。岂能无形无影的便开棺揭验？莫非他因苛索平民，所欲不遂，寻出这事恐吓那百姓的钱财，后来遇见地方绅士，逼令开棺，以致弄巧成拙，只得自行请处？”正拟用批申斥，飭令革职离任，复又想道：“纵或他是因贪起见，若无把握，虽有人唆使，他亦何敢开棺？岂不知道开验无伤，罪干反坐？照此看来，倒令人可疑。或者是好官，实心为民理事，你看他来文上面说，私访知情，因而开验，究或风闻有什么事件，要实事求是地办理，以致反缠扰在自己身上。这一件公事，这人的一生好坏便在这上分辨，我且批个革职留任，务获根究，以便水落石出。俟凶手缉获，讯出案情，仍因具情稟复。”这批批毕，回文到了昌平。狄公遂日夜私访，得了实情，现已列供详复。

这日，阎立本得了这件公事，将前后的口供推鞠一番，不禁拍案叫道：“天下有如此好官，不能为朝廷在用，但在这偏州小县做个邑宰，岂不可惜！我阎某不知便罢，今日既然晓得，若是知而不举，岂非我蔽塞言路？”随即举笔起了一道奏稿，先将案情叙上，然后保举狄公乃宰相之才，不可屈于下位。此时当今天子，乃是唐高宗晏驾之后，中宗即位，被贬房州，武则天娘娘坐朝理政。这武后乃是太宗的才人，赐号武媚。太宗崩驾，大放宫娥，她便削发为尼，做了佛门弟子，谁知性情阴险，品貌颇佳。迨高宗即位之后，这日出外拈香，见了这个女尼，心下甚是喜悦。其时王皇后知道高宗之意，阴令他复行蓄发，纳入后宫。不上数年，高宗宠信，封为昭仪。由此她便生了不良之心，反将王皇后与萧皇后害死，她居了正宫之位。以后更宣淫无道，秽乱春宫。高宗崩后，他便将中宗贬至房州，降为庐陵王，不称天子。所有他娘家的内侄，如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皆封居极品，执掌朝政。凡先皇的旧臣，如徐敬业、骆宾王这班顾命的大臣，托孤的元老，皆置之不用。其时荒淫无道，中外骚然，把个唐室的江山，几欲改为武姓。而且自立国号，称为后周。种种恶迹，笔难尽述，所幸有一好处，凡是有才有学之人，她还敬重。阎立本知道这武后为人，虽想整理朝纲，无奈一人力薄，此时见狄梁公有如此才学，随即具了奏本，申奏朝廷，请国家升狄公的官职。不知所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话说阎立本将狄公的人才并一切的案件，具本申奏。这日，武后临朝启事，官将原折呈上。武后展看毕，乃道：“这狄仁杰乃是太原人氏，高宗在位曾举明经。此人本先皇的臣子，应该早经大用，此时既是阎立本保奏，着升汴州参军之职。邵礼怀、毕周氏两案，分别斩首凌迟。俊此案完结，立赴新任。”这旨一下，未到一月，已由山东巡抚转饬到昌平，狄公得着这信，当即在大堂上设了香案，望阙谢恩。次日传齐合县的差役，置了一架异样的物件，名叫木驴，此乃狄公创造之始，独出其奇，后来许多官吏，凡有这谋杀

夫主的案件，屡用这套刑具，以警百姓。你道狄公置这样器具是何用意？为这个周氏将毕顺害死，乃是极隐微极秘密之事，除去徐德泰与周氏两人，并无一人知道，尚且天网不漏，将无作有，审出真情。可见世上男子妇人，皆不可生了邪念。狄公要警戒世俗，怕的阖城百姓不得周知，虽然听人传说，总不若目睹为确，因此想出这主意，置了这木驴。其形有三尺高矮，如同板凳相仿，四只脚向下，脚下有四个滚路的车轮，上面有四尺长、六寸宽的一个横木面上，中间造就一个柳木驴，鞍上系了一根圆头的木杵，却是可上可下，只要车轮一走，这杵就鼓动起来。前后两头造了驴头、驴尾。差人领了式样，连夜打造成功。

到了第三日上，狄公绝早起来，换了元服，披了大红披肩，传齐通班差役及郃子手等，皆在大堂伺候。然后发了三梆，升了公差，标毕监牌，捆绑手先进监将邵礼怀提出，当堂验明正身，赐了斩酒杀肉。捆绑已毕，插好标旗，命人四下围护。随即又将徐德泰由监内提出，可怜他本是个世家子弟，日前在堂上受刑已是万分苦恼，此时坐在监内，忽见两个公差，一人执着监牌，一人上前在他肩头一拍，说道：“恭喜你，喜期到了。”说着两手一分，早将红衣撕去，随即揪着发辫，拖出监来。徐德泰到了此时，知是欲身首异处，回想父母在家无人侍奉，只为一时邪念，遂尔明正典刑，一阵心酸，悔之已晚，不禁大哭连天。到了堂上，狄公也就命捆绑起来，标了“绞犯”二字，着人看守。然后方标明女犯。到了女监，将毕周氏提出，两手绑于背后，插了旗子。两人将木驴牵过在堂口，将他抬坐上去，和好鞍缰，两腿紧缚在凳下。此时周氏也是神魂出窍，吓得如死人一般，雪白的面目变作灰黑的骷髅，听人摆布。狄公见她上了木驴，先命两人执着拖绳，中间两人两边照应，然后命城守营兵并本衙的小队排齐队伍，在前开路，随后众差役执着破锣破鼓，敲打而行。狄公等这许多人去后，方命人先将邵礼怀推走，中间便是徐德泰，末后是那只木驴，两人牵着，出了衙门。狄公坐在轿内，押着众犯，刽子手举着大刀，排立轿前，后面许多武官，骑马前进。

此时城里城外，无论老少妇女，皆拥挤得满街，争先观看。无不恨这周氏，说：“你这淫恶的妇人，也有今日这样的现丑。那日谋害之时，何以忍心下手！到了此时，依然落空，受了凌迟的重罪。你看这面无人色的样子，我料她提时已经吓死。若是有气，被这木驴子一阵乱拖，木杵一阵乱打，岂不将尿屎全行撒下。”旁边一人听他这话，不禁大笑起来，说道：“你倒说得好，真代她想尽了。不知她此时即便欲撒尿屎，也吓得撒不出来。不然那旁边

的两个，岂不遭了孽结么。”他两人正是谈笑，后面有一老者说道：“她是已悔之无及了，你们还是取笑呢。古人说得好：‘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她这个人，也是自寻的苦恼。可知人生在世，无论富贵贫贱，皆不可犯法。她如安分守己，与那毕顺耐心劳苦，虽是一时穷困，却是一夫一妻的间偕到老，安见得不转贫为富？她偏生出这邪念，不但害了毕顺，而且害了那徐德泰。不独害了徐德泰，还是害了自己。这就教个祸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你们只可以她为戒，不可以她取笑。”众人在此议论，早见三个犯人已走了过去，内有些少年豪兴的人跟在后面，看她临刑。纷纷拥拥，直至西门城外。

到了法场，所有的兵丁列于四面，当中设着两个公案，上首县官，下首是城守。狄公下轿入座。只见刽子手先将邵礼怀推于地下，向那两块小土堆上跪好，前面一人拖着发辫，旁边执定大刀。只听阴阳生到了案前，报了午时，四面炮响一声，人头已早落地。刽子手随即一腿将尸腔打倒，提起人头，到了狄公案前，请他相验。狄公用朱笔点了一下，然后将那颗人头摔去多远。复行到了徐德泰面前，也照着那样跪下，取出一条绵软的麻绳，打了圈子，在他颈项套好。前后各一人，用两根小木棍系在绳上，彼此对绞起来。可怜一个文墨书生，只因误入邪途，遂至遭此刑苦。只见他三收三放，早已身死过去。那片舌头，有五六寸长，拖于外面，见在眼内，实是令人可怕。刽子手见他气绝，方才住手松下。这才许多人将周氏推于地下，先割去首级，依着凌迟处治。此时法场上面那片声音，犹如人山人海相似，枪炮之声，不绝于耳。约有半个时辰，方才事毕。除邵礼怀无人收尸外，那两人的家属俱皆备了棺木，预备入殓。惟有徐德泰的父母同汤得忠痛哭不已。狄公见施刑完竣，与城守营中转城中，到郡庙拈香。回至署中，升堂公座，击鼓排衙，然后退入后堂，换了便服，俟新任前来，便交卸往汴州到任。

一连数日，在衙无事。这日午后，忽然门役进来报道：“现有抚院差官在大堂伺候，说奉抚宪台命，特奉圣旨前来，请太爷到大堂接旨。”狄公听了这话，心下甚是诧异，不知是何事。只得命人设了香案，自己换了朝服，来至大堂，行了三跪九叩的礼。那差官站立一旁，打开一个黄布包袱，里面有个黄皮匣子，内中请出圣旨，在案前供好。等他行礼已毕，方才开读。乃是皇上爱才器使，不等狄公赴汴州新任，便升为河南巡抚，转同平章事。狄公接了此旨，当时望阙谢恩，将金旨在大堂供好，然后邀那差官到书房入座。献茶已毕，安歇一宵。次日新任已到，当即交代印绶，择日起行。阖县所有

绅缙以及男妇老幼，无不攀辕遮道，涕泪交流。狄公安慰了一番，方才出城而去。

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山东，禀知卸任。阎立本见他前来，随即命人开了中门，迎于阶下。狄公见礼已毕，向前言道：“大人乃上宪衙门，何劳迎接？如此谦光速下，令狄某殊抱不安。”阎公道：“尊兄乃宰相之才，他日旋乾转坤，当在我辈之上。且在官言官，日前虽分僚属，今日是河南巡抚，已是敌体平行，岂容稍失礼貌。”狄公谦逊了一会，然后入座献茶。叙了一会寒暄，狄公方才问道：“下官自举明经之后，放了昌平县宰。只因官卑职小，不敢妄言。现虽受国厚恩，当此重任，不知目今朝政如何？在廷诸臣，谁邪谁正？”阎公见他问了这话，不禁长叹一声，见左右无人，当即垂泪言道：“目今武后临朝，秽乱春宫，不可言喻。中宗遭贬，远谪房州，天子之尊降为王爵。武三思、武承嗣皆出身微贱之人，居然干预朝政，言听计从。还有那张昌宗这班狗党，伤天逆理，出入宫闱，丑迹秽言，非我等臣子所敢言，亦非我等臣子所能禁。现在如骆宾王、徐敬业、张柬之、房玄龄、杜如晦这般老臣宿将，皆是心余力乏，无能为力。眼见得唐室江山，送与这妇人之手。下官前日思前想后，惟有大人可以立朝廷，故因此竭力保举。惟望同心合力，补弊救偏，保得江山一统。那时不独先皇感激，即普天百姓也是感激的。”说着，不禁流下泪来。狄公听毕，言道：“大人暂且放心。古言君辱臣死，现在武后临朝，中宗远贬，即迁下官为平章之职，正我尽忠报国之秋。此去不将那武三思、张昌宗等人尽治施行，也不能对皇天后土。”说着，也是闷闷不已。谁存了此意，入京之后适值张昌宗出了一件祸事，他便照例而行，受了一番窘辱。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闻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话说狄公听阎立本一番议论，心下也是不平。当时在巡抚衙门住宿一宵，杯酒谈心，自必格外亲近。次日狄公一早起程，只带了马荣等人几个随身的仆众，长亭揖别。一路登程，渡过黄河已到河南境内。盖因唐朝承晋隋

之后，建都在汴梁，河南一省乃畿辅要地，武后虽荒淫无道，也知都城一带非有一人才出众、德望素著的人不能镇摄，因此命狄公为河南巡抚。这日已抵境内，当时不便声张，深恐沿路的各官郊劳迎送，那时不但供应耗费，且各处知巡抚前来，那些奸宄流氓、土豪恶棍以及贪官墨吏反而敛迹藏形，访闻不出，因此，只带有仆众数人在客店住下。当晚住宿一宵，次早命众人在寓守候，自己只带了马荣，出门而去，沿乡各镇私访一遭。

一日，来至清河县内。此县汉朝名为孟津县，晋朝改为富平县，唐朝复改为“清河”两字。这县地界与洛阳、偃师两县毗连，皆是河南府属下。当时清河县令姓周，名卜成，乃是张昌宗家的家奴。平日作奸犯科，迎合主人的意思，谋了这个县令的实缺，到任之后，无恶不作。平日专与地方的劣绅刁监狼狽为奸，百姓遭他的横暴，恨不能寝皮食肉。虽经列名县禀，到上宪衙门控告，总以他朝内有人，不敢理论，反而苛求责备，批驳了不准。狄公到了境内，正自察访，忽到了一个乡庄，许多人拥着一个五十余岁的老人在那里谈论。当时不知何故，与马荣两人到了前面。只听人众说道：“你这人也不知利害，前月王小三子为他妻子的事件，被他家的人打了个半死，后来还是不得回来。胡大经的女儿现在被他抢去，连寻死都不得漏空。你这媳妇为他抢骗，谅你这人有多大本领，能将他告动了，这不是鸡蛋向鹅卵石上碰么？我劝你省点气力，直当没有这媳妇的。横竖你儿子又没了，你这小儿子还小，即使你不顾这老命，又有谁人问你？”

狄公听了这话，心下已知大半，乃向前问道：“你这老人儿姓甚名谁？何故如此短见，哭得这样厉害？”旁边一人说道：“你先生是个过路的客人，听你这口音不是本地人氏，故不妨告诉你。谅你们听见，也是要恚气的。这县内有个富户人家，姓曾，名叫有才。虽是出身微贱，却是很有门路。”随又低声说道：“你们想该听见，现在武后荒淫，把张昌宗做了散骑常侍，张易之做了司卫少卿。因他两人少年美貌，太平公主荐入宫中，武后十分喜悦，每日令他两人更衣傅粉，封作东宫。连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皆听他的指挥，代他执鞭牵镫。现在又听见称张易之为张五郎，张昌宗为张六郎，皆是承顺武后的意旨。因此文武大臣恭维他，比恭维主子还胜十倍。这个姓曾的，乃是家乡三等丫头的儿子。不知怎样得了许多钱财，来这地方居住，加之这县官周卜成又是张家的出身，彼此首尾相照。以故曾有才便目无法纪，平日霸占田产，抢夺妇女，也说不尽他的恶迹。这位老人家姓郝，叫干庭，乃是本地的良民。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唤有霖，次子名叫有霖。这有霖子

去年七月间病故，留下那吴氏妻子。这吴氏虽是乡户人家，倒还深明大义，立志在家中侍养翁姑，清贫守节。谁知曾有才前日到东庄收租，走此经过，见她有几分姿色，喝令佃户将她抢去。现在已有两日，虽经他到县里喊冤，反说他无理诬栽，砌词控诉。他知道这县官与他一类，还欲去告府状。若是别人做出这不法事来，纵然他老而无能，我们这邻舍人家也要代他公禀伸冤。无奈此时世道朝纲俱已大变，即便到府衙去告，吃苦花钱，告了还是个不准。虽控了京控，有张昌宗在武后面前一说，无论你血海的冤仇，也是无用。现在中宗太子还无辜地遭贬呢，何况这些百姓，自然受这班狐群狗党的祸害了。你客人虽是外路的人，当今时事未有不知道的，我们不能报复此事，也只好劝他息事，落个安静日子，以终余年，免得再自寻苦吃。所以我们这合村的人，在此苦劝。”

狄公听了这话，不由得忿气填胸，心下叹道：“国家无道，民不聊生，小人在朝，君子失位。你听这班人的言语，虽是纯民的口吻，心中已是恨如切骨了。我狄某不知此事便罢，既然亲眼所睹，何能置之不问？”乃向那老者说道：“你既受了这冤屈，地方官又如此狼狽，我指你一条明路。目下且忍耐几天，可知本省的巡抚现在放了狄大人了？此人与这班奸臣作对，专代百姓伸冤，为国家除佞。目下已经由昌平到山东，渡黄河进京，不过一半月光景，便可到任。那时你到他衙门控告，包你将这状子告准。我方才听你众人说，还有两个人家，也受了他害，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也为他抢去。你最好约同这两人，一齐前去，包你有济。我不过是行路的人，见你们如此苦恼，故告知你们。众人连忙问道：“这个人可是叫狄仁杰么？他乃是先皇的老臣，听说在昌平任上，断了许多疑难案件。若果是他前来，真是地方的福气了。”狄公当时又叮嘱一番，与马荣走去。沿路上又访出无限的案情，皆是张昌宗这党类居多，当时记在心上。然后回转客店，歇了一日，这才到京。先到黄门官那里挂号，预备宫门请安，听候召见。

谁知自武后坐朝以来，在京各员无不贪淫不法。这黄门官乃是武三思的妻舅，姓朱，叫朱利人，也是三思在武后面前竭力保奏，武后因是娘家的亲戚，便令他做了这个差使。一则顺了三思的意思，二则张昌宗这班人出入便无阻隔。谁知朱利人莅事以来，无论在京在外大小官员，若是启奏朝廷，入见武后，皆非送他的例规不可。自巡抚节度使起，以及道府州县，他皆有一定的例银。此时见狄公前来上号，知他是新简的巡抚，疑惑他也知道这个规矩，送些钱财与他。当时见门公进来禀报，随即命人请见。狄公因

他是朝廷的定制，虽是人品微贱，也只得进去与他相见。彼此见礼坐下，朱利人开言说道：“日前武后传旨，命大人特授这河南巡抚。此乃不次之擢，莫非大人托舍亲保奏么？”狄公一听，心下早已不悦。明知他是武三思的妻舅，复故意问道：“足下令亲是谁？下官还未知道。”朱利人笑道：“原来大人是初供京职，故尔未知。本官虽当这黄门的差使，也忝在国戚之列，武三思乃本官的姐夫，在京大员，无人不知。照此看来，岂不是国戚么！大人是几时有信至京，请他为力？”狄公将脸色一变，乃道：“下官乃是先皇的旧臣，由举明经授了昌平县令。虽然官卑职小，只知道尽忠效力，为国为民，哪知道与这班误国的奸臣、欺君的贼子为伍。莫说书信贿赂是下官切齿之恨，连与这类奸党见面，恨不能食肉寝皮，治以国法，以报先皇于地下。至于升任原由，乃是圣上恩典，岂汝等这班小人所知。”

朱利人见狄公这番正言厉色，知道是个冰炭，心下暗道：“你也不访访，现在何人当国！说这派恶言，岂不是故意骂我？可知你虽然公正，我这规矩是少不了的！”当时冷笑道：“大人原来是圣上简放，怪不得如此小视下官。这差使也是朝廷所命，虽然有俸有禄，无奈收入甚少，不得不取偿于诸官。大人外任多年，一旦膺此重任，不知本官的例银可曾带来？”狄公听了此言，不禁大声喝道：“汝这该死的匹夫，平日贪赃枉法，已是恶迹多端。本院因初入京中，不便骤然参奏，你道本院也与你们一类么？可知食君之禄，当报君恩。本院乃清廉忠正的大臣，哪有这赃银与汝？汝若稍知进退，从此革面洗心，本院或可宽其既往，免于追究。若以武三思为护符，可知本院只知道唐朝的国法，不知道误国的奸臣。无论他是太后的内任，也要尽法惩治的，而况汝等这班狗党！”朱利人为狄公骂这一顿，一时转不过脸来，不禁恼羞变怒，乃道：“我道你是个堂堂的巡抚，掌管平章，故尔与汝相见。谁知你目无国威，信口雌黄。这黄门官也不是为你而设，受你指挥，你虽是个清正大员，也走不过我这道门路。你有本领，去见太后便了。”说着，怒气冲冲，两袖一起，转入后堂而去。狄公哪里容得下去，高声大骂了一阵，乃道：“本院因你这地方是皇家的定制，故尔前来。难道有你阻隔，便不能入见么？明日本院在金殿与你辩个高下。”说毕，也是怒气不止，出门而去，以便明日见驾。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话说狄公为朱利人抢白一顿，大骂出来。马荣上前问道：“大人何故如此动怒？”狄公道：“罢了罢了。我狄某受国厚恩，升了这封疆重任，今日初次入京，便见了这许多不法的狗徒，贪婪无礼，无怪四方扰乱，朝政孤悬，将一统江山败坏在女子妇人之手。原来这班无耳的匹夫，也要认皇亲国戚，岂不令人可恼！”当时命马荣择了寓所，先将众人行李安排停妥，然后想道：“目今先皇崩驾，女后临朝，所有年老的旧臣不是罢职归田，便是依附奸党。明日若不能入朝见驾，不但被这狗头见笑，他必无端谎奏，陷害大臣。”自己想了一会，惟有通事舍人元行冲这人尚在京中，不与这班人为伍，此时何不前去访拜，同他商议个良策，以便将朱利人惩治。想毕，仍然带了马荣，问明路径，直到行冲衙门而来。

到了前面，先命马荣递进名帖。家人见是新简的巡抚，平日又闻他的声名，不敢怠慢，进内禀明主人。元行冲这连日正是为国忧勤，恨不能将张昌宗、武三思罢斥出朝，复了中宗的正位，无奈势孤力薄，没有同力之人，因此在书房长吁短叹。忽见家人取出名帖，说新任巡抚来拜，元行冲抬头一看，见是“狄仁杰”三字，心下好不欢喜。随即命人开了中门，自己迎接出去。彼此相见，携手同归，到了厅前，见礼入坐。元行冲开言说道：“自从尊兄授了县令，倏忽光阴已有数载。近年公车到此，访闻德政，真乃为国为民古今良吏。目下圣心优隆，放了畿辅的大臣，此乃君民之福。可知这数年之内，先皇晏驾，女后临朝，国事日非，荒淫日甚。凡从前老成硕望，半就凋零。我辈生不逢辰，遇了无道之世，虽欲除奸佞启悟君心，无奈人微言轻，也只好腆颜人世了。”说到此处，不觉声音呜咽，流下泪来。

狄公见他如此，乃道：“下官虽授了这重任，可知职分愈大，则报效愈难。武后荒淫，皆由这班小人煽惑。下官此来奉拜，正有一事相商，不知大人可能为力？”当时就将朱利人的话说了一遍。元行冲道：“此人却是武三思的妻舅，可恨在廷臣子谄媚求荣，承顺他的意旨。平时觐见，不有一千，

便有八百，日复一日，竟成了牢不可破之例。不然便谎君欺君，阻挠觐见。前虽有据实参奏，皆为武三思将本章抽下，由此各官畏惧权势，争相贿赂。京中除下官与张柬之这四五人没有这陋规赃款，其余无不奉承。尊兄既欲除此弊端，必待下官明日入朝，然后尊兄如此这般，方可令朝廷得悉，随后这狗头也可知敛迹。”当下议论已毕，便留狄公在衙饮酒。杯盘肴核，备极殷勤。席中无非谈些乱臣贼子。到了二鼓以后，方才席散回寓，一宿无话。次日五鼓起来，具了朝服，也不问朱利人代他启奏与否，公然到了朝房，专等人朝见驾。

此时文武大臣见他是新任的巡抚，方欲与他接见，忽然见朱利人的小黄门进来一望，然后高声说道：“今日太后有旨，诸臣入朝启奏，俱各按名而进。若无名次，不准擅进，违者斩首。”说毕，当时在袖内取出一道旨意，上面写了许多人名，高声朗诵，从头至尾念了一遍，其中独没有狄公的名字。狄公知他是假传圣旨，随即向前问道：“你这小黄门，既然在此当差，本院昨日前来挂号，为何不奏知圣上，宣命朝见？”那个小黄门将他一望，冷笑道：“这事你问我么？也不是我不令你进去。等有一日你见了圣驾，那时在金殿上询问，方可明白。这旨意是朱国威奏的，圣上谕的，你来问我，干我甚事？”狄公听了如此言语，恨不能立刻将他治死，只因圣驾尚未临朝，不便预先争论，但道：“此话是你讲的，恐你看错了。本院那时在圣驾面前，可不许抵赖。”说着，元行冲也进了朝房，众人也不言语。

不多一会，忽听景阳钟响，武后临朝。众大臣皆起身入内。狄公俟众人走毕，然后也就起身，出了朝房，直向午门而去。那个小黄门看见，赶着向前喝道：“你是个新任的巡抚，难道朝廷统制都不知道么？现有圣旨在此，若未列名，不准入见，何故忤逆圣旨，有意欺君？我等在此官儿，不能听你做主，还不为我出去！”说着抢上一步，伸手揪着狄公的衣襟，拖他回去。狄公当时大怒不止，举起朝笏向小黄门手掌上面猛力一下，高声喝道：“汝这狗头，本院乃是朝廷的重臣，封疆的大吏，圣上升官授职，理应入朝奏事。昨日前来挂号，那个朱狗头滥索例规，贪脏枉法，已是罪无可道。今又假传圣旨，欺罔大臣，该当何罪？本院预备领违旨之罪，先与你这狗头入朝见驾，然后与朱利人分辩。”说着，举起朝笏直往小黄门打下。小黄门本是朱利人命他前来，见狄公如此大怒，不禁有意诬栽，高声喊道：“此乃朝廷的朝房，你这人如此无理，岂不欲前来行刺么？”里面值日的太监听见外面喧嚷，不知为着何事，随即命人奏知武后，一面许多人出来询问。

此时元行冲与众人正是山呼已毕，侍立两旁，见武后在御案上观各臣的奏本，忽有值殿官向前奏道：“启我主万岁，不知谁人紊乱朝纲，目无法纪，竟敢在朝房向小黄门揪打。似此欺君不法，理合查明议罪，请圣旨驾下。”武后正要开言，早有元行冲俯伏金阶，向上奏道：“请陛下先将朱利人斩首，然后再传旨查办。”武后道：“卿家何出此言？他乃是黄门官之职，有人不法闯入朝门，他岂有不阻之理？为何反欲将他斩首？”元行冲道：“且奏陛下，新任河南巡抚现是何人？封疆大吏入京见驾，可准其陛见么？”武后道：“孤家正在思念此人。前山东巡抚阎立本保奏，狄仁杰在昌平县内慈爱惠民，尽心为国，颇有宰相之才。朕思此人虽为县令，乃是先皇的旧臣，因此准奏先授汴州参军，未及至任便越级升用，简了这河南巡抚同平章事。此旨传谕已久，计日此人也应到京，卿家为何询问？至于大臣由职进京，凡要宫门请安的人，皆须在黄门官处挂号，先日奏知，以便召见。此乃国家定例，卿家难道尚不知道么？”元行冲道：“因臣晓得，所以请陛下将朱利人斩首。此时朝房喧嚷，正是简命大臣狄仁杰因昨日往黄门官处挂号，朱利人滥索例规，挟仇阻挡，不许狄仁杰入朝，以故狄仁杰与他争论。朱利人乃宫门小吏，便欺君罔法，侮辱大臣，倘在廷诸臣皆相效尤，将置国法于何地？臣所以请陛下先斩朱利人首级，以警臣僚，然后再追问保奏不实之人，尽法惩治，庶几朝政清而臣职尽，惟陛下察之。”

武后听了元行冲之言，心下想道：“朱利人乃武三思妻舅，即是我娘家的国戚，前次三思保奏，方将他派了这差事。此事若准他所奏，不但武三思颜面攸关，孤家也觉得无甚体面。且令三思出去查问，好令他私下调处。”当即向下面说道：“卿家所奏虽属确实，朱利人乃当今的国戚，何至如此贫鄙？且命武三思往朝房查办。若果是狄卿家人朝见孤，就此带领引见。”武三思知道武后的意思，当时出班领旨，下了金阶，心下骂道：“元行冲你这匹夫，朱利人与狄仁杰索规要费，干汝甚事？汝与张柬之平日一毛不拔，已算你们是个狠手，为什么还帮着别人不把银两。众人全不开口，你偏奏参一本。不独参他，还要参我。若非这天子是我的姑母，见了这亲戚情分，我两人的性命岂不为汝送去？你既如此可恶，便不能怪我等心狠了。早迟有一日，总要摘你一件短处，严参一本，方教你知道我的手段，随后不敢藐视。”

一人心下思想，走了一会，已到朝房。果见小黄门与一大员，朝服朝冠，在那里争论。一个说：“我是钦命的大臣，理应带领引见，为何所欲不遂，便假传圣旨。”一个说：“你若想走这门路，也是登天向日之难。你有本

领见得到圣驾，我家爷也不当这差使了。没有钱孝敬，还如此威武！”狄公被他揪住，只是举朝笏乱打，大骂不止。此时武三思看见，只得向前来问。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却说武三思来至朝房，果见小黄门与狄仁杰喧嚷。走到前面，向着狄公奏了一揖，乃道：“大人乃朝廷大臣，何故与小吏争论，失大人的体统。若这班人有什么过失，尽可据实奏闻。若这样胡闹，还算什么封疆大吏！现在太后有旨，召汝入见，汝且随我进来。”狄公将他一看，年纪甚是幼小，绿袍玉带，头戴乌纱，就知是武三思前来，当时故作不知，高声言道：“我说朝廷主子甚是清明，岂有新简的大臣不能朝觐之礼。可恨被这班小人欺君误国，将一统江山败坏于小人之手。朱利人那厮还以武三思为护符，此乃是狗党狐群，贪赃枉法，算什么皇家国戚。既然太后命汝宣旨，还不知尊姓大名，现居何职？”武三思听他骂了这一番，哪里还敢开口，心下暗道：“此人非比寻常，若令他久在朝中，与我等甚为不便。此时当我的面尚作不知，指桑骂槐如此，背后更可思想了。”复又见他问他姓名，更是不敢说出，乃道：“太后现在金殿立等觐见，大人赶速前去吧。你我同为一殿之臣，此时不知，后来总可知道。”说罢，喝令小黄门退去，自己在前引路。

穿了几信偏殿，来至午门。武三思先命狄公在此稍待，自己进去，先在御驾前回奏，然后值殿官出来喊道：“太后有旨，传河南巡抚狄仁杰朝见。”狄公随即趋进午门，俯伏金殿，向上奏道：“臣河南巡抚狄仁杰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武后在御案上龙目观看，只见他跪拜雍容，实是相臣的气象，当即问道：“卿家何日由昌平起程？沿路风俗年成可否丰足？前者山东巡抚阎立本，保奏卿家政声卓著，孤家怜才甚笃，故此越级而升。既然到了京中，何不至黄门官处挂号，以便入朝见朕？”狄公当即奏道：“臣愚昧之才，毫无知识，蒙恩拔擢，深惧弗胜。只以圣眷优隆，惟有竭身报效。臣于前月由昌平赴京，沿途年岁可卜丰收，惟贪官污吏太多，百姓自不聊生，诚为可

虑。”武后听了这话，连忙问道：“孤家御极以来，屡下明诏，命地方各官爱民勤慎，卿家见谁如此，且据实奏来。”狄公道：“现有河南府清河县周卜成，便贪赃枉法，害虐民生，平日专与恶棍土豪鱼肉百姓。境内有富户曾有才霸占民田，奸占妇女，诸般恶迹，道路喧传。百姓控告，衙门反说小民的不是。推原其故，皆这两人是张昌宗的家奴。张昌宗是皇上的宠臣，以故目无法纪。若此贪官墨吏，再不尽法惩治，百姓受害日久，必至激成大变。此乃外官的积恶，京官弊窠，臣甫入京，都未能尽悉。但以黄门官朱利人而言，臣是奉命的重臣，简授巡抚，进京陛见，理合先赴该处挂号。朱利人谓臣升任巡抚，是因请托武三思贿赂而来，他乃武三思妻舅，自称是阜亲国戚，勒派臣下送他一千两例规，方肯带领引见。臣乃由县令荐升，平日清正廉明，除应得俸禄，余者一尘不染，哪里有这赃银送彼？谁知他阻挠入觐，令小黄门假传圣旨，不准微臣入朝。设非陛下厚恩，传旨宣见，恐再迟一年也难得睹圣上。这班小人居官当国，皆是仰仗武三思、张昌宗等人之力，若不将此人罢斥，驱逐出京，恐官方不能整顿，百姓受害日深，天下大局不堪设想。臣受国厚恩，故昧死渎奏，伏乞我主施行。”

武后听他奏毕，暗道：“此人大好胆量。张昌宗、武三思皆我宠爱之人，他初入京中便如此参奏，可见他平日是为民为国不避权贵的了。但此时你虽奏明，教孤家如何发落？将他两人革职，于心实是不忍，况且宫中以后无人陪伴了。若是不问，狄仁杰乃先皇的旧臣，百官更是不服。”想了一会，乃道：“卿家所奏，足见革除弊政，殊堪嘉尚。着朱利人降二级调用，撤去黄门官差使。周卜成误国殃民，着即行撤任。与曾有才并被害百姓，俟卿家赴任后，一并归案讯办，具奏治罪。张昌宗、武三思，姑念事朕有功，着无庸置议。”狄公见有这道旨意，随即叩头谢恩。武后命他即赴新任，然后卷帘退朝。

元行冲出了朝房，向狄公说道：“大人今日这番口奏，也算得出人意外。虽不能将那两个狗贼处治，从此谅也不敢小视你我了。但是一日不去，皆是国家的大患，还望大人竭力访察，互相究办，方得谓无负厥职。”狄公道：“大人但放宽心，我狄某不是那求荣慕富的小人，依附这班奸党。到任之后，哪怕这武后有了过失，也要参她一本。”说着，两人分手而别。

狄公到了客寓，进了饮食，因有圣命在身，不敢久留京内。午后出门拜了一天的客，择定第五日接印。好者这巡抚衙门即在河南府境，唐朝建都在河南，名为外任，仍与京官一般，每日也要上朝奏事。加之狄公又有同平

章事这个官职，如同御史相仿，凡应奏事件又多，所以每日皆须见驾。自从朱利人降级之后，所有这般奸臣，皆知道狄公厉害，不敢小视于他。众人私下道：“武张两人如此的权势，他甫进京中，便参他不法。圣上虽未准奏，已将三思的妻舅撤差，你我不是依草附木的人，设若为他参奏一本，也要同周卜成一样了。”

不说众人心怀畏惧，单说狄公次日先颁发红谕，择了十三日辰刻接印。一面命马荣去投递，一面自己先到巡抚衙门拜会旧任。此时旧任巡抚正是洪如珍，此人乃是个市侩，与僧怀义自幼交好。因怀义生得美貌超群，有一日被武后看见，便命他为白马寺主持。凡武后到寺拈香，皆住在里面，淫乱之风笔难罄述。怀义得幸之后，便是骄贵非常，敌尊王位，出入乘御马，凡当朝臣子皆匍匐途，卑辞尽礼。武承嗣、武三思见武后宠爱于他，凡见他之时，皆以僮仆礼相见，呼他为师父。怀义因一人力薄，恐武后不能当意，又聚了许多无赖少年，度为僧尼，终日在寺内传些秘法，然后送进宫中。这洪如珍知道这个门径，他有个儿子长得甚好，也就送在寺内，拜怀义为师。此子生来灵巧，所传的秘法比众人格外活动，因此怀义欢喜他非常，进与太后，大为宠幸。由此在太后面前求之再四，将洪如珍放了巡抚。这许多秽迹，狄公还未知道。当时到了衙门，将名帖投号房。见是新任大人，赶紧送与执帖的家人，到里面通报。此时洪如珍已得着他儿子的信息，说新任巡抚十分刚直，连武、张诸人皆为他严参，朱利人已经撤差，如到衙门，不可大意。洪如珍见了这书信，心下笑道：“张昌宗这厮，平日专妒忌怀义，说他占了他的步位，无奈他没有怀义那许多秘法，不过些老实行情。现在被狄仁杰再参了一本，格外要失宠了。那时我的儿子能大得幸任，虽有这姓狄的在京，还怕什么？”当时见家人来回，只得命人开了中门，花厅请会。自己也是换了冠带，在阶下候立。

抬头见外面引进一人，纱帽乌靴，腰束玉带，年纪在五十以外，堂堂一表，颇觉威严，当即赶上一步，高声说道：“下官不知大人枉顾，有接来迟，望祈见谅。”狄公见他如此谦厚，也就言道：“大人乃前任大员，何敢劳接？”说着彼此到了花厅，见礼已毕，分宾主坐下。家人送上茶来，寒温叙毕，各罄所怀。洪如珍先问道：“大人由县令升阶卓授此任，圣上优眷可谓隆极了。但不知几时接印，尚祈示知，以便迁让衙署。”狄公道：“下官知识毫无，深恐负任。只以圣恩同厚，命受封疆。昨日觐见之时，圣命甚为匆促，现已择定十三日辰刻接印，红谕已经颁发，故特前来奉拜，藉达鄙忱。至地方上一切

公牍，还期不吝箴言，授以针指。”洪如珍见狄公如此谦抑，疑惑儿子所言不实，此时反不以他为意，乃道：“大人乃简命的大臣，理合早为接印。至公牍案件，自本院莅位以来，无不整理有方，官清民顺，纵有那寻常案件，皆无关紧要，俟交印时自然交代，此时无烦过虑。”狄公见他这目空无人的言语，心下笑道：“我道你是个我辈，谁知你也是个狂妄不经的小人。你既如此倨傲，本院倒要驳你一驳。”乃道：“照此说来，大人在任数年，真乃小民之福了。但不知属下各官，可与大人所言相合。下官自山东渡黄河至清河县内，那个周卜成甚是殃民害国。昨日在殿前据实参奏，蒙旨将他革职。不知大人耳目，可知道这班污吏么？即谓官清民安，何以这项人员尚未究办？莫非是口不应心么？”洪如珍听他这言语，明是有意讥讽，乃道：“大人但知一面，可知周卜成是谁出身？乃张昌宗所保，武后放的这县令。现在虽然革职，恐也是掩耳盗铃。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人虽有此直道，恐于此言未合，岂不有误自己？”这番话说得狄公大怒不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却说洪如珍一番话，说得狄公大怒不止，乃道：“我道你是个正人君子，谁知也与这班狗徒视同一类。但有一言问你，你这官是做的皇上的，还是做的张昌宗的？先皇升驾，虽为这班奸党弄得朝政不清，弊端百出，你若是忠心报国，理合不避权贵，面折廷诤，方是正理。而且这周卜成乃是汝属员，若不知情，这防范不严的罪名还可稍恕，你明明知道他害虐百姓，设若将民心激变，酿成大患，那时张昌宗还能代你为力么？汝识时务乃是如此，岂不也是欺君误国的奸臣，有何面目尚与本院相见。可知做官只知治民，即便为奸臣暗害，随后自有公论，何必贪恋这富贵，留万世骂名。本院今日苦口劝你，以后革面洗心，致身君国，方是大臣的气度。”这派话说得洪如珍哑口无言，两耳飞赤。过了一会，只得自己认过道：“下官明知不能胜任，因此屡经呈请开缺。目下大人前来，此乃万民之福，下官岂有不遵命之理？”

狄公见他惭愧，也就起身告辞，上轿而去。

回至客寓，却巧遇元行冲前来回拜。狄公便将方才这番说了一遍，乃问道：“这洪如珍不知是何出身？何以数年之间，便做这封疆大吏。看他举止动静，实是不学无术。”元行冲长叹一声道：“目今是绿衣变黄裳，瓦缶胜金玉了。你道他是何人？说来也是可耻，你我若非受先皇上厚恩，惟有罢革归田，不问时务，落得个清白留贻，免得与这班市侩为伍。”当时就将他儿子拜僧人怀义为师，送了宫中，以及怀义为白马寺主，圣驾常行临幸的话说了一遍。狄公也就长叹不止，说：“我狄某若早在京数年，这班狗头何能容他如此！其初以为只张昌宗数人，谁知又有僧人邪道。但不知此人现在宫中，还在寺内？”元行冲道：“现在尚在寺中。若日久下来，难保不潜入宫中。”狄公当时又谈论了一会，元行冲方才走去。

到了十三这天，狄公先入朝请了圣安，回至寓中，已是卯正之后。因自己仆众无多，又无公馆，当时穿了朝服，乘轿来至巡抚衙门，在大堂升了公座，命巡捕到里面请印。所有闾署书差以及属下各官，见大人如此轻减，一个个也就具了冠带，在堂口两边侍立。洪如珍见巡捕进来，知是狄公已到，随即将王命旗牌以及书卷案牍，同印一并恭送出去。只听三声炮响，音乐齐鸣，暖阁门开，巡捕官披着大红，将印在公案上设好，狄公当时行了拜印礼，然后在堂下设了香案，谨敬叩头，望阙谢恩。升堂，公座标了朱书，写了“上任大吉”四个字，用印盖好，贴于暖阁上面。方才堂下各官行庭参礼毕，众书役叩贺任禧。狄公随即在堂上起了公文，用六百里加紧，命清河县周卜成迅速来省，所有遗缺，着该县县丞暂行代理。并传知郝干庭、胡大经、王小三子并被告曾有才，着派差押解来辕，以便讯办。书办将文稿接过，心下甚是惧怕，各人暗道：“真是名不虚传，算得个有人有胆。从未见过方才接印，便动公事提人之事。”当即在堂上眷清已毕，盖了官印，由驿递去。这里狄公又阅城盘库，查狱点卯。一连数日，将这许多例行公事办毕。此时洪如珍已迁出衙门，入朝复命，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周卜成自夤缘了这清河县缺，心下好不欢喜，一人时常言道：“古人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看，古时这两句话或者有用。若在此时，无论你怎么自强，也不能为官。我若非在张昌宗家作役，巴结了这许多年月，那里能为一县之主？我倒要将这两句改换方好：将相本无种，其权在武张。你看目今作官的人，无论京官外任俱是这两家党类居多。我现在既做了这官儿，若不得些钱财，作些威福，岂不辜负了这个县令？”平时他如此想

法，到任之后却巧又见曾有才居住在此地，更是喜出望外。两人表里为奸，凡自己不好出面的事，皆令曾有才去。无论霸占田产，抢夺妇女，皆让他得个先分。等到有人来告，皆是驳个不准。外人但知道他与曾有才一类，殊不知他比曾有才还坏百倍。那日将郝干庭的媳妇抢来，便与曾有才道：“此人我心下甚是喜悦，目下全听你受用，等事情办毕，还是要归我做主的。”两人正义之时，适值郝干庭前去告状，格外地驳得个干净，好令他不敢再告。谁知此时独被狄公访着，未有数日，京中已有旨下来，着他撤任，彼此甚是诧异，不知这姓狄的是谁，何以知道这县内案件。当时虽然疑惑，总倚着是张家的人，纵有了风波，也未必有碍。当即写了一封书信，并许多金银礼物，遣人连夜进京，请张昌宗从中为力，以免撤任。谁料此人才去，河南府已接到狄公的公事，吓得手忙脚乱。随即专差转饬下来，命县丞代理县印，立即传同原被告一并赴辕候审。

周卜成接了这公事，心下方才着急，悔恨这事不该胡闹，好容易夤缘这个县缺，忽然为上宪撤任，已是悔之不及。虽想迟延，无奈公事紧急，次日便将印卷交与县丞。县丞也随即出差，传知原告，准予后日赴辕讯办。如此一来，早把个郝干庭、胡大经等人弄得犹豫不定。听说巡抚亲提，遥想总非坏兆，当即到县禀到，同曾有才等人一齐赴省。到了抚院，递了公禀，在辕门左近寻了客店住下。此时惟有周卜成同曾有才十分惧怯，惟恐在堂上吃苦，谁知公文号房见了这项公禀，知清河县已经到省，当即送入里面，请狄公示下。狄公命将被告并已革清河县交巡捕官看管，明日午堂听审。巡捕得了面谕，随即出来将曾有才与周卜成两人传进。

次日早晨，郝干庭便与胡大经三人来辕听审。狄公朝罢之后，随即升坐大堂。两旁巡捕、差官、书吏、皂役站满在阶下。只见狄公入了公座，书办将案卷呈上，展开看毕，用朱笔在花名册上点了一下，旁边书办喊道：“带原告郝干庭。”一声传命，仪门外听见喊“带原告”，差人等将郝干庭带进，高声报道：“民人郝干庭告进。”堂上也吆喝一声，道了一个“进”字，早将郝老儿在案前跪下。狄公望下面喊道：“郝干庭，汝抬起头来，可认得本院么？”郝老儿禀道：“小人不敢抬头。小人身负大冤，媳妇被曾有才抢去，叩求大人公断。”狄公道：“汝这老头儿也太糊涂了。此乃本院访闻得知，自然为汝等讯结。汝且将本院一看，可在哪里见过么？”郝干庭只得战战兢兢抬头向上面一望，不觉吃了一惊，乃是前日为这事要告府状那个行路客人。当时只在下面叩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大人私下暗访，真我等小民之

福。此事是大人亲眼所睹，并无半点虚假。可恨这清河县不准民词，被书差勒索许多的银钱，反驳个‘诬栽’两字，岂不是有冤无处伸么？可怜胡大经与王小三子也是如此苦恼，现在辕门伺候。总求大人从公问断，令他将人放回。其余别事，求大人也不必问他了。他有张昌宗在太后面前袒护，大人若办得厉害，虽然为我们百姓，恐于自己有碍。小人们情愿花些钱，余皆随他便了。”狄公听了这话，暗暗感叹不已：“天下何尝无好百姓！你以慈爱待他，他便同父母敬你。本院为民伸冤理直，他反请本院只将人取回，余皆不必深究，恐张昌宗暗中害我。这样百姓，尚有何说？可恨这班狗头，贪婪无厌，鱼肉小民，以致国家的弊政反为小人痴议，岂不可恨！”当时说道：“汝等不必多言，本院为朝廷大臣，贪官墨吏理合尽法惩治。汝等冤抑，本院已尽知的了，且命胡大经、王小三子上堂对质。”这堂谕一下，差役也就将这两人带到案前。狄公随命跪立一旁，然后传犯官听审。

堂上一声高喊，巡捕官早已听见，将周卜成带到仪门，报名而入。此时周卜成已心惊胆裂，心下说道：“这狄仁杰是专与我作对了。我虽是地方官通同一类，抢劫皆是曾有才所为，何以不先提他，独先提我？这事就不妙了。”心下一怕，两只脚便提不起来，面皮上自然而然地就变了颜色。巡捕官见他如此，低声骂道：“汝这狗头，此时既如此惧怕，便不该以张家仗势欺虐小民。昨日半天一夜，未见你有点孝敬，你怎么在任上会同人要钱的？还要装腔做势，不代我快走。”到了此时，也只好随他辱骂，到了案前跪下。不知狄公如何治罪，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却说周卜成到了堂口，向案跪下，道：“革员周卜成为大人请安。”狄公将他一望，不禁冷笑道：“我道你身膺民社，相貌不凡，原来是个鼠眼猫头的种子，无怪心地不良，为百姓之害。本院素来刚直，想尔也有所闻，汝且将如何与曾有才狼狈为奸，抢占良家妇女，从实供来。可知你乃革职人员，若有半句支吾，国法森严，岂能宽恕！”周卜成此时见狄公这派威严，早经乱了

方寸，只得向上禀道：“革员莅任以来，从不敢越礼行事。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若实有此事，革员岂不知悉？且该民人当时何不扭禀前来，乃竟事隔多日，捏控呈词，此事何能遽信？而且曾有才是张昌宗的旧仆，何敢行此不端之事？革员虽经革职，负屈良深，还请大人明察。”狄公冷笑道：“你这狗才，倒辩得爽快。若临时能扭控到县，他媳妇倒不至抢去了。你说他是张昌宗的旧仆，本院便不问这案么？且带他进来，同你讯个明白。”

当时一声招呼，也就将曾有才带到。狄公见他跪在堂上，便将惊堂木一拍，喝叫左右，且将这厮夹起，然后再问他口供。此事乃本院亲眼所睹，还容汝等抵赖么？”两边威武一声，早将大刑取过。上来两个差役，将曾有才腿衣撕去，套入圈内。只见将绳索一抽，哎哟两声，早已昏死过去。狄公命人止刑，随向周卜成言道：“这刑具想汝也曾用过，不知冤枉了几许民人。现在负罪匪轻，若再不明白供来，便令尔尝这滋味。你以本院为何人，平日依附那班奸贼么？从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便张昌宗有了过失，本院也不能饶恕，况汝等是他的家奴出身。”

周卜成到了此时，哪里还敢开口，只在地下叩头不止。连说：“革员知罪了，叩求大人格外施恩，以全体面。”狄公也不再说，复命人用凉水将曾有才喷醒。众役如法行事，先将绳子松下，取了一碗凉水，当脑门喷去。约有半个时辰，只听得哎哟一声：“痛煞我也。”方才神魂入窍，苏醒过来。曾有才自己一望，两腿如同刀砍一般，血流不止。早上来两个差役，将他扶起，勉强在地下走了两步，复又令他跪下。狄公道：“汝这狗才，平日视刑法如儿戏，以为地方官通同一气，便可无恶不作。本院问你，现在郝干庭的媳妇究在何处？王小三的妻子与胡大经的女儿，皆为汝抢去。此皆本院亲耳所闻，亲眼所睹，若不立时供出，刀斧手俱在，便要汝狗头。”曾有才此时已是痛不可忍，深恐再上刑具，那时便性命难保，不如权且认供，再请张昌宗为力，当时向上禀道：“此乃小人一时之错，不应将民人妻女任意抢占。现在郝家媳妇在清河县衙中，其余两人在小人家中。小人自知有罪，惟求大人开一线之恩，以全性命。”

狄公骂道：“汝这狗才，不到此时也不吐实。你知道要保全性命，抢人家妇女，便不顾人家性命了？”随又命鞭背五十。登时拖了下来，一片声音，打得皮开肉绽。刑房将口供录好，盖了印花，将他带去收禁。然后又向周卜成道：“现有对证在此，显见曾有才所为，乃汝指使，汝还有何赖？若不将汝重责，还道本院有偏重呢。左右，且将他打四十大棍。”两边吆堂已毕，将他

拖下，重打起来。叫喊之声，如同犬吠。好容易将大棍打毕，复行推到案前。周卜成哪里吃过这苦楚，鲜血淋漓，勉强跪下，只得向上面说道：“大人权且息怒，革员照直供了。”随即在堂上将如何夤缘张昌宗补了这缺，如何与曾有才议霸占民产，如何看中郝干庭媳妇，指使他前去，前后事情说了一遍。狄公令他画供已毕，跪在一旁。向着郝干庭道：“汝等三人可听见么？本院现有公文一封，命院差同汝回去，着代理清河县速将汝媳妇并他两人妻女追回，当堂领去。俟后地方上再有这不法官吏，汝等来辕投诉，本院绝不牵累。若差役私下苛索，也须在呈上注明，毋许私相授受。”说毕，郝干庭与胡大经等直是在地下碰头，说：“大人如此厚恩，小人们惟有犬马相报了。”当时书吏缮好公文，狄公又安慰一番，饬差同去不提。

且说周卜成跪在堂上，狄公心下想道：“若不在这案上羞辱张昌宗一番，他也不知我厉害。惟有如此这般，方可牵涉他上。即使他在宫内哭诉，谅武后也不能奈我怎样。”主意想定，向周卜成道：“汝这狗才，乃是地方的县令，可知知法犯法加等问罪？以这案情而论，一死尚有余辜。我且问你，还是要死要活？”周卜成听了这话，复又叩头不止，说道：“革员自知有罪，惟螻蚁尚且贪生，人生岂不要命？求大人开恩，饶恕性命。”狄公道：“汝既要命，本院有一言在此，汝若能行，便免汝一死。不然，也免不了枭首示众。”周卜成听说可以活命，已是意想不到，还有什么不行？只是在地下叩头：“请大人吩咐，革员遵命便了。”狄公道：“本院也不苦汝所难。因汝等是张昌宗家的出身，动则以他为护符，若非本院不避权贵，这三个妇女岂不为汝等占定？虽有上宪衙门，也是告汝不准。细想起来，汝等罪恶皆是张昌宗为害。本院欲命汝将何时卖入他家为奴，何时为他重用，用何法迎合他的意旨，他又如何保举你为官，以及你如何仗他的势力做了这些不法的事件，现在被本院审出奏参革职，仍然是个家奴的话，在堂上用纸旗写好，明日同曾有才前去游街。凡到了一处街口，便停下高念一遍，晓谕军民人等。汝果能行此事，本院便施法外之仁，全汝狗命。”周卜成听了这话，心下实是为难。右说不行，眼见得王命放牌供在上面，只要他一声说斩，顷刻推出辕门，人头落地，岂不是送自己的性命？若骤然答应，我一人无什么碍事，张昌宗乃武后的宠人，显见的失了他体面。设或他一时之怒，反过脸来奏知武后，那时我也是没命。内心踌躇，口中只不言语。狄公知道他的用意，故意催促道：“本院已宽厚待人，汝为何绝无回报？莫非怕张昌宗责你么？可知这事乃本院命你如此，张昌宗动怒，只能归罪本院，与汝绝无牵涉。汝既这样畏

忌，想必是自知有罪，不愿在世为人。左右，代我将这厮推出斩首。”两边吆喝一声，早将周卜成吓得魂飞天外，连忙失声哭道：“大人权请息怒了，革员情愿做了。”狄公见他已经答应，随命巡捕赶造了一面纸旗，铺在地下，命书吏给了笔墨，使他在下面录写。周卜成此时也只顾要命，不问张昌宗如何，当时便在地下，从头至尾写了一遍，递上与狄公观看。狄公过目之后，用朱笔写了两行，乃是“已革清河县周卜成一名，因家奴出身，迎合权贵，保举县令，食禄居位，抢占妇女，直言不讳，审出口供，游街警众。”底下是“河南巡抚部院狄示。”这两行写毕，命巡捕仍将他带去看管，然后退堂。

次日五鼓入朝，在朝中见了元行冲，将这主意对他说明，元行冲也是得意。出朝之后，回到衙门，将例行的公事办毕，然后升堂。先将曾有才提出，将昨日的话对他说明，又将那面旗子取出，令书吏在堂上念了一遍与曾有才听毕，然后向他说：“他尚是个知县人员，犯罪还如此处治。汝比他更贱一等，岂能无故开释？本院因他已经宽恕，若仅治汝死命，未免有点不公，命汝也与他一同游街，凡他到了街巷，你先执着小铜锣上数下，俟街坊的百姓拥来观看，命他高声朗念。此乃本院法外之仁，汝愿意便在堂上先演一回，以便提周卜成前来，一齐前去。不然，本院照例施行，好令你死而无怨。”曾有才听了这番话，虽明知张昌宗面上难看，无奈被狄公如此逼迫，究竟是自己的性命要紧。而且周卜成虽是革员，终是个实缺的县令，他既能够答应，我又何不可？当时也就答应下来。狄公便命巡捕取来一面小锣、一个锤子，递在曾有才手内，令他操演。曾有才接上手来，不知怎样敲法，两眼直望着那个巡捕。此时堂下许多书差百姓在那里观看，真是罕有之事，从来未曾见过。只见有个巡捕走上前来，不知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却说曾有才执着那个铜锣，不知如何敲法，两眼望着那个巡捕。下面许多百姓、书差，望着那样，实是好笑。只见有个巡捕上来说道：“你这厮故

作艰难，抢人家妇女怎么会抢？此时望我们何用？我且教传你一遍。”说着，复将铜锣取过，敲了一阵，高声说道：“军民人等听了，我乃张昌宗的家奴，只因犯法，受刑游街示众。汝等欲知底细，且听他念如何。”说毕，又将锣一阵乱敲，然后放下道：“这也不是难事，你既要活命，便将这几句话牢记在心中。还有一件，在堂上说明，汝等前去游街，大人无论派谁人押去，不得有意迟挨。若不敲，那时可用皮鞭抽打。现在先行禀明大人，随后莫怨我们动手。”狄公在上面听得清楚，向曾有才道：“这番话你可听见么？他既经教传，为何还不敲来与本院观看。”曾有才此时也是无法，只得照着巡捕的样子，先敲了一阵，才要喊“尔军民人等听了”，下面许多百姓见他那种坏形，不禁大笑起来。曾有才被众人一笑，复又住口不说。堂上的巡捕也是好笑，上前骂道：“你这厮在堂上尚且如此，随后上街还肯说么？还是请大人将汝斩首，悬首示众，免得你如此艰难。”曾有才听了这话，再望一望狄公，深恐果然斩首，赶紧求着：“巡捕老爷且请息怒，我说便了。”当时老着脸皮又说一句：“我乃张昌宗的家奴。”下面众人见他被巡捕恐吓了两句，把脸色吓变，又红又白，那个样子实在难看，复又大笑起来。曾有才随又掩住。巡捕见了，取过皮鞭上前打了两下，骂道：“你这混账种子，你能禁他们不笑么？现在众人还少，稍顷在街上，将这锣一敲，四处人皆拥来观看，那时笑的人还更多呢，你便故意不说么？”骂毕，复又抽了两下。

曾有才被他们逼得无法，只得将头低着，照他所教的话说了一遍。堂下这片笑声，如同翻潮相似。狄公心下也是好笑，暗道：“不如此不能令张昌宗丢脸。”当即命巡捕将周卜成带上，说道：“昨日你写的那面旗子，你可记得么？”周卜成道：“革员记得。”狄公道：“这便妙极了。本院恐你一人实无趣味，即使你高声朗念，不过街坊上人可以听见，那些内室的妇女，大小的幼孩，未必尽知。因此本院代你约个伙伴，命曾有才敲锣，等将百姓敲满了，那时再令你念供，岂非里外的人皆可听见么？方才他在堂上已经演过，汝再演一次与本院观看。”说毕，命曾有才照方才的样子敲锣唱说。曾有才知道挨不过去，只得又敲念了一遍。周卜成已不忍再看，把头一低，恨没有地缝钻了下去。这种丑态毕露，已非人类，那里还肯再念？狄公道：“他已敲毕了，汝何故不往下念？”周卜成直不开口。旁边巡捕喝道：“你莫要如此装腔做势，且问他方才在大人面前所说何话。一经不念，这皮鞭在此，便望下打的。现在保全了性命，还不知道感激，这嘴上的言语还不肯念吗？”周卜成见巡捕催逼，只在地下叩头，向案前说道：“求大人开恩到底，革员从此定然

改过。若照如此施行，革员实是惭愧。求大人单令革员游街，将这口供免念罢。”狄公道：“本院不因你情愿念供，为何免汝的死罪？现复得陇望蜀，故意迟延，岂不是有心刁串。若再不高念，定斩汝头。”周卜成见了这样，心下虽是害怕，口里直念不出来。无意之中向狄公说道：“大人与张昌宗也是一殿之臣，小人有罪与他无涉，何故要探本求原，牵涉在他身上。求将他保举的话，并他的名字免去，小人方可前去。”狄公听了这话，哪里容得下去，登时将惊堂木一拍，高声骂道：“汝这好大胆的狗才，敢在本院堂上冲撞。昨日乃汝自己所供，亲手写录，一夜过来，复想出这主意，以张昌宗来挟制本院。可知本院命汝这样，正是羞辱与他，你敢如此翻供，该当何罪？左右，将他重打壹百！”两边差役见狄公动了真气，那里还敢怠慢，立即将他拖下，举起大棍向两腿打下。但听那哭喊之声，不绝于耳，好容易将壹百大棍打毕，周卜成已是瘫在地下，爬不起来。

狄公命人将他扶起，问道：“你可情愿念么？若仍不行，本院便趁此将汝打死，好令曾有才一人前去。”周卜成究竟以性命为重，低声禀道：“革员再不敢有违了。但是不能行走，求大人开恩。”狄公道：“这事不难。”随命人取出一个大大的箢篮，命他坐在里面，旗子插在篮上。传了两名小队，将他抬起，许多院差押着曾有才两个，巡捕骑马在后面，弹压百姓。顷望，人众纷纷出了巡抚衙门，向街前而去。到了街口，先命曾有才敲了一阵锣，说了那几句话，然后命周卜成照旗上念了一遍。所有街坊的百姓，无不同声称快，大笑不止。这个说：“目今张昌宗当道，手下的人哪里是些家奴，如同虎狼一般，无风三尺浪，把百姓欺得如鸡犬一样。”有的说：“这个狄大人虽办事痛快，我怕他太过分，这不是办的周卜成，明是羞辱张昌宗。设若他在宫内哭奏一本，武后正爱他如命，未有不准奏之理。那时在别项事件上发作起来，将大人革职问罪，也是意中之事。”这班人不过在旁边私论，惟有那班无业的流氓以及幼童小孩，不知轻重，见了这两人如此，真是喜出望外，站在面前笑道：“周卜成，你为何不高念，还是怕丑么？你再不念，我代你念了。”说着，许多小孩子争先抢胜，叫念了一阵。回头见曾有才执着小锣，复又取过来，在周卜成耳旁没命的乱敲。一阵笑，一阵骂，一阵又念上两遍。满街的老少百姓，见这许多小孩无理取闹，真是忍不住好笑。那些巡捕正欲借此羞辱张昌宗，哪里还去拦阻。周卜成心下虽然羞恼，欲想起身阻拦，无奈两腿不能移动。

一路走来，走了许多街道，却巧离张昌宗家巷口不远。巡捕本来受了

狄公的意旨，命他故意绕道前来，此时见到了巷口，随即命曾有才敲锣。曾有才道：“你们诸位公差，可以容点情面，现在走了这许多街道，加上这班小孩不住地笑，我两手已敲得提不起来，可以将巷子走过再敲吧。”巡捕骂道：“你这混账种子，倒会掩饰。前面可知到谁家门首了？别处街坊还可饶恕，若是这地方不敲，皮鞭子请你受用。”说着在身上乱打下来。那些小孩子听巡捕这番话，知道到了张昌宗家，一声邀约，早在他家门首挤满。里面家人不知何事，正要出来观望，众人往里面喊道：“你们快来，你们伙伴来了，快点帮着他念去。”家人见如此说项，赶着出来一看，谁不认得是曾有才？只见他被巡捕衙门的差官押着行走，迫令他敲那小锣。曾有才见里面众人出来，心想代他讨个人情，谁知张家这班豪仆，因连日听见狄公在朝将黄门官参去，武三思、张昌宗皆在其内，虽想为他讨情，无奈狄公不好说话，深恐牵涉在身上。再望着那竹篮内坐的周卜成，知道是为的清河县之事，乃是奏参的案件，谁人敢来过问？只见巡捕官执着皮鞭，将曾有才乱打，嘴里说道：“你这厮故意迟疑，可知不能怪我们不徇人情。大人耳风甚长，你不敲念，责任在我们身上。你若害羞，便不该犯法。此时想谁来救你？”曾有才被 他打得疼痛，见里面的人但望着自己，一个个一言不发，到了此时，迫于无奈，勉强地敲了两下。那些小孩子已喊说起来：“军民人等”，听了这句一说，遂又笑声震耳，哄闹在门前。曾有才此时也不能顾全脸面，硬着头皮将那几句念毕。应该周卜成来念，周卜成哪里肯行，直是低头不语。巡捕官见他如此，一时怒气起来，复又举鞭要打。谁知众小孩在门外吵闹，那些家人再留神向纸旗上一看，那些口供明是羞辱的主子，无不同生惭愧，向里而去。顷刻之间，已是一人没有。

周卜成见众人已走，更是大失所望，只得照着旗上念了一遍。谁料张昌宗此时由宫内回来，正在厅前谈论，听得门外喧嚷，忙令人出来询问。你道此人是谁？乃是周卜成兄弟周卜兴。走出门来，见他哥哥如此，也不问是狄公的罚令，仗着张昌宗的势力，向前骂道：“你们这班狗头，是谁人命汝如此？他也没有乌珠，将我哥哥如此摆布，还不赶速代我放下。”那些公差见出来一个后生，出此不逊言语，当时也就道：“你这厮哪里来的？谁是你的哥哥？我等奉巡抚大人的差遣，你口内骂谁？”就此一来，周卜兴又闹出一桩大祸。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却说周卜兴见哥哥被院差押着游街，向巡捕恐吓了几句。那班人见他仗着张昌宗的势力，哪里能容他放肆。周卜兴见众人不放下来，心下着急，一时愤怒起来，上前骂道：“你们这班狗娘养的，巡抚的差遣前来吓谁？爷爷还是张六郎的管家。你能打得我哥哥，俺便打得你这班狗头。”当时奔到面前，就向那个抬箬篮的小队一掌，左手一起，把面纸旗抢在手内，摔在地下，一阵乱踹。众院差与巡捕见他如此，赶着上前吓道：“你这狗才，也不要性命。这旗子是犯人口供，上面有狄大人印章。手批的告示，你敢前来撕抢，你拿张昌宗来吓谁？”说着上来许多人，将他乱打了一阵，揪着发辫，要带回衙去。周卜兴本来年纪尚幼，不知国家的法度，见众人来揪打，更是大骂不止。复又在地下将纸旗拾起，撕得粉碎。里面许多家人，本不前来过问，见周卜兴已闹出这事，赶即出来解劝。谁知周卜兴见自己的人多，格外闹个不了，内有几个好事的，帮着他揪打，早将一个巡捕拖进门来。

张昌宗在厅上正等回信，不知外面何事，只见看门的老者吁吁进来，说道：“不好了，这事闹得大了，请六郎赶快出来弹压。这个巡抚非比寻常。”张昌宗见他如此慌张，忙道：“你这人究为何事，外面是谁吵闹？”那人道：“非是小人慌乱，只因为周卜成在清河县任内，与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为狄仁杰奏参革职，归案讯办。谁知他将这两人的出身，以及因何做官、在任上犯法的话，录了口供，写在一面纸旗上，令人押解出来，敲锣游街，晓谕大众。外面喧嚷，即是巡抚的院差押着他两人在此。周卜成因在我们门口，上面的话牵涉主人体面，不肯再念，那班人使用皮鞭抽打。却巧周卜兴出去，见他哥哥为众人摆布，想令他们放下，因而彼此争闹，将那小队打了一掌，把那面旗子撕去。许多人揪在一处，欲将他带进衙去。我想别人做这巡抚，虽再争闹也没有事，这个姓狄的甚是碍手。我们虽仗着六郎的势力，究竟有个国法，何必因这事又与他争较？即使求武后设法，这案乃是奉旨办的，听她如何发落，何能殴打她的差役？而且那旗子上面有印，此时抢去，如何

得了。所以请六郎赶快出去，能在门口弹压下来，免得为狄仁杰晓得最好。”张昌宗听了这话，还未开言，旁边有个贴身的顽童，听说周卜兴被人揪打，登时怒道：“你这老糊涂如此懦弱。狄仁杰虽是巡抚，总比不得我家六郎在宫中得宠。周卜成乃是六郎保举做官，现在将这细情写在旗上，满街的敲锣示众，这个脸面置于何处？岂不为众百姓耻笑。此时若不与他较量一番，随后还有脸出去么？无论何人皆可上门羞辱了。”张昌宗被这人一阵唆弄，不禁怒气勃发，高声骂道：“这班狗才，胆敢狐假虎威，在我门前吵闹。狄仁杰虽是巡抚，他也能奈我何？前日在太后面前无故参奏，此恨尚未消除，现又如此放肆。”随即起身，匆匆地到了门口。果见周卜兴睡在地下，口内虽是叫骂，无奈被那些院差已打了一顿，正要将他揪走。周卜成转眼见张昌宗由里面出来，赶着在篮内喊叫：“六郎赶快救我，小人痛煞了。”张昌宗再向外一看，只见他两腿淋漓，尽是鲜血，早是目不忍视，向着众人喝道：“汝这班狗头，谁人命汝前来，在这门前取闹？此人乃我的管家，现虽革职人员，也不能用刑拷打，羞辱旁人。汝等在此放下，万事皆休，若再以狄仁杰为辞，明日早朝，定送汝等的狗命。”说着，喝令众人将周卜兴扶起。然后来拖曾有才，想就此将他两人拦下，明日在太后面前求一道赦旨，便可无事。

此时众巡捕与院差见张昌宗出来，总因他是武后的幸臣，不敢十分拦阻，只得上前说道：“六郎，权请息怒。可知我等也是上命遣差，六郎欲要这两人，最好到衙门与狄大人讨情。那时面面相觑，有六郎这样势力，未有不准之理。此时在半路拦下，六郎虽然不怕，就害得我们苦了。”周卜成见巡差换了口吻，一味地向张昌宗情商，知道是怕他势焰，当即说道：“六郎，不要信他哄骗。为他带进衙门，小人便没有性命。他虽是上命差遣，为何在街道上任意毒打！”张昌宗听了这话，向着众人道：“汝等将这班狗头打散，管他什么差遣。人是我要留下。”这一声吩咐，许多如狼似虎的家人便来与院差争夺。

彼此正欲相斗，谁知狄公久经料着，知道周卜成到张家门口便欲求救，唯恐寡不敌众，暗令马荣、乔泰两人远远地接应。此时见张家已经动手，赶着奔到面前，分开众人到里面，喝道：“此乃奉旨的钦犯，遵的巡抚的号令游街示众，汝等何人，敢在半途抢劫么？我乃狄大人亲随马荣、乔泰的便是。似此目无法纪，那王命旗牌是无用之物了。还不赶快住手，将那个撕旗的交出。”张昌宗本不知什么利害，见马荣陡然上来，说了这派混话，更是气不

可遏，随即喝道：“汝这大胆的野种，干汝甚事，敢在此乱道。尔等先将这厮打死，看看谁人出头。”马荣见他来骂自己，也不与他辩白，举起两手向着那班豪奴左三右四，打倒了六七个人。还有许多人站在后面，见他如此撒野，正想上来帮助，哪知乔泰趁着空儿早把周卜兴在地下提起，向前而去。张昌宗知道不好，还要命人去追，这里周卜成与曾有才已经被那些小队院差抬上肩头，蜂拥而去。马荣见人众已走，拾起纸旗向张昌宗说道：“我劝你小心些儿，莫谓你出入宫帟，便毫无忌惮，可知也有个国法。狄大人也不是好说话的。”张昌宗见众人将周卜成抢去，登时喊道：“罢了罢了，我张昌宗不将他置之死地，也不知我手段。明日早朝，在金殿上与他理论便了。”说毕，气冲冲复向里面进去。所有那班豪奴，见主人如此，谁还敢前去过问？也就退了进去。马荣见了，甚是好笑。

当时回转衙门，却巧众人已到堂上，两个巡捕先进去禀知狄公。狄公道：“我正要寻他的短处，如此岂不妙极。”随向巡捕如此如此说了一遍，然后穿了冠带，立即升堂，将周卜成跪在案上，高声喝道：“汝等方才在堂所供何事？本院命汝游街，已是万分之幸，还敢命人在半途抢劫。本院的旗印，竟大胆的撕断，还能坐这大位么？你兄弟现在何处，将他带来。”乔泰答应一声，早将一人纳跪在堂上，如此这般，把张昌宗的话回了一遍。狄公也不言语，但向周卜兴问道：“你哥哥所犯何法，你可知道么？本院是奉旨讯办，那旗上口供是他自己缮录，本院又盖印在上面，如此慎重物件，你敢抢去撕断，还有什么王法？左右，将他推出斩了。”两个巡捕到了此时，赶着向案前禀道：“此事卑职有下情容禀。周卜成乃周卜兴的胞兄，虽然案情重大，不应撕去纸旗，奈他一时情急，加之张昌宗又出来吆喝，因此胆大妄为。求大人宽恕他初次，全其活命。”狄公听了这话，故意沉吟了一会，乃道：“照汝说来，虽觉其情可恕，但张昌宗不应过问此事。即便有心袒护，也该来本院当面求情，方是正理。而且家奴犯法，罪归其主。周卜成犯了这大罪，他已难免过失，何致再出来阻我功令？恐汝等造言搪塞。既然如此说项，暂恕一晚，看张昌宗来与不来，明日再为讯夺。”说毕，仍命巡捕将三人带去，分别收管，然后拂袖退堂。众人也就出了衙门。

且说巡捕将周卜成带到里面，向他说道：“你们先前只恨我们打你，无奈这大人过为认真，不关你我之事。谁人不想方便？只要力量得来，有何不可？方才不是我在大人面前求情，你那兄弟已一命呜呼。但是只能保目前，若今晚张六郎不来，不但你们三人没命，连我总要带累。此人的名声，你们

也该知道，怎样说项，从来不会更改。在我看来，要赶快打算，能将张六郎请来方好。总而言之，现在是当道的为强，在京在外的官，谁人不仰仗武张这两家的势力？虽僧人怀义现今得宠，他究竟是方外之人，与官场无涉。能使张六郎来此一趟，那时面面相觑，莫说不得送命，连打也不得打了。若他再下身分说两句情商的话，还怕你们不立时释放么？这是我方便之处，故将这话说与你听，你们倒要斟酌斟酌，可不要连累我便是。”这派话，说得三人破忧为喜。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话说周卜成听了巡捕这番话，心下想道：“昨日他们那样凶恶，虽再哀求与他，全不看一点情面。此时由外面回来，虽然狄大人仍然恐吓，为他只两句话一说，便转过话来。看这蹊境并非因他求情，实是方才巡捕将张六郎的话告诉于他，他怕明日早朝彼此会面，在金殿上理论起来。他虽然是个大员，终不比六郎宠信，故尔借话开门，使我们去求张六郎求情。这事虽如此说，设若他竟不来，那时狄仁杰恼羞成怒，拼作由他辩论，一时转不过堂来，竟将我等治罪，那便如何是好？巡捕的话虽不能尽信，倒也不可不听。”当时说道：“你的好意我岂不知道，但是我们之人，皆被押在此。张六郎但说在殿上理论，未曾说来衙门求情，他处又无人打听，我们又无人去送信，他焉能知道你有什么主见？还请代我想想。”巡捕道：“这有何难？你既在他家多年，你的字迹他应该认得，何不写一书信，我这里着人送去。他见了这信，自然知道，岂有不来的道理。若再怕他固执不行，再另外写一信，托你们知己的人在他面前求一求，也就完了。你想我这主意可用得？你若以为然，我便前去喊人，此事可不能再迟了。若再牵延时刻，里面升堂审问，便来不及再去。”周卜成不知是计，随即请他取了笔砚，挨着疼痛扶坐起来，勉强写好书信，递与巡捕道：“谁人前去，但向那门公说声，请他在旁边帮助，断无不来之理。他乃六郎面前最相信之人。”巡捕答应，将信取出，转身来至衙门，回禀了狄公。狄公命陶千前去投信，若张昌宗肯来，务必超先

回来，以便办事。陶干领命，将信揣在怀中，换了衣服，直向张家而来。

到了门口，止步向里面一望，但听众人说道：“我家六郎今日也算是初次动怒。平时皆是人来恭维，连句高声话皆未听过。自从这狄仁杰进京，第一次入朝便参了许多人，今天又将周卜成到门口来羞辱，岂不是全无肝胆么。莫说六郎是个主子，面上难乎为情，我们同门的人也是害臊。此时他们弟兄到堂上审问，还不知是打是夹呢。能将今晚过去，明早六郎入朝，便可有望了。”陶干听得清楚，故意咳嗽两声，将脚步放实，走进里面。只见门房坐了许多人，在那里议论。陶干上前笑问道：“请问门公，这可是张六郎府上么？”里面出来一人，将他一望，说道：“你也不是外路的人，不知六郎的名望，故意前来乱问。你是哪里来的？到此何干？”陶干道：“不是小人乱问，只因这事要秘密方好，露出风声，小人实担当不住。日间巡抚衙门押人在门口取闹，被六郎骂了一顿，那些人将周老爷仍然抢去，禀知了狄大人。狄大人立即升堂，要将周卜成斩首治罪。幸亏有位巡捕竭力求情，说他是六郎得用之人，一时情急做出这事。狄大人见六郎出面，登时便改口说道：‘汝等不许撒谎，张六郎既重用他两人，理应到我衙门求情。未见他来，显是搪塞。本院暂且收管，俟今晚不来，明早定尽法惩治。’因此周老爷写了书信，请我送来，便命我代门公请安。若六郎不肯前去，务必在旁边帮助两句，方可有命。此乃犯法之事，小人因此地人多，不敢遽然说出，所以先问一声。此事万不能缓，我还要等到回信，方好回去呢。”说毕，在身边取出信来。众人见是周卜成的笔迹，知非假冒，赶着命陶干在门旁等候，两三个人取着书子向里而去。

此时张昌宗正为这事与那班顽童嬖女互相私议，预备在这事上将狄公纳倒，方免随后之患。忽见家人送进一封信来，照着陶干的话说了一遍。张昌宗取开观看，与众人所谈大略相同，下面但赘了几句：“小人三人之命，皆系于六郎之手，六郎不来，则我命休矣。”张昌宗看毕道：“这事如何行得？他虽是巡抚，我的身份也不在他之下，前去向他求情，岂不为他耻笑？谅他今夜也不敢十分究办，明日早朝，只要面求了武后，那时圣命下来，命他释放，还怕他违旨么？”众人见他不去，齐声说道：“六郎虽然势大，可知其权在他手中，人又为他押着。此时不敢处治，已是惧畏六郎，若再不给他点体面，那时老羞变怒，竟将他三人处死，等到明日已来不及。此乃保全自家的人性命，与狄仁杰无涉。难得有此意见，何不趁此前去拜会，不但救了他三人，还可藉释前怨，随后条件也好商议。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小人的意

思，还是六郎去得妥当。”张昌宗见众人如此说项，乃道：“不因周卜成是我重用之人，等他处治之后，自然有法报复。不过此去便宜他了。你们且命来人回去报信，说我立刻就来。”众人见张昌宗肯去，当时出来对陶干说明，令他赶速回去。陶干口内答应，心下甚是好笑，暗道：“今番要在堂上吃苦了。不是这条妙计，你何肯自己送来。”当即忙忙地回转弯门，直至书房里面，回复了狄公。狄公也是得意，命人布置不提。

且说张昌宗打发来人去后，随即进去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乌纱玉带，粉底靴儿，灯光之下越发显得他脸上如白雪一般。本来武后命他平时皆傅香粉，此时因为是拜会狄公，格外多擦了许多，远远的望见，比那极美的女子还标致几分。许多妾童顽仆跟在后面，在厅前上了大轿，直向巡抚衙门而来。到了署前，在仪门住下，命家人投进名帖。号房见是“张昌宗”三字，心下甚是诧异，道：“今日我们大人故意羞辱他一番，现在三个人犯还押在衙内，此时他忽来拜会，莫非他又来争论么？我看你主意打错了。这位大人不比寻常的巡抚，设若争论不过，看你如何回去。你现在既来，也只好代你去通禀一声。”一面说着，已到了暖阁后面，进了巡捕房中，照来人的话说了一遍，将名帖递上。此时巡捕已经知道，当时起身到了里面。狄公见他已来，骂道：“这个狗才，居然便来拜会，岂非是自讨其辱！”随即传命，令大堂伺候。所有首领各官以及巡捕书吏，皆在堂口站班。本来预备停妥，专等他来，此时一声招呼，无不齐来听命，顷刻之间已经站满。狄公换了冠带，犹恐张昌宗不循规矩，将供奉的那个万岁牌子由后面请出，自己捧出大堂，在公案上南面供好，然后命巡捕大开仪门，堂见来人。

此时张昌宗坐在轿内，见号房取了名帖进里面，去了多时，只不见他出来请会，心下甚是疑惑。忽见仪门大开，出来两个巡捕，到了轿前抢三步请了个安，高声禀道：“狄大人现在大堂公干，请六郎就此相会。”张昌宗听了这话，疑惑狄公本来有事，忽见他来，就此请在后厅相会，总以为巡捕说话不清。当时走出轿来，再向堂上一望，那等威严，实是令人可怕。只见狄公高坐在堂上，全不动身，心下已是疑惑，无奈已经下轿，也不好复行出去，只得移步向堂上走来。绕到堂口，有个旗牌上前喊道：“大人有命，来人就此堂见。”张昌宗一听这话，晓得有个变卦，赶着上前向狄公一揖道：“狄大人请了，张某这旁有礼。”狄公也不起身，向下面问道：“来者何人？至此皆须下跪，而况万岁的牌位供奉在上面，何故立而不跪，干犯国法！左右为我将他拉下。”张昌宗见狄公以皇上来压他，知道有意寻衅，一时不敢争论，当时

向上笑道：“大人莫非认错人么？此地虽是法堂，奈我不能跪你，不如后堂人见罢。”狄公将惊堂木一拍，高声骂道：“汝这狗才，竟如此不知礼法。可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公堂乃是国家的定制，无论何人到此，皆须下跪参见。汝既是张昌宗本人，为何不知国法，莫非冒充他前来么？左右还不将他拿下，打下狗头，以儆下次。”张昌宗见他如此吩咐，赶着走下堂来，欲转身就走。谁知下面上来四五个院差，将他拦住。不知张昌宗如何发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却说张昌宗拜会狄公，狄公命他在大堂跪下，知道是有意寻衅，随即转身欲走。早见堂下走来四五个院差，将他拦阻道：“你这狗才，受谁人指使，竟敢冒充张六郎穿插衙门，究是何故？现被大人看出真假，又想转身逃走，岂非梦想么？”说着，上来将他拿下。张昌宗早知中计，向堂上喝道：“狄仁杰，你敢设计枉我，此时便跪下来，也是跪的万岁，你能奈我何？可知早迟总要出这衙门，那时同你在金殿辩论便了。”狄公哪里能容，高声骂道：“你这厮假扮禁臣，已为本院察觉，还敢矢口辩说。今日本院的巡捕在他家门首还有事件，也未听说他前来。你说是张昌宗本人，来到本衙何事，可快说明。若果与案件相合，本院岂有不知之理，自然与汝相商。不然便冒充无疑，那时可尽法惩治。”张昌宗听了这话，恍然大悟道：“人说他心地刁钻，实在是可恨。难怪他如此做作，深恐不是本人前来，误做人情，不但与我不能释怨，还要为我耻笑，因此在堂上问明真假，然后等我说情，那时大众方知他因我前来始行释放，随后太后随便知道，他也可推到我身上。你既如此用意，我已经到堂，岂能不说出真话？”当时向狄公说道：“大人但放宽心，此乃我本人前来。只因周卜成冒犯虎威，案情难恕。虽是武后奉旨讯办，也不过是官样文章，掩人耳目。听说实事求是，照例施行，故特趁晚前来。一则拜谒尊颜，二则为这家奴求情，求大人看张某薄面，就此释放，免于追究。随后复命之时，但含糊奏本，便可了事，谅武后也不致查问。”

狄公等他说毕，将惊堂一拍，在刑杖筒内摔下许多刑签，大声喝道：“左右，还不将这厮恶打四十，显见这派言词是胡乱捏造。本院今日将周卜成示众游街，张昌宗这狗头还吆喝恶奴，意图抢劫。幸本院命亲随前去，将人犯押回，并将那个周卜兴带案讯办。张昌宗乃是他三人主子，已是难逃国法，他方且要哭诉太后，求免治罪。莫说他不敢前来，即不知利害，今日被本院羞辱一番，也就愧死，还有什么面目前来求情？据此看来，岂非冒充而何？左右，快将这厮重打四十大棍，然后再问他口供。”堂上那些院差先前本不动手，此时见狄公连声叫打，横竖不关自己事件，加之他平日虐待小民，已是恨如切骨，趁此机会便一声吆喝，将他拖下，顷刻之间，将腿打得血流满地。张昌宗从未受过这苦楚，其初还喊叫辱骂，此时已是噤不出声。众院差虽因狄公吩咐，惟恐将他打坏，那时自己也脱身不得，当即将他扶起，取了一碗糖茶，命他吃下。定了一定疼，方才能够言语。

张昌宗此时只恨自己的家人不来抢护，到了此刻独受苦刑。你道他家人此时为何不问？只因自古及今，邪总不能胜正。虽然这班豪奴平日仗着主子的势力欺压小民，擅作威福，现在到法堂上面，见狄公那派有威可畏的气象，自然而然将平时的邪气压了下去。加之主人方且为狄公摆布，自己有多大胆量，敢而然将平时的邪气压了下去。加之主人方且为狄公摆布，自己有多大胆量，敢来自讨苦吃？因此一个个吓得如死鸡一般，虽然全在，皆躲在那仪门外面向里张望。狄公见他打毕，复又问道：“汝可冒充张昌宗么？若仍然不肯认供，本院拼作一顶乌纱，将汝活活打死。可知张昌宗乃误国奸臣，本院与他势不两立，即便果真前来，也要参奏治罪，何况汝这狗头，装头换面。再不说出，便行大刑。”张昌宗到了此时，深恐再用刑具，那就性命不保，心下虽然愤恨，只得以真作假，向上说道：“求大人开恩。某乃张昌宗的家奴王起，因同事周卜成犯罪，恐大人将他治罪，故此冒充主人前来求情。此时自知有罪，求大人饶恕释放。”

狄公听他供毕，心下实是暗笑：“你这厮也受了狄公的摆布。现在不得汝一个手笔，明日汝又反害。”当时命刑书录了口供，令他画了冒充的供押，心下想道：“苦是教你受毕，须得嘲笑你一番，方知本院的厉害。”举眼见他满脸的泪痕，将他那脸上香粉流滴下来，当即喝道：“汝这厮好大胆量。本院道你是个男子，哪知你还是女流，可见你不法已极。”张昌宗以正画供之后便可开恩释放，忽又听他问了这句，如同霹雳一般，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求道：“小人实是男子，求大人免究。”狄公道：“汝还要抵赖。既是男人，何故

面涂脂粉？此乃实在的痕迹，还想巧辩么？”张昌宗无可置辩，只得忍心害理，向上回道：“小人因张昌宗平时入宫，皆涂脂粉，因冒充他前来，也就涂了许多，以为掩饰，不料为大人看出。”狄公冷笑道：“你倒想得周密。本院也不责汝，汝既要面皮生白，本院偏令他涂得漆黑，好令你下次休生妄想。”随命众差在堂口阳沟里面取了许多臭秽的污泥，将他面皮涂上。此时堂上堂下差官巡捕，莫不掩口而笑，皆说狄公个好毒计。张昌宗见了如此，心内如急火一般，惟恐污了面目。无奈怕狄公用刑，不敢求饶，只得听众差摆布。登时将一个雪白如银的面脸，涂得如泥判官相似，臭秽的气味直向鼻孔钻去。到此境界，真是哭笑不得。狄公见众人涂毕，复又说道：“本院今日开法外之仁，全汝的狗命，俟后若再仗张昌宗势力，挟制官长，一经访闻，提案处治。”说结，也不发落，但将他口供收入袖中，退堂入后。所有张昌宗的家人，见狄大人已走，方才赶着上来，也不问张昌宗如何，纳进轿内，抬起便走。

狄公在内堂俟他走后，随即又复升堂，将周卜成弟兄并曾有才三人捉来，怒道：“汝等犯了这不赦之罪，还敢私自传书，令张昌宗前来求情。如此刁唆，岂能容恕。今日不将汝治罪，尽人皆可犯法了。”随即将王命牌请出，行礼已毕，将三人在堂上捆绑起来，推出辕门将他斩首，然后将首级挂于旗杆上面示众。就此一来，所有在辕下听差各官，无不心惊胆怯。盖狄公本来无心将这三个人处死，因张昌宗既出来阻止，现又受了如此窘辱，直要明日进宫，必定就有赦旨。那时活全三人还是小事，随后张昌宗便服压不住。故趁此时猝不及防，将他三人治罪。明日太后问起，本是奉旨的钦犯，审出口供，理应斩首。而且张昌宗也有函的供认在此，彼时奏明，武后便不好转口。当时发落已毕，到书房起了一道奏稿，以便明早上朝，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张昌宗抬入家中，众人见了如此，无不咬牙切齿，恨狄公用这毒计。张昌宗骂道：“你们这班狗才，方才本说不去，汝等定说要去。现在受了这苦恼，只是在此乱讲。我面孔上的污秽，你们看不见么？腿上鲜血已是不止，还不代我薰洗好，让我进宫哭诉太后！”那些人听他说了这话，再将他脸上一看，真是面无人色，心下虽是好笑，外面却不敢启齿，赶着轻轻地将下衣脱去，先用温水将面孔洗毕，然后将两腿薰洗了一回，取了棒伤药代他敷好。果然灵效非凡，顷刻定疼。当即用细绸将两腿扎好，勉强乘轿，由后宰门潜入宫中。

此时武后正与武三思计议密事，忽闻张昌宗前来，心下大喜，道：“孤家

正苦寂寞，他来伴驾岂不妙极。”随即宣他进来。早有小太监禀道：“六郎现在身受重伤，不便行走，现是乘轿入宫，请旨命人将他搀进。”武后不知何故，只得令武三思带领四名值官太监将他扶入。张昌宗见了武后，随即放声大哭，说：“微臣受陛下厚恩，起居宫院。谁知狄仁杰心怀不愤，将臣打辱一番，几乎痛死。”说着，将两腿卷起，与武则天观看。武则天忙道：“孤家因他是先皇旧臣，故命他做这河南巡抚。前日与黄门官争论，将他撤差，不过全他的体面。此时复与卿家作对，若不传旨追究，嗣后更无畏惧了。卿家此时权在宫中安歇一夜，明日早朝再为究办。”张昌宗见武则天如此安慰，也就谢恩起来，与武三思谈论各事。一夜无话。

次日五鼓武后临朝，文武大臣两班侍立，值殿官上前喊道：“有事出班奏朝，无事卷帘退驾。”文班中一人上前俯伏奏道：“臣狄仁杰有事启奏。”不知狄公所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却说武则天临朝，狄公出班奏道：“臣狄仁杰有事启奏。”武后心下正是不悦，忽见他出班奏事，乃道：“卿家人京以来，每日皆有启奏。今日有何事件，莫非又参劾大臣么？”狄公听了这话，知道张昌宗已入宫中，在武则天面前哭诉，当即叩头奏道：“臣职任平章，官居巡抚，受恩深重，报答尤殷。若有事不言，是谓欺君，言之不尽，是谓误国。启奏之职本臣专任，愿陛下垂听焉。只因前任清河县与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经臣据实参奏，奉旨革职，交臣讯办。此乃案情重大之事，臣回衙之后，提集原被两告，细为推鞠。该犯始以为张昌宗家奴，仰仗主子势力一味胡供，不肯承认。臣思此二人乃知法犯法之人，既经奉旨讯办，理合用刑拷问。当将曾有才上了夹棒，鞭背四十，方才直言不讳。原来曾有才所为，皆周卜成指使。郝干庭媳妇抢去之后，藏匿衙中，至胡王两家妇女，则在曾有才家内。供认之后，复向周卜成拷问，彼此质证在堂，无词抵赖，当即也认了口供。臣思该犯始为县令，扰害生民，既经告发，又通势力，似此不法之徒，若不严行治罪，嗣后效尤更

多。且张昌宗虽属宠臣，国法森严，岂容干犯。若借他势力为该犯护符，尽人皆能犯法，尽人不可管束了。因思作一警百之计，命周卜成自录口供，与曾有才游街示众，俾小民官吏咸知警畏。此乃臣下慎重国法之意，谁知张昌宗驭下不严，恶仆豪奴不计其数，胆敢在半途图劫，将纸旗撕断，殴辱公差。幸臣有亲随二名，临时将人犯夺回，始免逃逸。似此胆大妄为，已属不法已极，臣在衙正欲复提审讯，谁料有豪奴王起，冒充张昌宗本人在衙拜会，藉口求情，欲将该犯带去。当经臣查出真伪，讯实口供，方知冒充情事。”

说到这里，武则天问道：“卿家所奏，可是实事么？设若是张昌宗本人，那时也将他治罪不成吗？”狄公道：“若果张昌宗前来，此乃越分妄分，臣当奏知陛下，交刑部审问。此人乃他的家奴，理合听臣讯办。”武则天道：“汝既谓此人是冒充，可有实据么？”狄公道：“如何没有？现有口供在此，下面亲手执押，岂有讹错？”说着，在怀内取出口供，交值殿太监呈上。武则天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皆是张昌宗亲口所供，无一处可以批驳。心下虽然不悦，直是不便施罪，乃道：“现在该犯想仍在衙署。此人虽罪不可道，但朕御极以来，无故不施杀戮，明将他交刑部监禁，俟秋间处斩。”狄公听了这话，心下喜道：“若非我先见之明，此事定为他翻过。”随即奏道：“臣有过分之举，求陛下究察。窃思此等小人，犯罪之后还敢私通情节，命人求情，若再姑留，设或与匪类相通，谋为不轨，那时为害不浅，防不胜防。因此问定口供，请王命在辕门外斩首。”武则天听了这话，心下也吃了一惊：“此人胆量可为巨擘。如此许多情节，竟敢按理独断，启奏寡人。似此贤才，虽碍于张昌宗情面，也不能奈他怎样。”当时言道：“卿家有守有为，实堪嘉尚。但嗣后行事，不可如此决裂，须奏知寡人方可。”狄公当时也就说了一声：“遵旨。”退朝出来。所有在廷大臣，听狄公如此刚直，连张昌宗俱受棒伤，依法惩治，无不心怀畏惧，不敢妄为。

谁知狄公退入朝房，却巧与元行冲相遇。彼此谈了一会，痛快非常。元行冲道：“大人如此严威，这几个狗头想要从此敛迹了。但是这些人皆彰明较著，易于访查，惟有白马寺僧人怀义，秽乱春宫，有关风化。武则天不时以拈香为名，驻蹕在内，风声远播，耳不忍闻。能大人再整顿一番，便可为清平世界。”狄公道：“下官此次进京，立志削奸除佞。白马寺僧人不法，久经耳有所闻，只因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若不先将这出入宫帟的幸臣、狐假虎威的国戚惩治数人，威名不能远振，这班鼠辈也不能畏服。即便躐等行

事，他反有所阻扰，于事仍然无济，因此下官先就近处办起。但不知这白马寺离此有多远？里面房屋究有多少？其人有多大年纪？须访问清楚，方可前去。”元行冲道：“这事下官尽知。离京不过一二十里之遥，从前宰门迤北而行，一路俱有御道。将御道走毕，前面有一极大的松林，这寺便在松林后面。里面房屋不下有四五十间，怀义住在那南花园内，离正殿行宫虽远，闻其中另有暗道，不过一两进房屋便可相通。此人年纪约在三十以外，虽是佛门孽障，却是闺阁的美男。听说收了许多无赖少年，教传那春宫秘法，洪如珍发迹之始，便是由此而入。”狄公一一听毕，记在心中。彼此分别回去。

到了衙门，安歇了一会，将马荣、乔泰喊来，道：“本院在此为官，只因先皇晏驾，中宗远谪万里，江山皆为武三思、张昌宗等人败坏。现又听说将国号要改为后周，将大统传于武三思继极，如此坏法乱纪，岂不将唐室江山送于他人之手。目今惟有徐敬业、骆宾王欲兴师讨贼。在朝大臣惟有张柬之、元行冲等人，是个忠臣。本院居心，欲想将这班奸贼除尽，然后以母子之情，国家之重，善言开导这武后，使她回心转意，传位于中宗。那时大统固然，丑事又不至外露，及君臣骨肉之间，皆可弥缝无事。此乃本院的一番苦心，可以对神明、可以对先皇于地下者。此时虽将张昌宗、武三思两人小为挫抑，总不能削除净尽。方才遇见元行冲大人，又说有白马寺僧人，叫什么怀义，武后每至寺中烧香住宿，里面秽行百出、丑态毕彰。因此本院欲想除此奸僧，又恐不知底细。此寺离此只有一二十里远近，从前宰门出去，将御道走毕，那个松林后面便是这白马寺所在，你可同乔泰前去一访。闻他住在南花园内，教传那无赖少年的秘法，访有实信，赶快回来告禀。”马荣道：“这事小人倒易查访。但有一件，不知大人可否知道？”狄公道：“现有何事本院不知，汝可从实说来。”马荣道：“这个僧人尚是居住在宫外，还有一个姓薛的，名叫薛敖曹，此人专在宫里，与张昌宗相继为恶。所作所为，真乃悉数难尽。须将此人设法处治，不得令他在京，方可无事。小人因是宫中暗昧之事，不敢乱说，方才因大人言及，方敢告禀。”狄公叹了一口气道：“国家如此荒淫，天下安能太平。此事本院容为细访，汝能且去将此事访明。”

马荣、乔泰两人领命出来，当时先到街坊探问一趟，到了下昼时分，两人饱餐晚膳，穿了夜行衣服，各带暗器出了大门，由前宰门出去，向大路一直而去。行了有一二十里，果见前面一个极大的树林，古柏苍松夹于两道，远远望去好似一团乌云盖住，涛声鼎沸，碧荫葱茏，倒是世外的仙境。马荣道：“你看这派气概，实是个仙人佳境，可惜为这淫僧居住，把个僻静山林改

为龌龊世界。究不知这松林过去还有多远？”两人渐走渐近，已离林前不远。抬头一望，却巧左边露出一路红墙。墙角边一阵钟声，度于林表，但觉铿锵两响，令人尘俗都消。

两人见到了庙寺，便穿出树林，顺着月色，由小路向前而去。谁知未走多远，看见庙门，只是不得过去，门前一道长河，将周围环住。乔泰道：“不料这个地方如此讲究，一带房屋已是同宫殿仿佛，加上这个松林，这道护河，岂非是天生画境。那个木桥已被寺内拉起，此时怎么过去？”马荣道：“你为何故作艰难。别人到此无法可想，你我怕他怎样！却巧此时月光正上，一带又无旁人，此时正可前去寻访。若欲干那混账事件，此时正当其巧。”说罢，两人看了地势，一先一后，在河岸上用个燕子穿帘势，两脚在下面一垫，如飞相似，早就穿过护河，到了那边岸上。乔泰道：“我且去到寺门口看一看，若是开着，就此掩将进去。不然还要踮高，方能入内。”马荣也就与他一齐同来。

顺着红墙，转过几个斜路，但见前面有个有大的牌坊，高耸在半空，一转雕空的梅兰竹菊的花纹，当中上面一块横额，上写着“天人福地”四个金字。牌坊过去，两边四个石莲台，左右一对石狮子。三座寺门，当中门额上面有块石匾，铸就的“敕赐白马禅寺”六字。两扇朱漆山门，一对铜环如赤金相似，钉于门上。马荣向乔泰低声说道：“山门现已紧闭，我们还是踮高上去。”乔泰道：“这个不行。虽然可以上屋，那时寻找他的花园，有好一会寻觅方向。且推它一推。”说着乔泰进前一步，将身子靠定山门，两手将铜环抓住，用了悬劲轻轻向上一提，复向里一推。幸喜一点未响，将门推下。当时招手喊了马荣，两人挨身进去。复向四下一望，但见黑漆三间门殿，当中有座神龛，大约供的是韦陀。彼此捏着脚步过了龛子，向二门走来，也就如法施行，将门推下。才欲进去，忽听左边有派板壁，隔着半间房屋，里面好像有人谈心。马荣知是看山门的僧人所住，当时将乔泰衣袖一拉，乔泰会意。彼此到了板壁前面，屏气凝神，在板缝内向里一看，却是一盏油灯，半明不灭地摆在桌上，上首一个四五十岁的僧人，坐在椅子上面，下首有个白须老者，是个乡间的粗人，坐在凳上，好像要打盹的神情。只见那个和尚将他一推，说道：“天下事总是不公平。你醒来，我同你谈心，免得这样昏迷。”那人被他推了两下，打了个呵欠，睁眼问道：“你同我有何话说，方要睡着，又为你推醒。现在已近三更，那人还未前来。”和尚道：“想必他另有别人了，本来女流心肠，不能一定。直可怜那许多节烈的人，被他困在里面，

真乃可恼。”马荣见他们话中有因，便向里细听。不知那和尚又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却说马荣、乔泰两人听得那僧人说道：“那人不来，许多贞节好人为他困住在里面，岂不是天下事太不公平。即如我，虽不敢说是真心修行，从前在这寺中为主持，从不敢一事苟且。来往的僧人在此挂锡，每日也有七八十人。虽然不比有势力，总是个清净道场。自他到此，干出这么多事来，怕我在里面看见，又怕我出去乱说，故意奏明武则天，令我在此做这看山的僧人，岂不鹊巢鸠占么？而且那班戏子，虽是送进宫中，无不先为他受用。你看昨日那个女子，被他骗来，现在百般的强行。虽然那人不肯，特恐那个贱货花言巧语，总要将他说成。”老者听了此言，不禁长叹一声，说道：“你也莫要怨恨。现在尼姑还做皇帝，和尚自然不法了。朝廷大臣，哪个不是武张两党？连庐陵王还被他们谗间，贬出房州。他母子之情尚且不问，其余别人还有何说？我看你也只好各做各事吧。”马荣听得清楚，将乔泰拖到旁边，低声言道：“我等此时，何不将此人喝住，令他把寺内的细情说明，然后令他在前引路，岂不是好？”乔泰也以为然。

当时马荣拔出腰刀，使乔泰在外防备，恐有出入的人来，自己抢上一步，左脚一起，将那扇山门踢开。一把腰刀向桌上一拍，顺手将和尚的衣领一把揪住，高声喝道：“你这秃驴，要死还是要活？”那个和尚正然说话，忽然一个大汉冲了进来，手执钢刀，身穿短袄，满脸露出杀气，疑惑他是怀义的党类，或是武则天手下宠人，命他前来访事，方才的话为他听见，此时早吓得神魂失散，两手护着袈裟，浑身发抖，嘴里急了一会，乃道：“英英雄，僧僧僧人不敢了。方才才是大意之言，求求英雄饶命，随后再不说他坏处。”马荣知他误认其人，喝道：“汝这秃驴，当俺是谁？只因怀义这秃厮积恶多端，强占人家妇女，俺路过此地，访知一件实事，特来与你寻事。方才听汝之言，足见汝两人非他一党，好好将他细情并那藏人的所在细细说明，

俺不但不肯杀你，且命你得个极大的好处。若是不说，便是与他一类，先将你这厮杀死，然后再寻怀义算账。”和尚听了此言，方才明白，乃道：“英雄既是怀义的仇家，且请松手，让僧人起来慢慢地言讲。难得英雄如此仗义，若将这厮置之死地，不但救人的性命，国家大事也要安静许多。且请英雄释手，僧人总说便了。”马荣听了此言，将腰刀举在手内，说道：“我便松开，看汝有何隐掩。”当时将手一松，只听咕咚一声，原来和尚身体极大，不防着马荣松手，一个跟斗栽倒在地。

马荣见他如此模样，知道他害怕，乃道：“你好好说来，俺定有好处与你。究竟怀义住在何处？方才你两人说那人未来，究是谁人？”和尚爬起来，说道：“僧人本是这寺中主持，十年前来了这怀义，在寺中挂锡，当时因他是个游方和尚，将他留下。”说到这里，复又低声道：“英雄千万莫要声张，我虽然说出，可是关着人命。你若声张起来，我命就没有了。只因当今天子武则天，被太宗逐出宫闱，削发为尼，彼时见怀义品貌甚好，命老尼暗中勾引，成了苟且之事。后来高宗即位，武后收入宫中，不时到这庙中烧香，已是不甚干净。那时因关国体，虽知其事，却不敢说出。谁知高宗驾崩，他把太子贬至房州，登了大宝，竟封这怀义做了这寺中主持，命我看这山门。从此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前日见村前王员外家的媳妇有几分姿色，他自己便假传圣旨，到他家化缘，说太后欲拜四百八十天黄忏，命他到王公大臣家募化福缘。王员外见他前去，知他来历不轻，当时给了五千银子。他又说，银子虽然送出，还要阖家前去行礼，若是不去，便是违旨。次日，王员外只得领着阖家大小男女入庙烧香。他便令人将他媳妇分开，骗到暗室里面。随后王员外回去，不见他媳妇，前来寻找。他反说人家扰乱清规，污浊佛地，欲奏知朝廷论法处治。王员外不敢与他争论，只得抱头鼠窜地回去。听说连日在家寻死觅活，说这冤情没处伸了。谁知怀义将他媳妇藏入暗室，百般强污。所幸这李氏竭力抗拒，终日痛骂，虽然进来数日，终是不能近身。现在怀义无法，将平日那个相好的王道婆找来，先行出火，然后许他的钱财，命向李氏劝说。若李氏答应，遂了心愿，遂将他两人作为东西夫人。昨日在这一夜，午前方走。约定今晚仍来，故此山门尚未关闭。”马荣道：“既有此事，你且带我进去，先将这厮杀死，岂不除了大患。”和尚忙道：“英雄切勿粗莽，此去岂不白送了性命；他自大殿起，直至他内室暗室，各处皆有关键，而且暗室前面，有四人把守。听说这四人是绿林大盗，犯了弥天大罪，应该斩首，他同武则天讲明，宽他不杀之罪，命他在此把守暗室，以防外人入内。

武则天视他如命，岂有不依之理，当时便命这四人前来。马上步下，明来暗去，无不皆精。只要进了大殿，无意碰上暗门，当即突陷下去，莫想活命。四人听见响动，立刻上来杀成两段。游人到此，无故送命的也不知多少，何能前去？我看你休生妄想。你这样虽有本领，恐不是他的对手。这是我一派真言，那个王道婆要来了，若是见有生人，你我一齐没命。我话虽说明，你可赶快出去吧。”马荣道：“你放心，包不累你，我出去便了。”当时将腰刀插入了鞘内，出了房门，将门带好。然后与乔泰说道：“你我躲在龕内等候，且待道婆前来，随她进去，方访得明白。”两人计议已毕，一前一后蹿上神台，在龕内藏躲。

未有一个更次，果然门外有人谈心道：“今夜这个月色正是明亮，怀义大约同热锅蚂蚁一般，在那里盼望呢。”后面一人又道：“本来你也太装腔做势的。人家昨日同你千恩万爱的，叫你今晚早来，你到此时方才动身。我看你也是挨不过去了。”那人道：“你知道拿我垫闲。一经将那个好的代他说上，你抱着他就，他也不问你的。今日总要叫他认得我，方才知我的厉害。”说着，咯咋一声已将山门推下，高声问道：“净师父哪里去了？这半夜三更，不在此看守，若有歹人钻了进来，岂不误了大事。”里面和尚赶着答道：“王婆婆来了？我方才进房有事，可巧你便来了。”马荣向外面一看，见是个四十上下的妇人，虽是大脚，却是满脸满身的淫气。见和尚出来，向着后面那个女子说道：“你回去吧，明日不见得回去。本欲令你同我进去，那个馋猫见了你，又要动手动脚的了。随后有便，我再带他上那，这几日先让我快活快活。”外面那人啐了一声，果然回去。

这里道婆命和尚将山门关好，自己提着个灯笼，向大殿而去。乔泰听她这派言语，已是气不可遏，欲想上前就此一刀结果她性命，马荣赶快拦住，低声说道：“正要随她进去，访明道路，此时杀死，岂不误事！”两人见她进入大殿，跳出神龕，捏着脚步随后跟来。只见在大殿口站定，左脚向门槛上踹两下。忽然一阵铃声，顷刻之间里面出来几人，见是道婆，齐声笑道：“你这老崽子，如此装腔，他在那里乱来了，前后不分，揪着人胡闹。”当时说笑着向里面而去。马荣、乔泰欲想随她而行，又恐众人转身，为其看见，彼此没有退步，而且这班人皆非善类。当时两人只得蹿身上了房屋，在上面随着灯光，一路而去。

穿过几处偏殿，见前面有个极大的院落。院左边有个月洞门，众人到了门口，并不推敲，但将门外那块方石一敲，两扇门自然开来。里面却是个

花园，梅兰竹菊，杨柳梧桐，无不齐备。两人在墙头伏定，但见前面一带深竹，过了竹径，乃是三间方厅。众人到了厅内，道婆喊道：“秃子，还不出来迎接。你再在里面，我便走了。”这话还未说完，好像一人道：“我的心肝，你再走，我便死过去了。”正说之间，众人哄然大笑。马荣不知何事，当时蹿身下来，隐在竹园里面，向厅前一看，只见一个少和年尚精赤条条站立在前面，因道婆说要回去，他来不及穿衣服，便这样出来，所以引得众人大笑不止。马荣虽是愤气，只得耐着性子向里望去，见怀义同那道婆，手挽手到了那上首房间里去，众人顷刻间全然不见。遥想此时，这奸僧干那苟且之事，不忍听那淫秽之声，只得又等了一会。

约计干毕之后，走到窗下，侧耳细听，闻得道婆说道：“你这没良心的种子，现在无人，竟拿我垫闲。今日火是出了，日后怎样说法？我们是下贱人，比不得你上至武后，下至宫人，皆可亲热的。今日不允我这个神福，那件事你也莫想上手。我这利口，你也该知道。”怀义道：“你莫要这样说，昨晚已允过你了，若把她说妥，这两个房间一东一西，为你两人居住。若武则天前来，横竖她也不在这里，另有那个地方。听说我找的那班戏子，无不个个如意，加之薛教曹又入宫中，她已是乐不可支，一时也未必想起我来。即便我问或进宫，也是躲躲藏藏，焉能同你们如此忘形。你看我这小怀义又怒起来了，你可再救我一救。”说着，便搂抱起来。马荣听到此时，实在忍耐不住，拔出腰刀便想进去动手。忽听里面隐隐地露出哭声，知是李氏困在里面，复又按着性子，想道：“我此时进去，就要将这狗男女杀死。设若误入暗室，岂不反误了大事。”只得转身到了院内，命乔泰在竹院内等候，自己顺着声音暗暗听去，却是在地窖里面。走了两趟，只不见有门路。忽然奸僧与道婆一阵笑声出了厅门，马荣反吃了一惊，深恐被他看见。正要躲避，复又铃声一响，许多男子齐行出来，向道婆说道：“王婆婆，我们在下面说了两天，为他骂了无限，只是不依。你现在人浆也吃过了，火已平了，可以将此事办成，免我们这位寻人乱闹。”道婆道：“你们这许多人，垫垫工也不为过。若再向我取笑，便显个手段你看。”众人道：“我等如此说，须也是为的你日后做第二夫人，岂不快活。”说着，道婆一笑，将那门槛一踹，众人顷刻复又不见。马荣甚是诧异。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却说马荣见怀义同众人忽然不见，知是下入地窖。见四下无人，当即走身出来，与乔泰并在一处，侧耳细听。但听道婆到了里面说道：“王家娘子还在这里么？我看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打盆面水来，为娘子净面。就是想娘子在此，也该殷勤殷勤些，方令人心下舒服。常言道，不怕千金体，三个小殷勤。人心是肉做的，她看你这温柔苦求，自然生那怜爱的心了。而况怀义有这样品貌，这样人物，还有这样声势宝贵，旁人还想不到呢。目下虽是个和尚，可知这个和尚不比等闲，连武后也是来往的。王公大臣，哪个不来恭惟？只要武则天一道旨意，顷刻便官居极品。那时做了正夫人，岂不是人间少有，天上无双。到那时，我们求夫人让两夜，赏我们沾的光，恐也不肯了。总是你们不会劝说，你看哭得这可怜的样子，把我们这一位都疼痛死了。你们快去取盆水来，好让我为娘子揩脸。凡事总不出‘情理’二字，你情到理到，她看着这好处，岂有不情愿之理？”

正说之间，忽听铃声一响，马荣两人吃了一惊，赶着用了个蝴蝶穿花势，蹿至竹园里面隐身。向原处一望，早有两个人来，捧着一个瓷盘向东而去。马荣道：“你听老虔婆这张利口，说得如此温柔，想必取水之后便要动手了。你我索性在此听个明白。”两人在私下议论，未有一会工夫，那人已取了水来，依然铃声响动，入内而去。马荣复又出来，但听道婆又道：“娘子且请净面，即便要去，如此夜深，也不好出庙，我们再为商议。还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娘子既来此地，就是此时出去，也未必有干净名声。若是清洁，最好不来。现在至此，你想，怀义的事情谁不知道？那时落个坏名，同谁辩白？我看不如成了好事，两人皆有益处。这样一块美玉似的人，还不情愿，尚要想谁？我知道你的意思，昨日进来，羞答答的不好意思，故此说了几句满话，现在又转不过脸来，其实心下早已动情了。只总是怀义不好，不能体察人的意思，我来代你收拾，好让你两人亲亲热热地在一处。”说着，好像似上去代他揩脸解衣的神情。马荣正是怒气填胸，只得响亮一声，打了

一个巴掌，一人高声骂道：“你这贱货，当着我是谁，敢用这派花言巧语，可知我乃金玉之体，松柏之姿，怎比得你这蝇蛆逐臭的烂物。今日既为他困在此地，拼作一死，到阴曹地府，同他在阎王前算账。若想苟且，也是梦话。他虽与武则天来往，可知国家也有个兴败，何况这秃厮罪不容诛，等到恶贯满盈，那时也要碎骨粉身，以暴此恶。你这贱货若再动手，先与你拼个死活。打量我不知你的事情，半夜三更乱入僧寺，你也不怕羞煞。”

乔泰向马荣耳边说道：“这个女子直是贞烈，若果这虔婆与怀义硬行，也只好冒险前去了。”马荣道：“怕的怀义到别处去了，这半时不听他言语。且再听一会，看是如何。”乔泰只得将腰刀拔出，专候厮杀。谁知虔婆被他这一顿痛骂，并不动气，反哈哈笑道：“娘子你也太古怪了，我说的是好话，反将我骂这一顿。我就不动手，看你这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的样子，几时是了，我且出去，免得你生气。”说罢，向众人道：“你们在此看守，我去回信。遥想秃驴，不知怎样急法呢。”当时又听铃声一响，马荣两人疑惑里面有人出来，复又隐入竹内。谁知听了一会，并不见有动静，马荣道：“这下面地方想必宽大，方才怀义下去，不听他有甚言语，此时铃声响，虔婆竟又不出来，想是另有道路，到别处去了。你我此时且到后面寻觅一番，看那里有什么所在。现已打四更了，去后也可回城通报。你我两人在此，虽知其事，终无有益。”两人言定，由竹园内穿出院落，蹑上厅房，向后而去。但见瓦屋重重，四面八方皆有围墙护着，欲想寻个门路，也是登天向日之难。看了一会，知是他的暗室，当时只得出来，蹑过护河，向城内而去。

到了衙前，却巧天色已亮。自己吃了饮食，正值狄公起身，当即到了书房。狄公问道：“汝等去了一夜，可曾访出什么？”马荣道：“大人听了此事，也要气煞。世上有这等事件，在是君不成君，臣不成臣。”当时两人便把白马寺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狄公自是气不可遏，忙道：“汝等今夜可如此如此，先将这虔婆杀死，本院一面命陶干前去，将王家的原主唤来，本院自有章程。”马荣领命出来。随即狄公将陶干喊进，又将方才的话说了一番，命他立刻出城，如此如此。陶干当时出了衙门，飞马向城外而来。

一路问了乡人，约至辰牌之后，已到王员外庄上。赶着下马，在树上拴好，自己走到庄前，见有四五个庄丁在那里接头接耳，不知说些什么。陶干上前问道：“你这庄主可是姓王？你且进去通报一声，说有个陶干，特由城内前来，同他有机密事商议。从速前去，迟则误事。”不说那些人见他是公门打扮，不知是好是歹，乃道：“天差到此，虽是正事，可巧我主人现在抱病，

没有见客，且请改日来吧。”陶干知他是推诿，乃道：“你主人的病由我知道的，若能见我，不但可以除病，而且可以伸冤。这话你可明白吗？近日你家庄上出了何事？你主人的病就因这事而起，是与不是？快去快去，莫再误事，这个地方非谈心的所在，到了里面，你们便知我来了。”众人见他如此说法，明明指着白马寺之事，当时只得说道：“且请天差稍待一刻，我进去通报一声，看是如何？”说着那人走了进去，稍停一会出来，向着陶干道：“我主人问你何处衙门的天差？”陶干道：“俺乃巡抚衙门狄大人那里前来，还不知道么？”那人听了此言，赶着道：“既是巡抚衙门，我主人现在厅前，就此请见吧。”陶干当即随他进去。

过了几处院落，来至厅前。只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站在厅前，见是陶干进来，赶着说道：“天差光降，老朽适抱微恙，未克远迎，且请坐奉茶。”陶干当时说道：“小人奉命前来，闻得尊处现有意外之事，且请说明，敝上或可代为理恤。但不知员外是何名号？”王员外道：“老朽姓王名毓书，曾举进士。只因钝拙无能，家有薄田可以度日，因此不愿为官，住居于此。乡间农户见老朽有些薄产，妄为称谓，此庄唤着王家庄，称老朽作员外，其实万不敢当。但狄大人雷厉风行，居官清正，令人实是钦慕。此时天差前来，有何见教？”陶干见他不肯说出，乃道：“当今朝廷在臣，半皆张武两党，狄大人削奸除佞，日前已将两人严加惩治。小可前来，正为白马寺之事。何故员外见外，尚不言明？岂不有负来意！”王毓书听了此事，不禁流下泪来，忙道：“非是老朽隐瞒，只因此事关着朝廷统制，若是走露风声，性命难保。目下谁不是奸党的爪牙？犹恐冒充前来探听虚实，以致未敢真言。其实老朽这冤枉，是无处伸的了。”说罢，泪流不止。陶干道：“员外且莫悲苦，这其中细情，俺已知悉，令媳此时并未受污。”当时就将马荣、乔泰昨夜去访的话，说了一遍。然后道：“大人命我来此授意员外，请员外如此这般，大人定将此事办明。所有沉重，皆在大人身上，外面耳目要紧，幸勿自己有误。小可不能在此久坐，回轺还有别次差遣。”说毕，起身告辞而去。王毓书听毕，心下万分感激，虽然犹豫不决，不敢就行，复又想了一会道：“我家不幸，出了此事，难得狄公为我出力，若再畏首畏尾，岂不自取其辱。”当时千恩万谢将陶干送出大门，依计办事。

且说陶干回转城中，回复了狄公，各人在轺门伺候。到了下昼，忽然堂上人声鼎沸，许多乡人拥在堂上，狂喊伸冤。一个中年老者，执着一个鼓锤，在鼓上乱敲不已。当时巡捕不右何事，赶着出来问道：“你这老人家有

何冤抑，为何带这许多人前来喊冤。明日堂朝，可以逞弟控状，此时谁人代你回禀？”那老人听了此言，抓起鼓锤便向巡捕拼命，说道：“我家媳妇被白马寺和尚骗入庙内，不知死活存亡。这样冤枉不来控告，你这衙门在此何用？你不替我回禀，我就自己进去。”说罢，有八九十个农户一齐拥入暖阁，要冲进宅门。把个巡捕吓煞，忙道：“你们在此稍待，我进去回大人便了。若是将暖阁挤倒，这哄闹公堂的罪名，你们可担受不起。”

此时辕门外百姓见有这许多人前来喊冤，皆不知是为何事，纷纷拥拥，皆进来观看。巡捕只得传齐值日差并辕下的小队，将众人拦住，自己进入书房，却巧狄公在里面办事，况现在早已听见外面喧嚷，故意等巡捕来回。巡捕进内禀道：“现有东门外王家庄主人，率领农户八九十名，前来击鼓鸣冤。说是白马寺僧人将他媳妇骗入寺内，现在死活存亡全未知悉，特来请大人伸冤。”狄公道：“白马寺乃怀义主持，是武后常临之地，岂得有此不法之事！他的状词何在？”巡捕道：“小人向他取索，他说请大人升堂，方才逞递，不然就要哄进来了。”狄公假意怒道：“天下哪有这样事件。若果没有此事，本院定将这干人从重处治。若要怀义果真不法，本院也不怕他是敕赐增人，也要依律问罪。既这原告如此，且传大堂伺候。”

巡捕领命，出来招呼了一声，早见许多书差皂役由外进来，在堂上两班侍立。顷刻之间，暖阁开门，威武一声，狄公升堂公坐，值日差在旁伺候。狄公问道：“且将击鼓人传来。”下面听了这句言语，如海潮相似，异口同声，八九十人一齐跪下，口称：“大人伸冤。”为首一个老者，穿着进士的冠带，在案前跪下，身边取出呈子，两手递上。狄公展开，先看了一遍，与马荣回来说那看山门的和尚所说的话无异。然后问道：“汝便叫王毓书么？”老者道：“进士正是王毓书。”狄公道：“你这呈上所控之人，可是实事么？怀义乃当今敕赐的主持，他既是修行之人，又是武后所封，岂不知天理国法，何故假传圣旨到汝家化缘勒，令你出五千两银子，又命你阖家入庙烧香，将你媳妇骗入在里面。此是罪不容诛之事，若所控不实，那个反坐的罪名可是不轻。汝且从实供来。”王毓书听了此言，说道：“进士若有一句虚言，情愿加等问罪。只求大人不畏权势，此事定可明白。”说罢，放声大哭。不知狄公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却说狄公见王毓书说：“大人如能不避权势，定可将此事明白。”当时拍案怒道：“汝虽未入仕途，也是科名之士，岂不知国家立官为达民隐。本院莅任以来，凡事皆秉公评断，汝何故出此不逊之言！且将汝交巡捕看管，俟本院访明再核。若果不实，便将汝重处。余人一律开释。”说罢，拂袖退堂。所有那些百姓，听见此事无不切齿痛骂，说怀义这秃驴，平日干的事件已是杀不胜杀，只因有关国体，朝廷在臣无奈他何，近又将王毓书媳妇骗入里面，还敢假传圣旨，这样大罪还可容得么？可惜这老人家呈控了一番，狄公但由他是虚是实，那个意思也不敢办，这岂非有心袒护么？你言我语，私下议论不了。

当时王毓书随巡捕而去，众农户见狄公如此发落，齐向王员外道：“员外在此且耐心两日，若大人再不肯办，我们明日再来。”说罢，齐声而散。你道狄公何故说这松懈的话？只因怀义党类甚多，就要今晚马荣、乔泰两人事情办成，明日方可奏知武后，严加惩办。若此时在堂上过于决裂，满口要办怀义，设或有人与怀义一党，当时前去报信，走露风声，反为不美，因此但将控告的原由在堂上细问了一遍，使百姓知道，又见自己不肯替王毓书伸冤，此乃他禁止人通报信息的意思。此时退堂之后，将控呈收好，已是上灯时节，命陶干去喊马荣，说他二人已经前去。当晚也不安寝，专等马荣的回信。

谁知马荣与乔泰早就吃了晚膳，出衙门由原路向白马寺来。约至二鼓左右，已到前面。两人走过的熟路，直至寺口，依旧将山门轻轻一推。幸喜又未掩着，两人挨身进去，复行掩好。来至和尚房内，那个和尚见他又来，忙道：“昨晚你们几时出去，里面的事情曾访明白？”马荣道：“全晓得了。但问你，昨晚山门不关是等那个道婆，昨日听得说，今晚不回去，为何此时仍将山门开着？”和尚道：“英雄不知。她每夜皆如此说法，到了次日便自回去。因她那个庵中，也是个龌龊世界，所有的尼姑，把这京城中少年公子，

不知坑害了多少。她每日回去，仍要办那些牵马拉龙等事。今日己正之后，方才出去，言定三更复来。英雄此时又来何干？”马荣道：“可真来么？”和尚道：“僧人岂敢说诳。”马荣当即说道：“你且在里面静坐，若山门外有什么响声，千万莫出来询问，切记切记。”说毕，仍然与乔泰出寺，在牌坊口站定。看看天色尚早，复又在周围一带游玩了一回。

约至三鼓，月色已是当顶，心下正是盼望，远远的见松林外面有团亮光一闪一闪的。马荣招呼乔泰道：“你看对面，可是来了么？”乔泰道：“被这树枝挡住，看不清楚，且待我前去，看明白了。”当时捏着脚步，向松林内走来，定睛一看，却是一个少年女子提着个灯笼，照往那道婆前来。乔泰赶忙出了树林，来至牌坊前面，低声向马荣道：“这贱货来是来了，你我哪里动手？”马荣道：“就在这山门前结果她的性命。”当时背着月光，倚着牌坊的柱子，掩住身躯。只听树林内二人说道：“王婆婆你何以认识怀义？听说他与别人不同，浑身全瘫在身上，唯有那件东西如铁棍子相似，两下一来，便令人筋骨酥麻。可是真的么？你天天如此受用，可惜我未尝过这滋味。你哪一天也松松手，给点好处于我。每天送你来，便不许我进去，岂不令人想煞。不听这妙事，也就罢了，既然晓得，不能身入其境，你想可怪难受的。”王婆婆听了，笑道：“你这臊货，每日两三个男人上下，还要得陇望蜀，想这神仙肉吃。可知他虽是如此，也要逢迎的人有那种本领，软在一处，瘫在一堆，方有趣味。不然，独脚戏唱得来也无意味。”

两人一头走着，嘴里只顾混说这邪话，不防着已到了牌坊前面。马荣将腰刀一举，蹿身出来，高声喝道：“老虔婆做得好事，今日逢着俺了。”说着左手将头发揪住，随手一摔，早跌倒地下。那个少年女子正要叫喊，乔泰早踢了一脚，将灯笼踢去，露出明晃晃的钢刀，向着两人说道：“你们如喊叫一声，顷刻就送你的狗命。”虔婆见是两个大汉，皆是手执钢刀，疑是劫路的盗贼，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当时说道：“大王饶命。我身边没有银钱，且放我进寺。定送钱财与你。”马荣两人也不开口，每人提着一个，直向松林而来。

到了里面，咕咚摔下，乔泰向马荣道：“大哥，我们就此开刀，先将她那个贱货剥下，究竟看她什么形象，就如此淫贱。然后挖出她心来，就挂在这树上，让乌鸦吃了吧。再将头割下，为那烈妇报仇。”马荣故意止住，说道：“这事不怪她一人，总是怀义这狗头秃驴造的这淫孽。若是这虔婆肯将那地窖的暗门，何处是关键，何处是埋伏，何处是怀义淫秽的地方，共有几个所在，她能说明，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仍寻怀义算账，与她二人无

涉。”乔泰听了此言，向着王道婆说道：“你这虔婆，可听见么？爷爷本欲结果你们的性命，这位大哥替你们讨情，饶你狗命。你还不赶快说么？”王道婆听了此言，心下想道：“这两人是何处而来？为何与怀义有这仇恨？我且谎他一谎，只要将此时过去，告知怀义，命他明日进宫奏知武后，传出圣旨，捉拿这两个盗贼，还怕他逃上天去么？”当时说道：“大王要问他地窖，此乃他自己的埋伏，外人焉能知道？我不过偶然到此烧支香，哪里知道他的暗室。”马荣冷笑道：“你这刁钻贼婆，死在头上还来骗人。打量爷爷们不知道？昨日夜间打洗脸水，是谁叫的东西？夫人是谁要做的？我不说明，你道我未曾看见么？你既偏护着孤老，爷爷就要得你性命。先送点滋味你尝尝。”说着，刀尖一起，在虔婆尊臀上戳了一下，登时“哎哟”一声，满地乱滚，鲜血直流，嘴里喊道：“王爷千万饶命，我说便了。”马荣道：“爷爷叫你说，你偏要谎；我现在不要你说，你又求饶。要说快说，不说就下手了。”当时将钢刀竖起，刀背子靠在颈项上，命她直说。王道婆到了此时，已是身不由主，欲待不说，眼见得性命不保，只得说道：“他那个厅口的门槛，两面皆有子口，在外面一碰，便陷入地窖。下面皆是梅花桩、鱼鳞网等物，陷了下去，纵不送命，已是半死。由里一得脚，那门槛下面有两块砖头铺嵌在木板上面，用铁索子系在槛上，只要一碰，铁链子便落了下来。当时两块石板左右分开，下面露出坡屋。由此下去，底下有十数间房屋，各是各的用处。我昨日在那里是第二间房内，李氏娘子是第五间，其余皆是他变童顽仆的所在。将这所房屋走尽，另有五大间极精美的所在，便是武后的寝宫了。这全是真实的言语，并无半句虚词，求大王饶命吧。”

马荣听完，笑道：“爷爷倒想饶你，奈我伙伴不肯。”王道婆疑惑说的乔泰，也就向乔泰道：“是这位大王，也高抬贵手，饶我一命。”乔泰笑道：“他有伙计，俺也有伙计，只问我伙计肯饶你，便没有事。”王道婆道：“大王不要作耍，统共只有你两人，哪里再有伙计？”乔泰将刀一起，喝道：“就是这伙计饶你不得。”王道婆“哎哟”一声，早已人头两处。那个女子见道婆被杀，自分也是必死，只得求道：“大王如不杀我，我便把身上这金钗与你两人。”马荣骂道：“你这臊货，也饶你不得。你且说来，庵在何处？里面共有多少尼姑？”女子道：“此去三里远近有座兴隆庵，便是武后从前为尼之所。这道婆与怀义是多年的情人。现在共有三四十间暗房，三四十个尼姑，专门招引王公大臣、少年子弟，在内玩笑。凡有人家暧昧之事，不得遂心的，也来此处商议。我是去年方才进庵，专随这道婆出入。有时她迎接不上，便命我替代，

因此知道这里面的滋味。不料今日此处遇见大王，但求大王饶命。”马荣听了骂道：“汝这贱货，留着你也非好事。你既同她前来，一齐再同她前去。”当时也是一刀，把那女子杀死。马荣道：“你我此事是干毕了，明日怀义出来，自必奏知武后，缉拿凶手。尸骸在山门前面，岂不有累这看门的和尚？你且进去对他说明，我把这两人头送到怀义那个厅上去，先把点点惊吓与他。”

说着，起手在下面将两颗首级提起，一路蹿房过屋，向那竹园而来。到了里面，见下面有人说道：“这个老东西，此时又不来了，每日夜间总不得令人早早安歇。她不来，这一个便逢人胡闹。”马荣见四下无人，捏着脚步，顺着道婆所说的路径走到里面，轻轻把两颗首级一里一外，在那关键处摆好。随即蹿身上房，连蹿带纵，到了山门口，向里喊道：“乔泰，你我快点回去，顷刻里面惊觉，便走不去了。”乔泰正值里面出来，两人一齐向城内而去。半路之上，马荣问道：“你如何同他说。”乔泰道：“我同他说明是巡抚衙门前来，若是怀义在他身上追寻凶手，命他到辕门控告，但说怀义骗奸人家妇女，致杀两人。他见我差来，感激不尽，说代他出了冤气。虽是他的私意，遥想也不至有误。”当时两人赶急入城，已是四更以后。

进了衙门，却巧狄公正拟上朝，见他两人回来，知是事情办妥，问明原委，上车来至朝房。此时文武大臣尚未前来，幸喜元行冲已到，狄公当将王毓书的事告知与他。行冲道：“此事唯恐碍武后情面，难以依律惩办，只得切实争奏，方可处治。”狄公道：“本院思之已久，稍停金殿上如有违拂之处，尚望大人同为申奏。”元行冲道：“大人不必烦虑，除武后传旨免议，那时无法可想，若是武三思、张昌宗等人阻挠，下官定然伏阙力争。”二人计议已毕，众臣陆续而来。

顷顷，景阳钟响，武后临朝，文武两班侍立。早有值殿官上前喊道：“有事出班奏驾，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狄公匍匐金阶，上前奏道：“臣狄仁杰有事启奏。兹因进士王毓书，昨夜投臣衙门击鼓呼冤，说有媳妇李氏，为白马寺僧人怀义骗入寺中，肆行强占，目下不知生死如何。臣因该寺是敕赐的所在，恐其所控不实，当即在堂申驳。谁知此事阖境皆知，听审百姓齐声鼓噪。声言此案不办，便欲酿成大祸。臣思若果王毓书诬告，何以百姓众口一词？如再不奏明严办，不但有污佛地，于国体有关，且恐激成民变。求陛下传旨将白马寺封禁，俾臣率领差役前去搜查一番，方可水落石出。若果没有此事，这王毓书诬告僧人，扰乱清规，也须依律惩办。”武则天听了此言，

不禁吃惊道：“怀义是寡人的宠人，准是因薛敖曹现入宫中，他不能时常前来，加之寡人又久不前去，因此忍耐不去，做出这不法事来。但此事有碍我的情义，设若被他审出，如何是好？”当时要阻止他不办，一时又不好启齿。武后想来不知所说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却说武后听狄公奏怀义骗诱王毓书媳妇，请传旨交他查办，心下难以决断：“欲待不行，显见碍于私情，恐招物议，而且狄公非他人可比，照常自己前去，搜出实据，那时更难挽回。若遽然准旨，此去怀义定然吃苦，那种如花似玉的男人，设若用刑拷问，我心下何以能忍。况此事也不能怪怀义，总因薛敖曹、张昌宗等人日在宫中，便令我将他忘却，以至他心火上炎，难以遏止。此事惟有推委在别人身上，若是他实事求是地认真起来，那时也只好如此这般，传道旨意开赦便了。”当时答道：“狄卿家所奏王毓书击鼓呼冤，孤家虽不知怀义果有此事，但此寺乃是先皇敕建，加以寡人允了神愿，偶往烧香，见怀义苦意修行，不愧佛门子弟，因此命他为这寺中主持。此时既有此事，固不能因他是敕封的僧人违例不办，但也要访明。唯恐别处僧人冒充其事，那时坏了佛法是小，坏了国体是大，卿家是明白之人，也应知寡人的意见。此去但将王毓书媳妇查访清楚，令其交出便了，余下若能宽恕，看他是出家之人，容饶一二。”狄公心下骂道：“好个无道的昏君，金殿上面竟命我违例宽恕，明是袒护的怀义。我且不问如何，你既命我去，当时也不怕你有什么私意，也要奏上一本。不然全没有天理国法。”随即奏道：“臣定仰体圣意。若怀义果真不法，也只好临时再看轻重了。”

当时正要退朝，忽然黄门官奏道：“现有白马寺主持怀义，报道山门前不知何人杀死两口女尸，首级不知去向，特命人来报官，转请代奏。”武则天听了此言，心下疑道：“莫非怀义真个妄为，两个女子是他骗来，行奸不从，致将她杀死，反来奏朕发落？现在狄仁杰在朝，如何遮掩得过去。”当即怒道：“白马寺乃敕建的寺院，何人敢在此行凶。若不严办，法律安在？且山门

有人看守，僧人净慧岂不听见？莫非他干出不端之事，抵赖在怀义身上？狄卿家此去，先将净慧严刑拷问，然后再奏明核办。”狄公心下明白，当时并不再奏，领旨下来，退朝而去。

且说怀义何以知道山门前有了死尸，只因他与众变童在暗室内胡闹了半夜，轮流更替，皆不得王道婆那件顺意。一看玉杵如钢炭一般，直是无处安放。等到三更，仍是不来。欲想与王毓书媳妇勾当，见她那样哭骂，深恐她拼命寻死，反而断了望想。直至四更，疑惑道婆真是不来，不得已揪着了极小的道童，硬行干了一会，勉强出了点火。心下终不除疑，向着众人道：“这个老崽子骗得我好苦。她明知我熬不过去，偏是不来。此去她庵中不远，你们带我寻她，究竟看她在那里何事，莫非又遇见了妙人儿，舍不得前来？”那些变童皆是百说百依的，随即三四个人由暗室内出来。才将铜铃一抽，将那暗门开下，忽然一个滚圆的物件如西瓜一般，骨碌碌地由坡台上直滚下来，把众人吓了一跳。皆定神向前一看，叱咤一声未曾喊得出口，早又咕咚栽倒地下。怀义忙道：“你们怎样了？”那人舌已吓僵，但听说道：“人人人人头。”怀义再细为一望，正是血淋淋一颗首级。当时也魂飞天外，忙喊道：“前面英雄赶快出来，此地出了命案了。”

原来门槛外面那个陷人坑四面，有四个绿林大盗在那里把守，日间无事，夜间专在此处，恐有人来陷入坑中，他四人便一齐上前，乱刀砍死。此时听见怀义叫喊，知又出了事件，也就将铜铃抽起，开了暗门，依然一样，早有个如西瓜大小的东西，从上面滚了下来。为首的一人正往上走，不防着正滚在自己头上，吓了一跳，也不知何物，顺手一摔，滚了过去。但觉头额上冰凉，再用手一抹，不看犹可，再举手一看，乃是鲜红的人血，忙叫道：“这事奇了。此地哪里有人头？”怀义那边听这边也喊叫起来，格外害怕，复又叫道：“你们英雄快来，这里也有个人头。”四人不解其故，只得一齐攢身上来。过了门槛，复到里面暗室。见那边一人已吓昏在地下，忙道：“你等不要慌，此事必仇家所为，而且是个好汉，方有胆量干得出这事。且取个烛台来照一照，看是何人。”怀义连忙移过烛台，这一吓非同小可，忙道：“不好了，就是王王道婆为人杀了。我的心肝，你死得好苦，这一来我怎么得过。”大汉道：“你们莫要大惊小怪的。可知我那边还有个人头，一同看清楚了，再想这凶手是谁。”说着过去，两人把那颗首级取来。众人一看，正是道婆的伙伴。怀义道：“这明是她两人前来，行至半路被仇人所杀。这事如何得了。”

正闹之间，忽听前面又叫喊起来，说道：“你们里面快点出来，现在山门口杀死两人，尸骸不知由何处而来。这事不是儿戏，有关人命那。”怀义听了，不好了，这分明是净慧狂叫，莫非赵老儿也被人杀死？四个大盗听得此言，忙道：“只要凶手在此，也不怕他逃上天去。我等且去将他擒获。”说毕，四人如飞一般，蹿蹦纵跳，到了前面。见净慧面如土色，还在那里叫喊，忙问道：“净师父，凶手在哪里？”净慧道：“我与赵老儿在山门内等候道婆，直不见她前来。因为天色不早，正要小解，一人出去瞻望，见有一个大汉，肩上背着两件东西，向牌楼前一摔。我正要上前去问，那人大喝一声：‘你来便送汝狗命！’我见他手中执着一把亮刀，一吓一个跟斗，昏了过去。过了半会，方才醒来，那人已不知去向。因此前来喊叫，不知你们里面如何。”四人齐道：“这事奇了。里面只有两颗人头，莫非与山门前那个尸骸是一人？我们赶快追去。”

四人各执兵器，蹿出山门，果见牌房前两口尸骸横在下面。向脚下一望，却是两个女尸，知是身首两处。四人在左近追寻了一会，不见有人影，只得依旧回寺，来到里面，告知怀义。怀义道：“这事如何是好？若他今夜再来，哪里有这许多人来杀。可见这人本领非常，一人杀死两人，还敢将人头送至里面，竟无人知觉。遥想我们这内里的事，他皆知道了。似此若何办法？”四人道：“你何必这样惧怕。此时赶快命人至武三思衙门，报知此事。现在天已将亮，请他立刻上朝，奏明武后，转旨刑部衙门，九门提督，一体严拿凶手。如此雷厉风行，还怕他逃脱么？这个人头，从速在后面掩埋灭迹，就说是无头的命案，在别处杀人之后，将身尸移在寺前，有意拖害。武后听见此奏，岂有不办之理？”怀义听了此言，甚有主见，随即命人赶快入城。谁知到了城内，武三思已去上朝，那人只得到黄门官处禀知此事，请他随即代奏。

此时武后退朝，赶命武三思入宫，说道：“怀义干出此事，现为狄仁杰奏明寡人。他乃先皇的老臣，而且孤家见他便有三分惧怯，这事若被他审出真情，为祸不浅。王毓书控告之事还未明白，复又闹出这命案，岂非叠床架屋，令人难救。你此时赶先到白马寺去，命他将所有的罪名移卸在净慧身上，孤家便可以转圜了。”武三思本是他们一类，听说是狄仁杰承办此事，也是为怀义担心。当时领旨由后宰门出去，骑马出城，由小路飞奔白马寺而来。

下了牲口，果见山门前横着两口女人的尸骸，地甲等人在那里看守，仍

有许多百姓，来来往往，拥在那里观看。武三思恐人议论，当时进了山门，直向内厅而去。正见怀义与众人议论说：“命人前去，何以仍未回来？不知武后如何发落。”忽见武三思匆匆而进，正是喜出望外，忙道：“皇亲请坐。寺中闹出这项事件，如何是好？”三思笑道：“本来你们也太乐极了，日夜地在此快活。可知有人告了师父？”怀义道：“这是何说？有谁告我？”三思正色道：“我此来正奉武后的密旨。现在王毓书在老狄辕门击鼓鸣冤，说你将他媳妇李氏骗困在里房内面，而且假传圣旨，勒令出五千两饷银。方才老狄上朝奏明武后，武后正如此这般为你掩饰，谁知黄门官又启奏说寺前杀死两人，这明是你因奸不从下这毒手。稍顷老狄便来相验。武后特命我来，命你推在净慧身上，随后方好转圜。”怀义听了此言，也是吃惊不小，忙道：“这不是冤煞人了。王毓书所控虽有此事，只因我久不进宫，故尔一时妄为。可知杀死的人，并非什么百姓，乃兴隆庵的王道婆。她与我的事件，你也晓得，何忍将她杀死？这明是仇家所为。现在老狄前来，惟恐这事不能掩饰，却是如何是好？”武三思道：“横竖有武后作主，尚无大碍，但不可与他硬办。从前我与张昌宗尚吃他大苦，何况你是出家之人，虽有这私情在内，可知外面说不上口。我还不能在此久坐，设若他来，两下对面，反为不美。他来后怎么样，赶快命人到我那里送信，好进宫复奏。这个地方也不能久坐，他进来径在前殿上请他起坐，免得露形迹。”说着，匆匆起身而去。就出了山门，正往小路上走来。

谁知前面鸣锣开道，纷纷而来。许多百姓齐声嚷嚷，说道：“巡抚狄仁杰大人来了，稍顷便要相验。”武三思见狄公已来，只好站立一旁，挤在人群里面。谁想狄公在轿内早经看见，心下骂道：“这厮前来，必有什么密旨传教怀义。我且将他拘在此地，令他亲眼所睹，方无更变。”随即命人住轿，走出轿来，高声喊道：“武大人在此何干？莫非怕下官徇情，相验不实，从旁监视么？”武三思被他喊了两声，彼此转不过脸来，只得上前答道：“下官因有己事下乡，路过此地，特来一瞧。大人乃清正之官，何敢生疑？大人且请办公，下官即告退了。”狄公见他如此，心下笑道：“你也太乖巧了。既来，如何能去？”忙道：“下官正恐一人照应不到，欲请一位亲信大人同办此事。既然大人在此，且请一刻同为查验，稍缓何妨。”武三思心里正是着急，明知他是有意缠缚，忙道：“大人乃奉旨而来，下官未奏主命，何敢越分行事？”狄公正色道：“汝未奉命办此案件，难道私下至此，便行得么？此乃案情重大之事，你此时前来，非通消息而何？食君之禄，理合报君之恩，为何徇私废公，不

办国家之事，今日虽未奉旨，且越分一次，所有罪名，老夫奏知圣上，自请处分便了。若不在此同办此案，便是汝有意欺君？”武三思被他抢白了一顿，只是回答不来，只得道：“下官怎敢如此，奉陪大人便了。”

当时两人一齐进了山门，早有人通信告知怀义。怀义平时妄自尊大，任凭你何人也不出来迎接，此时有亏心的事件，加是狄公清正刚直，无人不知，早已心中惧怕，迎接出来，在大殿前侍立。见了狄公，待行礼已毕，邀入前厅共坐下，怀义也就入座。狄公当时喝道：“汝是何人，竟敢与钦差对坐。即此一端，可知目无法纪。平日因汝是敕建的主持，稍为宽待，胆敢将良家妇女骗困在寺中。本院奉旨查办，汝便是为首的钦犯，还不向我跪下，从实供来。王毓书媳妇现在何处？山门外两人汝何时所杀？”这番话早将怀义吓得满身乱战，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却说怀义见狄公说了一番言语，吓得浑身乱抖，乃道：“僧人奉旨命在此主持，何得谓之钦犯？王毓书媳妇是谁骗来？大人何能听一面之词，以为信谗。”武三思在旁道：“大人且待相验之后，再为审讯。此时未分皂白，也不能命御赐僧人便尔下跪。”狄公道：“不然。王毓书也是个进士，断无不顾羞耻捏控于他人之理。以命案看来，在他寺前，无论他是谋与否，杀人之时未有不呼救之理。他既为寺中主持，为何闻声不救。照此论来，也不能置身事外。而况王毓书所控，又是被告，临案质讯也须下跪。本院又是奉旨的钦差，他虽是敕赐的主持，乃敕赐他在这寺中修行，非敕赐他在此犯法。若以‘敕赐’两字，便为护符，难道他杀人也不治罪么？可知王毓书之事，阖境皆知，若不严审明白，设若激成民变，大人可担当得住？”这番话把武三思说得不敢开口。狄公又向怀义大喝道：“汝这奸僧所作为，本院久经知悉。今日奉旨前来，还想恃宠不跪么？若再有违，本院便将万岁牌请来，用刑处治。”怀义见此武三思已为他抢白得口不能言，只得双膝跪下。狄公道：“汝犯何罪，谅也难逃，且将大概说来。这两口尸骸，是谁家妇女？为何因奸不从，

将她杀死。”怀义忙道：“这事僧人实是冤屈。若谓我见死不救，这个寺院不下有二三十进房屋，山门口之事，里面焉能听见？此事显是看山门的僧人净慧所为。自从僧人奉旨主持，便命他在山前看守，平日挟仇怀恨，已非一朝一夕。近闻他奸骗妇女，在山门前胡行，僧人恐所闻不确，每日晚间方自去探访。谁知昨夜三更，便闹出此事。只求大人将他传来，问明此事。”狄公道：“汝既知有此事，为何不早为奏明，将他驱逐出寺。可见是汝朋比为奸，事前同谋，事后推卸在他身上。本院且待相验之后，再向汝询问。”说着起身与三思同出了山门。

早见仵役书差在那里伺候，当时升了公座，作作如法验毕，唱报是刀伤身死，填明尸格。复又进入庙中，狄公命将净慧带来。净慧到了庙前，早已跪下去。狄公喝道：“汝这狗秃，圣上命汝看守山门，乃是慎重出入之意，汝何故挟仇怀恨，胆大妄为，做出这不法之事。此两人是谁家妇女，因何起意将她害杀？”净慧本受了乔泰的意旨，乃道：“大人明见。僧人自从入庙，皆是小心谨慎，从不敢越礼而行。昨日三鼓时分，山门尚未关闭，当时出去小解，忽见有此死尸，明是仇人所为，求大人明察。”狄公当时怒道：“汝这狗秃，还说不关己事，为何半夜三更尚不关门？此言便有破绽，还不从实招来。”净慧道：“这事仍不关我事，求大人追问怀义。”狄公道：“怀义，你听见么？庵观寺院乃洁静地方，理合下昼将山门关闭，何故夜静更深，听其出人？”怀义听了此言，深恐净慧说出真情，连忙道：“净师父你不可混说。现在狄大人同武皇亲同在此间，乃是奉旨而来，你可知道么？你管的山门不自关闭，为何推在我身上？”狄公知他递话与他，说武三思由宫中出来，叫他先行任过的道理，连忙喝道：“净慧，你是招与不招？若再不说，本院定用严刑。”净慧道：“大人明鉴。这事虽僧人尽知，却不敢自行说出，所有的缘故，全在前面厅口，请大人追查便知。”狄公听了此言，向着武三思道：“本院还不知他有许多暗室，既然净慧如此说法，且同大人前去查明。”说着便命马荣、乔泰并众差役一齐前去。此时武三思心下着急，乃道：“里面是对上进香之所，若不奏明，何能擅自入内？这事还望大人三思。”狄公冷笑道：“贵皇亲不言，下官岂不知道。可知历来寺院，皆有驾临之地，设若他在内谋为不轨，不去追查，何能水落石出？此事本院情甘任罪，此时不查，尚待何时？”武三思道：“既然大人立意要行，也不能凭净慧一面之词扰乱禁地。设若无什么破绽，那时如何？”狄公道：“既皇亲如此认真，先命净慧具了甘结，再行追究。”

当时书差将结写好，命净慧书押已毕，随即穿过大殿，由月洞门抽铃进去。净慧本是寺内的僧人，岂不知道他暗室？况平时为怀义挟制，正是怀恨万分，此时难得有此干系，拼作性命不要，与他作这对头。当时将月洞门抽开，怀义已吓得魂不附体，心下想道：“若能他陷入坑内，送他性命，那时死无对证，武后也不能将我治死。”谁知马荣早已知道这暗门，先命净慧进去，自己与众人站在竹林里面。只见净慧将门槛一碰，铃声响亮，早将两扇石门开下。向外面喊道：“皇亲大人，此便是怀义不法的所在，现在李氏还在里面痛哭呢。”狄公凝神，果然一派哭声，隐隐由窖内送出。随向武三思道：“贵皇亲曾听见么？若因禁地不来，岂不令妇女冤沉海底。”武三思直急得无言可答。只见狄公向怀义怒道：“你这贼秃，竟敢如此不法。且引我等入内，究竟里面有多少暗室，骗人家多少妇女？”怀义欲想不去，早被马荣揪着左手，向前拖来，此时身不由己，只得同马荣在前引路，由坡台而下。

狄公入了地窖，但见下面如房屋一般，也是一间一间地排列在四面。所有陈设物件，无不精美。狄公道：“清静道场变作个污秽世界了。李氏现在哪间房内，还不为我指出。”怀义到了此时，也是无可隐瞒，只得指着第二间屋内说道：“这便是她的所在。”当时狄公命马荣同净慧将门开了，果见里面一个极美的女子，年约二十以外，真乃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见有男子进来，当时骂道：“你这混帐种子，又前来何事？我终久拼作一死，与怀义这贼秃到阎罗殿前算账。”马荣道：“娘子你错认人了，我等奉狄大人之命，前来追查这事。只因王毓书在巡抚衙门控告说，怀义假传圣旨，骗奸娘子，因此狄大人奏明圣上，前来查办。此时钦差在此，赶快随我出来。”李氏听了此言，真是喜出望外，忙道：“狄青天来了么？今日我死得清白了。”说着放声大哭，走出房来。抬头见两位顶冠束带的大臣，也不知谁是狄公，随即倒身下拜道：“小妇人王李氏，为怀义这奸僧假传圣旨，骗我爹爹命阖家入庙烧香，将奴家骗入此间，强行苦逼。虽然抗拒，未得成奸，小妇人遭此羞辱，也无颜回去见父母翁姑。今日大人前来，正奴家清白之日，一死不足惜，留得好名声。”说罢，对定那根铁柱子拼命地碰去。早把狄公吃了一惊，赶命马荣前去救护，谁知又是一下，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把个武三思同怀义直吓得浑身抖战。狄公也是叹息不已，向着武三思道：“此是贵皇亲亲眼所睹，切勿以人命为儿戏。”当时命差役将怀义锁起，然后各处又查了一番。所有那些变童、顽仆以及四个大盗，早由地道内逃走个干净。

狄公查了一会，明知前去还有房屋，因碍于武后的国体，不便深追。正

要出来，忽见坡台下许多鲜血，随向怀义喝道：“汝这没王法的秃贼，奸盗邪淫，杀人放火，这八字皆为你做尽了。现有形迹在此，还想哪里抵赖？人是汝所杀，首级弃在何处？”怀义急道：“此事僧人实系不知，现已自知犯法，但求大人开一线之恩，俯念敕赐的寺院，免于深追。僧人从此改过，决不再犯。”狄公那里容他置辩，随命人先将怀义同净慧一齐带回衙署，自己与武三思回转城来。所有寺内僧众全行驱入偏殿，将月洞门各处发封。

到了辕门，先传巡捕将王毓书带来，向他说道：“汝所控的原告，本院现已带来，定然依刑严办便了，但是汝媳妇节烈可嘉，自裁而死。汝且赶速回去，自行收殓，明日午堂前来听审。”王毓书听了此言，不禁放声大哭道：“可怜我媳妇，硬为这奸僧逼死，若非青天追究水落石出，岂不冤沉海底。”当时叩头不止，起身退出。此时王家庄早已得信，毓书的儿子已在辕门等候。父子抱头大哭。当时回家备了棺木，连夜又来辕请起标封，次日一早，大殡已毕，抬回庄上不表。

且说狄公将武三思困在衙门，当时命人摆了酒饭，与武三思吃毕，然后说道：“下官既将怀义带回，又是彰明实据之事，非得先审一堂，问实口供，明日奏明圣上不可。”武三思此时恨不能立刻出衙，好往宫中送信，无奈被他圈住，不得脱身，心下甚是着急。现又见他要审，格外着忙道：“大人虽是为民伸冤，可知他乃御赐的主持，若过于认真，恐圣上面上稍有关碍，还望大人三思。”狄公道：“有圣明之君，始有刚正之臣。下官今日追究此事，正是为国家驱除奸恶，贵皇亲所言也只看了一面。”当时命人在大堂伺候。顷刻间，书差皂役排立两班。狄公犹恐怀义刁滑，当时又将万岁牌位供在大堂，然后升堂公座，传命将净慧带来。两边威武一声，早将净慧带至堂上。狄公问道：“汝且将怀义的事，悉数供来，好在这堂上对质。”净慧道：“僧人本在这寺内主持，自从看这山门，凡里面的细情虽不知悉，至他奸淫妇女，却日有所闻。久已思想前来控告，终因他势力浩大，若是不准，反送了自己的性命。现在大人既究出这根底，其余之事已自包罗在内。唯山门前这两口尸骸，没有事主，求大人将怀义带来，交出人头，好收棺掩埋。如此惨暴寺前，实于佛地有碍。”狄公听罢，明知他隐藏武后的事件，不敢直说，当时也不过问，但提出怀义对质。巡捕答应一声，将奸僧带到。狄公喝道：“汝这秃厮，胆敢在寺内立而不跪。若非本院寻出这暗室，随后更是目无王法了。现在当今牌位供奉于此，汝且跪下从实供来，究竟那两颗首级，藏置何处？”怀义道：“这事僧人实不知情，总求大人开恩，追问净慧。昨夜是他开门小

解，叫喊起来，方才知。当时便没有人头了，这是他亲口所说。”净慧道：“昨夜你们哄闹出来，我方才开门而去。彼时你等众人怎么说杀人了，人头滚到地窖去了。安知你们不将人杀过，故意哄闹出来。不然为何说人头呢？”狄公听罢，将惊堂一拍，喝道：“你这秃囚，至此还敢抵赖。可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汝是个僧人。难道本院不能用刑审问？左右，先将他重打六十，然后再问他口供。”你道狄公是命马荣将王道婆杀死，除了兴隆庵之患，为何反有意在怀义身上拷问，岂不是狄公冤人么？殊不知，狄公除恶正是务尽的意思。若不将道婆杀死，虽然搜寻出这事，王道婆定要出入宫门，暗通消息，将怀义救了出去。而且兴隆庵又是武则天出家之所，若再如白马寺这样严办，于武后面上万下不去。因此暗中除了此恶，随后再办那三十四房的尼姑。现在令怀义招供，也是恐武后赦罪，故意将此事推在他身上，好令武后转不过口来。有这几件道理，所以命人拷打。不知怀义肯招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却说狄公见怀义不肯招认，命人重打六十大板。当时威武一声，拖了下去，顷刻间吆五喝六，将六十板打毕。可怜怀义虽是个僧人，自从到白马寺以来，为武后朝亲夕爱，住的高房大厦，吃的珍肴百味，与王公大臣一般，十数年来，皆是居移气、养移体的，哪里受过这样苦恼。此时受打之后，早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叫声不止。狄公命人将他拖起，仍到公案跪下，喝道：“汝这狗头，妄自尊大，哪里将国法摆在心上。一味的奸盗邪淫，无恶不作。除了本院，谁还敢同你如此。你究竟招与不招？不然，本院使用大刑夹起。”此时怀义也是无法，忙道：“大人乃堂堂大臣，何故有意刻薄，苛责僧人。大人欲我招供不难，先将我‘敕赐白马寺主持’这几个字奏销，那时再想上我认供。你说我目无法纪，我看你也目无君上呢。皇上御封的僧人，擅敢用刑拷问。今日受汝摆布，明日金殿上再与汝谈论。”

狄公听了此言，哪里忍耐得住，大声喝道：“汝这派胡言，前来吓谁？可

知本院执法无私，欲想依阿权贵，坏那国家的法纪，也非本院的秉性。汝既是御赐的主持，知法犯法，理合加等问罪。本院情愿领受那擅专的罪名，定欲将汝拷问。”当时把惊堂连拍了数下，命左右取来棍伺候。马荣、乔泰知道狄公的性情，随即连声答应，扑咚一声，摔了下来。武三思连忙说道：“怀义之罪，固不可恕，且求大人宽恕一日，俟明日奏明圣上，再行拷问。”狄公怒道：“贵皇亲也是朝廷命官，本院办这案件情真事确，尚有何赖？这秃僧胆敢顶撞大臣，种种不法，该当何罪？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本院已将这万岁牌供奉在上面，今日审问，正是为国家办事。若有罪名，本院一人承任。”说着，连连命人将他夹起。下面众役见狄公动了真怒，赶着上来数人，将怀义拉下，脱去僧鞋，将两腿放入圆眼里面，一声吆喝，将绳索一收，只见怀义喊叫连天，大呼没命。狄公冷笑道：“你平时不知王法，且令受些苦楚，以后方不敢为非。”随命再行收紧。下面又一声威武，绳子一收，只听怀义“哎哟”两声，昏了过去。众差役赶着止刑，上来回报。狄公命人将他扶起，用火酸醋缓缓抽醒。众人如法炮制，未有顿饭工夫，忽听怀义大叫一声：“痛煞我也！”方才醒转过来。

狄公命人扶着怀义，在当堂两边走了数趟。此时怀义已痛入骨髓，只是哼声不止。狄公命人推跪在案前，喝道：“这刑具谅汝还可勉强挨受，若再不招，本院使用极刑了。”怀义听了此言，不禁哭道：“求大人再勿用刑，僧人情愿招了。两颗人头现埋在竹林墙根底下，此人乃兴隆庵两个道婆，不知为何人杀死在寺前，致将两颗首级送在暗室外面。僧人昨夜开门，忽然一个人头滚入地窖，已是诧异万分，谁知外边地窖也有一个人头。再命人提起一看，方知是王道婆同庵中使用的那个女子，因此叫喊起来。此乃实情，全无一句虚言，求大人再为探访。僧人这苦刑，实受不下去了。”狄公道：“只要有了首级，便是实在的形迹，谁教你埋在下面？”当时命招房录了口供，令他在下面画押已毕，仍交巡捕看管，然后退堂，到了里面向着武三思道：“方才供认之事，非本院一人私行，有贵皇亲自在听见，明日早朝，还要与大人一同面圣。”当时三思满口应允。见他审问已毕，随即告辞了辕门。已是天色将晚，当时并不回府，直由后宰门到了宫内。虽说天色夜晚，所幸那些太监无不认得三思，每每地穿宫入户，这时到了武则天宫中。

却巧张昌宗为则天洗足，只听则天问道：“你两人自入宫来，你封为东宫，薛敖曹封为西宫，如意君每日无忧无虑，在此快乐。可怜怀义是孤家的旧交，许多时日未曾亲近。今日上朝，为狄仁杰奏他一本，说有进士王毓书

控告怀义将他媳妇骗入庙中，意在强行，死活存亡不知如何。狄仁杰奏知，寡人委他亲自入寺搜查。你看那个人的性情甚是刚直，若去查出破绽，狄仁杰非别人可比，一点不看情面，此去唯恐他总要吃苦。孤家已命武三思前去报信，不知何故，此时尚未回来。”三思在外听见，忙道：“姑母不必过虑，臣儿已回来了。”当时便将在山门前如何会遇狄公，如何为他圈困在寺内，以及搜出暗室，李氏寻死，怀义带回辕门，用刑拷问，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武则天听毕，吃了一惊，忙道：“怀义那种雪白如玉的皮肉，焉能受这重刑。设若将他拷死，如何是好？狄仁杰又不比他人，明日早朝，定有一番辩论，令孤家如何处治？”武三思道：“现有一法在此。王道婆被人杀死，此案未有凶手，怀义亦未认供。明日圣上说他二人各执一是，难以定讞，着交刑部问讯。刑部大堂乃是武承业管理，他是臣儿的兄弟，又是圣上侄儿，岂有不偏护怀义之理？”张昌宗在旁奏道：“这老狄在朝中，终不是好。不但与我们作对，专对圣上怒言怒色。诸如怀义这事，明知是朝廷敕赐的地方，他偏要追寻出暗室。似此办理，国体岂不有亏？陛下说他是刚直，在我等看来，明是瞧不起陛下，故意如此。若不将他革职退朝，我等诸人何能久在宫内？陛下隆恩，万分亲爱，奈他只是不容，岂不令陛下日后冷清，无人在宫中陪伴？”武则天道：“汝等所言，朕岂不知。只因狄仁杰乃先皇旧臣，平日又无过处，何能轻易革职？而且，你我在此尽是私情，他办的乃是公事，何能因私废公？且待明日上朝，再行定夺。”

不说众人在宫中私议，单言狄公当晚退堂之后，随至书房，写了一道极长极细的表章，将怀义的恶迹，全叙在上面，预备早朝奏驾。灯下写毕，次日五鼓来至朝房，却巧景阳钟响，当时入朝，匍匐金阶。山呼已毕，狄公出班奏道：“臣狄仁杰，昨日旨查办白马寺案件，所有恶迹殊不胜诛。当在暗室里面，将王毓书媳妇搜出。该妇节烈可嘉，触柱而死。山前两口尸骸，也是怀义所杀，首级被他埋藏在地窖里面。此两案皆臣下武三思两人亲眼所睹；又有净慧僧人为证。似此奸僧，显干王法，动以敕赐的主持侍为护符，将天理国法全行不惧，岂不有坏国体，有污佛地，百姓遭其奸害。臣于昨日回辕之时，升堂讯问，胆敢恶言顶撞，有辱大臣。比时因他不吐实供，以故将他重打六十大板。此虽臣擅责御僧，却是为国体之故，依法处治。强逼一妇，杀害两人，又是御赐的僧人，知法犯法，理合凌迟处死，今特奏明圣上，请旨发落。”武后听毕，将他奏摺细看了一遍，乃道：“卿家所奏，固是实情，理合将他问罪。但阅原奏，怀义虽将人头掩埋，并非是他所杀，这事恐尚有

别情，何能遂行定讞？”武三思也出班奏道：“昨日臣在狄仁杰衙门，也恐此事另有别故。只因狄仁杰立意独行，他乃奉旨的大臣，故不敢过问。但恐怀义为仇家所害。”狄仁杰听了此言，忙道：“姑作这两人非他所杀，人头何以在他地窖里面？白马寺乃清净地方，何故造这地窖暗室？显见平日无恶不作。即以王毓书媳妇而论，这事乃武大人亲眼所睹，强逼良家妇女，该当何罪？而况此妇又尽节而死，就此而言，也该斩首。岂得因他所供不清，便尔宽恕，于国体何在？于法律又何在？从来国家大患，皆汝等这班党类怙恶欺君，遂至酿成大祸。今日不将怀义斩首，恐王家庄那许多百姓激成大变，臣实担忧不起，且请陛下三思。”武三思直不开口，等他言毕，乃言道：“狄大人，你虽痛恨这怀义，在我看来，说他骗困李氏有之，若说强逼，他又未尝成奸。是李氏自己触柱而死，于不义何涉？”狄公听了此言，愈加怒道：“汝这欺君附恶的狗头，李氏不为他强逼，为何自己寻死？她死正为的怀义罗唆。此事不依例论斩，且请圣上将国法注销，免得徒有虚文。罪轻者无辜受杀，罪重者反逃法外，何能令百姓心服？”武则天见他二人争辩不已，乃道：“此乃案情重大之事，两人各执一见，寡人疑难偏信。且将怀义交刑部审讯，问实口供，再行论罪。”狄公还要再奏，武则天早卷帘退朝。

狄公闷闷不已，出了朝堂，高声骂道：“武三思，汝这狗头，护庇奸僧，如此妄奏。你仗着武承业是你兄弟，将此案驳轻，可知法律俱在，哪怕他有心袒护，本院也要在金殿申奏。”武三思只是淡笑不言，各自回去。狄公到了辕门，早有刑部差役前来提人。当时狄公又大骂不止，只得命巡捕将怀义交去，一人进了书房。心下想道：“不将武承业这狗头痛辱一番，也不能将怀义除去。今日武承业必不讯问，准是将他送入宫中，哭诉武后。若不如此，何以除这班奸党。”却巧王毓书来辕探信，听说怀义为武承业要去，不禁大哭不止，说道：“血海的冤仇，不能报复了。”当时便在堂痛不欲生，恨不能立刻寻个自尽。狄公在里面听见，命马荣如此这般对王毓书说了，叫他赶快回去。马荣依命出来，将王毓书拉在旁，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毓书自是感染不尽，遵命而去。这里狄公换了便服，带了马荣、乔泰以及亲信的差役，来至刑部衙门左近，等候动静。

约至午后，忽然一乘大轿由衙门抬出，如飞似地向东而去。马荣远远看见，赶着上前喊道：“汝这轿内抬的何人，也不是上杀场去，这样飞跑，将我肩头碰伤，如何说项？”那人认不得马荣，大声骂道：“你这厮也没有神魂，访访再来胡缠。俺们在刑部当差，抬的是皇亲国戚，莫说未曾碰你，便将你

这厮打死，看有谁出头敢说个闹字！你这厮敢来阻挡，这轿内乃是武皇亲的夫人，现在武后召见，立刻进宫，若是误了时刻，你这狗头莫想牢固。爷爷今日积德，不与你作对，为我赶快滚去吧。”马荣听了此言，心下实佩服狄公，当时怒道：“你这厮用大话吓谁？我也不是没有来历的，你说抬的武皇亲的夫人，我还说你是抬的钦犯呢。莫要走，现在巡抚衙门来了许多百姓，闹得不了，说武承业卖法，将怀义放走。我们大人还说不信，特地命我前来探信，究竟刑部可曾审讯。哪知你们通同作弊，竟将怀义抬走。我等且看一看，若是他的夫人，情甘认罪。若是怀义，此乃重大的钦犯，为何将他释放？且带回抚院，请狄大人定夺。”说着，走上来便掀轿帘。那轿夫听了此言，吓得魂不附体，赶紧前来阻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却说马荣正要掀那轿帘，那几个轿夫听了此言，赶着喝道：“你这人也没有胆量，皇亲国戚汝等可乱看的么？莫要动手。你冒充抚院的差人，先将你打个半死。”马荣哪里睬他，见他来阻止，随即高声喝道：“你们众人前来，这轿内明是怀义。”此时乔泰、陶干以及书差皂役全围裹上来。狄公也就上前喝道：“汝这四人受谁指使？里面究是何人？本院的声名，汝等也该知道，且从实说来。”四人见是狄大人亲自前来，这一吓魂不附体，也不答应，赶着转身便想逃走。早有差役并陶干等人，每人上前揪住一个，马荣将轿帘掀起一看，正是怀义。随即命人将原轿抬起，回转衙门。狄公随即来到辕门，升堂审讯。

此时王毓书早带了许多百姓，在衙门哄闹，说：“怀义如此不法，小民受苦不甘。若今日不将他斩首，我等拼死在此处，看巡抚大人如何发落。不然我等便到午门去了。”当时正闹了个不了，忽见狄公回来。许多人揪着轿夫，抬了一乘轿子，在大堂坐下。命人先将轿夫提案，陶干一声答应，早将四人在案前跪下。狄公喝道：“汝四人好大胆量，敢在刑部衙门去劫钦犯。左右，先将他们重责壹百，然后斩首示众。”轿夫一听，无不魂飞天外，连忙

在下面叩头不止，道：“此事非小人之意，大人若将小人等治死，小人皆有老小，那就活活饿死了。此皆刑部武皇亲命我等将怀义抬出，送入宫内。若半途有人询问，便说是他的夫人，因此小人方敢如此。现在大人欲将小人们治死，岂不冤煞。”狄公道：“胡说，武皇亲乃是朝廷的大臣，奉旨承办此案，未经审讯，何故将他送入宫中？这明是汝等不法。”那些百姓听了此言，无不齐声说道：“世上有如此坏官，一味偏看情面，不照顾百姓，我们也是民不聊生，不如到刑部将武承业揪出打死，拼作死罪。”说着，一哄而上，皆到了刑部衙门。

此时武承业正命人将怀义送进宫中，预备哭诉武则天，商议个善策，将这事完结。去了好一会，直不见原人回来，忽听门外如鼎沸相似，无限人来，蜂拥而来，正是诧异，命人出去探问，早见外面有人来报道：“现在许多百姓将大堂挤满，说大人将怀义放去，半路为百姓拦阻，逼令狄大人带了回来。说大人徇私卖法，不将怀义治罪，他们便要哄堂，到宅门内来与大人讲论。”武承业听了惊道：“我将怀义送入宫中，正是想他躲藏，请武后传旨释放，哪怕狄仁杰再为认真，也便无事。谁知又为众百姓知道，现在带至抚院衙门吃苦。明日老狄定与我有一番纠缠，这便如何是好？”正说之间，忽听喧嚷一声，早将暖阁门挤倒。只听百姓喊道：“他是刑部，理应为民伸冤，何故私放怀义？他既徇得私，我等便打得他，横竖民不聊生，打出祸来，拼得将我们众百姓杀尽了，好让和尚为皇帝。”说着已进来四五十人，见了承业，齐声叫抓住。承业见动了众怒，不敢出去禁止，正要由旁边逃走，早为一人抓住。接着上来五六人，你打一拳，他踢一脚，早把武承业打得头青眼肿。承业深恐送了性命，只在地下求道：“诸位百姓，我将怀义重办了。你们怎说怎好，千万不能再打。”内中有几个做好的做歹的人说道：“你们权且住手，等我问他说话。”众人道：“还同他说什么？他不顾我们百姓，百姓要这狗官何用！”武承业忙道：“这位百姓要说何话，我武承业总遵命何如？”那人复又将众人止住，道：“你既为朝廷大臣，昨日白马寺的暗室，以及李氏碰死，皆是你哥哥亲眼所睹，你也不是狼心狗肺，何故因一个和尚如此枉法？今日要想活命，除非你命人将狄大人请来，在此共同审讯，定成死罪。所有白马寺的暗室，一概拆毁，我众人等便随时散去。若非如此，我等逃不了殿辱大臣的死罪，你也休想活命。”武承业见人众滔滔，不敢不答应，忙道：“我随汝等所言，立刻请狄大人去。”随即命人拿帖子到巡抚衙门，一面命人到各衙门送信，以便带兵前来，将这千人驱逐，为首的治成死罪。那些众家丁

领命出来，分头而去。

先说狄公见众百姓到了刑部，当时也就退堂，仍将怀义交巡捕看管。四个轿夫录了口供，交差役带去，自己在书房静候。过了一会，忽见巡捕带进一人，到了书房取出一个帖子，向着狄公道：“刑部武大人特命差官请大人赶紧前去，现在百姓哄堂，万不得了，若再不去，便有大祸。”狄公故意说道：“此乃武皇亲自不小心，干犯众怒，我现已为他受累。自从圣上将怀义交他审讯，此事已不干我事。忽然百姓闹至辕门，说武皇亲徇私枉法，把怀义释放，逼令我捉获。本院恐激成民变，只得同他前去，遥想断无此事。谁知走到半途，百姓已将轿子掀开，将怀义拖出，彼时面面相觑，只得将人带回，虚问一堂。谁知轿夫说明真情，乃是武皇亲将他释放，所以动了众怒，到刑部衙门而去。此时来请本院，本院何能前去？又未奉旨会审。若皇亲不能制度百姓，反说本院有意把持，越俎行事，此欺君之罪如何能当！”那个差官见狄公不肯前去，赶着说：“此是武大人亲命来请，现有名帖在此，岂能致累大人？务求大人前去一趟，不然百姓闹出祸来，在京皆遭其累。”狄公道：“本院未曾奉旨，万不能去。汝何不到武三思大人那里去报信，请他前去排解。不然便将怀义请你带去，看百姓如何说项。”那个差官何敢答应将怀义带回，岂不为众人打死？只得退了出来，飞奔回衙。

早见闾城官员，带了许多兵丁，拥在门口，随即分开众人，挤在里面。只见百姓高声喊道：“武承业，你这狗头，还调兵来恐吓我们。”说着，许多人上前，将武承业举起，向外说道：“汝等若进这门来，便将他请你开刀。”众官员见了如此，哪个还敢动手？连忙说道：“汝等权且放下，命兵丁退出便了。”武承业已吓得屁滚尿流，满口喊道：“诸位大人不必进来，且等狄大人来发落。”正是扰乱一堆，那个差官只得说道：“狄大人不肯前来，说此事不关己事，又未奉旨，不能越俎而谋。现在已经为大人受累，说为众百姓在辕门争闹，并拟将怀义送来，仍听大人审讯。”武承业还未开言，只见许多百姓说道：“巡抚大人也如此偏护，他如送来，一齐将他治死。”说着，复又争闹不已。武承业赶忙喊道：“此乃他不肯前来，非关下官之事。诸位百姓便将下官治死，也无好处，何不仍到巡抚衙门去，向怀义理论？”众人大骂：“汝这奸贼，倒会推诿。狄大人不来，乃是怕你谎奏朝廷。此时这许多官员在此，为何不令他们前去同请，用这些兵丁来吓我何事。若再不去，我等爽性不畏王法了。”说着，两人将武承业倒举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如同摔流星一般，摔来摔去，把个武承业摔得头晕眼花，如猪喊相似，只是乱叫。众官见了如

此，真是进退两难，欲想上前阻止，反怕送了性命，若待不去，又见承业乱叫。适武三思此时已来，只得高声叫道：“我与众大人一同前去，汝等可勿动手。”众人道：“限你三刻，不来便摔。”说罢，咕咚一声摔于地下。武三思只得领着众人，飞奔而去。

到了巡抚衙门，也等不及巡捕通报，直至书房而来。狄公见众人到此，知是仍为怀义的事件，不等武三思开口，忙道：“这事叫下官怎处？众怒难犯。许多百姓来辕门哄闹，设若激出大变，下官怎担得住？令弟乃承审大臣，为何又将怀义释放？四名轿夫异口同声，皆说刑部大人的指使，不是下官虚张声势，怀义几为众百姓治死。现在贵皇亲前来，下官可卸这承任。好者是圣上命令弟承审，将人犯请贵皇亲带去，免得百姓又来此地乱闹。”武三思见狄公用这封门的言语，忙道：“大人乃先皇的老臣，久已为小民信服，现在舍弟命在顷刻，务请大人前去一趟，先将怀义的罪名定下，好让众人散去。随后若开活怀义，再为计议。此时且看一殿之臣的情面，免得酿成大祸。”狄公连忙言道：“贵皇亲岂不杀害老夫。令弟审讯，乃是奉旨而行，老夫前去乃是越分。设若圣上说我省多事，那欺君专擅的罪名也还了得！贵皇亲尚要原谅，此事万不能行。”武三思道：“大人此去，救我兄弟之命，圣上知道正要加恩，岂有问罪之理？”狄公道：“但凭诸公言语，老夫不敢遵命。可知人心总难问，现为此事已受累不浅，设事后奸臣妄奏一本，说我唆令百姓大闹法堂，将怀义抢回，那时圣怒之下，如何辨别？岂不反送了性命。诸位如果要下官前去，且请在此立一凭单，将武承业如何私自放怀义，为众百姓哄闹法堂，以致来请的话，写成凭单，各位签字在上面，老夫或可前往。不然，事不关己，何必多管。”武三思明知狄公有心推辞，只得依他。匆匆忙忙地写毕。许多官员皆是武氏的奸党，全行执押在上面，然后狄公同众人乘轿来至刑部。

百姓正在那里说：“武三思未曾去请，大约也躲避去了，不然此时也该来了。他把我们作叛民看待，用兵来挟制我等，便摔得他。”说罢，一齐呐喊，如潮水涌来的一般，顷刻又把武承业头朝下脚朝上，当流星摔来。狄公赶着上前，抢到里面，高声说道：“汝等在此，还是要为王李氏伸冤，还是趁此作乱？”众人见狄公前来，齐声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人没有身家性命，何敢作乱？只因平日这般奸党虐害生民，奸淫妇女，已是民不聊生，昨日王毓书媳妇在白马寺自尽，乃是大人同武三思搜查，彰明较著，罪无可逃。为何不将他问罪，反交在刑部里来，被这狗官将他私放。不是我等闻风

前来，岂不又幸逃法网。如此发落，百姓焉得安处？此时既大人前来，只求将王李氏冤枉伸雪，怀义治罪，我等情愿认大闹公堂之罪。若不这样，断难散去。”狄公道：“本院既到此地，汝等尚有何虑。立刻去提怀义，汝等且将武皇亲放下，方成体统。似此哄乱在一处，还有什么上下？”百姓道：“此地万不能审讯怀义。到了此间，我等不能时时看守，若他夜间仍然放去，至何处与他要人？若要审问，仍到巡抚衙门去，方才妥实。”狄公听了此言，故意说道：“汝等哪能如此横暴。武大人乃奉旨的钦差，岂能到巡抚院内审问？如此次再行私放，汝等皆向本院要人便了。”随向武承业道：“贵皇亲，今日下官前来，可知要将怀义的罪名拟定。不然，下官也承担不起。”武承业此时只想众人先散，无不满口应允，说：“大人为下官做主，无论如何，一同奏知圣上便了。”当时百姓听他如此说定，方将他放下。狄公命人去提怀义，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教曹夜行移事

却说狄公命人回轅去提怀义，顷刻之间，人已提到。狄公命武承业公服升堂，自己坐在一旁，听他审讯。承业道：“众百姓请大人前来，本望从公拟罪，此时大人何以一言不发？”狄公笑道：“怀义之罪，例有明条。贵皇亲也非不知法律之人，他所犯何罪，依何律处治，百姓尚有何言？下官此来，不过替大人解和，何敢越俎审问？”武承业此时逼得前后为难，若不审讯，堂下这许多百姓断不答应。一经定了罪名，怀义便无生路了。想来想去，实在为难。谁知他还未开口，众百姓早将怀义纳跪下来，向上面说道：“狄大人如不定罪，我等又要动手了。”狄公复又向武承业道：“皇亲呀，事已到临头了，若再存私袒护，下官便不好在此。圣上命你承审，为何此时还不开言？”武承业恐又干众怒，只得向怀义问道：“那两人究竟为汝所杀。可知下官为汝之事，也是情非得已，乃汝亲眼所见。现在实逼处此，权且供来，你可明白么？”狄公听了此言，心下骂道：“这个奸贼，几乎送了性命，现在又递话与怀义。打量我不知你心下的话，教他权且认供，将此时挨了过去，便可哭诉

武后，赦他的重罪，岂不是梦想！你是乖的，拼作吃苦，直不审问。百姓当真不知王法，将汝治死么？你既害怕，只要说定罪名，那怕你再倚仗武后，欲想更改，也是登天向日之难。”只见怀义见武承业如此说法，知不说也不得过去，当时只得供道：“所杀两人，乃是兴隆庵的道婆，平日时常入寺四下搜寻，恐她将暗室看破，走露风声，因此起这不良之心。昨夜在半路等候。却巧她路过此路，将她杀死。又恐日后追寻凶手，因此将人头带入寺中，埋于竹林墙角下面灭迹。不料为狄大人看出破绽，致尔败露。以上所供，悉是实话，求大人从宽发落。僧人自知有罪，总求俯念是敕建的地方，免致有伤国体。”

武承业听毕，问狄公道：“例载挟仇杀害，本身拟抵，怀义杀毙二人，罪加一等。加以王李氏受逼身死，此乃凌迟的重罪。惟念他是敕封的主持，恐于圣上情面有关，权且拟一斩监候罪名，嗣后入秋，再为施刑。此时权行收入天牢，在大人意下如何？”狄公道：“贵皇亲所拟的当之至。但怀义虽然供认，却未画供，贵皇亲拟定罪名，且未立案，何能成为定讞？且命书差录供，使怀义模印，那时下官便可命众百姓退散。”武承业听毕，心下恨道：“老狄，你也太狠了，定欲做得无可挽回，将怀义置之死地，这是何苦？也罢，此时便如你心愿，随后一道圣旨，将怀义赦去，看他究有何说？”当时便命书差将怀义的口供录下，画供已毕。狄公道：“汝等众百姓本为王毓书媳妇伸冤而来，现在已蒙武大人定成斩监候罪名，实是依律严办。汝等此时还不退去，又是何干？可知未定罪之先将人私放，乃武大人一时之误，既定罪之后，汝等仍在此地取闹，并不是为死者伸冤，乃是有意叛逆，挟削大臣。似此叛民，国家岂能容恕，便调兵前来，将汝等一律处死，看汝等能成何事？还不赶快回去？各勤农事，将王毓书带来，好备此案。”那许多百姓见狄公如此吩咐，随即一哄而散，出衙回去。

顷刻工夫，将王毓书带了进来，见怀义跪在下面，当时也不问是法堂上面，抢上来将怀义揪住，对定背心一口咬着。只听怀义“哎哟”一声，众差役忙上来拦阻，已咬下一块肉来。嘴里还是骂道：“汝这秃驴，日前怎样说项，说武后命你前去化五千银子，要拜黄忏。你假圣旨骗去银两，这事还小，何故起那不良之心，致将我媳妇逼死。若不是狄青天审问，这冤枉何时得伸？此时还想哀求奸人，私行释放，岂不是无法无天么？”说罢，大哭不止，怒气填胸，又要上来揪闹。狄公连忙喝道：“王毓书，你既是进士出身，为何不早来听审。现已经发办，依例定罪，汝此时无理取闹，全不听官解说，天下哪

有这糊涂的书生！”说罢，命人将怀义录的口供念与王毓书听毕，他在在原呈上执了押，随后命他回去听信。王毓书千恩万谢，叩头下来。然后狄公将案件原呈一并收好，两人退堂，将怀义带了进去。

狄公向武承业道：“贵皇亲今日受窘，实是自取其辱。岂有要紧的钦犯，私下释放之理！国家以民为本，大兵调来，难道全将他们杀死不成？从来得天下者得民心，失天下者失民心。小民无知，岂能干犯众怒？今日下官若是不来，岂不将贵皇亲任性地乱摔，纵不至身死，那头昏眼暗，肚肠作呕，这些丑态无不百出。朝廷的大员，皇家的国戚，为徇私荐人致被这羞辱，岂不愧煞。照此看来，我等虽不能算好官，也不落坏名被人笑骂。”这番话把武承业说得满脸通红，无言可答，只道说是：“大人之言，何尝不是。只因碍于圣上的国体，故此稍存私见。谁知百姓竟不能容，还是大人来禁阻，实是感激不尽了。”狄公知道他是嘴上的春风，冷笑道：“同是为国为民之事，有什么感激，在人居心而已。百姓也是人，岂没有个知感的意思。你待他不好，他自向你作对。下官此时也要赶紧回辕，怀义现在堂上，贵皇亲可莫再私心妄想。这许多蠢民，照常仍在左近访问，若再为他们知悉，本院虽再来，恐亦无济了。”说罢，起身告辞，回辕而去。

不说武承业与怀义私下议论，单表狄公来至书房，做了一道奏稿，次日五鼓上朝，好奏明武后。谁知武承业见众人散去，心虽放下，浑身已为众人摔得寸骨寸伤，动弹不得，向着怀义哭道：“下官为汝之事，几乎送了性命，现在如何是好？狄仁杰不比得他人，明日早朝，定有一番辩论，叫我如何袒护？他已将口供案件全行带去。”怀义已知难活，不禁哭道：“现在惟有请大人私往宫中，请圣上设法，总求她看昔日之情，留我一命。”武承业忙道：“你这话岂不送我性命。日间因送你入宫，为百姓半途揪获。我此时出去，设若再为他们碰见，黑夜之间打个半死，有谁救我？我现在吃苦已经非浅，若再痛打，便顷刻呜呼。”怀义争道：“武皇亲，你我非一日之义，今日我死活操之你手，除得圣上解救，更有何人挽回？你不肯去，如何是好？”武承业也是着急，只得问武三思说：“此事还是哥哥进宫一趟，将细情奏明圣上，请她设法。只要将狄仁杰一人阻止，余下便可无事。”武三思总因怀义是武后的宠人，恐怕伤了情面，当时就说：“愚兄此时故作回衙之说，径入宫中。今夜却不能来回信，好歹总求武后为力便了。”随即乘轿出来，故意命轿夫说道：“汝等闲人让开，武大人回衙。”说罢，如飞而去。

由后宰门进去到了里面，小太监连忙止住道：“武后现在宫中，与如意

君饮酒呢，连我们皆不许进去，请皇亲在此稍待吧。”武三思知薛敖曹在里干事，只得站在纱窗外面等候。耳边但听薛敖曹呼呼呼呼的，武后也是那种沉吟的声音，把个武三思听得忍耐不住，只得移步走远过去。停一会再来，仍然如此神情。如是两三次，方听武后说道：“我封你这‘如意君’三字，实是令我如意。可怜怀义昨日受狄仁杰一顿恶打，两腿六十板，打得皮开肉绽。今日交我侄儿审讯，不知如何了结。”武三思在外听见，知他们事情完毕，故意咳了一声，里面武后问道：“是谁在此？”早有小太监走去，总是武三思在帘外立候多时了。武后道：“我道是谁，他还无碍，且宣他进来。”武三思听了此言，随即进去，与薛敖曹见礼坐下，并将武承业如何送怀义，如何百姓哄闹，如何请狄仁杰定罪的话，说了一遍。武后吃惊道：“这事还当了得！狄仁杰是铁面御史，如此一来，岂得更改？端端的好怀义，将他送了性命，使孤家心下何忍？”武三思道：“臣等也无法可想。怀义特命臣连夜进宫，求陛下看昔日的恩情，传旨开赦。不然，便难见陛下之面了。”武后踌躇了半会，乃道：“孤家早朝也只好顺着狄仁杰的言语，如此这般发落，或可活命。汝且前去，命他安心便了。”武三思见武后应允，只得出宫而去，回转辕门。

到了五鼓入朝，早见狄仁杰坐在朝房里面，见他进来，连忙问道：“昨日之事乃是贵皇亲众目所睹，本院乃事外之人，反又滥予其间了。”当时听景阳钟响，文武大臣一齐入朝。山呼已毕，狄公出班奏道：“昨日武承业激成民变，陛下可曾知道么？”武后见他用这重大的话启奏，忙道：“寡人深处宫中，又未得大臣启奏，哪里知道？”狄公道：“陛下既然不知，且请将武承业斩首，以免酿成大祸，然后再将怀义所拟的罪名，照律施行。武承业乃是承审的人员，竟将钦犯徇私释放，致为百姓在半途拦截，送入臣衙，哄闹刑部。若非武三思同众大臣议，将臣请去压服，几乎京畿重地倏起弊端。”求陛下宸衷独断，将徇私枉法之武承业治罪，于国家实有裨益。武后道：“百姓哄闹法堂，此乃顽民不知王法，理该调兵剿斩，于武承业何涉？”狄公道：“陛下且不必问臣，兹有凭字并各人手押，以及将怀义所拟定的罪名，誊录在此，请陛下阅后便知。”说罢，将奏折了上去。武后展开，细阅了一遍，欲想批驳，实无一处破绽，只得假意怒道：“外间有如此大变，武承业并不奏闻，若非卿家启奏，朕从何处得悉？私释钦犯，该当何罪？本应斩首，姑念皇亲国戚，加恩开缺，从严议处。怀义拟定斩监候罪名，着照所请，交刑部监禁。俟秋审之时，枭首示众。王毓书之媳妇节烈可嘉，准其旌表。”狄公复又奏道：

“白马寺虽是敕建地方，既为怀义所污，神人共怒。此种秽屑之地，谅陛下随后也未必前去，请传旨将厅院地窖一律拆毁，佛殿斋堂一并封禁。所有寺中田产，着充公永为善举。”武后见他如此办理，虽恨他过于严刻，只是说不出口，也就准奏退朝。狄公回辕，分别措置，百姓自是感激不尽。

谁知武后进宫之后，薛敖曹上前奏道：“陛下今日升殿，怀义之事究竟如何？”武后见问，闷闷不乐，乃道：“寡人与汝恩同夫妇，无事不可言说。自从早年在兴隆庵与怀义结识，至今一二十年，云雨之恩不可胜数。今为狄仁杰拟定斩监候罪名，虽俟秋间施行，此乃是掩耳盗铃之意。随后传一道旨意，便可释放。惟恐他不知寡人的用意，反怨寡人无情，岂不可恨。”薛敖曹道：“这事他岂不知道，可以不必过虑。惟是狄仁杰如此作对，我等何能客处！现有一计与陛下相商，不知陛下可能准奏。”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却说薛敖曹道：“陛下莫虑怀义，他岂不知此事，而且昨日武三思又传信于他，谅他总可知道。但狄仁杰一日在京，我等一日不能安枕，陛下何不将他放了外任，或借作别事将他罢职，岂不去了眼前的肉刺。”武后叹道：“寡人岂不想如此。只因朝中现无能臣，所有官僚皆是寡人的私党。设若有个意外之事，这干人皆不能办理，所以将狄仁杰留在朝中。一则是先皇的旧臣，外人不议论，说我尽用私人；二则国家之事他可掌理，因此不肯将他罢职。汝且勿多言，孤家今日心绪不佳，满心记挂着怀义，汝明日私自出官，先到武三思家内，同他到刑部监内安慰怀义，说孤家此举，也是迫于法律。一半月之后，等外间物议稍平，定然开赦便了。”薛敖曹见她如此，当时也只得答应。随命小太监摆酒，将张昌宗复又请来，两人执杯把盏，代武则天解闷。武则天本天生的尤物，见他二人如此殷勤，不禁开怀畅饮。半酣之际，春兴高腾，薛敖曹便对坐舞动了一番，然后酒阑灯波，共寝宫中。

次日一早，武后上朝，敖曹便换了太监的装束，带了兩名穿官小太监，

由后宰门出去，直向武三思家中而来。也是合当有事，却巧狄公昨日回轅之后，将王毓书传来，将圣旨旌表他媳妇、即定了怀义的罪名秋间施刑的话，说了一遍。王毓书当时叩头不止，说：“朝廷大臣能全像大人如此忠直，小民自高枕无忧了。今日将此事申明，我媳妇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狄公复行劝慰了一番，命他回去准备，今日早朝之后，便到白马寺拆毁地窖。谁知由朝房出来，走至半途，忽见武三思的家人带领三个少年，向刑部衙门那条路上而去，心下甚是疑惑，暗道：“前面那个少年正是熟识，曾记得在何处见过，何以与武家的人一路行走？”随即将马荣喊至轿前，低声问道：“汝见前面几人可认识么？”马荣道：“如何不认得？为首的是武家的旺儿，后面三人不便在街坊说明，且请大人回轅面奉。”狄公会意，随着：“汝命乔泰跟在他后面，看他究竟向何处而去，赶着回轅奉报。”马荣答应，叫乔泰前去。这里狄公命人赶快抬回轅门。轿夫听了此言，不知何故，只得如飞似的进了抚轅。

狄公下轿，到了内书房后面，马荣已随了进来。狄公道：“你方才见后面三人究竟是谁？”马荣道：“那个三十上下雪白面皮的，此人便是这南门外一个无耻的流氓，叫做小薛。不知何时为武三思所见，知他阳具肥大，送入宫中。日前所说的那个薛敖曹，便是此人。”狄公听了此言，不禁起身勃然怒道：“这个无道昏君，自己的亲生太子远贬房州，将这无赖的奸人收入宫中。此去必是到刑部私通消息与怀义，商议事件。今日遇见本院，也是他自投罗网，不将他治死，也令他成为废物。”

正说之间，果见乔泰匆匆跑来说：“那少年正是薛敖曹。小人跟在他后面，见旺儿与他三人一齐到刑部去了。”狄公听了此言，随命差役伺候，说至白马寺拆毁地窖。外面许多皂役，听说到白马寺去，无不高兴非常，想在寺中搜罗些钱财，顷刻众人毕至。狄公带了人众并马荣等人，出轅而来。当时坐在轿内，心下想道：“如这个狗头能再半途碰见，便可如此这般的行事。若不能碰见，也只好借拆毁之名，到刑部前去提怀义。”一路正是思想，渐渐离刑部不远，忽见前面那个少年，又由对面而来，心下好不欢喜。正要命马荣前面去，谁知他早经会意，抢上几步，到了前面，故意在薛敖曹身边一撞。随即骂道：“汝这狗头，为何不带着眼睛。汝也不是瞎子，走在爷爷面前，还不看见！”马荣见他叫骂，也就喝道：“汝这厮破口骂谁？这街坊上面，皆是皇上的地土，谁人不派行走？也不是你要买的路途，为何不让我走路？你说我未带眼睛，不看见你，何故你看见不让我呢？你也不访探我是哪个衙门

而来，在此狐假虎威。”薛敖曹哪里忍得下去，随向小太监道：“汝等在此，还不将这厮捆起，送至九门提督处，活活将他打死。敢在此间与我抢白！”

两人正闹之际，狄公轿子已到面前，忙令住轿，向外问道：“马荣，本院命汝先到刑部去提怀义，好往白马寺拆毁厅屋，何故在此与人争论？”马荣道：“此人乃是南门外无赖，名叫小薛，往年为非作歹，地方官出差严拿，为他逃逸，现又潜回都中。小人一路而来，因差事紧迫，行路匆匆，他撞在小人身上，反将小人乱骂。”狄公喝道：“胡说。他是个少年子弟，何以知他是无赖？且命众差役来询问。”马荣把当时辕门的院差，一齐喊来。众人一望，一个个皆吃了一惊，不敢开口。狄公道：“汝等可认得此人么？若果是无赖小薛，或者前次犯法，现已改邪归正，本院但须略问数言，便可释放。若不是小薛，本院倒要彻底根究，是谁人如此横暴，胆敢殴辱院差，拦阻官道，本院定须严加重责。”武三思的家人见是狄公前来，早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又出了祸事，见狄公如此言语，恨不得众人说是小薛，免得彻底根究。无奈众人知道薛敖曹之事，无一人开口。狄公怒道：“汝等想必与他同类，以至不敢言语。且将这厮带回本院，审讯一番，也就明白。”薛敖曹见了这样，已是心惊胆战，深恐自己吃苦，忙道：“我正是小薛，求大人宽恩免责。”狄公听了，喝道：“狗头，从前已幸逃法网，此时依旧在此行凶。若非本院深究，汝必不肯供认。皇城禁地，岂容汝这奸民溷迹，左右，且将他锁了，送回辕门，交巡捕看管。俟本院由白马寺回来，再行发落。”乔泰、陶干答应一声，不问青红皂白，锁了起来。后面两个小太监不知利害，见薛敖曹被锁，忙上前拦道：“你们这班人好大胆子，他乃是宫中的人，敢用铁链锁他，圣上晓得，你们也不顾性命。”旺儿见小太监说出真情，心下实是着急，惟恐干累自己，赶着挤出了人围，逃回去了。这里狄公道：“汝这两个小孩子，为何说出此话，难道小孩你认得他么？汝是何人？赶快说来，本院放汝回去。”小太监道：“我两人是穿宫的太监，我名叫王喜，他名叫李顺，与他一齐前来。”狄公也怕他说出不尴尬的话，连忙喝道：“你两个小狗头，毋得混说。他既为小薛，何敢往入宫中？此事大有疑窦，一并交差带去，俟本院回衙严讯。”说毕，乔泰将三人锁回抚院。

狄公便至刑部，将怀义提出，到白马寺拆毁了地窖，直至偏晚方才回来。谁知旺儿见小太监说出真情，赶紧跑回家内，与武三思说明。三思也是焦急万分，乃道：“这事如何又为他碰见？他若认真地究办，薛敖曹说出真情，这事如何是好？”当时也只得乘至宫中，告知武后。武则天听了此言，更

是羞惭无地，又愧又恨。忙道：“汝等赶速前去，说我宫中逃走了三名太监，既为他拿获，令他送进宫来，听我发落。设若狄公审讯，千万传信薛敖曹，莫说出真情，那个老狄非比别人。”武三思只得遵命出来，着人到抚辕说：“武后有旨，将太监送去。”早有巡捕回道：“我等奉大人差遣，看管人犯，此时大人尚未回辕，不敢擅自专主。且不知圣旨是真是假，不能凭贵皇亲口言，信以为实。”来人无可如何，只得回复三思。谁知狄公早料着这次情事，故意到晚方回。

进了辕门，已是上灯之后，当时巡捕将上项说话回明，狄公道：“这明是假传圣旨，且待本院审问。俟明早奏明再核。”当时也就升堂，命人将仪门关闭，恐有闲人观审。先将太监传来，喝道：“小薛乃是地方上的无赖，汝等说他来往宫中，莫非他受人指授，欲想行刺么？此乃大逆无道之事，汝且从实招来。还是与他同谋，抑是遭他的骗惑，本院审明口供，便将他斩首。”薛敖曹在旁听见，早已魂飞天外，深恐性命不保。只见小太监供道：“这小薛也与我等同类，为圣上的穿宫太监，实非行刺之人。适才圣上已经有旨，请大人将人等送进宫中。只因我等私自出宫，圣上未曾知悉，现在查出，已获罪不轻，求大人开恩释放。”狄公听了此言，不禁拍案大怒，命人用刑。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却说狄公拍案喝道：“汝这两个小狗头，纯是一派胡言。小薛自己已供认是无赖，为何汝等反说他是穿宫太监，这事明有别情。若不直供，定将汝处死。”小太监道：“小薛实是太监，方才圣上已经传旨，请大人送进宫中，与圣上发落。这事何敢撒谎？”狄公道：“本院看小薛断非太监，汝等既矢口不移，且命书差查他旧案，若果确有实据，本院断不轻恕。”谁知众书差虽不敢开口，内有一个刑房书办，姓贺名三太，此人自幼与薛敖曹为邻，凡敖曹的恶迹无不尽知。他早年有个女婢，为敖曹强占，俟后报官究办，正拟出差获案，忽为武承嗣将他送进宫中，因此这愤气至今未出。现在见狄公如此道

究，又值众人不敢开口，心下想道：“小薛虽是入官，权势浩大，既有本官招呼，我且将他陈案翻出，令他眼前受点创棒。”随即上前说道：“此人的系无赖，串同太监在外胡行。所有案件，书办尽知。”说着，退了下來，将薛敖曹从前案情悉数查出，呈上堂來。狄公看了几件，尽是奸淫的案情，不禁拍案怒道：“汝这狗头，犯了此等罪恶，尚敢在此串同太监作恶胡行。左右，先将他重责百板，先行收禁，两名太监交巡捕看管。”左右答应一声，早将薛敖曹拖下，一五一十，打得叫喊连天。然后将他收入禁中，以便明早上朝申奏。

谁知狄公退堂之后，贺三太心下想道：“本官虽然重办这薛敖曹，终不能治之死地。一经武后传旨送往宫中，虽狄大人也无法可想。他既自称是太监，方才受责之时，何以那件浊物如杵棍一般，不下有一二尺长短。这物件也不知犯了无限的罪名，我要报他的前仇，拼得性命不保，方可为国家除害。”主意想毕，等到二鼓之后，一人想着暗暗到了监门。那个禁卒认得是贺三太，忙迎來问道：“贺先生來此何干？”三太道：“我同你商议一事。听说你从前也为小薛累得很苦，可是不是？”那人道：“提起來话长呢，恨不能食他之肉，寝他之皮。小可从前的家私，虽不能说是丰富，也还小康。自从与他赌钱，被他赚了数千两银子，嗣后我将家产输得干净，再去找他，他不认我，因此无法可想，钻了门路來当这禁卒。可怜每日落不上数吊钱，家中老小仍是不能敷衍。他现在进了宫中，又有这般势力，自是心满意足。谁知天网恢恢，遇见了我们这大人，将他打个百板，收入禁中。现在想趁此报复他前仇，只是想不出主意。你先生可有良策？我们商议商议。”贺三太道：“我从前之事你也知道，此时前來正想与他打点。你可知他在堂上供认的是穿宫的太监，太监哪有派留阳具的道理？方才为大人打了百板，见他那件浊物，不下有一二尺长，取下來改做敲鼓锤子，或则敲锣，倒也别致。”禁卒道：“你想得虽好，这一來送他性命，固报了前仇。明日狄大人要人，如何是好？”贺三太道：“你不知道，这物件并不是致命，将他割下，依然可活。你看宫中太监，皆没有此物。但不可伤破他卵子，便可无碍。”禁卒道：“能够这样，就妙了。现在堂上明明供认是太监，即便明日上堂，他也不敢说出，这物件在别人身上是不可少的，在他身上却是犯禁。这个暗苦，教他受罪，正是却好。”两人商议妥当，禁卒取了一柄尖刀，取了两碗酒杯，一包末药，同贺三太两人來至狱内。

此时薛敖曹正因棒伤厉害，在那里哼声不止，心下只想武三思告知武后，命狄公释放。此时听见狱门响亮，掉头一望，见是三太，连忙喊道：“贺

三哥，你救我一救。我的事情谅你知道，能在这事上周全于我，不出三日，定叫你富贵两全。”贺三太道：“正是同你商议。你现在得了好处，把我们旧邻居、旧朋友皆忘却了。我家那个女婢，至今还在我家。你此时在此苦恼，命他前来服侍你好么？”禁卒也在旁边说：“你的婢女虽可服侍，但是狱中没有钱用。我积得有数十串钱在此，我们三人赌钱如何？”薛敖曹见他二人说了前仇，连忙道：“二位老哥千万莫记前仇，我已悔之莫及了。能够救我，将我放出辕门，逃回宫中，定然厚报。如何？”贺三太冷笑道：“放你出去，这个沉重倒可担得，但是要同你借一物件，不知可肯与不肯。”薛敖曹见他二人允从，甚是欢喜，忙道：“岂有不肯之理。只求你将我放出，无论金银珠宝，功名富贵，皆包在我身上。好朋友，我这棒疮实是疼痛不过了，可先代我取点水来，让我薰洗薰洗，然后同你们一同出去。”贺三太道：“你虽肯允，只是你所说的，我二人全用他不着。想在你身上借用一物。”薛敖曹道：“我由宫中出来，万不料遇着这事，此时我身上除随身衣服，另外那有别物？”贺三太道：“你莫要装做聋子，故作不知，放爽快些，快点送出。”薛敖曹见他二人只不说明，心下急道：“好朋友，你明说吧，只要你能救我命，此外随你要什么总可。”禁卒上前骂道：“你这烂乌龟，老子看这禁狱的门，少一个敲门锤子。方才在堂上见你被打，露出那个怪物，又长又粗，取下来适当合用，就同你借这物件。”薛敖曹听了此言，自是心慌，忙道：“好朋友，我今日已在难中。从前虽有不是，我已自知，自今以往，定然酬报。现在何必取笑，哪里敲门用这肉锤头的道理。”禁卒不等他说完，当头啐了一口，骂道：“谁同你这鸟种子取笑。老子的家产，被你骗尽，同你借一二百银子尚是不睬，还说什么酬报，功名富贵包在你身上。即如贺三爷，同你做邻居，哪件事不周济你，你反恩将仇报，将他婢女奸骗。你也不想想是何人物，仗着这件长大的怪物，便尔秽乱春宫，行出这无法无天之事。平日深居宫院，想见这人一面，也是登天向日之难。今日也是天网恢恢，冒充太监到刑部与怀义私论事件，独巧被大人看见。你既做了太监，哪里派有这物件？长在你身上也是作怪，不如交代我们，还成一样器皿。老子的性情你也晓得，告诉你句实话，叫你受点疼痛，绝不至送命便了。”

薛敖曹听了此言，自是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求道：“两位朋友可高抬贵手，留我一条性命，以后再不敢放肆了。”禁卒道：“随后已迟。老子既到此地，你不肯便可了事么？难道还要我动手不成。”贺三太道：“同他说什么闲话。此时不报前仇，明日朝罢，又寻他不着。”说罢，禁卒抢上一步，便将薛

敖曹拖倒下来。敖曹到了此时，知道斗他不过，只得叫喊连天，大呼救命。哪知禁卒晓得必定狂叫，遂取出一张宽凳将他纳在上面，两手背绑在凳腿之上，上半截已是动弹不得。贺三太也就在旁边将他两腿绑好。禁卒取出两张草纸，在酒内浸潮，向着薛敖曹骂道：“你这狗头，还想叫喊！老子请你吃酒，看你可能言语。”薛敖曹也不知道何故，正是狂叫连天。忽见禁卒将草纸在嘴边一蒙，只见薛敖曹将眼睛一闭，连连的闷咳了数声，复将眼睛睁开，满脸急得通红，欲想说半句言语，却是难乎其难。贺三太本是刑房，岂不知道这私刑，赶着说道：“不可不可，如此一来，便送了他性命，随后反不好令他受罪了。”禁卒道：“哪里如此快法，我们快点动手，不再加草纸，便不至死去，免得他乱喊乱叫，取得不安静。”贺三太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随即代他将衣裤撕去，露出两腿，又肥又白，摸在手内实是爱人。贺三太道：“俺是报复他前仇，若好男风，此时倒可舒服舒服。”禁卒道：“贺先生，你也太下贱了，这种混账种子，还有什么爱慕？你看这怪物，岂不同畜生一般，除了驴马，哪有这样如此雄大的。”说着，又跑了出去，取了一个簸箕，装上石灰，摆在板凳下面。然后将衣袖卷起，取出一柄尖刀，向着贺三太说道：“我今日干了此事，这两只手必然污秽，只得随后浸浸擦洗。”说着，将怪物抓在手中细望了一会，又用手撮了几下，复又代他抹上抹下的弄了一会。顷刻之间，鼓怒起来，人睡在凳上，这件东西如木棍一般足有二尺上下。贺三太看了，实是好笑。那个禁卒格外怒道：“你看这个混账狗头，死在头上，还不知道，尚且如此放肆。可见在宫中格外的不安分了。”说罢，将尖刀在阳具根上试了一试，样了地步，随后向薛敖曹骂道：“你这鸟种子，可莫怪老子心狠，只恨你罪太大了。这件怪物，且待我留下。”只见他一刀刺下。不知薛敖曹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却说禁卒取着尖刀，对定薛敖曹阳具根上一刀下去。贺三太深恐伤了他那卵蛋，赶着说道：“小心一点，莫送了他的性命，那反不好。”禁卒道：“你

叫什么！前日我见人割那驴子，便是如此。”说着，又见他执刀，由上往下四周一旋，顷刻之间，只见薛敖曹在板凳上，半截身子跳上跳下，知是他疼痛万分，两眼不住的流泪，嘴里虽说不出话来。贺三太犹恐他身体肥大，将凳跳翻过来，赶着上前将他纳住。又见禁卒将周围旋开，惟有中间那个溺管未断，尚挂在上面。此时两手上血流不止，将一簸箕的石灰，全行染得鲜红。贺三太虽是恨他前仇，到了此时，也觉有点不忍，赶着向禁卒道：“你用刀尖子将他溺管割断，从速用末药代他敷好了。遥想这厮，罪已受足，若再耽延工夫，恐他昏死过去，那时便费了大事。”禁卒果然依他所言，将溺管割断，将阳具摔在地下，然后用好药在四下敷满。果然神效非凡，顷刻将血止住。又在薛敖曹衣衿上面撕下一块绸子，将伤痕扎好，始行取过木盆，倒了冷水，将手上血迹洗去。

贺三太方将薛敖曹脸上草纸一揭，只见他已不能言语。贺三太忙道：“你手脚太慢，致将他闷死过去，这如何是好？”禁卒道：“你莫要慌乱，他如死去，我来偿命。”说着将他扶坐起来，禁卒出去取了一支返魂香，燃着送在他鼻孔前。抽了一会，没有顿饭工夫，但见薛敖曹有了进出的生气，又停了一会，忽然将脸一苦，将嘴一张，大叫一声：“痛煞我也。”禁卒骂道：“你这鸟种子，早知有此疼痛，为何从前犯法？舒服得好便叫你痛得厉害，以后看你还能放肆。”说着，在地下将阳具拾起，用水洗了好几次，抓在手中，向薛敖曹道：“也不知你这狗头如何生长的，你自己看看，可像个敲门的锤子？”说着，摔起来便在他头上打了一下。

薛敖曹此时方觉疼痛稍定，低头向下身一望，一个威威武武的丈夫，变作了坑坑凹凹的女子。这一节非同小可，比送他的性命格外伤心，高声骂道：“你两个伤心的杂种，下这毒手，我姓薛的与你誓不甘休。除非将我治死，不然叫你家败人亡。你把这长具取去，想必是送你老婆，送你姐妹去了。”禁卒那里容他辱骂，他骂一句，便将那件怪物在他嘴上打一下。于是你骂我打，愈打愈骂，两人闹作一团。贺三太实是好笑，赶着向禁卒拦住道：“你我已报了前仇，既割下来了，也不能复行合上，他骂自然要骂。我且问他的言语，你莫要在此胡闹。”禁卒道：“我实气他不过，你有什么话说他？”贺三太问薛敖曹道：“我两人虽是报自己的前仇，可知为国家除了大患，也免得日后露出破绽，有那杀身之罪。可知你此时恨骂，没有益处，我两人既摆布你到此，还怕你怎么？你倚仗不过那个兴隆庵的尼姑，爱你这怪物，封你为如意君。此时既已割去，成了废物，还能如从前得宠么？即使你进宫哭

诉，将我两人治罪，我们也不是死的，难道不会逃走？告诉你句实话，顷刻与他逃走他方，看你有何本领害得我两家。莫说你借了太监，说不出受了我两人恶苦，便那个尼姑，也不能彰明较著地奈何我两人。你要骂便骂，我们是出去了。”说着，拖着禁卒，飞奔出狱，薛敖曹要想去追他，无奈两脚锁了铁镣，不能动弹，心下越想越恹，看看下面，格外伤心。想贺三太所说的言语，也是不差，只恨自己不应出官去看怀义，反送了自己的性命。一人只是在监中哭骂。

且说武三思到宫中，说明此事，武则天命人到辕门去要薛敖曹，反为巡捕回却，说狄大人尚未回来，不敢信以为实，将人交出。武则天接着此信，自己也悔恨不已，心下想道：“薛敖曹为狄仁杰捉去，尚是小事。他两人为他擒去，设或露出破绽，彻底根究，岂不令人愧死。”一人在宫中翻来覆去，只是想不出主见。到了四鼓之时，只得上朝理事。众人齐在殿前，只见狄仁杰出班奏道：“臣奉旨拆毁白马寺地窖，昨日已经完毕，特来复命。并奏明圣上，在半途寻获了两名穿宫太监，与那无赖小薛在外胡行。臣已带回辕门，查出小薛的案件，全是不法之事，理合依例处治。适因回辕之后，又闻传旨要此三人，不知真伪，特来启奏陛下。内寺阉官，何能与无赖为伍，在外乱行。此中关系甚大，求陛下拟定罪名，如何究办，臣好遵旨施行。”武则天听了此言，心下不禁胆寒：“此人实是个铁面冰心，寡人之事，竟敢如此启奏。无奈你也太认真了，若再为你说出实情，孤家颜面何在？”乃道：“卿家所奏，寡人已早尽知。但此审人是孤家宫中的内监，私逃外出固罪不容宽，也不便令外官审问。卿家回转，立刻押送回宫中，寡人亲自发落。”狄公当时只得遵旨，心下暗道：“我昨日若非超先审问一堂，打了他一百重板，岂不又为他逃过。”说罢，众人散朝。狄公回转衙中，只得在监中将薛敖曹提出，也不再审，命巡捕同着那两个小太监一齐押送宫中而去。

此时武则天退朝入后宫，正思念薛敖曹不知几时方可回来，拟命人前去催促，忽见后宫太监引着薛敖曹，登时放声大哭，向着武则天奏道：“自沐重恩，情深似海，从此万不能如前了。”武则天见他如此凄惨，忙惊讶道：“寡人已将汝三人要回宫来，还有何事害怕？”薛敖曹道：“此非说话之地，且请圣上入内。”武则天也不知何事，只得进入寝宫。薛敖曹便将贺三太与禁卒如何怀恨前仇，将自己阉割的话说了一遍。武则天本以此为命，这一听真是又羞又恼，恨不得将贺三太等人顷刻碎尸万段，当时说道：“这也是孤家误你，不是命你去看怀义，何至有如此之事？也是情分满了。汝且住在宫

中，陪伴寡人，以便调养。但是这姓贺的同那个禁卒。非将他处死不泄心中之恨。”当时懊恨不已，只得将张昌示召来。薛敖曹是哭痛不已，张昌宗闻知，也是骇意之事，向着武则天说道：“这事总是狄仁杰为祸。若非他与陛下作对，将薛敖曹带进衙门，追究前案，何至如此！照此看来，我等竟不能安处了。我看狄仁杰一人，也未必如此清楚，惟恐他手下另有私党，访明宫中之事，想了最毒的主意，命他出头办事。现在陛下三人已去其两，只有我一人在此。陛下若不访拿那班奸贼，将他党类灭尽，随后日渐效尤，再将我逼出宫中，我等送了性命尚是小事，那时陛下一人在宫内，岂不冷清。”说着，两眼流下泪来。武则天见薛敖曹变了废物，已是懊闷不堪，此时见张昌宗又说了这番，更是难忍，不禁怒道：“孤家因静处深宫，惟恐致滋物议，因此加恩，凡是老臣概行重用。不料他如此狠毒，竟与寡人暗中作对，不将这班奸人暗治，这大宝还要为他们夺去。”当时大发雷霆，命太监赶着召武承嗣前来，命他访问这班奸人，以便按名拿问。

武承嗣在家，正与武三思议论薛敖曹，说老狄虽是心辣，也只得打了他一百大板。现为武后在金殿上认为太监，命他送入宫中，他也别无法想。但是怀义常在刑部，恐武后心中不悦，必得设法将他放出送入宫中，此事方妙。正是谈论，忽然有个内监匆匆进来说道：“二位爷赶快进宫，陛下此时恼恨非常。薛敖曹如此这般，受了重苦，圣上因此大怒，命你访拿这班奸人，好按名治罪呢。”武承嗣听了此言，心下大喜，向着武三思道：“我等可于此时报复这狗头了。惟恨狄仁杰、元行冲等人，平日全瞧不起你我，今日进宫，如此如此启奏一番，先将这个狗头办去。随后老狄一人在京，便是一个独木难支，无能为力。”三思也以为然，随即命他同太监一齐前去。

到了宫中，武则天见他前来，不禁怒道：“孤家因汝等是我娘家之人，因此重用。原想各事协心办理，凡外面所有事件，以及奸人为害，早奏朕躬。现在薛敖曹、怀义等人，连连遭了此事，置朕颜面于何地？显有奸人与狄仁杰狼狈为奸。若不将这班人除尽，朝廷何能安处？召汝前来，可赶速暗访，将奸人的名性开单呈阅，好按次严办。”武承嗣见武则天动怒，随即跪下奏道：“臣儿早知有此祸事，从前屡次奏明。自从庐陵王远贬房州，许多大臣心下不悦，意在谋反，废黜圣上，总因未得其便。现在这几件恶事，皆是这奸人唆出老狄，先除了陛下的左右近宠，然后再将我等除尽，那时便带兵入禁，拥立庐陵王。臣儿虽有所闻，欲奏明圣上，无奈圣上以狄仁杰为大臣，不肯深信，故不敢深奏。陛下再不严办，这天下恐非陛下所有了。”说罢，痛

哭不止。这番话将武则天说得深信不疑，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却说武承嗣奏了一番言语，武则天怒道：“寡人从前也不过因先皇皇子，不肯尽行诛绝。明日早朝，汝便在金殿奏明，好立时拿问。”武承嗣道：“陛下能如此，则安居无事矣。”说罢，复安慰了武后一番。命薛敖曹安心在宫内陪伴，然后出来，与武三思计议了一晚。

次日，五鼓进朝，山呼已毕，左右文武大臣两班侍立。忽然武承嗣上前奏道：“臣身受陛下厚恩，正思报效。风闻有旁人怨恨，说陛下严贬亲子，废立明君，致将天下大权归己掌握，不日便欲起兵讨逆，以辅立庐陵王为名，欲将臣等置之死地，逼陛下退位。臣等受国厚恩，不敢隐匿，求陛下俯念臣等身受无辜，准臣罢职，免得受此大逆之名，致将陛下有滥用私人之议。现在庐陵王远在房州，仍求陛下即日传旨，召进都中，复登大宝，以杜意外之祸。”武承嗣奏了这番言语，两边文武大臣无不大惊失色，彼此心中骇异，也不知是谁有此议论，致为武承嗣妄奏。只见武后怒道：“此乃是寡人家事。前因太子昏弱，不胜大宝之任，因此朕临朝听政。是准奸臣妄议朝事，意在谋反。汝即闻风，未有不知此人之理，何故所奏不实，一味含糊。着即明日奏闻，以便按名拿办。”武承嗣道：“此人正是昭文馆学士刘伟之，并苏安恒、元行冲、桓彦范等人。每日在刘伟之家中私议，求陛下先将刘伟之赐死，然后再将余党交刑部审问。”

武则天听了此言，只见刘伟之现在金殿上，随即怒道：“刘伟之，寡人待汝不薄。汝既受国厚恩，食朝廷俸禄，为何谋逆造反，离间宫廷。汝今尚有何说？”刘伟之此时自觉已是吃惊不小，赶着俯首金阶，向上奏道：“此乃武承嗣与臣挟仇，造此叛逆之言，诬惑圣听，陷害微臣。若谓臣等私议朝事，自从太子受屈，贬至房州，率土臣民无不惋惜。臣等私心冀念，久欲启奏陛下，将太子召回，以全母子之情，以慰臣民之望。且陛下春秋高大，日理万机，旰食宵衣，焦劳不遑。家有令子，理合临朝，国有明君，正宜禅位。随后

优游宫院，以乐余年。含饴弄孙，天伦佳话。此不独于陛下母子有益，即普天率土臣民，亦莫不有益。如此一来，那些奸臣贼子，窥窃神器扰乱朝纲的小人，自然不生妄想，不惑君心。此皆臣等存诸于心，未敢明言之意。若说臣等谋逆造反，实武承嗣诬害之言，求陛下明降谕旨，问武承嗣有何实据？”

武则天听了此言，格外怒道：“汝说武承嗣诬奏，即以汝自己所奏，已是目无君上。太子远谪，乃是昏弱不明，为何说率土臣民无不惋惜？此非明说寡人的不是为众怨恨，孤家年迈，岂不自知，要汝诬奏何故？依汝所言，方可有益；不依汝所言，便是无益；这叛逆情形已见诸言表，汝尚有何辩？左右，且将刘伟之推出午门外斩首。”一声传旨，早有殿前侍卫蜂拥上来，便想动手。只见元行冲、苏安恒一班人，齐跪在阶下奏道：“武承嗣奏臣等同谋，臣等之冤无须辩白。但是武承嗣不能信口雌黄，乱惑君听。且请陛下将臣等衙府概行查抄，若有实据，不独刘伟之理合斩首，即臣等也心甘情愿。”武则天哪里准奏，喝道：“汝等受国深恩，甘心为逆，今将刘伟之一人斩首，已是法外之仁，汝等尚敢渎奏。”

狄仁杰此时见众人所奏不准，心下知是武则天心怀懊恼，欲借此出那闷恨，当时上前奏道：“刘伟之妄议朝政，理当斩首。但臣访闻尚不止数人，仍有武三思、武承业等人在内。上欲斩刘伟之，须将二武处斩，方合公论。”武则天听了此言，连忙说道：“狄卿家不可胡乱害人，三思、承业皆是朕的内侄，岂有谋反之理？莫非是卿家诬奏么？”狄公道：“他两人何尝不想谋反。自从太子远贬，他便百计攒谋，逢迎陛下，思想陛下传位与他。近见陛下未曾传旨，他便怨恨在心，欲想带兵入宫，以弑君上。不料为刘伟之等人闻知，竭力禁止，方免此祸。故尔武三思等人恨他切骨，又恐他奏知圣上，故今日先行诬奏，以报私仇。若不将他三人斩首，恐将激成大变。”武三思听了此言，吓得魂不附体，连忙与承业奏道：“臣儿何敢如此，实是狄仁杰有心诬奏，用这毫无影响之言，欺蒙圣上。”狄公不等武后言语，忙道：“你说我毫无影响，刘伟之影响何在？陛下说汝是皇上的内侄，断不造反，刘伟之也是先皇的老臣，各人皆忠心义胆，更不至造反了。要斩刘伟之，连武氏弟兄一同斩首，随后连老臣也须斩首，方使朝廷无人，奸臣当道。若开恩不斩，须一概赦免，方觉公允。”武则天见狄公一派言语，明是袒护刘伟之，乃道：“狄卿家不可诬奏。寡人的家事，要他议论何干？方才在殿前所奏，已是满口叛逆。如此奸人不令斩首，尚有何待？”狄公忙又奏道：“陛下之言也失了意旨。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刘伟之所言，正是为天下的公论，岂得谓陛下

的家事。若因此斩杀忠臣，恐陛下圣明之君，反蒙以不美之名了。太子远谪房州，岂不远望慈宫，夙夜思念，若因武承嗣诬奏，致将大臣论斩，恐天下之人不说陛下为奸臣所惑，反说陛下把持朝位，无退禅太子之心。既灭母子之恩，又失君臣之义，千秋而后，以陛下为何如人？岂不因小人之害，误了自己的名分，误了国家的大事？武承嗣所奏，实是用心诬害。请陛下另派大臣，审明此事，方可水落石出，无罔无偏。臣因国家大事，冒死直陈，祈陛下明鉴。”这番话，说得武则天无言以对，只得准奏，将刘伟之等人交刑部问讯，然后退朝。

不说那武三思恨狄公阻挠其事，且说刑部尚书自从武承业开缺之后，武后恐别人接任不能抑体己意，当即传旨，命许敬宗补受。此人乃是杭州新城县人，高宗在时举为著作郎之职，其后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正宫，众人臣齐力切谏。他说：“田舍翁利十斛麦，尚欲更新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废一后，有何不可？”高宗听了此言，便将武则天立为皇后。从此武后专权，十分宠任，凡朝廷大事，皆与敬宗商议。敬宗遂迎合旨意，平日与武张二党狼狈为奸，不知害了多少忠臣。此时为了刑部尚书，也是武后命他照应怀义的意思，现又将刘伟之发在他部内。当时回衙，便将武承嗣所奏一千人带回部内。一时未敢审讯，等至晚间，私服出了衙门，来至武三思府内。家人传禀进去，顷刻在书房相会。敬宗开言问道：“贵皇亲今日所奏，已是如愿所偿，将他斩首，又为这老狄无辜牵诬贵皇亲身上，致将此事挽回。但此事命下官承审，特来与皇亲商议，如何方可令刘伟之供认。”武三思道：“大人在朝已非一日，可知此事不怕狄犯狡赖，惟是狄仁杰阻挠太甚，必得如此如此，不与他知道，然后方好行事。”许敬宗道：“此言虽是，但是圣上面前，如何能行？”武三思道：“圣上此时已是闷恨非常，早朝这事正是舍弟昨晚进宫说明缘故。大人如能如下官办法，这事便无阻格了。”当时又将薛敖曹之事，说了一番，许敬宗自是答应。

次日一早，敬宗也不上朝，天明便传齐书差，在大堂审案。将刘伟之、苏安恒一千人分别监守，自己升了公座，先将刘伟之捉来。伟之见是敬宗，知道这事定有苦吃，此时已将自己性命置之度外，因是皇上的法堂，不能不跪。当是许敬宗在上言道：“刘大人，你也是先皇的旧臣，你我同事一君，同居一殿，今日非下官自抗，高坐法堂，只因圣上旨意，不得不如此行事。所有同谋之事，且请大人从实供来，免得下官为难，伤了旧日之情。”刘伟之高声答道：“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大人是皇上的钦差，审问此事，法堂上面理

合下跪。但是命下官实供，除了一片忠心保助唐皇的天下以外，没有半句口供。那种诬害忠良、依附权贵，将一统江山送与乱臣贼子，刘某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岂有谋反之理！大人既看昔日之情，但平心公讼便了。”许敬宗笑道：“这事乃圣上发来，何能如此含糊覆奏？昨日在朝说圣上伤了母子之情，太子受屈百姓怨望，这明是你心怀不愤，想带兵进宫，废君立嗣，不便出诸己口，故借旁人措词，可知此乃大逆无道之事。若不审出实供，本部也有处分，那时可莫恨下官用刑了。”这番话说得刘伟之大骂不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却说刘伟之听了许敬宗一派言语，高声骂道：“汝这欺君附贼的奸臣，汝敢用刑拷谁？先皇在日，为汝欺蒙，致将王皇后废立。现太子在外，圣上年高，不思天下为重，竟敢依附武党，陷辱大臣。我刘伟之又未奉旨革职，汝何敢擅自用刑？”许敬宗听了此言，登时怒道：“你道汝未经斥革，本部院因同你为一殿之臣，故尔稍存汝面。既谓如此，且将圣旨请出，使汝明白。”当时起身入内，果然捧出一道圣旨，说刘伟之结党同谋，案情重大，虽经交许敬宗审讯，犹恐他抗言不服，抵赖不供，着将原官革去，如不吐供，用刑严讯。刘伟之听他念毕，更是大骂不止。许敬宗在上怒道：“汝究竟供与不供？汝此时即经革职，便与小民无异，钦定匪刑俱在堂上。”刘伟之道：“误国的奸臣，我刘某也非贪生之辈。今日生死虽难预知，若想刑求，为汝等这班狗头在宫中献媚，认那谋逆之名，虽刀锯鼎烹，也无半句言语。本学士忠心赤胆，举国皆知，汝等将唐室江山断送于他人之手，一旦身首异处，恶贯满盈，有何面目见先皇于地下乎？”许敬宗为他骂得无言可对，不禁恼羞成怒，也就喝道：“本部院奉旨承审，若想逃过此时，也不知道我的手段。左右，快取刑来。”两边齐声答应，早将一个火盆端在堂上，红光高起，火焰腾腾。复见一人取了个铁锅，顿在火上。许敬宗道：“刘伟之，可知这刑具不比寻常，若能认了口供，免却目前之苦。你看这里面，乃是锡质熔化，沾上身躯，顷刻

浆流泡起。”刘伟之复又骂道：“本学士死且不惧，岂畏这私刑！但汝害虐忠良，须保武氏永掌大权，方得保全首领。一日新君嗣位，恐汝这狐群狗党，明正典刑，刀锯鼎烹，免不得万年遗臭。”许敬宗见他仍然不屈，忙命众人施刑。

早有一班如狼似虎的恶差，将刘伟之的衣袍撕去，两手捆在背后，一人取了个小铁勺子，在铁锅内取了一勺子的热锡，先在刘伟之的肩背上倒去。只听他大叫一声，那热锡由上至下，直流至绋道前面，但见一股清烟，飞起在公案前面。再将伟之身上一望，那一路皮肉，已焦烂万分，鲜血淋漓，浆水外冒，刘伟之早已烫昏过去。许敬宗在上面看得清楚，向他笑道：“你平日与老狄同声附和，视我等众人如肉上之刺，眼中之钉，今日且叫你知我厉害。”随命人用醋汁倒于炭上，将刘伟之扶起，受了这酸醋的烟气，停了一会，依然大叫一声，复行苏醒。见许敬宗坐在堂上，冷笑不言，伟之不禁丹田怒起，大声喝道：“我刘某身受无辜，为这奸畜诬害，皇天后土，鉴我忠心。武后秽乱春宫，革命临朝，僭居大统，汝等不知羞耻，谄媚妇人，致令武氏党人把持盘据。本学士也不忍活命，且同汝拼个死活存亡，好见先皇于地下。”说着，摔开众人奋勇上前，来奔许敬宗揪打。许敬宗知他虽是文士，两膀却很有膂力，深恐遭其毒手，随即起身向后便走。哪知刘伟之拼命来斗，早将公案上一方砚台抢在手内，对定许敬宗脑门一下打来。敬宗不防着他用这物件，赶着偏转身躯，欲想避让，额角上早中了一下，登时一个窟窿，血流不止。所有堂上的差役，见本官为钦犯所伤，也不问伟之是好人坏人，端起火锅，向着伟之身上一泼。伟之正是想揪着许敬宗，同他抛结，猝不及防，浑身上下为热锡浇满，登时痛入骨髓，两脚在地下一阵乱跳，把个皮肉身躯如在油锅之内，当时鲜血淋漓，露筋露骨，要想有一块好肉，也万难寻出。只见他大叫连声，倒于地下。许敬宗见他栽倒在地下，自己虽已受伤，也不好再来摆布，命人将刘伟之抬往里面，自己将额角用绸子扎好。命人先到武三思府中打听，问三思在家与否，自己便在书房做了一张假供，使人誊写清楚。那个打听的家人已来回信，说武三思正在府中候此地的信息。许敬宗听了此言，便乘了大轿，来至武三思府内，直入书房坐下。

此时武三思正与武承嗣相议，欲想借此事为词，便将狄仁杰诬害。听说许敬宗前来，弟兄三人同至书房里面。忽见许敬宗面带损伤，当时笑道：“老许今日是喜欢极了，连行路皆不留心，致将额角栽破。如此时升了宰相，岂不将头颅跌散。”许敬宗道：“人家为了刘伟之这事，吃了如此重苦，你

还是取笑。可知此事须要令老狄不知。现在虽已将刘伟之用了匪刑，已经离死不远，不趁此时商议良策，火速将刘伟之置之死地，随后之祸更不得了，因此来斟酌。你们三人之中，须得一人就此入宫，得一道圣旨出来，将刘伟之事完毕。明日早朝，狄公虽是晓得，那时已身首异处，他也无可如何。”武三思听了此言，说道：“果然妙计。这件事仍令承嗣前去。”当时便将许敬宗自拟的假供取来，放在身边，即便服入宫而去。

武后连日因各事烦集，皆不如意，只得与张昌宗饮酒为乐。听见小太监启奏，说武承嗣前来奏事，忙召他进来，问道：“汝深夜前来，有何事奏？”承嗣道：“只因早朝圣上将刘伟之等人交刑审讯，谁知伟之实是谋逆不法，为敬宗用刑拷问，招了这供。自知罪无可赦，竟敢在法堂用武，将许敬宗头颅击伤，因此敬宗不能上朝，特请臣进宫入奏，请陛下独断施行，赶传密旨，将他正法。不然为狄仁杰等人知悉，势必激成大变。”武则天听了此言，不禁怒道：“狄仁杰自升巡抚，寡人因他是先皇老臣，性情刚直，凡事皆优容宽恕，乃竟不知报效，结党同谋，殊非意料所及。着传旨先将刘伟之在刑部赐死，余党候明日早朝再核。”武承嗣得着此旨，随即出宫，飞马到了刑部。

许敬宗已早回衙，在大堂等信。见武承嗣匆匆而来，口传接旨，许敬宗当即设了香案，命人将刘伟之提出，将圣谕宣读已毕。刘伟之此时已如死人相仿，浑身无一处完肤，听得许敬宗宣明圣旨，不禁两眼圆睁，高声骂道：“汝等这班误国的狗头，诬奏朝廷，害我刘某。本学士在九泉之下，待汝对质。”说罢，大骂不止。许敬宗仍是一言不发，但命人取了一条白绸，递与伟之。伟之取在手中，自缢而死。武承嗣随命人传信，报他家属，说他谋逆不道，赐死天牢，本应暴尸示众，主上加恩，着令家属收殓。顷刻之间，刘伟之家得了此信，自是号啕痛哭，以便收拾呈报。

且说狄公正在衙门观书，忽见马荣匆匆进来，说道：“不好了，小人方才出去巡夜，听说刘大人为刑部私刑拷问，将周身用热锡浇烂。逼出口供，命武承嗣禀知武后，已将刘大人赐死，现在报知家属，前去收尸。如此一来，不知苏安恒等人若何处置？”狄公听了此言，不禁放声大哭道：“刘学士，你心在朝廷，身罹刑戮，这也是唐室江山应该败坏。总之有狄某一日在朝，定将汝这无妄之冤伸雪便了。”当时听大堂上面，已交三鼓，他也不去安歇，请在书房将所有的公事办清，自己穿了朝服，上朝而去。

却说武承嗣在刑部，见刘伟之已死，心下好不欢喜，向着许敬宗道：“这厮自谓忠臣，平日将你我绝不放在眼内。私心妄想，欲请武后退位。昨日金

殿上犹敢如此说强，岂不是他自寻死路。但是他一人虽已除去，惟有老狄在朝，十分不妥。明日早朝，能再将元行冲等人如此这般，奏明天子，那时一并送了性命，然后再摆布老狄。将这千人尽行除绝，嗣后将庐陵王废死，这一统江山便可归我掌握了。大人能为我出力，随后为开国元勋，也不失公侯王之位。”许敬宗本是极不堪的小人，见他私心妄想，也就附会了一番，把武承嗣说得个不亦乐乎，如同自己做了皇帝一般。交到四鼓之后，但听见刘伟之的妻子等，又在大堂哭一起骂一阵，皆说许武两人残害忠良，有日恶贯满盈，竟斩首之时，定将他五脏分开，为鸟兽争食。许敬宗虽听见，如耳聋一般，反而大笑不止。两人不知不觉，脱去官服，乐不可支。直至五鼓，方才由衙门出来，上朝而去。

到了朝房，见文武百官俱已齐集。许多人见他进来，皆起身出迎，齐声问道：“许大人承审案件，闻已讯明，奉旨赐死。设非大人的高才，何能如此迅速？”许敬宗当时并未见狄公在坐，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却说许敬宗到了朝房，许多人说他高才，心下甚是得意。当时并未见狄公在座，武承嗣向众人笑道：“这些须小事，何足介意。只要有俺弟兄在朝，哪怕老狄再吹毛求疵，也要将他一班的党类削去。他也不知当今的皇帝现是何人，欲想传位与谁，常将唐室江山谈论。”众人见他说出此话，知道狄公在此，一个不敢回言。狄公哪里忍得下去，忙起身推开众人，问道：“贵皇亲乃圣上的内侄，圣上传位与谁，贵皇亲想必知道了。狄某居唐朝之官，为唐朝之臣，不以唐室江山为重，以何事为重？此言乃众耳公听，且请说明，使大众知悉。”武承嗣见狄公前来问他，方知此言犯法，赶着带笑说道：“此乃下官一时戏言，大人何必计较？”狄公当时喝道：“汝此言岂非胡说！朝房之内，国事攸关，岂容汝这班狗头妄议。目今武后临朝，太子远谪，并未明降谕旨，立嗣退朝，汝何敢大言议论？岂非扰乱臣民，欲想于中篡逆。刘伟之被汝等诬奏，滥用匪刑，致令身死，现又牵涉在狄某身上。汝此时不

将话讲明，与汝入朝一齐判个明白。唐皇天下，为汝这班奸贼已坏败得不可收拾，还想陷害大臣，私心谋逆。老夫有何党类，有何实据，为我从快说来。”说着，走上前来，直奔武承嗣。武承嗣此时自知理屈，为他骂了一顿奸贼狗头，也就恼羞成怒，回声骂道：“你这老死囚，圣上几次宽容，尚不知感，胆敢暗中作对，结党同谋。刘伟之现有口供，看汝从何抵赖。”狄公见他回言詈骂，不禁左手一伸，将他衣领揪住，喝道：“老夫问的你圣上传位却与何人，你反敢廷辱大臣，造言生事。如此情形，岂不要造反么？”武承嗣为他揪着衣领，格外愤怒起来，高声叫道：“狄仁杰，你在朝房放肆，还不是有心作乱。”这句话尚未言毕，早为狄公在脸颊上左右两边，每处掌了两下，顷刻浮肿起来，满口流出鲜血。

正闹之际，直听景阳钟响，武后临朝。众大臣见他两人揪作一团，又不敢上前分解，只得各顾自己，起身入朝。山呼已毕，许敬宗上前奏道：“现有叛臣狄仁杰，因逆党刘伟之经臣审讯，问出实供，奉旨赐死，不料狄仁杰因武承嗣启奏陛下，牵怒于他，竟敢在朝房内殿辱皇亲，实属不法之极。听陛下临朝，犹自肆行殴打，叛逆之状，已可概见。不将狄仁杰严加治罪，不能整率臣下，恐大局亦为其败坏了。”武后听了此言，不禁大发雷霆，向下怒道：“狄仁杰乃朝廷大臣，竟至目无君上，着传将狄仁杰锁拿前来，在金殿审问。”所有殿前侍卫，皆是张武二党的羽翼，赶着领旨下来，到了朝房，将狄公锁拿了进去。武承嗣知是许敬宗为他启奏，心下甚是得意，想趁此重怒之下，便将狄仁杰送了性命，报了前仇，免他在京阻挠各事。

且说狄公到了金殿，不等武后开言，当即奏道：“微臣今日入朝，方知武承嗣与许敬宗等人谋篡大位，诬害大臣，胆敢在朝房宣言，说陛下传位有人，不以唐室江山为重。似此贼子乱臣，人人得而诛之。臣正拟扭解入朝，请陛下明正典刑，以除巨患，不知何人妄奏，致令侍卫传旨释放叛臣。”武后听了此言，哪里相信，不禁怒道：“孤家听政以来，待汝不薄。刘伟之等人谋逆，理合按罪施行，汝为朝廷大臣，虽与未谋，何不先行启奏？许敬宗申明罪迹，请旨行刑，此乃寡人之意，何故牵怒旁人，致与武承嗣在朝房争扭。非与刘伟之同谋叛逆，尚有何赖？”狄公连忙奏道：“陛下听问，乃许敬宗一人妄奏，微臣所奏，乃武承嗣在朝房所说。文武大臣，皆所共听。许敬宗与武承嗣一党，自然为他粉饰，诬奏微臣。陛下如不信武承嗣等人谋逆，且看他两人衣服。他既忠心报国，入朝面圣理合朝衣朝冠，何故便衣前来见驾？此明是目无君上，欲趁便行弑。若非臣早至朝房，听他所言，恐此时陛下已

不能安坐朝廷矣。微臣一死本不足惜，可惜庐陵王无辜受屈，不能尽孝于陛下，先皇以天下重任托陛下，不能传位于太子。陛下身登九五，宠待武氏弟兄，反开其篡弑之谋。臣若不言，千秋而后为万人唾面。今日之事，决断全在陛下。且刘伟之等人，忠心赤胆，誓报陛下，竟被许敬宗用热锡浇烫，身无完肤。如此匪刑，虽桀纣也无此酷虐。仍敢妄拟口供，诬奏陛下，致令赐死。”说罢，放声大哭。

武则天听了狄公这番言语，反说得哑口无言，一言不发。再看许敬宗与承嗣两人，果是居常的便服。此时他两人将自己周身一看，也就吓得魂不附体。原来昨夜将刘伟之赐死之后，两人在书房议论，无意之间将衣服脱去。到了入朝之时，疑惑在堂上施行，朝服穿在身上，便自前来。现在为狄公指为口实，深恐武后信以为实，究罪不起，两人面面相觑，浑身汗流不止。武后停了半晌，向着许敬宗问道：“汝是刑部大臣，为何妄奏朝廷，致说狄卿家谋反。明是汝浮躁成性，与武承嗣妄议朝事。入朝见驾，如此不敬，已是罪无可赦，即非谋反，也难胜刑部之任，着即行离任议处。武承嗣姑念为孤家母属，着记大过一次，非召不准入朝。所有张柬之、元行冲等人，既经狄仁杰保奏，全行释放。余着无庸置议。”狄公还要启奏，武后已卷帘入朝。众官各散，狄公自是闷闷不乐。虽然刘伟之冤屈未伸，所幸将元行冲等人赦免，只得回转衙中，一人感叹。

谁知武承嗣退朝出来，将许敬宗邀入自己府中，两人怒道：“不料老狄如此厉害。今日满想将他治死，反为他如此妄奏，将我两人记了大过。幸是圣恩广大，不然我两人性命岂不送在他手内？而且在朝房里面，当着众臣掌我两颊，这次羞辱，何能罢休！我等不能奈何他，怎样反被他将每人摆布。你想薛敖曹、怀义以及我弟兄三人，并张昌宗同你，无人不受他的挟制。虽圣上十分宠信，皆为他一番廷辩，致无可言语，随后总是如他心愿，将我等治罪。后日方长，此人一日不去，一日便不得安稳。还想得这唐皇的天下么？”许敬宗道：“下官倒有一计在此，不知贵皇亲果有此胆量否？”三思在旁言道：“只求大事能成，随你天大的罪名，我三人皆可承担。但不知你有什么计？”许敬宗道：“目今老狄等人所希望者，不过想庐陵王入朝，请武后退政。虽我等众人屡次启奏，说庐陵王谋反，圣上总是个疑信参半。能得一人领一支兵马，在房州一带攻打城池，冒称是庐陵王所使，那时如此这般启奏一番，不怕圣上不肯相信。虽老狄再有本领，也令他无可置词。到了急迫之时，朝廷出兵征逆，到房州将太子灭去，这一座万里江山，还不是归汝弟

兄掌握么？”武承嗣与三思两人听了此言，如获珍宝一般，喜出望外，齐声说道：“此计实是大妙。但一时未得其人，如何是好？”许敬宗道：“这事不难。此去怀庆府有座山头，名叫太行山，绵亘有数千里远近，其间峰谷岩洞峻险非常。山内有一伙强人，为首的叫赛元霸。此人姓李，名飞雄，手执一柄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从前未入山时，曾经破案，为地方官诱获，解入京城。下官见他相貌魁梧，实是个英雄气派，恐日后有用他之处，特地设法救了他性命。谁知逃生之路，路过太行，为从前的强人阻住去路，他杀上山寨，将头目杀死，自己为了寨主。因感下官活命之恩，每年皆命人私送礼物，以报前德。手下现聚有数万人马，兵粮精足，兴旺非常。若令此人干这事件，自然于事有济。”三思忙道：“既有此人，正是难得。此事万不宜迟，须命谁人前去？”许敬宗道：“这事务要机密，不可走露风声。若为老狄访闻，那便误事不浅。俟我回去，自有人前去，至此来往不过一月之久，便可命李飞雄亲自前来。”武承嗣弟兄听了此言，自是喜之不尽。许敬宗随即回至刑部，因奉旨离任，只得次日迁出衙门，听武后另行放人。

到了晚间，将那个贴身的家人喊来——此人名叫王魁，平日李飞雄来往的事件，皆是他经手。当时向他说道：“今日有一差事，命汝前去，若是干得妥帖，不但自家随后提拔与你，连武大人皆要保举你个大大的前程。不知你可有这胆量？”王魁见问，也不知何事，忙道：“小人受大人厚恩，虽赴汤蹈火也不敢辞。且请大人说明，意是何往？”不知许敬宗如何对他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却说许敬宗见王魁满口答应，乃道：“目今朝廷之事，你也尽知，武大人想圣上传位与他，总因狄大人屡次阻挠，以致各人皆为他挟制。现在想出一条妙计，欲你到太行山一遭，将李飞雄请来，与他商议要事。若武大人得了天下，我为开国的元臣，你也不失封侯之位。但此去关系甚大，设或走露风声，性命难保。不但你一人受累，连我与武大人也不得了。因此同你商

量，赶速即日动身，限一月便须来往。”王魁道：“我道何事，这事也不费许多时日。此地离怀庆府只有一千余里，小人的脚力大人尽知，多则二十个日子，便可回京。李飞雄受过大人的厚恩，加之小人前去告知他此事，他见功名富贵之事，岂有不允之理？”当时主仆计议停当。晚间许敬宗便取出了一千银子，命他作为路费。王魁道：“大人何须费此钱钞，只须一二银两，便够用，其余皆存在府中，候后有功，再行领赏。”自己带了包裹，次日天明，别了敬宗，直向太行山而去。

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已到山脚下面，正拟上山命小喽啰通报，忽听一派锣声，一字排开，走出数百喽兵，各执刀枪，阻住去路。只听高声叫道：“汝这人好大胆量，走到山前还不孝敬丢下买路钱来，顷刻命你回老家享福。”王魁笑道：“汝这班狗头，乌珠也未瞎去，敢向爷爷要钱，惟恐汝等反要送钱与我。”那些喽兵齐声骂道：“你这油子莫想胡缠，再不送了出来，我便要动手。”王魁道：“你要同俺动手，恐你没有这胆量，快去通报李飞雄，说都中有个王魁前来相望，着他迅速下山见我。”那班喽兵见他说出寨主的名姓，知非外人，赶着四五个小头目跑上山，嘴里招呼道：“孩子们招呼好了，这是自家人。”说着，如飞而去。

顷望工夫，只见山顶上飞来一匹坐骑，远远地高声叫道：“来的莫非王兄弟么？愚兄接待来迟，孩子们冒犯虎威，多多得罪。”王魁抬头一看，正是李飞雄，赶着迎了上去，也就招呼道：“小弟相隔已久，特来宝山探望。”两人对面走来，行至半山，彼此相望，李飞雄欢喜非常，忙问道：“贤弟不在京中，特来荒山何干？大人精神可好么？”王魁道：“小弟此来，正是大人指使。此地非说话之所，且到山中再行议叙。”当时李飞雄命喽兵牵过一匹马来，让他骑坐，自己在前领路。过了三道木城，方至聚义厅上。彼此见礼坐下，随即命人送上茶水，为王魁洗尘。然后摆了酒席，两人入座。王魁道：“小弟此来，恭喜大哥，要官居极品了。”李飞雄不知何故，忙道：“贤弟何出此言！愚兄乃化外野人，罪恶滔天，为王法所不宥。设非大人成全，活了性命，久做刀头之鬼，哪里还想为官作宰。此不是贤弟有心取笑么！”王魁道：“小弟不言，老哥从何知道。只因太子远贬房州，武后欲想传位与承嗣。只因狄仁杰在朝各事阻格，特命小弟前来，请老哥进京商议，如此这般。”李飞雄本是个亡命之徒，听了此言，自是高兴非凡，当时说道：“非是愚兄夸口，就是那一柄大刀，也算得惊人出色。既然许大人如此提拔，岂有不去之理？明日便与贤弟动身。”

当下两人你斟我酌，痛饮一番，方才席散。随又带王魁到山前山后，游玩一番。又将军械粮草，看视一周，果然兵精粮足。王魁道：“老哥有此佳境，也算得个化外诸侯。一人独占此山，无拘无束，岂不令人羡慕？若能功成之后，再得富贵功名，实不愧英雄一世。”李飞雄见王魁如此称赞，格外颜笑眉开，十分得意。晚间将那总头喊来，此人名叫出洞虎赵林，本领虽较李飞雄稍逊一筹，两柄四方锤也不在人之下，山中除了寨主，便以他为长。当时见王魁上山，知道定有事故，随即到了聚义厅上。李飞雄道：“愚兄明日须往京都，因许武两大人有要事面商。山下的买卖，且请贤弟照管数日，嗣后愚兄回山，那时定有用贤弟之处。”说着，便将王魁来意告诉赵林。这班强人，哪里知道王法，但听说武承嗣得了天下，随后自己可以做官，便自欢喜非常。

一夜已过，次早李飞雄带了盘川，暗藏兵器，与王魁一同下山，往京都而去。两人本是好汉，脚力飞快，未有数日已到都中，一直到了许敬宗府内，王魁先命他在厅内坐定，自己来到书房。却巧许敬宗到武三思府内有事，只得命人安排了李飞雄，自己到了武三思府上，也不要人通报，径自进入书房。三人望见他回来，敬宗忙开言问道：“你前去如何？李飞雄可曾回来？”王魁道：“即已到了府中，只因大人在此，故尔前来送信。”武三思听了此言，甚是欢喜，随说道：“许大人且请回去。能将这李飞雄带来，待下官试验一番，那就更妙了。”许敬宗道：“大人既要前去试验，但命他前来便了。下官府内正恐地方偏窄，易于走露风声，住在这里面，耳目较少许多。”随向王魁说道：“你仍回，将李飞雄带来，说武皇亲命他到府中居住。”王魁领命而去。

稍顷，果带了一个大汉走了进来。武承嗣向外一望，此人身高九尺向开，紫红色面目，两道浓眉，一双虎目，大鼻梁，阔口，年约四十，大踏步到了檐前，向着许敬宗说道：“小人李飞雄为恩公请安。”说着叩头下去。武三思不禁赞道：“好一个英雄气概。你便是李飞雄么？”许敬宗道：“此乃皇亲武三思大人，汝且叩见。”当时李飞雄按次行礼已毕，侍立檐前。许敬宗先将王魁何日到山，在路行了几日的话，问了一遍，然后向飞雄道：“本院唤汝前来，所有用汝之处，王魁想已言及，汝可敢行么？”飞雄道：“山人蒙大人活命之恩，加之武皇亲如此提拔，焉有不行之理？但不知大人几时起事，一切如何布置，还须示下，方可遵行。”武承嗣与三思两人，见他满口答应，忙道：“汝能干成此事，定要封汝个大大的前程，但军装旗号，须要照庐陵王而行，

方令他地方官相信。不知汝还有多少帮手？若欲下山开兵，先打何处城池？”李飞雄道：“小人初到此地，虽有一身本领，只能提刀开战，拼个你死我亡。若欲定谋运略，还须大人指示。”武三思道：“既然如此，且到后面安歇一宵，明日依计行事。”

当下王魁将他带出书房，早有武府的家人前来照应。三思又命厨下备了上等的酒肴，款待飞雄。当晚便请许敬宗计议了一晚，先拟了一道檄，照着庐陵王的口气说：“孤家乃高宗长子，天下储君，理合继统所尊，临朝听政。只以母后武氏，残虐不仁，信听谗言，致遭贬谪。抚躬自问，抱憾良深。兹特命太行山寨主李飞雄，带兵征取，以复大统，以定名分。所过各府州县，理合望风承顺，纳款相应。属在臣民，宜尊君上。若与王师相抗，便为叛逆之臣，攻破城池，斩首不赦。将此通谕知之。”三人先拟了这道草檄，以便出兵之先，命人投递好，令地方官以此为凭，通报武后。然后又拟了大旗的式样，用何号令，由何处进兵，何处屯扎。直至四鼓以后，方才议定。

次日朝罢回来，武三思向许敬宗说道：“李飞雄虽有这本领，但下官未曾目睹，深以为憾。欲想令他操演一番，不知他可肯应允？”许敬宗道：“此事何难？且命他前来便了。”当下将李飞雄喊到书房，指着院中一块峰石，说道：“武大人命汝当此重任，若不在此开演一回，武皇亲何以知你手段？这峰石汝能举起否？”李飞雄听了此言，恨不能将周身的本领全卖与他，方令他敬服，随向敬宗说道：“小人本领虽不高明，这一座峰石也不难提起。”说着，抢走几步，到了前面，将左手衣袖高卷，右手撑在腰间，两脚用了个丁字步，伸开手爪，先把峰石向外一推，离了地土。只见身躯一弯，手掌往下面一托，说声“起”，早见一只手将一人高的一块石头举了起来。前后走了一回，然后回到原处，又轻轻摆好。把个武承嗣吓得伸不出舌来，忙道：“本领大的人也曾看见过许多，这样天神似的力气，实未见过。据此一端，便可知他的武艺了。”

两人称赞了一会，然后在书房摆了一桌酒肴，自己把杯，请李飞雄上坐。飞雄赶忙辞道：“小人何等之人，敢与皇亲对坐，这事万不敢当。所有差遣之处，小人定尽力便行。”武承嗣道：“此乃某天下大事。昔汉高祖欲用韩信，尚且登坛拜将，今某请英雄出兵，此席也是这用意，何必固执谦让？”许敬宗也命他上坐，李飞雄见众人如此，只得谢罪告座。酒至数巡，许敬宗便将所拟的草檄、旗号，交代与他。然后武承嗣送出两万金银，命他带回山中，作为粮饷。李飞雄一一遵命。直至三鼓，方才席散。次日一早，飞马回

山发兵起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却说武三思如此厚待飞雄，次日将银两如数取出，飞雄扮作客商模样，雇了几辆大车，回转太行而去，约期出月初间起事。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已到山头。喽兵见寨主回来，当即前来，将牲口下去，银两搬上山寨。李飞雄到前聚义厅下坐下，赵林忙上来问道：“大哥到都中去，事情如何举办？”李飞雄便将武三思弟兄并许敬宗所议的话，说了一遍。然后洗了行尘，又问了山下买卖。赵林交代已毕。次日，李飞雄便将阖山的大小头目并那喽兵的花名册籍查阅一遍，选出几个头目：一名草上飞王怀，一名朱砂记洪亮，一名双枪将吴猛。这三人马上步下的功夫，皆不在人之下。先命这三个人各带一万银两，采办生铁火药，并马匹旗幡之类，限本月办齐回山，以便打造军装。再着郭泉、齐霖、陶石、王宾四人，派为山头领将，专督喽兵操演等事。每日旗枪放炮，威武非凡。

且说怀庆府离这太行山仅有百里之遥，怀庆太守姓胡，名世经，乃是进士出身。此人虽迂拘腐儒，并不与张武两家附和。武承嗣等人屡欲想撤他职任，无奈他深得民心，凡有离任消息，总是百姓到巡捕衙门挽留。又值狄公为河南巡抚，知道他政声，也就屡次保奏，承嗣诸人也不能怎样奈何他。近日闻太行山操兵练将，随命人前去打听，回来说是庐陵王的党类命李飞雄带兵入京，以便复夺大位。胡世经吃了一惊，暗道：“这事何能行得？武后虽是无道，别人如此而行还有所借口，他自己何能彰明较著，欲夺江山。母子份上，如何解说？”一人正是诧异，复又想到：“这事万分不实，想是奸人诬害太子，以假弄真，串通人来干出这事，好令武后信以为实，究罪于他，以便于中篡逆。照此看来，不是张昌宗所为，定是武氏兄弟干的这事。庐陵王现在房州，彼此相离数千百里，即使他欲想复位，房州老臣宿将正自不少，徐敬业等人已干过此事，皆非出自他口，他要直意举行，何不由房州一路而来，反令这强寇作此大事，此事明是疑案。”一面写了一封细信，命人星夜往

巡抚狄公衙门投递，请他在京中暗访。若有人直指太子，好请他面奏朝廷，挽回其事。一面将四门把守得铁桶相似，以备强人入境。

谁知胡世经在城内防备，李飞雄山上早已将军械粮草，号令旗幡，布置得如火如荼。择了初一下山，先取怀庆府城，然后相机前进。三日之前，便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将两万大军分着四队，命赵林、王怀、洪亮、吴猛四人统带。行兵吉日一早，李飞雄披挂齐整，按着军礼，祭旗已毕，然后拔队登程。一路之间，浩浩荡荡而来，真是旌旗蔽日，刀甲如云。当日行了五六十里，安营下寨。次日一早登程，便向府城进发。

这日胡世经见探马报来，说贼兵已离城不远，赶即登城遥望。但见对面如乌云盖地相仿，无限的兵马，向城下而来。当头一面大旗，上书：“庐陵王驾下统领兵复国将军李”，所有旗幡均是用的五彩颜色。胡世经看毕，心下实是疑惑。先命人将擂石滚木，排列在城头。但见贼兵渐走渐近，离城十里，扎下营盘。到了下昼时分，忽然敌营一声炮响，当中显出一匹马来。为首一员大将，手执大刀，飞至城下，高声大叫道：“城上军兵听了，赶快飞报太守，命胡世经前来答话。”胡世经见贼人会话，也就挺身上前，向下说道：“贼囚汝是何人，敢冒太子之名兴兵作乱，攻犯城池，是谁主谋，从实供来，本府详奏朝廷，罪在为首之人，或可开恩免于死罪。若是执迷不悟，天下皆皇上的赤子，食毛践土，俱有天良，谁敢甘心附逆？谁不知汝是冒名？庐陵王远在房州，岂有母后登朝，太子夺位之理？这明是奸臣诡计，离间宫廷。本府幼读诗书，岂不明伦常纲纪。从此速退兵丁，休生妄想，这座铁桶似的城池，汝焉能攻破？”

李飞雄听了此言，心下大惊不止，暗道：“我等在京计议，原想冒名行事，使地方各官信以为实，好飞奏朝廷，以便暗中诬害。谁知初次出兵，便为这胡世经说明破绽，随后如何前进？现在进退两难，也只得矢口不移，同他辩论。”当时向城上笑道：“你既幼读诗书，为何不明事理？武后奸淫无道，秽乱春宫，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殛，天地之所不容。庐陵王乃高宗长子，天下明君，岂能坐视母后奸淫，不顾社稷生民之理？只因前次徐敬业用兵未当，猝致身亡，特命李某统领山寨大兵，入京兴复。汝乃唐朝臣子，何故甘事妇人。不开关迎师，已罪无可赦，还敢以真为伪，抗逆王师。汝即不信，且将通檄与汝观阅。”说罢，向边取出一角公文，插上箭头，弓响一声，向城头射上。胡世经展开观了一遍，向下骂道：“此乃汝这班逆贼，将骆宾王的讨诏依样葫芦，造成这道通檄。天下人可欺，谁想欺我胡某，也是

登天向日之难。要我开关，非得庐陵王亲自前来，方能相信。”说罢，命人将擂石滚木打将下去。李飞雄见城上把守得十分严紧，真是无隙可乘，当时只得拨马回营，以便次日攻打。

且说怀庆府城守姓金，名城，是个无赖出身。平时与武三思的家奴联为一气，鱼肉乡民，不知怎样逢迎三思，保举了一个守备。自从狄仁杰进京之后，这班狐君狗党，不敢再如从前，却巧怀庆守备出缺，他便求了武三思，补了这缺。武三思从李飞雄入京以后，知道太行山在怀庆属下，惟恐胡世经看出奸计，有所阻格，便私下写了一封书信，命人送与金城。等到兵临城下，请他相机而行，务必请胡世经通详具奏，便可成事。金城此时见胡世经看出伪诏，心下也是吃惊，一人想道：“武三思日前致信于我，命我从中行事，不料他居然料着。无奈这个迂儒甚为固执，必得如何，方可使他详奏。”自己思想了一会，向着胡世经说来：“大人既知他冒名前来，有末将一身本领，何不就此开关，杀他个大败亏输，然后申奏朝廷，岂不为美。若仅闭关自守，设或相持日久，粮草空虚，岂不难乎为继？”胡世经知他是武三思一党，说此言语，明是诱他开关，好让贼人进城，当时喝道：“此地乃本府镇守，战守自有权衡，何容汝等多言。贼人此来，止想开城会敌，方可以伪乱真，借庐陵王之名，好遂奸贼之计。本府且严加防守，星夜命人到房州询问。如果庐陵王行出这不法之事，他自承任无辞，命我等开关迎接。若不然，他必有回文照复，或命人带兵前来征剿。那时真伪分明，圣上母子之间也不至为人谗间。”金城听了此言，知他是个迂儒，说得出做得到，那时便误事不浅，当时急道：“大人之言虽想得周到，无奈缓不救急。你看他数万人马，如火如荼，不出十日，定将这城池攻破。大人是个文官，固然有革职的处分，末将是个武士，干戈扰乱，责任较大人尤重，设有不测，悔之晚矣。此事不据实申奏朝廷，请领大兵前来退敌，何能解这重围？且徐敬业与骆宾王之事已行之在先，庐陵王既能命他两人兴兵犯境，不能勾结李飞雄进取么？此事无庸疑惑，定是庐陵王指使。我看大人十载寒窗，方巴结个进士出身，受了多少辛苦，始为这怀庆的太守，若因此事误了功名，岂不可惜。”

胡世经见他如此辩明，明欲顺着奸计，不禁大怒起来，乃道：“本府为此地的太守，虽由诗书而来，多年辛苦，到了为难之时，也须顾名思义，不能听那班奸臣信用私党，欺惑朝廷，致令唐室江山送与无赖之手。”这番话，把个金城说得满面羞惭，当时说道：“你我文武分曹，不相统属。你既迂缪固执，某不能随你而行，将这座城池失去。各做各事便了。”当时也不再言，怒气

冲冲，回衙而去，竟自起了一道详文，说庐陵王命李飞雄攻打城池，复取天下，并将伪檄抄录在上面，连夜命人飞马出城，向京中告急。并参胡世经匿情不报，隐与李飞雄勾通一气，势同谋反。未有数日，早至都中。先到兵部投递，请他奏明圣上，火速发兵。谁知此人自武承业因怀义之事将刑部尚书撤任，未有数月，便补了这兵部尚书，连日正与武三思、许敬宗诸人盼望怀庆府的紧报，只是未见前来，心下甚是思念。这日接到金城的禀报，拆开看毕，随即来至三思府中。商议了一会，众人只恨胡世经不肯通禀。武承业道：“此事本应怀庆府通详巡抚，既是城守有告急文书，我为兵部大臣，也不怕朝廷不肯相信。明日早朝，定可分晓。”说罢，回转自己部内，以便来朝启奏。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却说武承业回转了兵部衙门，次日五鼓入朝，俯伏金阶，上前奏道：“目今庐陵王兵犯怀庆，势甚猖狂。命贼首李飞雄带领数万大兵，直逼城下，心想攻破城池，向东京进发，复取天下。怀庆太守胡世经，与贼通同一气，匿报军情。幸有守备金城，单名飞报，现在告急文书投递在臣部，请臣具情代奏。城中虚弱，危急万分，一经胡世经出城投降，以下州县便势如破竹。并有庐陵王伪诏，抄录前来，请圣上御览。”说着，将金城的公文伪诏，一并由值殿侍卫呈上。武则天展开看了一遍，不禁叹道：“前者寡人因太子懦弱不明，故尔将他远贬房州，原期他阅历数年，借赎前咎，然后赦回，再登大宝。不料他天伦废绝，与母为仇。前次徐敬业、骆宾王诸人兴兵犯境，孤家以他误听谗言，并未究罪，此时复又勾结贼人，争取天下。如此不孝不义之人，何能身登九五，为天下人君？他既不孝，朕岂能慈，着发五万大兵，星夜赶赴怀庆。剿灭破贼之后，再赴房州，将太子锁拿来京，按律治罪。”

两边文武见武则天如此传旨，无不面如土色，盛怒之下，又不敢上前劝谏。狄仁杰到了此时，明知是太子受冤，不得不上前阻谏道：“圣上休断了母子之情，为天下臣民耻笑。此必奸臣勾引强人，冒充庐陵王旗号，以伪乱

真，使圣人相信。此乃兵情军务，若果是太子作乱，为何不在房州起事，反在怀庆进兵？怀庆太守胡世经，虽是文士出身，未有不知利害，如果城池危急，理合他飞禀到臣，请巡抚衙门代奏，何敢匿情不报，致令金城到兵部告急？兵部尚书乃是武承业本任。日前他弟兄诬害刘伟之等人，蒙蔽朝廷，致令赐死，后经臣两番复奏，方才蒙恩开释，安知非他弟兄挟嫌怀恨，私结太行山强寇攻犯城池，好令陛下相信弟兄之言，发兵剿灭太子，随后嗣位无人，他便从中窥窃。这事断非庐陵王所为，请陛下发兵，但将李飞雄提入京中，交臣审讯，定有实供。”

武三思听了狄公所奏，深恐他又将此事辩驳个干净，忙伏奏道：“这事求陛下善察真情。臣等在京供职，每日上朝，何忍辜负国恩，敢与强人谋反？此明是狄仁杰勾通太子，擅动干戈，威吓陛下。日前刘伟之请陛下召太子还京，退朝让位，陛下未能准奏，反将伟之赐死。狄仁杰亦屡次请陛下将太子召还，因未能俯如所请，故激成如此大变。臣等宁可奏明，听圣上裁决。但恐陛下以慈爱待太子。太子不能以仁孝待陛下。到了兵犯阙廷，不过将大恶大罪推在李飞雄身上，那时复登朝位，不知将陛下置诸何地。若说臣等诬奏，天下事皆可冒充，惟这旗号伪诏，万万伪借不来，圣上何以不明此故？恐此次干戈较之骆宾王尤甚了。”这番话，把个武则天说得深信不疑。向狄仁杰怒道：“汝这班误国奸臣，汝既身为巡抚，怀庆府又在汝属下，太行山有此强人，何不早为剿灭。此时养痍成患，兵犯天朝，岂非汝等取下不严之故？似此情节，与庐陵王同谋可知。叛逆奸臣既伤我母子之情，复损汝君臣之谊，此番不将太子赐死，国法人伦皆为汝等毁灭。等至水落石出之时，再与汝等究罪。”说罢，便命武承业发五万大兵，带领将士，先到怀庆，将李飞雄灭去，然后便往房州捉拿庐陵王。

武承业得了这道旨意，心下好不欢喜，正要领旨退朝，忽见左班中出一人来，身高九尺向开，两道浓眉，一双圆目，走上前高声奏道：“陛下如此而行，欲置太子于何地？前者太子贬谪，在廷臣工莫不知是冤抑。彼时有罢官归隐者，有痛哭流涕者，这干人皆忠心赤胆，日夜望陛下悔心，复承大位。武承业等乃不法的小人，江洋大盗、绿林强人，无不暗中勾结。此事明是奸臣造成伪诏，令李飞雄冒名而来，使陛下堕其计中，好趁机为乱，攘夺江山。陛下何不顾母子情面，反听奸贼之言，恐唐朝非李家所有了。”说罢大哭不止，声震殿廷。武后见他说不顾母子情面，愈加怒道：“汝等食禄在朝，天下大事漫不经心，凡朕有事举行，便尔纷纷饶舌。寡人乃天下之母，庐陵王不

遵子道，若不加诛，何以御天下？如有人再奏，便先行斩首。”众人听了此言，再将那人一望，乃是太常工人，姓安，名金藏。只见他大哭一声，向着武后奏道：“陛下不听臣言，诬屈太子，臣不忍目睹其事，请剖心以明太子不反。”说罢，只见他拔出佩刀，将胸前玉带解下，一手撕开朝服，一手将刀往胸前一刺，登时大叫一声：“臣安金藏为太子明冤，陛下若再不信，恐江山失于奸贼了。”说罢，复将刀往里一送，随又拔出，顷刻五脏皆出，鲜血直流，将众臣的衣服，溅得满身红血。

当时两边文武猝不及防，忽见他如此直谏，无不大惊失色，倒退了几步。武后此时也不料他竟不顾性命，见他倒于阶下，也就目不忍睹，龙袖一展，将两眼遮住，传旨说道：“孤家母子之事不能自明，致令汝出此下策，诚为可叹。”旋命人用车辇将安金藏送入宫中，命太医赶紧医治，如能保全性命，定行论功加赏。这道旨下来，随有穿宫太监将安金藏弄入辇中，已是不知人事，手中佩刀，依然未去。众大臣俟他去后，早有元行冲、桓彦范一千人，齐声痛哭道：“安金藏乃太常工人，官卑只小，尚知太子之冤，以死直谏。陛下再不听臣等所奏，也只好死于金殿了。”当时众人有欲拔刀自刎的，有欲向金殿铁柱上撞死的，把个金銮殿前，当作个寻死的地府。武则天见众人异口同声，皆说李飞雄冒名诬害，只得说道：“众卿家如此苦谏，孤家岂好动干戈。依汝众人所言，若何处置？总之怀庆兵临城下，此是实情，无论是真是伪，皆要带兵去剿洗。”狄仁杰道：“陛下若能委臣一旅之师，带同武将前往征讨，定可将李飞雄活捉来京。一面命元行冲将敌人的伪诏带往房州，与太子观看，太子见此逆书，岂不以朝廷为重？那时陛下虽不命他征剿贼人，太子也要奋力前驱，以明心迹。似此一举两得，陛下恩心俱在，那班奸贼也无从施其伎俩。”武后此时，倒也骑虎之势，只得准奏。将武承业之兵，归狄公统带，听其挑选猛将百员，星夜往怀庆灭寇。复又下一道御书，并李飞雄伪诏一并交元行冲，带往房州而去。两人谢恩已毕，然后退朝。

单说狄公次日一早，便在考场点了五万大兵，带了十数员有名的上将，皆是忠心赤胆，公而忘私，一路浩浩荡荡，直向怀庆而来。此时胡世经早已得报，听说是狄公前来，不禁喜出望外，向着部下说道：“本府自与金城争论之后，明知他飞檄到京，请兵告急，深恐张武二党带兵前来，便令太子衔冤莫解。现在狄公到此，诚为万分之幸。”当时将城中所有的兵丁，齐行在城中把守，自己带领数名牙将，徒步出城，向大队迎来。到了前队，早有差官问明职名，到中军来见狄公。狄公见是怀庆府亲自前来，当即问道：“贵府

为一方领袖，兵临城下镇静不移，深为可敬。日前接尊函，足征钜识。贵府现将何法退贼？”胡世经见狄公如此询问，乃道：“下官明知金守备起文申报，但不肯迎合奸臣，致令太子受屈。此事定是李飞雄受人指使，冒名而行。若是庐陵王果有此举，为何不在起事之先通行手诏，等到贼兵入境，方将伪诏投递，据此一端，可知伪冒。现已命人先到房州询问，俟真伪辩明，再行具报，免得有劳圣虑，致伤母子之情。此时大人前来，实为万幸。”当即与狄公到了城前，依城下寨。

次日，狄公升堂大帐，传金城前来问话。金城此时已是心怀恐惧，满想将告急公文递到兵部，武氏兄弟带兵前来，便可合而为一。不料不能如愿，反命巡抚大人带兵到此，当时只得到大帐请安待立。狄公道：“本院在京接汝告急文书，说庐陵王与李飞雄勾通，兵犯怀庆。汝既为守备，何故不开城迎敌，杀退贼兵。若说胡世经阻挠，加意防守，此固迂儒见识。本院既已到此，且命汝就此前去骂敌，若不得胜而回，提头来见。”金城听了此言，不禁心惊胆战，领下命来，上马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却说金城见狄公命他出马，虽将令箭领下，心下甚是惧怕。一人想道：“我虽是个武职人员，补了这怀庆守备，无奈我不是绿营出身，平日与武氏家奴横行里党，尽是虚张声势，狐假虎威，哪里有什么本领！就是这功名，也是武三思瞻徇情面，私自保奏。现在上阵交锋，岂不是自寻死路。”欲想不去，又知狄公法令森严，不容推诿，当时只得披挂整齐，上马端刀，来至阵上。李飞雄自从由太行山来此，虽属日夜攻打，皆为胡世经严加防守，攻破不开。昨日听说京中大队前来，疑惑是武氏弟兄的党类，随命人到营中私探。回营报知，方知是狄公到此。正是诧异，现又见小军来报，说官兵阵前讨战。李飞雄听了此言，随即端刀上马，望众人说道：“愚兄禀许大人之命，干此要事，今日狄仁杰到此开兵，务必胜他一阵，方破了他锐气。诸位贤弟，可到战场一同看战。”所有那朱砂记洪亮，双枪将吴猛，草上飞王怀，这

强寇无不齐声说道：“我等在山杀人如草，绿林中谁不知我等威名，莫说狄仁杰是个懦弱书生，徒以哼文为上，他便是个三头六臂，也将他杀得片甲不回。”说着，众人上马，提兵冲出山寨。

李飞雄抬头见是金城，连日见他在城上与胡世经把守，早已认熟在眼中，忙将马头一领，上前喝道：“来者莫非怀庆守备金城么？”金城见他道出他名姓，疑是武三思曾经与李飞雄言过，说他在这城中为守备，也就答道：“老爷便是金城。汝既知名姓，谅知我来历。今奉巡抚之命，上马前来，与汝决一死战。”李飞雄不知他说的暗话，连忙喝道：“汝这无名的小辈，既食君禄，当报君恩。唐室江山乃庐陵王天下，现为武后荒乱朝纲，宠嬖小人，致将太子远谪。目下亟思复位，整理朝纲，特下血书，命本帅念社稷艰难，为其征讨。日前草诏，言在于兹，汝何不知叛逆，闭关自守，抗拒王师。此时大队前来，首先开战，来得好。本帅不将汝分为两段，也不知俺手段。”说着，一个泰山压顶，当头劈来。金城见他认真杀来，本是个无赖在，从不知阵前利害，抬头一看，已吓得魂不附体，赶将两手把单刀握定，迎了上来。碰上大刀，如同火炭一般，早将虎口震得迸裂，一时抵挡不住，把个兵刃飞在半空。正要拨转马头落荒而走，措手不及，李飞雄一刀已砍于马下。贼兵一声呐喊，掩杀过来。幸得狄公手下人多，用乱箭将阵脚射住，难以上前。李飞雄只得得意洋洋，敲着得胜鼓，回营而去。

且说狄公命金城出马，因他与武氏一党，故用借刀杀人之计，令他身死。此时见已丧命，忙传令赵大成、方如海，只听两边齐声得令，出来两人，到案前站下。此两人乃是高宗御前都指挥，平时历著战功，封为永胜将军之职。赵大成身躯短小，相貌精豪，手执两柄六角锤，有万夫不当之勇。那个方如海，也与他一般职位，手执一杆烂银枪，如蛟龙出水相似。当时狄公说道：“汝两人就此出征，先将李飞雄获一胜仗，挫了锐气，本院自有破敌之策。”两人得令下来，随即披挂上马。到了争场，见李飞雄已经收队，只得到敌营前面高声挑战。双枪将吴猛正押着后队，向前退去，忽听后面又有人来骂战，当即拨转马头，双枪并起，迎将上去。赵大成见敌人来会战，上前喝道：“贼将通名，本将军锤下不打无名之辈。”吴猛道：“俺乃庐陵王麾下复国大将军帐前，偏将吴猛是也。汝是何人，快通名来。”赵大成喝道：“汝这叛贼敢冒太子之名，暗行诬害，勾结奸臣，本将军乃唐皇天子驾前，巡抚麾下，永胜将军赵大成是也。”说着，六角锤一分，用了个流金赶月，一先一后相继打来。吴猛见他来得厉害，双枪高举，用了平生之力，拼力搏来。无奈

赵大成乃是长征惯战之人，比这山寨强人自强胜百倍，两锤打下，如泰山一般，吴猛哪里开得过去，顷刻满脸震得飞红，虎口血流不止。晓得不好，赶着连拉带拖拖了过来，便想趁此逃回营内。谁知赵大成手段飞快，两锤见他招架不住，惟恐他逃走，赶将左手一起，飞起锤头摔过马来。吴猛正向前走，不防着后面来了兵器，只听咕咚一声，早把吴猛栽到马下，再望他那颗头颅，已是脑浆迸裂。敌营见吴猛身死，众兵丁一声呐喊，各自逃生。赵大成仗着一身本领，邀动方如海手提兵刃，杀入重围。两匹马如入无人之境，正是逢枪便死，过锤即亡，顷刻之间，早已尸骸满地。

李飞雄自将金城杀死，正是得意非凡，忽听前营有振撼声音，赶着命人盘问。谁知探军已到了大帐，奉请主将出营对敌：“现在官兵队里来了两员猛将，一名赵大成，一名方如海。吴猛与他交战，已死在赵大成手下。现已杀近营来，主将再不出去，便到大帐了。”李飞雄听了此言，大叫一声：“无名的小辈，杀了我山头的将士。”只见他高叫：“掀开！”跃马提刀冲出阵上。劈面遇见大成，两人并不打话，刀锤并举，二马相争，一往一来，杀了有数十个回合，李飞雄渐渐招架不住。方如海惟恐让他逃脱，也就拍马提枪，前后夹战。李飞雄自是不能相斗，两手将大刀一举，用个横扫千人的刀法，将赵大成双锤掀开，大叫一声：“本将军战你不过，休得追来。”说着马头一领，落荒而走。赵大成恐他另有暗算，也就不去追赶，回转本营。

此时狄公正在营前观战，见赵大成杀退贼将，得胜而回，当时进入大帐，记上功劳，向着胡世经言道：“此贼本领也甚平常，若能设法生擒，方令太子之冤水落石出。但不知贼营前后有小路通行，并往他山寨上有避道可去？”胡世经还未开言，早有马荣上前说道：“这事大人不必过虑，小人疑惑李飞雄是个三头六臂异样的强人，谁知是从前那个白鹤林的小李。不知何人为他起这绰号，叫做赛元霸。小人的出身，大人无不尽知，此人与小人早年是一党，陆道上买卖彼此通行。明日待小人到他营中，如此这般套出他的真话，然后里应外合，用计破他，易如反掌。”狄公听了此言，心下甚是欢喜，忙道：“汝若能干成这事，不独解了目前之危，俟后太子还朝，也当加恩升赏。可知此事关系国家伦常之大，务必前去将主谋人访出，那时本院便可启奏了。”马荣领命下来，次日改换装束，仍扮成绿林的模样，由后营出去，绕上大道，然后由贼营而来。

且说李飞雄败回营中，闷闷不乐，与洪亮等人说道：“愚兄受许大人深恩，又承武皇亲重托，着我干出这事。满想功名富贵，从此发达，谁知今日

初次开兵，虽将金城杀死，我处亦伤一吴猛，愚兄又打了这败仗。官兵主将又是狄仁杰前来，此人足智多谋，从前做县令时并访出许多无头案件，此时掌这大权，手下有许多精兵猛将，我等何能与他敌？虽承武许两人重用，设若事败，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乎狗？”洪亮道：“大哥何得多虑。胜败乃兵家常事，赵大勇虽是勇猛，明日我等并马出营，用个车轮大战，哪怕他如天神的手段，也要大败亏输。”众人正在帐中议论，忽见小军进来报道：“外面有一好汉，自称马荣，说与寨主从前在白鹤林交好，日前访问寨主在太行山聚义，特地千里相投。到得山前，闻又提兵到此，因此来营求见。请寨主示下。”李飞雄正恐营中将少，没有能人，听说马荣前来，连忙道：“此人与俺自幼的好友，他此时前来，正可助我一臂。”随即起身，带领众人接出营来。

抬头向前一望，果见一人短衣窄袖，元色缎的小袄，排门密扣，铺列胸前，两腿元色丢裆叉裤，铁尖快鞋，头戴一顶英雄盔，一朵红缨拖着脑后，肩头背着个小小包袱，腰间佩了一柄单刀，气宇轩昂，正是马荣到此。李飞雄高声叫道：“马大可几时到此？小弟接驾来迟，望祈恕罪。”马荣见他出营，也就上前答道：“贤弟名亨利达，掌此兵权，曾记得白鹤林旧友么？”李飞雄哈哈笑道：“自从别后，念念不忘。今日相逢，实为万幸，且请入营畅叙。”说着，邀马荣入营而去，一同到了大帐，见礼坐下。不知马荣此来能否访出实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却说马荣进入大帐，李飞雄开言问道：“小弟自别尊颜，历经数载，从白鹤林劫夺官眷，得了资财，嗣后在何处得意？”马荣道：“一言难尽。自从那年分手，东奔西荡，卒无定程。近年在山东一带干了捕快班头，无奈贪官污吏不识人才，反与绿林朋友结下许多仇恨。因此悔心，将卯名除退，依旧做往日生涯。日前方知贤弟在太行聚义，不料到了宝山，又值领兵到此。不知贤弟何以有此大志，竟干出这惊人出色之事。愚兄到此，不知可能委用么？”李飞雄听了此言，便将白鹤林劫夺之后众人分散，不料地方缉捕，为班

快擒获，解入京都，承许敬宗开活，以及在太行山聚义的话，说了一遍。当时命人摆酒，为马荣接风。

入席之间，马荣又问道：“贤弟所言皆是从前之事，现在攻打城池，还是欲夺唐室江山称孤道寡，抑是另有别人主使？近日胜负若何？官兵是何人统带？”李飞雄见他来问这话，忙道：“小弟哪有如此妄想。设非有人命我如此，无论本领不能取胜，便是粮草也不能接济。”马荣听了此言，心下实是暗喜。果不出大人之料，竟是有入暗中指使，乃道：“此乃贤弟鸿运当头，故有如此机遇。方才来营，见大旗上面写的庐陵王旗号，莫非是房州太子复夺江山，命贤弟辅助？”李飞雄哈哈笑道：“老哥不是外人，此来正可助小弟一臂之力，不妨将这细情告知。哪里是什么庐陵王，说来大哥也可知道，目今武后临朝，将武三思弟兄皆封了大官，掌理朝政，将太子贬至房州，一心想将大统传与武承嗣接位。无奈狄仁杰一班忠臣义士，屡次阻挠，不但不能令武氏为天子，反请武后将庐陵王召回。因此武氏弟兄想出这主见，命我冒充太子的旗号，攻打城池，使地方各官通报到京，说太子造反，好令武后伤了母子之情，将太子赐死，这万里江山，便归入武氏弟兄之手。不料这怀庆太守胡世经，闭关自守，攻打不开，目下狄仁杰又带兵前来，互相交战。不料他皆是能征惯战之将，昨日初次开兵，虽将守备金城杀死，本营中双枪将吴猛亦为敌营送命。小弟本领大哥深知，这一座海大营盘，加上这许多精兵猛将，何能将他退去？幸得大哥前来，明日上阵交锋，助我一臂。倘能武承嗣得了天下，你我这功名富贵，还怕不得么？”

马荣也装喜悦的情形，满口应道：“贤弟有如此出路，若将此事办成，岂不比绿林买卖强似十倍？愚兄明日出马，定杀他个大败亏输，以报昨日之恨。”李飞雄见马荣如此应允，自是得意非常，又将王怀、洪亮这干人喊来相见。彼此通名道姓，开怀畅饮，直吃到下昼之时，方才席散。马荣道：“贤弟这座营寨，虽是十分雄壮，但不知前后左右可有小路通行？大凡扎营，须要四通八达，方可进退自如。若是一面开兵，三面闭塞，设若前队打败，无一退步，岂不是束手待毙？”李飞雄道：“小弟哪里知道什么兵法，横竖有武承嗣等人暗中布置，只求将官兵打退，弄假成真，那时便功成名就。既是老哥讲究，此时便请前去巡视，若有破绽的地方，不妨更改。”说着起身。众人出了后营，四围察看一番，尽是依山带水，颇得地势，惟有左边一座高山，相离有一二里远近，若能在此伏兵，便可以高临下。马荣随即问道：“这座山头虽是险固，不知这山后通于何处？”李飞雄道：“山后乃是怀庆府西门的大

道，我这座大营，依他南门而扎。若非这高山阻隔，也不在此扎立营盘。”马荣巡视已毕，复行看了他粮草的所在。天色已晚，李飞雄复命摆酒叙谈，直至二鼓频催，方才安寝。

次日一早，李飞雄请他出战，将自己的马匹兵刃让他使用。马荣道：“愚兄秉性贤弟深知，这口佩刀很可与人对敌。那马上功夫，反不能爽快。”说罢，仍就是随身衣服，出了营门，到争场喊战。官兵队里见是马荣讨战，众人无不诧异，赶着进帐报与狄公知道。狄公随命乔泰前去会敌，说道：“马荣此来，必有消息。汝去只可诈败，看马荣有何话说。”乔泰本是个步下，此时惟恐敌营生疑，只得坐马提刀，向阵前而去。马荣见是乔泰前来，故意喝道：“来将何人，快通名纳命。俺家李大寨主昨日为汝等杀败，命俺来报仇。不要走，吃我一刀。”说着左手一刀，劈面砍来。乔泰见他故作惊人，心下实是好笑，也就举刀迎上。两人一来一往，杀了有二三十回合，乔泰已是只能招架，不能还兵。复又战了数回合，拨转马头落荒而走。马荣高声喝道：“逆贼往哪里走！俺追来也。”当时连蹄带纵，紧紧追来。不下有十数里远近，左右皆是树林，后面贼兵全行不见，乔泰住马笑道：“大哥你做什么鬼脸，究竟营中怎样？”马荣道：“若不如此，何能使他相信！”当即将敌营的话说了一遍，然后道：“左边高山，可以伏兵，明日如此这般，由西门前进，那时便可一鼓成擒了。”乔泰听罢大喜。

两人正要回去，远远的贼兵追来，马荣道：“你仍就败走前去，好令众人除疑。”乔泰赶即伏在马头，盔斜甲卸，现出受伤的模样，没命向前逃走，马荣见贼兵已到，高声喊道：“汝等急速拦阻去路，莫要为这厮逃走。”一声招呼，依旧紧紧地追来。乔泰早已扣定鞍辔，越树穿林，回转本寨。那些贼兵齐声呼叫：“李寨主有令，请将军就此回营。山路崎岖，恐遭敌人的暗计。”马荣见众人如此，反说道：“汝等早来一步，也不至为这厮逃脱。且待明日开兵，再将这厮擒住。”当时同众贼一同回营。

早见李飞雄出来迎道：“老哥，今日获此胜仗，虽未将敌人擒获，所幸尚未败回。有老哥如此本领，还怕不能取胜么？”马荣也就进入帐中，李飞雄早已预备下酒席，两人入座畅谈。马荣道：“愚兄到此，疑惑敌营很有能人，谁知今日争场，乃是无能之辈。本营有如此兵马，何不分成四队，将他那座营盘团团围住，四面杀人，没有一日之久，定可将狄仁杰擒获。何故在此久久相持，反长了他人志气。”李飞雄见他如此言语，乃道：“小弟营中虽有许多兵将，无奈操练未久，皆非能征惯战之将。若老哥在此缓缓交锋，每日与

小弟出营皆获胜仗，将他几名妙手送了性命，然后四面夹攻，哪怕他逃奔天外。”马荣道：“贤弟此言差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若不趁此锐气一鼓而下，但凭愚兄一人每日出战，何能必定取胜？若敌营再添了能人，那时又如何说项？兵事宜速不宜缓，且营中旗号尽以庐陵王为名，设若太子在房州得信，带兵前来，前后夹攻，那时将这机关败露，又便如何？成败好丑，在此一举。贤弟幸勿自误。”李飞雄本是个极粗莽的人，见马荣这番言语，不禁鼓舞起来，道：“大哥所言，真是妙计，小弟何敢不依？但前进必须后退，明日一早，先命人到京都送信，告诉许敬宗大人，说狄仁杰到此，万分难破，现已四面攻打，请他赶速设法接济，以便在太行山招兵救应。一面须斟酌一人在营中看守，恐有敌兵前来冲寨。”马荣道：“贤弟如虑无人，愚兄在营，可万无一失。大队若得胜好极，否则愚兄领队出营，将贤弟接应回来，岂不是好。”李飞雄听罢，当时依计而行。次日，先写了一封信命人送往都中，到许敬宗衙门交递。然后命洪亮打东门，王怀打南门，自己打西门，其余将弁，选派数名攻打北门。所有粮草军械，皆在后营，并留下三千兵士，请马荣在营看守，仍不时到营前观战。若是为官兵战败，便上前接应。诸事分派已定，只等次日开兵。

且说乔泰回转本营，将马荣的话说了一遍。狄公听了此言大喜，次日一早，便命赵大成、方如海各带精兵五十，由西门大道绕至高山，等夜晚之间，率众登山，在树林内埋伏，但听炮声响亮，一齐杀下山去，务必与马荣合为一队，将李飞雄生擒他来，勿伤他性命，方可随后作证。两人领命，下边自去埋伏不提。

再表李飞雄，当日传令已毕，一宿已过。次日天明，各人带领兵丁，放炮开营，直向官兵前队围绕上来。顷刻之间，数万贼兵把个偌大的怀庆府并一座大营，四面围住。李飞雄一马当先，上前喊道：“营外兵丁听了，前日本将军为那赵大成杀败，又伤我一员将士，此仇此恨尚未报复，今日特来与汝等决一死战，好报庐陵王付托之意。汝等速去报与狄仁杰知道，命他速派能人前来会战。不然，这四面兵将拥挤上来，立刻将汝等营盘踏为平地。”官兵见贼兵围拢上来，不知他受了马荣之赚，不禁大惊失色，飞报进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却说李飞雄依着马荣之计，四面出兵，将唐营围攻，小军不知何故，赶着进帐报知。狄公命了四员偏将：一名裘万里，一名曹其龙，更有徐标、王泰，各带二千兵卒分头会敌。

四人得令起身，裘万里跨马提鞭，直向东门迎出，劈面遇见洪亮，举手一鞭，肩头打下。洪亮提刀格架相迎，两人杀在一团，斗在一处。战有二十合，洪亮杀得性起，大吼一声，直向裘万里拼力劈去。裘万里赶即两膀用了足劲，钢鞭飞舞，开去单刀，随手一鞭，打中洪亮的顶门，翻于马下。后面军士见敌人落马，呐喊一声，上前冲杀。裘万里见自己得了胜仗，赶着下马取出佩刀，将洪亮首级割下，复跃上马匹，杀向南门而来。远远听见战鼓声音震动山谷，赶着勒马加鞭，飞到前面。但见曹其龙一杆长枪，为王怀的双刀逼住，气喘吁吁，行将败下。裘万里大吼一声：“曹贤弟休得慌忙，愚兄前来助你。”说着蹿到阵上，钢鞭拦中一格，将王怀的双刀架格过去，让曹其龙突出重围，随即一连几鞭，向敌打下。王怀虽是个草寇，在太行山上也算他是第一把好手，正想摆布敌将，忽见一人前来助阵，不禁大吼连声，一手招架钢鞭，一手对着裘万里的要害，拼力刺去。两人你想我死，我想你亡。刀去鞭来，好似山中猛虎；鞭来刀去，宛比出海蛟龙。彼此杀作一团，沙灰雾起，约战了有五六合，早已日光当头。裘万里深恐敌他不过，误了大事，赶着虚晃一鞭，诈败而去。王怀正是杀得兴起，哪里肯舍不追，高声叫道：“无能的匹夫，向哪里逃去！爷爷来了。”只见飞虎镫一拍，那马如腾空一般，在后紧紧追来。裘万里见他赶来，跑去有二三里远近，忽将档劲一松，那马忽然停住。裘万里将脚尖在搭镫扣稳，一个筋斗，跌向马腹里面。王怀疑惑他是失足落马，心下大喜，高叫道：“裘万里，也是你性命该绝，落下马来，看刀！”说着，一刀在裘万里背心劈下。裘万里见他到了背后，脚尖在搭镫上一垫，一个转身，早倒跨在马上。王怀正弯腰用刀来劈，措手不及，早被裘万里一鞭打中脑门，咕咚栽于马下。裘万里骂道：“你这狗才，方才那

样骁勇，此时英雄何在？且命汝身首异处。”当时就将王怀的刀取来，割下首级，复向城前奔来。

且说李飞雄自己攻打西门，一柄大刀逢人便杀。正遇徐标将他拦住，两人各举兵刀，大显生平。谁知徐标一柄三尖刀，较之李飞雄高出数倍，彼此刀来刀去，未有十数个回合，已杀得两膀酸麻，高抬不起。正想王怀等人前来接应，忽见劈面人声喧乱，驾铃响处，裘万里早到面前，高声骂道：“贼囚，汝羽翼已去，还想在此逞能！你看这两颗首级是谁？还不下马受缚。”李飞雄正是危急，听了此言，抬头一望，却是洪亮、王怀两人的首级，晓得不好，赶将马头一领，斜刺里冲出重围，欲向本营而走。忽见本营烟雾连天，喊杀大震，四面八方全是火起。李飞雄到了此时，已心惊胆裂，知道有了内变，只见许多逃残兵士，蜂拥而来，向着李飞雄说道：“寨主，不好了！出兵之后，马将军并不到营前观战，忽自出了后营，放了几声大炮，顷刻左边山后，出来许多兵马，穿山越岭，向本营拥来。我等正请他退敌，谁知他反将敌兵带入营中，放火烧寨。现在军中粮饷以及帐棚，皆为他焚烧殆尽，前面万不可去了。”李飞雄听了此言，大叫一声：“马荣，我道你是旧日良朋，前来助我，谁知你是个奸细，害得我瓦解冰消。今日俺也拼作一死，与汝送了这性命。”当时便想去寻马荣。后面裘万里追兵已到，高声叫道：“李飞雄，汝巢已失，还不下马投降。”飞雄正是愤火中烧，举起大刀，向万里复战。彼此又战了四五回合，早见大兵如潮水相似，纷纷拥拥，四面围来，将两匹坐马困在核心，齐呼“捉贼”。李飞雄见大势已去，料想难以逃脱，狂叫数声，便想举刀自刎。裘万里早已看见，右手将钢鞭顺转，身躯一进，左手只在李飞雄腰间一把，说声“带过”，早把飞雄提离坐骑，复行向地下一摔。四面兵丁见贼首已得，一声呐喊，捆绑起来。裘万里因自己擒了贼首，心下得意非常，拨转马头，提鞭执轡，押着大队回营。

此时狄公在营，早已得着提报，命乔泰赶速在敌营传令：贼人如愿投降，一概准予自新，放归田里。所有粮草器械，命赵大成、方如海两人收解回营，着马荣先回本寨，以便与李飞雄见面。

乔泰得令，出营走至半途，已与马荣相遇。彼此一同到了大帐，马荣将敌营事说了一遍。狄公命他先到后营安歇，然后升座大帐。只见众兵将敲着得胜鼓而来，大队排列两旁，直至营门之处，随后许多人，捆绑着一个大汉，裘万里押在后边。到了帐前，报功已毕，将李飞雄推跪在阶下。飞雄此时大骂不止：“汝等这班叛逆贼臣，庐陵王乃天下明君，命俺复夺江山，重兴

天下，误中马荣贼狗头之计，使我大营焚掠，山寨难紧。汝等要杀便杀，想我投顺汝等，这叛国奸臣，也是三更梦想。”当下只是骂不绝口。狄公见他到了此时，仍是矢口不移，冒充庐陵王的旗号，暗道：“这人颇有恒心。据他对马荣说来，因为许敬宗活命之恩，故尔为这班奸臣干出这事，此时被擒，顺在顷刻，仍然始终如一，不肯推赖他人。且待本院以恩待他，看他若何言语。”当即起身下堂，将众人喝退，自己为他亲解其缚，向他言道：“将军乃一世英雄，何苦受人之愚，不顾自己性命。本帅若想杀汝，何不在军前取汝首级？不日庐陵王便来营中，那时本院再为你分辩，何如？”说毕，也不问别事，命人将他送入后营，暗下命乔泰、裘万里两人防守，每日好酒好肴，使他饮食。一连数日，直不见狄公之面，所有服伺他的兵丁皆是你来我往，无一定之人。

李飞雄初进营时，自必死，此时见这样情形，反不知狄仁杰是何用意。又听他说庐陵王不日前来，疑惑等太子来时，再行斩首。果是如此，又不这样款待。想来想去，实是委决不下。这日性急起来，却巧小军来送午饭，李飞雄将他揪住，横按在膝盖上面，露出腰刀，向他喝道：“俺到此间是个贼首，狄大人何不将我斩首，究竟是何用意？汝将他意思说明，俺便饶汝性命。不然先令凉风贯顶，与阎王相见。”那个小军为他按住，动弹不得，忙叫道：“狄大人命我等如此，哪晓得他是何用意？但听他与马将军说此人误听人言，干出非礼之事，若欲天下太平，还须在他身上。其余的话，虽将我杀死，也不知道了。”李飞雄听了此言，高声骂道：“马荣，你这狼心狗肺的死贼，俺好心待你，反遭汝毒手。此时又虚情假意，前来骗谁？汝今生除非不见俺面，一日相逢，定与你誓不两立。”

正说之间，只见外面走来一人，向里说道：“贤弟，愚兄这旁请罪了。可知此事不能怪我。许敬宗乃误国的奸臣，唐室江山要入武氏之手，汝冒庐陵王之名攻打怀庆，朝廷以伪乱真，竟将庐陵王赐死。若非众位忠臣竭力保奏，早送了太子性命。从来误国奸臣后来绝无好处，万人唾骂，遗臭万年。自今武则天临朝，春官秽乱，以她一生而论，先是太宗的才女，后来削发为尼，勾引了高宗，又复收入宫内，封为昭仪。高宗死后，又将张昌宗弟兄并怀义这秃驴，以及薛敖曹等人收入宫中，可谓天地间的贱货。庐陵王是高宗的长子，理合传位于他，承接大统，反将他贬在房州，把那些奸淫的狗头，灭伦的奸贼，宠用在身边。如此不仁、不义、不慈、不爱之人，何能母仪天下？你我皆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作事俱要正大光明。曾记得在白鹤林

聚义之先，立志专与贪官污吏、恶霸强豪作对。现在许敬宗虽有恩贤弟，可知他并非好意救你，想你代他干了这叛逆的事件成功，他与武承嗣弟兄平分天下。那时他为君，你为臣，我们堂堂英雄，反屈膝在这班狗头之下，听他的指挥，岂不羞煞。事情不成，所有罪名全推在贤弟身上，与他无涉。我等虽是草寇，也该知个君臣、父子、天理、人情。武三思等人乃是遗臭万年之人，恨不能食他之肉，寝他之皮。不料贤弟中他之计，反把国家的太子、天下的储君诬害。自己思量，岂不大错？前日到你营中，实是有心骗诱，想贤弟解邪归正，做个好人。贤弟如信我言，此时便同去见大人，以便日后临朝对个明证。若不相信，愚兄欲为好人，也不能有负贤弟，致受一刀之苦，不如先在你面前寻个自尽。”说罢，便要自刎。不知马荣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却说马荣劝说了一会，便要自刎。李飞雄听了此言语，已是开口不得，心下暗道：“实是惭愧。”见他如此情形，赶着上前把马荣的刀夺下，说道：“大哥之言使我如梦方醒。但是我从前受过许敬宗之恩，照你说来，不过想我同狄大人到京，将太子冤屈辩明，好令武后母子如初，并将武三思等人处治。可知此事虽是关系甚大，害了武许两人，小弟依然没有活命。损人利己之事，固不可做，损人害己之事，更何必做。老哥既将我擒入营中，焚烧山寨，尚有何面目去到京中？不如请狄大人将我枭首，免得进退两难。”马荣道：“愚兄若想杀你，进营之时何不动手？直因你我结义之时，立誓定盟同生同死。言犹在耳，今昔敢忘？你若能为太子辩明这冤情，狄大人自有救汝之策。设若我言不实，有累贤弟九泉之下，也无颜去见汝面。”李飞雄见他说得如此恳切，心下总是狐疑不定。马荣道：“贤弟，你莫要犹豫不决。今将实话告诉你，狄大人提兵来时，元行冲已到虜州，此事你也知道。只等他来至此地，便一齐起队到京。那时措手不及，先将奸党拿获，然后奏明太子，救汝之死。与他对质，还有何惧？”马荣说罢，见他只不开口，知他心下已经应

允。随即挽着李飞雄的手腕道：“你我此时先见了大人，说明此意，好命人前去打听庐陵王曾否前来。”说毕，挽着飞雄便走。飞雄到了此时，为他这派劝说，又因他连日如此殷勤，自是感激，当时只得随他到了大帐。

马荣先进帐报知狄公，然后出来领他入内。李飞雄到了里面，向着狄公纳头便拜，说道：“罪人李飞雄，蒙大人有不杀之恩。方才听马荣一派言词，如梦初醒，情愿投降，在营效力。俟后如有指挥，以及国家大事，我李某皆甘报效。”狄公见他归顺，赶着起身将他扶起，命小军端了一个座头，命他坐下。李飞雄谦逊了一会，方才敢坐。狄公道：“本院看将军相貌，自是不凡。目今时事多艰，脱身落草，也是英雄末路之感。本院爱才如命，又值朝廷大事，唐室江山，皆想在将军身上挽回，岂有涉心杀害？本院已于前日派探前去，想日内当得房州的消息。”

三人正在帐中谈论，只见中军进来说道：“元大人行冲现有差官公文来营投递，说要面见大人，有话细禀。”狄公听了此言，赶命将原差带进。中军领命下去，果然带了一个年少差官，肩头背着个公文包袱，短衣窄袖，身佩腰刀，至帐前单膝跪下，口中报道：“房州节度使衙门差官刘豫，见大人请安。”狄公听他所言，不是元行冲派来之人，而且行冲出京时，只是主仆数人，哪里有这多使用，赶着问道：“汝方才说是元大人命汝前来投递公件，何以见了本院，又说是节度衙门呢？”那人道：“小人虽是节度差官，这公文却是元大人差遣。大人看毕，便知这里面的细情了。”狄公听他所言，当时将来文命人取上。自己拆开看毕，不禁怒道：“武承嗣，汝这个狗头，如此丧心害理。此地命李飞雄冒名作乱，幸得安金藏剖心自明，本院提兵到来，方将此事明白。汝恐此事不成，复又暗通刺客，奔到房州，若非节度衙门有如此能人，岂不送了庐陵王性命。本院不日定教你做个刀头之鬼便了。”看毕，向刘豫道：“原来将军有救驾之功，实深可敬。且在本营安歇一宵，本院定派人与将军同去接驾。”

原来元行冲自奉旨到房州而去，武承嗣与许敬宗等人便恐他访出情形，又值狄公提兵来到怀庆，那时将李飞雄擒获，问出口供，两下夹攻，进京回奏，追出许武两人同谋之故，自己吃罪不起。因此访了个有名的刺客，名叫千里眼王熊，赏他二万金银，命他到房州行刺。但将庐陵王送了性命，带了证件回京，再加二万。俟后等他登了大宝，封个大大前程。谁知王熊到了房州，访知庐陵王在节度衙门为行宫，这日夜间便去行刺。不料刘豫虽是差官，从前也是个绿林的好手，改邪归正，投在节度衙门当差，以图进身。

这晚却巧是他值班，听见窗格微响了一声，一个黑影蹿了进去，晓得不好，赶着随后而至。乃是一个山西胯汉，手执苗刀，已到床前。刘豫恐来不及上去，顺手取了一根格鬥，打了过去。王熊正要下手，忽然后面有人，赶着转身来看，刘豫已到面前，拔出腰刀，在脊背砍了一下。王熊已措手不及，带了伤痕，复行蹿出院落，欲想逃走。刘豫一声高叫：“拿刺客！”惊动了闾衙门兵将，围绕上来，将他拿住。元行冲此时已到房州，审出口供，方知是武承嗣所使。随即枭首示众，将首级带回京中，以便使武承嗣知道。次日庐陵王知道，对元行冲哭道：“本藩家庭多难，奸贼盈朝，致令遭贬至此。设非众卿家如此保奏，岂不冤沉海底。但是目今到怀庆剿贼，这房州又无精兵良将，设若半途再有贼人暗害，那便如何？”元行冲道：“殿下此去，万不能不行。无论狄仁杰提兵前去胜负如何，须得前往，方可水落石出。若恐半途遭事，便命刘豫到怀庆送信，命狄仁杰派队来接。”因此刘豫到了狄公营内。此时狄公知道此事，随命裘万里、方如海两人，各带部下十名，与刘豫星夜迎接。

不说他两人前去，且说武承嗣自命王熊去后，次日朝罢，便到许敬宗衙门，向他说道：“老狄日前带兵前去，不知连日胜负如何。我看他也无什么韬略，若能李飞雄将怀庆攻破，那时老狄是什么老臣，这失守城池的罪名也逃不过去。连日李飞雄可有信前来？”许敬宗道：“我也在此盼望。若得了信息，岂有不通知你的道理。老狄亦未有胜负禀报前来。心想明日早朝，如此这般，奏他一本。若皇上仍将老狄调回，这事便万无一失了。”武承嗣听了此言，大喜道：“这样三面夹攻，若有一处能成，倘王熊之事办妥，便省用许多心计。”二人谈了一会。

次日五鼓，各自临朝。山呼已毕，许敬宗出班奏道：“臣位居兵部，任重盘查，理合上下一心，以国事为重。月前李飞雄奉庐陵王之命，兵犯怀庆。陛下遣狄仁杰带兵征剿，现已去有数日，胜负情形未有边报前来。设若狄仁杰与叛贼私通结兵之处，岂不是如虎添翼。拟请陛下传旨，勒令从速开兵，限日破贼。”武后见他如此启奏，尚未开言，见值殿官奏道：“太常工人安金藏，前因谏保太子剖腹自明，蒙皇上赐药救治，越日苏醒，现在午门候旨。并有狄仁杰报捷本章，请他代奏。”武后此时正因许敬宗启奏此事，随道：“既狄卿家有报捷的本章，且命安金藏入朝见孤。”

值殿官领旨下来，顷刻安金藏入朝，俯伏金阶，谢恩已毕，然后在怀中取出狄公的奏本，递上御案。武后看毕，不容不怒，向着许敬宗道：“汝这误

国奸臣，害我母子。平日居官食禄，所为何事？李飞雄乃汝旧人，敢用这冒名顶替之计，诈称庐陵王谋反，并勾结武氏兄弟，使我皇亲国戚结怨于人，万里江山几为祸乱。若非安金藏、狄仁杰等人保奏阻止，此事何以自明？现在李飞雄身已遭擒，直认不讳。元行冲行抵房州，太子痛不欲生，嚎啕痛哭，立志单身独骑驰赴怀庆，与狄仁杰破贼擒王，以明心迹。现即将贼首拿获，以俟太子驾到，得胜回朝。孤家因汝屡有功劳，故每有奏章，皆曲如所请。今日辜恩负国，几将大统倾移，似此奸臣，本该斩首，且俟狄仁杰入朝，李飞雄对质明白，那时绝不宽容。”说毕，在御案亲笔写了一道谕旨，向安金藏道：“卿家保奏有功，太子既往怀庆，着卿家传旨前往，召庐陵王与狄仁杰一同入朝，以慰离别。”安金藏接了此旨，当即谢恩出朝。此时众文武大臣，见武后如此发落，忠心报国的无不欢喜异常，不日可复见太子；那些狐群狗党，见了这道旨意，无不大惊失色，为许敬宗、武承嗣担忧。

当下武后传旨已毕，卷帘退朝，百官各散。许敬宗到了武三思家内，告知此事，彼此皆吓得面如土色，说道：“这事如何是好？不料老狄手下有如此能人，竟将李飞雄生擒过马。若果太子还朝，我等还有什么望想？但不知王熊前去如何，现在也该回来了。圣上现已传旨，召令还京，安金藏这厮断不肯随我等指使，必得设法在半路结果了性命，方保无事。”两人商议了一番，忽然武三思的家人在他耳边说了许多话，三思不禁大喜，命他赶紧前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却说武三思听那家人之言，大喜道：“汝能将这事办成，随后前程定与汝个出路。”许敬宗忙问何事，三思道：“此去怀庆府有一孟县，现任知县乃是我门下家生子，提拔做了这县令，名叫高荣。这家人名叫高发，是他的弟兄。此时大兵前来，得胜还朝，非得如此这般，不能令老狄结果性命。既如此这般，岂不是件妙计。”许敬宗听了，也是欢喜。

不说高发前去行那毒计，回头再说刘豫同裴万里、方如海带了偏将，赶

至房州，次日庐陵王听说李飞雄已经擒拿，放心前往。一路乘太平车辇，直向怀庆进发。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到了怀庆府界内。探马报入营中，狄公带领前队沿路接来。离城一百余里，前面车驾已到，两下相遇，狄公赶着下马，到辇前行了军礼。君臣相见，悲喜交集，两边队伍鸣炮壮威，敬谨恭接。庐陵王见众官跪到两旁，传旨一概到营相谒，然后命狄公同行。直至下昼，方到怀庆城下。早有胡世经上前奏道：“微臣恐太子一路辛苦，营中偏野，风雨频经，不免有伤龙体。现已将臣衙门概行让出，改为行宫，请太子进城驻马。”狄公见胡世经如此敬奏，也就请太子入城，并将李飞雄兵临城下，幸他闭城自守，不肯告急的话，说了一遍，庐陵王道：“孤家命途多舛，家事国事如此纷纭，今日前来，正宜与士卒同甘苦，以表十心，挽回母意。何能再图安乐，广厦高居。”狄公道：“殿下之言虽是切当，此时贼首已擒，两三日后续指差回营，看圣旨如何发落，那时便可进京。”庐陵王见众人谆谆启奏，只得准旨，与元行冲、刘豫等人，在胡世经衙门住下。

次日一早，受百官叩谒，然后命驾出城，到营中巡视一番，又将敌营事问了一遍。狄公便将前后事尽行告知，又将京中武氏弟兄、许敬宗诬害，亏得安金藏剖腹保奏的话，说了半日。庐陵王流泪道：“母子之间，岂有别故？皆是这班奸贼欺奏，以致使我容身不得，定省久疏，言这深堪痛恨。不知卿家报捷的本章入朝，如何处置。”君臣正在营中谈论，营门外忽有报马飞来，到了营前，飞身下骑，也不用人通报，走入大帐跪下报道：“禀大人，现在安金藏大人钦奉圣旨，前来召太子回京，钦差已离营不远了。”狄公听了喜道：“果是他来么？太子可从此无虑了。”赶着命人在大帐设了香案，同庐陵王接出营来。

未有一刻，前站州县派了差官护送前来。狄公因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不便去接钦差，但请在营前等候。自己上前，将安金藏迎接下马，邀请入了大帐，随着太子望阙行礼，恭请圣安。然后安金藏将圣旨开读：“狄仁杰讨贼有功，回京升赏。庐陵王无辜受屈，既已亲临怀庆，命狄仁杰护送回京，以慰慈望。钦此。”当时太子谢恩已毕。这日先命裘万里带同大队，先行起程。仅留一千兵丁保护太子。众将依令前往，马荣等人同着李飞雄，随着狄公等人一起而行。道路之间，欢声震耳，皆说太子还朝，接登大宝，不至再如从前荒乱。

君臣在路，行了未有两日，到了孟县界内。忽见前站差官向前禀道：“现有孟县知县高荣，闻说太子还朝，特备行宫，请太子暂驻行旌，聊伸忠悃。”此时庐陵王由房州一路而来，未曾安歇便尔起程，连日在路甚觉疲困，只因狄公耐辛受苦，随马而行，不便自己安歇。现听高荣备了行宫，正是投

其所欲，向着狄公道：“这高荣虽是个县令出身，却还有忠君报国之心。现既备下行宫，且请卿家同孤家暂住一宵，明日再行如何？”狄公也知太子的意思，只得向差官道：“且命孟县知县前来接驾。”差官领命，将高荣带至驾前，只见俯伏道旁，口称：“孟县高荣接驾来迟，叩求殿下恩典。”庐陵王赐了平身，向他说道：“本藩耐寒触苦，远道而来，皆为奸臣所误。卿家服官此地，具有天良。本藩今日暂住一宵，一概供张概行节省。”

高荣当时领命起身，让车驾过去，方才随驾而来。狄公在旁将他一望，只见此人鹰鼻鼠眼，相貌奸刁，心下便疑惑道：“日前本院也由此经过，他果赤心为国，听见大兵前来，也该出城来接，为何寂静无声，不闻不问。现在虽太子到此，却竟如此周到，莫非是武氏一党，又用什么毒计？所幸胡世经随驾护送，现在后面，此地又是他属下，这高荣为人他总可知道。”此时也不言语。等太子进了行宫，果见一带搭盖彩篷，供张美备，也说不尽那种华丽。狄公见了这样，越觉疑惑不止。无论他是武氏一党与否，单就这行宫供应而论，平日也就不是好官，不是苛刻百姓得来赃银，哪里有这许多银钱置办。当时与太子入内，所有的兵将概在城外驻扎，只留马荣、乔泰、元行冲、胡世经等人在内。传命已毕，狄公将胡世经喊至一旁，向他问道：“孟县乃贵府属下，这高荣是何出身，及平日居官声名，心术邪正，谅该知道，且请与本院说明，好禀明太子。”胡世经见问，忙道：“此人出身甚是微贱，乃武三思家生的奴婢。平日在此无恶不作，卑府屡次严参，皆为奸臣匿报不奏。现在如此接待，想必惧卑府奏明太子，故来献这殷勤。”狄公道：“既是如此，恐为这事起见。惟恐另有别故。”随命马荣、乔泰加意防护，勿离太子左右。

且说高荣见庐陵王驻歇行旌，心下大喜，赶即回转衙门向高发说道：“此事可算办妥。但我不能在此担搁，须到行旌伺候，乃不令人生疑。其余你照办便了。”高发更是喜出望外。当下高荣又到行旌，布置一切。到了上灯时分，县衙里送来一席上等酒肴。高荣向庐陵王奏道：“太子沿路而来，饮食起居自必不能妥善。微臣谨备粗肴一席，叩请太子赏收。”庐陵王也不知他心怀叵测，见他殷勤奉献，当时准奏收下。顷刻间设了坐位，山珍海味摆满厅前。庐陵王因自己尚在藩位，也就命狄公、元行冲两人陪食。此时狄仁杰早已看出破绽，只见高荣手执锡壶，满斟一盞，跪送在庐陵王面前。然后又斟了两杯，送狄、元两人。狄公见杯中酒色鲜明，香芬扑鼻，当时向庐陵王道：“微臣自提兵出京，历有数月，不知酒食为何物。今日高知县如此周到，敬饮酒肴，足证乃心君国。此酒色香味俱佳，可谓三绝，但太子此时虽是藩位，转瞬即为大君，外

来酒食必当谨慎。古有君食臣尝之礼，殿下面前之酒，且请赐高荣先饮，以免他虞。”庐陵王见狄公如此言语，心下暗道：“此事你也多疑，这不过县令报效的意思，哪有为祸之处，要如此郑重。”一人虽这样说项，总因狄公是忠正的老臣，不能不准他所奏。当时向高荣道：“此酒权赐卿家代饮。”这句话一说，顷刻把个高荣吓得面如土色，恐惧情形见诸面上，当时又不敢不接，欲想饮下，明知这酒内有毒，何能送自己性命？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赶紧跪下谢恩。故作匆忙的情状，两手未曾接住，咣啷一声，把个酒杯跌在地下，瓦片纷纷，酒已泼去，复又在下面叩头请罪，狄公知他的诡计随时脸色一沉，怒容满面，向高荣喝道：“汝这狗头诡计多端，疑惑本院不能知道。汝故意失手将酒泼去，便可掩饰此事么？武三思如何命汝设计，为我从实说来，本院或可求殿下开恩，免汝一死。不然，这锡壶美酒既汝所献，便在此当面饮毕，以解前疑。”庐陵王听狄公如此言语，方知他的用意，也就命高荣饮酒。高荣此时见狄公说出心病，早是汗流不止，在下面叩头说：“微臣死罪，何敢异心。陛下既不赏收，便命人随时撤去。微臣素不善饮，设若熏醉失仪，领罪不起。”狄公听了，冷笑道：“你倒掩饰得爽快。本院不将此事辩白清楚，汝也不知利害。”随命到县署狱中，提出一个死罪的犯人，将酒命他饮下。顷刻之间，那人大叫不止，满地乱滚，喊哭连天，未有半个时辰，已是七孔流血而死。庐陵王见了这样，不禁怒道：“狗贼如此丧心害理，毒害本藩，究是谁人指使？若不说明，将汝立刻枭首。”高荣到了此时，也无可置辩，只得将三思的话说了一遍。庐陵王自是大发雷霆，命马荣到县署将高发捉来，一同枭首。随命刘豫做了这孟县知县，以赏房州救驾之功。

次早仍然拔队起程，向京都而进。行未数日，已到京城。裘万里先将前营各兵扎于城外，听候施行。此时各京官衙门得报，听说太子还朝，虽是奸贼居多，也只得出城迎接。不知武三思等人接到此信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却说庐陵王到了京中，狄公命裘万里将营扎在城外，与元行冲、安金藏

三人来至黄门官处，请他赶紧奏知武后，说太子回朝，午门候旨。黄门官何敢怠慢，却巧武后在偏殿理事，当即奏明。武则天听是太子前来，虽是淫恶不堪的人，到了此时不无天性或发，随命入宫见驾。黄门官出来，将三人领至宫内。庐陵王见了武后，连忙俯伏金阶，泪流不止，说：“臣儿久离膝下，寝食不安，定省久疏，罪躬难赦，只以奉命远贬，未敢自便来京。今获还朝，得瞻母后，求圣上宽罪，曲鉴下情。”奏毕，哭声不止。武则天见了这样情形，明知他是负屈，又不好自己认过，只得说道：“孤家由今时，往事不追。汝既由狄卿家保奏还朝，且安心居住东宫，以尽子职，孤家自有定夺。”庐陵王听了此言，只得谢恩侍立。狄公与元行冲、安金藏三人复命请安，将各事奏毕，然后齐声说道：“目今太子回朝，圣心安慰。但奸贼不除，何以令天下诚服？设非臣等保奏，误听谗言，以假作真，适中奸计。那时江山有失，骨肉猜疑，是谁之咎？许敬宗、武三思等人，若不依罪处治，恐日后小人诬奏，尤甚于前。臣等冒死陈词，叩求陛下宸断。”武则天此时为三人启奏得名正理顺，心下虽想袒护，也不好启齿，当即传旨：“命元行冲为刑部尚书，许敬宗立即拿问，与武承嗣等到案讯质，复奏施行。”三人当时谢恩出来。自是太子居住东宫。

且说武承嗣与许敬宗自命高发往怀庆去后，每日心惊胆裂，但想将此事办成便可无事。这日正在家中候信，忽听京都城外有号炮声音，吃了一惊，忙道：“这是畿辅之地，哪里有这军械响声。”赶着命人出去查问。那人才出了大门，只见满街百姓不分老幼，无不欢天喜地，互相说道：“这冤屈可伸了。若不是这三人忠心为国，将李飞雄擒住，庐陵王此时也不能还朝。现在前队已抵城外扎营，顷刻工夫车驾便要入宫，我们且在此等候，好在两边跪接。”当时纷纷扰扰，忙摆香案，以备跪接。那人听说如此，心下仍不相信，远远的见有一匹马来，一个差官飞奔过去。众百姓拦阻马头，问道：“你可由城外而来？庐陵王可进城么？”差官道：“你们让开，后面随即到了。”那人知是实情，赶着分开众人，没命地跑回家内，气喘吁吁，向着武承嗣道：“不好了，庐陵王已经入朝了。方才那个炮声，乃是狄仁杰大队扎营。想必高发弟兄未能成功，这事如何是好？惟恐狄仁杰等人不肯罢休，究寻起来获罪非轻。”武承嗣听了此言，登时大叫一声道：“狄仁杰，我与你何恨何仇，将我这锦绣江山得而复去。罢了罢了，今生不能奈何与你，来生狭路相逢同他算账。”说罢，自知难以活命，一人走进书房，仰药而死。当时武承业见了此事，也知获罪不起，随带了许多金银细软，由后门带领家眷，逃往他方。

惟有武三思不肯逃走，心下想：“这武后究是我姑母，即便迫出实情，一切推到他两人身上，谅武后也要看娘家分上，不肯追求。”

正闹之间，外面已喧嚷进来，说巡抚衙门许多差官衙役，将前后门把守，说刑部现在放了元大人，许敬宗为李飞雄事革职归案审办。现在狄大人与元大人已经奉旨将许敬宗拿下，顷刻便来捉拿他弟兄。武三思听了此言，也不慌忙，一人坐在厅前等候。稍顷，元、狄两人到了里面，先将旨意说明，便要命他同赴刑部。三思道：“二位大人既奉旨前来，下官亦何敢逆旨。但此事下官实是不知，乃舍弟与许敬宗同谋。现已畏罪身死，且圣上只命二位大人审问，并未查封家产，舍弟身死，不能听他尸骸暴露、不用棺盛殓之理。权请宽一日，将此事办毕，定然投案待质。若恐下官逃逸，请派人在此防守便了。”元行冲见他如此言语，明知武后断不至将他治死，此时见武承嗣已经自尽，大事无虑，落得做点人情，向着狄公说道：“武承嗣乃是要犯，既是畏罪服毒，且奏知圣上，请旨定夺。”当时两人依然回转刑部。这里武三思一面命人置办棺木等件，自己一面入宫。见了武后，哭奏一番，说：“前事皆武承嗣所为，现在已经身死。承业恐其波及，复又逃逸。武氏香烟，只剩自己一人，如圣上俯念娘家之后，明日早朝赶速传旨开赦。不然前后皆是一死，便碰死在这宫中。”说罢，大哭不止。此时武后回想从前，悔之已晚，当时也只得准奏，命他回去收殓承嗣。

次日早朝，也就赦旨，说武承嗣虽犯大罪，死有余辜，姑念服毒而亡，着免戮尸示众。武承业在逃，沿途地方访拿解办。三思未与其谋，加恩免议。狄公听了此奏，知是奸臣不能诛绝干净，深以为恨。所幸庐陵王入京，奸焰已熄，目前想可无虑。当下退朝出来，随同元行冲到刑部，升堂将许敬宗审讯。敬宗知是抵赖不去，只得将前后各事真供一遍。随即录了口供，次日奏明朝廷，奉旨斩首。狄、元出朝，随将许敬宗绑赴市曹，所有在京各官，以及地方百姓，受过凌辱之人，无不齐赴法场，看他临刑。到了午时三刻，人犯已到，阴阳官报了时辰，刽役举起一刀，身首异处。百姓见他头已落地，无不拍掌叫快。许多人拥绕上来，你撕皮，他割肉，未有半个时辰，将尸骸弄得七零八落的，随后自有家属前来收殓。

且说狄公与元行冲监斩之后，入朝复命，武后封他为梁国公，同平章事，入阁拜相。所有元行冲、安金藏等人，皆论功行赏，李飞雄故念自己投诚，误听奸计，着免其斩首，带罪立功。众臣次日上朝谢恩。从此那班奸臣皆畏狄公威望，不敢再施诡计。庐陵王居住东宫，每日侍奉武后，曲尽孝

思。

谁知乐极悲来，狄公自入京以来，削奸除佞，整理朝纲，全无半刻闲暇，加以年岁高大，精力衰颓，以至积勤成疾。这年正交七十一岁，武后见他年迈，一日问道：“卿家百年归后，朕欲得一佳士为相，朝廷文武，可命谁人？”狄公道：“文武酝藉，有苏味道、李峤两人。若欲取卓犖奇林，则有荆州司马张柬之。此人虽老，真宰相材也，臣死之后，以他继之，断无遗误。”武后见他如此保奏，次日便迁为洛州司马。哪知狄公保奏之后，未有数日，便身体不爽。到了夜间三更，忽然无疾而逝。在朝各官得了此信，无不哭声震地，感念不忘。五鼓上朝，奏明武后，武后也是哭泣道：“狄卿家死后，朝堂空矣。朝廷大事，有谁能决？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随传旨户部尚书，发银万两，命庐陵王亲去叩尊，溢法封为梁文惠公，御赐祭奠。回籍之日，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然后传旨命张柬之为相。

谁料那班奸臣见狄公已死，心下无所畏惧，故态复萌，复思奸诈。张昌宗、张易之两人，愈复肆无忌惮，平日狐媚武则天。所有朝廷大臣，阁部宰相，一连数日皆不得见武后之面。庐陵王虽居东宫，依然为这般人把持挟制。张柬之一日叹道：“我受狄公知遇，由刺史荐升宰相，位高禄重，不能清理朝政，致将万里江山送与小人之手，他日身死地下，何颜去见狄公？”一人思想了一会，随命人将袁恕己、崔元犒、桓彦范等人请来，在密室商议。袁恕己道：“听说武后连日抱病，不能临朝，因此二张居中用事。设有不测，国事甚危，如何是好？”张柬之道：“欲除奸臣，必思妙计。现在羽林卫左将军李多祚，此人颇有忠心，每在朝房，凡遇奸贼前来，他便侧目而视。若能与他定谋，除去国贼，则庐陵王便无后虑。”众人齐声道好，说：“此人我等皆知，事不宜迟，可令人就此去请。”当下张柬之出来，命人取了名帖，请李将军立刻过来，有要事相商。

此时李多祚正因连日武后抱病，朝政纷纭，一人闷闷在家，长吁短叹，想不出一个善策可以将张昌宗两人除去，忽然家人来禀说：“张柬之命人请你去议事。”不禁心下一惊，复又暗喜道：“我与他虽职分文武，他这宰相乃是狄仁杰保举。此时请我，莫非有什么妙计？”当时回报，立刻过来。家人去后，随即乘轿来至张柬之相府。柬之先命袁恕己等人退避，一人穿了盛服在后书房接见。两人行礼已毕，叙了寒暄。张柬之见他面带忧容，乃道：“目今圣明在上，太子还朝，老将军重庆升平，可为人臣的快事，何故心中不乐，面带忧容？莫非因官职未迁，以致抱憾么？”李多祚见问，知道试探他的口

气，乃道：“老夫年已衰迈，还想什么迁官加爵。但能如大人所言重庆升平，虽死而无怨。若以毕身而论，除国事未能报效，其余也算得富贵两全了。”张柬之见他说了此言，也是同一心病，趁机便将除贼的话与他相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却说张柬之见李多祚所言，也是同一心病，趁机说道：“将军可谓富贵双全。但不知今日富贵，是谁所致？”多祚听了此言，不禁起身流泪道：“老夫南征北讨，受先皇知遇之恩，以致荐居厥职。今日之富贵，先皇所赐也。”柬之道：“将军既受先皇之赐，今日先皇之子为二竖所危，何以不报先皇之德？”多祚到了此时，正是伤心不已，乃道：“老夫久有此心，只因未得其便。大人乃朝廷宰相，社稷良臣，苟利国家，惟命是德。”柬之见他此言出于至诚，也就流泪道：“此时请将军正为此事，刻下武后抱病，将军能率部下斩关而入，将张昌宗诛绝，然后请武后养病于上阳宫，则唐室江山岂不仍归李姓？”多祚当时哭拜于地道：“宰相之言真国家之福，老夫何敢不从。”

当时议定，柬之又命袁恕己等人出来，彼此相见，议论了一番。多祚道：“老夫依计而行，设若外有奸人闻风起乱，那时何能兼顾？必得再有一人，以靖外乱，方可万全。”柬之想了一会，起身道：“此人已得之矣。下官在荆州之时，与长史杨元琰泛舟江中，偶谈国事，慨然有匡复之志。自张某人相，引为羽林卫右将军，与将军朝夕相见。其人赤心报国，具有肝胆，何不此时前去邀来，共议此事。”李多祚忙道：“此人实可与谋，设非宰相言及，几乎忘却。老夫此时便去。”说罢起身，来至杨元琰府内。元琰见是多祚前来，随即出见。看他面有泪痕，忙问道：“将军从何而来？为何面色不乐？”多祚道：“适自宰相府中至此，闻将军从前为荆州长史，与张公意气相投，不知可有此事么？”元琰道：“某一身知遇，惟张公一人，岂仅意气相投而已。”多祚道：“既然如此，张公立等，有言面商，特命老夫前来奉约。”杨元琰听了此言，心下已猜着几分，因有家人侍立两旁，不便追问，随即乘轿同至相府。

走入里面，见袁恕己这干人全在书房，无不忧形于色。入座问道：“相公呼我何来？若有用某之处，万死不辞。”柬之道：“将军曾记江中之言乎？此其时矣，不能再缓。”元琰道：“某亦久有此心，只因独力难支，未敢启齿。此正为臣报国之秋，何敢退避。”当下六人商议已毕，柬之道：“前议虽佳，究竟断裂。张昌宗虽在宫中，他家下未必无人。莫若用调虎离山之计，引他出来，将他诛杀，岂不是好。”众人道：“若能如此，便省无限周折，且免武后震恐。”众人直至三鼓以后，方才各散。

次日李多祚打听得张易之每日自回家中，将宫中禁物肆行搬运，至四鼓之时方进宫去。多祚访问清楚，当即选了五百亲信兵丁，到了二鼓之后，借巡夜为名，向张昌宗住宅而来。合当二张诛杀，却巧张易之带了许多宫禁之物，命两个小太监随着自己由宫内回来。方欲进门，后面李多祚已至，上前喝道：“汝是谁人，竟敢犯夜。”张易之见是羽林卫的军兵，哪里能受，骂道：“汝这许多狗头，不知此地是谁的府上，在此呼喝。”众兵本是李多祚指使，为捉他而来，当时上来数人，将他揪住道：“不问是谁的门前，我们李将军要将你带去。”说着也不问情由，早将两手背于后面，小太监想来帮助，无奈身边俱有要物，不敢动手，只得说：“汝等勿得罗唆，此乃西宫张六郎府前。若不放手，可获罪不浅。”李多祚见已将张易之拿住，心下好不欢喜，随即上前问道：“汝是谁人？可从实说明，本将军自有发落。”张易之连忙答道：“李将军，你我皆一殿之臣，我乃张易之，难道未曾见过么？”李多祚喝道：“误国的奸臣，汝既说出姓名，何故深夜不在家中，带着太监意欲何往？为我从实言明。”张易之道：“目今武后抱病，方才进宫看病症。蒙武后龙恩，命小太监送我回来，你何得在门前拦阻？”李多祚道：“胡说。这太监身上明有宝物，显见汝偷盗禁物，潜运家中，该当何罪？”说着命人将小太监身上搜查。顷刻上来数人，搜出许多物件。多祚道：“汝这奸贼，此乃人赃两获，尚有何赖？显见家中私藏不少了。”随命兵丁分一半在门外把守，一半同自己入内起赃。

当时呐喊一声，众兵丁将太监并易之三人拥入里面。无论男女老少，见一名捆一个，见两名捆一双，上下里外，不下有四五百人，一名未能逃脱。然后将张易之捆倒在地，取出腰刀，在他颈项上试了两下，然后问道：“汝是要死要活？”张易之到了此时，早吓得魂飞天外，连忙答道：“蝼蚁还想贪生，谁人肯死。”多祚道：“你既要活，可快命人人入宫，将你哥哥喊来，问他迁我何官，送我多少银两。说明之后，随后不但不杀你，还要感激。”张易之不知是

计，疑惑他因未升官故尔挟仇，忙道：“这事容易。”立刻命人前去，说家中出有要事，请六郎即速回来，千万勿误，再迟便有性命之虞了。

当时释放了一个家人，领着易之的言语，拼命地奔入宫中，照着原话说了一遍。张昌宗正服伺武则天安睡已毕，听了此言，便鬼使神差，随着原人乘轿回来，以为李多祚见了自己，总要看点情分，将兄弟释放。谁知才到里面，兵丁看见，齐声喊道：“奸贼来也，莫要为他逃走。”只见你推我拥，早将张昌宗捆起，押至厅前。昌宗见了多祚之面，还未知道是他的妙计，忙道：“李将军快来救我。你手下兵士不知道我的权势，竟敢将我捆起，你还不为我解下。”多祚喝道：“汝想谁救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汝欺君误国，死有余辜，今日还想活命么？”当时吩咐将张昌宗弟兄斩首，所有家属数百人全行杀戮。独将两名小太监放去。这两人是死里逃生，自是没命跑回宫中。谁知张柬之、袁恕己等人，已到玄武门内。太监到了里面，正值武后查问，赶忙奏道：“不好了，右羽林卫将军李多祚谋反，现已将张六郎弟兄杀死。”武则天虽在病中，听说有人谋反，知道李多祚有兵权在手，赶着起身问道：“谁人作乱？何不拿下。”此时张柬之等人皆已听见，随即在外答道：“张易之、张昌宗两人欺君误国，久存谋反之心。今趁陛下病中，欲行己志，又将宫廷禁物私运家中，臣等奉太子之令，特命右羽林卫将军李多祚将两贼斩首，以杜乱萌。”

正说之间，桓彦范同敬晖等人已将太子由东宫请出，来此候旨。武后见了他面，乃道：“是汝旨使耶？小子既诛，可还东宫而去。”此言未毕，桓彦范领着众人跪于阶下，奏道：“太子乃天下明君。昔先皇以爱子托陛下，国家王器自有所归。今年齿已长，既蒙加恩由房州赦归，久居东宫恐失民意。人心天意，久思李氏，虽有二张为乱，群臣不忘先皇之德，故奉太子诛乱臣。陛下春秋已高，理合静养余年，以臻上寿。从容闲暇，含饴弄孙，愿传位于太子，以顺天下人之望。”武后到了此时，只得准奏。

当时庐陵王谢恩已毕，此时正值四鼓以后，将次临朝。张柬之赶忙为庐陵王换了天子章服，来至金殿御案前坐下。张柬之随敲了龙凤钟鼓，朝房文武有一半得知此事，其余尚不知道。忽然听得钟鼓齐鸣，无不惊讶。若非有了大典，何以两器同敲。当下众臣纷纷入朝，两班侍立。再朝金殿上一望，正是惊者大惊，喜者大喜，不知庐陵王何以复登龙位。张柬之高声说道：“在廷文武大小臣工，兹因张昌宗、易之两人谋为不轨，张某奉太子之命，率同李多祚等人将昌宗斩首。既蒙武后传旨，传位东宫，今日登极之

初，理合排班恭贺。”众人听了此言，无不俯伏金阶，行那君臣之礼。庐陵王首先传旨，率百官上武后尊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每日请安问膳，定省晨昏，曲尽子职。

次日，大赦天下，后人称为中宗。随又传出一道圣旨：加封狄仁杰公爵，世袭罔替；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已这一干人，皆加封侯爵；李多祚封为勇猛侯；刘豫升为怀庆府；胡世经着来京升用。其余有功大臣，哨弁偏将，无不加封实职。从此太平无事，君明臣良，官为国家，民知君上，江山万里依然李氏家传，社稷千秋，终赖狄公政治。

和
國
國
國
和

海 公 案

目 录

- 第 一 回 海夫人和丸画荻 (217)
- 第 二 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220)
- 第 三 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224)
- 第 四 回 图谐鸳枕忽感居丧 (228)
- 第 五 回 严嵩相术媚君 (231)
- 第 六 回 海瑞正言服盗 (234)
- 第 七 回 奸人际会风云 (238)
- 第 八 回 正士遭逢坎坷 (242)
- 第 九 回 张老儿借财被骗 (245)
- 第 十 回 严家人见色生奸 (249)
- 第 十 一 回 张仇氏却媒致讼 (252)
- 第 十 二 回 徐指挥守法严刑 (256)
- 第 十 三 回 三部堂同心会审 (259)
- 第 十 四 回 大总裁私意污文 (263)
- 第 十 五 回 张贵妃卖履访恩 (267)
- 第 十 六 回 海刚峰穷途受赦 (271)
- 第 十 七 回 索贿枉诛县令 (274)
- 第 十 八 回 抗权辱打旗牌 (278)
- 第 十 九 回 赃国公畏贤起敬 (281)
- 第 二 十 回 圣天子闻奏擢迁 (285)
- 第 二 十 一 回 海瑞竭宦囊辱相 (289)
- 第 二 十 二 回 严嵩献甥女惑君 (292)
- 第 二 十 三 回 张志伯举荐庸才 (296)
- 第 二 十 四 回 海主事奏陈劣迹 (299)
- 第 二 十 五 回 青史笔而戮首 (303)

第二十六回	红袍讽以复储	(306)
第二十七回	贤皇后重庆承恩	(309)
第二十八回	奸相国青官中计	(313)
第二十九回	怒杖奸臣获罪	(316)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	(320)
第三十一回	冯太监管杖讨情	(324)
第三十二回	邓郎中囹圄救俄	(327)
第三十三回	赦宥脱囚简授县令	(331)
第三十四回	访查赴任票捕土豪	(335)
第三十五回	配礼付谋窥恶径	(338)
第三十六回	窃书失检受奸殃	(342)
第三十七回	机露陷牢冤尸求雪	(345)
第三十八回	案成斩暴奉旨和番	(349)
第三十九回	诈投递入寨探情形	(352)
第四十回	计烧粮逼营赐敕玺	(356)
第四十一回	设毒谋私恩市刺客	(359)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药犯灭口供	(363)
第四十三回	畏露奸邪奏离正直	(366)
第四十四回	卖凶杀害被获依投	(370)
第四十五回	催贡献折服安南	(374)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调巡湖广	(377)
第四十七回	巡抚台独探虎穴	(380)
第四十八回	黄堂守结连贼魁	(384)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会司审案	(388)
第五十回	登武当诚意烧头香	(391)
第五十一回	小严贼行计盗妾童	(395)
第五十二回	老国奸诬奏害皇叔	(398)
第五十三回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402)
第五十四回	鸡奸庠士太守逃官	(405)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监私党欺君	(409)
第五十六回	海尚书奏阉面圣	(412)
第五十七回	刚峰搜宦调任去钉	(416)

第五十八回	继盛劾奸矫诏设祸	(419)
第五十九回	仆义妾贞千秋共美	(423)
第六十回	臣忠士夔万古同芳	(427)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画荻

词曰：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贵显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药谢知何处？

这几句鄙词，不过说人生世上，承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灵气，生而为人；人为万物之灵，自当做一场刮目惊人的事业。虽不能流芳百世，中正纲常，使人志而不忘，以为君子，即不能与世争光，亦当遗臭万年，此亦君子小人之两途也。然君子之流馨，事愈远而人心愈近；小人之遗臭，事虽近而人心欲远之，惟恐其稍近也。君子观之，能不悚然而惧乎？吾于是有说。

却说前明正德间，粤省琼南有海璇者，字玉衡，世居琼之睦贤乡，离琼山县治不过数里。玉衡娶妻缪氏，乃同县缪廩生之妹也。缪氏生于诗书之家，四德三从，是所稔悉。自适海门以来，夫妻和顺，相敬如宾，真不愧梁鸿之配孟光也。玉衡屡试不中，遂无意功名，终日在家诗书自娱，行善乐施而已。又过数年，玉衡已是四十三岁，膝下无儿。夫人缪氏，每以为忧，常劝丈夫立妾，以广子嗣。玉衡正色道：“吾与汝素行善事，况海氏祖宗皆读儒书，历行阴德，今吾谅不至绝嗣，姑待之。”缪氏道：“相公之言，可谓不碍于理者。然妾今年四十，天癸将止，诞育之念已灰，不复望弄璋、弄瓦矣。故劝相公立妾者，乃是为海氏祖宗起见，相公何故不以为然？”玉衡笑道：“夫人所知者，情与理也。但今之世，人心浇薄，循理者少，悖理者多。但见人家妻妾满室，妒争纷然。何者？为丈夫者不无偏爱，本欲取乐而反增懊恼，吾不忍见之。使璇命果有子，夫人年尚壮健，岂不能育子耶？璇如合绝嗣，即使姬妾罗列，亦不过徒事酒色而已，何益之有？”夫人看见丈夫如此坚决，也不再说。

此后夫妇更加相爱。玉衡历行善事，家虽不丰，而慷慨勇任。凡有亲友邻里稍可资助者，无不竭力为之。于是又过三年，缪氏夫人年已四十三岁。一

日，天忽大雨，雷电交加，阴云四起，暴雨奔腾。玉衡正在书房闲坐，忽见一物从上而下，恶貌狰狞，浑身毛片，金光夺目，奔向玉衡书案之下，倏忽不见。玉衡知是怪异避劫，乃任其躲藏，反以身障翼书案。少顷，雷电之光直射入书房，向着玉衡身上射来。这也古怪，那雷火一到玉衡身旁便灭。如是者约有半个时辰，那雷声渐渐退去，火光亦熄。玉衡不胜惊惶，随走开书案。此时天气复亮，雨止雷收。只见那怪兽从案下出来，向着玉衡作叩首之状。玉衡明知其故，乃叱之去。那物出了书房，不向外边，却往里面去了。玉衡诚恐夫人受惊，随即跟进，方至内堂，就不见了。心中好生疑惑，只是事属怪诞，隐而不言。未及半月，夫人竟然癸水不至。初时尤以为年老当止，三五月间，不觉腹中隆然矣，此际方知缪氏怀孕。玉衡大喜，对缪氏道：“天庇善人，今日信否？”缪氏亦笑道：“此乃相公福德所至，妾藉有赖矣。”玉衡道：“凡人好善，天必佑之。况夫人贞淑贤德，幽闲婉静，不才亦拳拳好善，感格上天，怜于海氏，特赐麟儿矣！”从此心中欢喜，更勇于为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不觉将近十月，胎期满足，早晚就要分娩。海公预早雇了乳母、稳婆，在家伺候的。一夜，海公方才合眼睡熟，忽见三人身穿青衣，手持金节，向前揖曰：“奉玉帝敕，赐汝一子，汝其善视之！”旋有人拥一怪兽入。海公见其与前次避雷之兽无异，便问道：“既蒙玉帝赐子，怎么将这兽物带来？”持金节者笑道：“你那里知道，此乃五指山之豸兽也，性直而喜啖猛虎，卫弱鸟，在山修炼七百余载，数当遭劫，故彼曾避于君家书案之下。君乃善人，神鬼所钦，故雷火不敢近君，即回覆玉旨，此兽因君得免其劫。然上天有制，凡羽毛苦修，性未驯善，不遭雷劫，即当过胎出世，先成人形，后归正果。今上帝怜汝行善有功，故特赐与汝为子。日后光大海氏门户者，诚此子也。”说毕，将那兽推到内堂去了。忽听得霹雳一声，玉衡吃了一惊，不觉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忽见丫环来报：“夫人产下一位小相公！”玉衡闻言大喜，正应梦中之事。急急来到房中，见婴儿已经断脐，包裹停当。玉衡持烛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心中大喜，口中不言。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调养，吩咐丫环们小心服侍。三朝洗儿，弥月请酒，自不必说。乃取名海瑞，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玉衡因有了儿子，万事俱足，遂飘然有世外之想，把“功名”二字真是置之度外。正是：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海公无事，以儿为乐，或到名山胜境去游玩，也觉优游。时光易过，又是几年。海瑞已经七岁，虽在孩提之中，性至孝友，更兼资质聪明，耿直无私。每与邻儿共游，饮食之物，必要公同分食。若有多取者，瑞必骂之。玉衡教他读书，过目辄能成诵。又过了

三年，海瑞年已十岁。无书不读，诗词歌赋，靡有不通。是年玉衡一病身亡，海瑞哀痛欲绝，夫人亦痛哭不已。瑞痛父身亡，未能尽子道，意欲结庐于墓侧，少展孝思。夫人劝阻曰：“汝虽性至孝顺，但汝年纪幼稚，郊外无靖，倘有不测，吾何赖焉？此欲尽孝而反增不孝也。”瑞闻母谕遂止，在家守制。夫人便昼夜令他诵读，虽夏暑不辍。未几服满，瑞年已十三。或有劝瑞应童子试者，瑞对曰：“吾年尚幼，经史未通，若出应试，必被人笑，徒费笔墨。不如闭门苦读，待我淹贯了，然后去也未为迟。”夫人闻瑞在外答友之言，私喜曰：“此儿不务矜浮，日后必有实学。”于是更加约束，母子二人，切磋严如师弟一般。瑞性傲好菊，不喜趋承。尝有《品菊》诗曰：

绕篱一二费平章，五色迷离满径香。
晚节岂容分上下，蓬门毕竟育低昂。
范村谱订名多误，酈水空传种最良。
欲向澹中寻更澹，鬓丝愁落满头霜。

《伴菊》诗云：

柴门重闭日悠悠，愿向闲花稳卧游。
俗骨不堪同入梦，芳心曾许独探幽。
性情淡处常相对，清冷香中过此秋。
莫遣风仙借婢职，夜深墙角已低头。

夫人见其诗雅淡，知瑞他日晚节独坚，必为一代忠臣者，尝谓之曰：“你终日读书，不求闻达，究有何益哉？”瑞曰：“儿苦读书，非不欲进取。但念母亲年届喜惧，儿恐一旦成名，就要远离膝下，故此忍隐，不欲为母亲忧也。”夫人怒曰：“为人子者，不欲扬名显亲，岂欲吾死后你方进取耶？马鬣虽封，铭旌七尺，吾亦不得亲见也！”瑞闻母怒，跪而慰之，谢罪不迭，夫人怒始稍息。瑞从此益励诗书，以图进取。

次年学院按临，瑞便出应试，果掇芹香。夫人喜曰：“你得一衿，吾死瞑目矣。”簪花同席诸友劝同赴省，以夺秋魁，瑞每以母在家无人侍奉终日，不欲行。及至其母听了瑞答友之言，遂勉之曰：“你每以我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欲相离左右。但功名大事，我尚强健，你可前去，不必挂念。”瑞见母如此吩咐，不敢有违，遂打点行李，会齐诸友，望着海康而来。到了雷州，舍舟登岸赶路。

一夜，月明风轻，瑞在旅店里睡不着，偶步园中。时已三更向后，店中诸客俱已熟睡。仰望量斗满天，万籁俱寂。忽闻有人说道：“昨夜前村张家槐鬼，

我们正好前去寻些饮食，偏偏又碰着这位海少保在此。土地爷好没来由，却要派我们在此伺候，他老人家便安然坐着，好不教人忿气呢！”一人道：“你莫怨他，他乃是一方之主，你我都是受他管的，怎么不听使令？这是应该的，不必多说。恐怕这老儿听见了，又要责罚呢。”一人道：“怕什么？此老太不公道，但是有得奉承他的，便由人去横行滋扰；若是似我等穷鬼，他便专以此劳苦的事来派着呢！”一人道：“你且说他怎的不公平呢？”那人道：“即此张家一事，就可见其不公矣。张家的女儿，昨因上墓拜扫，遇了这个王小三，在路上撞见了，欺他孤儿寡妇，随就回了去，作起祟来。他家好不惊慌，不知被他弄了饮食。那日，张寡妇到此老儿处祷告，求他驱除。这老儿初时甚怒，立刻拘了王小三到庙，说什么要打、要罚他。后来王小三慌了，即忙应许了些金帛。这老儿便喜欢到极处，不但不责罚他，反至助纣为虐，任他肆扰呢！”一人道：“怪不得张家今夜大设饮食，他便安安稳稳的前去受领，却遣我们在此伺候这海少保呢。”一人道：“怪不得你说他。”海瑞听得明白，才知是鬼在此议论，暗喜自己有了少保的身份，不觉咳嗽一声，倏而寂然。海瑞亦回房中安息，自思土地亦受鬼贿，心中大怒。至天明起来，梳洗了，诸友便要起程。海瑞道：“且慢着。今日有一奇事，待我弄来你们看看。”诸友不解其故，忙问道：“荒郊野店，有什么奇事？不如莫管闲事，赶路要紧呢。”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这里有一张家，他是个寡妇，有一女儿，被野鬼王小三作祟，大索祭祀。本坊土地反与鬼通同扰搅，你道奇么？”诸友问道：“你怎的知道？”海瑞便将夜闻鬼言备细告知，但不说鬼称自己是少保。诸友听了，各各惊异。况且都是少年，示免好事，各人都忿恚海瑞，要看他怎么处置那土地。海瑞便向店主人问明，那里是土地庙并张家的住址。用了早饭，便望着那土地庙而来。正是：正气能驱魅，无私可服神。毕竟海公到了那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诗曰：

三生石上旧姻缘，萍水朱陈百载坚。
信是嫦娥先有意，广寒已赠一枝先。

却说海瑞在旅店，因先夜闻得众鬼说那土地不公，纵容野鬼王小三在张家搅扰，图其祭祀饮食的话，遂忙用早膳，携着诸友，取路先来至那土地庙。只见那庙是靠着路旁的，高不满三尺，阔才二尺，上塑神像。惟是香烟冷落，庙内的蛛丝张满。有一张尺余高的桌案，尘积寸许。众人见了，不觉大笑曰：“如此荒凉冷落，怪不得他要收受贿赂；不然，十载都没有一炷香呢！”海瑞听了，不胜大怒，便指着那神像骂道：“何物邪神，胆敢凭陵作祟，肆虐村民！今日我海瑞却要与你分割个是非。为神者，正直聪明，为民捍卫殃难，赏善罚恶，庶不愧享受万民香烟。何乃不循天理，只顾贪婪！既不能为民造福，倒也罢了，怎么却与野鬼申通，魅人闺秀，走石扬砂，百般怪祟，唬吓妇女，索诈楮帛祭食？此上天所不容，人神所共愤。吾海瑞生平忠正侠直，午夜扪心，对天无愧，羞见这等野鬼邪神！”遂以手指着，喝声：“还不认罪！”说尚未毕，那泥塑的神像，一声响亮，竟自跌将下来，打得个粉碎。众人见了，哈哈大笑。内中一人道：“虽然土地不合，到底是个神像，今海兄如此冒渎，故神怒示警，竟将本身显圣。海兄总当赔个不是才好呢！”海瑞听了怒道：“你们亦是这般胡涂！怎么还不替我将这鸟庙拆了，反来左袒？真是岂有此理！”众人看见海瑞作色，乃道：“海兄正直无私，即此鬼神，亦当钦服。如今既已示辱于神，这就算了事。我们还是到张家去走遭，看是怎的。”海瑞道：“如此才是正理呢。”一行人远离了土地庙，赶路望着张家村而来。话分两头，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家村离大路不远，村中二百余家都是姓张的。那被魔的女子，就是张寡妇的女儿，年方一十六岁，名唤宫花，生得如花似玉，知书识礼，又兼孝顺。其父名张芝，曾举孝廉，出仕做过一任通判；后来因为倭寇作乱，死于军前。夫人温氏，携着这位小姐，从十岁守节至今。事因三月清明，母女上山扫墓，岂料中途遇了这野鬼王小三，欺他孤寡，跟随到家，欲求祭祀。是夜宫花睡在床中，忽见一人，披发吐舌，向他索食。宫花吓得魂不附体，大喊起来。那野鬼即便作祟，弄得宫花浑身发热，头目晕花，口中乱骂乱笑，唬得温夫人不知所措。请医诊治，俱言无病，系为祟所侵。夫人慌了，想道：“此病定是因上坟而起。”细细访之，始知路旁有一土地庙宇。想道：“山野坟墓之鬼，必为土地所辖。”便具疏到土地庙中祷告，求神驱逐。祭毕回家，谁知宫花愈加狂暴，口中乱骂道：“何物温氏，胆敢混向土地庙处告我么！我是奉了玉旨救命来的，只因你们旧日在任时，曾向天许过愿心，至今未酬。上帝最怒的是欺逛鬼神，故此特差我来索取。你若好好的设祭就罢，

否则立取你等之命去见上帝呢！”温夫人听了，自思往时自己却不曾许过什么愿心。女儿年幼，是不必说的；就是老爷在日，忠直居心，爱民若子，又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且平日不喜求神许愿的。怎么说有这个旧愿？自古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小事，就祭祀与他，亦不费得什么大钱财，只要女儿病愈就是了。乃向宫花道：“既是我家曾经许愿，年深日久，一旦忘了，故劳尊神降临。今知罪咎，即择吉日，虔具祭仪酬还。伏乞尊神释放小女元神复体，则氏合家顶祝于无既矣。”只见宫花点头应道：“你们既知罪戾也罢了。后日黄道良辰，至晚可具楮镪品物，还愿罢了。”温氏唯唯答应。至期，即吩咐家人，买备祭品香烛之类。到了点烛的时候，虔诚拜祭一番。只见那宫花便作喜悦色，说道：“虽道具祭，只是太薄歉了，可再具丰盛的来。明日三更，吾即覆旨去也。”温氏又只得应承。这一夜，宫花却也略见安静些。

次日，夫人正要吩咐家人再去备办祭品，只见宫花双眉紧皱，十分惊慌的模样，在床上蹲伏不安，口中喃喃，不知何语。夫人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家人来说道：“外面有一位秀才，自称海瑞，能驱邪逐魅。路过于此，知我家小姐中了邪魔，如今要来收妖呢！”夫人听了，半信半疑，只得令家人请进。少顷，海瑞领着那几个朋友，一齐来到大厅，两旁坐下。温夫人出来见了众人，见过了礼，便问道：“那一位是海秀才呢？”众人便指着海瑞道：“这位便是。”温夫人便将海瑞一看，只见他年纪最轻，心中有几分不信，便问道：“海相公有甚么妙术，能驱妖魅？何以知道小女着祟？请道其详。”海瑞道：“因昨夜旅店听得有几个鬼私自在那里讲本坊土地故纵野鬼作祟索祭的话，故此前来驱逐妖魅。”温夫人听了好生惊异，心中却也欢喜，说道：“小女倘得海相公驱魔，病得痊愈，不敢有忘大德。”便吩咐家人备酒。海瑞急止之曰：“不必费心破钞，我们原是为一点好意而来，非图饮食者也。”再三推让。温夫人道：“列位休嫌简慢，老身不过薄具三杯家酿，少壮列位威气而已。”海瑞见他如此真诚，便说道：“既蒙夫人赐饮，自古道‘恭敬不如从命’，只得愧领了。但是不必过费，我们才得安心。”温夫人便令家人摆了酒菜，就在大厅上坐下。邻居的堂叔张元，前来相陪。

海瑞等在厅上欢饮，温夫人便进女儿房中来。只见宫花比前夜大不相同，却似好时一般。见了夫人进来，便以手指着榻下的一个大瓦罐，复以两手作鬼入罐内的形状。夫人已解其意，即时出到厅上，对众人说知。海瑞便道：“是了，这是个邪鬼，知道我们前来，无处躲避，故此走入罐内。可即将

罐口封了，那时还怕他走到那里去？”众人齐声道：“有理。”于是夫人引导来到绣房，小姐回避入帐后。海瑞便问：“罐在何处？”夫人令侍婢去拿。只见侍婢再三掇不起来，说道：“好奇怪，这是个空罐，怎么这样沉重！”海瑞道：“你且走开，待我去拿。”便走近榻前，俯着身子，一手拿了出来，并不见沉重。笑道：“莫非走了么？”众人说道：“不是不是，他既走得去，早就走了，又何必入罐？自古道‘鬼计多端’，故此轻飘飘的，想哄我们是真呢。”海瑞道：“且不管他，只是封了就是。”遂令人取过笔墨，先用湿泥封了罐口，后用一副纸皮，贴在泥头之上。海瑞亲自用笔写着几个字道：“永远封禁，不得复出。海瑞执笔亲封。”写毕，令人将罐拿了出去，将他在山脚下埋了。温夫人一如所教，千恩万谢。张元便让众人复出厅前饮酒。

夫人便私问宫花道：“适间你见甚么来？”小姐道：“适间只见那披发的恶鬼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道：‘怎……怎么海少保来了？’左顾右盼，似无处藏躲之状。忽然欢喜，望榻下的罐子，将身摇了几摇，竟把身子缩小了，钻在罐内。孩儿就精神爽快了。故此母亲进来，不敢大声说出，恐怕他走了，又来作祟。适间那位是海少保？他有何法术，鬼竟怕他呢？”夫人听了，心中大喜：“他乃是一个秀才，鬼竟称他为少保，想必此人日后大贵。”村思女儿的命是他救活的，无可为报，不如就将宫花许配了他为妻。我膝下有了这样的半子，尽可毕此余生了。于是便将海瑞听见群鬼之言方知你的病源，故此特来相救的话，说了一遍。宫花听了叹道：“如此好人，世上难得，况兼又有少保的禄命。不知他父母几多年纪，才得这个儿子呢？”夫人道：“吾儿性命，都亏相公救活的，无可为报，吾意欲将你许配这海恩人为妻。我家得了这样女婿，亦足依靠，光耀门间。二则你身有所靠，不枉你的才貌，你心下如何，可否应允？”宫花听了，不觉涨红了脸，低头不语。夫人知他心允，便着人请了张元进来，细将己意告知，并乞张元说合。张元道：“此事虽好，惟是别府人氏，侄女嫁了他家去，未免要远渡重洋，甚是不便，如何是好？”夫人道：“女儿已心允了，便是我亦主意定了。烦叔叔一说，就感激不尽了。”张元听说，便欣然应诺，走到前边，对着海瑞谢了收鬼之恩，然后对着众人说知夫人要将宫花许配海瑞之意。海瑞起立谢道：“岂有此理，小姐乃是千金之体，小生何敢仰扳！况小生是为好意，仗义而来，今一旦坦腹东床，怎免外人物议？这决使不得的。烦老先生善为我辞可也。”说罢，便欲起身告辞。张元道：“海兄且少屈一刻，老朽复有话说。”海瑞只得复坐下。便又问道：“老先生有何见教？”张元道：“相公年纪，恰与舍侄女差不上下，况又未曾订亲。今舍侄女既蒙救命之恩，天高地

厚，家嫂无可酬报的，要将侄女作配，亦稍尽酬谢之心。二者乃是终身大事，又不费海兄一丝半线的聘礼，何故见拒如此？想必相公嫌我们寒微，故低昂不合，是以却拒是真呢。”海瑞听说，忙答道：“岂敢。区区之事，奚足言恩？瑞乃一介贫儒，家居遥远，敢累千金之体耶？故不敢妄攀，实非见弃，惟祈老先生谅之。”张元复又再三央恳。众人见了，也替张元代说道：“海兄何必拘执至此？夫人既有此意，理当顺从才是呢。”海瑞道：“非弟不肯，但是婚姻大事，自有高堂主张，非弟可得而主之也，故不敢自专呢。倘蒙夫人不弃，又叨张老先生谆谆教谕，敢不敬从。但是未曾禀命高堂，不敢自主，以增不孝之罪。尚容归禀，徐徐商议可也。”

张元听了这话，知他坚执不从，只得进内对夫人说知。夫人笑道：“叔叔可问他们现寓何处，店名甚么，吾自有妙计，包管叫他应允就是。”张元乃出来陪着众人，问道：“列位今在谁店作寓？”众人道：“现在张小乙店中暂宿一夜，明早即欲起程。因有尊府之事，故而迟延。明日定必起程。”说完，海瑞决意告辞。张元只得相送出门，屡称感谢。海瑞称谢，与众人回店中去了。正是：姻缘本是前生定，五百年前结下来。毕竟海瑞后来能否与张氏官花成亲，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却说海瑞与众人回到旅店，诸友皆言这头亲事应该允诺才是，如此美缘，怎么交臂失去？海瑞但笑而不言。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温夫人见海瑞坚执不肯，遂用一计：着堂叔张元问明海瑞住址，便令人请了族中一位绅衿到来，求他作伐。这绅衿姓张名国璧，乃是进士，曾任过太平府知府，以疾告休的。他与张元是个九服叔侄，为人正直多才，素为乡间仰望，远近皆钦服他的，所以夫人请他前来。当下国璧来到，与夫人见过了礼，坐下用茶。夫人道：“今日特请贤侄到来，非为别事，要与你妹子说头亲事，非贤侄不可，望勿推却。”国璧道：“妹子的病现在尚未痊愈，如何便说亲事？”夫人笑道：“却因你妹子的病一旦好了，所以立要说亲呢。”国

璧听了愕然道：“怎么说妹子的病一旦好了？却要请教。”夫人遂将海瑞封禁野鬼王小三之事，并将野鬼称海瑞为少保之言，以及要将女儿许配与他怎奈不肯之故，详细说知。国璧道：“怎么竟有这些奇事？我倒要会一会这个人呢。”夫人道：“只因这海秀才未曾禀过父母，故不敢应允。我想他是个识理的人，必重名望，故唤贤侄代说，彼必允矣。”国璧道：“甚好，但不知住那里了？”夫人道：“就是前面张小乙店中。”国璧便即告辞，回到家中，冠带而来到张小乙店中。时已将暮，急令小乙进去通报。小乙领命，走到客房，正见海瑞与那几个同帮的在那里用饭。小乙便上前叫道：“海相公，外面有人拜候你呢。”海瑞道：“什么人？姓甚名谁？与我相识的么？”小乙道：“是我们这里的一位大绅衿，张国璧大老爷。他说是特意前来拜访尊驾。”海瑞满肚疑虑，自忖素无一面之交，何以突然而来？且去见了便知。遂同小乙出来，就在大柜旁见了，彼此施礼坐下。国璧道：“素仰山斗，今日得识荆颜，殊慰鄙怀，幸甚，幸甚！”海瑞道：“学生不才，僻居海隅，尚未识荆，敢请阅阅？”国璧道：“不敢。在下姓张名国璧便是。驾上昨日相救的女子，就是舍妹。”海瑞听了，方才醒悟，便道：“原来是张老先生光降，有何见谕？”国璧道：“特为舍妹而来。适蒙先生收妖，俾舍妹之病一旦痊愈。家婢沾恩既深，无以为报，故愿将舍妹侍奉巾栉，少报厚恩。何期先生拒弃如此，使家婢有愧于中，故令不才趋离面恳。倘不以弟为鄙，望赐俞允，则弟不胜仰藉矣。”海瑞道：“后学偶尔经过贵境，忽闻鬼语，故知令妹着魔原委，无非因鬼逐鬼，有何德处，敢望报耶？适蒙夫人曾挽张元先生代说过了。后学只因未禀母命，不敢自专，非敢见却也。惟老先生谅之。”国璧道：“先生之言，足见孝道。但事有从权，君子达变。今家婢所殷殷仰望者，足下也。足下既有拯溺之心，又何必峻拒若此？倘得一言之定，则胜千金之约矣！”海瑞见他说得有理，不好再却，只好勉强应道：“既蒙老先生谆淳见教，后学从命就是。但要待赴场后归禀家慈，方可行聘。”国璧说：“这个自然，总须足下一言为定。”遂告辞归家，告知夫人。温夫人大喜，以为女儿终身得人。即官花闻之亦喜。母女二人，私心默祝，望其早日成名，以遂心愿。暂且按下。

再说海瑞送了国璧出门，询问店主人，方知国璧是个进士，曾任黄堂。即回房对诸友说知，众人莫不代他欢喜。次日，海瑞便与众人上路，回头留下一柬，交与张小乙：“若国璧来此，就说是我为着场期迫近，故尔匆匆就道，不获辞谢，总伺场后相会就是。”叮咛而去，便与众人起身，望高州一路而来。饥餐渴饮，一十余日，才到省城。

海瑞初次观场，况兼又未曾到过省城的，落下了客寓，便到街上去游玩。所有海幢、广孝坡、山西禅、白云浦涧，诸般胜景，无不遍览。一连走了七八天，正遇天气大热。此时是七月时候，三伏将收，秋风乍起。海瑞走了回来，身子是滚热的，洗了一个冷水澡，不觉冒了些暑。到了晚上，竟病将起来，浑身火热。请医诊视，皆言伤暑，不觉日加沉重起来。心念功名，又恐误了场期，心中愈加烦闷。卧病在床，日复一日，直至八月初旬，犹自恹恹伏枕，不能步履。海瑞此际，自知急难痊愈，进取之意已灰。诸友纷纷打点入场，海瑞是眼巴巴的看着，心中好生难过。又过了十余日，场期已过，他们俱已回寓，听候发榜。有一位自以为必售的，谁知发榜只中得一名副榜。乃是文昌县人，姓刘名夤宾。

海瑞此时病渐愈，遂借诸友勉强下船回家。一路无聊，时复嗟叹，自怨命运不济，功名无份。乃作《落第》诗一首，聊以自遣。诸友见了，慰道：“海兄大才，故此大器晚成，何必戚戚？”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非弟念切干禄。弟在家奉慈母之命，谆谆勉励。今一旦名落孙山，将何以报老人？故尔戚戚也。”诸友闻之，无不叹其纯孝。一日到了雷州，海瑞想起张国璧之约，昔曾言定，今虽功名不就，岂可失信于人？遂与诸友分路，望张家村而来，复到小乙店中住下。张小乙便向着海瑞作贺道：“海相公必是高中了，衣锦而归，可喜可贺！”海瑞听了，默然良久，叹道：“名落孙山，惭愧，惭愧！”小乙道：“怎么相公如此高才反落第了？这是何故？”海瑞便将在省患病、不能入场的事，备细说知。小乙笑道：“这是相公之气运未到耳。且自欢心成了亲事，再回去罢。”海瑞道：“做亲这却不能，只是我曾与张老爷有约，故此特来拜访。烦贵主人代为相传一声，说我在店等候一会，即便起程。”小乙应诺出来，便到张府报道：“海相公回来了。只因在省患病，不能入场，空走一遭。如今回来了，特命我来相请大老爷至店中一会，即便起程的。”国璧听了笑道：“何令人之不偶也！”遂即与小乙来到店中。见了海瑞，劝慰道：“大器晚成，文星未显，足下不必介意，只是徒劳跋涉耳！”海瑞自觉十分汗颜，乃道：“不才无学，即试不售，只以家慈有命，不得不随众观场也。昔蒙老先生之约，故后学不敢有负，纡道特来践约，伏望善言拜上令婢，容瑞归与家慈商议，迟日报命。”国璧道：“蒙君一言，胜如金诺，不必多赘。但君新愈，须当保重。倘蒙不弃，少留时日，稍尽宾主之情若何？”海瑞道：“后学本拟明日即行，今蒙老先生厚意，少驻一天，明日到府请安。”二人又谈了些羊城的新闻，然后相别。国璧再三叮咛而去。

再说那温夫人，正在盼望着海瑞成名的捷报，忽见国璧来说：“海瑞回来了，因病不曾进场，已到这里，特来见我，便要明日起程回家。亲事一项，要禀过了母命，然后回覆。小侄再三挽留住了，故此特来说知。”温夫人听了，心中闷闷不乐。说道：“‘功名’二字，倒也平常。只是你妹子终身大事要紧，只恐回去后便抛撇了，这便如何是好？贤侄要想个妙策出来，务要成了亲事，方免浮议呢。”国璧听了，想得一想道：“如今我却有一计：明日先将妹子抬到我家去，预备下洞房。小侄再请他到家饮酒，将酒灌醉了，送他人洞房。过了一宵，这就乾坤定矣。不知婶娘意下如何？”温夫人听了大喜道：“此计甚妙，依计而行就是。即烦贤侄回家备办。明日清晨，送你妹子过来便了。”国璧依允，即时回家收拾房子，备办筵席不题。温夫人便对女儿说知，官花允诺。夫人大喜，便即时预备，不多赘。

再说海瑞本欲见了国璧即便登程，谁知见国璧情甚殷勤，故此无奈住了。次日清晨，国璧就着家人来至店中，见了海瑞，遂拿出帖子说道：“家爷请相公午间小酌。”海瑞看了帖，即对来说道：“承你家老爷宠召，下午即诣尊府。原帖缴回，烦为善言，说不敢领当。”家人应诺回去。海瑞即便整冠束带。忽催帖又到，海瑞遂随着张府来人而来。到了张府门首，只见一座高大门楼，上有金字匾额，横“中宪第”三字。随有家人开门。只见国璧衣冠而出，迎接到大厅上坐。海瑞道：“后学承老先生见召，老夫人处，理应叩见请安，伏望指引，待后学叩诣。”国璧道：“岂敢。拙荆年老多病，常卧床褥，不敢劳先生贵步。”随有家丁献上香茗。茶罢，复让到书房里来。海瑞进内，果见明窗净几，四壁琴书，确是一个幽雅所在。海瑞道：“老先生真是轩昂，观此幽居，足见风采矣。”国璧又谦了一回，家人摆上酒肴，就是国璧、海瑞对酌，殷勤奉劝。海瑞本量浅，三杯之后，便觉酩酊。国璧是个有意的，再三相劝，渐以大斗奉敬。此际海瑞已有八分醉意，欲待不饮，怎奈国璧再三央恳敬劝。一则是主人美意，二来是个长者，却不过了，只得强饮一斗，已有十二分醉意。须臾之间，竟觉头目晕花，身不由己，坐不安席。一阵酒涌上来，就按捺不住，当着筵上呕吐狼藉，人事不晓，伏在椅上。国璧知他醉了，便进内对温夫人说知此事。温夫人已将女儿官花小姐送在新房内。国璧大喜，即唤侍婢扶挽海瑞入房，到床上安歇，反扣着房门而出。这才是：一枕邯郸甘醉梦，三生石上强栽莲。毕竟他二人能否成其亲事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图谐鸳枕忽感居丧

却说众丫环将海瑞送进房中，反扣双扉而去。那宫花小姐躲入床后，只闻鼻息呼呼，心中不胜忐忑。直至三更，海瑞方才醒来。开目只见灯烛辉煌，身卧于纱帐之内，锦衾角枕，粉膩脂香，便坐在床上冥想道：“适间是与张太守共饮，何以得至此地？看此情形，乃是幽闺深阁，幸喜是我一人在此偃息，倘有女眷在此，则我何以自明？”正在冥想之际，忽闻床后轻轻咳嗽。海瑞听得，不胜毛战，只道有鬼，乃正色道：“何物鬼魅，敢在我跟前舞弄！曾不知收禁妖魅之事耶？”只听得娇声婉转答道：“君试猜之，人耶鬼耶？”海瑞道：“吾以正直居心，不论是人是鬼，阴阳总属一理。但我今日为张太守召饮，偶尔在此，并非有意入人闺内者。既非鬼物，可即出见。”

宫花小姐自思终身大事要紧，吾以奉母命赘伊为婿，即是名正言顺的夫妇，怎不可见他？遂走出床后，冉冉而来。到了灯下，手执屏障而说道：“相公不必惊疑，妾实非鬼物，乃是张姓之女，温夫人即吾母也。昔妾身被邪魔，多蒙相公驱逐，俾妾病退身安。家慈以相公深恩难报，故欲使妾侍君箕帚，挽家叔元、家兄国璧说合。蒙君见诺，不弃细流，约以槐黄期候定情。今场期已过，相公因病未得观场，此所谓得失有数，功名不以迟早为嫌，君何怨怼如是，岂达士所为耶？今夕妾奉母命，侍奉君子。祈望原谅，毋以怪物见斥，则幸甚矣。”海瑞听了，方才醒悟，方知适间国璧再三强饮，皆因为此。遂正色道：“小姐请坐，尚容剖达。不才一介儒生，毫无知识，谬蒙令堂大人不以寒微见弃，愿将小姐姻配村愚，实难当对。故小生屡屡坚辞，诚以一介寒儒不敢累小姐也。迨国璧先生旋强执柯，小生势不容辞，故勉应台命。今者名落孙山，见人每为汗颜，诚不欲见夫人者。然午夜扪心，岂容爽约？故不避嫌疑，特为纆道拜谒张太守，是欲明订后约，即当归禀命于母亲，以遂此三生之愿。不虞张公设阱，陷瑞于此。小姐且请便。自古男女授受不亲，幸毋自弃。”小姐听他如此推却，似有不纳之意。因说道：“妾非文君、红拂等辈，缘今夕奉慈命与君花烛的，君何出此言，使妾无所倚靠耶？”海瑞笑道：“小姐之言差矣！吾与花容素

未亲炙。昔者偶尔之事，何须频荐齿颊？虽令堂与有成言，然终身大事，若非宗庙告祭，洞房花烛，奚能成合？惟小姐思之，毋蹈非礼也。”宦花听了，知他是一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听的人，乃道：“君固君子，但今夕与君同室，就如同床一般。明日如何持论，此实妾所无以自解也，惟君思之。”海瑞听了这一句话，自思彼必欲我与他成亲，以全此事。我若不肯成亲，是负彼之心与夫人之德也。况张氏戚属，明日无不知者。今夜果然冰玉自信，明日诸眷属岂肯信耶？况张氏既奉母命于归，今使彼空守洞房，独对花烛，于理于情似甚不合。遂将身佩的一只椰子雕花的墨盒除了下来，放在桌上，指谓宦花道：“小姐之心，不才早已稔悉矣。但小生素性梗直，最恼淫佚。今夕之事，非小姐之故，亦非海瑞之错，乃令堂之心意也，于你、我何与？但不才善体人情，洞悉世态，今有些微之物，敬奉妆台，倘蒙不弃，即赐收下。”宦花道：“蒙君不弃，惠赠记物，妾当什袭宝藏，以为定聘可也。”于是大声叫门。时已五更，丫环们听得，急急到房，将门开了。小姐随到温夫人房中，说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温夫人笑道：“真君子也！”

未几天明，夫人便吩咐家人，先备下酒筵，即请国璧进内说道：“海瑞真乃诚实君子，即坐怀不乱之柳下惠、程明道再生，亦不过如此，殊令人敬仰。今请汝来，可与他订定行聘日期可也。”国璧应诺，便来到房中。只见海瑞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看见国璧进来，便即起身迎接道：“先生险些陷我于不义也！”国璧道：“洞房花烛，人生最乐之事，何说陷君？”于是二人携手出了房门，来至中堂。温夫人早已坐候。海瑞见了，便走上前见礼，遂口称“夫人”。夫人正色道：“君何背义若此！昨夜小女方侍君子，今早便忘却耶？‘岳母’二字，岂亦吝之乎？”海瑞听了，只得陪着笑脸，改口道：“岳母大人请端坐，容小婿拜见。”便拜将下去。夫人急忙亲手挽住道：“不用大礼，只此就是。”此时海瑞既称了婿，就要行起子婿之礼来。国璧亦与对拜了几拜，妹夫、大舅相称。夫人上坐，海瑞居于客位，国璧主席相陪。须臾，丫环、家仆等俱上来叩见新姑爷，并与夫人贺喜。夫人大喜，各个有赏。海瑞道：“小婿因患病未得观场，致负岳母之望，殊增惭愧。今又蒙岳母未以不才见弃，曲意周全，使小婿感激靡既，殊不自安。”夫人道：“功名得失，自有定数，何须介意？小女既蒙救活，今既事君子，贤婿归家，即当禀明令堂，早来娶去。吾非以聘物为望也。”海瑞拜谢道：“小婿一介贫儒，仰叨岳母大人格外垂青。今即旋里，禀明家慈，随传羔币就是。”温夫人便吩咐家人摆酒，家人们领命。须臾之间，席已摆齐。海瑞便要把盏，夫人不肯，就令家人摆下，如行家人礼一般。三人劝酬之间，备极欢

洽。席中又说了些亲切的话。海瑞乘机告曰：“小婿离家，直至于兹，屈指三月，家慈不免倚闾望切，小婿明日便要拜辞。”温夫人道：“令堂切念，贤婿念亲，两般都是美事。明日了当送贤婿回府。”海瑞即席拜谢，尽欢而散。夫人仍留海瑞宿于洞房，宫花小姐却只闷闷而坐，海瑞秉烛待旦而已。

到了天明，海瑞即便出房，见了夫人，一番言语申谢。随即令人到小乙店中，取了行李，望着夫人拜了四拜。夫人再三叮咛，自不必说；并请了国璧前来代送一程。海瑞那肯当此，出了张府的大门，便要分袂。国璧是必要送，海瑞无奈，只得与国璧携手同行了几里。海瑞说道：“小弟就此拜别，不劳远送了。”国璧道：“吾固知送君千里，终当一别，但情不能已，殊属恋恋。弟有鄙句奉赠，虽然不成章句，无奈略展微忱耳。”因口占一律，依依不舍。海瑞亦有留恋之意，谢道：“叨承尊舅厚意，并惠佳章，足征亲爱。不才敢不以狗尾续貂耶？”亦口占一律，以为酬答之意。国璧道：“句语清新，用意深醇，不失诗人之旨。妹丈诚明敏之资也！”海瑞称谢不已，相与珍重道别，向琼南一路进发。不几日，已抵家门。海瑞见了缪夫人，倒身下拜，自称：“孩儿不肖，为着蜗角虚名，遂至远离膝下，有缺甘旨。又因初到省垣，水土不服，于七月初旬，忽然染起病来，睡卧床上四十余日，不能步履。眼看诸友进场，好不暗羨！及放榜后，始觉健康，当觉十分不得意。没奈何，即欲买舟而回。却怪二竖歪缠，直至此际方回，殊缺晨昏之礼。幸望母亲鉴原，恕孩儿不孝之罪于万一。”夫人道：“功名迟早，自有一定之数，此却不必介意，起凤腾蛟，自有时候，不得强争的。汝且宽心，奋志经史就是。”海瑞唯唯而退。

回自书房之内，自思张家之事，固不敢说，然亦不敢隐讳。左难右难，无计可施，只得对那书僮说知原委，令其向夫人说知。夫人听了儿子不费半文，又得美妇，遂唤瑞细究其详。海瑞不敢隐讳，即以在旅店步月，如何得知张家女被鬼魅的事，备细说知。夫人道：“彼女若何？儿曾见过否？”海瑞又将那夜以酒灌醉送入洞房的事尽情实说。夫人私喜儿子诚实，便许允了。吩咐家人，到街坊上择日吉期，备些各项礼物，前往行聘。只因路途遥远，并请迎亲的吉期，约以本年腊月十五迎娶。

温夫人念着女婿清贫，况且路远，便如所请，重赏来人回去。家人们归到海家，备言新亲家之德，好不欢喜。便是夫人，亦喜欢过望。未免将那些收拾一间新妇房屋，造几套新郎的衣服。不觉又是十二月初旬，吉期逼近，夫人预早央挽了近房的族老，前往迎亲。这里温夫人预先备了妆奁，极其丰盛，至期将女儿打发出阁。并令妥当的媳妇、丫环，陪送过海。恰好十五

日辰时，彩輿到门。海瑞此时，方与宫花小姐成亲。夫妇相敬如宾，邻里啧啧叹羨。况且张氏为人性最孝顺，事姑过于孝母。缪夫人见他如此孝顺，心中欢喜，视张氏胜如亲女，姑媳和洽，真足称也。

未几，缪夫人一病不起，百计千方，调治不愈。张氏与海瑞亲侍汤药，衣不解带，备极艰辛。何期天年有限，大数难逃，至次年正月底，缪夫人竟呜呼哀哉了。海瑞此际，痛不欲生，尽哀尽礼，七七修斋建醮超度，把那有限的家资，十去八九。过了百日，把缪夫人的灵柩送上山去，与父亲合茔。葬毕，居家守礼。幸赖张氏勤俭，凡事经理得宜，所以海瑞得以稍暇，闭门读书，终日埋头，足不履外，专俟服闋进取。正是：养成羽翼冲天汉，飞入秋霄到月宫。毕竟二人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严嵩相术媚君

却说海瑞丧了母亲，幸赖张氏维持家事，海瑞守制在家，奋志经史，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正德皇帝自接位以来，天下承平。帝性好色，耽于安逸，选民间女子万人，以充宫掖。只是无子，不以为忧。其时帝正在昏迷之际，虽有三五大臣亟谏，劝其早建储嗣，帝只不听。未几，帝有疾，皇后大恐，每对帝言及国储之事。帝曰：“方今诸王正盛，虎视眈眈于宝位。朕若拣近派之子建储，恐启诸王之衅，故未有定义。今朕病矣，储嗣故宜早建。微卿言，朕竟忘之矣！”于是，宣文华殿大学士朱琛进宫密议。这朱琛亦是宗室亲臣，原是太祖嫡派，为人忠直耿介，故帝甚信之。今宣进龙榻之前，屏退内侍，问道：“寡人心有隐忧，卿能知否？”朱琛俯伏奏道：“陛下之隐忧，臣窃料之。”帝曰：“卿事朕最久，必知朕意，卿试言之。”朱琛道：“臣窃料陛下以皇嗣为虑，不知有当圣意否？”帝道：“真知朕心者也！”敕令平身，近榻问话。朱琛谢了圣恩，立于龙榻之侧。帝曰：“朕登九五以来，曾未见后宫诞育。今年老病沉重，诚念皇业之艰难，欲建储嗣以承大统，不知宗室中谁最贤德，可堪入嗣朕躬，试举为朕言之。”朱琛道：“陛下欲立近派，则在诸王之中立其最长者。

若欲立贤能仁睿者，则访察外藩。若有此等贤能，宣入朝来，陛下训，以承大统，则天下幸甚矣。”帝曰：“朕见诸王之中子弟辈，各皆安逸惯习，不知治道。若以之主，则天下生灵不胜其苦矣。且诸王之中，每怀虎视之心，若立一人，余者则各相谋为不轨，立起争端，不特不能安天下，承社稷，适足以滋外患而倾宗庙矣。故欲访察外藩而入继。卿历事年久，访探必悉，倘有贤能堪绍大统，为朕言之。”朱琛道：“臣昔奉命豫章时，曾见信阳王之裔孙朱某某，贤能廉介，礼贤下士。今现为吉州别驾，所在大著仁声，百姓倚之如父母。陛下诚能召入，以绍大统，则天下幸甚矣。”帝便问别驾朱某某为谁。朱琛奏道：“文皇帝朝凡有五服亲王，俱蒙分封藩镇，维屏国家。信阳王乃文皇帝之从弟，分封于广信。今朱某某乃信阳王之七世孙也。信阳王传失爵，故朱某某以荫生授吉州别驾。昔臣在豫章，常与朱某某计及大事，无一不知，所言事多奇中。性且廉俭，不事奢侈，好交结名流，是以知其能统天下者，不知陛下圣意如何？”帝曰：“如卿所言，足当入嗣大统，即可召之入朝。”便欲发诏往宣。朱琛奏曰：“陛下要召朱某某，若以诏召之，是速其祸。”帝问：“何故？”琛曰：“今诸王日恒耽耽于宝位，恨不得陛下立时宾天，好争大宝。今恩诏一出，满朝无不知之。倘有妒忌者，或遣亡命邀杀于路，此际如何是好？是欲贵之，反陷之也！有失陛下大事。此决不宜发诏迎入明矣。”帝听了沉吟半晌，乃道：“卿言不错，然则如何万全？为朕言之。”琛曰：“以臣愚见，不若以反间之计行之，可保无虞。”帝问：“何计？”琛曰：“陛下今发缇骑，将他锁拿回京。众人不解何故，皆恐波及。再着一人与他随行，如此则可保其来京矣。伏望陛下睿裁。”帝点头称善，计议已定，朱琛谢恩。次日，帝传旨，着廷尉发缇骑三十名，兵部差官持火票一纸，立即到江西锁拿吉州别驾朱某某到京问话。亲封紫金锁链九条，然后一并前往。原来皇家分藩的，向有规矩：凡是皇上宗室亲派，不问所犯何事，理应拿问者，皆从大内发出紫金锁链，然后缇骑方敢拿人。此际兵部差官奉了金锁，领着缇骑，一路望着江南大路而来，暂且不表。

再说那吉州别驾朱某某，初生时红光满室，异香经数日不散。及长，又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龙眉凤目，两耳垂肩，两手过膝，真乃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自幼便有大志，为人至孝，以父荫得今职。朱某某自为吏治民，民爱之如父母，在这吉州一十六载，虽三尺之童，无不喜他。当下正在公堂议事，忽报朝廷缇骑差至。朱某某听得，不知何故，不觉失色，只得出迎。那差官到了堂上，口宣皇帝圣谕。朱某某急忙忙俯伏在地。差官高声道：“钦

奉圣旨，锁拿罪官朱某某进京问话，不得稽延！”说毕，就有缇骑来将朱某某衣冠剥下，取出紫金链，将朱某某锁了，不容分说，竟自蜂拥出了署门而去，望着大路进发。将印信交于该抚，令人委署。此际朱某某魂不附体，又不知所犯何事，只是暗中自忖，满肚惊疑。然既锁拿，只得由他们所为，遂一路上往着江南进发。那些差官缇骑知道他本是宗室，是以格外徇情。自在公衙上了锁之后，一路都是拥护而行，并不把那囚车与他坐，这个是官官相护留情之处。所过地方，守土之员亦来迎送，皆因各人知他为人好处，是以有此。朱某某幸赖他们留情，在路上倒不觉十分凄楚，暂且按下。

却说江西广信府分宜县，有一人姓严名嵩，家住城内，年纪三十余岁，父母双亡，家资有限。这严嵩又喜交游，挥金如土，不几载就弄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流落江湖，无可资生，乃以测字相面为生，日夕在江西一带地方去混过日子。此人胸中略有才学，且口才舌辩大有过人者，所以在江湖上，很可以混得过去。这日，恰好严嵩正出门做生理，将布篷撑起，摆在路上打尖闹热之处，好去趁钱。谁知这日就是兵部的差官，领着缇骑押解朱某某起身。时已将午，一行人到了打尖之处，各皆下马落店，用点心饮酒止饥解渴。严嵩正坐在篷子内，一眼看见了朱某某，不觉悚然起敬。自思：“此是一个大贵人的相格，何以如此？”遂随入店内来。只见朱某某红光满面，紫气冲霄，暗思此人不是等闲富贵，乃是九五贵格。观此气色，早晚就是一个帝王的，如何反在縲继之中？甚属不解。心中此时自恨无由可入，况是个犯官，不敢上前说话。乃在桌子对面坐下，唤人取酒过来，饮下三杯，乃佯作醉状，朗声笑道：“人人说我是个神仙，怎么并无一人知我，前来自问休咎？”朱某某听了，忽然触动隐情，便对桌问道：“先生会阴阳么？”严嵩道：“相面第一，命理卦理，了如指掌。”朱某某道：“在下正有一件心事，待问休咎，先生肯见教否？”严嵩笑道：“不用尊驾开口，便知心事。”朱某某道：“你试说来，如果灵应，厚谢先生。”严嵩道：“亦不用说出，只我写在纸上，务要合着你的心事才算呢！”众人听了，都要试他的灵验，齐声合口道：“好，好，好！如果灵验，我们大家都要问问休咎。”嵩道：“没有纸笔，如何写得？”其时店小二在旁说道：“有，有。”遂三脚两步，把纸笔取了来。严嵩取纸在手，蘸饱了笔，写了几句：

君勿忧兮我更乐，縲继虽加非罪过。十年民牧欢太平，一日冲霄归凤阁。忧忧忧，乐乐乐，一判今人我不觉，此会祥云龙见角。

写毕，又在旁写了几行小字，其略云：“若问休咎，今日却见紫气冲天，面有红光，逢凶化吉。虽有惊恐，日后大安。”递与朱某某手上。朱某某接了来看，不禁大笑道：“是了，是了。”

于是众人也要争看，朱某某将纸递了出来。众人看了，都道：“灵验。”内中差官，看他灵验，也向严嵩求问前程。嵩向他面上看了几下，说道：“好好好，得官早！”乃执笔写了几句道：

羡君高耳有浮轮，即日当朝一品臣。刻下身曾与日并，今宵也要伴龙孙！

写毕，递与差官看了，不觉惊得呆了。自思此人如此灵验，莫非是个神仙前来点化我们不成？遂与朱某某来到楼上，携了严嵩，细细问他休咎。嵩道：“相貌乃是一定之格，不能强说得的。若要知其人如何心事，则以理机窥之，无不吻合。”朱某某道：“先生，你可知我是个什么人？”嵩道：“只要尊驾写上一个字来，我便知道。”朱某某便随口说了一个“问”字。嵩想了一想，说道：“再请尊驾亲手写一个字来，合测便知。”时朱某某手拿鞭竿，即向地上一画。嵩连忙跪下说：“小相士有目无珠，伏望万岁恕罪！”朱某某急止之曰：“我乃犯官，如今被拿进京的，怎么说我是万岁？这就是不验了。”嵩道：“你说不验，待我解与你听：顷方‘问’字者，以手按着左边，是这个君；又以手按着右边，仍是个君字。左看是君，右看是君。土上加一，就是一个王字。岂不是君王么？是以知之。”朱某某大笑道：“先生错解矣！”遂问道：“今我被拘至此，此去京城可能生还否？”嵩将一纸写了篇言语，递与那朱某某观看。朱某某接来展开细读一遍，不觉满面喜色。那差官不知其故，便接过手来仔细看去，见了不觉吐舌。正是：因此几句话，欢喜上眉尖。毕竟这严嵩写的是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海瑞正言服盗

却说严嵩取纸笔写了一篇言语，递与朱某某看了，那差官便上前接来

细看，只见上写着：

详观贵相，双眉八彩，两耳垂肩。书云：“耳主家业，眉权运气。耳轮厚珠，主承大业。”更喜廊高纛朗，必膺社稷。书又云：“尧眉八彩。”此古帝王之贵相，主运气旺，而统八方之贵。观此二者，足观大贵之有在。其余龙行虎步，双手过膝，亦主天日之兆。今际天庭略暗，故稍有缙绶之惊。更喜紫气辉于天堂，早晚即登九五。据实详观，祈为自爱！

那差官看了，不觉吃了一惊，道：“先生之言，无乃太过耶？”严嵩道：“非在下荒唐，实乃依书而说。在下博观群书，所有奇门遁甲、风鉴诸书，无不遍览。惟风鉴之书，独得其奥。故敢自信，实非大言欺人。”朱某某听了，半信半疑地笑道：“此去若能保得生命足矣，焉敢过望？倘如君言，他日敢不厚酬！”严嵩曰：“在下阅人多矣，从未有如君者。此去若不膺大宝，在下当去此双目！”那差官道：“诚如君言，则某亦藉光荣矣。”严嵩道：“大丈夫遇真明主而不倾心待之，交臂失去，诚为可哂。今将军眉间喜气正旺，早晚必为总闾。如不灵验，愿以首级相赌如何？”那差官道：“诚如君言，他日敢忘衔结？敢请问阀阅。”嵩道：“在下分宜县人氏，姓严名嵩，曾读诗书。只因屡试不售，遂无意功名。后因家中多事，家业飘零，无奈流落江湖，干此行当，言之殊为汗颜。”朱某某听了道：“阁下即具此大才，何不再理旧业？倘他日得志，正可与国家作用，岂可自弃耶？”严嵩道：“在下亦非不欲读书进取，只为家贫，膏火告乏，不得已辍业的。”朱某某叹道：“贫乏困人，真是大难为计！”遂唤从人，在行李中取了五十两银子相送与他，并叮咛道：“先生持此，即可改业。倘一朝得志，自有用处。”严嵩叩谢。时已日暮，不能前进，朱某某就吩咐在这店中暂住下，明日再行。那差官应诺，吩咐将牲口喂了，行李搬到店内。是夜，朱某某特留严嵩作伴，与其畅论大计，言语中窍。朱某某大喜道：“倘不才果如君言，当屈先生总理政务。”严嵩听了，即便叩头谢恩。

再说那差官姓张名志伯，现为兵部武库司之职，原是个武进士出身。今奉差来提朱某某，见严嵩之言，十分信而无疑。又见他说是早晚当为总闾，心中大喜，便加意奉承。故此朱某某说声如何，他就凛遵，反加趋奉。当下张志伯对朱某某面前说道：“严嵩之言，谅不荒唐。但愿别驾早应其言，则某亦叨荣矣！”朱某某道：“诚如其言，将军他日功亦不小。”张志伯连忙叩谢。一宵已过，次日起行，严嵩相送十里余方回。自此旧业复理，昼夜苦

读，自不必说。

再说张志伯一行望着大路而行，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不觉已抵都城。因是内戚，不敢停留，即时到部销差。该部立即入奏。帝见朱某某已到，即时宣进宫来。朱某某俯伏榻前叩安伏罪。帝赐平身，敕令开锁，召至面前谓曰：“朕年老病重，势将不起。念先皇创业艰难，不敢稍托非人，故特召卿来京，托以后事。卿体念朕意，务以爱民省敛为首务，则社稷自安，朕亦无憾矣。”朱某某叩首奏道：“臣乃外职，无才无德，焉敢妄居大位？况陛下现有诸王在藩者，不下十余人，岂无一二贤能堪以继绍大统者？臣不敢奉诏，惟陛下谅之。臣实不胜幸望之至！”帝曰：“凡为君者，总天下之权，群黎共戴，须当择有德者继之，不论亲疏。朕意已决，卿勿再辞，不必多奏，朕甚厌闻。”朱某某不敢再奏，只得奉诏。帝令内侍领朱某某到昭阳恭谒国母，随令左丞相草禅位吉诏，以朱某某为太子，继绍大统。这诏书一出，朝中文武谁敢异议？择于本年八月初三日庚午，帝亲以玉玺授朱某某。朱某某拜受恩命讫，然后升殿受诸臣朝贺，山呼万岁。却不敢改建年号，以正德尚在故也。帝闻知，遂亲书“嘉靖元年”四字，令人授朱某某。朱某某接着，当天祷告，先谢了恩命，然后将“嘉靖元年”四字，颁发天下，遂尊朱某某为嘉靖皇帝，尊正德为太上皇帝，尊皇后为国母皇太后。册妻为皇后，掌昭阳正院。升唐元直为文华殿大学士，董芳源为华盖殿大学士。其余文武官员，皆加一级。所有正德爷行事的律例，一一遵依，概不改易厘毫，所以臣民悦服。升张志伯为步军总督都指挥。随即发诏，颁报各省藩王。

未几，正德病情加重，召嘉靖至榻前遗嘱后事。是夜三更，崩于宫中。嘉靖大哭，几次晕去复苏，如丧考妣。即传左右丞相入宫，共议丧事，发哀诏颁行天下。帝哀毁过度，几已染病。皇太后转以为忧，时以温旨慰之。百日小祥，帝奉正德灵柩葬于敬陵。小心侍奉太后，太后大喜，特赐恩旨，令帝追尊父母为皇帝后，帝再三辞谢。太后曰：“父母养子者，原以子贵而身荣，而人子亦藉以报父母也。今汝尊为天子，岂可令先父母漠漠无荣耶？汝其凛遵，即举大典，无负至意可也。”帝遂命六部九卿拟议。六部议得太后现在，不宜加尊太字，宜以皇帝皇后尊之。帝允议，遂尊父为孝昭皇帝，尊母为孝昭皇后，大祥后举行大典。直省乡榜，加中七名，中省加五名，小省三名。这恩旨一下，天下各省遵行。

时海瑞亦已服阙，闻得有这个恩典，即对妻子说知，打点赴省入场。张氏道：“妾愿君掇功名回归告墓，少报公婆劬劳之恩，则妾幸甚矣。”海瑞道：

“深荷娘子维持家计，使我无内顾之忧。此去倘得侥幸，即当早回，以报娘子也。”遂约了几个朋友，同伙前往。海瑞此际已收拾一切，遂择吉起程。那乡中亲友相助的程仪资斧，共有一百余两。海瑞就留下五十两在家，余者尽藏于书籍之内。次日告祭了祖宗，又到爹娘墓祭毕，方与诸友起程。张氏叮咛相送出城，方才分别。是夜海瑞与诸友宿于店中。其时有偷儿王安、张雄二人，惯在店中偷劫客人财物。因知海瑞有盘费银两，遂随到店中，亦宿在这店内。是夜三更以后，二人便来动手。海瑞此际却不曾合眼，只听房门响处，知是有贼来到，遂起身坐在床上，以观其事。少顷，房门开了，二人潜步而入，若听床上。海瑞故意作呼呼鼻息之声，见一人以手指着帐内作喜状，旋以手指皮箱。那人在身上取了一把钥匙，便来开锁。须臾，将箱内的衣服并银子拿了一空。正待要走，被那海瑞跳下床来，以身蔽着房门。二人惊慌无措，便欲夺门而走。原来海瑞虽是一个儒生，不知身上倒甚有力量。以手撑着两扇房门，二人再不能扳扯得动。二贼惊惶无地，谅难得脱，只得将衣服银两放下，跪在地上叩头哀恳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致有冒犯，实缘贫困所逼。今望相公宽宥，下次再不敢如此。”海瑞大笑道：“天下事尽可谋生，何以作贼？触犯王章，身名俱丧。二君今晚幸是遇我，倘若遇着别人，只怕君等被控矣。吾看你二人年力尚壮，何事不可作为，即食为佣工，亦可资生。一旦甘心做贼，吾诚为君等耻之！也罢，你等既已知悔，我亦不苛求，且放你去罢。”遂走到床前，让二人出去。二贼自思：“那里有这等好人？我们要问他一个名姓，日后亦好报答与他。”遂复走向海瑞床前，叩了几个头谢道：“小人不该偷窃相公银两衣服，被相公拿住，以为万死不赎。今蒙相公如此大义，释放我等，正所谓恩同再造，德被二天。小人等虽系窃贼，亦晓得知恩报恩的，敢恳相公明示尊姓大名，俾得小人等日后衔结。”海瑞道：“我姓海名瑞，乃琼山县人氏，现在睦贤乡内居住。亦不望尔等报答，但愿你们改邪归正，便似报答我一般。请问壮士高姓尊名？”那王安道：“小人姓王名安，他名张雄。二人都是绿林中朋友，只因家贫，无可谋生，不得已而为此事。如今蒙海相公这番恩典教训，我们自愿改邪归正，再不做贼了。”海瑞喜道：“你等既愿改邪归正，但是无资可做营生，吾当稍有相助。”随将银包解开，每人赏他一锭五两重纹银，道：“你们且拿去做个小营生，觅个糊口之计罢。”

二人看见他如此慷慨，那里肯受，谢了说道：“蒙海相公释放，已自感激了，还敢受赐么？银子是决不敢受的。如今小人们既不做贼，无处安身，情

愿随海相公做个家人，执鞭随镫，也是好的。不知相公肯赐收录否？”海瑞连说：“不敢，君等皆有为之士，岂可屈于吾下。还是拿了银子去找些生理糊口的是。”王安道：“小人们见了相公如此大义慷慨，那里舍得，必要求相公收录。”说罢，跪在地下，不住的叩头，哀哀求恳。海瑞见他们如此恳切，乃扶起道：“你等既欲相随我，但我乃是一个穷秀才，如今要到省城赴科，只恐你们受不得这些苦楚呢。”二人齐道：“但得相公肯赐收录，小人等现有米饭，还可自行预备，不须相公忧虑。”海瑞道：“这个却不能用你的。既然如此，就要听我的话，方才可以相随，不然不敢为伴了。”二人道：“相公有甚的吩咐，小人们无有不依的，求相公教诲就是。”海瑞道：“一不许你等盗劫他人银钱衣物，二不许贪婪，三不许饮酒滋事，四不许管人闲事，五不许赌博。兼之，朝夕俱要在我身旁，凡事俱要公道，不得一毫徇私。此数者，稍有一件不从，吾亦不敢奉屈了。”二人齐声应诺道：“相公吩咐，怎敢妄为？无不凛遵的！”海瑞即改张雄为海雄，改王安为海安。二人此后就改邪归正，甘心服役。次日海瑞便将二人之事，对众友说知，无不服其大义正气，能化偷儿之顽梗。正是：只因正气人钦服，冥顽到此亦生灵。毕竟海瑞这回赴考，可能得中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奸人际会风云

却说海瑞收了海安、海雄二人，会同诸友，渡过重洋，望着雷州进发，并去探望岳母张夫人并张国璧。数载重逢，诉不尽契阔的话。张夫人备了一席丰盛酒筵，一则与女婿接风，二则与女婿润笔，席中备极亲情。夫人道：“姑爷，我看你这回面上光彩，今科必定高中的。”海瑞道：“叨藉岳母福庇，倘若侥幸博得一榜归来，亦稍酬令媛一番酸楚矣。”夫人道：“小女三从不谙，四德未闻，幸配君子，正如蒹葭得倚玉树，何幸如之。”海瑞道：“不是这等说。小婿家徒四壁，令媛自到寒门，躬操井臼，备尝艰苦，小婿甚属过意不去。倘叨福庇，此去若得榜上有名，方不负他呢。”二人在席叙说衷肠，是夜尽欢而散，就在张家下榻。次日，国璧又来相请过去。酒至半酣，国璧笑

道：“吾老矣，恐不复见妹丈飞腾云霄也。”海瑞慰之曰：“尊舅不必过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又岂人所能逆料者乎？”相与痛饮。次日张夫人送了十两程仪，复招往作饯。国璧亦有盘费相赠。海瑞告别，即与诸友起身，望着高州进发而来。舟车并用，不止一日，已抵羊城，觅寓住下。考遗才，却幸高列，在寓所静候主考到来。是年乃是江南胡瑛为正主考，江西彭竹眉是副主考，二人都是两榜出身，大有名望的。这胡瑛现任太常寺卿，帝甚重其为人，故特放此考差。彭竹眉原是部属，亦为帝所素知。二人衔了恩命，即日就道。八月初二日，已抵省垣，有司迎入公署。至初六日，一同监临提调各官入闱。初八日，海瑞与诸友点名进院。三篇文艺，珠玉琳琅，二场经论，三场对策，无不切中时弊，大为房师叹赏，故得首荐。至揭晓日，海瑞名字列于榜上第二十五名。此时报录的纷纷来报，喜煞了海安、海雄二人。那些同来的朋友，没有一个中的。是年庚午科，琼属就是中了海瑞一人，诸友皆来称贺。到了会宴之日，海瑞随同诸年友诣巡抚衙门，簪花谢圣，好不闹热。

过了几日，海瑞就要回家。或止之曰：“兄不日就领咨入京会试，今又远返，岂不是耽延时日？不若莫归，打发家人回府报喜就是。”海瑞道：“不然，古人云：‘富贵不还乡，如衣绣夜行。’今我虽不是甚的身荣，然既侥幸得中，必要亲自谒墓，少展孝意。况拙荆在家切望，岂可因往返之劳，致父母之墓不谒？拙荆倚门，不能睹丈夫新贵之荣颜耶？吾决不忍为此。”闻者无不敬服。海瑞拜谢过了房师，并会过诸同年，即与诸友同伴回琼，一路上好不欢喜，所喜得有以报命于岳母并张国璧也。非止一日，来到雷州。海瑞便要到岳家去拜谒，恐诸友因此耽搁，便令海安持书随诸友回家报知。自与海雄来到张府拜谒岳母。夫人看见女婿得中，喜得手舞足蹈，自不必说。即命家人备酒称贺。海瑞道：“还有舅兄处，亦要走走。”夫人听了，叹口气道：“国璧前月死了，至今停丧在家，犹未出殡。”海瑞听了，不觉放声大哭道：“惜哉舅兄！痛哉舅兄！”连酒都不吃，直望着张府而来，直至灵前，哭倒在地。原来张公无子，只有嫡侄张遂承嗣。此际海瑞哭了又哭，直至张遂来劝，再三慰止。海瑞道：“始以赴场之日，与公叙话，斯时尊大人即惧会死，吾犹以正理慰之，不虞今日果死矣！回忆昔日之言，真乃今日之讖也。不料转瞬之间即成隔世之悲，不见故人，徒增双泪。”说罢又哭，乃取笔墨亲题一律以唁之。张遂看了，不禁泣下。少顷，张夫人着人来请回去饮酒，就请张元来相陪。海瑞心切国璧，是日酒席之间，不能尽欢。

次日，海瑞即欲回琼。张夫人道：“贤婿路上劳顿，昨又过舍侄那边，哀

毁太过，暂且息两天，然后回去不迟，老身还有话说。”海瑞道：“小婿住便住下，只是夫人有话，即请见教。”夫人道：“今喜贤婿高中乡魁，即当赴试春闱。但此去经年累月，小女无人照拂。老身意欲接了小女回来住着，待等贤婿高中，再做道理。一则贤婿心无内顾之忧，二者小女亦有老身照管，你道好么？”海瑞自思：“果是自己去了，家中无管理之人。夫人此话，诚为爱我者也。”遂拜谢道：“小婿屡承岳母提挈，今幸侥幸，怎奈又以妻子带累府上，小婿于心何安？”夫人道：“自家儿女，说什么带累二字？”海瑞再三称谢，住了两天，便拜辞而去。不一日，已到家门。张氏听得丈夫回来，喜不可言，即时相迎。入到中堂，先与丈夫相贺，然后对拜了四拜。海瑞又对着张氏拜了两拜，道：“仆若不得夫人内助，何能用心读书，致有今日？”张氏道：“操持井臼，乃是妾身本分，老爷何必如此说话，折煞妾身也。”海安、海雄也上来参见了。海瑞便将他二人之事，对张氏说知。张氏道：“改邪归正，便是好人，可嘉可尚。”安、雄二人谢了。随有各戚友牵羊担酒，临门称贺。海瑞足足忙了三四日，方才清净了些。随将岳母之意，对妻子说知。张氏自无不允的。夫妻两口，把家中各项托与亲邻看守，一同来到张家。母女相逢，喜不必说。更可喜者，张氏昔日之同伴姊妹，相别数载，今一旦归来，人人都称他做奶奶，其乐可知。

过了两日，夫人便将银子一百两相助海瑞上京使用，即便催促起程。海瑞收拾了行李，带领海安、海雄，一路望着省城而来，一路念着夫人恩惠不置。到了省城，已是十一月时候。海瑞急便即时具呈到藩司处，领那进京水脚。谁知藩司衙门，自有陋规，凡是新旧科举子领取进京会试路费，必要在库科内用些银子，方才得快。若是没有陋规，他们便故意延搁。海瑞那得有银子与他们使用？所以一直候了十余日，还不见有牌悬出，不禁焦躁。若是银子，倒也罢了，惟是咨文十分紧要，若是没有了，便不能前去会试的。时已十二月初旬，海瑞心中好生着急，又不肯使陋规，无奈候着那藩司出府，拦舆喊禀。那藩司得知书吏舞弊，方将银子发给出来，咨文申送到巡抚处，即将舞弊书吏责革不题。海瑞急急到巡抚处，领了咨文路票，立即雇船。此时所有会试的都已去了，欲要自雇一只，又因盘费有限，无奈只得搭了江西的茶叶船前进。暂且不表。

再说那严嵩，自从得了这五十两银子，即时改业，昼夜苦攻诗书，以图进取。未几，闻得朱某某果然登了大宝，改元嘉靖，不觉惊喜欲狂。自负道：“嵩自此只忧富贵不忧贫矣！”是年，学院按临，即便进了学。他本来有点小

聪明，这一回连捷就中了举。此时一举成名，就有许多朋友资助，竟公然请咨上京。他原籍江西，进京又是捷径，不一月，已到皇都。到了三月初九日头场，严嵩在场内外分外精神，三艺俱完。二三场经策，越发得意。谁知嘉靖自登极以来，心念严嵩不置，但是无由可召至。忽阅各省乡榜，看见严嵩名字在上，乃喜曰：“此人今已入彀。吾在豫章时，稔悉此人才学，今已得荐，倘此人若进士点状元，朕有赖矣！”时张斌在侧，亲自听闻记之。次日钦点大总裁，帝以目视张斌，即放张斌为大总裁。斌乃吏部侍郎，亦是江西人，以会帝意，故自一到点名之时，默嘱点名官，暗记字号，并知会房师帘官，要首荐严嵩的卷子。及揭晓时，嵩高中在第九名进士。殿试传胪，亦列高等。到临轩对策，帝大喜悦，钦赐状元及第，即用为翰林修撰，兼掌国子监，一时宠幸无比。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海瑞一则误了日期，二则搭的却是货船，从长江而走，比及到得京都，已是四月。眼看不得进场，住在那张老儿的豆腐店中，即欲回家。海安、海雄齐道：“老爷千里万里，经了多少跋涉，方才来到京都。虽则未得入场，今日空回，岂不费了一腔心血么？不如且在这里老儿店中住下，再宿一科，亦不致抱恨呢！”海瑞道：“虽然住在这里宿科是极好的事，但家中盼望，却怎好？”海安道：“不妨。奶奶如今在老夫人府中，如今有老夫人料理，即使十载不回，亦不用挂心的。况且同年李纯阳老爷新点了翰林，也要在京候了散馆，方才回去。在省时，与老爷最称相知的，即有什么薪水不敷，亦可望他资助，决然不吝的。”海瑞听了，自思二人之言，也自有理。便道：“如此且宿一科，修书回家报知，使他们免得挂念才好。”遂立时修了书信，就挽了传驿递回粤东，转寄琼南。从此海瑞便在京宿科，就在张老儿豆腐店中住下。

再说那张老儿本是南京人，只因少年时到了京都来，娶了一房妻子仇氏。这仇氏自嫁到张老儿手上，并未生男，数载之间，产下一女。却也古怪，不知怎的，当那仇氏生产女儿之夕，只闻天上音乐嘹亮。比及分娩之时，只见异香满室。生下地来，却是带着一个紫色包。加以剖开时，却是一女。因见此异，张老儿知此女日后必贵，却也欢喜，全不以生女为恨。及至七八岁，便生得如花似玉。仇氏略知诗书，恰好这女儿又喜的是文字，不去游嬉，却要母亲教他识字。自己取了个名儿，唤做元春。正是：只因生相多奇异，致有椒房宠信恩。毕竟那元春后来如何大贵之处，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正士遭逢坎珂

却说元春自幼好随着母亲学习认字，却也古怪。他的母亲，不过略识数行而已，惟这元春，不上二年间，竟比他的母亲多识几倍字；却这般聪慧颖悟非常，所以俨然一个女才子一般。每日只管央父亲去买各项书籍以及各家书钞回来细看，不数月，竟会作起诗来。这张老儿看他如此聪明，心花都开了，爱如掌珠，诸事多不敢拗他，虽属小小经纪。家道贫穷，然元春说要那一本书看，他便十分委曲，都买了来与他。再不道这豆腐店的女儿，竟堆了一案的书籍。

其妻仇氏，见老儿过爱得狠，常谏道：“我们如此清贫，有了个女儿，只望他做些针线，添补家计。怎么还顺着他混乱花费钱钞，东一部西一本的，买着许多书纸做什么？我当日亦是父母把我贵气，教我读书识字，只望我后来不知怎的带挈他。后来嫁到个胡经历，不五年我便做了寡妇。此时父母又死了，哥嫂不情，无奈才嫁了你。如今只落得做一个当垆赁春的卓文君。看来女子识字，十个中再没一个好命的。今后再休骄纵惯他，还是叫他做些针线，帮帮家用才是呢！”张老儿道：“这是他小儿女的性情，管他则甚？然做些针线亦是正事。你的女儿，你难道说不得他么？”

说过之后，其母便屡屡止这元春不要读书做诗，做活帮家才是。这元春听了母亲的言语，不敢不遵，便日里帮着母亲做活，夜里稍暇，仍复背地执着书卷，不忍释手的看。

其时元春已是十五岁了，海瑞在他店中住的时节，常常见他。然海瑞是正气的人，虽见了这般如花似玉的美女，却也不大留心他。所以元春见了他也不十分躲避。张老儿看了海瑞这样至诚，常道：“我儿，这位海老爷自从到我们店中以来，再不曾偷眼看人，不曾说过一句无礼的话，况且又待我们这般情义，只如家人爷子一般，你也不必故意躲避了。况且他常在这里住的，要躲避时，奈房子又小，怎么躲避得许多呢？”因有了这句话，元春故此不用故意躲避了。暂且不表。

再说那严嵩自从得幸，常在帝前供奉。帝惟其言是从，惟其计是听，一时显赫无比，此际已为通政司了。他在京建府第，买僮畜婢，娶了两房夫人，又终日与张志伯在外面卖官鬻爵，广收贿赂。他的家人严二，自称为严二先生，在严府门下很得主子重用；而严嵩亦倚之为爪牙，算得心腹家人。这严二便倚着主子的权势，在外边重利放债，苛剥小民。这京都地方，最兴的是放官债并印子钱。何谓印子钱呢？譬如民间有赤贫的小户，要做买卖，苦无资本，就向他们放债的借贷。若借了一千文，就要每日摊匀若干文，逐日还他，总收以利加二为率。每日收钱之时，就盖上一个私刻的小铃记，以为凭据，就叫做印子钱，其利最重。贫民因为困乏，无处借贷，无奈为此，原是个不得已的事。这严二就干了这门生意，终日里便去放印子债。人家晓得他是严府得用的家人，那个敢赖他的？所以愈放愈多，得利不少。

是年京城大旱，粮米昂贵。张老儿生意又淡，兼欠下地税，奉官追呼，迫如星火，正在设法借贷。一日，张老儿送豆浆到严府里来。此刻严二正在门房上坐着，看见张老儿双眉不展，没情没绪的，因问道：“老头子，我见你这几天眉头紧皱，却到底为甚事来？”张老儿见问，叹了口气道：“不瞒二先生说，这几日竟开不得交了，所以愁闷呢。”严二道：“你家口有限，靠着这老店，很够滋藉，怎么说开不得交？难道官债私债被人催逼么？”张老儿道：“正是为此。近来米粮昂贵，店里生意又甚淡薄，所赚的都不敷用。在往时，还有十余伙客在我们店里住，如今竟没有，只得一位海老爷，又不在店中吃饭，主仆三人自开火的，不过每月与我一两的房税。如今地税又过限，府里公差日日登门追呼，又没处去借贷，所以烦闷呢。”严二笑道：“这些地税，有甚大事，要这样烦闷？”张老儿摇首道：“不是这般说。我们经纪的人，若欠了钱粮，那府里提将去，三日一比，五日一卯，只怕这老屁股经不得几下大毛板呢！”严二道：“如此利害么？何不向住房的先讨过些房租抵纳，也免得受苦呢。”张老儿道：“说来好笑，我在这都城，开了二十年的客店，不知见过了多少客人，从没有见过这位海老爷如此怪吝的呢！”严二道：“他既是个老爷，想必是个有前程的、要体面的人，怎么这般怪吝？”张老儿道：“他不是有职缺的人员，乃是广东的一个穷举子，又没运气。是前次进京会试的，走得迟了，来到京中，已是四月，过了场期。又不肯空走一遭，是以在我们店中住下宿科。不独银子有限，可怜他主仆三人，衣服也不多得两件。这位海老爷外面这一件蓝布道袍，自到店来就不曾离了身上一日，至今还是穿着呢！他与翰林李老爷是个同年乡亲，每到院里去，都是这一件衣服，即此就可以

见得。只是他为人诚实，再不多一句话的。却也介廉，自到店来水也不曾白吃过我们一口，如何便向他开口呢？”严二听了，便不觉大笑起来，道：“这样的穷举子还想望中么？罢了，我看你是一个老实的人，值了这样急迫之候。我这里借与你几两银子，开了这个交如何？”张老二听得严二有银子肯借与他，恰如坐监逢赦的一般，满面堆下笑来，说道：“二先生，你老人家是个最肯行善的，若肯相信，挪借几两银子，免我吃苦呢！这是再造之恩，利钱多少，子母一并送还就是。”严二道：“我的银子是领了人家来的，亦要纳回利息与那主儿的。只是每两扣下二钱，加三行息，一月清楚。若是一月不能清，偿利就是。”

张老儿听了，自思八扣加三的银子，如此重利，是用不得的了。只是事属燃眉，舍此更无别法可以打算。自忖不过吃些亏，一个月还了他就是，好过明日吃棒，终然拖欠不得的。且顾了这眼前，宽了一限，再作道理。打定了主意，便向严二道：“这是本应的，但得二先生肯借，我们就顶当不起了。不知二先生肯借我多少呢？”严二道：“你要借么？十两罢。”张老儿听得肯借十两，除了几两交纳，还剩得几两充充本钱，一发好得很。便道：“这就是二先生相信得很呢，小老不知将何以报大德？”严二道：“周急之事常有，亦不用你报答，只要你依期交还就是。若要银子时，可即写个借券来，我就有银子给你的。”张老儿道：“小老不晓得怎么写法，求二先生起个稿儿，待我照着写罢。”严二道：“这个使得。”便引了张老儿到房内，自己磨墨饱笔，写了一纸借券稿儿，自己读了一遍，随与张老儿观看。张老儿连忙接来一看，只见上写着：

立借券人某，现在某处。今业某生理某店，只因急需，无法挪借。蒙严某慷慨，代挪纹丝银锭十两。每两每月加息三钱。以一月为限，依限子母交还。如有迟误过限，另起利息，并本计算。今欲有凭，立券为照。

嘉靖某年 月 日立借券某的笔。

张老儿看了，却不解得后面这两句。只道是一月不还，又与一月利息的意思。随执笔照着写了，一字不曾增减，画了花押，复递与严二观看。这严二接了借券笑道：“果然一字不差的。”遂收了券，随在床上枕畔，取了一锭来，交与张老儿手上道：“这是八两头，除了扣头，共算十两。这是上足成色的元丝锭儿，你亲自看过。”此际天色将昏，张老儿略看了一看，便纳于怀

中,说道:“好的,你老人家是个至诚的,那里还有伪假的银子呢?”千声“多谢”、万句“蒙情”,出门而去,满心欢喜,一直望店中而来。

时已将晚,只见妻子怨道:“怎么去了这半天?可怜那府里两个公差又来呼唤,不见你,被他狠狠的骂了一顿。好言语还不肯走,说是堂上十分严,催得紧,明日扫数了。若是不纳了这项银子,恐怕带累他们,他们是难做情的。这般说,竟坐着等你同去见官呢。亏了海老爷并两位管家小哥,费了多少唇舌,方才劝了他去。已经约了明日一早清款。你却不知在外边做些甚么,到这个时候才回,却不知家里了。”张老儿道:“你不必操心,我有主意在此。包管明日有银子上纳就是。”不住的微笑,只管叫取晚饭来吃。其妻埋怨道:“偌大年纪,全一些不知忧虑。四处无门可贷,还在那里说梦呢!”张老儿道:“这不是梦,是实话。你不信,我把件东西你看看。”遂在怀里拿出银子来,放在桌上,道:“这都是梦话么?”妻见大喜,也不问银自何来。夫妻大喜,用过夜饭,一宵无话。次日张老起来,要将银子到银号里交纳,找回些来充本。及至到了银号内,那银号的人看了,说声:“不好的!”把张老儿吓呆了。正是:只因以己忠诚处,今日方知中奸谋。毕竟张老儿怎么了,且看下回便知。

第九回 张老儿借财被骗

却说张老儿听得那银号的掌柜说银子不好,心中大惊,呆了半晌说道:“怎么见得是不好的?”那掌柜的道:“这明明是夹铅的,外面用银子包皮,这就是不好的,休要强辩。难道我们当了这一辈子库号,还不认得么?”张老儿此际无以自凭,只叫得苦,便三脚两步走出了银号,望着严府而来,要寻严二的晦气。比及到得严府,问时,那严二跟随严嵩入朝去了,又不知几时才回。没奈何,只得在对面一家门首蹲着等候。自怨不小心,有了这项银子都不看过,却上了人家的当。倘若不认,这怎么好?又想着严二是个大有作为的人,料然是被人家骗了的,却不是故意与我的。且看他昨日这般好心看承我,他决不肯不认的。只管在那里胡猜乱想,足足等到午时,方才回

来。

这严二随着主子马后，早已一眼看见了他，更佯作不曾见到，随着主子进去了，故意不出来。张老儿是送惯豆浆的，所以府中的人也些许相认得，但逢出来的，便问严二先生在里面做什么？或曰：“他如今现在上面伺候爷的饭，饭毕还要帮爷签押发稿。几多事情，哪里得空闲出来？你要见他，只可明日来罢。”张老儿道：“小老要将一件东西交还与他呢。既是差事不得空，敢烦尊驾代为交与如何？”这人道：“使不得。他的性情是最古怪的，我们同辈差不多都不与他交谈。你有什么东西，且待明日当面交与他罢。”说毕，各有事去了。这老儿只得又在门首等了许久，天色差不多要晚将下来，肚中又饿，方才走回店中。

刚入店门，只听得里面几个公差的声音，在那里大惊小怪的说道：“躲得去的不成么？”张老儿此际无奈，走到里面，对那一众公差道：“不躲的，我来了。”公差见他回来，骂道：“真是个顽户，怎么走了去躲着，这时悄悄回来？料道我们去了，所以走回来吃饭。睡到天明，一个黑早就走了。这个方法，是你拖欠钱粮的伎俩。如今我们却不管你有没有，我只带你到堂上去面回官去！”便一手揸着张老儿的胸膛，扯住便走。张老儿慌了，大叫：“且慢且慢，有话慢慢商量。”他的妻女都来相劝，公差哪里肯依，只顾乱拖。彼此相嚷，却惊了海瑞也来劝。公差道：“海老爷，你不要管这闲事罢。”海瑞道：“列位且息雷霆，容我分说，不合再任你们发落就是。”内中一人道：“如此且略松一松手，谅他也走不上天去，且听海老爷有什么说。”公差听了，才放了张老儿。海瑞道：“张东家，这是钱粮，不是私债，该早日打算，亦免得有今日。你如今且说有什么打算呢？”张老儿叹道：“列位又那里知道我这样委曲？银粮的欠项，那有不上紧的道理。如昨日我去了这一天，也是为着此项。不知用了多少唇舌，才向一家财东借了八两银子。回家只望今日去号里交纳，谁知是夹铅的，即找原主回换，又怎晓得银主就偏偏有事，不得空闲，连面也不曾得见，直等到这时候才回。大抵要明日方能够回换呢。烦列位再为宽限一日如何？”公差叹道：“亏你几十岁的人，说出这样孩子的话来！你又不是三两岁的孩子，怎么银子都不看一看好歹，就竟收了去号里上纳。这话哄谁？”张老儿道：“不是我说谎，列位不信，待我拿出来与你们观看便知。”遂向腰间取了那锭假银出来，放在桌上。众人看了，只冷笑不肯相信，反说是故意借此假的推却，便问道：“这银是哪里借来的？我们却还要问你一个用假银的罪名呢。”张老儿道：“那不干我事，现在原主在呢。”

公差道：“你说银主是谁？”张老儿道：“不是别人，就是新通政严府的家人严二先生借与我的。”公差听了叹道：“这就怪不得你说了！你好端端的，却向这人借贷？这严二是扬州人氏，做了半世的光棍，在这北京城里，做过了多少次数的犯案，也不知几回的了。后来打听得严府权势，他便投在严府充做家奴。他并不姓严，本唤李三尖。‘严二’这两个字，是主人改的呢。如今你上了当，也不用到那里去换了。若是换时，他决不肯认的；还说是主人赏他的银子，你白赖他，立时回了主人，将个帖儿，送你到兵马司去，还要吃他二十大板、一面大枷呢！我们目见过数次的。你这晦气的，休想去换，只得快些打算完纳罢。”张老儿听了这一番言说，不觉紧皱双眉，舌头伸出唇外，半晌缩不进去，叹道：“我真要死也！”说罢，哭将起来。妻女闻知，亦不禁泣下。海瑞在旁叹道：“那有这样的人，这便如何是好？”张老儿到了此际，夫妻两口面面相觑，呆呆的立着，形如木偶一般。公差们又要作威。海瑞看见如此，心中也觉可怜，便相劝道：“列位不必如此，钱粮一项是不能拖延的。如今他又着了骗，又无门可贷，在下情愿暂为代纳，不知要多少银子才够呢？”众人道：“既是海老爷有这番好心，连我们的茶东，共是四两五钱银子就够了。”海瑞道：“如此，容易得很的。”遂急急回房，取了四两五钱银子来，替张老儿代纳。公差接了银子，反复细看了一回，收了，说：“多承海老爷了，俺们改日再会。”一齐拱手出门而去。

张老儿看见公差去了，便率妻女到海瑞面前叩谢。海瑞连忙扶起道：“东家不必如此，些须小事，何必介怀。”张老儿道：“若非老爷见怜，今日被他们拿了进去，免不得吃那老棒呢。但不知将什么报答你老人家哩！”夫妻两口千恩万谢的，自不必说。

到底张老儿心中不服，到了次日清晨，就到严府来等那严二。到了早饭后，方才得见。严二问张老儿道：“你送豆浆来的，这时候来此何干？”张老儿便将昨日事情告知，便把银子交还。那严二故意作色道：“你今却又来了。我的银子上是人赏下来的，怎么说是假的？休再说了，被人听见了笑个大口呢！”张老儿道：“明明是二先生的银子，我们做买卖的人怎敢相欺？现有某银号银匠及公差人等可以作证。”严二大怒道：“胡说，好丧良心的人！你被人催迫得紧，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怎么样的哀恳我，方才借这银子与你，把官钱还了，剩下做了资本。怎么还要赖捏我是假银，这还了得！别个可以入你圈套，却不想我是什么人？快快回去打算还了我罢，否则回了我家老爷，只怕你受不得这些苦呢！”一顿骂得张老儿哑口无言，含着一眶

眼泪，只得仍旧拿着假银出了严府。一路上好不气怒，走到店内，妻女连忙来问是怎么样了。张老儿顿足捶胸，指天划地的骂道：“丧心的千家奴，竟不肯认，还拿话来吓我呢！”元春道：“父亲过于忠厚，一时被他骗了。他这般居心的，哪里还肯认帐？只索是自家倒运就是。”张老儿道：“虽是这般说，不久就是一月限期，倘若他来讨时，却又作何究竟？总要设法方好呢。”元春道：“倘彼来讨时，还请那位海老爷对他说说。或者以理喻之，庶获免偿，亦未可定。父亲年老，有限精神，不必过于忧虑，且由他。”

张老儿虽则口中应允，心内实是忧焦，日夕烦闷，竟然染起病来。元春对父亲百般宽慰，延医服药，只是不应。元春衣不解带，日夕侍奉。张老儿道：“我本来没有什么病症的，只因忧虑所致，如今也不用服药了，只是恐这奸奴来催账呢。”元春道：“纵然他来讨账，看见父亲这般卧病在床，料亦不至十分催逼。”张老儿听了不言，心中自思：“到底是我女儿看得透彻，即我欠他的债，看我这个光景，谅亦见原。”于是心中稍稍宽慰。

又过了十余日，已是一月期满。严二看张老儿久不送豆浆至，访知是染疾，也不介意。及至到满，亦不见张老儿到来偿债。等了两天，就忍耐不住，遂到店里来。张老儿听得严二亲到，便急忙扶病而出。严二道：“今已满限两日，怎么不来还银？反要劳动我来亲讨么？”张老儿道：“岂敢相劳二先生玉趾。只是我近日染了病症，不能步履，连生理也做不得，故此豆浆许久不曾送到府上，二先生谅亦知道。前蒙相借的银子，只因有事不得打算，还望二先生宽限，待下月并利息子母一齐奉还就是。”严二听了怒道：“怎么，偌大年纪的人，作事这般胡混？当初原说过一月清还的，怎么又说下月？有这些推延！我实对你说，我严某领了主人的银子出来放债，官府借的，不是一万，就是八千，至少三五千，都是八扣三分，三月为期。若是零星的小意思，就一月一清，那个不是这般的！偏你这老儿，就有这多古怪，拿过银子，过了两三夜，又说是假，什么夹铅夹铜，想来骗我，幸我不上你的当。如今却又说患病，不能生理，要推下月，利息又不与一毫半丝。难道借了人家的银子，推说有病，可以不用还的么？”张老儿忙忙谢道：“不是这样说。只因小老是个做经纪的人，若是闲住了手，便歇住了口，连三餐也不敷给，从那里还有银子来还？二先生你这人原是个最善心的，不念别的，只可怜我老病缠綿，高抬贵手，宽限一月。那时就怎么样，我亦要送还的，再不敢说是推延的话。”严二道：“你当初说什么话来？”张老儿道：“果然，初时说是一月清楚的，实不虞染病，还望二先生原谅，则小老感激不尽了。”严二那里肯

依，即时乱嚷起来。元春母女在后面听得，知事不好，无奈走了出来，代张老儿哀恳。这严二一眼看见了元春，不觉失了三魂，散去七魄，一双邪目，盯在元春身上。正是：利心还未息，邪念又兴来。毕竟严二看见了元春如此出神，怎么说，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严家人见色生奸

却说严二忽然一眼看见了元春，如此美貌，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不觉神魂飞越。呆了半晌，遂把怒气全消，反怒为喜，便道：“贤母女请起，这不干你们的事，我自与这老狗算账。”仇氏道：“二先生，且息雷霆之怒，容我母女一言。拙夫为着钱粮催迫，不得已向二先生告贷，得蒙救援，已自感激不浅。其初心本拟即当如限归赵，孰料天不从人，偏偏这老者又患起病来，连豆腐也磨不得，半月来坐着在家，睡着在床的。百凡需费，典尽衣衫，这两天连吃的也没了。心中实在为着这项银子，只是有心无力，悚惕不安。故欲哀求恩宽一线，乞二先生再宽限一月，必当加利奉还的。”说罢又要跪将下去。严二用手挥令起来，说道：“你的言语还带着三分道理，也罢，看在你母女面上，暂且宽缓展限一月。只是此际他又病着，没银医治，做不得生理，那里赚钱还我呢？自古道：‘为人须到底’。也罢，我这里尚有几两散碎银子，只索兴与了你罢，可将来医治，早日做回生理，免得临时又要累你母女呢。”说毕，频以目看元春。元春被他看得慌了，低着头走进里面去了。仇氏却不敢受这项银子，呼之不应，又赶不上，只得权将银子收贮，戒老儿切勿浪费了，又要费一番张罗。老儿看见如此光景，因念严二初时这般狠恶，如今却这般好意，真是令人猜摸不着。只是身子困乏得很，也管不得许多，走到床上睡下不表。

再说仇氏对元春道：“这位严爷，甚属古怪的气性，先起就如狼似虎一般，令人不敢犯颜。不知怎的，后来这样好说话，又把银子相助我们，真是令人不解。”元春道：“母亲，我看这严二蛇头鼠眼，大非善良之辈。且看他适间言语行为，可以知其大概矣。故意卖弄他的好处，特将些银子在你我

面前卖好，却又把个天大的情分卖在我们身上。这却是歹意，其居心实不在十两银子呢。”仇氏道：“这也不要管他，只是欠他便还他的就是，理他做什么。”

不说仇氏母女猜疑，再说那严二见了那元春，就满腔私欲，恨不得登时把元春抱在怀中，与他作乐。只碍着他的母亲、父亲在旁，不敢启言，故将计就计，竟把一个绝大的情分，卖在他们母女身上，故意将银买好。一路上思慕不已，及至回来，呆呆的在门房里坐，连饭也不要吃了，便走上床去。合眼便见这美人在前，把他的心猿意马，拴系不住。自思：“我于今有了个啖饭之处，幸而弄得如此大财，也算得人生一大快事，只是不曾娶过妻子。我若得这老儿的女儿为妻，也不枉了我严二这番经营了。只是我的年纪老了，他的儿女，我看他不上十六岁，怎肯嫁我？我看这也是虚想的了。”一回又想到：“我将多金为聘，谅张老头子这个穷鬼决不会不肯的。一百两不肯，我便加几倍，不怕他不肯。”再复又回思：“我混了大半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受了多少苦楚，才有今日，怎么为着一个女子，便把雪花白的银子轻易花去了？到底是银子好。”那吝啬之心生了，就把爱美的念头抛下。谁知不一刻，那邪念复起，又想到：“有了银子，没有悦人的妻，也是枉然的。我好歹都要弄他到手，才得我心愿了。”却不舍得银子，便翻来覆去的，在床上思量妙策。忽然想起一条计较，说道：“是了，是了！”连忙爬起身来，将张老儿的借券取来，详细审视，看到那一十两这个“一”字，不觉拍掌笑道：“谁想我这头妻子，却在这‘一’字上头呢。”拿起笔来，改了一个“五”字，便是五十两。笑道：“五十两加上十两利息，一个月便是六两，若隔得三个月不去催他，这就可以难着他了。”主意已定，把借券收好，便上床去睡。从此竟将这一项事情暂时按下，以至美人的心事也权时收拾，专待他日用计。正是：放下一星火，能烧万仞山！

暂将严二之事按下，又表那张老儿之病，心事略宽，渐渐的便觉愈了，惟是恐怕严二前来逼债。不想过了一月，亦不见他来，自己放心不下，故意前往严府中来。见严二此际却大不相同，不特不提及银子，而且加倍相敬，又请他吃饭饮酒。这老儿却尚未解其意，只道他行好发财的人物，不计较这些零星小债，千恩万谢的去了。回来对妻女说知。仇氏喜欢不过，说道：“这该是我们尚有几分采气，不致被逼，看来他也不上心这些银子。如今且将铺子开张，做回生意倘得有些利息，大家省俭了些，还他就是。”元春叹道：“母亲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父亲一时之错误，借了他的银子，故

彼得以此挟制于我。先日汹汹到门，便辄白眼相加。父亲虽有千言，而怒终莫解。及儿与母亲一出，向彼哀恳，而严二则双目注儿，不少转睛，复时以眼角调情。儿非不知者，惟是既在矮檐之下，非低头莫过。故不得已立母之后，以冀能为父宽解。岂料奴才心胆，早早现于形色，目视儿而言。临行又特以金帛弃掷娘侧，恣意卖弄，实怀不善之心也。故儿特早归房，诚亦杜渐防微之意。今彼不来索债，而反厚待于父，其意何为，母亲知否？”仇氏道：“你却有一番议论。但吾未审其实，汝可为我详言之。”元春道：“母亲诚长者。父亲欠他的银子，两月未与他半丝之息，况当日也曾责备严词。今何前倨后恭，其意可想。儿实不欲言，今不得已为母亲言之。夫严氏之反怒为德者，为儿也。”仇氏道：“汝何由知之？”元春道：“娘勿多言，时至即见。”仇氏也不细究，只知终日帮着丈夫做活而已。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过了两月。张老儿此际也积得有些银子，只虑不敷十两之数。自思倘若二先生到来，我尽将所有付之，谅亦原情。不期再过两月，亦不闻严二讨债消息。张老儿只当他忘怀了，满心欢喜，只愿竭力营生。直过了七个月头，每见严二不来，心中安稳。此际已无一些萦念，安心乐意，只顾生理。忽一日，有媒婆李三妈来到。仇氏接入，问其来意。李三妈先自作了一番寒温之语，次言及儿大当婚、女大当嫁之事。仇氏道：“我家命中无儿，只有一女，今年已是一十五岁了，尚未婚配人家。倘奶奶不弃，俯为执柯，俾小女得个吃饭之处，终身安乐，亦感大德无既矣。”李三妈道：“你我也不是富贵人家，养下女儿，巴不得他立时长大，好打发他一条好路，顾盼爹娘。只‘配婚’两字却说不得的。”仇氏道：“男女相匹，理之当然，怎说这话？”李三妈道：“大嫂，你有所不知，待我细说你听。但凡你我贫家，养了女儿，便晦气够的。无论做女儿在家的时节，一切疴痒皆关隐痛。及至稍长，则恐其食少身寒，又复百般调养。迨及笄之岁，一则愁无对头之亲，二者恐有失和之事，此为父母者，养了这一件赔钱货，吊胆提心，刻无宁息。迨至出嫁后，始得安然。可知养女之难，而出嫁之非易也。今见人侄女年已及笄，却又生得一表才貌，谅不至他日为人下贱，故老身特为侄女终身而来的。”仇氏道：“很好，我正要央挽你，你却自来，岂不是天赐其便么？小女今年已长成一十五岁了，正要挽人说合亲事。今得妈妈至此，大合鄙意。倘不以小女为可厌，就烦略一吹嘘，俾他日有所归就，皆为妈妈所赐矣。”李三妈乘势说道：“目下就有一门最美的亲事，但只怕令爱福薄，不能消受耳。”仇氏道：“小女荆钗布裙，但得一饭足矣，又何敢过望？”李三妈道：“非

也。女生外向，又道贫女望高嫁，亦料不定的。今有内城通政司严府掌权的严二先生，他要娶一房妻子，不拘聘金。我想严府如今正盛，这位二先生家资巨万，相与尽是官员，那一个不与他来往？若是令爱归他家，就是神仙般快活呢！今早二先生特唤我去吩咐，立找一头亲事，年纪只要十五六岁的，才得合式。我想令爱人品既称双美，年纪又复合式，正合他意，故此特命老身来说。倘若大嫂合意，写纸年庚交与老身带去，是必撮得来的。”仇氏问道：“你说二先生，莫非就是通政司署中严爷的家人么？”李三妈道：“正是。怎么你也晓得？”仇氏道：“他曾与我老儿有些交手，故此认得。”李三妈道：“既是有相与的，最容易的了。到底大嫂之意若何？”仇氏道：“女儿虽则是我生的，然到底是他终身大事，不得不向他说知。妈妈请回，待老身今夜试过小女如何声口，明日回话就是。”李三妈道：“这个自然，只是那二先生性气迫得紧呢。大嫂今夜问了，明日我来听信就是。”仇氏应诺，李三妈便作别出门而去。

不说李三妈去了，再说仇氏三脚两步，走到元春房中，便将李三妈的言语，对他备细说知。元春听了，不觉呆了，大叫一声：“罢了！”遂昏迷过去。正是：预知今日，悔不当初。毕竟元春气昏了过去，不知还能活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张仇氏却媒致讼

且说元春听了仇氏这一番言语，不觉气倒在地，唬得仇氏魂不附体，慌忙来救。急取姜汤灌了几口，良久，方才醒转来，叹道：“儿果知有今日也！”仇氏道：“终身大事，愿否皆在吾儿心意，何必自苦如此。”元春叹道：“母亲真是泥而不化者也。今严二先使媒来说亲，从则免议，却则逼讨前债以窘我也。如此将何以解之？”仇氏听得，方才省悟，急来对张老儿说知。老儿道：“怪不得他几个月头都不到我家来问债，却预先立下这个主意。我虽是个贫户人家，今年偌大年纪，都要靠着女儿生养死葬的。这贼奴如今现在严府，若是我女儿嫁到他家，就如生离死别一般。正所谓‘侯门深似海’者，

欲见一面是再不能够的了，怪不得他呢。”仇氏道：“女儿亦是为着如此，故心中不愿呢。”张老儿道：“且自由他。他若到时，只索回绝了他就是了。”仇氏道：“不是这般说，只因你欠下他的银子，你若回绝了他，只怕他反面无情，却来逼你还债呢。”张老儿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自不必说的。他若逼我们还债，我就拼了这条老命，只索偿了他罢。”仇氏道：“你休要拚着老命去撞人家，还是打算还他好。”张老儿道：“你休烦恼，我有主意。”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李三妈次日又到张家店内来讨回信。仇氏道：“小女尚小，今年与他推算，先生说是不宜见喜，说要过了三载之后，方可议婚，故此有妨台命，罪甚之至。”李三妈听了，不觉两颊通红，心中好生焦躁。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李三妈冷笑道：“昨日大嫂说的话，怎么都改变了，是甚么缘故？我昨日已将你的言语回明严二先生了。他叫我今日来讨实信，并问要多少聘礼。昨日定议这般说，你到了此际又说这些话头，都不是弄送我么？这却使不得！”仇氏道：“昨日妈妈到此，我原说要求吹嘘为小女议配的。迨后听得妈妈说有了这门好亲事，斯时不禁狂喜，故即向小女说知。奈小女于前月请了一个极有名的先生，唤做冯见，十分应验的，把他八字一算，说是今年命犯红鸾，更带羊刃，不宜见喜。否则必有血光之灾，更兼不利夫家。昨夜始知，故此不敢应允，非是故却，祈望原情。”李三妈冷笑道：“昨日这般说得好，今日忽然变卦，还有许多言语支吾。我也不管得许多，只是回覆二先生去，看他怎生发落就是。”悻悻出门而去。

一径来到严府门房里面，寻着了严二，便将仇氏推却之言，备细告知。严二满望成就这件亲事的，今忽闻此言，恰如冷水浇头一般。正所谓：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此际严二不禁大怒道：“这老儿好不知好歹，倘不收拾他，何以消得我这一口气！”乃对李三妈道：“相烦你再走一遭，说我如今不想娶他女儿，立即要他把券上银子还了我就罢。如若不然，只怕他到兵马司处吃不起棒呢。”李三妈见他发怒，不敢怠慢，即时应允。急急的来到店中，对仇氏说道：“我说是你要害我捱骂，如今你却吃苦了。”仇氏道：“怎么累你着了骂语？我却怎么吃苦呢？婚姻大事，岂是强为得的？且说来我听。”李三妈便将严二要他立即还银子的话，备细说了一遍。仇氏道：“我家不过是穷了，借他十两银子，他便欲以此挟制于我。这也不妨，自古道：‘讨得有，讨不得没有。’如今我们现在在这里开店，又不曾拖他的，任他怎么利害，也要凭个礼性。为什么以此制人？我只不服！就烦你去回覆他，

说我家欠了他的银子，自然还他。若说是婚姻之事，却不烦饶舌了。”李三妈见仇氏说得如此决裂，也不再劝他，带怒而去。比及见了严二，又加了些说话。严二听了不胜之怒，叱退李三妈。自思：“仇氏如此可恶，我必显个手段叫他看看。”便即时走到兵马司衙前，请人写了一纸状词，并那张老儿亲笔借券粘了在内。到署内寻着了兵马司的家人，说了原委。他们当常差的，都是一党之人，便满口应承，说道：“二哥的事，就是弟的事一般。待等敝上人回来的时节，送了上去，批发过了，立即拘来追缴。”严二听了，不胜称谢而别。

却说这兵马司指挥姓徐名煜邦，原是广东人，由进士出身，现受今职。管门的名唤徐满，当下受了呈状，专待徐煜邦回署呈送上去。少顷，喝道之声来近，果是徐公回衙。徐满即忙相帮下了轿子，入到内堂。只见徐满走到面前，打了一个千，说道：“奴才有下情，要求爷恩准。”徐公道：“有什么事情，只管说来。”徐满道：“是严府的家人严二，因被张老儿赖了他些许银子，故此有个禀呈来到，要求爷代他追理。”说罢，遂将那状词呈上。徐公一看，只见状词上写的是：

具禀人严二，现充通政司署严家人。为赖欠不还，乞恩追给事：原小的随主到京，数年以来，叠蒙恩赏，积有银子五十两。有素识之开豆腐店张老儿借去，言定一月还清，每月三分起息，过期利息加倍。此是张老儿自愿，并非小的故意苛求。兹已越五月而不见还。小的家有老母，年届八旬，皆藉此养赡。今被张老儿吞骗，反行骂辱，情难哑息。只得沥情匍叩台阶，恳乞赐差拘追给领，则感激洪慈靡既矣。沾恩切赴大爷台前，作主施行。计粘张老儿亲笔借券一纸呈审。

嘉靖年 月 日稟

徐公看了问道：“这是你的相好朋友么？”徐满道：“小的在京，随着爷日夕巡查，哪里衙门的人不认得的？况且他在严通政衙门走动。闻得这严二乃是嵩爷心腹的家人，求爷赏他主人一个情面，恩准了状子，批准追理。将来不独严二爷感恩典，即严通政亦感爷的盛情。乞爷详察。”徐公听了道：“我却不管得情面不情面的，但我今当此职，理宜主管此事。批准出差唤来，谁是谁非，当堂一讯，清浊分判矣。”遂提起朱笔来在状尾批道：

具禀是非，一讯即明，着即拘赴案质讯。如张老儿昧良赖欠，

亟应追还，并治之罪。如虚坐诬。

粘券附词，批发出去。那经承凛遵批语，立即缮稿送上。徐公看了票稿，打了行字，仍旧发出。该房即便缮正送进。徐公立时签押讫，发了出去。差役领了朱票，即时来到张老儿店内提人。恰好张老儿正在店中打那豆腐皮，突见两个差人手持朱票走进店来。不分清白，只说得一声“有人告你”，便一把扯了张老儿出门而去。张老儿不知为何事，急忙问道：“二位，到底我犯了甚事，你们前来拿我？要说个明白，我方去呢。”差人道：“你休要装聋作哑！你欠了严二的银子，你却不还，如今他到兵马司衙门告你赖欠。我们大老爷准了他的状子，现有朱票在此，你还推不知么？”张老儿听了，方才醒悟，说道：“既有朱票，烦你取来观看如何？”差人道：“你偌大年纪，想必晓得衙门中规矩。快些拿利市来，好开票你看。”张老儿道：“这个是本应的，但这次不意而来，手头未便。烦你与我看了，改日相谢如何？”差人道：“也罢。说过多少才好上账，谅你是欠不得我的。”张老儿道：“区区微意，二钱罢？”二人不肯。又加上一钱，差人还不应允。张老儿道：“官头，你老人家总要见谅。只索送你五钱银子就是。”方才应允，把票子打开，递与张老儿观看，只见上面写着道：

五城兵马司指挥徐，为差追拘讯事：现据严二禀称“小的跟随家主通政司严在京数载，屡蒙家主赏赐，致积有银子五十两。有素识之张老儿，现开豆腐店生理，称因缺本，向小的贷银五十两充本，约以一月为期。兹越五月，屡讨弗偿。张某欺小的异乡旅家，以为易噬。只得匍伏台阶。叩乞拘追给领”等情。据此，除批具禀，是非一讯自明，候差拘赴案质讯。如果张老儿昧良赖吞，亟应追给，并治之以罪。如虚坐诬。粘卷附词在案外，合行拘讯。为此票差本役，即速前去豆腐店，拘出该张老儿带赴本司，以凭当堂讯追。去役毋得缓延，藉票滋事。如违责革不贷。速速须至票者。原差任德、张成。

嘉靖 年 月 日承发房呈司行 限一日销。

张老儿看了说道：“是了，这是你们不错的。我与你们去就是了。”于是三人同来到衙门。任德即时具了带到的票呈，里面批了出来，随堂带讯。任德、张成二人便小心伺候，自不必说。

再说那仇氏，正在里面与女儿闲话，急急出来，只不见丈夫。只有几个

邻人在店中说道：“张老儿到底为什么事情，致被拘摄？”仇氏听了，方才知道，便急急赶来打探。正是：无端风浪起，惹起一天愁。毕竟仇氏赶到衙门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徐指挥守法严刑

却说仇氏听得丈夫被官差拘去，便没命的走到各处探听丈夫消息。却原来未知影响，逢人就问，恰如疯了的一般。幸遇着了对门的刘老四，问起情由，方知张老儿现在兵马司署内。仇氏即便来到署前，却又不肯直进，只得在外面东张西望。恰好张成出来，看见喝道：“你这妇人，在此东张西望的，到底为甚么？”仇氏道：“我是豆腐店里张老儿的妻子，闻知丈夫被拘在此，故来看看丈夫的。”张成道：“原来你就是张老儿的妻子。你丈夫现在班房内候讯，不便放你进去。你若要看他，明日再来。他不过欠衙门些钱债细故，不必大惊小怪。”说罢竟自进去了。仇氏听了，方才明白，只得转回家中，对女儿说知。元春听得父亲被系，放声大哭道：“我想父亲今日之苦，皆因为我所致。如今捉去，不过是要还银而已。也罢，孩儿受双亲深恩，怎忍见父吃苦？母亲何不将儿卖了，得银还了此项，免得父亲受苦。不然，那严二暗中行贿，致嘱官吏，那年老多病的人怎生受得这般苦楚？诚恐一旦毕命囹圄，则儿万死不能赎其罪也！”仇氏道：“儿不必如此。我想钱债细故，官府也不能把他老者怎么样委曲呢。待等明日，做娘的前去探听如何，再作道理。”多方劝慰，元春方才收住眼泪。这一夜，母女的忧愁，笔墨难以尽述。

且说是日午后，徐公升堂，吩咐张成把张老儿带上堂来，问道：“你这老儿，偌大年纪，怎么昧良吞赖人家的血本，是何道理？”张老儿叩头道：“小的果是欠了严某银十两，并无五十之多。今严二因说亲不遂，挟恨浮理，以此挟制小的是真。”徐公道：“欠银就是欠银，怎么又说起婚姻事来？难道严二要与你做个亲家，亦不辱没于你。其中显有别故，你可将始末从实招来！”张老儿叩头道：“事因本年五月，小的欠了官租，无处措置。严府是小的惯送豆浆的，严二所以认得。小的因提及追呼之事，严二一时慷慨，许借小的

银子十两，实则八扣，每月加三利息，一月为期，期满子母缴还。此际小的迫于还税，只得允肯，即时立券，严二收券发银。时已天黑，小的携银归家，不及细看。比及次日到银号里还税，将银一看，乃是夹铅的。此际小的即赶到严府回换，奈严二不见。直候至第三日，始得一面。此际严二立心撒赖，那肯认错。还说他的银子是上人赏与他的官宝，那有官用夹铅银子的道理？把小的詈骂一番，还说要将小的送来老爷处打腿枷号等语。小的此际无以自明，只得回家。比及到门，公差喧嚷。幸得店中住寓的那位海老爷看见，一时慷慨，借了几两银子，才得把房税清楚。至期严二就来讨债，此时小的就为这项银子，忧思成疾，卧于床上，连豆腐也磨不得，那有银子还得？严二在店中大声嚷骂，立要讨偿。此际小的妻女，都来求恳。岂料严二心怀私念，就时假卖人情，不特不来讨银，反将一小锭银子放在小的家中，说相助小的衣食药费，如今银子现在家中。从此严二一连五个月头，都不来讨偿。于三日前忽遣李三妈来小的家中说亲，要娶小的女儿为妻。想女儿今年才得一十五岁，那里配得严二？所以小的不允。孰料触怒了严二，复令李三妈来说：若是不允亲事，便要立即还银。故此到老爷台前冒告是实。”徐公道：“你说来虽则如此，但是你现有借券在此，怎么说是浮理？”张老儿道：“小的亲手书券的时节，是十两数目，如今券上不知多少写的？”徐公道：“现在是五十两呢！”张老儿道：“天冤地枉，这是哪里说起！必然是严二故意改写，以此挟制小的了。求老爷详察。”徐公道：“真假皆当质讯明白。换了严二到来，浊清立分矣。”吩咐将张老儿带候差馆候质，遂将一通名帖，差了张成到严府提取严二到案相质，即便退堂。

却说张成拿了徐公的名帖来到严府，恰好严二正在门房上坐着。张成便走上前去，唱了一个大喏道：“严二先生，我们是兵马司那里来的，有话儿要面见大老爷，就拜烦相传一声。”严二不知就里，接了名帖，便即来到内宅。时严嵩正退朝回来，在书房内看稿。只见严二手持一个名帖，走近身边说道：“兵马司徐爷，有名帖到候，并差人有话面说。”严嵩接过帖来一看。只见上写着：“年家眷晚生徐煜邦顿首拜。”严嵩看过道：“他与我素无来往，今日差人至此何事？只管传了进来，看他有甚话说？”严二领命，立时传了张成进内。张成连忙叩头，嵩唤起来说话。张成道：“小的奉了家老爷命，有帖子请安。二者因为尊管严二爷，昨日有状子到本衙门，控追豆腐店张老儿银两。本衙业已将张老儿拘到，即时审讯。奈张老儿不服，称说只欠十两，并无五十两之多，非对质不足以服其心。故本官特差小的到府上说

明，要请二爷过去对质。”严嵩听了笑道：“原来如此，这是应该。”便吩咐严二道：“你既告了人，如今要去对质，即随该差前去就是。原帖带回，代我请安。”严二不敢不遵，便与张成叩谢了，随即出府而来。暂且不表。

只说仇氏探听丈夫审过，押在差馆，听候质讯。自思严二势大，倘若徐公徇情，如何是好？便与元春女儿商酌。元春道：“母亲所虑极是。如今两造打官司，一则要有钱，二来要情面。他那边是财势俱全的，我们只怕吃亏呢。想那海老爷，十分卫护我们，如今何不向他求个计策？倘幸而超脱，也未可知。”仇氏道：“微汝言，我几忘之矣。”于是母女一齐来到客房，见了海瑞，备细将丈夫的情由，对他说知，并要求他拔救。说罢，母女跪在地上，叩头不起。海瑞连忙把仇氏扶起说道：“尊嫂不必过礼，此事尚容酌议。如今尊夫不过是候质而已，总之缴足十两银子，还了他就是。”仇氏道：“欠债还钱，固是本该的。只是目下没有银子，如何是好？况且严府上的人，财势俱有。倘若徐公受了人情，却不把拙夫难为么？”海瑞道：“不妨，这位徐爷本是我的乡亲，我常与他来往的。也罢，待我到他署中，把你丈夫的真情对他说明，求他格外施恩于他罢。只是银子是要缴的，你家却又没有。我尚有二十余两银子在此，只索借十两罢。当日这锭假银子并非严二放下的银子，都要一并拿去缴了，如此情证俱有，自然严二无能为的。”仇氏听了说道：“前日官税又累了海老爷代垫，尚未偿还，如今又怎好再取老爷的客囊呢？”海瑞道：“这个不妨。你可拿了那日前的两项东西来，立即与你前往就是。”仇氏母女再三称谢，便将一锭假银，几两碎银，一并交与海瑞。海瑞就在箱内取了十两银子，一同包好，别了仇氏母女，命海安拿了名帖，一径望着兵马司署而来。

且说徐公上衙门方回，门上的传进海瑞的帖子来，说是亲拜。徐公即令开门延入，彼此相见，略叙寒温。海瑞道：“小弟今日之来，特有一事相求乡台作情者。”徐公笑道：“海兄，你我乡亲，怎么说了客套的话出来了？岂不令人笑煞呢。”海瑞道：“不是小弟之事，乃为他人之事，理应如此。”徐公道：“到底为何人之事？只管说来，弟无不代为尽力。”海瑞遂将张老儿告贷严二之银始末对徐公说知。徐公道：“吾昨日堂讯张老儿之时，也亦疑到严二改写券数，故此特令人到通政司要了那厮前来对质。帖子已去，谅不久便到。想奸奴如此肆虐，这还了得！小弟是个不避权势的，须要办他。”海瑞道：“现在假银碎锭在此。如今小弟代张老儿还缴十两，一并带来了。”即唤海安拿来与徐公观看。徐公叹道：“再不料奸奴如此，言之令人发指。”遂

吩咐家人，将三项银子立时交与张老儿，叫他到对质时拿来呈缴。海瑞道：“仰蒙乡台照拂，如弟身受也。”徐公道：“不是这般说，小弟生性最好角锄奸去暴的。”海瑞谢别而去。

少顷张成来报，严二业已唤到，请爷示期带讯。徐公听得严二唤到，即吩咐各役在大堂伺候。少刻升堂，徐公坐在公座上，吩咐先带严二上堂。严二来到大堂，见徐公打千请安。徐公大怒道：“怎么见了本司不跪？那里来的偌大的家奴？”吩咐左右揸下去，先打五下脚拐。两旁答应一声，把严二揸下，重重的打了五下。严二叫痛连声，只得跪下。徐公道：“你控告张老儿欠你五十两银子，可是真的么？”严二道：“怎么不是真的？现有张老儿亲手书券为据，求爷详察。”徐公笑道：“张老儿欠你十两银子是真的，这是原券上的银子数。那实在的银子，却是夹铅的，难道本司不知么？”严二道：“银子真假，张老儿难道不认得？况且事隔三日，方才来换，便可概见矣。”徐公道：“可又来，既说是五十两，怎么又只赖尔一锭？这还有什么辩处？”严二不服。徐公即唤左右带张老儿上来。

须臾张老儿到堂。徐公问道：“你的话有无捏骗？今日对着本司质证。”张老儿便将严二如何起意借银，如何逼债，如何遣媒来说亲事，备细说知，并将三项银子呈上堂去。徐公道：“严二，你的假银子现在此处，至于放下买好的银子亦在此处。你还有什么说？”严二道：“假银不在今日言之。这几两银子，是我一时可怜，故此帮他的。难道有什么不是么？”徐公大怒道：“你在本司面前，如此矫强，其横暴可知。本司要先办你一个假银骗陷，恃势挟制的罪名。”吩咐取大枷过来，先将这厮枷示通衢，然后再行申办。严二听得要枷他示众，急忙叩头说道：“求爷恩典，容小的剖诉。”正是：人心似铁非为铁，官法如炉铁铸熔。毕竟严二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三部堂同心会审

却说严二听得堂上吆喝，要取大枷来，将他枷号。那时严二慌了手脚，无奈叩头哀乞道：“小的借银与老儿，本非歹意。今蒙老爷枷号，则主人之

面目何存？恐于理不顺。”徐公喝道：“该死的奴才，自知有罪，却不自悔，动辄以主人权势吓人。别个可以被你吓得，我徐某既奉圣旨来守职，惟知执法如山，再不肯半分徇私的。你恃着主势重利放债，律例峻严，自应按议。何况又以假银坑陷贫民，加写券约，种种不法，言之令人发指。本司只知照公办事，分毫不苟。”吩咐左右：“快将大枷来！”各差役答应一声，急急将顶大极重一面大枷，抬到堂阶，看时约有一百斤重。徐公喝道：“来给我快些上了！”须臾之间，把严二上枷。徐公亲执朱笔，标判枷由。写着：

五城兵马司指挥枷号恃势骗陷犯人一名严二示众。

枷号三月，限满另办。

发仰正南门示众。

枷子上颈脖，严二此时无可奈何。徐公吩咐将严二发出去。这张老儿只许缴银八两，另有假碎各银，均交库吏收贮，判毕退堂。书吏领了赃银进内禀道：“老爷，适间枷号严二，固属情理均有。但伊主严嵩现任通政，威权正盛。今老爷将他家人按律严办，不无忌恨之念。老爷既已秉公办理，即当申奏朝廷方是正理，庶有质证，望老爷详察。”徐公听了点头道：“非汝言，吾几忘之矣。须要通详方可冀邀代奏，如此汝可即速缮详文送阅，以定行止。”书吏应诺，即到外厢连夜书缮详文，立即送入。徐公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

五城兵马司指挥徐煜邦为奸奴恃势斯压赤贫，业已审实，特详以期俯察事：窃照南城张老儿开张豆腐小店，一向守分。夫妻无子，只有一女，年将及笄。父母三口，相依为命。

迨因本年张老儿店中生意淡泊，拖欠地税，屡奉严催。张老儿无以为计，忧焦莫解。适送豆浆前往严府，而严二素日认得张老儿，见其面带愁容，偶尔询及。张老儿备将始末罄诉。严二即佯为慷慨，许借银子十两；约以八扣加三，一月清还。张老儿迫于交税，明受重刑，希图应手，即日书写借券，交严二收执。时已日暮，严二故以假银相授，张老儿不暇细验，即将银袖回家。次日即至银号兑纳。孰料该银夹铅，系严二有心坑陷。此际张老儿既不能上纳国帑，复又受骗，随即赴府寻觅严二回换。而严二预知隐匿，使张老儿欲见无由。直至第三日，始得见面。严二即责以不早来之词。张老儿并述不得见面之由。严二正在行计之秋，那里便甘易换，说银是通政赏赐，焉有假夹之理。原以张老儿贫老无依，嗟

肥混赖为词，将要面禀严通政送司究办。

张老儿本乃市佣，忽闻此言，如稚子乍闻轰雷，心胆俱裂，只得抱憾而归。甫及店门，而公役追迫之声喧阗一室。正在无可如何之处，恰值住居客人见其情景难堪，不忍见彼狼狈，特捐囊代纳税项。

迨至期满，严二即到逼讨。时张老儿亦因欠债无偿，忧思成病，卧床闭铺，自治不暇，妻女枵腹，奚能及偿？故严二得肆詈骂，百般索诈。张老儿妻仇氏、女元春，见严二追逼，遂面恳稍宽期限。严二偶见元春美貌，便欲共赋桃夭。先自包藏祸心，立宽期限，复以碎银相助，佯为慷慨而去，实盖欲藉此以买好于仇氏母女也。迨去后五月不来，实有预算。旋遣李三妈为媒说亲，而张老儿夫妻以为其女与严二年纪不当，坚执不允。严二怒，复遣李三妈致词，称说如不允婚，即要还银。窃将借券加改一十两为五十两，欲藉多欠以为挟制之术，前来控追。经职唤张老儿到案，再三研讯，所供不讳，明无遁词。随即唤严二赴质，经张老儿面证其非，所有假银并碎银等项，当堂呈缴。而严二恃势不服，违抗堂判，实属目无法纪。忖思京都会至大，岂容此等奸奴作恶，将来必至效尤。又查律载“家主作官，失约家奴，致作奸犯科，罪止军徒者，主照失检律革职”。今通政严嵩，身为通政大员，不能觉察一家奴，遂致坑陷良民，抗藐地方官员，实属不能防范，有亏职守，理合查照国律按议。其家奴严二合问议恃势剥民重例，杖一百，发口外宁古塔充军。其家主照滥职失约律，照例革责。理合先行具禀。完台察夺。除已将严二枷号候办，合行详候完台察夺施行。特此申详。

右申

五城都察监察御史王

嘉靖 年 月 日 兵马司徐煜邦

书吏把缮稿呈进，徐煜邦看了，立时书了行字。书吏即刻缮正送进用印，立时申详到监察道处。这监察道御史姓王名恕，原是山东临城人，由进士出身，历任部属，特授今职，最是一个忠直之臣。见了详文，即时收了进内，批道：

如果严二不法，重利剥民，并用假银陷害贫户，大干功令，仰即严究历来所犯次数，录供详报，候具奏请旨定夺。先将张老儿保释，如质讯，再行传唤，毋得滥行羁押。粘抄并发。

这详文一批，发了兵马司，敢不领遵。即命张老儿取保回家候讯，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王恕即日具本奏知。嘉靖帝看了本章，私付道：“严卿为何失察家人，致被有司参奏？”这是国家定例，碍难辗转，遂朱批道：

通政司严嵩，有无纵容家人滋事，着三部大臣，秉公确讯具奏。如虚坐诬，先将该指挥承审缘由录报，候旨定夺。

旨意一下，三部大臣领旨，即来请严嵩赴质。看官，你道三部大臣是谁？小子说来。兵部尚书唐瑛，刑部尚书韩臬，太常寺卿余光祖，这就是三部大臣。明朝定例，凡有在京大小官员作奸犯科者，皆传三部会讯。当下严嵩听得有旨，发到法司衙门候勘，不禁惊恐，埋怨道：“这奴才好没来由！有限银子，怎么闹出这般大事来，连累于我。既今奉旨，不得不去。”遂换了青衣便服，来到三法司衙门。恰好三位大臣升堂，严嵩只得低声下气的报门而进。正所谓：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严嵩既进了大堂，只见三位大人端然坐于座上，严嵩只得上前行参。韩臬道：“通政司少礼，请厢房少坐，有话再来相请。”嵩揖退。少顷韩臬吩咐左右，将人犯带上堂来。须臾，张老儿、严二俱已带到，跪于堂下。韩臬吩咐把枷松了，然后问话。左右立即把枷脱松，仍带严二上堂跪下。韩臬道：“你就是严二么？”严二叩头道：“奴才便是严二。”韩臬道：“你身充通政司家人，自有吃着，何故重利放债，假银骗陷，改写借券，藉制贫户？复敢勒索人家闺女，这就罪不容诛了。你可知死么？”严二叩头：“奴才并不敢索赖良民。借银图利，这是有的，求大人参详就是。”韩臬道：“既是奴才，哪有许多银子借与人家？敢是在外勒索人家的么？”严二叩道：“这个奴才怎敢？此项银子，乃是家主平日赏赐的。”韩臬道：“哪有赏赐得许多？我也明白了，必是你家主交与放债的是真，你却于中侵易，故意骗人，可是的么？”严二道：“家主身为大臣，焉敢放债图利？还望大人详察。”韩臬看见严二口供太坚，不肯成招，便令带了下去；遂唤张老儿上堂，细问一遍。张老儿就照着前供直禀。唐瑛听了，想一想，便向韩臬耳边称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韩臬点头，便令把张老儿缴的假银并碎银二项呈了上堂。又唤左右，请严嵩说话。

须臾嵩至。唐瑛道：“通政不合与银子这奴才放债，故有今日。如今这锭假银，严二坚供是通政原兑银子，说这般如此，只恐有累足下矣。”严嵩只道真是严二所供，乃作揖道：“在下原有些须银子，交与严二生息，俾其藉此养贍，并非图利肥囊，那有假银之理？只是奴才自行换易是真。列位大人，休听此人慌供。”韩呆道：“银子现在这里，足下可看一看是原物否？”遂将假银递与严嵩观看。严嵩接着看了笑道：“那里是在下的？即在下的银子交与此奴手上，俱有字印。列位大人不信，可即令此奴来面证可也。”韩呆便令取过严二上堂。严嵩一见大怒，骂道：“该死的奴才，私用假银，还敢赖我？我平日交与你的银子，皆有字印的。为什么在各位大人面前诬主？”严二听了不知所以，含糊应道：“爷平日交与小的银子，果有字印的。此锭无印，乃是张老儿换转了的。”唐瑛听道：“是了，是了，你主是个高官，那有这项假银来？都是尔换了的。”遂请严嵩方便，随即令左右将严二仍复上了长枷，把张老儿释放回家，吩咐退堂。

三位大人商酌，要将严嵩容纵家人出本放债字样，具本申奏。唐瑛点头道：“如此甚善。”三人遂联衔上本入奏。嘉靖看了，心中偏袒着严嵩，乃亲批本尾云：

严二借主放债是实，干连家主，殊属有因。此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者也。朕已洞悉其情。兹着将严二枷号三个月，期满杖释，以警将来。严嵩着革职留任，以示失察之咎。张老儿免议。钦此。

旨意下了，三部大臣只得遵旨发落。正是：世上无财不为悦，朝内有人好做官。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大总裁私意污文

却说圣旨一下，三部大臣只得遵旨办理。严嵩奉诏革职留任，严二枷号不题。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觉又过三个月余。其时严二业已松枷，复

回严府，严嵩亦开复原职。惟严二挟恨张老儿，时刻要寻事陷害，所恨无隙可寻，暂且隐忍。

又说元春见海瑞屡次有恩于父，心中十分感激。时对父母说道：“海老爷在我们店中，将近住了两年。父亲屡屡受他大恩，自愧我们毫无一些好处报效，心中甚是过意不去，如何是好？”张老儿道：“海老爷是一个慷慨的人，谅亦不在此。只是我们须记在心上，好歹报一报他的大恩就是。”一日元春偶见海瑞足上的鞋子破了，便对父亲说道：“你看海恩人的鞋子也穿破了，我意欲亲做一双送他，聊表我们的心，以为报恩之意。不知可否？”张老儿道：“如此甚好，亦使他知我父女的心。”便即时到街上去，买了鞋面上等南缎、丝绒布里等项。买齐回家，交与元春。元春道：“父亲可到海老爷房中，寻他一只旧鞋来，做个样子，大小不致失度呢。”张老听了，急急走到海瑞房中，见了海瑞道：“海老爷，我意欲与你老人家借件东西，不知肯否？”海瑞道：“你老人家要什么去用只管说来。”张老儿道：“小老看见老爷云履十分好样，意欲借一只去，依样造双穿穿，不知肯否？”海瑞道：“这有什么要紧？”便亲自取了一只旧鞋，交与张老儿。张老儿接过鞋来，就揖道：“改日送还。”遂相别，直拿到里面交与元春。元春便收下。次日照着式样，把缎子裁了四页鞋面，亲自用心描绣。不数日已经绣起，果然绣得如生的一般。又将丝线滚锁好了，随又拿白布裁砌成底，不数日业已告竣了。是日将新并旧一齐递与父亲送去。张老儿接鞋一看道：“我儿果然做得华丽。”既便欣然手舞足蹈，急急的到街上买了一盘馒头，回家将一个盒子盛了，送进客房，见了海瑞，纳头便拜。海瑞不知其故，忙挽起说道：“老人家，此礼何来？”张老儿道：“小老屡屡蒙老爷恩庇，无可为报。昨小女亲绣朱履一双，送与老爷穿着，聊表寸心而已！”海瑞道：“不过略为方便，何足为念？又劳姑娘费心，断不敢领惠。”张老儿道：“小女区区薄意，岂足为敬。老爷如不肯赏脸，使小老合家不安。”海瑞道：“既蒙你父女一番心意，在下只领一只足矣，余者决不敢领。”张老儿笑道：“鞋是一对的，哪有受一只之理。”海瑞道：“我本不敢收的，只是你老人家一番厚意，故此不得已收下一只，以为他日纪念。”张老儿道：“收下一只，也就罢了。只是这几个点心，还要望老爷再赏脸如何？”海瑞道：“受了鞋，这就够了，点心是决不敢领的。”张老儿再三央求，海瑞决不肯领。张老儿无奈收回。海瑞受了这一只鞋子，看见果然刺绣得好，玩视良久，收置箱中。暂且按下不题。

却说严二一心挟恨着张老儿，恨不得一时寻事陷害于他。适值嘉靖有

旨，要选宫妃。凡有人间美女，俱着有司送京候选。这旨意一下，各省钦遵，纷纷挑选，陆续进京，自不必说。严二听了这个消息，满心欢喜，自思此恨可消矣。遂将元春名字面貌令画工绘了，就假传严嵩之意，送到大兴县来。那大兴县姓钟名法三，见了画图，吃了一惊，说道：“天下那有这样的美女子，真天姿国色也！”遂即时来到张老儿店中，把张老儿唤了出来，倒把张老儿吓了一跳，战战兢兢的出来跪着。知县道：“闻得你的女儿生得美艳，当今皇上，亦已知道。现有画图发下，着本省前来相验。可即唤出来，待本县验过，好去覆旨。”张老儿道：“小女乃是村愚下贱，蒲柳之姿，怎能配得天子？”知县道：“这是皇上旨意，好好叫他出来一看就是。”张老儿不敢有违，只得进里面把元春唤了出来。元春大惊失色，只得随父亲出来，见了知县，深深下拜。知县定睛一看，果然勾人魂魄。说道：“果与画图上不差。今可随了本县回署，令人教习礼仪，待等香车宝马送进宫去，管教你享不尽富贵。”就即吩咐左右，立唤一乘小轿上来，将张氏先送进署去。张老儿那肯容去，急急唤了仇氏出来，一齐跪在地下哀恳。知县那里肯，吩咐速速上轿，如违以抗违圣旨定罪。张老儿不敢再抗，眼巴巴望着女儿上轿而去。知县押后而行。仇氏哭倒在地，反是张老儿再三劝慰。时海瑞亦来相慰道：“二位不必悲泣，令爱具此才貌，此去必伴君王的。二位就是贵戚，富贵不绝的。况他是奉旨来召，纵是哭留，也是无用。”张老儿听了，方才渐渐止了哭泣，只得安心静听消息。正所谓：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再说元春被知县喝令左右强扶上轿，来到内署，幸有知县夫人为他宽慰。元春自思薄命红颜，今已至此，亦不悲泣了。知县大喜，立时令人制造香车宝马以及锦绣衣服。忙了半月，诸事停当，此时元春亦习熟了见君的大礼。钟知县便来见内监王恺，将元春来历备细告知，恳托王恺代奏。王恺应允，乘便奏知。嘉靖大喜，即命王恺以官车载入内庭。果见元春生得如花赛玉，虽西子、太真无以过之，龙心大悦。令备宴在西华院，与元春欢宴。是夜，帝与元春共寝，十分欢喜，次日即册为贵妃。令内监持千金赐与知县，将张老儿钦赐一品，仇氏为承恩一品夫人，另有彩缎、黄金、玉璧等项，赐赏甚厚。此际张老儿乍膺显爵，又得钦赐许多东西，竟不知所措，惟有望阙几叩而已。又来叩谢知县。钟法三看他是个国戚，急急开门迎接，备极谦厚。张老儿道：“小女若非大老爷，焉有今日！此恩此德，何时可报？”知县道：“岂敢，此是娘娘洪福，与仆何干？但是国戚，向有定制。公今既为贵戚，自当珍重，旧业合行弃却矣。”张老儿道：“大老爷吩咐，本当从命。但是小店尚有

一位海老爷在店中，住了二载有余。今一旦改业，岂不撇下了他？”知县道：“这是客人，那里住不得？何必介意。”张老儿道：“不是这般说。这位海老爷虽是个客人，然有大恩于我家者也。今得富贵，岂忍弃之？”知县道：“既是恩人，不忍相弃，就留下这店与他居住就是。大人与夫人，可到敝衙来住。待等造了府第，然后迁去便了。”张老儿应诺，告别回店，将此事对海瑞说知。瑞曰：“这是本该如此。但宝店物件太多，只恐在下一时不能照拂，若有遗失，心中过意不去。况且场期在迩，会试后即便言旋。久欲迁住别店，恰好相值，就此交还老大人便了。”张老儿道：“如此岂非是老拙故意推出恩人么？这却反为不美。如今恩人且再屈些时，待会试后再去不迟。若今日迁去，人皆说我负心人也。”再三强留，海瑞只得住下。未几便是场期，海瑞打点会试，自不必说。

再说是岁会试大典，嘉靖帝钦点几贤大臣为大总裁。你道那几位？大总裁通政司严嵩，大总裁礼部尚书郭明，副总裁兵部侍郎唐国茂，副总裁詹事府左春坊胡若恭，提调官兵部侍郎王琅，监试官太仆寺卿沈蔚霞，巡风官光禄寺卿应元，监试官内阁学士刘彬。内帘同考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朱卓云，翰林院检讨伍相，刑部主事刘瑾，工部郎中李一敬，户部郎中果常，给事员外郎白亮祖，太子洗马邹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吕知机，侍读学士胡湍，太常寺少卿陆和节。外总巡察官：步军统领一等承恩齐国公张志伯，左卫都指挥开国诚意伯刘椿。其余在事人员，不必多赘。

到了三月初六日，各官入闹时，严嵩是个大总裁，自然另具一番模样，各官俱不心服。严嵩与众人大不相能，所以各怀异向之心，暂且不表。到初八日，各省举子纷纷入闹，海瑞亦到贡院，点名已毕，各归号舍。初九日五更就出题目：

首题：《大学之道》一章。次题：《君子务本》一节。三题：《足食足兵》一章。诗题：《赋得春雨如膏》得速字五言八韵。

题目一下，各举子潜思默想。海瑞更不思索，一挥而就。头一个交卷，就是姓海的。到了二场，五经文论，海瑞作的十分流利。三场策问，亦中时弊。海瑞自付今科幸或获售，亦未可定，遂在店中静候放榜。再说海瑞的卷子，是朱卓云首荐上去，三位总裁俱称叹不已，以为会元非此卷却再没有第二卷可得的，金谓宜置第一。惟严嵩怀恨妒忌，自付他们看我不上眼，我是个正总裁，主政在我，我却偏偏不中他，遂在卷上面故意弄了油脂在上面。到揭

晓日，四位总裁都在至公堂上，共议五魁，三位都说此卷可以中元。惟严嵩摇头道：“不得，不得。”众问何故。严嵩道：“列位还不曾看见么？你看上面沾有油脂，这却不得越例的了。”郭明道：“这是我们里面沾了的，却不与举子相干。若是自行打污的，收卷官就有证明，房师也不荐上来了，岂可因此屈了此人之才！”严嵩道：“但看其文理尤甚平常。”竟不中之。故意将卷子撇开，另取别卷抵换。正是：功名皆命定，偏遇丧良人。毕竟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张贵妃卖履访恩

却说严嵩心怀妒忌，要显自己利害，故意把共荐的会元卷子撇了开去，另换一卷上去抵补，把榜放了，故此海瑞名落孙山，无情无绪的，不禁长叹。海安道：“老爷不必如此。今科不得高中，明科再来就是。”海瑞道：“功名得失，固不必怨。但此刻盘费都没有，如何归家？”海安道：“昔日张老儿贫困时，老爷屡捐客囊相济。如今他已富贵了，何不向他略借百余两，以作路费？下科赴考带来还他就是。”海瑞道：“你们那里知道，张老儿到底不是读书的人。今者偶因女儿乍富乍贵，我却向他借贷，则平日护卫他的心事，也尽付之流水。况我曾有言说过，会试后便迁居的。如今名落孙山，复有何颜再与伊人相见？迁居之后，再图归计。你二人可到外边寻觅旅店，迁了出去，再作道理。”海安不敢多言，便去寻觅旅店不题。

再说张老儿因女儿乍得富贵，此际就有许多官员与他来往，这一日是那一位大人相请，那一日是那一位尚书部堂邀饮，所以无一时空闲时节。这仇氏亦不时到宫里伴侍女儿，那店中并无一人往来。海安寻着旅店，便来说知。海瑞看见张老儿不来店中，遂做一书札，以为留别之意。其书云：

萍水相逢，竟成莫逆。三载交契，自谓情殷。诸承关注，感荷良深。更喜天宠乍加，椒房亚后，贵勋之庆，欣慰故人。瑞命途多蹇，仕路蹭蹬。两科不售，徒有名落孙山之叹。今议图归计，故以暂别东道主人。近因老丈贵务纷纭，不获面辞。所有店中什物，俱

已照点，如数封志完固，并请邻人眼同点齐，封锁店门，以候翁归检点。所有厚恩，统俟将来衔结可也。定期归日，另当躬亲拜辞。专此布达，并候升祺不一。

晚生海瑞顿首

海瑞把书信写了封固，另将房内什物，逐件开注明白。命海雄请了左右邻人来到，告知备细，并请他们眼同检点一次。什物各件，交付清楚，随与邻人告别。一竟搬到东四牌楼旅店住下，徐图归计。比及张老儿回时，海瑞已经搬去两日。邻人备将言语告知，张老儿不胜赞叹其忠厚。及进里面，看见了遗札，自悔不该前日到某人家去饮酒，以致不能与海瑞恩人一饯，深以为恨。暂且不表。

再说元春既蒙恩宠，贵掌椒房，然时刻念着海瑞之恩，未尝须臾忘报。这一日看了新科进士录，却不见海瑞的名字，叹道：“何斯人之不偶也！他的才学以及心术，慢说一名进士，即使状元亦不为过，怎么偏偏名落孙山，这是何故？想起当日我父母被严二强迫之时，若非海恩人相救，焉有今日之荣，受恩岂可不报？但恐他看见榜上无名，即议归计，我纵在皇上面前提掣他也是枉然的。”左思右想，忽见仇氏进宫而来。元春便问道：“母亲，近日海恩人在店中作何景况？”仇氏道：“他见榜上无名，竟迁去了。临别之际，你父亲不在店中，他便邀了左右邻人到店内，将他房内所有的物件，逐一公同查点明白交付了，然后迁去，又不说是迁到哪里。及你父亲回店，始知备细。又得见留别书札，只言不日就要起程，再来面辞等语。我想此人真是个诚实君子，来去分明，真是令人起敬也。”元春道：“不独诚实，而且义侠。我家若不得他卫护，只恐此时你我不知怎生样子了。只可惜他中不得一名进士。我如今却有心要弄顶纱帽与他，只是不知他还在京城否？”仇氏道：“以我料之，此人必不曾去。”元春道：“母亲何以知之？”仇氏道：“海恩人说话，是一句只说一句的。他书中曾言有了定期，亲到辞行。若是回去，必来我家辞别的。今不见他来，是以知其必不曾去。但是京城地方如此宽阔，东西南北，不知他住在那间店儿里面。况且他是个最沉潜的，在我们店中住的时节，你也见的，无事不肯出门少立一回。就是他两个家人，亦不许出外走走，如此实难寻觅的了。此是你有此心，而彼无此机会也。”元春道：“只要用心访寻，那有个寻访不着之理？我想起当日在店中，曾做了一双绣鞋相送与他。他只受了一只，以为日后纪念。此时我亦将这一只收拾好了，如今现在什袭之中。明日我只唤一个内监，拿了这一只绣鞋，在各门内呼

卖鞋子。只是一只，再没有别人肯买的。若是有人呼买，就是海恩人了。此却最妙的。见了海恩人之时，我另有话说，叫他在此候着。我却在皇上面前代他弄顶纱帽，亦稍尽你我报恩之事。”仇氏道：“岂不闻古人云：‘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非丈夫。’这两句说话，你我正当去做呢。”元春点头称善。到了次日，元春唤了个内监名唤冯保，吩咐道：“我昔年在闺中，绣有一双鞋子。及后失了一只，再没心神再做了，如今这一只尚在这里。我意欲命汝袖了此鞋，悄悄的出了宫门，到街坊上去，只将这鞋叫卖。若有人叫买，你便卖了他，但只要问那人姓甚名谁，即来回我，不得张扬，自有重赏。”遂将一只鞋子交与冯保手。

冯保接鞋叩谢，悄悄的出宫而来，一路上逢人便叫：“卖鞋！”人人看见是一只鞋，只管叫卖，个个掩口而笑，都说他是呆的。冯保一连走了两日，却不曾遇着一人叫买。直至第三日，在宫中吃了早饭，却从东四牌楼这边走出来，亦是一般样叫唤。暂且按下。又说海瑞自搬出了张老儿店来，终日思想归计。只是没有银子，如何回得粤东？意欲向同乡亲朋告贷，自念交游极少，只有潮州李纯阳在翰林院内。就是徐煜邦在兵马司任内，其缺亦是清苦。余者都没甚来往，怎生开口求人？又念妻子在家必要悬望，谅此时亦已得见新科录了。知我落榜，不知怎生愁闷呢！自思自想，好生难过。无奈只得往李纯阳处走走。

刚出门来，恰好遇着冯保，手拿一只绣鞋叫道：“卖鞋！”连声不断。海瑞看见，就愣了眼，猛省道：“这一只鞋，我好像见过的一般，是了，是了，不错的！就是张老儿的令爱相送与我的。此际只收了一只，现在箱子内。如今这一只，怎么落在这人手上？谅必有个什么缘故。待我唤转他来，再作道理。”便急赶上前去，叫道：“买鞋，买鞋！”唤了几声，那冯保方才听见，回转头来，问道：“相公你要买鞋么？”海瑞道：“正是。请到小店议价如何？”冯保暗中欢喜不迭，遂随了海瑞，来到店房坐下。冯保问道：“相公，果是要买么？”海瑞道：“果然要买，不知此鞋一只，还是一对的？”冯保见问，心中疑惑，因给之曰：“一对，那有一只卖得钱的道理？”海瑞道：“如此不合式了。”冯保急问：“何故不合式？”海瑞道：“在下也有一只，与尊驾这只相同，故此要买，若说是一对，只恐剩了你的那只，岂不屈了你的么？”冯保问道：“原来相公也有一只么？乞借一观，可相像否？相公意下如何？”海瑞道：“这又何妨？”便令海安开箱，取了出来。冯保接过手来，将自己的+并，就是一对儿所出的，丝毫不错，因暗暗称奇；喜意浓浓的说道：“相公，这一只果然与在

下的合式，想又都是一手所出的了。怎么只有一只？倒要请教呢。”海瑞道：“这一只鞋儿，却有个大大的缘故呢，待我说来你听。”便将始末备细说了一遍。

冯保听了，始知原委，因问道：“相公高姓尊名？”海瑞说了姓名。冯保听了道：“原来就是海老爷，失敬了。如今在此久居的呢，还是暂寓的呢？”海瑞道：“本拟即归，只因缺乏路费，难以走动，故而迟延至今。左思右想，郁郁无聊，只得散步，往李翰林处走走。刚出门来，偶见此鞋，因而触起旧日之情。请问驾上，这鞋儿却从哪里得来的？乞道其详。”冯保道：“说来话长了，我有几句话儿，你试猜一猜看。”海瑞道：“烦说来，待在下试猜中否？”冯保朗吟道：

家住京城第一家，有人看你赏官花。
三千粉黛归吾约，六院娥眉任我查。
日午椒兰香偶梦，夜深金鼓迥帘纱。
东君喜得娇花早，故伏甘霖夜长芽。

吟罢，海瑞道：“猜着了，莫非驾上是宫内来的么？”冯保道：“怪不得你们读书的这般利害，一猜便猜中了。我直对你说，咱家不是别人，乃是内宫西院的司礼监。昨奉张贵妃娘娘之命，着咱家拿这鞋子出来叫卖。说是有人要买，就要问了姓名，立时覆旨。却原来皇家娘娘受过老爷大恩的，故此着咱家前来密访，想是要报老爷的恩了。老爷可住在这里，听候咱家的信，自然不错的。”遂即告别起身，回宫而来。见了张妃，跪下说道：“娘娘，奴才为主子访着了。”张妃便问：“访着什么？”冯保道：“容奴才细奏。”便将如何遇海瑞，叫唤买鞋，逐一说知。张妃听了道：“是了，是了，不错的。你可认定了他的住址么？”冯保道：“奴才已经认得了，故此回来覆旨。”张贵妃道：“你明日可将他那只鞋儿拿来我看，我自有话说。”冯保应诺。

次日天明急急起来，连早膳也不用，一径来到东四牌楼，到海瑞房内，彼此相见了。冯保备将张贵妃要看绣鞋一节，对海瑞说知。海瑞道：“谨遵台命。”乃起身取出来，交与冯保手，带回宫去。冯保大喜，作别而去。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知冯保将鞋拿进宫去，张贵妃怎么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海刚峰穷途受救

却说冯保取了鞋儿，急忙来到宫中，见了张贵妃，将鞋儿呈上。张贵妃看过，果是原物，乃吩咐冯保道：“你可去传我的话，称他作‘海恩人’。请他暂且安心住下，旬日之间，必有好音报他就是。”冯保领命，复到海瑞店中，口称：“海恩人老爷，娘娘见了鞋儿，认得是自己原物。叫我来对恩人说暂且安居。旬日之间，自有佳音相报等语。”海瑞谢道：“下士乡愚，有何德能，敢望娘娘费心？相烦公公代奏，说我海瑞多承娘娘锦念，已是顶当不起，焉敢再虚清怀！善为我辞，则感激不尽矣。”冯保道：“咱家娘娘是个知恩报恩的人。老爷只管宽心住着，咱家告辞了。”海瑞送出店门，冯保又叮咛了一番，方才回宫覆命不表。

元春此时既知海瑞下落，便欲对嘉靖皇帝说知，求赐一官半职，以报厚恩。只是海瑞与己无亲，如何敢奏？左思右想，忽然叫道：“有了，有了！就是这个主意。”少顷，驾临西院，元春接驾。山呼毕，帝赐平身，令旁坐下。内侍把三峡水泡上龙团香茗。帝饮毕，对元春说道：“今天天气炎热，挥汗不止。与卿到荷花香亭避暑，看宫女采莲罢。”元春道：“臣妾领旨，谨随龙驾。”内侍们一对对的摆队，一派鼓乐之音在前引导。帝与元春携手，来到荷花香亭上坐着。

那亭子是白石雕砌成的高厂，四面尽是玲珑窗格，对着荷池。那池里的荷花，红白相间，下面有数十对鸳鸯，往来游戏。又有画舫数对，是预备宫娥采莲的。此时帝与张妃坐于亭上，只见清风徐来，遍体皆爽。即令宫女取瓜果雪藕之类及美酒摆在亭中，与妃共饮，帝在居中坐。张妃再拜把盏，帝饮数杯，令宫娥弹唱一曲。只见张妃眉头不展，帝笑问道：“卿往日见朕，欢容笑语，为甚今日愁眉不展，却是为何？莫非有甚不足之意么？”元春连忙俯伏，口称：“妾该万死。臣妾市井下贱，蒲柳之姿，蒙陛下不弃，列以嫔妃之职，则恩施二天，妾实出望外。受恩既深，常恐不足以报高厚。臣妾实有下情，敢冒奏天颜，伏乞恕罪。”帝笑令宫娥挽起，道：“卿且坐下，有事告

朕，朕当为卿任之。”元春再拜奏道：“臣妾本乃下贱之辈，昔在父母豆腐店中，饥寒莫甚。上年一家俱病，父母将危。幸有广东琼山人海瑞，在妾店中作寓，见妾一家无依，亏他慷慨，屡捐客囊，为妾一家医药，遂得生全。今妾得待至尊，父母俱贵，惟海瑞落魄京城，不得归家。妾闻此情，心中实不忍。自恨弱质，不能少报其德，故此闷闷不乐。不虞为陛下察觉，妾万死不容辞矣。”帝听罢大笑道：“朕只道卿为着什么，却原来为此。这乃小事，何须介意？他既是举子，怎不赴试，甘于落魄呢？”元春复奏道：“彼曾入闱，怎奈名落孙山。”备将海瑞初次入京误过场期，逐细奏知。帝道：“此人功名不偶，命运坎坷。朕当与卿代为报德就是。”元春连忙谢恩，欢呼万岁。帝即令取了纸笔，亲书道：

海瑞怀才不售，功名不偶，此尔命数使然。朕特起之，着赐进士及第。吏部知照，即以儒学提举铨用。钦此。

写毕，递与元春看道：“卿意云何？”元春复山呼拜谢。帝令内侍即将上谕发与吏部知道。随与元春共饮数杯，方才散席回宫。

再说海瑞在店中，思想冯保取鞋去了，不知作何景况？正在沉思之际，忽闻外面一片声喧，瑞急令海安出看。海安走出店来，只见几个报录的，内中一个手捧报条一张道：“那位是新进士海老爷？快请出来。待我们叩贺。”满店人都道他是疯颠的，这个时节，连殿试都过了，武闱又没有恁早，报什么进士？大家都笑起来。海安道：“我家老爷姓海，既是中了进士，可拿报条来看。”那人便将手中的报条展开，只见写着：“捷报贵寓大老爷海瑞，蒙旨特赐额外进士及第。”海安看了，心中暗暗称奇，便把报条拿进里面，对海瑞说知。海瑞大喜，即望阙谢恩。打发报子去了。正欲回身，又见有人来报说：是吏部差来的。海瑞接了展看，原来是签授浙江淳安县儒学。海瑞心中不胜大喜，即打发了报人。次日冠带伏阙谢恩，随到吏部拜谢。那吏部看见海瑞是格外恩赐的人，料为天子所知的，便加意相待，自不必说。次日即令人送其文凭到寓。

海瑞此际既得了文凭，只是苦无盘费，不得赴任。想起李纯阳与他最厚，便连夜来见纯阳，欲借银子赴任。李纯阳笑道：“似此小弟实属不情了！弟自到京以来，今已六载，家中付过两次银来京。现在拮据之状，莫可名言。但弟与兄相交最厚，义不容辞，十两之资，可以勉为应命。幸故人勿以不情见怪也。”海瑞道：“弟亦知兄拮据，但事在燃眉，不得已而犯夜行之

戒。”纯阳道：“兄莫言此，令人惭愧。”遂令人取十两银子出来，亲手递与海瑞道：“微敬勿哂。”海瑞再拜称谢道：“蒙兄分用，此德当铭五中。”闲话一回，方才别去。回至寓中，只见冯保手捧着一个黄锦包袱坐在店里。一见了海瑞，喜笑相迎，说道：“恭喜老爷荣任，娘娘特着咱来道喜，并有程赆相贶呢。”说罢，把包袱双手送与海瑞。海瑞接来，觉得沉重，说道：“海瑞何德何能，屡费娘娘厚意？”便望阙谢恩，然后收下。冯保道：“娘娘说，恩人老爷路上须要保重。莅任放心做官，有甚事情，自有娘娘担当。”说罢，起身告辞。海瑞嘱道：“烦公公代奏，说海瑞不能面谢娘娘恩典，惟有朝夕焚香顶祝，愿娘娘早生太子。”冯保应诺而归。少顷，人报张大人到。海瑞急急出迎，却原来是张老儿前来道喜，并送程仪。彼此闲谈了一番，方才别去。海瑞将张妃锦袱打开看时，却是三百余两纹银。又将张老儿的拆看，是一百两元丝。此时海瑞有了四百两银子，计及到浙盘费之外，尚乘三百余两，满心欢喜。急将适间所借李翰林十两银子，原封包好。另将一百两银子，包在一处。作书一札，其意略云：

异乡拮据，形倍凄然。弟以冷曹累兄，实不得已而为之也。幸而天假我便，承西院张贵妃惠我三百金。又叨张贵妃父张公惠我百两。值此涸辙之际，忽西江之水直苏救涸鱼。除应用费用外，尚余三百两奇。故人亦在涸竭之候，我敢不施一西江水而苏涸鲋乎？除将原银归赵外，另具百数，少表故人之情，幸勿见却。专候升祺不备。

海瑞恭拜

写毕，将原银并百两一包的，连书着海安送去。随又修下家信，亦是一百两银子，令海雄交与千里马，附回粤东省城，转寄琼州。打点明白，立即收拾行李起程，主仆三人出京去了。

再说严嵩自从开复以来，百计夤缘，每在帝前献媚，今日暗奏这一部大臣贪赃，明日冒奏那一班武将怠玩。帝无不准，不知黜革了多少官员。帝十分宠他，不数月就升了刑部侍郎。严嵩威权愈大，势焰愈炽。心恨张老儿不死，反得大官，身为内戚，每每思欲中伤之。岂知天不从人，海瑞去后，张老儿一病不起，数日便死了。帝念其国戚之贵，赐银开丧，赠太师，谥贞侯。严嵩愈加恼恨。此时严嵩威权日盛，文武多有依附其势者。步军统领张志伯，因嵩得封国公。嵩生子名世蕃，未周岁，张志伯即以幼女扳亲，其女长世蕃

一岁。二人即订了亲，彼此勾结作奸，鬻爵卖官，种种不法。帝颇有所闻，而不一问。嵩又建造府第，阔十顷，其中花园亭榭，与宫中相等。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嵩又以美女十名，教以歌舞，各穿五彩云衣，每当筵前舞蹈，望之如五色云锦，灿烂夺目，名为“霓裳舞”。唱演既精，送嘉靖帝作乐。帝愈宠贵，即加太保衔，升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

张志伯在京既久，意欲讨个外差，出去快活快活，就来央严嵩。嵩道：“外差不过指挥、巡按，公乃一品武职，两缺俱不合例。除非钦差方好。”张志伯道：“近闻各省多有侵销帑项，库中多有亏空者。大人何不奏请圣旨，差某前往清查，藉此可以少伸心志。倘有所入，敢不与大人南北么？”严嵩点头称善，即日具疏入奏，以各省亏空太多，非专差大臣清查不可。倘用文臣，未免官官相卫。武职出巡，则有公无私。查步军统领为人忠厚廉明，可充此职。帝即允奏。正是：一封朝奏入，百害日滋生。毕竟张志伯可得外差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索贿枉诛县令

不提严嵩专权，再说那张志伯奉了圣旨，即日收拾起程，由直隶、山东巡察而来。一路上好不威严，头旗写的是“奉天巡察”四字，带领兵部骁骑百余人，请了上方宝剑，所过州县地方，有司无不悚然。额外的供应，俨如办理皇差一般。张志伯满望席卷天下财物，故以先声夺人。方出京来，便擅作威权，首先挂出一张告示：

钦差总巡天下纠察御国公张，为晓諭事：照得本爵恭膺简命，总巡天下各省钱粮以及贪官污吏。受恩既重，图报犹艰。本爵惟有一秉至公，饮水茹藜，以期仰副圣意。所有各省仓库钱粮，均应彻底清查。如有亏空，即行具奏。并各省命盗奸拐重情，如有贪官污吏希图贿赂，故意出入者，一经察觉，或被告发者，亦照实具题，决不稍为宽贷。各宜自爱，毋致噬脐！预告。

这告示一出，沿途州县无不心惊胆战。传递前途，以作准备。谁知这张志伯立法虽严，而行法实恕，只管打发家人预通关节，所过州县，勒索补折伏价银一万，照办则免盘诘，否则故意寻隙陷害。所以地方有司，莫不送财，以图苟免了事。

一日，巡至山东历城县地方。这历城县知县姓薛名礼勤，乃是山西绛州人氏，由进士出身，即用知县。为人耿直廉介，自从到任以来，只有两袖清风，并未受过人间丝毫财贿。阖县百姓，无不知其贤能，素有廉吏之声。这日接得前途递到公文，报称张国公奉旨巡察各省钱粮、官吏，并有私书，单道其中陋规之意。这薛知县乃是一个穷官，那有许多财宝奉承与他？况且自思到任以来，并无一毫过犯，案牍清理，谅亦无妨，只备下公馆饭食伏马等项而已。先一日，就有张府家人来打头站，带领二十余人来到县中，高声大叫知县姓名。这薛知县已在堂听得明白，心中大怒，只得走将出来相见。那家人端坐堂上不动，问道：“你系知县么？”薛公应道：“只某便是。”那家人笑道：“好大的县尹！既知国公爷奉旨到此纠察，你为什么一些都不预备？直至我来，仍是这般大模大样的。你可知我家公爷上方宝剑的厉害么？”薛公听了道：“敝县荒凉，没有什么应酬的。只是伏马饭食，早已备下了，专等公爷经过就是。”那家人便道：“怎么这般的胡混，难道前途的有司，都没有一毫知会与你也？”薛公故意道：“前途虽有公文先到，亦不过知会预备伏马迎送而已。”那家人大怒，骂道：“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故意装聋作哑。少顷国公到来，好好叫你知道！”说罢竟自去了。知县颇知不妙，只是不肯奉承，任他的主意便了。

少顷，张志伯领着一行从人来到，薛公只得出郭迎接。张志伯吩咐进城歇马，知县便在前引导。迎到公廨，张志伯坐定，薛公入见，请了安，侍立于侧。张志伯问道：“贵县仓库，可充足否？”知县打恭回道：“仓库充足，并无亏空。”志伯又问道：“县中案牍可有冤抑久滞不伸者否？”知县道：“卑职自莅任以来，案无大小，悉皆随控随问，并无久悬不结之案。”志伯所问言语，不过是故意恐嚇的，好待知县打点。谁知这薛公毫不奉承，对答如流。志伯心中有些不悦，便作色道：“既是贵县案牍无滞，钱粮充足，本爵钦奉圣旨，是专为稽查纠察来的。贵县虽则可以自信，然本爵亦须过目，方可覆旨。就烦贵县立即备清单，好待本爵查阅。”知县不敢有违，打拱道：“谨遵台命，待卑职回署，立著书吏开列呈上就是。”志伯道：“不须回去商酌，就在这里开注。”便令人取过纸笔，放在面前，勒令书写，不容迟缓。薛公无奈，只得当

堂写明。先把仓库钱粮开列，后把各房案件开注呈上。志伯观看，只见写着是：

历城县知县薛礼勤，谨将县属管下仓米谷石开列。计开：

天字第一廩，贮米一千五百六十九石零三升六合七勺。地字第二廩，贮米一千二百三十二石二升七合八勺。玄字第三廩，贮米一千七百二十五石六斗一合一勺。黄字第四廩，贮米一千零七十三石零二合。宇字第五廩，贮米九百二十五石一升七合三勺。宙字第六廩，贮米一千零十二石零三合。洪字第七廩，贮米八百石零七升二合三勺。荒字第八廩，贮米九百一十二石三升三合七勺。

常丰仓谷石列后：

东字廩，贮谷二千八百二十五石三升八合三勺。南字廩，贮谷一千石无零。西字廩，贮谷一千零五石二升九合一勺。北字廩，贮谷九百一十五石七升一合。上下中末四廩，每廩贮陈谷三百一十三石无零。

库存钱粮：地丁银，除报销外，实存银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三两六钱三分七厘。

各房案件开列：

刑房命案未结共一十三件，已结共一十八件。兵房盗案未获共二十八件，已获共一十三件。礼房拐奸两案未结案共五件，已结案共一十一件。又户房婚案未结案共一十六件，已结案共一十六件。户房田土案未结案共一十七件，已结案共二十一件。粮屯两房未结案共一十七件，已结案共八件。吏工两房并无未结案件。

志伯看毕，把清单收了，对薛公道：“贵县今夜且在公廨歇宿一宵，待本爵明日一起跟同查验可也。”薛公应诺，晚上令人取了酒饭上席，志伯一概不食，仍旧发还出来。那些家人们要这样要那样，稍有不到，百般辱骂。薛公明知他们有意寻衅，只是诈作不闻，任由他们絮絮叨叨的，只是不理。到了二更时候，忽有一自称张志伯的心腹家人进来，与知县扳谈。自言姓汤名星槎，因与知县言及钱粮仓库之事。知县道：“本县原亦有亏空，乃是前任相沿下来的。在下接篆之时，业已禀明列位上宪，方才出结的，现在收准移定之后，并

无一毫亏空。”汤星槎笑道：“太爷固是不曾亏空一毫，其如上手不清，何以混接？只恐国公不准。向来钦差出巡，皆有定例，所过州县，均有备补伏价银两，以免苛求毛病。今太爷何不仍循旧例，可免明日多事，不知尊意如何？倘若有意，某情愿先为介绍。”知县笑道：“管家有所不知，想在下一介贫儒，十载寒窗，青毡坐破，铁砚磨穿。一朝侥幸，两榜成名，筮仕远方，两袖清风，一琴一鹤之外，别无长物。家有老妻幼子，尚且不能接来共享此五斗折腰之粟，其中苦况，不待絮言，而管家谅能洞悉也。哪有银子来作伏价？倘若国公不肯作情，明日吹毛求疵，亦惟付之命数而已。”汤星槎见他坚决不从，遂长叹而出。回见志伯，备将言语说知。志伯笑道：“汝且退，我自有的处之。”

次日黎明，志伯吩咐从人，摆了队伍，一对对的来到县衙。知县随后亦至。志伯升堂坐下，先点过了书吏差役名册，随唤户仓粮三房书吏上堂，吩咐引导到仓廩，点视仓贮米谷。书吏领着米役看廩报数，斗役当面量报，果然与清单所开相符。一连查阅八廩，并无差错。又来查视谷石，亦皆照数，并无不欠。志伯道：“米谷照依开列现在数目，固无少欠，但不知从前还有亏空的否？”知县忙打躬道：“历有亏空，共计一万八千石有奇。只是上手之事，卑职接任之际，业已禀上宪报明在案的。”志伯领之。复到库房查点银数，亦合现在清单。志伯道：“一县的库，只有这些须之数？当时前任，亦有亏空否？”知县道：“自正德三年王县令手上起，至前令止，共亏空三万八千余两，亦有通报卷宗可据。卑职接准移交的时节，只有这些数目，并未侵蚀半丝。”志伯不答，复行升坐，令各书吏将所有未结案卷抱上堂来查阅。须臾，各书吏抱着案卷上堂，逐件报了案由。志伯点过了数目，总奈不多一件，无可如何。心中转怒，指着知县道：“你说自到任以来无亏空，怎么仓库两项均有亏空？且多过贮的？不是你侵吞，更赖那里去？却如此贪墨，要你何用？蠹国肥家，法难宽纵，若不正法，何以肃官方而警将来也？”吩咐：“左右与我绑了！”左右緹骑答应一声，不由分说，抢上前来，把薛公的乌纱除下，五花大绑起来。志伯请出上方宝剑，令中军官斩讫报来。左右已将知县簇下。此际虽有同城文武在侧，只得自顾自己，谁敢上前说个“保”字？只听得薛公大骂奸贼，挟私假公，枉杀民社，引颈受戮。百姓观者无不下泪而暗恨志伯，几欲生啖其肉。

此时志伯既杀了薛知县，即令县丞陆亨泰暂署县事。又令人榜知县之罪于通衢，以为打草惊蛇之计。次日志伯起马望着江南进发。前途地方官闻知此信，各各心怀畏惧，惟恐贿赂不足，竭尽民脂以填贪壑。正是：奸权擅作祸，百姓尽遭殃。毕竟后来张志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抗权辱打旗牌

却说张志伯擅作威福，枉杀了薛知县，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海瑞领了文凭，带着海安、海雄一路上水陆继进，不一日来到省垣。先到藩司处禀见，验看过了，然后到任，望着淳安县内来。那学里的生员同寅都来迎接。海瑞一一相见过了，上任视事。在学里也没甚的事情，只好邀了那些生员到来训遵经义，所以生员们都喜爱他，说他认真司铎。一日，海瑞偶然想起：我今已得一职在此为官，却把妻子抛弃在岳母处，心中有所不忍。乃修书一札，取了五十两银子，交与海雄回粤，迎接家眷。海瑞领了银札，拜辞海瑞，搭了海船，望粤东南而来。

再说那张氏夫人，自从丈夫入京之后，就在娘家过活。谁知身中已怀六甲，到了十个月足，生下一女。张太夫人好不欢喜，诸事亲为料理。满月之后，取名金姑。此际张氏一面抚育女儿，专盼丈夫的捷报。到了次年五月以后，还不见一些声息。及阅南宫试录，方知海瑞名落孙山。未几有书寄回，称说留京宿科。张氏又只得安心守待。至本年的七月内接得京中家信，始知丈夫不曾得中正榜，不知为何叨蒙朝廷特赐进士，改授淳安儒学，又有百两银子付来安家。此时张氏母女喜得眉开眼笑。张氏夫人说道：“女婿是终不在人下者，今日果然。但他如今到任上去了，谅不日会来接你。”过了数月，忽然海瑞差了海雄持书而回，称说奉命来接家属，并有书信与太夫人请安。张氏大喜，即拆书札来看。其略云：

别卿数载，裘葛四更。幸借福荫，博得一官。现在分发浙江淳安县儒学，虽属冷曹，亦感朝廷格外之典。兹已抵任，身子幸获粗安。古人云：富贵不忘贫贱友，身荣敢弃糟糠妻？特遣海雄来家迎接，幸即随同到任，俾得一酬杵臼之劳，亦少慰夫妻之意。书到之日，即便束装。

岳母大人处，另有稟帖请安，毋庸多及。此字。

张氏贤夫人妆次。

刚峰手书

太夫人亦将书信看了。海雄道：“小的来时，老爷有五十两银子交付小的，以作太夫人路费，此项却不用过虑了。但不知太夫人何日起身？待小的好去雇备船只。”张夫人道：“择吉起程就是。”海雄应诺，便先行雇备了船只，专待吉日解缆不题。

再说海瑞自到学任以来，用心训迪，又禀知上司，除了学中几处陋规。上宪嘉其廉能，大加叹赏说：“海提学才干卓异，可司民牧。”为他具题，请改授州县以资委用。本上，帝批准了，发回本省。该抚即便拆开来看。只见朱批是：

奉旨：该抚所题淳安儒学海瑞，才干卓异，堪为民牧，乞改授州县，以资委用。所奏如果属实，着即出具考语具题，遇有州县缺出，即行委署。如堪治理，另题实授，钦此。

该抚看了朱批，即时发下藩司，着将海瑞改注候委县册内，听候委用。未几，淳安县知县以贪墨被百姓上控免职，该抚就以海瑞委署淳安县知县事。海瑞此际身膺民社，益励精忱。凡有兴利除害之事，无有不为。不避怨嫌，只顾为民为国，一清如水，那些百姓爱之有如父母。上任不一月，盗贼顿息，民歌乐业，竟然有路不拾遗之风。海瑞不惮劳苦，每夜带领二仆改装访察，不知拿了多少匪人，审判如神。书差畏其明察，不敢欺隐。百姓号之为海爹，如婴儿之呼父也，其依之如此。未几，海雄接家眷至任所，夫妻相会，又见了四岁的女儿，海瑞之欢喜，自不必说。

过了两月，人传朝廷差张国公稽查各省钱粮案牍，纠察官吏廉墨，头旗大书“奉天纠察”四字。现在朝廷赐他上方宝剑，十分威肃，一路盘查将来。闻得山东历城县知县薛礼勤，一言不合，为他所杀。所过地方供应伏马，十分烦剧。倘有怠慢，立时有事。海瑞听了叹道：“天子为何差这样的人来此，适足以扰民矣！且自由他，我这里是没有什么供应的。”过了几日，邻县就有文书移知，并有私书，说是国公之意，如此如此，否则必遭参革。海瑞笑道：“岂有此理！我一毫也不备办，看他奈何。”遂命人于前途哨探。果然不三日，张府的家人头船来到，只见淳安县城内，十分冷落，并没有半个人儿在外招呼。怎怪那张府的家人气恼，盛怒而来，走到县里，仍是这般冷悄悄的。那家人就是汤星槎。当下汤星槎怒气不却，来到二堂，坐在一把椅子

上，大声道：“怎么国公的差事都不备办？知县到底往那里去了？”海安、海雄忍耐不住，便齐志问道：“驾上是那里来的？请道其详。”星槎冷笑道：“你们在此做什么的？”海安道：“是跟随海大爷办事的。”星槎笑道：“却原来你们既是充当县里的长随，就该晓得官场中礼套的。我们国公是奉旨来稽查纠察的钦差，邻县谅有文移知。你等怎么这般冷落，莫非欺藐我们么？”海安道：“我们这里乃是一个极贫极苦的县分，现在衙中米薪都不敷用。那里还有余项来供应差务？只请驾上方便些须就是。”汤星槎听了大怒，忿然而去。临行恨恨的说道：“你们且看仔细，少顷便是了。”遂悻悻而去。

再说海瑞在内厅，听得外面喧嚷，心中大怒，遂悄悄的走在屏风后窃听。正听得海安与星槎问答，不觉的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亲听得星槎含恨而去，随即唤了海安、海雄入内，吩咐道：“适间来的就是张巡按的家丁，方才你们与他口角，彼必然迎上前途，搬弄是非，要来我县糟蹋了。你等且到外边私行打探，国公船只车辆共有多少，急来回覆，不得有误。”海安、海雄二人领命飞奔而去，小心打探。去了二十余里，正好迎着张志伯的坐船蔽天而来。海安等故意坐在一只渔船之内，只顾跟着官船而走。原来张志伯的船只，除官船之外，大小共三十余号，每一船都是沉重满载的。海安、海雄二人看在眼里，急急走回报。海瑞听了，自忖他是从京中出来的钦差，又没家眷，随来不过一两只船就够了，为什么有许多船只？想必是装载赃物的了。且自由他，看他来意如何，再作区处。正说之间，人报张国公差旗牌官胡英来到，称：“奉令箭到此，请爷出去迎接。”海瑞道：“国公奉旨而来稽查地方，本县理应迎接，亦不过护送出境而已。怎么差来的贱役，也要本县去迎，这款是何人设的？”衙役禀道：“历经州县，都是这般迎候，老爷不可抗违，国公是不好惹的呢！如今旗牌现在衙前，专等老爷迎候。”海瑞不觉勃然大怒，就吩咐三班衙役，排班升堂。这话一传出去，那三班的差役，各房书吏，俱各纷纷上堂站立，分列两边。三梆已罢，海瑞升堂于暖阁之内，书差们陆续参叩毕，海瑞道：“今日本县特为本衙门与万民争一口气的，你等休要畏缩，须要照依本县眼色行事，如违，责革不贷。”两旁书差唯唯听命。

海瑞吩咐开门，传旗牌入见。左右答应一声，把头、仪两度大门开了，大声唤叫：“本县太爷，着来差报名进见。”那差官是惯受人家奉承的，所过州县，无不谄谀之，满拟知县出来迎接，得意扬扬的站在署门。初听此言，犹以为唤别处的差官。未半刻，只见两个衙役走上前来说道：“差官，尔怎么耳聩了么？如此呼唤，你却不见？如今老爷现在堂上，立唤你进去说话

呢！”那旗牌听了此言，不觉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勃然大怒，道：“狗奴才，你在这里絮絮叨叨的，叫那一个？”衙役道：“是特唤你进去，俺家太爷坐了堂，等你呢！”那旗牌冷笑道：“好大的知县！待我进去看他怎的！”遂大踏步盛怒而入。海瑞见他手持令箭，乃起身离坐，对着令箭拜了两拜，请过一边供着。然后复行升坐。旗牌看见知县复行从容的升座，心中大怒，道：“请问贵县，高姓大名？”海瑞笑道：“你既为差役，不向本县报名叩见，倒也罢了，怎么反过来问起本县的姓名？本县的姓名，已有在那万岁爷前传册上，谅不用说你亦知道。你今至此何事，可对本县说知。”那旗牌笑道：“俺奉了国公令旨，特来着你等预备伏马、供应船只、纤夫、水手等项。毋得刻延，如违听参。”海瑞道：“这话是国公说的，还是你说的？”旗牌笑道：“令在手上，就是我说的。”海瑞道：“原来如此。我们县中大荒之后，百姓死亡者半。现在力田之际，那有闲丁当役？且请国公自便罢。”旗牌道：“怎么说‘自便’两字？尔这厮想必做厌了这知县么？只顾弥天的大胆，胡言乱语冒渎。我亦管不得许多，只要立刻取齐一百名纤夫，又要五十号大船，前去缴令就是。”

海瑞道：“国公的坐船不过一只，那用得百名纤夫，又要五十号大船何用？”旗牌道：“你只管预备就是，那里管得许多闲事！”海瑞笑道：“本县自蒙圣恩授此县以来，所用一文皆系动支库项。今汝勒索如许船只，将来的开销却在那一项上？这却不能从命。若是国公的坐船需人牵缆，本县就立刻督率众役当差便了。”旗牌那里肯依，骂道：“放屁！那里来的若大瘟官，谁敢抗违国公令旨？你敢下坐来，与我去见国公，算你是个好汉儿的！”说罢哈哈大笑。海瑞听了大怒，说道：“那有如此大胆藐法的差役，胆敢在本县公堂之上大模大样！左右，与我拿将下去，重打四十！”两旁差役答应一声，齐来扯旗牌下去。正是：福由人自作，一旦失威严。毕竟海瑞可能打得那旗牌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赃国公畏贤起敬

却说旗牌出言不逊，恼了海公，吩咐衙役，拖翻在地，重责四十大毛板，

然后说话。左右答应一声，立即上前，不由分说，将旗牌摔到阶下，按着头脚，一声吆喝，大叫行杖，打了十板。旗牌咬着牙根，只是不肯求饶。海瑞看了如此，大骂衙役畏惧，不敢用力。便亲离座位，夺过板子，尽力打去，竟不计数，约有五十余板，打得旗牌叫喊连天，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叫道：“好打，好打！”海瑞怒气未息，令人取过链子来，自己与旗牌对锁着，吩咐退堂，一同来见志伯。

却说志伯的船只业已傍岸，所有县属城守捕衙，俱来迎接。志伯既登了岸，却不见知县，便问各官道：“知县何处去了？却叫本爵到那里去住？”捕衙跪禀道：“本县因要办公事来迟，谅即来也。”说尚未毕，只见旗牌与那知县对锁着，一路迎上前来。志伯见了，不知什么意思，便吩咐县官，快上前问话。知县即便上前禀见。志伯道：“贵县为甚与本爵的旗牌共锁？请道其详。”海瑞道：“只因贵差来县，勒要备办供应，并要纤夫、船只，将卑职的公堂闹了。所以卑职将贵差打了，对锁着来见国公请罪。”志伯听了，心中大怒，道：“原来如此，且到县里说话。”吩咐先将两人的锁开了，随即来到县衙，升堂坐下，传知县问话。

海瑞昂然而入，打躬毕，侍立于侧。张志伯道：“本爵并非私行，乃是钦奉圣旨，稽察天下仓库案牍。所到地方，理应供些膳马。所以本爵欲到之处，预将令箭传知前途，以便汝等备办。贵县何故竟将该差痛责，岂非辱藐本爵么？”海瑞道：“上司往来，地方官迎送出境，此是自然之理。但贵差到署，勒要纤夫百名，大船五十号。想此际正在农夫力田之时，本县百姓，皆是耕作食力的。顷刻之间，那有百名人来？况且小县地方，一时焉有许多船只？故此卑职略为推延，以为赶办。而贵差则擅作威势，公堂谩骂，欺藐官长。故此卑职将他责打，以警将来，万乞恕罪！”志伯道：“本爵乘船而来，每县只当送出本境，便要换船，难道不该觅船的么？那船只又大，近因冬旱水浅，必须用人牵缆，始得过去，难道纤夫也用不着的么？至于船只五十号，自有本爵的东西装载，故此开明数目，以免滋事。今贵县一些不曾预备，又将我的差官责打，明明是欺藐本爵，本爵难道没有斩知县的利刃么？”海瑞从容进曰：“国公钢刀虽利，不诛无罪之人。卑职自莅任以来，一向奉公守法，并不曾虐民媚上。今国公既钦奉圣旨纠察奸邪，盘查仓库，皇上之意，本是为民，今国公至此，适足以扰民也。卑职不自揣度，有言奉告，伏乞容诉一言，即死亦瞑目。”志伯道：“你们什么言语，只管说来。”海瑞道：“且说朝廷差公抚恤天下，问民疾苦，纠察官吏，意盖至良也。公身为大臣，仰荷

重爵，自当仰体圣意才是。怎么动以游骑先行，百般滥勒？所过州县，勒令补折伏价银若干两，饭食钱若干两，又仍复勒要酒食、船只、伏马，否则以天子之命而挟制之。州县既竭营资财，民亦备极劳苦。然从无不取民之官，一旦营办不齐，必致多方搜括。万民之膏，饱其贪壑，此岂身为大臣者之事也？窃为公不取矣！”志伯听了，满面羞惭，不觉怒发冲冠的大声作色道：“何物知县，敢揭吾短处？”吩咐左右推出。海瑞急止之道：“死固不可辞，然亦有说。”志伯问道：“还有何说？”海瑞道：“卑职开罪明公，罪固应死。而明公受贿百万，又当如何？”志伯道：“你却那里见来？”海瑞道：“三十余号沉重满载之船，内是何物？”志伯道：“三十余船，乃是奉皇上特谕，沿途采买下的磁器、花盆等物，怎么说是赃物？”海瑞道：“皇上大内所需各项器皿，例有各省进奉，何劳圣虑，特以巡边大臣采买，而启天下之疑心耶？”志伯被海瑞这一句说话倒住了口，却无言可答，怒道：“这是本爵之事，不要你管。”海瑞道：“明公说是不要卑职来管，卑职亦要与皇上算一算帐。明公自出京以来，所过州县，多者二、三万，至少者一万余两，统计所过州县一千有奇，计赃百万不止。此事只恐明公他日归朝，未免招人物议。今海瑞既已问罪，谅亦难逃一死。但死亦要具奏天子，俾知海瑞曾亦与国家出力，死且不朽矣！”即从袖里取出一个算盘来，对众人算计道：“明公一路而来，大约共有赃私三百余万。”志伯满腔愤怒，只恐海瑞认真，纵然杀了他，也不得干净，遂笑道：“你这厮，我看来乃是疯颠的。”吩咐从人赶了出去。海瑞大笑道：“这是卑职的公堂，明公要赶卑职到那里去呢？且请息怒，海瑞不过与明公戏言也。”志伯就乘机道：“须属戏言，下次却不可如此。免人看见，只当是真的。本爵且住汝的衙署罢。”海瑞道：“当得如命，但敝署隘窄，恐不足以息从者，奈何？”志伯道：“不妨，只本爵与三五亲随在内，其余悉在外边，不搅扰贵县。”海瑞应诺，便请志伯入内，至花厅住下。海瑞并不相陪，一面提犯审讯。

少顷，家人搬了四味荤菜，两盆素菜，一碗清汤，一壶水酒，说道：“家爷现在公堂审案，不得奉陪，望乞公爷勿罪。”志伯看了，不觉哑然而笑道：“你家太爷，既有公事，只管自便罢。”遂将饭略用半碗，连酒也不吃。那亲随的人亦是这些饭菜，各人肚里好生不悦，然见主人都不言语，也只得忍耐。志伯被这海瑞当着众人抢白一场，心中大怒，便唤亲随来吩咐道：“你且到外面看这海瑞做甚勾当，即速回来报我。”亲随领命，悄悄的来到外边，只见海瑞正坐在大堂，提了一千人犯，在那里审问。亲随见了，急急回来报之。志

伯便私到堂后窃看。只见海瑞口问手批，顷刻之间，把几案的事一一了结，无不欣服。志伯回到花厅，自思此人果有卓然之才，只是可惜了，不得展其骥足。又转念他今日如此行径，倘若认真与我作对，这便如何是好？看来他在此地决得民心，如此能廉耿介，必定一些破绽都没有的。我却拿什么来参革他？一味的胡思乱想，自不必说。再说海瑞把公事办完，退入私衙，唤了海安吩咐道：“你明日可领着三班衙役，共二十名，在码头听候。明日他起程之时，本县却与你等牵缆就是。”海安道：“小的们当差牵缆，固然本该的。但老爷身为民牧，怎么反去作此下贱之事？即此衙役，亦当无当差之理。老爷何不唤那各处的地保前来，吩咐叫他立传数十名民伕就是。”海瑞道：“这是什么话！现今秋收之期，禾稻将次登场，若是抽取他，如何防守相望？倘有失窃，岂不枉了他们数月劳苦？这却使不得的。你只管依我去做，不必多言！”

海安应诺，即到外厢唤起差役，将海瑞的言语对他们说知。众役听了笑道：“我们在本县也当了十数年的差，并未曾见代民当过伕役的。不特不会，抑且失了衙门威风。烦大叔代回一声，只说并无例，求太爷另唤民伕就是。”海安道：“便是我亦这般说，怎奈老爷不依，说是恐失农务。你等只管伺候，明日老爷也来相帮我们呢！”众役听说是太爷都帮着牵缆，不敢则声，只得应允。

次日，志伯天尚未明即便起身，海瑞便来参谒，稟请盘查仓库。志伯道：“贵县的仓库，定然是够足的，不必查验了。本爵就要起马了。”海瑞道：“粗粝之饭，亦望明公一饱。”志伯道：“昨夜打搅不安。”即时吩咐起马。海瑞也不强留，相送出了县衙，来到码头。志伯下了坐船，张府家人正在那里乱嚷，说是没有纤夫。海瑞即与海安并差役等一同下了水，把绳头牵着。那些百姓看见，齐声道：“岂有此理！本县太爷是我们的父母，怎么都来当人伕，要我们何用？”大家都跳在水里，说道：“父母大人请上岸去，待小人们来牵缆就是。”海瑞道：“你们且去，休妨了大众的农务。”百姓齐道：“父母大老爷说那里的话来，我们当伕，是应该的，怎么要连累太爷受苦？”遂一齐将缆头牵住。志伯看见，急令人传海瑞上船，谢道：“贵县如此爱民，真乃社稷之福。本爵回京，自当奏圣上，升官加级。”说罢，吩咐开船而去，连百姓也不用牵缆了。满城之人，无不赞叹。

不说海瑞回衙，再说张志伯一路巡察过了，即日回京覆命，先将赃物陆续缴到严府。是时严嵩已为丞相加太师，权倾人主。当下严嵩唤了来人讯

问志伯行径。志伯家人道：“家爷一路都已照中堂的言语行事，有清单呈上。”严嵩即令取来观看，只见：

河南省：共得白金五十三万，土物玩器共一百一十二箱。

山东省：共得白金四十二万，土物玩器共三十九箱。

浙江省：共得白金三十六万，土物玩器共七箱。

江西省：共得金条五十八条（巡抚送），白金四十万，土物玩器共七十六箱。

江苏省：共得白金六十万（梁太昌送），土物绸缎共一百箱。

广东省：共得黄金一百二十条（关差邹炳春送），洋钟表共一百八十架，翡翠犀石念珠两副，洋货匹头五百箱，白金共七十万。

其余各省俱是六十万，土物不等。

严嵩看了大喜。立即吩咐严二，照数收贮，待等志伯覆旨后，再为瓜分。正是：下虐民和吏，饱填贪壑中。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圣天子闻奏擢迁

却说严嵩看了清单，满心欢喜，吩咐家人严二照单查收，且暂贮库，待等张志伯见过了皇上，再作道理。按下不表。

再说张志伯次日早朝，山呼陛下舞蹈毕，帝赐平身，慰劳备至，问曰：“卿到各省，目所击者，风土如何？”志伯道：“各省粮稻均属平平，人民亦甚安妥。”帝又问道：“天下官吏最关紧要者，即是州县。州县有司民之责，县令贤否，即百姓忧乐所系。卿历各省，曾见有一二最称廉介者，最称滥墨者否？可为朕言之。”志伯自忖道：“海瑞如此刁强，我却引他人京，徐徐图之，以绝后患，有何不可？”乃乘间奏道：“臣奉陛下圣命巡察各省，所过州县，无不悉心访察。山东历城县薛礼勤，贪墨民怨，臣甫入山东之境，即风闻其事。及抵历城，细加详讯，该县供认不讳。臣于审得实据后，即恭请上方宝剑斩之，民皆称快。及至浙江，有署淳安县知县海瑞，广东琼州人，由儒学

改任知县。在任廉介，且爱民若子。臣到淳安时，正值早浅之际，来往船只，皆需牵缆。臣到县时，又值农忙之候，海瑞则免民之役，躬率差役家丁并自己代民牵缆。臣亲自慰谢之。臣见如此天下之大，若能廉介直者，惟海瑞一人而已。若以之居侧近禁，必有可观。”帝闻奏大喜，即起吏部缺册观阅，只有刑部云南司主事员缺，帝即将海瑞名字注之册上，敕吏部知照。张志伯即谢恩而出，来到严府，与严嵩相见，彼此慰劳。三巡茶罢，严嵩笑道：“亲家出此一差，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才得如此，可谓能事矣。”志伯道：“在下自从出京以后，一路上巡查而去，莫不心胆皆畏。惟至浙江淳安，那县令十分矫强，与在下抗拒了一番。不知他怎生的厉害，所有沿途收受的礼物，彼亦得知，要与在下算账，险些儿被他弄个不好看。后来只得勉强吞下气去，将多少言语才得开交呢。”严嵩道：“这样可恶的知县，亲家就该立请上方宝剑诛之！”志伯道：“在下亦是这样想，只因海瑞在县爱民如子，即此百姓敬之有如父母，若遽杀之，惟恐激变。故不得已隐忍之，另寻妙策除之。适才朝见皇上之际，曾以海瑞具奏。天子爱其才廉，即时提了云南司主事。业已敕吏部知照了，不日海瑞来京。那时却伺其短，因而杀之，方为全计。”严嵩听了大喜，即时吩咐家人备酒。一则与志伯接风，二则庆功慰劳。二人在席又说了许多各省陋弊，彼此一问一答，直饮至午后才散。严嵩邀了志伯，到后花园来坐定，把所得的赃物分为两份。志伯道：“此物就暂寄在大库，待在下陆续来取，不然只恐招人窃议。”严嵩点头，志伯珍重而别。

再说海瑞自从送了张志伯之后回衙，从此更加恩惠于民，民乐为之死。不两月，朝廷有恩旨到，升擢部曹。海瑞望阙谢讫，即便打点入京赴任。此时百姓闻之，皆来挽留。海瑞道：“非是本县舍得汝等，只是朝廷之命，不敢推延。自古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此之谓也。但愿汝等守法奉公，父训其子，兄勉其弟，悉为良善，共乐此升平之福，则本县大有厚望者也。”说罢，不觉掉下泪来，百姓亦随着哭泣。海瑞将印信送与新任，随即起程，带着妻子，一路望北京而来，水宿风餐，晓行夜住，非止一日。到了皇都，暂且侨寓，次日即到吏部禀到。吏部收了手本，即令赴任。此际海瑞领着妻女，竟无处可住。那部里向有主事公廨，只因年远久倾，满地荆棘，却要修整收拾，才能住人。海瑞宦囊涩滞，那有银子？此时张老儿已死亦久。那李翰林散馆后，升了编修，海瑞只得又到他那里告贷。李编修正在拮据之时，勉强代为打算了几两银子，海瑞才得略盖茅房三椽，安顿妻女。既上了任，便要上衙门谒见。第一紧要就是丞相，海瑞去了一连五朝，只不得见。你道为何？却因

严二把持宅门，凡有官员初次禀见者，必要三百两门包，否则任你十天半月，也不能见的。丞相怪将下来，又不是当要的，所以内外的官员，每每都要受这严二挟制。

海瑞次日又来伺候，严二危坐门房之内，只得忍气吞声走上前去，把自己的手本递上，赔笑脸说道：“二先生，相烦通传一声，说擢刑部主事海瑞求见丞相已经数日，万望方便。”严二将那手本掷在地上，说道：“好大的主事！二先生是你家养出来的么？怎么要与你奔走？好没分晓，一些事也不懂得，还不快走！”一顿言语，说得海瑞红了脸，觉得没趣，走了出来，坐在大门外板凳上，一肚子的气。海安看见主人这般光景，问道：“老爷因甚如此气恼？莫非见了严相，有甚的糟蹋么？”海瑞叹道：“见了严相，受些气也罢了，只是白白受了那严二的鸟气，实属不值得呢。他说我不知分晓，你道有这等可恶的么？”海安道：“老爷有所不知。适间小的打听得一件事来，正要对老爷说知。那严二是丞相的心腹家人，把持宅门，凡有内外的官员初次禀见丞相者，三百两见面门包，另需送与丞相的参谒礼，那就说不定一万八千，至少都要上千，没有就不能得见丞相。怪将下来，说是欺藐了他，即时对吏部说知，除名挂劾，这等利害！老爷不知其中陋弊，故此连来几朝，都不得见。且勿气恼，回去再作道理。”海瑞听了叹道：“鞅轂之下，目无法纪如此，帝之任用小人，殊不觉察！”遂与海安同回。

张氏夫人问道：“老爷见了丞相有什么话说？”海瑞只是摇头不答，不禁叹息。张夫人看见丈夫如此，心中疑惑，只道他为了甚么不是之处，便私问海安。海安备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逐一告诉，张氏方才晓得。少顷用饭之际，海瑞只食了几口，就放下了。张氏道：“老爷且莫烦恼，此是上压下的势了，烦恼亦无益的。还须打算到里面禀见了才好，不然这个官就有些不妥呢。”海瑞愕然道：“你却从何而知？”夫人道：“问海安放得其情。”海瑞道：“想我一介穷官，那得这些银子与他？前日收拾这三间茅房的银子，还是在李编修处借的。世情如此艰难，京中又没甚相好可以挪借得的。我意欲拚这顶纱帽不戴，索性与他做个见识。”夫人道：“老爷，你休将卵撞石，自取破亡。想你十载寒窗，磨穿铁砚，才是这官。今日为甚么事，就拚了这个前程？若是知者，便道老爷不阿权贵，有等不知者，还私相议论，说是老爷在任滥墨，致此免官而归。还是忍气待时的为是。”海瑞道：“夫人之言固属爱我，但目下如何措办呢？”夫人道：“妾自闺中积有数年，现有白银二百，业已随带在身，以备老爷不时之需。今愿奉君前去作贖，不知可能够如数否？”海瑞道：“还差一百，另有参谒

礼不在其数。”夫人说：“若得进见就是了，那严相千富万有，那里争你这一份薄礼？况他看见你这样狼狽，谅亦原宥的。今缺一百，妾有金首饰，料可抵数。老爷一总拿了去，暂应此急如何？”海瑞道：“去了这些首饰，夫人却那里得来饰鬓呢？”夫人道：“我向来不戴的，你只管拿去。”随唤金姑去取来。金姑此时年已八岁，颇识人事，说道：“母亲好好的东西，怎么拿去与人？”夫人道：“你那里晓得？没了这些东西，你的爹爹就保得住这顶纱帽；不然没了官，只怕连饭都没得吃呢？快去拿来。”金姑道：“做官才有饭吃，难道爹爹当日未做官时，就不吃饭的么？”夫人怒道：“小孩子嘴巴巴的，就要讨打呢！”海瑞叹道：“可知此物如此可爱，这难怪他。”因对金姑道：“我儿你且去拿来，为父的自有一个主意，保管就带回来与你就是。”金姑道：“爹爹说过的，休要失信！”海瑞道：“说过就是。”金姑随即进去，少顷捧着一个盒子出来道：“在这里，拿去罢。”海瑞接来，觉得沉重，揭开盖一看，只见盒内放着一对珠花，一对金钏，一对金耳圈，一支扁簪，另有一对东珠，结成蝴蝶样的边花。海瑞道：“这些东西谅可抵得，夫人可将那二百两拿了来，即时就去。”夫人进内，把两袋银子拿了来，交于海瑞。海瑞唤了海安上来捧着，别了夫人，望着丞相府而来。时严二正在门首坐着，海瑞看见，便上前笑脸相问道：“二先生用饭否？”严二只是不理。海瑞又道：“二先生，丞相可曾退朝回府否？”严二道：“退了朝，又怎么？”海瑞道：“在下有个小茶东，敬送上二先生买杯茶吃，相烦通传一声。”随在海安手上拿了两袋银子，上前笑嘻嘻的送与严二。严二接在手内问道：“多少？”海瑞道：“足二百两。”严二听了，忙把银子掷在地下，笑道：“你真是顽皮，那一个不晓得这里的规矩——三百两，少一毫也休想见呢。”说罢便欲转身。

海瑞急上前说道：“二先生不必动怒，另有商量。”严二道：“你商量了再来！”海瑞道：“即此就与二先生商量。”随向海安手拿了那个小盒子，递与严二道：“在下一时不能措办，尚缺一数，今有些须之物，谅可抵数，望乞二先生一观看量如何？”严二遂揭开来看，见是些金器首饰，他本来不稀罕的。只见内有一对珠花，那珠子却也圆莹得好，严二心中大喜，便道：“既然如此，我只得将就罢。”遂收了。随道：“太师的参谒礼呢？”海瑞道：“见了太师，自然面送。”严二道：“只是太师少憩在万花楼上，你且在此候着，待太师起来，我觑个便，替你通传就是。但太师的礼，是少不得的。”海瑞道：“这个自然，不须费心。”正是：任他奸巧计，自有主持人。毕竟海瑞见了严嵩，有甚说话，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海瑞竭宦囊辱相

却说严嵩退朝回府，用了早膳，自觉身子困倦，到万花楼上睡息半时，谁知一觉直到未刻方才起来。严二侍立于侧，严嵩洗了脸，家人随将八宝仙汤进上。严嵩一面吃着，问道：“今日有甚事情？”严二乘机进道：“新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海瑞稟见。”随将手本呈上。严嵩忽然触起张志伯之言，遂勃然怒道：“他是几时上任的？怎么这时候才来稟见？”严二道：“是本月初五日到京，初六日上任的，计到今日已是半月。但该员在外一连候了十余日，只因太师有公务，小的不敢通传。”严嵩道：“这海瑞前在淳安时，颇有循吏之声，你们休受他的门礼。”严二道：“领命。”严嵩吩咐传进。

严二即来门房，见了海瑞说道：“海老爷，你今日好造化，恰好太师起来了，今传你进见。若见了时，只说三日后即来稟安，只因他有公事，门上的不敢通传就是。”海瑞应诺，随着严二来到后堂，转弯抹角，不知过了多少座园亭，方才得见。严嵩在那三影亭上凭椅危坐，旁边立着十余美貌的妾童。海瑞即便趋前参谒，行了庭参之礼。严嵩问道：“久闻贵司廉介，颇有仁声。故天子特迁部曹，以资佐治，汝其勉之。”海瑞打参道：“卑职一介贫儒，屡试不第。谬蒙皇上格外殊恩，特赐额外进士，即授淳安儒学。受命之日，局踣未安，惟恐无才，有忝厥职。复蒙当道以瑞才堪治县，即以淳安县改授。卑职到任，惟有饮水茹荼，矢勤矢慎，以期仰副圣意而已。何期殊遇频加，深荷太师格外提挈，得授期职，实出意外之幸，深感云天之恩。自愧浅薄末才，辜负堪虞，伏乞太师复加训诲，则卑职实感再造之恩矣！”严嵩道：“此是天子之意，与吾何干？你且退去罢。”海瑞复打一躬道：“卑职有个委曲下情，不揣冒昧，敢稟太师丞相，不知可容诉否？”严嵩道：“有甚事情，只管说来。”海瑞先谢过了罪，随说道：“太师大魁天下，四海闻名。今复佐君，总理庶务，燮理阴阳，调和鼎鼐，天下无不仰望，以为久病乍得良医，苍生皆有起色。卑职昨到京来，赴任后，即到太师府稟见。其如太师家人严二，自称严工先生者，每遇内外官员初次稟见，必要勒令三百两银子以作门礼，否则不

肯通传，还称太师设有规习，每逢参谒者，必要千金为寿，否则必捏以他事，名挂劾章。以此挟制，莫不竭囊供贖。似此，则声名扫地矣。大抵太师丞相皆未察觉所至，如此小人舞弊，太师岂可姑容？还望丞相详察。”

严嵩听了海瑞面揭其短，心中大怒，本欲发作，只恐认真，遂故作欢容道：“微先生言，几被这小人舞弄。但不知先生来时，严某可有勒索？”海瑞道：“若是没有见证，卑职焉敢混说？”严嵩道：“他却取你的多少？”海瑞道：“须要不多，无过卑职倾家相送，尚欠一百两。尊管还不满意，不肯代传，又以危言恐吓。卑职自念一顶乌纱虽然不是十分紧要，但是十载寒窗，妻女万里从苦，故亦有所不忍。卑职妻子苦夫失官，不得已尽将闺中金饰交于卑职，持送尊管作抵，尚费多少屈服之气始得相通。今日得亲颜色，亦非小可。然卑职从此衣食俱尽，丞相却将何以训诲？”严嵩听了，不觉满脸红一块青一块的说道：“岂有此理，这奴真欲倾陷吾也！先生且暂少坐，容某讯之。如果属实，则当正法，决不稍事姑容也。”海瑞道：“习性成惯，太师当以好言劝之。”严嵩越发大怒，即便唤了严二进来，骂道：“你充当本衙家丁，有得你食，有得你穿，这就是了。怎么在外瞒着我，如此滋事？你知罪否？”严二见海瑞在旁，又见严嵩发怒，谅是为着此事发作，只得跪下说道：“小的自蒙爷收录以来，无不遵法守分，并无过失。乞爷明示，死亦甘心。”海瑞在旁，却忍不住插嘴道：“你休要瞒太师，你适间受的是什么东西？”严二厉声道：“你看见什么东西？无端在我主人面前谗谮？”严嵩喝道：“休得多言，我且问你，海主事现在告你私收门包，可有么？”严二道：“没有。”海瑞作色道：“明明二百两，另外一盒金器，经我亲交与你手上的，难道白送了么？”严二被海瑞质对着，谅不能抵赖，乃道：“我们当家人的，上则靠着主人赏赐，下则仗着你们老爷们赏封。适才蒙老爷赏的，如今现放在门房里，还未曾取起，怎么就在主人面前谗害？既然老爷舍不得，就请拿了回去就是，又何必捏造这言语！”海瑞道：“可是有的！如今当太师面前还我便罢，不然恐太师执法如山，不能稍宽汝矣。”严嵩在上，听得真赃正贼，只得叱骂道：“不肖的奴才，怎么大胆私受人家赏赐？还不拿来，当面缴还主事老爷么！”

严二不敢再说，只得急急走到门房，将那二百两银子，并小匣儿一齐捧将出来，跪着道：“这就是海老爷赏与小的之物，今当海老爷交还，算是小的多谢海老爷赏了。”严嵩笑道：“你是一个家奴，怎么消受得起？这却是海老爷故意与你作耍，你怎么却认真了？快些送还海老爷罢。”严二急忙将银子钗饰，交还与海瑞。海瑞接转，便向严嵩拜谢道：“多蒙丞相破例相觑，使卑

职衔结无既矣。”严嵩明知其言刺己，故作欢容道：“先生勿怪，旋当整治此奴矣。”立即吩咐家人备酒，与海瑞叙话。海瑞告辞道：“卑职乃是部属微员，明公乃朝廷极品，焉敢忘本？只此告辞。”严嵩道：“偶尔便饭，吃一碗去。”海瑞只是告辞，坚决不从。严嵩道：“诸事不合，祈先生包涵，敢忘厚报？”海瑞唯唯，辞谢而归。暂且不表。

再说严嵩打发海瑞去了，即唤严二责骂道：“你怎么这般糊涂？我原说过的，叫尔不要收他的礼物，怎么竟收了？如今却被他当场出丑，好生没趣。想我自莅任以来，只有势压于人，并不曾稍出逊言。今为尔却受了一肚子的鸟气，真是岂有此理的！”严二道：“老爷且息雷霆之怒，暂宽斧钺之威。想小的自从跟随老爷以来，于兹八稔。所行之事，无不与老爷商酌。自爷登仕以来，向设例规，无不凛遵，惟未见这个海瑞，如此混帐。他适间胆敢毁谤老爷，何不立即参奏了他，以警将来？”严嵩道：“海瑞为人刚直忠正，且不畏死。倘彼奋然扣阍，陈理尔我是非，则数载之劳苦心力，一旦为之尽付东流矣！汝不见前者张国公之事耶？此即可为前车之鉴矣。”严二道：“张国公奉旨纠察天下州县官吏贤否，仓库虚实，又何闻海瑞之事？小的实所不知，乞爷明训。”严嵩笑道：“亏汝还是一个宰相的家人。前者张国公奉旨巡察天下州县，是奉旨躬代皇上巡幸，还有谁人敢稍抗逆？所以每过州县，派令府县供应银两，一路俱皆遵办。惟到浙江时，海瑞初署淳安知县，不特不为供应，且骄傲，国公到县，亦不为礼。及张国公发怒，责其不恭之愆，彼则昂然不肯少屈，竟与国公抗衡，并面叱国公之非，还要与张公爷算帐。后来张公爷看见事势不好，恐怕当场出丑，只得忍气吞声。后来还说了多少好话，才得开交。张公爷尚且如此，何况我府近在禁垣。他虽职分卑微，然乃是一个部曹，若是央求一个尚书、侍郎，亦可以上奏的，所以适间我也让他。今后汝等再休惹他，吾自有主意，徐徐图之。”严二应诺而出。从此严嵩心中挟恨海瑞，千筹百计寻事陷害，此是后话。

再说海瑞回衙中，妻子忙上前问道：“事体如何？”海瑞道：“幸喜不致失信。”遂唤海安，仍将小盒子交还小姐。金姑接着，喜不自胜。张夫人道：“且喜见了严相，这顶纱帽方保得稳呢。”暂且按下不表。

又说那张娘娘，自蒙皇上宠爱，在宫三载，产下太子。皇上十分欢喜，遂有立他为后之意。尚未发言，而皇后已死。此际天下臣民挂孝，自不必说。到了小祥，皇上升殿，聚众文武商议，欲立张氏为后。时严嵩在旁奏道：“陛下立后，乃天下之大事，何无一女可当圣意者？”贵妃张氏，乃出身微贱，

伊父市侩之流。既蒙陛下立为贵妃，则张氏之幸有过于望外者。今陛下若欲册为正宫，不特该妃微贱，不足以配至尊，且恐臣民窃议，伏惟陛下思之。如陛下再续鸾胶，当于各臣宰之家，遴选其四字俱全者册之，名正言顺，谁曰不然？”帝听奏不悦，道：“朕自别驾微员入居九五，亦由微而显。今日之事，虽乃市侩之女，然工容言德，靡所不谐。事朕以来，端庄严谨，况已生太子，朕册改为正宫，卿何谏阻？”遂即日册张氏为皇后，立其子朱某为太子，即迁于昭阳正院居住，封妃母仇氏为荣国夫人，颁诏布告天下。严嵩心中不悦。

看官要知道他为甚么不悦之意？原来嵩有甥女，姓郝名卿怜，年方一十七岁，生得倾城之色，羞花之貌，诗词歌赋，无所不晓。居止闲雅，洵是神仙中人。其父郝秀，娶嵩之姊。郝秀曾为部办，携妻在京。及严嵩得官之际，亲戚来往。未几郝秀病死，其姊亦相继而歿。郝卿怜时年十四，无所依靠，嵩遂接归府第，养为己女。三年间，其女长大，更自超凡的美媚。嵩日夕抚育，爱如掌珠。时延大内乐部女，教以歌舞，满望进于皇上，以固己之宠。怎奈皇后尚在，张妃之宠未衰，无隙可乘。今皇后已薨，正欲进献，忽帝要册张贵妃为后，故此严嵩从中谏阻。岂知天子不听，决意册立。嵩心中不悦，恨恨回府。自思有此机会，又被他人占去。如何不恨？正是：不如意事机偏巧，有心之人恨便多。要知将来严嵩果能把甥女进入宫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严嵩献甥女惑君

却说严嵩久欲将甥女卿怜进于天子，今见其志不遂，便恨恨而归。回至府中，不胜忧闷。自思：“我着意许久，用了多少心血，才得卿怜习谳歌舞。今一旦大失所望，如何是好？”千思万虑的，再不能算得一个好方法出来。忽然想起兵部给事赵文华素有学问，为人多谋足智，新与我相契，何不请他到来商议，或有计策，亦未可知。遂吩咐家人拿了一个年家眷弟的名帖，到兵部中来请赵文华过府闲话。家人领了名帖，便一径来到兵部公廨，见了赵文华，将帖子递上，致主人之意。赵文华看了帖子，即忙衣冠，随着

来人急趋相府。

时严嵩早已令人预备下酒筵在那万花楼上，嵩却在花亭相候。文华来到花亭，见了严嵩，急急上前打躬请安。嵩一手挽起，相携到万花楼上，分宾主坐下，家僮献上龙团香茗。赵文华躬身道：“旬日事忙，不曾到府上问安，罪甚，罪甚！不知老太师相召，有何训谕？”严嵩道：“闲暇无聊，特邀先生与我一谈。”文华道：“屡扰尊厨，醉酒饱德，不知何日衔结？”嵩道：“先生何必客套？自古相识者，天下知心无几人。今吾与先生同朝，甚愜素怀，故无事之际，敬邀先生闲谈。”文华就要把盏，嵩道：“先生真是长作客套也。”遂对酌于楼上，彼此劝酬，备极欢畅。嵩道：“昨日皇上欲再册后，仆欲以小女奉敬，不意今日已立张贵妃矣。此却先后只差一刻耳，诚为恨事。”文华道：“昨闻太师曾谏来，怎么皇上如此固执？”嵩道：“皇上以张贵妃有子，故立之。”文华道：“张贵妃出身微贱，帝实不察，将来何以母仪天下？诚不可解也。”嵩道：“吾欲送小女进宫，但此刻张贵妃已正昭阳，且帝爱其子，因重其母，倘不肯纳，如之奈何？”文华道：“今观帝亦耽于酒色者，当以计饵之，自无不纳之理。”嵩因问其计。文华道：“今皇上与太师乃是忘形之君臣，来日早朝，乘间奏请帝过相府赏花，帝必不推。若是驾临，太师则盛饰女乐，靓妆小姐而出，使之把盏进饌，则帝必乐。酒至半酣奏之，必然允纳的。”嵩大喜，忙谢道：“先生真妙计也！”即与痛饮而别。

次日早朝，帝问严嵩道：“近日市中米价如何？”嵩奏道：“今春雨水调匀，正是‘雨旸时若’。各处禾稻丰足，真所胃一禾九穗，实足为丰年之庆也。”帝喜道：“若此，则朕无忧矣。”嵩呼万岁，道：“陛下忧民若此，故上天特降丰年，此苍生有幸，臣等不胜欣忭之至。际此升平之时，臣敢恭迓六龙过臣第赏花，小显君臣之乐，不知有当圣意否？”帝大喜道：“久闻相国园内佳雅，朕每欲一玩。今相国有心相邀，明日必至，惟恐有累卿耳。”嵩忙谢道：“陛下圣驾一临，草木生辉。臣不过水酒一杯相敬耳。”帝应允。嵩辞谢而去，回到了府中，即请文华到府，请他布置。文华应命，便即唤了严嵩的家人要那一件这一项，顷刻之间，摆设得如花团锦簇一般，水陆并陈。预将甥女卿怜修饰，又令各女乐预先打点。至次早，嵩具朝服伺候。至午刻，只见黄门官飞奔而来，称说圣驾起行，已离正阳门，将次到了。嵩即令人于路焚香恭迎。少顷，只见黄伞飘隐，远远望见銮驾。嵩即手捧玉圭，跪于地下。那侍卫仪从，一对对的不知过了多少，随即有女乐十六人，一派笙歌嘹亮，一对香炉过去，就是銮舆。嵩即山呼万岁，帝赐平身，嵩扶帝而行，一直来到

内堂，方才下舆。帝坐于当中，嵩复山呼舞蹈。帝赐坐问道：“卿居此第几年？”嵩道：“蒙皇上天恩，臣秉钧衡于兹三载，居此不觉三年矣。”帝笑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卿与朕相处，屈指不觉将近十载矣。”嵩谢道：“臣以一介庸愚，谬蒙陛下知遇殊恩，不次超擢，惟有赤心一枚，以报陛下也。”

须臾，筵宴齐备。嵩以小碧金车坐帝，令两个美人牵拽以行，来到万花楼，果见幽雅不凡，迥殊人世，俨然瑶岛琼台，即大内亦无如此布置。帝心甚喜，赞道：“此是神仙之府，朕焉得长处此也？”嵩谢不迭。赏玩了一番，随即登楼。那楼高数仞，更且四面窗扇，皆以玻璃为之。其中朱栋雕梁，自不必说。嵩请帝坐于当中玉龙墩上。帝仰望无际，青山远叠，绿水漾洄。正是：欲穷千里景，更上一层楼。当下帝观眺良久，不觉心旷神怡。嵩即亲自把盏。随有女乐一十余人，皆衣绣绮，油头粉面，真如锦簇花团一般。为首一女子，更觉美艳非常，立于诸女之中，如鸡群之鹤，以春葱捧玉卮，跪献席前。帝注视良久，不觉神为之荡，笑道：“卿真乃神仙中人也！”频以目视之。嵩乘间进曰：“此女有福，得见天颜，亦一时之大幸也。”帝笑道：“此女不减太真，朕欲为三郎，未审丞相肯见惠否？”嵩曰：“此臣女卿怜也，今年十七岁矣，尚未有问名者。然蒲柳之姿，恐不足近褻圣躬。”帝笑曰：“司空见惯，故以如此，使苏州刺史断肠几回矣！丞相勿吝。”嵩即与卿怜齐呼万岁，当席谢恩。帝大喜，即赐卿怜平身，命人以小车先载入宫。与嵩畅饮一番，然后回宫。嵩直护驾至宫门方回，好不欢喜。复与赵文华饮至月上东墙，方才各散。至次日，闻帝即于是夕在翠华苑留幸严女。嵩得了这个喜信，以千金谢文华之妙计。从此与文华更加相厚，格外另眼相看。不一月，将文华改擢刑部郎中，暂且不表。

又说严氏卿怜，自从一日得帝宠幸，便做尽百般艳媚迷惑人主，帝宠之日深，遂被严氏所惑，常在严氏苑内。未几月册严氏为上阳院贵妃，宫中称为严妃，十分宠爱，言无不从。严妃便欲谋为皇后。适张后失宠，帝听信严妃朝夕谗谮，遂决意废张后而立严氏。群臣闻之，多有上本阻谏者，帝只留中不发。八年五月，帝御温德殿，以皇后本市曹女，不得母仪天下，废为庶人，立严妃为皇后，群臣不敢复谏，张后遂被废矣。严氏既立，因见张后有子，恐他日自不能立。乃复进曰：“皇后怨陛下深矣，不如仍复立之，庶无后患。”帝问：“何出此言？”严氏道：“张后怨陛下之废彼为庶人，心深嫌怨，口出不恭之言，待其子稍长，即当复仇，故宜避之。”帝怒甚，即时囚张氏母子于冷宫，永不许朝见。可怜张后并无失德，一旦为奸妃所害，囚于冷宫，不

见天日。时太子年已三岁，日夜啼哭，后甚忧之。宫中之人，无不窃叹。海瑞闻之，即上本申奏，劝帝复立张后，其内有云“太子久已储位青宫，天下所共知也。今一旦被废，窃恐无以取信于天下。惟陛下思之”等语。帝闻奏不悦，只念海瑞向日廉介，况又是正言，乃批其本尾云：

览奏备悉。卿忠心为朕，然事已更，岂可复乎？姑隐图之，不负卿意也。汝其隐之。

海瑞见了批语，叹道：“谗言惑主，虽有忠言，皆逆耳矣！”海瑞不觉已在部三年，应该报升迁擢的，只因严嵩记其曾上过奏本一事，心中恨之，故特不迁瑞之官。瑞不以为意，惟愿天子早日省悟而已。

帝既惑于严氏，自然重信严嵩。此时嵩位极人臣，帝宠信无比，乃尊嵩为国丈。嵩便肆行无忌，朝廷大小事务，悉归嵩手。凡有升迁降调一切，皆禀白于嵩，然后入奏。嵩又另植群党，以赵文华为通政司。时张志伯已为陕甘提督，嵩欲以志伯为护卫，遂奏请撤回志伯为京城兵马都督。这缺是京城总管，掌理九门军马。志伯既得了恩命，即日起程赴京都。先到严府请安，随将礼单呈上。内开的是：

锦州大毡毯一张，黄州柑子一百篓；

宝石如意一枝，珍珠如意一枝；

碧玉宝带一围，金供器五件；

西洋时钟一对，锦缎千端；

水晶帘一挂，玻璃照身镜二面（高九尺厚五寸许，紫檀镶）；

浣火布一丈，玉马一匹（高五尺，有轮自能行走，转动如生）。

严嵩看了礼单，惟喜的是那张大毡毯。笑道：“仆因万花楼高大，冬月欲得一方毡毯铺于地上，以便暖坐，只苦无此大材料，常以为憾。今见此毯，谅与楼之宽窄不差甚么。”志伯道：“丞相试铺在楼上，看是如何？”嵩即令人展，开铺在楼上，果然一些不宽，一些不窄，俨如定制的一般。遂大喜道：“莫非亲家量过了的，然后命人织的么？”志伯道：“然也。”嵩笑而谢之道：“亲家真知我心也。”遂令人备宴，相与畅饮，尽欢而散。正是：只因心爱处，即便遂怀来。后来张志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张志伯举荐庸才

却说张志伯次早入朝，朝见已毕，帝令平身，宣上殿来，慰劳毕问曰：“陕甘一带近日如何？”志伯奏道：“陕西一省幸赖宁安，惟凉州一度陷于鄯善之夷，彼时有窥视之心。甘北界邻胡地，胡亦图人脚。臣到任后，即时加巡警，严饬戍士，所以守御严而衅无从起耳。此乃陛下洪福，国家之幸也。”帝喜曰：“卿可谓能理而善治者也。今卿来京，不知守者可如卿万一否？”志伯奏道：“臣奉恩命之日，即在各营镇哨内悉心遴选。查有中营中镇胡芳，年力精壮，善得抚守之法。且待军士有恩，人乐为之死。臣将军务令其暂署，候陛下简放才干兼优者赴任，以资弹压。”帝道：“此任甚重，非素谙抚治之员，不克胜任。卿意以何人可当此职？”志伯道：“臣观才干兼优者固不乏人，然非在外重镇，即夹辅都城，恐不能移易。臣伏见相国族弟严源，年富力强，谙晓治道，具有王佐之才、孙吴之略。现为驾部郎，这人可当此任。陛下试召之，面询其治理之道，必有可观。否则臣甘受欺君之罪。”帝曰：“卿为社稷之计，举贤才，荐忠良，乃大臣之礼。朕甚嘉尚，何罪之有？”遂令黄门官，持节到相府宣召严源，明日早朝见驾。黄门官领旨去讫，帝即对张志伯道：“明日吉辰，即当接印任事可也。”随赐玉如意一枝，飞鱼袋一个。

志伯山呼谢恩出朝，急忙来到相府，恰好严嵩正在书房用膳。张志伯进见，嵩即请同吃。志伯道：“饭且自吃，特为君报喜而来。”嵩问：“有何喜事？”志伯便将帝问彼答，现在简放令弟源老兄，已差黄门官持节来宣，明日早朝陛见，即为大将军的话说明。嵩闻言反觉不悦，道：“蒙亲翁美意，特为舍弟吹嘘。但舍弟自江西来，诸事未谙，仆无奈以一职而羁其身。今忽然膺此大任，只恐弗胜，诚不免画蛇添足，似此如之奈何？”志伯尚未及答，人报黄门官奉节至，请爷快出接旨。嵩即穿朝服出至中堂，跪接圣旨。黄门官口诵圣旨道：

现据张志伯奏保丞相族弟严源，有王佐之才，孙吴之略。朕

甚嘉悦，特着黄门官持简到宣，卿宜携弟明日早朝陛见，朕另有委谕，毋延。钦此。

严嵩谢恩已毕，向黄门官谢过了劳。黄门官道：“恭喜相国，令弟今承特召，必有大缺简放，可喜可贺。”嵩谢道：“乃尊使福庇所致。”黄门官作别回朝覆帝不题。

再说严嵩打发天使回宫，即来与志伯商议道：“明日舍弟入朝，只恐皇上面询其戍守方略，舍弟如何能答对得来？怎么是好？”志伯道：“太师不须忧虑，可令人请令弟来此，仆自有以教之，必不致误事的。”随又着人到府中，取地輿图来。二人领命，分头去讫。少顷，严源来到。二人相见毕，志伯便向他道喜。源道：“何事可喜？乞即示知。”志伯道：“二爷旋作大将军矣，岂犹未知耶？”遂将如何如末，备细说知。严源听了，惊呆半晌，始道：“谬承亲翁大人吹嘘，恐仆有负所荐，如之奈何？”志伯道：“不妨，且坐片时，自有分晓。”言未毕，家人取图来到。志伯展开悬壁上，乃是一幅地理图。上载着陕甘两省的山川关隘形势以及路径险要，一一均有注脚。那里为最重要之地，何处是冲繁之区，指摘清楚，历历如见。志伯道：“二爷明日到了那里，必要先整饬那里，又次及那里。”细细为之解说，再三指示，严源默记于心。志伯又将如何答应戍守之道，复为开说，严源亦细心记之。嵩喜道：“非亲翁之大教，真弄巧反拙也。”顾谓严源曰：“汝默记之，毋致临时遗忘可也。”源当面称谢。嵩即命人取酒共酌。志伯辞道：“现奉圣旨，仆明日上任。仆尚有事，只恐明日不能相从二君入朝，幸勿见怪。”遂辞去。严嵩恐源不能记忆，是夕竟不放严源归，将图形屡屡指点，复令其诵读注脚之语，直至四更，始息片刻。

刚转五更，兄弟双双拌撒朝衣，令家人提了绛笼，一径入朝。金鸡三唱，天色渐曙，忽闻景阳钟三响，各内侍鸣鞭静殿，各文武分班立着。嵩与源二人跪于阶下。少顷，御香氤氲，一派音乐，两行宫女及许多太监拥簇着帝升殿，坐于九龙绣墩之上。文武山呼已毕，帝令卷帘，宣严嵩、严源。二人山呼万岁，趋上御前，俯伏金阶。帝赐平身，二人谢恩起立于龙书案侧。帝顾严嵩曰：“此即汝族弟耶？”嵩奏道：“乃臣弟严源也。”帝随问源道：“卿现居何职？”严源伏奏道：“臣现充驾部郎之职。”帝笑道：“志伯荐卿之才高，朕今日当展汝骥足。朕欲以卿为陕甘提督诸军，卿料能守此否？可为朕言之。”源顿首道：“臣乃一介庸愚，毫无知识，谬蒙张都督过誉。臣不才，惟有竭尽忠诚，以报陛下高厚于万一耳。至于守抚事宜，非可以预定者，见机而行，遇时而进，抚则不失为讨，讨则仍复为抚。抚讨两道，即治理之道，诚非

臣所能逆料者也。”帝闻源语，大喜道：“真将才也！大将在谋，今卿得之矣。朕欲以全凉委卿，卿其勿负朕意。”源顿首道：“臣无才无识，诚恐弗克胜任，有负陛下委托之重。”帝道：“卿之才，朕已知之。”即以严源为甘凉总督诸军事，赐上方剑，即日起行。源九顿谢恩出朝。二人好生欢喜。少顷就有许多官员前来道喜。此际严源恰如山阴道上，竟然应接不暇。次日，赵文华即以千金为寿，另有名马玉带之类相送。严源既受恩命，即日打点赴任。吏部那边，即着差人送了文札，并上谕训旨过府。严源择吉起程，一路上的供应迎送，所过州县官吏，无不攒眉吞气，俨然先日之清算张国公也。暂且不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海瑞在部，不觉四年有余，备极劬劳。二次报功，皆被严嵩驳回，不许填报卓异，且每欲寻隙陷之。只因海瑞办事小心，又并无一些破绽，嵩故无从下手。时张志伯在京城，恐怕海瑞见帝，即败露其故，故每劝严嵩隐忍，总不迁其官爵，使彼不得见帝。因为如此，瑞又在部年余。一日，人传严嵩与弟甘凉总督严源常有私书来往。嵩子世蕃，年方十五岁，终日在外嫖荡，恃势凌人。昨日在于翠勾栏院饮酒，一语不合，酒后使性，竟将院娘击死。知县前去相验，拘问邻人，方知是世蕃所为。知县竟不敢根究凶首，反把尸母扣押，令其遵依领埋。如此肆横，种种不法。海瑞听了叹道：“似此则小民受害者，恐无宁晷矣！”但自己官职卑微，咫尺天颜，无由得见，心中烦闷。值部务稍暇，乃过李纯阳编修处闲话。李翰林延至内堂，彼此谈论。说起朝中之事，海瑞慨然曰：“皇上信任严嵩，则社稷将见倾危矣。”相语未毕，忽人传李侍读到拜。李纯阳道：“海兄且少坐片刻，待小弟陪了客来，再来叙谈。”海瑞笑道：“既有贵客至，请自便罢。”李纯阳拱一拱手，往外陪客去了。

且说海瑞独坐无聊，遂将纯阳的书籍翻阅。看了几本，不觉一本书内，有一小折儿夹在其中。海瑞展开来看，却不是别的，乃是严嵩的劣迹十二款。只见上写道：

第一款：二年春三月，嵩在通政任内，窥见顺城门外张一敬之女美媚，以势娶之。其父母不允，嵩讽县令以横事陷一敬于狱。嵩因娶其女为侧室，阻隔其父母往来。一敬幽死于狱，敬妻旋亦屈恨而死。嵩恐女为父母复仇，夜缢死其女以灭口。

第二款：嵩改擢刑部尚书，凡有天下抚院所咨命盗各案，必取押咨银若干两，否则驳伤。

第三款：嵩在刑部尚书任内，讯江南一家三命之案。凶首有

财，令人贿赂严嵩，以白金三千为寿。嵩受之而反其案，使死者抱憾九泉。（五年九月事也）

第四款：嵩迁丞相，加太师，日益肆横，目无君父，把持擅专，所放之官，布满天下。六年五月，嵩以太保刘然不为己用，遂矫旨收之，杀于狱中。

第五款：福建闽王某，因无贡物于帝，亦无嵩贿，嵩即谮于帝前，称闽王不贡，便有不臣之意。闽省地接番夷，恐王为患，劝帝早除之，免滋后患。帝乃赐闽王死。嵩复使该地方官抄籍王家解京，以肥己囊。

第六款：嵩善窥上意，每遇帝喜，必暗奏之，彼党羽某人好，他人歹。帝惟嵩言是信，升降不明，朝廷解体。

第七款：嵩有心固宠，欲为椒房之戚，以甥女育为己女，特请帝至府中献弄，蛊毒君上，陷害张后以及青宫，皆废为庶人，现今幽于长门宫。

第八款：嵩与步军统领张志伯，结为党羽，又为儿女之亲，屡屡保荐，直至封爵，出镇大州。今复奏帝调回，总掌九门之钥，其居心更有不可问者。

第九款：嵩与主事赵文华友善，朝夕绸缪，欲为己用，超擢文华通政之职。迁擢由心，目无君上。

第十款：私加官关课税，以饱贪壑。

第十一款：放纵家人严二，刻薄重利放债。

第十二款：府第款式，仿照大内，而更极其新巧，僭越有罪。

海瑞看了，随大喜道：“有对证了！”即急急的收于袖中。正是：看明十二款，拚得一身亡。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陈劣迹

却说海瑞见了严嵩劣迹十二款，便急急笼入袖中，竟不辞而去。回到

馆寓，展开再看，愈加恼怒，拍案叹道：“如此国贼，若不参奏，殊非为君为臣、忠君爱国之心矣！”遂即作稿具奏，将这十二款劣迹，书载于内。其奏稿云：

刑部云南司主事臣海瑞，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奏为国贼专权，官民被害，亟请严旨，立除横暴，以安臣民，以靖天下事：窃见丞相严嵩，身膺重禄，深负国恩。自蒙陛下殊渥以来，不次迁擢，以郎官荐升通政，旋擢尚书，复蒙格外殊典，钦加太师职衔，义秉钧衡。计嵩自及第筮仕以来，屈指未及十载。以献媚工谄，遂致位极人臣，从古未有之幸。理当竭忠报国，以答高厚。然嵩自得宠以来，日肆暴虐贪戾，性成残忍。甚至门庭如市，大开卖官鬻爵之权。公用贿赂，罔顾王章，植党树威，其心莫测。小人任为心腹，君子视若寇仇。擅杀大臣，私放官职。如其族弟严源，从豫来京，白丁得职。复令其儿女亲家，现在九门总督之张志伯，谬加混荐，乍膺重镇，因托以代志伯回京，以便结成一体。文武之权，悉归嵩之掌握。诚欲危国家而为不轨谋矣。臣受国恩深重，虽肝脑涂地，亦难仰答高厚于万一。睹此国贼专擅肆横，情难哑忍。不揣冒昧，谨列嵩历行劣迹，条列于左，以冀陛下电察。乞将严嵩革职拿问，交三法司拟议。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矣。谨据确实以闻，臣不胜待命之至。

计列国贼严嵩劣迹共十二款。恭呈御览。

次日五更，海瑞穿了朝服，竟趋朝觐帝。内有同僚见之，问曰：“先生从来不曾趋朝，今日何故趋朝？有何大事？”海瑞道：“朝廷乃臣子陈说利害之地，但有事即得趋奏。公何必多问，自便罢了。”那同僚见他如此抢白，自觉没趣，遂不再问。

少顷，金钟响亮，帝升已殿，文武随班朝贺，山呼舞蹈毕。海瑞越班而出，俯伏金阶，奏道：“臣刑部主事海瑞，有本冒奏陛下，伏乞赐览。臣不胜幸甚之至。”帝突见海瑞在阶前，手捧奏章而跪，乃令内侍取来观看。帝览阅良久，自作沉吟之色，乃传旨道：“卿且退，朕自有处。”竟将奏稿纳于龙袖之内回宫。文武看了如此光景，皆不知何故，退出朝房。有来问讯的，海瑞笑道：“此乃机密，少顷便见。”众皆疑惑不定，只得各别回去。海瑞亦别众而回，于路大喜道：“倘蒙天子准了此本，则与臣民除害，纵瑞一死，也是值

得。”回到私衙，又复欢笑。张夫人便问其何以甚喜，想必要迁升官秩么？海瑞道：“迁秩倒是小事，所可喜者，业已参奏了严嵩矣。”张夫人听了，不觉大惊失色：“老爷为什么疯了？”海瑞道：“好端端的办着正事，为什么说我疯了？”张夫人道：“若不是疯了，难道死活都不晓得么？”今严嵩势倾人主，炎权灼手。你竟敢参奏他，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其死耶？”海瑞道：“严嵩虽然势大，但彼自犯法，理当惩创，怕他则甚？”夫人道：“虽则犯科作奸，律有明条。然彼女现为皇后，吾料老爷不能与彼抗衡也，姑待之罢了。”海瑞道：“夫人且自宽心。吾以一介贫儒，受恩深重。今见国贼不奏，何以仰答圣主洪慈？纵为奏嵩而死，亦所瞑目，夫人勿言。”

不说海瑞夫妻之话，再说嘉靖帝袖了海瑞奏稿，回至宫中，与皇后严氏观看道：“汝父为官不轨，致被廷臣参奏，卿意如何？”严后便俯伏在地哭奏道：“臣妾之父，待下过严，是以不得众心，固有此一端。伏乞陛下察之，妾与父不胜幸甚！”帝曰：“虽云不得于众，而本内十二款，款款有据，朕若故为庇卫，未免过于偏袒。今当批行廷臣，秉公确讯，却示意于承审之员，彼此开解了事就是。”遂提起御笔，批其本尾云：

海瑞所奏，如果属实，亟应严究。着三法司会同秉公确讯。如有稍虚，即加倍反坐，以警将来。严嵩、海瑞，即并押发收审，三日具覆。承审官毋得稍存袒护，钦此。

这个旨意一出，随差了两名内侍，分头到两处押交。严后再拜谢恩不表。再说那三法司是太常寺卿、刑部尚书、光禄寺卿兼兵部侍郎。尔道那三位是谁？太常寺卿刘本茂，刑部尚书郭秀枝，兵部侍郎陈廷玉。当下三法司接了旨意，即命廷尉提人。谁知朱票未出，内侍早已将两人送到。郭秀枝即命权禁刑部司狱看守，悬牌明日听审。二人交到刑部司狱处，依此分开看守，自不必说。

再讲严后打听三法司乃是某人某人，即暗令小内侍将三份礼物悄悄的送与三人，致嘱方便。三人却不敢收下，惟对使者道“谨遵懿旨”而已。郭秀枝平日是与严嵩相好的，心中自然要袒庇。又有娘娘之旨致嘱，越要回护，即来见陈廷玉道：“仆观此案，乃海瑞怨恨严太师不迁其官，故而有此一端。今奉懿旨，还当仰体圣意为是。”陈廷玉道：“只是海瑞所奏十二款，似有确据，如何偏袒得来？只是皇后既有懿旨，等待临时见机而行就是。”秀枝称善。二人一同来见本茂，备以此意告知，本茂含糊应允，然心究不平，姑应之而已。

少顷升堂。三人坐下，吩咐左右，先请严嵩问话。时嵩已青衣小帽，来到堂上。三人略略起身拱让，便令人取大垫，铺于地上，让嵩坐下。秀枝问道：“闻得太师与海瑞有隙，不知是否？”严嵩道：“海瑞与某向不通问，有何仇隙？此事是海瑞怨某不迁其秩，故而冒奏，希图泄忿。惟三位大人察之！”秀枝道：“太师之言，如见其心，且请自便。”嵩谢而退。

秀枝即唤海瑞到堂。海瑞亦是青衣小帽，朝上打躬。秀枝却不让座，便问道：“汝告严太师十二款，可有确据否？”海瑞道：“严嵩专权罔上，肆暴恣横，鬻爵卖官，植威树党，公行贿赂。天下之人，无不深知，何为不确？”秀枝道：“尔却不揣冒昧！但凡大臣有罪，诸廷臣会衔联奏。汝乃是一介微员，辄敢妄奏国威，汝知罪否？”海瑞笑道：“夫贼子乱臣，人人得而诛之，又何怪一部之微员也？海瑞受国厚恩，誓以死报。今奸臣蠹国，正瑞报主之时也，虽断首捐躯，亦复何憾！”秀枝道：“汝既有确据，能指其人否？”海瑞道：“不能一一指出。但不论皇城内外，无人不知此一十二款。”秀枝怒道：“既未能指实据，岂不是冒奏么？”观此必有他人主使，不然，这十二款从那里得来的？”海瑞道：“人人皆知，却是那里没有？”秀枝道：“听此口词，不打那肯招认？”吩咐皂隶扯下去掌嘴。本茂急止道：“且慢！海瑞主事，尔此事却从何处得来，亦不妨直说出来。否则徒受敲掠，终亦要说的，此非达士所为也。”

海瑞听了本茂之言，忖思道：“有理，想我一时粗糙，竟不审辨真伪，遂闻于上。今被郭贼问得无言可答，何不供出李翰林，亦得他来作个确证。”便道：“此十二款却从史馆得来的，难道还不确凿么？”秀枝道：“史馆所载的事实，皆入于金滕柜中，汝焉能取得？此又是胡说的！”海瑞道：“现从编修李纯阳书籍中得来的。如有不信，可即传李纯阳来问，便可以见其确凿矣。”郭秀枝笑道：“原来是你与李纯阳捏造的，且带下去。”左右答应一声，将海瑞簇下。本茂对二人道：“海瑞之言，必有来因，可唤李纯阳来问便知端的。”即令廷尉官往唤纯阳。

且说纯阳那里知道此事，正与客对弈。忽家人报道：“不好了，不知海主事怎样把老爷的密事宣泄于帝之前。今日奉旨，令三法司会讯严、海二人，谁知这位海主事却把老爷扳扯在内。如今三法司已差了廷尉官来请老爷，现在堂上，请爷去相见。”李翰林听了，不知这话从何说起，便丢下了棋子，急急出来迎接。那廷尉官见了纯阳，将来意说知。李纯阳道：“不知海公为着甚事，扳扯在下，公可悉其情否？”廷尉官道：“原来尊驾还不知道么？那海主事前日将严相参奏一本，具奏十二款，帝即批发三法司会审，在堂上

供出太史来的。我们且到那里再作计议可也。”李纯阳道：“暂容入见妻子一诀。”廷尉官应允。

纯阳入内见了妻子，备将上项事情说知。其妻莫氏大惊，且泣道：“君家今日此去，可保生回否？”纯阳道：“夫人莫要悲忧，此去即不能生还，亦无所憾。但我在生一世，只有一子，年尚未冠，一生只有这点骨血，汝当善视之，毋负我意可也。”莫夫人道：“夫妻之义，父子之情，自不必说。老爷且自放心，吉人天相，谅亦无妨的。”此时李公子在旁，见了这般光景道：“父亲不必如此恋恋作儿女态，生死有命，又何迟疑之有？”纯阳听了大喜道：“好，好！有汝如此，吾死亦瞑目矣。”遂出外与廷尉官同到三法司堂上去了。正是：忠臣能有忠臣子，强将麾下无弱兵。未知李纯阳此去可得生还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青史笔而戮首

却说李纯阳听了儿子李受荫一番激烈言语，遂奋然就行。同着廷尉官一路望着三法司衙门而来。廷尉官进内禀知唤到，郭秀枝便吩咐，且候明日随堂带质，当下廷尉官将李纯阳带回看守。

至次日午堂，一千人证俱到，三法司升堂危坐，先带李纯阳上堂。李纯阳看见秀枝在座，叹曰：“吾必死矣！”原来郭秀枝与李纯阳同在翰林院时，两不相睦。纯阳最鄙其为人，故相左。当下秀枝见了，分外眼明，俨然问官一般，威福擅作。乃把朱笔来点李纯阳之名，书吏在旁高声喝点。李纯阳心中不忿，也不答应于他。郭秀枝连点三次，只见李纯阳不应，乃怒道：“何物书呆，如此大胆！法堂之上，尚敢如此矫强耶？”纯阳笑道：“实不敢自负，但贱名自殿试传胪之日，经圣天子御笔点过，至今无人呼唤。不虞为汝等所呼，大奇，大奇！”秀枝愈怒道：“汝自恃为太史，不服王法么？”纯阳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功受赏，有过领罪，何敢不服王法？但吾之名讳，非汝得而呼之者也。”本茂看见如此，皆难过意，遂从容道：“李太史之言，怕不有理？惟公既已奉勘，不得如此。”纯阳道：“此是奉旨否？”本茂道：“亦非奉旨，然事有因，故致勾摄太史，何太于过执？且说现在事罢。”因问道：“刑部主事海瑞，冒奏严太师一

十二款，奉旨发在法堂听勘，昨已严讯一切。惟海主事不能历指事迹，致使再三研讯，称说一十二款，乃从太史家内书籍中检出，不知果有此否？”纯阳听了，如梦初觉，方知海瑞私自取了他的密缄具奏，乃道：“一十二款果是严嵩实在劣迹，但不知为海瑞所盗耳。”本茂道：“太史身为史官，凡有文武内外臣工以及大内一切贤否之事，均应密缄金柜，何乃疏忽至此，为海主事所盗！忽略之咎，只恐难辞。”纯阳道：“严嵩所犯十二款，乃是确据无疑的，故此直书于史册。惟恨一时未曾放入金柜，不虑为海瑞所盗。忽略之咎，固无可辞矣！但严嵩身为贵戚大臣，犯科作奸，不知可有罪否？”本茂道：“太师犯法，自然皆与民同罪，无实据何以为案？太史亦太造次矣。”纯阳尚未及答，只见秀枝大怒，拍案叱道：“汝为史官，不稽实迹，动辄秉笔诬捏，罪有应得，汝亦知否？”纯阳道：“有无反覆，尽属公言，则朝廷可以不必设史馆矣。”秀枝叱曰：“朝廷设立史馆，原以直朴之臣，原以书载那廷臣贤否，岂容汝一人在内舞文弄墨，以伤正气也。若不直供，只恐毛板无情，悔之不及矣。”纯阳道：“事属确切，须死不移！”秀枝大怒，便欲行刑。本茂道：“玉堂金马之臣，未曾有受辱者。如果属实，应具奏天子，当明正法。公切不可因一时之怒，辱及仕途，为将来者怨。”秀枝怒气未息，叱令发在廷尉看守，吩咐退堂。退入私衙，与二人商议道：“幸喜纯阳不能实指的确，此案似可规避，不知二公之意若何？”陈廷玉尚在无可无不可之间，惟刘本茂不允，说道：“若反史馆之案，则十部纲鉴，皆不足信矣。”独不与联衔会稿。郭秀枝看见刘本茂不允，乃私以陈廷玉名字，联衔具覆。其覆稿云：

臣郭秀枝、陈廷玉等谨奏，为遵旨议覆事：窃臣等奉敕着三法司勘问刑部主事海瑞参奏太师严嵩一案，臣等遵即会合，秉公确讯。现据主事海瑞供称，与太师向无交往，亦无仇怨。惟太师自秉钧衡之后，海瑞日望其提挈迁秩。如是者引望数载，不得迁擢，遂以为怨。故与翰林编修李纯阳谋陷，捏造浮言，计共一十二款，希图中伤之。经臣等再三研讯，矢口不移。旋传李纯阳到质，据称伊与海瑞同乡，更兼同年，梓里之情，故多来往。纯阳自散馆后，改授编修，心意未足，乃向严太师求卓异擢迁侍读之缺。而严太师以正言责之。纯阳诚恐有罪，遂思先中伤之，以灭宰相之口。故特挽刑部主事海瑞来家，故以一十二款作为偶尔搜检，冒昧上陈，彼此希图瞒听，共泄私愤等情。再三研讯，坚供不讳，似无遁饰。臣等伏查例载，下僚以私怨上司，捏造浮言，冀欲中伤者，首犯议新

主决；从则免官，仍治以枷杖之罪。臣等未敢擅便，谨将今讯过缘由，据实具覆，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臣等不胜待命之至。

这覆本一上，天子看了，惟不见有刘本茂名字，心中疑惑，乃命内侍悄悄地宣召刘本茂进宫，细问原委。内侍领了密旨，来至刘本茂私第宣召。恰好刘本茂正因昨日郭、陈二人联覆之事，忖思海、李二人，本是为国之诚，今一旦为郭贼所诬陷，眼见得身首异处，我岂可袖手旁观？况我亦是奉旨的，既不联奏，亦当另覆才是。于是在窗下作稿，书缮正了，要待明早呈御览。忽家人报称有天使至。本茂匆匆衣冠出迎，延入书院，让正面坐下。茶罢，本茂道：“天使光降，有何圣谕？望乞示知。”内侍道：“适因天子看了刑部尚书郭秀枝等覆奏本章，圣心疑惑。又见奏章上并无大人名字，故此特差咱家前来，宣召老先生进宫问话呢。即请速行。”

本茂即与内侍同到宫中，见帝于御云轩中。帝正将陈、郭二人覆奏看阅。本茂上前俯伏，口称万岁。帝敕平身，随赐绣墩。本茂叩谢毕，帝问道：“会讯海、严之案，卿亦在列。今是非均无定着，卿又不签名联奏，却是为何？莫非其中另有别情否？卿当为朕言之，毋使枉纵，以昭平允可也。”本茂奏道：“臣奉旨会勘海瑞参奏严嵩一案，已得其情矣。只因郭秀枝、陈廷玉二人任情偏断，故此臣不敢签名，以坏陛下之法。今臣另有察勘严、海二人实情，具覆小折呈览。”遂在袖中取出一折，呈于帝前。帝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太常寺臣刘本茂谨奏，为据实具覆，以期圣鉴事：臣窃查海瑞，向与严相并无仇隙，而瑞性固耿直，每恶其为人，常有参奏严嵩之心。但以微员，不获睹天颜为恨。故虽有奏嵩之心，而无可乘之隙。五中隐忍，非一日矣。瑞偶过翰林编修李纯阳家闲话，适有客来访，纯阳便出款友。海瑞独留书斋，久坐无聊，偶检阅纯阳案头书籍，不意见纯阳记嵩劣迹共一十二款。瑞见之益怒，遂有参奏之机。即时不别而行，连夜修成奏章，申奏陛下。其忠君爱国之心如此。而李纯阳送客后，亦不曾觉。及瑞在堂供出纯阳所记之事，臣等即传伊到问，一字不差。此乃海、李二人之实情。但纯阳身为史官，自应慎事，何得以国家密事存放家中案头，殊属忽略，难辞其咎；合依泄漏机密律治罪。其主事海瑞无有罪，毋庸置议。不知有合圣意否，伏乞皇上裁处。臣不胜幸甚之至。谨表以闻。

帝看毕，持疑未决，复问道：“卿何备得其情，若此真确？”本茂道：“臣于讯审

之后，私到廷尉处，叩其真情，是以知之的确。”帝听了沉吟不语，良久乃道：“卿且退，朕自有以处之。”本茂辞谢而出，不表。

且说那嘉靖帝看了两处覆奏，只见各执一词，较之本茂所呈似近情理。然嵩有此一十二款，难怪海瑞参奏。诸臣不签一字者，乃畏嵩之势，而缄口结舌。幸有主事一人为朕敷陈，不然则听嵩蒙蔽不已。方欲批发，将嵩革职治罪。适严氏来到，俯伏阶下，口呼万岁。帝赐平身，便问道：“卿何至此？”严氏泣道：“妾父不得众心，被海瑞诬陷，昨闻廷臣多有附会之者，惟陛下察之！”帝道：“卿父向与朕厚友，今复为国戚，虽然作奸犯科，朕当宥之。但海瑞所奏一十二款，得之史馆，事难反覆，如之奈何？”严氏道：“史馆有事，则不该宣泄于外，即此可见矣。譬如陛下立法之事，史臣亦可任意泄耶？李纯阳忽略机密，罪无可道，愿陛下先诛纯阳以警将来，则是非从兹定矣。”说罢，不胜哀泣。帝惑之，即时批了一道旨意云：

据三法司申覆前来，海瑞本与相国并无怨嫌，惟编修李纯阳，不合私造浮言，夹于书籍之中，故使海瑞得见。瑞即认真，动此忠君之念，旋以一十二款具陈朕以尽忠。其中委曲，尔毋庸再问。严嵩仍复原职；海瑞不合造次冒奏大臣，但念其因公，并非私意，尚可原情，仍着主事用。罚俸半年，以警不应。其编修李纯阳不合忽略，故捏大臣，着即处斩完案。钦此。

这旨意一下，可怜这李纯阳一旦身首危然。后人读到此处，谁不为之痛心哉！及李纯阳被斩之后，海瑞方才得释，听得这个消息，即如飞的奔到法场而来，抚尸大哭。且吩咐家人，勿要收殓，急奔朝堂而来。时已将晚，海瑞却不能少候，直趋殿上鸣鼓。正是：只因全友谊，那惜此身躯？毕竟海瑞这一上殿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红袍讽以复储

却说海瑞在廷尉衙门得释，闻知李纯阳被害，遂急急来到法场，抚尸痛

哭一番。随令人看守，自己却急急的走向朝房而来。此际天色已暗，海瑞也等不到明朝，悄悄的走到龙凤鼓边，拿起槌儿，把鼓乱击。“咚、咚”连响，惊动了守御的官军，立将起来把海瑞拿住，问他所以。海瑞道：“我有隐情，除非见了万岁爷，方可说的。”那些侍卫见他说话含糊，便把他带住。少顷，有司礼监出来，问道：“谁人大胆击鼓？”侍卫道：“刑部主事海瑞击鼓，业已带下，候旨定夺。”内监听了，吩咐：“把这蛮子海瑞带着，待咱家好去覆旨。”侍卫应诺，内监即到内宫，奏知皇上。帝即出殿，时已曛黑，满殿点着了灯烛，便传海瑞进见。那些内侍如狼似虎的一般，走到外边，把海瑞抓进殿来。海瑞连忙叩头，口里只呼万岁。帝问道：“你乃一个微员，何故诬捏宰辅？罪有应得。朕念尔出于无心，故特加恩宽恕。如今复敢击鼓，难道还有甚么委曲于尔么？”海瑞顿首奏道：“微臣参奏严嵩，原为忠君起见。然臣蒙恩宽宥外，李翰林忽被斩首，此臣所以不敢偷生也。特诣宝殿，伏乞陛下立赐臣死，以全朋友之义，以明微臣之志。”帝道：“李编修泄漏机密，罪应正法，汝何独为他殉耶？”海瑞道：“陛下垂拱万方，而凡百姓莫不群承德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乃五伦备者。夫妇有恩，朋友有义。今李纯阳身为编修，秉笔史馆，书记严嵩一十二款，乃其分内之事，实不虞瑞之偶见而盗之。今蒙陛下赐以一刀之罪，纯阳罪固当戮，死而无憾。然臣实是害纯阳之人，敢独偷生耶？伏乞陛下亦赐臣以一刀之戮，则微臣无憾矣！”帝听了海瑞这一番言语，不觉长叹道：“卿可谓不负人者也！然李纯阳已死，不能复生。卿乃朕之直臣，朕忍轻弃耶？”乃传旨：“赐李纯阳冠带，用五品之礼安葬，追赠为翰林学士。因海瑞之忠义，转赐以玉如意一支，以旌其义。海瑞谢了恩，领旨下殿。早有礼部以五品冠带一袭，交与海瑞。

海瑞接了，急急来到法场，时李夫人正与公子抚尸大恸。海瑞大呼：“尊嫂、贤侄止哀，有恩旨来。”李夫人听得有人叫唤，便止了泣，只见海瑞到来。海瑞作揖道：“尊嫂且接恩旨。”李夫人便与公子跪着。海瑞捧住冠带道：“奉圣旨以李翰林加五品职衔，赐冠带殓葬，家属谢恩。”夫人公子口呼万岁，把冠带接收讫。旋各官僚皆来吊唁。海瑞此时穿了一身孝服，跪在一旁，如丧父母一般，逢人便道自己之过。少顷，棺木已备齐了，随即入殓，将柩寄于城外之资报寺。海瑞竟随着灵柩相守，夫人与公子倒觉过意不去，劝道：“海老爷，不必忧焦了，如今且请回衙理事。亡夫之灵柩，自有愚母子服伺。”海瑞坚执不肯，直至小祥后，方才回衙。即对夫人说道：“李年兄因我而死，今其家眷流于京邸，又无依靠，吾甚过意不去。意欲将女儿许配了

他的公子，一则以报李年兄之恩，二则女儿终身有着，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张夫人道：“老爷之言甚善，如今他们母子无依，先接过了居住，且供应公子读书。其婚姻之事，慢慢再说。若是预早说明，只恐公子畏人谈论，不肯过来同住呢。”

海瑞大喜，次日即到公馆来，见了李夫人，便将相往同往之意说了一遍。李夫人道：“多承叔叔厚意，但是愚母子在京亦是无用，不日当整归鞭。惟是目下并无分文，难以行动耳。”海瑞道：“贤嫂且到舍下暂住，待愚叔打算盘费，再送尊嫂、贤侄回家未迟，幸勿推却。”李夫人不得已，乃与公子搬到海瑞私衙。张夫人加意殷勤，情同姊妹一般相待，自不必说。海瑞闲暇之时，更用心教那受荫的经史，谆谆讲解义理。李受荫却也聪明，一听了书便悟。因此海公更喜其聪慧，比自己生的还倍加爱惜。

如此住了一年，过了礼仪的大祥。海瑞便请了冰人，对李夫人说合他儿子的亲事。李夫人道：“愚母子流落天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母子漂泊，犹如萍寄。多承海老爷提携，使愚母子不致饿毙他乡，则感恩靡既矣，焉敢仰扳千金小姐作媳？烦善为我辞可也。”媒以李夫人之言回覆，海瑞便自来见李夫人道：“以小女配令郎，实瑞所应报先人者也。尊嫂休得推却。”李夫人看见海瑞如此情形，只得依允。只是并无聘礼，只得将玉簪一支，权为聘礼。海瑞接了，从此改口相称，此时又更加亲厚矣。夫人虽然屡欲回家，怎奈海瑞坚留不放。一则要女婿近身攻书，二则又因盘费未备，不觉又过了一年。

时值皇上四旬万寿，京都臣民各处张灯结彩，与帝恭祝称庆。大小臣工，皆有恭祝贡物。海瑞是个穷官，更兼近日又多了几口养活，可怜他自上任，只有一领红袍，直至于兹，冬夏也无更替的。如此劳苦，那里还有甚银子备办贡物？不过空手随班祝贺而已。是日，帝大喜，遍赐诸臣之宴，海瑞亦在列内。只见严嵩手捧玉卮，跪于帝前，顿首祝道：“臣愿陛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皇图永固，帝道遐昌。臣有恭祝圣寿之诗一律，恭颂万寿。”遂将诗呈上。帝看诗毕，笑曰：“丞相过誉，朕恐不当。今日可谓太平筵宴，君臣之乐，无过于此，岂可无诗以纪其盛？凡尔诸臣等，各和一首何如？”诸臣皆呼万岁。随有刑部侍郎唐瑛，左春坊右庶子刘保邦，各吟一首，无非都是些赞扬之句。帝览毕，乃向海瑞道：“诸人皆有诗章，主事何独缄口？”海瑞俯伏奏道：“臣才迟钝，今尚思索矣。”帝令速和，海瑞即便到自己的位上，浓磨香墨饱笔，题成一律呈上。帝览诗。再四吟哦，复又沉吟半晌，不觉慨然长叹，低头不语。众臣莫知其故，

海瑞面上却有欢容。帝即宣瑞到御座之前，谕道：“观卿数语，使朕有愧于心。然事已至此，如之奈何？”海瑞顿首奏道：“陛下恩遍万方，何借一开金口，使彼母子亦得称庆。”帝大喜道：“依卿所奏。”海瑞顿首谢恩，欢呼万岁，退回原位。

帝对文武百官道：“朕行年三十人继大统，屈指不觉十载。回忆少年所行之事，大半乖错，今甚悔之。现与卿等共聚一堂，诗酒相娱，亦可谓千古一时之盛，但缺一乐矣。”诸臣齐道：“陛下垂拱万方，四海一家，乃极乐之天下，独有缺者何也？伏乞陛下示知。”帝叹道：“古人有云：‘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而今朕富有四海，汝诸臣工无不竭诚尽职，翼辅王室，可谓乐矣。但缺一乐者，惟朕无子。若有太子，今日席前称庆，岂不称全美乎？”诸臣未答，海瑞急急趋至御前，俯伏奏道：“陛下有子，何以云无？”帝故意道：“寡人何处有子？卿何以言之？”海瑞道：“张皇后产太子，曾经颁行天下，于今七载，陛下岂忘之耶？”帝作惊喜之状道：“朕却忘怀了。非卿言，朕几不省。今日不可不使皇子一睹盛事。”海瑞复奏道：“太子称庆，礼固宜然。今陛下何不召来，与诸臣相见？一则太子得亲祝遐龄，亦稍尽人子之道，亦不负陛下以仁者治天下也。”帝正欲降旨，只见班中闪出一人，手执象笏，俯伏金殿，口称：“万岁，微臣严嵩有一言冒奏，伏乞陛下恩准，则臣等亦不胜幸甚。”帝笑道：“卿试言之。”正是：奸臣恐怕君恩降，故以谗言阻止君。未知嵩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贤皇后重庆承恩

却说严嵩在殿上，听得海瑞与帝之语，诚恐特降恩旨，把太子赦了出来，仍居储位，则己女之宠就衰矣，附即俯伏金阶，奏道：“前者皇子与张氏有罪，被废已经数载，天下臣民皆知。陛下不宜听海瑞之言，致有出乎反乎之讥。此必海瑞勾通长门，因此乘机巧说，以图蛊惑，望陛下速诛之，则天下幸甚矣。”帝笑对嵩说道：“卿有子否？”嵩道：“臣只一子。”帝曰：“朕欲卿子代朕子幽禁数载，卿愿否？”嵩道：“臣儿无罪，不得入此幽宫。”帝笑说：

“可知道又来了！汝子无罪，故不得入此长门。岂朕子有罪，合当长禁耶？丞相勿再言，且退。”嵩惭愧而出。帝即令内侍持节赦皇后、太子出冷宫，另备宴于绮春轩，父子相庆。诸臣随驾回宫，各各散出。严嵩急急回府，再作计议，自不必说。

再说张皇后与太子自从贬入幽宫，不觉四载。母子二人，日夕惟有对泣而已。幸赖有冯保时时开解，不然则恐不能双全矣。这日，张后在冷宫，想起今日乃是皇上万寿，又值四旬，遂对太子说道：“今日正是汝父四旬万寿，天下臣民，皆来称庆。若是我与尔不曾被废，今日不知怎生高兴呢。”太子听了，含着一眶眼泪说道：“可恨奸妃狠毒，致使我父子不能见面。他日重睹青天，我怎肯与他干休。”说罢痛哭起来。冯保在旁劝慰道：“娘娘、太子爷，都莫要哭，朝廷岂无公论？且自宽怀忍耐而待之的好。”说犹未了，忽听叩门之声。冯保出问何人，只见司礼监胡斌手捧节钺说道：“皇爷有旨，特赦皇后、殿下二人，立即到绮春轩朝见，幸速前往。”张后与太子连望阙谢恩。旋有小内侍捧着冠服进来，张后与太子换了吉服，随着胡斌来到。时帝已在绮春轩等候，忽见张氏携着太子而来。其时太子年已七岁，生得志气轩昂。帝一见，不觉喜动颜色。皇后与太子俱伏于地下待罪，帝即下座，亲手挽起后与太子，重新祝寿。帝动了父子之情，不觉流下几点泪来。张后道：“罪妾幽闭深宫，以为今生不能再见天日矣。何幸陛下突施格外天恩耶？”帝惭愧笑道：“昔日之事，毋烦絮说，且言今日之欢。”此时筵席已备，太子亲自把盏。帝大喜，与张后叙些旧话，直至月上柳梢，方撤之。是夕帝与张后宿于绮春轩内，令冯保侍护太子于青宫。次日，帝令侍读学士颜培源为傅，教习太子诗书，改绮春轩为重庆宫。却只不题起改易之事情。张后亦不敢多言，百凡缄口而已。冯保打听明白，才知是海瑞之力，即奏知张后。张后感激海瑞之恩，召太子入宫谓曰：“吾与儿得复见天日者，皆海主事之力也。汝当铭之五内，他日毋忘其功。”太子道：“儿当镂心刻骨，将来图报恩人就是。”暂且不表。

又说那严氏卿怜，得知皇上复召张后，特赦太子，仍复青宫，心中大怒。又见帝久不临幸，未免惊忧，终日嗟怨，泪不曾干。乃修书一封，令人送与严嵩，令其为计。严嵩正因女儿之事，心中忧闷，连日不曾上朝。忽然接到宫中书札，乃展视之，见写道：

女卿怜百拜，敬稟者：女蒙大人豢养，并荷提撕，得侍椒房，亦云幸矣。不意坐位未暖，忽有此变。今张氏与太子皆蒙恩赦，女料

不日皇上必复其位。太子今已复居青官，张后现居绮春轩，帝即改为重庆官，观此则可想矣。虽不明言更复，其改名重庆者，盖有自也。倘一旦复位，置吾何地？当先思所以自卫之计，庶免不测之虑，惟大人图之可也。书不尽赘，惟早决。谨禀。

严嵩看了，沉吟半晌，无计可施。自思皇上之意，却要改复。未言者，是所不忍也。若不及早自卫，必有不测之祸矣。乃覆书一札，令人持回。致覆卿怜，叫他依书行事。来人持回，卿怜将书即时拆开，细看其书云：

览阅来书，备知一切。但此事之祸机已伏，发在迟早，则未可料。其改重庆二字，乃重相欢庆之意。汝宜早退旧地，乃让正院于彼。则帝喜汝之贤淑，而祸患尽息矣。汝宜悉想，毋致噬脐。吾尔与有荣施焉。此覆，不尽所言，统惟早定大机可也。

严氏看了父亲回书，自思让位之说亦得。但我已在正院四载，今日复居人下，岂不被人耻笑？若不让回正院与他，皇上必然有以怪我，此际更不可开交。左思右想，别无妙计，只得自作小奏一笺，令人持献与帝。帝览其奏，云：

臣妾卿怜，诚惶诚悚，九顿谨奏：窃妾乃蒲姿柳质，谬蒙圣恩，持置正官，受恩之日，心身未安。时以圣意过深，不敢固辞，忍隐五中，直至于兹。今恭逢皇上四旬万寿，八方庆洽，所有囚徒，皆被恩泽。皇后张氏，太子某，皆蒙恩赦，俾得重沐恩膏。妾心数载之默祈者，一旦已酬。今谨具寸笺，伏乞皇上鉴原，仍以皇后张氏复正昭阳。妾仍侍侧，不胜幸甚矣。谨奏以闻。伏乞陛下圣鉴。妾卿怜临池，不胜惶恐之至。

帝览奏即批其笺末云：

览阅来奏，不胜欣忭。具见卿贤恭德淑，洵堪嘉尚。准如所请，着即日移居临春院。其昭阳正院，着司礼太监王贞，即行洒扫。差礼部郎中侯植桐，备法驾恭迎张皇后复居故官。其文武诸臣，仍往朝贺三日。钦此。批毕，即令来人持回。严氏看了，即日移迁临春官去了。

王贞把昭阳正院洒扫一番，张灯结彩伺候。郎中即齐了銮驾仪从，引领着到绮春轩来。早有太监们进了后冠服，张后穿了，望阙谢恩毕，随即登

與，就有許多宮娥、侍女隨從。太子身穿吉服，腰懸寶劍，護駕而行。來到正院，一派音樂，迎入宮中。禮部率領文武諸臣朝賀畢，張后傳懿旨，卷起珠帘，宣諭諸臣曰：“哀家前者因咎被廢。今蒙皇上重加殊恩，復正昭陽。汝等皆宜忠君愛民為首，毋負至意。”眾臣領命。其時，海瑞亦列於內。張后看見，特宣上階諭道：“哀家今復昭陽者，賴卿之功也。特賜錦緞十匹，如意一枝。”海瑞叩頭謝恩。諸臣皆散，帝亦進宮，與張后稱慶，從此夫妻相愛如初，按下不表。

且說李夫人思念家鄉，堅意要回潮陽。海瑞亦不便強留，便向張夫人致意：“吾女年已及笄，必須婚配。今既回粵，彼此相隔數千里之遠。況我在京不知何日滿任，恐耽呈了親事。不若擇個吉日，就在衙中成親，甚為兩便。”李夫人應允。海瑞便擇了吉日，把女兒金姑招贅李受蔭為婿。不覺過了滿月，惟是沒有盤費打發他母子起程。海瑞焦悶了數日，并無一策，忽然想起太子待我恩深，今值此忧蹙之際，何不修書，向他借貸少許？主意已定，遂即拂拭花箋，濃磨香墨，一揮而就。封緘完固，袖到青宮門首，候了半日，方見馮保出來。馮保見了，忙上前作揖道：“海恩公在此何干？”海瑞回禮道：“殿下安否？”馮保道：“太子幸托清安，現在太傅處念書呢。”海瑞道：“在下有寸緘，敢煩公公轉致如何？”馮保道：“這個使得。”海瑞便在袖中取了書札，交與馮保道：“相煩即送，明日在下來听回信。”馮保答應，各相揖別。海瑞回到本衙，對張夫人說知。夫人道：“此書一到，太子必然見允的。”

不說海瑞盼望佳音，再談那馮保接了書信，急急來到青宮，恰好太子放學，馮保即把海瑞的書札呈上道：“海恩公今日在宮門外遇了奴婢，先請問爺的安，次將書札交與奴婢，說是要面呈殿下開拆。”太子接了札展開，只見上面是：

臣海瑞謹百拜，致書于青宮殿下。敬稟者：瑞因敝親家李純陽之家屬，即日回粵，苦無資斧，百貨莫應。敢冒昧敬干，乞貸千金，俾得借資敝家回粵，不致流落京城，并故翰林之柩，得歸故土。以正首丘，皆賴洪慈所賜矣。專布，并請
金安

太子看畢說道：“海恩人固已如此。但我一時沒有，怎生是好？”便向馮保問計。正是：惟有感恩與積恨，千年萬載不成塵。畢竟馮保說出什麼計策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奸相国青宫中计

却说太子看了海瑞的书札，自思年来幽禁冷宫，今始得出，纵有每月的月俸，亦是有限，如何便得千金来与他？况且他是我一个大大的恩人，今日初次启齿，却怎好不应他的命，情上难过？遂对冯保道：“目下海恩人急需，修札与我告贷千金。只是两手空空，如何是好？”冯保道：“海恩人是必迫于不得已，方向千岁开口。今日却要应承他的才是。”太子道：“固然如此，但此际却到那里去弄银子来？你可替我想个主意。”冯保道：“爷何不到户部去借一千两银子与他呢？”太子道：“吾亦知向户部库里可以借得。但是劝支库项，该部必要奏请。倘彼动之，皇上知道，问吾要此银子何用，势要说出来的，汝岂不知青宫的规矩么？凡有与外臣往来，以及私来相授受者，均干例禁。况且我奏赦未久，今与海恩人来往，倘严嵩借此为词，复施谗言，则我与汝恐又要入冷宫去矣，故此是使不得的。”冯保听了，眉头皱了几皱，不觉计上心来，便道：“有了，有了！”太子道：“有了甚么？”冯保道：“奴婢想起来了，那严嵩他家现放着许多银子，爷明日何不向他借几万两来用用呢？”太子道：“他与我不睦的，怎么反向他去借银子？亏你说得出来。”冯保又再三沉吟说道：“又有好计在此，说来听如何？行则行之，否则另议罢。”太子道：“你且说来，看是中用否？”冯保道：“太子爷明日可请了严嵩进宫来，只说请他讲解《五经》。来了的时候，理合让坐献茶。待奴婢先把一张椅子，砍去一只腿儿，再将锦披围住，自然是看不见的。复把一盏放在滚水之内煮至百滚，那盏儿自然是滚热的。烹上了茶，却不用茶船，就放在茶盘之上。待他来拿的时候，必然烫着了手。一时着热，必然身手齐动，那三腿的椅子一动，岂不连人翻倒？那奸贼一倒，那盏茶却难顾了，必定连茶也丢在一边。打碎了茶盏，爷即变起脸来，将他抓着去见皇上，说他欺负爷不在眼上，好意请他入宫讲经，优礼相待，他竟敢当面打碎了茶盏，就如亲打爷一般。那时另有说话，怕奸贼不赔爷的茶盏么？此际就大大的开口，要多少，随爷说就是了。若得了银子，将来送与海恩人。应剩下的，爷买果子吃也是

好呢。”太子听了大喜，不觉手舞足蹈起来，说道：“妙计，妙计！即依计而行可也。”遂先令冯保去相府相请。

那严二看见是内宫的人，不敢怠慢，急急进内通报。是时严嵩正在书院坐着看书，只见严二来说：“青宫内侍冯公公要见。”严嵩便亲出来相迎，延入书院让座。冯保谦让道：“咱们是个下役，怎敢与太师相国对坐？这却不敢。”严嵩道：“公公乃是青宫近臣，理应坐下说话。”冯保还再让谢，方才就座。严嵩便先向冯保面前请问了太子的安好，然后问道：“公公光降，有何见谕？”冯保道：“只因太子爷今岁就傅，所有《五经》俱未曾听过讲解。故特令咱家前来，敬请太师明日清晨进宫，太子爷亲诣叫太师讲解，故望太师明日光降。”严嵩道：“太子现有师傅，常在青宫侍读，怎么反唤老夫前往呢？”冯保道：“只因太傅不十分用心讲解经史，爷大不爱他，所以特请太师爷前往呢。”严嵩道：“既蒙太子宣召，明日恭赴就是。”冯保便作别回宫而来，对太子说知。太子道：“这事尽在尔一人。你可预备，切勿临时误事。”冯保道：“奴婢自当理会得来。”次日清早，严嵩竟不上朝，来到青宫。时冯保早已把那椅子并茶盏弄妥了，走在宫门候着。严嵩即便上前叫声：“冯公公，恁早起来了么？”冯保连忙说道：“太子候久了，请进里面相见。”严嵩便随着冯保而进，到了内面。只见太子坐在龙榻之上，见了嵩至，即忙起身迎谓道：“先生光降不易。”嵩便向上朝躬，太子急忙扶起道：“先生少礼。”吩咐冯保拿座位来。嵩谦辞，太子道：“焉有不坐之理？请坐下说话。”嵩便谢恩坐下，冯保立在椅后，暗以自己的腿来顶住缺处，所以那椅子不动。

严嵩道：“蒙太子宣召，今早趋朝，不知太子有何指示？”太子道：“孤昔者获咎，奉禁四载，于前日蒙皇上特恩赦宥，使孤就傅。惟太傅不善讲解《五经》，孤心厌之。故特召先生进宫求教，幸勿各也。”严嵩道：“臣学浅才疏，不克司铎之任，还乞太子另宣有学之辈。”太子道：“久闻老先生博学宏才，淹贯诸经，故来求教，幸勿推却。”遂唤内侍送茶，那内侍即便捧了两盏茶来，先递与太子，随以眼色示意。太子会意，便拿了那一盏在手。余下那一盏，便是滚热的，送在严嵩面前。严嵩便将手来接，初时还只道是那茶水烫热的，不以为意，及拿在手内，如抓着一团红炭一般，那里拿得住来？便将手一缩，早将那茶盏丢在一边去了。冯保在后面把脚放开，严嵩身子一动，那椅子就倒了，把他翻个筋斗，那茶竟溅着了太子的龙袍。太子此际强作怒容，骂道：“是何道理，在孤跟前撒泼么？冯保与我抓着，扯他去见皇上分割道理。”只吓得严嵩魂不附体，即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谢过，说道：“臣

不觉失手，冒犯殿下，实不敢欺藐千岁，伏乞殿下原情。”太子怒道：“孤亦明白，你看孤年幼，所以当面欺藐是真。孤岂肯受尔这一着的？去到皇上面前再说！”叱令冯保：“把严嵩带住，孤与彼一同面圣去。”冯保此际心中暗笑，那里还肯放宽一线？把严嵩紧紧的抓着胸前的袍服，一竟扯到大殿而来，太子随后押着，一同来到金銮。

此时早朝尚未曾散，文武看了不知何故，皆各惊疑。皇上一眼看见了，叱令冯保放手。冯保将严嵩松了。嵩即俯伏于地，头也不敢抬起。太子走到龙案之前，俯身下拜，与皇上请了圣安。皇上赐令平身，上殿侧坐。问道：“吾儿不在青宫诵读，却与冯保把太师抓到殿庭，是何缘故？”太子奏道：“臣儿蒙父王特恩，令臣就傅。只因儿《五经》未谙为愧，故令冯保过相府，敬请严嵩进宫，讲解《诗经》。可奈这严嵩欺臣年幼，进得宫来，臣以师傅之礼相待，而严嵩竟敢把臣的茶盏当面打掷得粉碎，欺藐殊甚。所以特扯他来见陛下，伏乞陛下与臣作主。想相国欺臣，就是目无君上，乞陛下公断。”帝闻奏，向严嵩道：“太子好意相延，进宫讲书，尔何故擅把御用的茶盏掷打，是何道理？这就有罪不小了，汝可知否？”嵩叩首不迭，奏道：“臣奉青宫令旨相宣，即时赶赴，蒙殿下赐茶。此际臣实不知茶盏故意弄得滚热的，伸手来接，被烫失手，误将茶盏打碎是真。臣焉敢欺藐，伏乞皇上详察！”

帝闻言自思，此必冯保所为。但今日之事，惟有解开就是，便对太子道：“相国之失手本出于无心者。今已碎了，可令他赔还就是。”太子道：“明明是他有意将茶盏打碎的，今还说是茶盏故意弄得滚热，只这一语，便可以见矣！今蒙父皇训示，臣敢不遵。但嵩有惊驾之罪，不可因此以启将来诸臣不敬之端。伏乞皇上着令相国立即赔臣的盏价，并治以不敬之罪。”帝道：“吾儿，汝却要他赔还多少？”太子道：“臣只要他赔一千两就是。”帝便宣谕道：“相国，你不合误打碎了御盏。今着汝赔还银子一千两，明日清晨缴到青宫去，并与太子负荆请罪。汝本有不敬之罪，朕决不枉法，该着发往云南充军三年。但是朕今需人办事，特加恩典，着发在云南司过堂三日，以赎其罪。”严嵩不敢再辩，只得叩谢天恩，各皆下殿。严嵩受了一肚子的屈气，抱恨回府而去不表。

再说太子与冯保大喜，回到青宫说道：“今日有以报海恩人矣。”冯保道：“爷太公道，皇上问爷要赔多少，爷就说该要数万，怎么只说一千两？如今有一千两，送于海恩人，却没有余剩的了。”太子笑道：“你我有衣有食，要他则甚？这就够了，不必妄求了。”冯保口虽则应允，然心中实有不甘。自

思：“亏我随着爷与娘娘，受了四载之苦，那里去得一文半文来？今日有了这个机会，那肯就此轻放了他？明日严嵩这老贼要来缴那一千两银子，待我故意将他受难，谅想他必要我相传的，待咱诈他一些银子用用，也是好的。想他们不知诈了人家的几万亿数，我却弄他三五百，可就似羊腿上拔去一根毛，有甚么相干？”主意已定，专待行事。自语之间，不觉天将傍晚，冯保伺候晚膳已毕，时已二鼓，各归安寝。然冯保把诈财之念思慕一夜，何曾合眼？

到了次早，天尚未明，即抽身起来，俟严嵩缴银进来，好诈他一番。眼巴巴的望了半日，方才见那严二引着两人抬着一箱银子来到。冯保一见，故作起模样来，假意作睡熟的光景。

那严二走上前来，叫了几声“公公”，冯保只是不应。严二将他肩上拍了一下。冯保只作梦中惊觉的光景，骂道：“尔是什么人，敢来打我？尔没见我睡得正香吗？这一宿也未得安稳入梦，刚刚进入梦乡又碰尔这不晓事的来捣乱！”严二走上前去赔了个笑脸说道：“冯公公，是我。”冯保把眼揉了几揉道：“原来就是严二先生，休怪休怪。到来作甚么？”严二道：“奉了太师之命，送一千两赔价银子到来。相烦通传一声，请殿下阅收。”冯保笑道：“很好，我们的规矩可带来了么？”严二听了，心中明白，便向袖中取了一锭银子，约有五两多重递上，道：“这是区区之意，幸勿嫌轻。”冯保拿在手中一掷，掷到阶上去了，说道：“岂有此理！尔们是充家人的，难道不知规矩么？你们丞相府中闹热得狠，所以每遇内外官员禀见，就勒要三百两。我这里青宫冷淡，凡有要求见爷的，门包也是三百两。若是少了半毫，再休想见得着呢！”严二听了不觉好笑。正是：彼来我以理，今日冤家遇对头。毕竟后来严二却与冯保多少银子，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怒杖奸臣获罪

却说严二听得冯保要他三百两银子的门包，不觉哑然而笑道：“公公休要取笑，若是嫌少，又加些就是。”冯保道：“谁与尔作儿戏事？这是一定之

例，少则不能见的。只怕迟了日子，爷在主子跟前说声，你家丞相恐怕肩不起呢。”说罢，竟转身将要入内之意。严二急急唤住，道：“公公，且请少留贵步，有事慢慢的商酌。”冯保怒道：“有什么商酌之处？只管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令人好不耐烦呢！”严二道：“如今身上却没有许多银子，故此要与公公商酌。”冯保道：“你只管说来看。”严二道：“我们实不晓青宫向有这个例，如今方才得知。若说三百两，就要回去与主人商酌送来如何？”冯保道：“不是要你主人的银子，是要你平日讹诈的。想你自从投在严府，十有余年，诈的银子盈千累万。今日里付我三百，只如毡上去下一根毛，有什么相干？怎么说出这话来？想必要将你的主人来压咱家。好好的与我滚出去，这银子休想缴进去！”严二见他如此说话，正是大拳打中了他的心坎，不得已道：“既蒙公公过爱，在下就送一百两过来就是。”冯保摇首道：“不中用，不中用，少了一厘，也不济事的！你自去商酌就是。”严二道：“只是目下那得银子如此方便，倘若误了期限，如何是好？”冯保道：“只要尔肯出三百，我便肯挂个贖帐的。尔如情愿，这里有纸笔，尔可写张借券来。”严二道：“如此可借一用。”冯保引他进了门房，给与纸笔，严二即便写了一张借券，递与冯保观看。冯保接来一看，只见上写着：

借券人严二，今因急需，借到冯保公公纹银三百两，约以本月内清还，恐后无凭，立券约以为存照。

嘉靖 年 月 日严二亲笔

冯保接了借约，问道：“几时交足？”严二道：“就依着这个月内便了。”冯保方才应允，把借券收了，然后才进内说知。太子道：“你在外收了进来就是。”冯保领命，便出对严二说：“咱爷吩咐，就此收了便是。”严二即令一人把一箱银子抬到大殿之上，对着冯保点验明白，方才作别。冯保道：“尔的东道，是万延不得的。若失了信，咱却要与你算帐呢。”严二唯唯应诺，恨恨而归不表。

再说冯保收了银子，进内禀知。太子道：“即令你将原银送到海恩人那里去，道我多多拜上。”冯保应诺，即时唤了两个内侍，把这一箱银子抬起，自己引路，望着海瑞衙中而来。时海安正在闲立，冯保便将上项事情说知。海安急到里面说知，海瑞即忙出迎。冯保令小侍把箱子抬到里面，与海瑞相见毕，说道：“幸不辱命，咱爷多多拜上。若是恩公有什么急需之处，不妨又来。现在一千两，尔可收下。”海瑞谢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便望空拜

谢，复向冯保致谢一番，说道：“今瑞在穷厄之际，叨蒙公公与殿下恩施，得济此急。海瑞惟有焚香顶祝，以报高厚耳，容日登堂叩谢。”冯保道：“区区意思，甚么相干，何必介意？若说到宫面谢，这却不用。主人曾有言，恐怕为严贼晓得，说是交结外臣，反为不美呢！”海瑞道：“如此，就烦公公转致就是。”冯保作别回宫而去，自不必说。海瑞既得若干银子，便送到李夫人处，说是盘费。李夫人道：“那用许多？不过二三百金足矣。”海瑞道：“剩下的以为读书膏火之资。”坚要全收，李夫人只得收下，择吉起程。海瑞吩咐家人即去雇备伏马。伏马停妥，话不多赘。

忽人来报：严嵩因为打碎青宫的御用茶盏，被青宫抓去面奏皇上，罚他赔了一千两银子。又说他惊驾，要发往云南充军三年，只因朝中无人办事，如今特加恩典，着发在老爷处过堂三日，权作三年。明日严相便来过堂，故此特着家人来禀说。海瑞听了不觉大喜，手舞足蹈起来。笑道：“天呀，你真真报应不爽了！”又以手指着严府那边说道：“奸贼，你平日专权肆横，今日却有这个日子！”遂传了差役皂隶到来，吩咐道：“明日奸相严嵩过堂，你们只看我的眼色行事就是。若是叫尔们拿下，你们便拿下。若是叫尔们动手打，你们即便动手重重的打就是。如违，重责不贷。”差役们应诺，海瑞恨不得就是次日好去报仇，一宵无话。

次日清晨，海瑞起来，即便吩咐海安在门外伺候。海安领诺，即来门首候了半个时辰，见前面摆着几对马及随从的家人，前遮后护，拥簇着严嵩到来，海安即便上前叩见。严嵩道：“请起。”遂下了马，坐在一张马鞍上，令海安进去通报。海安应诺，随即禀知海瑞。海瑞听了，即时吩咐三班衙役，开门伺候。然后出来，立在大堂之上，吩咐海安便请。海安便来禀道：“家爷在堂上，恭接太师。”严嵩此际，随即换转了青衣小帽，把众家人约在外边，自己随着海安而进。只见海瑞立在堂上，笑容可掬，严嵩即便趋前。海瑞作揖道：“恭请太师金安！”严嵩道：“刚峰安好！”海瑞道：“荒衙何幸，得太师光降？请坐，海瑞参见。”严嵩道：“惭愧，老夫有罪，今日奉旨过堂。正是刚峰端坐，待老夫听点。”海瑞道：“岂敢。想太师位极人臣，又是当今国戚，佐辅国家，多立奇勋，天下苍生，仰如父母。今因小小瑕疵，圣天子不过略顺青宫小意，不得已令太师光降。然太师贵步一临，草木皆春。还请太师少坐，少尽一参之敬！”严嵩见海瑞这般殷勤谦恭，只道真是敬意，便笑道：“如此有占了。”竟走上座坐了。海瑞道：“太师少坐，待海瑞取茶来。”便进去了。

严嵩坐在堂上，只见两旁衙役立着，察其动静，各皆似有怒容。自思海

瑞平日是与我不合式的，今我既奉旨到此过堂，他不特不作一些气，且还如此谦恭。既是如此，怎么又令差役升堂，莫非有甚别故不成？正欲下座，海瑞忽然突出，向外役问道：“上面坐的是甚么人？”衙役答：“是严太师。”严嵩听了，也站起来道：“就是本部堂在此，刚峰莫非眼花了么？”海瑞道：“来此何干？”严嵩道：“奉旨到此过堂，汝岂不知耶？”带着三分怒气，复坐上，便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瑞怒道：“你既奉旨前来过堂，就该遵着王法，报名听点。怎么反把我的座位公案占了，是什么道理？”严嵩亦怒道：“没甚么道理，就是偏官私殿，老夫亦不辞坐，何况这一座小小主事公堂耶？海瑞，尔这般怒气不息的，到底为着甚么？尔与谁来？”海瑞道：“就与尔来！”吩咐左右：“与我抓了严嵩！”那些差役，平日知道严嵩的利害，不是好惹的，个个面面相觑，恰如泥雕木塑的一般，只见答应，却不敢动手。海瑞看了大怒，即叱海安、海雄二人上前。安、雄二人一声答应，如狼似虎的一般凶恶，走上公座，一把将那严嵩抓了下来。严嵩大怒，骂道：“畜生，反了，反了！”海瑞即便升堂问道：“尔这厮胆敢不遵圣旨，不报名，不应点，亦不过堂，反把公案占了。皇上又不曾差你来此作问官，你知罪否？”严嵩笑道：“任你怎样说，谅亦奈何我不得，你却把我怎样的？”海瑞听了此话，勃然大怒，正是：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当下海瑞大怒道：“你恃着权势，谅我不能奈何于你。不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汝既已获罪，奉旨前来，尚敢如此矫强，我便打你一个藐法欺旨！”吩咐：“左右，扯将下去，重责四十大板！”各差役仍不敢动，惟安、雄二人把他扯翻阶下。海瑞怒将八枝签儿撒将落地。那衙役无奈，拾起大叫行杖。皂隶不得已，拿了一条三号板子，走到面前，还说了一声“告罪”，才将板子轻轻的打将下去。海瑞看了大怒，叱退皂隶，亲自离座，接过了板子在手，重重的打了三十五板，以凑足四十之数。可怜打得那严嵩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在地下乱滚乱骂。海瑞大声道：“此是初次，明日早些到来过堂。如再敢猖獗，又是四十大板！”叱令差役将严嵩扶了出去，吩咐退堂。

外面严府的家人，在外候久了，突然的看见了主人这般狼狈而出，各人吃了大惊，急急上前致问。此际严嵩连话也说不出，只是摇头不答。家人们急急赶回府中，把一乘坐轿打来，才将他坐了回府。严嵩痛极，躺在床上，竟不知人事一般。家人们不敢动问，只是守着伺候。直至过了一个时辰，严嵩痛定苏醒，方才说出话来。即唤儿子世蕃到床前谓曰：“可恨海瑞擅作威福，故意让我坐在公案上，即又翻过脸来，将我责打四十，并将‘欺藐

圣旨’四字的大题目压我，受了这一场亏，怎么忍得？故此唤汝前来，就在此写成草本，明日早朝，与这厮见个高低，定个生死，方可出我口气。你可用心写来。”世蕃听了，连忙取过了文房四宝，把奏稿立时修起。对着父亲念了一遍。严嵩点头示可，安息一宵。

次日早朝，严嵩令人抬到午门，众文武看了，各各惊问何故。严嵩便将海瑞挟仇，假公泄忿，毒打四十，险些一命呜呼，逐一说知。各人听了私相叹息，怎么这海瑞恁般大胆，当朝一品，又是国戚，皇上素日心爱的近臣，怎么却下此毒手，岂不是自欲讨死耶？各人为他捏住这一把汗。有几个心恶严嵩的，心中好生欢喜，恨打少了他。须臾，金钟响处，鸣鞭净殿，文武各各随班而进，分站两旁。内侍一对对的出来，一派音乐之声，一对雉尾宫扇，拥簇着天子出宫而来，升了宝座。两班文武，上前山呼舞蹈毕。只见嵩故意一步步挨到龙书案前，口称万岁。天子见了，吃了一惊，便问道：“卿因甚事，如此狼狈？”严嵩即便叩头启奏。正是：金殿几句话，法场失三魂。毕竟严嵩怎么样启奏，下文便知。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

却说嘉靖看见严嵩这般狼狈，便开金口道：“卿家为甚这光景？”嵩泣奏道：“臣因获咎，蒙陛下殊恩，格外姑宽，令臣到云南司衙过堂。不料主事海瑞，意图陷害，无端将臣毒打四十板，狼狈可怜。臣体受伤过重，只恐性命不保，伏乞陛下作主。”遂向袖中取了折章，递与内侍呈览。帝赐平身，随将奏本一看。只见写道：

臣严嵩稽首顿首，谨泣奏，为擅殴大臣，目无国宪，乞恩正法，以警将来事：窃臣原以不检，误倾青官御茗，打碎御用茗盏，例应即死。仰蒙陛下殊恩，格外宽容，罚臣赔价银一千两，并发臣到云南充军三载。缘以庶务纷繁，需臣协办，复蒙特典，发臣就近到云南司衙门过堂应点。此陛下格外殊恩，亦不得已从权之事也。臣

感激之外，遵即前往该司衙门听点。孰料该主事海瑞，欲图杀臣。无端发怒，喝令狼仆虎差，将臣扯下重打。复又自提大板，尽力行杖。致臣双腿几无完肤，旋即晕去。该主事复令狼仆，将臣拖出。幸有家奴抬回灌救，逾时始得苏醒。忖思臣虽获咎，叨蒙陛下格外施恩。今海瑞则不容于臣，是抗陛下也。况臣承恩，位备台辅，而海瑞竟敢以一介部属微员，擅杖宰相，不独无法，仰且轻藐圣旨。有此悖逆，势难稍宽，以致将来效尤。伏乞陛下，飭着廷尉立即将该主事锁拿严究，早正国法，则警将来效尤者。臣等不胜幸甚之至。谨据实以闻。

帝览毕，不觉龙颜大怒道：“何物海瑞，擅敢动打大臣，这还了得！”立即传旨，令御林军五名，前往锁拿海瑞当殿问话。

御林官军领了圣旨，飞奔前去，不一刻已将海瑞拿到，俯伏金阶。天子大怒，骂道：“严相国偶因小有过失，朕着发在你的衙门过堂三朝。因甚尔却这样目无法纪，无端毒打大臣！你知罪否？”海瑞叩头道：“臣该万死，乞陛下容臣一言，死亦瞑目。”帝道：“尔尚有何说？”海瑞奏道：“严嵩藐视青宫，致奉旨发臣司过堂应卯，此乃陛下旷古未有之恩施也。乃嵩不遵圣旨，仍恃禄位。到臣衙门，犹摆列仪从。及至公堂，勒要臣接，此际只得公堂迎接。而嵩即占臣公案，危肆威权，如此问官。此法堂，乃陛下特以肃规矩的。臣虽微员，亦为陛下之所特设以执法也。嵩则自恃威权，不遵圣旨，臣乃食陛下之禄，为陛下执法。是以臣不忍枉法，宁甘擅杖大臣之罪，于是执杖亲殴，果然有的。但嵩位极人臣，犹敢肆其威福，则与欺君罔上几希？臣实如此，惟陛下察之。”严嵩在旁急奏道：“陛下犹有格外之恩，汝则不能遵耶？”帝听罢，不觉颜色皆变，喝令御林军把海瑞绑缚，推到西郊地，午时处决。左右一声答应，把海瑞五花大绑起来，帝叱推出。海瑞亦不再言，面笑出之。刚到午门，恰好遇了冯保。冯保一见，吓的魂不附体，上前细问原由。海瑞具以直告。冯保道：“恩公且自宽心，待我进宫启知娘娘与殿下，必然有救的。”海瑞道：“多不能够了。烦公公善为我辞，说海瑞叨沐殊恩，今生不能相报，统俟来世罢。”说罢，急趋而去。

冯保如飞的跑到昭阳正院，见了张后，说道：“不好了，不好了！”张后忙问何故？冯保便将前事说明。张后大惊道：“如此怎处？可速请殿下下来商议。”冯保点头，飞也似的跑到青宫，且不细说原故，称说：“奉娘娘懿旨，请爷立即到宫中，现有紧要密事相商。”太子听得这话，也急来到宫中。只见张后两泪

纷纷，不知如何，未免吃了一惊，急问所以之由。娘娘便把海瑞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太子道：“似此如之奈何？难道看着恩人被杀么？冯保，你保有什么计策？快说来好去搭救恩人呢！”冯保道：“没有甚计策。况且日子促迫，纵然保奏也迟了。莫若太子亲到法场，对那监斩官说了，且将恩人带回候旨。待等皇爷怒气少息，然后再去说，或者可以赦免，不然竟无别策矣。”太子称善，随即拜别了母后，乘着快马，与冯保望着法场而来。

再说海瑞被绑到法场中，自料再无生活之理，因举首向天祝告道：“苍天呀，苍天！想我海瑞，平日务以除暴安良是念。昨日奸贼严嵩，不合将他责打，触怒皇上，致奉圣旨决斩，刻不容缓。但愿瑞死之后，上苍默佑，早除奸佞，俾得国家安乐，廊庙清宁。瑞在九泉，亦复何憾！”祝罢坐于石墩之上，专待行刑。少顷，就有三五位同僚部员，前来祭奠。海瑞一一称谢，并无一句怨言，众皆称赞。未几，只见四名摆手拥着一位官员来到，不是别人，就是严嵩门生姓张名聪，现充兵部郎中，乃是奉旨监斩而来。当下到了法场下马，就在亭子内坐着，问左右是什么时候？左右答以巳初。张聪道：“天色尚早，你们可小心看守了，待时候到了，立请催斩官来处决就是。”转身进公厅后边去了。

再说太子与冯保二骑赶到法场，一直闯到里面方才下马。那些押解的官兵，那里认得是青宫太子？又见他二人来得这般凶猛，忙喝道：“是甚的人，敢闯法场重地？还不去！在这里想是要死么？”冯保叱道：“何物官军，大胆！敢是瞎了你们的狗眼，认不得青宫，亦该认得咱老冯呢！”官军听了这话，吃了一惊，各人急急跪在地下叩头不迭，说道：“有眼如瞎，死罪，死罪！”太子叱令起来，问道：“何人监斩？”官军以张聪对。冯保道：“大胆的官员，殿下到此，却不来接驾，这还了得！”

那张聪在里面听得喧嚷，急急出来观看。那些官军见了，指着说道：“这就是监斩官了。”张聪犹不知备细，还在那里作威作势的道：“甚么人在此絮叨，与我拿下去见太师！”那些官军带笑说道：“老爷，尔道这二位是甚么人？”张聪道：“莫非是那死囚的亲人吗？与我一并拿下去打！”官军们说道：“听怕老爷不敢，这就是青宫殿下呢。”张聪听了，吓得浑身发抖，忙俯伏于地下，不住的叩头请罪。冯保叱道：“起来，慢慢的再与尔等人算帐。我且问你，海老爷现在那里？”张聪道：“海瑞在那边石墩上，听候行刑。”太子道：“快些放了，来见孤。”张聪不敢怠慢，急急走到石墩上，亲把海瑞的索子松了，说道：“海老先生，你的救星到了，快些前往相见。”海瑞道：“怎么说？”张聪道：“尔休细问，前去便知。”领着海瑞到厅上。太子一见，不觉竟流下泪

来，叫了一声：“海恩人！”海瑞见了太子，跪将下去，不禁流泪说道：“臣有何好处，敢蒙殿下龙驾到此？臣死不安矣。”太子亲自扶起，命张聪取座位过来。海瑞道：“不可，此是法地，臣乃待刑之人。太子到此，已为越礼矣，可与臣对坐的么？今臣得见太子一面，死亦瞑目于九泉。情愿殿下善事圣上，惟仁慈孝友是务，则天下幸甚矣。余无所请，请驾回宫。臣即当受戮矣。”说罢痛哭起来，太子亦流涕道：“恩人且当放心，孤当面见父皇，保公不死。”

说话犹未毕，人报催斩官到了，太子便问是谁？左右答道：“是严太师之子严给事。”原来严世蕃此时已为兵部给事兼刑部郎中了，所以着他为催斩官。当时太子道：“宣来见孤！”左右领旨迎将出来，恰好严世蕃已下了马，将要进厅的光景。官军道：“殿下千岁有旨，着催斩官进见。”严世蕃听得“殿下”两字，心中暗付道：“又遇着了他在，包管这厮是杀不成的，深为恨事。”只得上厅来见，说道：“臣严世蕃见驾，愿殿下千岁！”太子道：“平身。”世蕃起来，侍立于侧。太子故意问道：“尊官高姓？”世蕃道：“郎中姓严，名世蕃，乃严嵩之子。”太子道：“原来就是相国公子，到此何干？”世蕃道：“臣奉圣旨，前来催斩海瑞。”太子道：“海瑞乃是忠良之士，不幸为汝父所害。孤家今亲来保他。你且回朝，待孤见了父皇，与你缴旨就是。”世蕃那肯依从，便道：“殿下令旨，臣敢不遵？但海瑞一犯，乃是奉旨处决，立等缴旨的，臣不敢枉法。”太子怒道：“怎么说是枉法？冯保，与孤赶了出去。”冯保便走来喝道：“不知死活的奸贼，在太子爷面前混言乱语得么？还不快滚出！”骂得世蕃唯唯应命，不敢出声，无奈且与张聪退出厅外，无计可施，又不敢行刑，只得听候而已。

太子对海瑞道：“恩人且在此少候，待孤进宫见了皇上，好歹讨个情来，只要不死就是。”即吩咐冯保，在此陪伴着海瑞。自己领张聪与严世蕃三人，来到朝门下马。太子吩咐二人在此候旨，遂亲自进宫而来。

恰好帝午睡未醒，张后此际亦在宫中，见了太子回来，急问道：“我儿，海恩人不知如何了？”太子道：“海恩人今在法场，儿已令冯保在彼作伴，特领着监斩官张聪、催斩官严世蕃前来候旨。海大人对我们恩重如山，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看着海大人身首异处啊！就是孩儿这个太子认可不做，也要救出海恩人这一条性命，也才是做人的道理。母后有何妙计，可以救得恩人性命？”张后道：“吾亦思之再三。只是皇上未醒，若是醒时，尔我母子二人切实哀恳，或者帝怒稍解，则海恩人有救矣。”太子道：“倘若父皇不准，又如之何哉？”张后道：“我有言语，可以料得着的，亦谅皇上可以恩准。”母子说话之间，宫娥来禀皇爷醒了，张后便与太子急忙趋近龙榻问安。帝见了

太子，便问道：“吾儿不在青宫习读，来此何干？”太子跪在榻前奏道：“臣儿有不揣之言，故来冒奏陛下的。”

这一奏，有分教：受恩深时还恩倍，方是人间大丈夫。毕竟太子所奏何言，皇上准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冯太监笞杖讨情

却说当下太子见了皇上请问安毕，帝问道：“朕儿不在青宫诵读，到此何故？”太子俯伏榻前奏道：“臣有下情，叩乞陛下恩准，容臣启奏。”帝道：“汝小小年纪，有甚事情只管道来。”太子道：“刑部主事海瑞，不知身犯何罪，致奉旨西郊处斩？臣敢保之。”帝道：“海瑞目无法纪，擅杖宰相，故此正法。几何为他保奏？”太子道：“海瑞有恩于臣母子，故愿保之，以报其德。”帝笑道：“海瑞乃部属一介司员，与儿固风马牛不相及，有何恩德？”太子道：“臣奉旨幽禁，非海瑞苦谏陛下，何得今日父子完聚？实有大恩于臣，臣岂敢作负心人耶？陛下治天下，以仁义为本。海瑞之杖宰相，自有解说。”帝问：“有何解说之处？”太子奏道：“夫宰相与部曹，则职位隔如天壤，下属固不得问罪于上官者，例也。今者犯罪充军，奉旨过堂，则不得以宰相目之也。嵩自仍复一宰相，而瑞则知奉旨之军配犯人也。彼复自恃威权，不遵法度，公然占坐公案，此海瑞故以杖之也。海瑞不敢执法，一任奸臣妄作妄为，于瑞则为谄谀之臣，陛下何所取之？今瑞只知奉旨，不避权贵，执法不徇，此陛下之直臣。陛下有此直臣，正自贺不暇，何反杀之？诚恐后来忠直之臣，望而为谄佞之辈矣！惟陛下察之。”帝被太子这番言语说得心花都开了，自恃：“彼虽年少，而条陈确确正理。若杀海瑞，只恐后来之臣，相将畏缩；若竟释之，则严嵩心必不甘。”沉吟半晌，乃道：“儿且退，朕为瑞宽恩就是。”

太子谢了恩出宫，复到西郊而来。海瑞跪接，太子一手挽起道：“恩人，救星至矣！”遂将进宫如何哀恳皇上，皇上如何传旨，细细说知。海瑞复谢道：“太子之于瑞，可谓生死而肉骨也。”语毕，人报圣旨到。海瑞与监斩、催斩两官，一齐跪接。只见内侍手捧圣旨而来，立在当中开读曰：

海瑞擅杖宰相，罪当斩首。但严嵩以获罪，奉朕敕旨，发往其衙门点名应卯者，非亲任宰辅之比，瑞固不合擅行刑杖。除嵩业已受刑，毋庸置议外，其海瑞照不应律，发廷尉衙门，重杖八十，监禁刑部狱三个月，以警将来。满期，该有司具奏，请旨定夺。嵩着开复，以佐朕躬，协理庶务。钦此。

读毕，海瑞山呼谢恩。太子即令人松了一应刑具。旋有差官来提海瑞。太子对那差官道：“海主事是孤恩人，今虽奉旨受杖，汝等休得故意狠毒。如敢抗违，孤是不依的！”差官唯唯应命。太子即命冯保亲送海瑞前往，并致嘱冯保：“须要看着行杖，如有故意肆狠，即来回我。”瑞复向太子泣谢道：“殿下爱臣之恩，犹如再造。瑞虽肝脑涂地，不足以报殿下之万一也。”万子遂挽起慰之曰：“恩公请自放心。此去自有孤为恩公作主，即宝眷亦有孤照应。”瑞再拜谢恩，随与差官并冯保而去。太子与两官回去不表。

且说严嵩遣人探听海瑞得青官保奏不死，今奉旨倍杖监禁。严嵩听了，跌足道：“太子何故偏偏要如此与我不偶也？”道即时修书一札，令人致于廷尉，却为就在廷尉杖下结果了海瑞性命。当下廷尉官接得严嵩书札，忙启视之。只见上写着是：

嵩拜书于廷尉大人座下：海瑞以一介微员，擅杖宰相。嵩以奏请圣旨，押送西郊正法。不料青官为之护卫，致皇上特开格外之典，赦宥海瑞得以不死。今奉圣旨发在贵衙门发落。但瑞与嵩有不共日月之仇。若瑞不死，嵩亦不得独生也。专此致恳，祈为鉴谅。倘海瑞到日，狼头重棒八十之内，结果伊命。此恩此德，嵩当铭之五内，敢不仰报大德。美显之缺，惟公欲之，决不食言。此致。

廷尉官看了书札，自思：“严嵩之命，若是不遵，必然受怪；若从其议，则那海瑞与我无仇无怨，怎忍得他委曲？况又有太子为他作主，此事属在两难之际。”左思右想，却无可如何。少顷，人报海瑞已到衙了，青官特差冯公公护卫而来，称说是来监杖的，请爷立即升堂发落。廷尉官听见有青官太监在此，即忙请冯保入内相见献茶。冯保道：“海老爷是奉旨来贵衙门发落的，咱爷放心不下，特着咱家来监杖呢。”廷尉官道：“海老爷既是奉旨发落的，在下照应就是。”冯保道：“照应不照应，出在驾上，咱家哪里管得许多。好歹都在眼里看见的，自然有个道理。请升堂罢。”

廷尉官唯唯应命，吩咐升堂，多摆一张椅子，请冯保同坐。冯保让道：

“这却不敢，咱是个内官，怎敢坐这公堂？这是朝廷办公的所在，使不得的，请便罢。”遂立在公案之侧。廷尉官告了几声不当，方才坐下。差官随将海瑞带上堂来。廷尉官看见冯保在此，便站起身来拱一拱手。海瑞跪在地下。廷尉官道：“海公今日是奉旨发落的，休怪晚生得罪了。”海瑞道：“这是理当。乞大人早施刑罢。”廷尉官即便吩咐左右：“好生些扶海老爷下去。”海瑞听了，自己却走到阶下。左右皂役上堂请杖。廷尉道：“二号。”冯保道：“那里受得起二号的，取七八号的来。”廷尉道：“没有许多号数，只是三号的罢了。”冯保点头，皂役取了三号的上堂看验过。冯保道：“轻轻的，若是重了，只恐要你们狗腿割来下赔呢！”皂役唯唯领命，书吏高叫行杖，左右吆喝一声，皂役动手。未五杖，海瑞叫痛起来。冯保道：“罢了，罢了。这就算了罢。”廷尉官道：“那里使得。这是奉旨的事，在下不敢枉纵。”冯保道：“既然如此，待咱替了他罢。”廷尉官道：“取笑了！”只是吩咐皂役，须要最轻的就是。皂役听了言语，真是用尽了功夫，轻轻的打将下去。海瑞亦不觉得十分疼痛，又听见了冯保的话，若是呼痛，诚恐连累皂役陪杖，故此忍着，杖完了方发喊。冯保即忙挽他起来，说道：“海恩公，今日杖已受过了，尚有三个月狱中的烦闷。你老人家只管进去，安心坐着，自有咱爷不时来看你呢。”海瑞道：“多蒙殿下、公公的厚情大惠！烦为多多拜上，说海瑞今生不能衔结，来生必为犬马相酬报恩。”冯保说：“知道了，请自珍重。”各自泣别，冯保回宫。

再说廷尉着人将海瑞送到刑部狱中而来，那刑部司狱将海瑞收下。谁知严嵩见廷尉不曾毒打海瑞，务要斩草除根，又着人来对刑部侍郎桂岳说知，就中取事。桂岳原是严嵩门生，又新拜在严嵩膝下的，此际领了嵩命，立即传了司狱来到，吩咐道：“今日发有本部主事海瑞到此，汝可想个计策，取张病状结果了他。”司狱官胡坤道：“海瑞本与我等无仇，大人何故要将他断送？况且又是本部的同僚，还该用些情面为是。”桂岳笑道：“胡太爷，你只知其一，却未知其二也。”遂将严嵩本与海瑞有隙，现差人来说，要你我二人结果了他性命，好去回覆，备说一遍。胡坤道：“这等说，既然太师爷有命，那敢不从？卑职即行就是。”桂岳道：“你的意思何如？”胡坤道：“除非断了水米，不过旬日就结果了。”桂岳点头称善。胡坤回狱中，唤了牢头禁子人内吩咐，告了严嵩之意。禁子们领了言语，就将海瑞禁在“狱底”之中。那“狱底”是狱牢尽头之处，黑漆一般。凡有将死及已死的犯人，便抬到那里去，专候验看过收殓，就叫“狱底”。若是好端端的人，到此坐着，只见阴风透体，毛骨悚然，任你怎么壮健的人，也逃不出性命来的。当下海瑞被禁子

们手铐足镣的，又加上脑箍，举动掣肘。蹲在地下，只觉得冷气侵骨，时复一阵昏迷，睡坐不宁，竟然病将起来。

那海安等二人送饭到狱，又不得入内，都被他们挡住。海安无计可施，便欲求见太子。谁知冯保这几日有事在昭阳院中，不得出来。海安在宫门外，一连候了两三日，并不曾见那冯保的影儿，只得归与张夫人商议。张夫人道：“要见老爷的形迹，除非是他们刑部里面的人，方可进得去，你们再休想见得着的了。你是常跟随侍候老爷的，可好生的想一想，平常日子和老爷来往的朝官当中，有没有刑部里面的人，或是与刑部熟悉又可进言一二的人呢？”海安忽然想起一人来，说：“有了。刑部郎中邓来仪老爷，乃是老爷的同年。他是广州东莞县人，大家都是乡亲，况且老爷与他相好，又是同部的。他每五日一到狱中，查看犯人。何不哀恳求他，带小的进去见老爷一面，看有甚话的，也是好的。”张夫人道：“如此甚好。你可即速前去，道我本当前来亲求的，只是严嵩耳目甚多，恐累老爷不便，多多拜上就是。”

海安领命，如飞似的跑的，来到邓郎中的私第。他的管门家人都是东莞人，彼此都是乡亲。海安说了来意，那邓管家代他回明了，来代吩咐着他进见。海安见了邓郎中，即忙下跪叩头，泣告道：“家主母特命小的前来代恳，说家老爷与奸相作对，在廷尉衙门被杖了八十，如今禁在狱中。而小的们几次送膳进去，皆被守狱的挡住，不得进去，又不知家老爷在内怎样的了。所以家主母放心不下，特令小的来代他恳求，乞老爷念在乡情，谊属同僚。倘老爷明日查监，带小的随着进去，见家老爷一面就感激不尽了。”邓郎中道：“闻得严嵩意欲令禁子们断绝你老爷的水米，就要在狱中结果了性命；又令严二把守狱门，不许送饭进去。想必此时你主已饿了二日。至查监，要后日才轮着我的班期。你后日清晨来此等候。”海安叩谢而回。正是：风闻遭难处，动了故乡情。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邓郎中囹圄救饿

却说海安再三向邓郎中哀恳，邓郎中动起乡情，便对海安道：“你且回

去，上覆夫人，说我后日方是值巡之期，自然进狱见你家老爷，好歹作个计策。你若要去，后日清早来此，充作我跟随的人进去就是。”海安叩头谢过了，随即回去，对张夫人说知不表。

再说那邓来仪应诺了海安所托，自忖思：“海瑞今为严嵩所禁，必然断绝水米。若至后日进去，多管饿得慌了。此际又不能送饭与他吃，岂不是白白空走一遭。似此如何是好？”左思右想，忽然想得一计，说道：“有了，有了！”即到里面，向夫人取了米仁人参，随唤家人到外边买了二升糯米进来，吩咐丫环将米煮熟，用棒槌舂烂，又把人参槌烂，和于糯米之内，打成奶饼一般，将一张纸包裹好了。后日清晨起来，殊不知海安早已来到，见了邓郎中，又称主母再三申意。邓郎中道：“此时天色尚早，你且在我这里用了早饭，然后相随我去就是。”海安应允，随着府内的家人们，吃了早饭。邓郎中唤了海安吩咐道：“少时我到狱中，你便跟着一同进去。只要见机行事，切不可造次。”海安应诺。邓郎中穿了衣服，只唤三个家人，唤那海安，共是四个相随，来到刑部狱中。

谁知严二早已坐在狱之门首，见了邓郎中，尤自不甚理会的光景。邓郎中亦不言语，唤了禁卒，把监门打开了。海安并在从人之内，一齐混了进去。邓郎中来到亭子上，就有司狱前来参见。邓郎中道：“这几日可有新收犯人否？”司狱道：“新收犯人十八名，其中女犯一名，官犯六名，俱已入册。请大人亲点就是。”邓郎中道：“取册过来。”司狱忙将新收犯册呈上。邓郎中接册在手，随着书吏相随，先到南一仓点名。书吏把着册子叫道：

黄观福，直隶大兴县人，犯因奸致命事。

卢一志，直隶香河县人，犯劫财毙命事。

伍亚初，江南长洲人，犯拒捕杀人事。

刘华，江西南昌人，犯殴毙叔父事。

蔡鸣驹，湖广荆州人，犯聚殴毙命事。

胡大犹，平县人，犯积匪猾贼事。

柳三，陕西长安人，犯妖邪惑众事。

共是七名，邓郎中逐名点过，亲行验看过镣铐。随又到西三仓来。书吏把一起五名犯人，唤了出来跪着，逐一叫名：

侯三保，直隶东光县人，犯殴毙发妻事。

阿洪，天津卫人，犯醉杀家主事。

廖松，江苏吴县人，犯鸡奸幼童事。

郭容秀，江西南昌人，犯头殴杀人事。

高镜，江苏无锡人，犯包揽词讼事。

点名既毕，邓郎中逐一以好言慰之。复到北二仓来。书吏唤了一起，共是六名犯人，逐个点过了名。随到女仓，只见女犯一名。邓郎中问她姓名，乃是江南常州人，姓龚名赛花，原犯谋杀亲夫事。因为孕未离胎，故以留禁。邓郎中问过了。复来到官犯仓坐，令书吏点名。书吏持簿喝名道：

刘学元，粤东人，原任江西抚州府录事，奉拿进京候审。

柯柏仁，江西南安府人，原任浙江衢州通判，被百名控告吞蚀社谷。

吕知机，徽州人，原任广西远平县知县，亏空餉。

柳春发，广东大埔人，原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以醉殴上司，奉拿来京候审。

徐微，江苏太仓人，原任广东龙川县知县，滥刑误命事。

海瑞，广东琼州人，原任刑部云南司主事，以擅殴上官，奉旨监禁。

邓来仪点了五名，叫到海瑞名字，便不见有人答应。来仪道：“这人却往那里去了？”书吏只称不知。邓来仪怒道：“监狱重地，怎说不知？”旋有狱卒上前跪禀道：“海主事现奉严相国之命，着监于狱底。”来仪道：“他们都是般官犯，怎么独将他禁于狱底，是何意见？”狱卒道：“这是太师主意，小的们何得知道，不过奉命而已。”邓来仪道：“且去那里查点！”

狱卒不敢违抗，只得引导邓郎中来到狱底。只见一派阴气，黑漆一般，却不见人，只闻啜唔之声。来仪道：“这是何人之声？”狱卒道：“这就是海老爷之声。”来仪道：“为甚的这般黑暗？快拿灯来！”狱卒随即应诺，即到外边取火。来仪四顾无人，便走近啜唔声之旁唤道：“你是海兄么？”海瑞在黑暗之中，听得有人叫他，便应道：“是我。你是那一个？”来仪道：“我便是东莞邓某，汝知否？是今日特为救你而来。”旋在纱帽内取出那人参糯米饼儿，摸到海瑞身边，交与道：“你且拿着，饿时便吃少许，即可以暂延残喘。弟自有为兄之计。”海安即便走进前去，正欲说话，忽见那狱卒点灯进来，海安急急走开。那狱卒将灯放在一边，方才得见海瑞那副狼狽形容。邓来仪故意点名验看毕，旋到亭中坐定。

时已未刻，那邓郎中的家人，送了点心来到。那严二在门首看见，恐怕他与海瑞相好，送进去就会分食于海瑞，抵死不肯放他进去。那家丁大怒道：“你是什么人，怎敢断绝巡监老爷的点心！”硬要进去，严二大怒，把那点心倾在地下，彼此二人，在狱门大吵起来，惊动了司狱官，并那邓郎中都出来查看。只见自己的家人却被严二扭住撕打，邓郎中喝住：“你们为什么喧闹？这里是什么地方，敢如此大胆么！”管家便将严二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备说一番。严二犹自只在那里不干不净的叫骂，恼了邓郎中，喝道：“何处狂徒，敢在这里撒泼！”严二道：“你又系那里来的呢？难道不晓俺严二先生的声名么？”来仪道：“原来你就是严太师的家奴，怎么胆敢打我的家人，并把点心打碎，是何道理？”严二道：“俺奉了太师钧旨，来此把守狱门。你的家人混将东西要送进狱，是以将它打碎，难道不应么？”来仪听了，越发怒道：“你家太师又不曾代理刑部，你怎么却来这里把守？难道六部里的事，你家把住不成！这点心是我用的，你敢将来打碎，这还了得！可恶之至，不打你这奴才，何以见同僚于本部！”吩咐：“左右，与我拿下！”那些狱卒俱不敢动手。来仪大怒，喝令家人上前。那四个家人，得了言语，急忙上前，把那严二抓着。来仪道：“快取大毛板来，与我重打！”海安是恨入骨髓的，急急向狱卒寻了一条头号大毛板，尽力打去，不计其数。可怜打得那严二皮开肉绽，鲜血进流，在地下乱滚乱骂。来仪怒气未息，复令海安脱下皮鞋，紧紧的掌了十下嘴巴。打得那严二的嘴恰似雷神一般，疼痛难当，这回就不敢骂了。来仪恨恨而去。海安满心欢喜，亦自归家，回覆夫人去了。

再说那严二被打，动弹不得，令人取了一乘轿子到来抬了回去。时严嵩正在堂上观书，只见严二狼狈而回，急问其故。严二便将邓来仪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逐一说知。严嵩叹道：“你却不知好歹，他是一个该管的官员，进去巡查犯人，乃是奉旨的。送点心进去，亦是应该的。你怎么不分皂白，竟把他的东西打碎，怎怪得他动怒？若是遇了我，还不止如此呢，你还算好造化哩！”一顿话，说得如此，严二哑口无言，只得忍痛不语，回到府中，好生衔怨，暂且不表。

再说海安回见张夫人，备言海瑞之苦。张夫人道：“似此如之奈何？非死即毙矣！”海安道：“若要解脱此厄，除非寻着了冯保公公，方能有济呢。”张夫人道：“如此，你可再往等候，须要耐心等候，休再空回。”海安应诺，即便出了衙署，径望着青宫而来。等了一日，却只不见，闷闷回去。至次日天尚未明，便来宫门等候。直候至未时光景，方才看见冯保从那边而来。海安

见了，此际恰如获至宝一般，慌忙上前叩头。冯保不知所以，急急挽起，说道：“尊管何故如此？”海安道：“可怜我家主人将要饿毙于狱中，故此家主母特着我来央求公公方便。自前五日已在此相候了，直至于今，幸得相见公公，家老爷有救了！”冯保听了，问道：“你家主人前者受杖，业已发往刑部狱中。迨三月之后，即便超脱，汝今何忽言此？”海安便把嵩恨海瑞，暗嘱监卒如此如此，又令严二守狱门，恐怕有人照应，这般这般，备说一番。冯保不胜大怒道：“何物奸相，擅敢陷害！你且随我到宫中去见爷爷。”海安谢了，随着冯保进宫而来。

时太子正在书斋观史，忽见冯保领着海安来到，便问道：“海管家，来此何干？”海安见问，跪在地下，只叫得一声千岁，便痛哭起来，连话也说不出。太子看了不知何故，问道：“到底为着何事，这般光景？”海安只是痛哭，冯保没奈何，代他备细说了。太子听了，不觉勃然大怒，说道：“严嵩，严嵩，你亦太逞刁了！一个人既服了罪，这就罢了，怎么苦苦的偏要寻害？这却岂有此理！海主事乃孤恩人，孤岂肯任汝肆毒耶！”便对海安道：“你且勿必哭，孤自有主意，包管你主人安然无事就是。”海安听了，叩谢不迭。太子即时穿了衣服，就命冯保、海安二人相随，一直望那刑部狱中而来。正是：泪落千条原为主，怒生一刻要酬恩。毕竟太子此去，可能救得海瑞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赦宥脱囚简授县令

却说太子听了海安之言，不觉勃然大怒，即时令海安、冯保二人相随，竟往刑部衙门而来。到了大堂，只见并无一人出来接驾。冯保亦怒，高声叫道：“有人么？”叫了许久，方才见一老者从内而出。冯保道：“你是什么人在此？”老者道：“小老乃是看守衙署的。”冯保道：“他们官府都没一个在此么？”那老者道：“各位大人都有私衙，各各回去的。若有公事，均来聚会。清晨自然都到，过午时候，他们都各回私衙去了。所以把一两银子，雇小老在此看守东西的。”冯保道：“原来如此。你可到各处通知，只说有人要见几位

大人说话。”那老者听了笑道：“你这人好没分晓。这是怎么所在？这是甚么的官府？你是甚么人，动辄说这般大话？还不快走，想是要挨打么！”冯保说：“你们各位大人到那里去了？”老者道：“今日是严太师那边演戏，所以他们都到那里去了。你到底是甚么人，只管在此絮絮叨叨的甚么？快走离开去罢。”冯保道：“你要问我是那里来的么？我就是你家各位大人的小主人，司礼太监冯太爷在此。”老者听了，将冯保看了几眼，说道：“老眼胡涂，一时不认得贵人，休要见怪。”冯保道：“我亦不来怪你，尔可即去各位大人处通知，只说青宫爷在此立等问话就是。”老者听了，吓得心胆俱惊，答应一声，飞也似的跑到刑部尚书何阶的府中报知。

何阶听得太子来到，不知为着何事，即便急急来到署内。只见太子坐于厅上，旁立二人。何阶急趋上前道：“臣何阶接驾来迟，乞望恕罪。”太子道：“主事海瑞身犯何条，怎么你们竟要断了他的水米，是何道理呢？”何阶见问，自知太子此来，却要寻觅对头出气的。因道：“海主事奉旨到狱，微臣一些不知。这几天都是左侍郎桂岳轮值，殿下须着他来见，一问便知。”太子笑道：“虽然是桂岳轮值管事，难道你身为尚书，竟不一问耶？如此废弛，实属不成政体。”何阶唯唯服罪。太子道：“快与孤立传桂岳来见！”何阶叩谢讫，即刻令人请桂岳至。桂岳当下见了太子，太子大怒道：“海主事是奉旨发来监禁的，你怎么却把他如此难为？想是要断送了他的性命么！他与你有什么仇？”桂岳只推不知。太子道：“主政在你，怎说不知？可速请海主事出来。”桂岳领命，急急来到狱中。

其时海瑞得了那人参糯米饼充饥，渐觉有些起色，卧在地上。桂岳急令狱卒扶了出来。桂岳将他一看，只见形容枯槁，那棒疮不知怎的发将起来，行走不便，举动维艰。桂岳见了，急急上前安慰道：“主事安否？”海瑞道：“这几天很安静，只是地下太湿了些。”桂岳道：“都是他们之过，待在下把他们警责就是。如今青宫太子前来望你，请到外边相会去。”海瑞听得太子到来，便故意倒在地下，作呻吟之声道：“我遍体疼痛，举动不得，不去了。”桂岳道：“如此怎好？”说未毕，只见冯保走了进来，一见了大骂道：“你们这等坏良心！一个好端端的人，放在这里不过几天，就弄成这般光景。且到外边，再与你等算账！”海瑞道：“冯公公，可怜我自到狱以来，被他们旦夕狠打，于今变成了一个残病之人，走又走不得，烦你取板来，将我抬出去，见殿下一面，死亦瞑目。”冯保叱桂岳道：“好，好，好！你却将他打得浑身痛楚，行走不得。如今太子爷立即要他问话，这却怎的？也罢，你且与我背了他出

去。”桂岳道：“这却容易的。”便令家人上前，背负海瑞。冯保叱道：“谁要你们这班小人来背？要你背呢！”桂岳被冯保骂得慌了，无可奈何，只得上前把海瑞背负。那海瑞是心中恨极他的了，故意在他脖子上吐了许多涎鼻涕。桂岳一路吞声忍耐而走，来到刑部大堂放下。

太子与海安见了，急急走来问候。瑞便翻身来，俯伏地下泣谢道：“臣何幸蒙殿下龙驾辱降，使瑞身心不安，虽犬马不足以报万一也。”太子道：“海恩人，为甚的这般狼狈？请道始末，我自与恩人作主就是。”海瑞便说：“始初进狱，即遭桂岳等舞弄。严二把住狱门，禁家中送饭，要生生的将我饿死。放在狱底黑暗之中，蹲在地下，过了几昼夜，只因地气潮湿，把身子弄得残废了，今成了半身不遂，乞殿下作主。”太子听了，勃然大怒，唤了桂岳上前骂道：“海主事与你无仇无隙，亏你下得这等狠毒心肠。若不是孤今日来看，多管死于狱底！他是奉旨而来的。今后孤将他交与你服侍，每日三餐，如有缺少，我是不依的。”桂岳唯唯应命。冯保在旁言道：“就是我们走了，背后他又是这般的苛刻奈何？为今之计，却将海恩公把大秤来秤过，看有多少斤数，上了册子，交与这厮供养。若是养轻了，要这厮将肉刮了下来赔补就是。”太子点头称善，便唤转桂岳吩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若有差失，孤只要你的肉割下来赔补就是。”桂岳不敢不遵，说道：“遵旨。”太子吩咐：“海安，你有甚话，上前去说。”海安即便走到海瑞身边问道：“老爷有甚言语吩咐小的回去。”海瑞道：“我亦没甚吩咐。你回见夫人，只说我身安，不用挂念。不过期满便释的，余无别嘱了。”海安应诺。太子复命冯保，将一套新衣服与海瑞换了，然后叮咛而别。临行又吩咐了桂岳道：“只管好生服侍海主事，孤五日亲来秤验一次，须要打点，勿谓孤言之不预也。”方才与冯保乘马回宫去了。桂岳受了满肚子屈气，又不敢向海瑞发作，只得令人将海瑞送在官仓里住下，每日好酒好菜供奉，竟不敢有一些怠慢。海瑞自出仕以来，却不曾受过这般安享，每日在那醉乡之中，私叹道：“此间乐不思蜀矣！想我海瑞，在家不过就是一行作吏，终日里紫紫扰扰，惟恐政事不清，那得这般享受？今日却口厌粱肉，身厌绮罗了，恨不得在此多住几年。”果然五日一次，冯保亲来问候。不上半日，把个海瑞养成一个胖子一般，暂且不表。

再说严嵩满望托嘱桂岳，把海瑞饿死狱里，以报了私仇。这一日，忽见桂岳慌慌张张的走来说道：“太师之谋又不成矣，如之奈何？”严嵩愕然，急问何故。桂岳便将太子与冯保到狱，怎生叱骂，却又怎的勒要供养。上了

秤，五日一验，若是轻了，就要将孩儿身上的肉割下赔补，逐一说知。严嵩听了跌足道：“有了这人在朝，我这私仇何日得报？必要想个计策除了此人，你我方才立得脚稳，徐徐图之。你且回衙理事，这遭就算便宜了他罢。”桂岳谢别而去，严嵩从此更深恨海瑞，时刻未曾去怀，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后在宫，日夕忧念海瑞在获，无由得出。忽一日，帝在宫中钦宴，后乘机进曰：“海瑞乃陛下直臣，诸文武中不可多得，陛下宜加恩赦之。”帝道：“朕已加恩，赦其死罪，着令刑部监禁三月，待等期满，将界以外任，两相了事。不然彼与严嵩势不两立的。”后曰：“既蒙陛下殊恩，三月亦是一般。于今天气炎热，囹圄倍苦，陛下常有宽囚之典，今何不一视同仁，赦有海瑞，彼也感恩靡既矣。”帝听后言，点头称善，笑道：“朕当释之，卿勿挂心。”张后谢过，是夜宿于宫中。次日早朝，帝即传旨一道，着吏部侍郎封榭赉往刑部狱中，特赦瑞出狱。封榭领旨，赉旨来到狱中，传了海瑞来到亭中，宣读圣旨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国家有律，有犯必惩；亦惟有恩，可原则赦。兹尔海瑞，为国竭忠，敢言奏宰相，朕前已赦之。今复狠杖国戚，罪有应诛。朕念忠诚，故加格外这施，免其死罪，借杖偿辜，复令监禁百日，以儆将来不敬者。今值三伏之际，溽暑炎热。每念坐囚者手足被系，举动维艰，自觉倍刑热苦。故国家定有宽刑之律，每逢盛暑之时，则宽于縲继，俾得舒畅。此我国家之殊恩者也，行之历久。今海瑞亦厕其列。彼是忠荃之臣，更宜特加旷典。兹着加恩赦宥出狱，汝其钦遵，随使来朝，朕另有旨，速赴毋延。钦此。

宣诏已毕，海瑞欢呼万岁，随同钦使出狱，直趋金殿见帝。海瑞二十四拜，谢帝赦宥之恩。帝宣谕曰：“非朕枉法，每念竭忠之臣，倍加爱惜，以励将来者。今赦汝出狱，着往山东济南府，在历城县知县用。如有循声，再行内召重用。汝其勤之，即便起程赴任可也。”海瑞叩谢龙恩出朝，竟不回家，直进青宫叩谢。太子道：“恩人此去，自当珍重，不过三年后，复得相见也。”瑞叩谢而别回来，张夫人此际夫妻复聚，其乐可知。

次日，太子特命冯保赐白金三百，俾为赴任之需。海瑞道：“屡蒙殿下殊恩，深愧万无一报。今复愧领，殊属不安。”冯保道：“不必介意，咱爷爱你，故有此赐。恩人到任，请自为官，自有咱爷在内照应。”叮咛而别。少顷，吏部令人送了文凭到来，海瑞便到青宫谢赐，又到吏部里谢照讫，择日起行。

只携着海安、海雄，并张夫人一共四人，萧条行李而已。出了京城，便望着大路而去。夜住晓行，饥餐渴饮，四人在路上竟无人知是出京赴任的知县。到了山东道上，海瑞就将家眷住在旅店，且不上任。海瑞带了海安，改扮测字先生的模样，一路访查将来，只留海雄在店服侍夫人。海瑞每日里就在各处热闹的所在，去摆摊测字，海安不离左右。如此半月有余，访了几宗大案。正是：要悉民情处，全在费工夫。毕竟海瑞查访得甚的案件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访查赴任票捕土豪

却说山东地方，多聚富豪之家。一府之中，必有数千余家，都是巨万之富者。他因地之气厚，每发科甲，较胜于他省。其时济南府历城县，有一富户姓刘名东雄，富甲一郡。只因这东雄为富不仁，恃财凌贫；族又蕃衍，又复恃强欺小。各村坊的小户，受其欺凌迫逼，一则畏他财可通神，二者惧他丁强人众。这东雄武断乡曲，视人有如无物。广有田地，骡马成群。自己却建了一所庄院，离着县城五里。其中仓廩库房俱备，盛栽花木。娶有十数个美妾，以实其中，朝夕欢乐。又有一十余个恶仆，分管各处租业亭园，计每年征银六十五两外，其余放债，各项批货，诸筹笔难尽矣。

东雄既已富甲一乡，便无恶不作，闹出事来，拚把一二万银子去了便已，好不冠冕！所以远近之人，实不敢犯他私令。若是近着历城的村庄，某人女美貌，这东雄便要娶归作妾。其父母不肯，东雄就有千方百计，务必得到手里，方肯甘心。竟有率领家人，白日抢回庄上，旋以百金置其家中，以为聘礼，其家父母无如之何。又重利放债，譬如小户人家间有急需，问彼借贷，必倍其利；而贫户急需之时，则不遑计其利害。而东雄故意不索，直至数月，计其本利相对，则令家人日夕严讨，势必不能偿还，或押以田地，亦或勒取其子女，如不遂意，即行送官究办。那知县因与东雄结好，所言无不依从。于是负欠之家，并遭其害。知县受了嘱托，自然顺着人情，故作威福。那些贫户敢不忍气吞声，鬻妻卖子，勉强偿还。所以刘东雄财雄一方，势霸

一郡，历年已久，邻郡皆知。一则富于财帛，故东省官员，无不乐与交接者。东雄既做这桩昧良的事，自然要结交官府。本府本县固知加意奉承，其余闾省官员，东雄无不趋奉。东雄恃着这脚，便恣意妄为，无所不作。其被害者，不知凡几。

当下海瑞改装，私行访察二十余日，已经访得亲切，心中大怒，便即上任视事。点卯过了，即时检阅案卷，查看得刘东雄犯卷叠。即时出了一张朱票，差人立拿刘东雄到案审办。那差役拿了朱票来看，只见上面写道：

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正堂，为访查拿究事：照得本县下车以来，访闻得乐逸庄刘东雄，武断乡曲，重利剥民，目无法纪，妄作威福，遗害闾阎，为害殊甚。本县念切民休，亟应立拿重究，毋使良莠不齐。为此票差本役，速即册去，按址协同地保，立即锁拿刘东雄带赴本县，以凭严究拟处。去役毋得故纵干咎。速速须票。

嘉靖 年 月 日兵房承

限一日销。县行。

差役把朱票看了，笑道：“再不料这位太爷一些世务不谙，如今却来作此威福。这票子慢道一张，就是千张万张，也只好拿来覆瓮糊窗而已。”遂不以为意，只管放在一边。过了几日，海瑞只不见到，立即传了承票差役进内问道：“前差之票，怎么这时候还不把犯人带到，这是什么缘故？”差役禀道：“蒙太爷恩赏朱票，小的们即速前去。奈这刘东雄府第深沉，小的们不敢进去，所以不能拿来。大老爷如欲拿这刘东雄，除非躬亲前往他的家中，方才可以获得。”海瑞道：“我亦知道他是本县一个土豪。你们常常与他来往，贪受私赂，与他结成一伙，衙门有事，即往通报。如此情形，本县早已稔悉。今再勒限，五日內务要拿获刘东雄到案，如若不获，即提正身严比。”众差役唯唯领命。

及至下来的时节，大家都笑起来道：“这位太爷，想必访得刘大爷的富豪，意欲吃他一口。但是刘大爷的银子，是要甜顺的才得咽下。若是他这般擅作威福，不特刘大爷不肯与他，还只怕在上司那里弄送他呢！”内中一人道：“你我休要管他，就把这朱票拿去刘大爷看，他见了必然大怒，那时你我却将些话说来耸动他。他必然不肯甘休的，到上司那里去弄送，管教他不好下场呢。”众人齐道：“有理，有理。”遂各各拿出朱票，一程来到刘府，对庄丁说知。时刘东雄正在庄下闷坐，忽见家丁来禀，县差某某求见。东雄

道：“且传他进来见我。”庄丁领命，复出庄前，对差役说道：“你们好造化，恰好我家员外在那里闲坐，如今唤你们进去，可随着我来。”

众差役说声相烦，便随着庄丁进内，转弯抹角，不知过了几处园亭，才得到那亭子上。只见员外在亭子内坐，差役急忙上前叩首请安。刘东雄道：“请起，有甚话说？”众差役道：“乞大爷恕罪，小的方敢直说。”刘东雄道：“说过就是，只管说来。”众役齐道：“大爷莫怪，只因新任太爷姓海名瑞，原是部曹降调来的。这太爷却不晓得世务，到任未及十天，就出了一张票子，把大爷的尊讳写上了，立要小的们来请。小的那有闲心理他，把票子搁了几天，只道罢了。谁知今早唤了小的们进去，问请到大爷否？小的们只说大爷是个有体面的乡绅，实不敢禀唤。他便大怒，说我们放纵，勒了五天的限，如有不能唤到，即要倍比。所以小的们不得已，敬诣府上来，禀知大爷。还求大爷作主，免得小的们受苦，这就感恩不浅了。”刘东雄听了，问道：“票子在哪儿？”差役们道：“现在小的身上，却不敢与大爷观看，恐怕得罪呢。”东雄道：“尔且拿了出来我看。”差役道：“看过，大爷请休怪。”遂怀中取了出来，递到东雄手上。东雄接过仔细一看，笑道：“且自由他。我却明白了，正是他初出京来，囊中乏钞，意欲与我打个抽丰是真。但是他不懂得奉承的意思，若要用我银子，这也不难，除非恭恭敬敬的写个帖子来拜，我却送他个下马礼，有甚么要紧？如此行为，我只好与他一个没趣，叫他好知道我刘东雄手段。不干你们之事，请回去致嘱他，说我的言语，叫他好好的做这知县。倘若不懂得好歹，我这一封书，管教他名挂劾章呢！”吩咐家丁，取了十两银子，赏与众人，众差役们连忙叩谢而去。

到了五日限满，海瑞还不见他们回话，乃令兵房送签带比。该房即时将签稿缮正，一齐送进署内。海瑞立时签押讫，带了皂役前去，即刻带赴听比。皂役领了朱签，急急来到快壮两班，寻着了他们，把签与看。那几名差役便将签接转同看，只见上写着：

特授历城县正堂海签：差本役急速前去快壮两班，唤齐承办刘东雄一案，日久并不弋获之玩役张青、刘能、胡斌、何贵、槐立等，带赴本县当堂严比，去役毋得刻延，致干并比，速速。

差皂役张源。

众差役看了道：“这位太爷真是不晓事的，今日只得对着说明。张老兄你且回馆，到了午堂，我们就去便了，决不干累的。”张源应诺。到了午后，海瑞

升堂，立传皂役回话。张源即便领着张青等五人跪到案前，当堂销差。瑞视五人笑道：“好差役，尔却会刁逆，办公就一毫都不在意。五日之限已满，尔怎么巧说亦难免这二十大板。”张青道：“小的罪固应得，但有个下情禀明，立毙杖下，亦所不憾。”海瑞道：“且自说来！”张青道：“小的们奉了太爷钧票，即到刘东雄庄内，闯了进去。恰好东雄在内，小的们便欲下手上锁。只奈他的家丁共有百十余人，见了朱票，个个如狼似虎的，眦目相视，不肯甘休之势。小的们只有十数人，自料寡众不敌，故以善说知。雄即冷笑道：‘济南一带官吏，亦知我的所为，并没一差一吏敢上我门。若是你家县令要打抽丰，除非好好奉承，还有想头。似这般不敬，只恐自讨一场没趣。倘若大老爷不知好歹，我只一封书札到京，管教大老爷卸任。’是这等说。”海瑞便问：“他是什么人，为何一封书札到京，便叫我做不得这个县尹？”张青道：“大老爷还不知么？这东雄富甲一郡，守土官吏以及巡按指挥，皆与他来往交厚。即当今位极人臣的严太师，乃是他干爹。故此他有此脚力，一概不惧。这话就在严太师身上，老爷休要惹他罢。”海瑞听了，不觉勃然大怒。正是：只因一句话，激怒百般寻。毕竟海瑞可能拿获得刘东雄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配礼付谋窥恶径

却说海瑞听了众役之言，不觉勃然大怒道：“这是刘东雄亲口说的么？”张青道：“正是。”海瑞道：“你既见他，怎么不将他拿来？想是得了银子！”张青道：“地庄上强壮佃丁，何止百计。小的们若是下手，只好白白送了性命。”海瑞道：“然则你们是再不敢拿他的了？”张青道：“小的们实实不敢。”海瑞大怒道：“可见你们惯于卖放匪徒，所以如此！”吩咐皂役把众人拖下，每人重责三十大板。皂役们一声答应，将五人扭下。海瑞吩咐，用头号板子重打，如有徇情三板不见血，执板人陪打。皂役听了，不敢徇情，果然三板就见血，打得五人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在地下乱滚，险些儿起不来。海瑞道：“今日比了，还要勒限，如再违限，将来枷比。将家眷先行监禁，伺获犯

之日释放。”张青等唯唯，又勒了五日的限。海瑞又差了十名散役，随同张青等前往帮办。旋命皂役先将张青等五人家眷拿到监禁，然后退堂。

人到私衙，自思：“我如今在此作县，不能除得这一个土豪，却还与百姓除甚么害？今日张青等之言，这刘东雄是恃着强势的大光棍，所以府县都不敢奈何他。想必历任的府县，都与他来往，受他的贿赂，所以弄得根深本固，不得摇动得倒。即使张青等此去，亦是无用，徒将他们委曲矣，但是立法不得不如此。”想了半晌，忽唤海安到来，对着他耳畔说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海安应诺，旋即来到班馆。

张青等正在那里敷棒疮药，见了海安，众人齐立起来。海安道：“请自方便。你们今日受了委曲了。”张青叹道：“今日真是委曲。在堂上挨了三十重重的板子，又勒了限，妻子又提去监禁了。这条贱命，料亦走不去的。”海安道：“你们做了许多年的差役，难道官的意思都不晓得么？”张青道：“大老爷的意思我们怎么晓得？乞大叔说知，这就感恩不浅了。”海安道：“我见你们可怜，待我实说与你们听罢。我家老爷是在京降调来的，幸得严丞相提携，才得了这个知县。一路出京而来，就闻得这位刘东雄是本县大大一个富豪，故此到任就出票拿他，却欲弄他三五千两。谁知你们拿不到手，他便生气。在公堂之上下不得场，所以将尔们重打，遮掩众人耳目处。尔们说他是严太师的干儿子，恰好我们这太爷又是拜在严太师膝下的，如今甚悔。你们不用忧心，只管将养就是，这事是罢手的了。你们家眷，不上三日，包管出来。”青等听了，如梦初觉，方才悟道：“原来如此，这有何难？这位刘大爷是好挥霍的。每常那一位新太爷到，他不来交结？待我们棒疮好了，走到他的庄上说知此意，包管是有礼送来的。连大叔你老人家得沾点风气呢。”海安又说了许多话，方才别去。青等私相笑道：“这位太爷怎么这样，弄银子都没方法！若是早有声息，这时候银子到手了。”胡斌道：“我们明日去对刘大爷说，看他如何。好歹叫他送个礼来就是，免得我们受苦了。”众人齐声道：“有理。”

过了三五日，各人的棒疮都痊愈了，遂一同来刘东雄庄上见了，以此意说知。东雄笑道：“这叫做过后寻舟——不得渡矣。他先前若是恭恭敬敬的，我即与他个脸面。如今知我是相爷的人，他便转过话来，我却不吃这一注的。”众役齐道：“大爷好歹赏些薄面与他，救一救小的们性命则个。”东雄道：“你们且回，我自有的。”差役谢了回衙不表。再说海瑞自命海安与众差役说话之后，时令海安打探他们口气。海安这一日来说，差役业已前往刘

东雄处说了，他说自有主意等语。海瑞听了点点头儿，却不言语。

又说刘东雄正在床上，忽然庄丁传来一礼，说是北京千里马傅来。东雄折书观看。其书云：

屡接厚惠，感佩良深，只以途遥，未遑面谢为歉。兹有义儿海瑞，原在部曹，缘事左迁，出为贵县令尹，前月已抵贵境。但此人赤贫，自行作吏，悉仆提携。今远隔一天，自难照拂。惟先生推此屋乌之爱，时济惠之，并赐教言，使彼知避凶趋吉，则有造于仆者也。专此布达，并候近福不一。

东雄先生文几

分宜严嵩顿首

东雄看毕，便问投书人何在。庄丁道：“其人手拿许多书信，说还有几处投递，忙迫去了。”东雄自思：“差役来说的话不差。今既太师有书到此叫我照应他。也罢，看在太师面情，与他一个分上罢。”次日具了十色礼物，一个名帖，着庄丁送到县署而来。海安接着礼单并帖子，拿与海瑞。海瑞暗喜道：“中吾计矣。”只见礼单上是：

金爵杯十对，玉箸子一双，锦缎十端，西毡毯一席，白金一千两，黄金四锭，绍酒十坛，金华茶腿十只，燕窝一盒，钩翅四桶。

海瑞吩咐收了，又将名帖来看，只见上写着：“年家眷同门弟刘东雄顿首拜。”海瑞不觉笑了起来，照旧回了一个帖子，赏了一两银子与那庄丁，着海安出来致谢。海瑞吩咐送来的东西，一概封志，不许动了一些。

次日对安、雄二人道：“昨日刘东雄送了一分厚礼前来，我已故意收下，以稳其心。今却要回送过去，方才像样。怎能够得些礼物来呢？你二人可为我到那里借一借礼物去，挡一挡架子何如？”海雄道：“别的可以借得，若是这些东西，纵然借了来，送到那边去，倘若他竟收了，却将甚么来去还人？”海瑞道：“你们且到店内，与掌柜的商量，他肯借时，却问明白了价。若是他那边收了，照价送还。待等冬季领了俸薪银两，照依原价发给就是。”海安道：“如此，恐怕他店内的不肯。”海瑞道：“大抵你们不愿去，自觉难于启齿是真。也罢。你可将名帖名头去请那京果店、绍酒店、绸缎店、玉器店四处的掌柜到来，我当面向他求借就是。”海安、海雄二人只得分头去请。

到了下午，请了四处掌柜来到。海瑞衣冠出迎，请到花厅内坐。那些掌柜的那里肯坐，说道：“大老爷是小的们父母，小的们焉敢冒坐？”海瑞道：

“这原是私见，就是与宾主。公堂之上，方拘正礼。”再三推让，方才坐下。那绸缎店里的姓鲁名祺，当下鲁祺说道：“不知父台老大人相召，有何吩咐？”海瑞道：“说来惭愧。只因本县在此一贫如洗，前日有个乡绅送了我几色礼物，虽然不曾受他的，只是礼相送还，本县亦要回敬过去。只奈没有一些东西，又没银子去买，故特请列位到来商议，要向宝店内各借几色，装一装脸。若是那边收了，该多少价钱照依送还就是。”各人道：“大老爷吩咐，小的们凛遵就是。要取多少，只管着人到店取来。”海瑞道：“不是这等说，本县不过权宜之事，你等不必疑心。每店只要动借四色就足够了。”各人唯唯应命，叩谢而出。海瑞复唤转来，吩咐道：“只要四色，若是我的家人多借一些，你等须来见我。”店人齐叫道：“真难得这位太爷这样清廉，真是我们行户有福。若是往时新任的官来，便是那一位官亲挂账，这一位师爷除取，其余家人们各各到来侵沾小利。怎似得这位太爷，这般清静，向我们借几样东西，还是这样恭恭敬敬，真是不愧上苍的知县了。”各人回到店中，将货物上好的拣了四色，即刻送至署内。

须臾之间，绸缎、火腿、绍酒、京果、玉器，共十六色俱已齐备。海瑞写个名帖，夹着礼单，令海安、海雄抬了送去，并嘱其留心窥察庄上来往路径。海安二人领命，抬着礼物来到庄上。庄丁问了来历，即来报知。刘东雄看了礼单名帖，笑道：“这才是个道理呢。他是个贫知县，怎好受他的礼物？”一些不收，赏了来人十两银子，礼物仍复发回出来。海安有心要窥探他的地方，便对庄丁道：“家老爷略备些须之敬，今大爷不肯受，是不肯赏脸与家老爷，乞大叔引在下到大爷前面面恳赏收，不然就连这赏钱都不敢领了。”庄丁遂引着二人进内，转弯抹角，过了一带粉墙，进三重朱门就是水阁；过了水阁，又是一座小桥，桥下个大池，池中许多莲花，红白相间；三间暖阁，方才是刘东雄坐的地方。

海安进到里面，只见刘东雄身穿单衫，坐在一张湘妃竹椅上。海安二人慌忙叩头请安问好，道了海瑞想慕的意思。东雄也不说：“请起”，大端端的坐着不动，说道：“就烦二位尊管归报贵主人，说我心收就是。”海安道：“小的家主素慕大爷慷慨，又属同门，忽承大爷赐惠，不以客套，故将厚礼全收，以显相好。今主人稍备一芹之敬，而大爷挥之门外，岂不屑与家主相交耶？”刘东雄道：“不过一刺到了便是，何必定要收下？今尊管既然如此，就收将一二色礼就是。”乃吩咐庄丁，将两坛绍酒收下，其余的璧回。海安复又再三相恳。刘东雄道：“主意已定，无须尊管强劝矣。”复令每人赏银五

两。海安、海雄叩谢而出，抬了礼物循着旧路而回。正是：有心窥捷径，奸恶岂能知？毕竟海安回署，见了海瑞如何说话，且听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窃书失检受奸殃

却说海安、海雄二人，把礼物抬回，来见海瑞，备言其事，并说其得了二十两银子的赏封。海瑞道：“除了两坛绍酒的价银，余者你二人拿去，买些衣物。”想海安、海雄二人自随海公作吏不下十载，今日却得了二十两，这是他二人大造化之处。安、雄二人叩谢。海瑞道：“你可曾探得路径否？”海安便将庄内的路径，口说指画，备说一番。海瑞听了，心中记着。

过了两天，就是七月十五日中元盛会。探得那刘东雄延僧仗众，在荒地搭起一座高台，做功德，超幽施食。如此歹恶心肠，即做大千亿万功德亦难补缺德。想必因陷害人口过多，故特设此盂兰盆会，以冀万一之忏悔矣。庄上张灯结彩，十分热闹。远近的人，都到那里去看。当下海瑞得知这个消息，即便改了装，扮作算命先生的模样，由署后而出，随着行人，来到庄上。只见灯烛辉煌，梵音咒韵。其中又设茶缸十余个施茶，往来的不知多少人数。正面就是八个僧人，在台上念经开解。台左一所小厅样，摆设着八张学士椅，俱系顾绣大红缎椅帔。中间一张香几，一张紫檀八仙桌子。那桌上东边是插屏，西边是天青色大花瓶，上供着几枝玉簪花，当中一个宝鸭仙炉，内焚沉檀，香气扑鼻，却没有人在此。海瑞暗想，必是刘东雄坐的。便故意走到椅子上坐着。

少顷，只见三两个高长大汉子来到。海瑞料是助纣为虐的庄丁，竟不出声，只管坐着。那庄丁上前喝道：“你这人好没分晓。既来看高兴，若是渴了，东廊下有茶，又有板凳，那里歇脚吃茶，岂不是甚便么，竟在这里则甚！看你的打扮，莫非是个算命的么？”海瑞便立起身来，道：“我正是个算命的。”内中一人道：“我几年的运气怎么这般颠倒，先生，你且与我算一算命，看是如何。”海瑞道：“今年贵庚？”那人道：“丙申三月十一巳时。”海瑞故意推算良久，说道：“大叔莫怪在下直讲。你这八字，虽然不少穿，不少吃，惟

是宾强主弱，都要靠着他人的，却不能自振家声。行至巳巳、庚午这两个字，还却有些意思，亦是有限的财帛。寿享八旬，一子一女成家。”那人听了带笑谢道：“先生真是再生鬼谷，是眼见的一般。”众人听说，都要求他占算。海瑞一一赠之，左撞右盘，自然有几分合着。直算到点灯时候，恰遇刘东雄出来，那庄丁们见了，急急走开。

东雄见了海瑞却不认得，便问众庄丁道：“这是什么人？你们在此做什么？”庄丁道：“他是算命的，偶来此观看高兴。遇了小的们叫他占算，果然灵验非常，再没一句话假的。所以大家都叫他推算，直至这个时候，不料撞了大爷。”海瑞听他叫大爷，知是东雄，便急急上前作揖道：“小可不知，多有得罪大爷。”东雄笑道：“他们说你占算十分灵验，你可与我推算一纸如何？”海瑞乘机道：“大爷提掣是最好的，只是天色黑了，小可还要进城，明日一早来罢。”东雄笑道：“这时候城门已闭了，你且先与我推算。这里很有便铺，你不必过虑。”海瑞谢道：“怎好打扰？”东雄道：“这时候凉亦饿矣，且请用晚膳再算罢。”因对庄丁道：“外面喧哗，你们可引到红渠阁去，那里又清净，就在那里摆饭，不论你们那一个相陪，用了饭我却来呢。”海瑞又谢了。那庄丁便引着海瑞来到阁中，只见那沼里满栽红莲，一片清香。进得阁来，明窗净几，放着文房四宝，瑶琴宝剑。原来是东雄常坐的所在。那庄丁搬了一桌酒菜到来，坐以相陪。海瑞恐怕醉了误事，却推不饮酒的，只是用饭。饭毕，庄丁收拾去了。

少顷，只见两个绛纱灯笼照东雄而来，海瑞急忙起身迎接。东雄带着醉意坐下道：“先生不要拘礼，请坐。”海瑞坐下。东雄道：“在下生于戊申年正月初五子时，烦先生直言一算。”海瑞即将八字排开，推算一回说道：“此乃系双蝴蝶之格，大富大贵之命也。”东雄笑道：“先生休奖，须要直言。”海瑞道：“台造于戊申年所生，戊乃中央之土，土能生金，故主大富；申庚皆金，金旺生水，水旺生财，故断得大富。若论‘贵’字，得怪勿怪，一生得贵人提掣，至四十一岁必得异路功名，正途则无分也，得官不在三秩之下。若论子息，三枝送老，但妻官略要少些为妙。尊驾一生疏财仗义，虽然挥霍，每遇谋望，皆事事如愿。贸易则利倍于本。此时正交子运，目下虽未用定，却现有贵人扶持，禄马暗动，官秩不日就有消息。寿可至九十。此是在下直言，幸勿见怪。”东雄一边听，一边点头说道：“先生真是灵验，所言皆合。不才仰承祖父所遗，颇称饶富。若说‘贵’字，在下虽不善读书，然幸得大贵人与我交好，若论二三品的官秩，他不过吹嘘之力，便可为得。今岁正月间，

曾有信息来知会我，约在明年，可以得官。今先生之言，恰如亲见一般。尚有小儿及拙荆、小妾的八字，求亦先生一算。今夜辛苦了，且宿一宵，明日起来再推罢。”海瑞道：“不妨的，夜静人稀，心清气静，更得精神。请大爷写下八字，明早来取。待小可逐一批评如何？”东雄便将儿子、妻妾八字写下了，交与海瑞。又说了许多好话，方才作别道：“先生就在此相屈一宵。只因今夜功德圆满，焰口超幽之时，在下要去参佛，不能相陪，先生休怪。”海瑞道：“大爷请便。”东雄别去。

海瑞看见天气尚早，才交二更，乃挑起灯来，把八字排毕。少顷，只见一个丫环，十五六岁，捧着一番香茗、一盘点心进来，放在桌上说道：“这是大娘送来与先生下茶的。先生为我们推算辛苦，大娘说烦先生留意直言，明日重谢呢！”说罢自去。海瑞想道：“如此妇人，却这般的有礼可惜错配罪人。”且把门来闭上，自思：“我今日之来，原为着要打探刘东雄的犯罪实迹，好去禀知上宪，如今却坐在里面，济得甚事？”独坐无聊，只见桌上堆着好些书札在内，海瑞即随手捡一札来看。事有凑巧，却是严嵩从京来的，其书云：

字付东雄老谊台先生阁下。启者：前蒙惠我东珠百颗，光洁圆净，洵罕希之珍。拜登之下，深铭五内。贵省巡按熊岳，乃仆门下生也，今将次到任，若是抵省之后，自当来拜候矣。但彼人地生疏，诸事之中还祈指示。前者所言关伦氏一案，该抚业已具题，以威逼毙命为定讞，仆驳飭之矣。至于捐銜一节，朝廷定例，捐二品封典以赠父母则有。如若捐自身职銜则不许，惟四品可矣。以仆付之，莫若来年到京，援例加捐郎中，此际复加捐即用，仆自当以刑、兵两部掌印握篆为君谋之。旋以绩最，随奏擢侍郎，则不三年可出外任矣。如此筹度，不知有当尊意否？如可行之，则赐回示。俾是日报捐，预为根本，届期庶毋庸又费周章也。专此布达，并候近祺不备。

海瑞看毕，自思道：“这厮真是财可通神；他竟有本事勾通奸相。若不早除，他日养成气候，得了官爵，则天下百姓无遗类矣！但关伦氏到底何人？又见上有‘威逼毙命’字样，此必这厮所犯之案。上司具题，却彼贿赂严嵩，将案驳回，遂使冤无可伸了。怎的本县却不见有这案卷移交？这就奇了。将此书且收起，明日却将为证，奏嵩杀府尊在此书矣。”

复又翻阅别札，都是各省官员与他来往致候之札，内中有兼叙案件者，有特托夤缘者。阅至尾后一札，却是本府的，内云：

启者：前云关伦氏一案，闻上宪业已具题。然先生能致意于严相，则必奏驳。但见证之张三姥，矢口不移，将来似难移转。今该县已将该氏押候，必欲令其改供。而张三姥再四不肯，似此殊碍结案。前日该令曾有密函来禀，欲在旬日内将该氏鸩却，以免疑碍。但该氏一死，则案易于转动矣。专此布覆，并候日安不备。

海瑞看了，才明白是停质出详的，但不知关伦氏属在那一县的百姓，料亦在济南府属，这是还可以查访得的，亦将这书取了。不觉已是四更将尽，其时实觉困乏，乃就几上睡了。

天明，庄丁持水进来，只见门尚未开，又见纱窗未闭，便从窗口而入。见海瑞隐几而卧，鼻息吁吁。近视案上书札，翻得乱了，庄丁便想道：“书札怎么这般乱了？莫非这先生翻阅了么？”遂走近案前，将书叠齐，只不见两卦信书。庄丁自思道：“这两封书札，未知是闲书札或事关紧要？却不见了，必是他偷藏过了。”遂急急摇醒海瑞问道：“先生，你可曾翻阅这书札否？”海瑞道：“我在案上推算八字，直至五更方才睡了，却有甚空时去翻阅你的书札。”庄丁道：“你休要瞒隐，那些书札都乱了！”便一把抓住往外就跑。正是：一札私书能致祸，总因失检遭奸殃。毕竟那庄丁抓住了海瑞往外就走，欲到何处，海瑞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机露陷牢冤尸求雪

却说那庄丁搜书不见，心疑海瑞偷盗，上前把海瑞叫醒，便问书信。海瑞道：“我在此推算八字，哪里见你家什么书信？”庄丁怎肯依他？一手抓着海瑞，一手开门，竟扯到刘东雄面前来。

那刘东雄正在书院打坐，忽见庄丁扯着算命的过来，便问：“你们为什么？怎的把先生抓着，成何规矩？”庄丁说道：“他是个歹人！”东雄道：“怎么

知他是个歹人？”庄丁道：“昨夜大爷好意，叫他在阁中安歇。谁知他竟把大爷的书札偷了。想来是个歹人，不知是那里来的，大爷审他便知来历。”海瑞叫道：“勿要屈我。我从二更推算八字，直至五更方才睡去的，不信且看桌上批评了几纸八字，就可以知道了。”东雄道：“不用多辩。但在你身上搜得书札出来，便是真的。”遂叱命庄丁把他身上搜遍，果然殷出两封书信。东雄看了，不觉大怒道：“可巧天地哀怜窥破，不然我的性命送在你手。”乃唤：“庄丁，抓到后花园去，待我来审问来历！”众庄丁答应一声，早把海瑞簇下，拥到后花园去，来到亭子上，只见俨然摆着公案刑具。海瑞自悔失于检点，今一旦却遭在这厮手上。

东雄坐在正面，吩咐将这歹人带上来。众庄丁把海瑞拥到面前，叱令海瑞跪下。海瑞勃然大怒道：“你是什么人，本县却来跪你？”东雄听得“本县”二字，心中猛笑道：“你莫非历城知县海瑞么？”瑞笑道：“本县便是，你敢无礼么！”东雄大怒，叱道：“畜生，你自视得一个知县恁大，却想来胡弄我么？今日被我拿住，又有何说？”海瑞道：“我乃堂堂县令，是你父母，你敢把本县做甚么？”东雄道：“慢说你是这一个畜生，不知多少巡按、府县，葬于水牢者，不知凡几。”吩咐庄丁：“把他推到水牢去，叫他知道利害。”庄丁应诺，将刚峰蜂拥而去。过了一带高墙，又是一重小门，开了小门，推在里面。只见黑乎乎的不辨东西，听到水声潺潺。却原来这所在乃是跨濠搭篷的，上是大板，下是濠堑。将人推到里面，断了水米，七日间必然饿死。随将尸首推在水里，下面团团竖了木桩，那尸首在内却流不出去的，所以无人知觉。此时刚峰被推到里面，听得庄丁将门锁了，自思：“这个所在，必死无生的。我刚峰亦是为民起见，今日却要遭于此地。海安哪里知道？就是夫人亦难明白吾之去向。过了几日，衙内没了官，他们必然去报上司知道，另换新官来署。我那家眷却不知作何光景？况且宦囊如洗，安、雄二人那里弄得盘费送夫人回家？上司还说我不肖，逃官而去。这刘东雄还怕不肯干休，又要斩草除根，连家属都要陷害，这是可知的。”想到此处，不觉掉下泪来，长叹道：“我刚峰一生未尝有欺暗之事，怎的如此折磨？”然亦无可如何，只得坐在板上，不禁长叹。不知红日西沉，又不知晓暮，远远听得更彭之声，方知入夜。

刚峰此际又饿又倦，把身子躺在板上。朦胧之间，似有一人衣冠楚楚，立在面前，说道：“刚峰，你不用忧愁，自然有个出头的日子。但吾等含冤于此十有余载，尸骸水浸，还望刚峰超雪。”刚峰道：“你是甚人？在此为甚的被害？可说来我听。若有出头日子，自然与你伸冤雪恨。”其人道：“吾乃江

南华亭县人，姓简，名纘，字佩兰。于正德庚辰科乡荐，旋叨鼎甲第二名，即蒙亲点巡按此省。一出京城，沿途密访，已知刘东雄稔恶。到了本省，未及上任，先改扮混入此地，以冀密访东雄实迹。谁知被他窥破，饱打一顿，备极非刑，推在这里，饥寒而死，将吾尸体推在水内，屈指十有一年，现有巡按印信为证，尚在怀中。明日刚峰上去，可即禀知提督，乞其领兵前来，将此庄围住。先拿了东雄，随来此地搜检。下面有五个尸体，一是太守李珠斗，一是本县尹刘东升，其余三个乃是本县百姓：一因妻子被抢，寻妻受害；一因欠了东雄米谷，被陷于此；一因妹子被抢，寻妹遭祸，竟无发觉者。刚峰前途远大，正未有艾，不日自当出去。”言罢，一阵阴风，倏忽不见。却把刚峰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刚峰自思：“我难道还有出头之日么？梦中之言，大抵不差。但不知怎的得出去才好。”乃立起身来，再拜道：“倘君有灵，立即指示我路途，再见天日，何惧冤仇不复！”说毕，忽闻风声吼吼，少顷雷雨大作，电光射入牢来。刚峰叫道：“天呀！可怜刚峰今日为国为民，反陷身于此。瑞死何足惜，但有六人之冤，无由得雪。倘蒙眷佑，俾瑞得出牢笼，收除凶恶，共白沉冤，则瑞死无所憾矣！”言未已，忽然一阵红光射入，一声霹雳，打将下来，把那水牢打一个大洞。一阵光亮，狂风大作。此际刚峰心摇胆战，不知所以。谁知这阵大风，竟把海瑞掬出牢外。少顷，雷声少息，电光尚未息时，有光亮射来。海瑞醒了转来，却不是牢里，凭着电光细看，乃是一座危桥，自身坐于桥上。刚峰暗想：“适间雷雨，就是救我的。”遂望空叩谢，乘着雨而走，亦不辨东西。但听得前面更鼓之声，侧耳听时，已交五更。刚峰便向着更鼓之处而奔，此际顾不得衣衫淋湿。远远透出灯光，却原来就是提督行署。

明朝所设提督，每三年一次巡边，所以各府俱有行署，以备巡察驻脚的。当下刚峰到灯光近处，方才知是一所衙门，便闯进里面，却被更夫拿住，叱道：“什么人，敢是奸细么？”刚峰说道：“我乃是历城县知县。”更夫笑道：“你是知县，怎么这般狼狽？快些直说！”刚峰便问：“这是什么人员的衙署？”那更夫道：“这是提督行署。你既是知县，为什么不见你来叩接我们大人？”刚峰听了，喜的手舞足蹈的说道：“我正要求见大人，相烦通传一声，说历城县知县海瑞要见，有机密事面禀。”更夫道：“你休要走了。”海瑞道：“我是特来求见的，怎肯走？你若不信，可与我一同携着了手，去门上大叔处说话。”更夫应诺，便与刚峰来到大门，叫了那守门的家人，说了上项事情。那家人把刚峰看了一看，说道：“你且在门房坐着，待我上去禀明了大人。”

且说那提督姓钱名国柱，乃是浙江严州人，由武状元出身，历任到提督，平生耿直，不避权贵。家人走到面前，当下便报有历城知县海瑞冒雨而至，声称有机密事要面见大人等语。钱国柱自忖：“这知县是在城里的，如今冒雨而至，想必有甚关系本县的事，故此冒雨而来。”便吩咐即传进见。家人领命，急急来到门房说道：“大人起来了，传你进见呢。”刚峰随着家人来到穿堂，灯光之下，见提督行了庭参之礼。国柱道：“贵县何以冒雨一人至此？请道其详。”刚峰便将如何访察，被刘东雄关在水牢，幸得某人楚中示知，及雷雨相救，逐一告知。国柱听了道：“那里有这等土豪势恶！可见当时府县废弛政务，致此养虎为患。依贵县尊意若何？”刚峰道：“求大人立刻传令兵丁前往，把刘东雄庄上围住，一齐打进里面，不分好歹，见人就拿。若是迟延，东雄知风必然远遁了。”提督依允，即时传令点兵三百，命中军官领着，随海瑞前往庄上，捉拿刘东雄全家。

这令一下，中军官立即点齐兵丁，同着海瑞如飞而来。及至到了庄前。天尚未明，刚峰道：“先分一百五十名，将这庄子团团围住；一百五十名，随我进去。”中军官应允，即令兵依计而行。一声呐喊，刚峰在前领导，打进庄来。那些庄丁一个个梦中惊起，不知何故。有的穿衣不及已被拿了。一百五十名兵丁，奋勇拿人。那些庄丁虽然有勇，然值此仓猝之际，又见是官兵来拿，各各手软脚酸的，被他拿了。当时东雄正在惊慌，急急披衣走出来看，却被刚峰看见，唤令兵丁上前拿下。

至此，天色大明，刚峰对中军官道：“大老爷，且先押解犯人前往行辕请功，待卑职在此折毁水牢，打捞尸首。”中军官应诺，传令留下五十名官兵，听候刚峰使用，余者押犯回辕而去。刚峰即时把那红渠阁中的私书，尽行放在身上。随令十名官兵把守庄门，余者带着来至水牢。令四十人一齐动手，即时把水牢折去，地板揭起，只见下面尽是浊水。刚峰令人把水略略车干，然后命十人下去，跃入水里，果然负了六个尸首上来。只因其被水浸着的，所以不烂，但一身黑肿，不辨面目矣，衣服依在。及至负了水上，其尸就烂了，只剩白骨。刚峰亲自细查一番。内中有一尸。中有铜印一颗。刚峰细视，印上有文曰“山东巡按关防”六字。刚峰道：“此必简巡按之尸也。”即忙拜谢其阴相之恩，令人别以锦被裹之。但不知哪个是前任县令尸首，再加详检。只见一尸的衣服，尚有角带在内，刚峰道：“此必是前县令也。”亦向着再拜。拜了，亦令人别以布裹之，亲书记认。余者四尸，悉用布帛包好，取了六张竹筐，把六个尸首盛着，令人先行抬到庄外之大安寺前放着。

其时，海安、海雄二人寻到庄上来。只见主人浑身湿透，仍自在那里指手划脚的，竟不知自己身上湿了。安、雄二人上前见了，才把自己的衣服脱下了，去与刚峰换了。海瑞令他二人先回，随将东雄庄上各物，当众点过，上了清单，一一卦志。其诸妇女关在一室，不许他人忧乱。留兵丁三十人把守，自己来行辕缴令。正是：不惜身劳苦，为民除害先。要知刘东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案成斩暴奉旨和番

却说海瑞吩咐已毕，便与众兵丁一齐来到行辕。海安业已将冠带拿来伺候。海瑞整冠束带，来见国柱。国柱起身迎接道：“贵县辛苦了，请坐。”瑞告坐毕，呈上搜得刘东雄私书一束，共三十六札，都是严嵩及各部并本省的官员往来关目利弊的书信。国柱看了，对海瑞说道：“此项书札，若复留之，只恐他们不安，莫如焚之，以安众官之心，如何？”海瑞躬身道：“大人所见甚是。”随令人取火至，当面焚之。海瑞又将点封东雄之财物各项清单呈上。国柱道：“这清单仍归贵县案卷就是。”海瑞把清单收了。随将六个尸首现放在大安寺上，听候相验过，以便收殓的话禀明。又呈缴巡按印信一颗。国柱道：“此案事关重大，军门亦不在主政，贵县将人犯带回审确，详办就是。”海瑞应诺，就请提督着兵护解过县。海瑞揖谢，方才押着人犯进城。

到了衙门，进内用过膳，随令升堂。留官兵在署防护，随即出堂升座，三班衙役，两傍伺候。海瑞吩咐把东雄带上堂来。左右带到，东雄立而不跪。海瑞叱道：“汝乃土豪势恶，今日被我擒来，罪该万死。怎么见了本县还不下跪？”东雄笑道：“若论百姓见了你，或竟要跪。只是你老爷见了汝这一个鸟官，不怪你不来送接就罢了，怎么反说是要你老爷下跪呢？这般不知好歹。且问你，我好端端的在家中，把我簇拥到这里，为甚么？”海瑞骂道：“你乃土豪势恶，目无法纪，交结内官，逼毙人命，擅囚大臣，私立水牢，罪恶滔天，万死难偿。那关伦氏一案可即招来。”东雄道：“你老爷犯法，何止一宗？你问时，我亦记不得许多，莫费了你的气罢。”海瑞道：“水牢内三个百

姓是那个那个？从实招来！”东雄道：“莫说你是一个知县，就是府里，还不
敢问我些！”海瑞大怒喝道：“你平日恃着权势，却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今日
要你晓得我海某厉害些。”叱令左右拖下，取头号大板子，先重打四十，然后
再来问话。此际差役们看见本官盛怒之，亦不敢用情，即来扯着衣服，拖翻
在地，把东雄重重的打了四十板，打得两股皮开，鲜血迸流。

海瑞喝令上堂再问，东雄只是不招，还自怒目圆睁，骂不绝口，说道：
“让你怎么的委曲于我，只恐一卦书信到京，你这顶小纱帽还戴得牢否？”海
瑞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汝恃着严嵩，便辄欲横行天下？本县是不
能稍贷汝的！”吩咐带去监禁，其余家人、庄丁人等，一共四十五名，发在外
羁押候听审。海瑞退入私衙，自思：“刘东雄这厮不肯招供，其意盖欲迟延，
待他好弄手脚。我偏与他个不然，坐供出详便了。”遂连夜查检刘东雄历犯
款迹，录案详报上台。其时巡按员缺，系布政司王绮兼护。文书详到，王绮
见了，便再三研勘，一则与刘东雄向有往来，二则知他是严嵩门下，却有心
回护，遂将详文批驳：

据详称刘东雄恃财倚势，凌虐乡愚，侵田占地，强夺良人妻
女，并敢私设水牢，卒陷多人，并将巡按、知县擅自囚害，如果属
实，亟应严办。但查正德年间，有简巡按来山东，未及到任，即无
踪迹。其家人报乃风颠迷失，屡觅不获。今据该县指称，前简巡按
尸首，现在刘东雄庄内水牢捞起，现有印信可据。查简巡按自迷
迹之日，屈指计算十有一年，岂有其尸尚未腐，仍捧印信耶？此固
不足深信。候委员确验详覆到日再为核夺。其余各尸，均着一体
验埋，候查案再夺。

这批文一下，海瑞料是上司有故纵刘东雄之意，若不严鞫招成，将来必
至反案。遂即刻升堂，复提出刘东雄再审。这一回极备严刑，五般重刑，均
已用过。刘东雄却打熬不过，只得招认。海瑞令人给与纸笔，唤令尽招。刘
东雄只得亲笔招供，一共认了大小不法事情，总共计三十六款。求牢共淹
毙六命，简巡按为首。其余威逼自尽者，连关伦氏案共逼死七人——尽
招，已成铁案。海瑞即又详上司，令人批解上去。此上司见了亲供，他不
能为他护卫，却叹其自招之速而已。次日，那护巡按不忍自审，乃委按察代
讯过口供。海瑞便上院面请上方剑杀刘东雄。上司无奈，只得从其所请，遂
鄱刘东雄寸磔于市，人人称快。其余助虐之家人、庄丁，分别军、流、徒、杖、

发落完案。刘东雄之家属，分别问罪。海瑞既除这刘东雄，所有平日匪类，闻风知警，各皆勉而为善。海瑞复行出示暴东雄之罪于市。一日宣传到京，严嵩得知东雄为海瑞所杀，心中大怒。触起前仇，又要计陷于他。终日伺隙寻衅，只奈一时无从入手，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那南交地方，即今之交趾国是也，地近粤西、贵州等省。那国素来强悍，不遵王化，时有入寇之心。国王姓朱名臣，乃是汉人。只因其祖在南交贸易日久，宗族蕃大，遂广施金帛以买众心，首先倡乱，遂得南交一带，自称交王。太祖皇帝因其地远难征，只得赐玺以服其心而已。及至正德年间，其国王乃名朱光裕，便妄自尊大，自称南交大帝，便欲侵占本朝土地。乃暗令番将瑚元领兵五万，来至南关。这南关属粤西南宁府界，那府里只有一员都司，领兵八百把守。此时瑚元领番兵一路奔杀前来，好不声势，分队而进：头一队番将乌尔坤领兵五千为先锋；二队番将一珠领兵五千为副先锋；三队番将广心领兵五千为应护使；四队番将五十七领兵五千为合后；五队番将陆海领兵五千为解粮官；六队番将乜先大领兵五千为探听使。六队番将，一路奔杀前来。到了南关，一声炮响，安下营寨。那都司与知府听了番兵入寇，自见兵马稀少，慌做一团，不敢出迎，惟令兵马紧守关隘，飞报指挥使马湘江。听知如此利害，亦不敢擅动，急急申本奏闻朝廷，请旨定夺。

严嵩接着告急本章，喜道：“海瑞今番难逃吾手也！”连夜修起本章，次早入朝具奏。帝接奏章，展于龙案，只见写道：

太师丞相臣严嵩谨奏为边烽乍起，请旨定夺事：现据粤西指挥使臣马湘江表称，于本年二月内，有交趾国王某顿萌异志，特遣番将瑚元领卒五万，前来侵界，兹已兵抵南关。其都司、郡守，以兵微将寡，不敢出迎，即指挥使亦不敢擅调大兵，飞章告急前来。臣窃思太祖皇帝朝，当时天威远播，犹以地远难征，赐予敕玺，以慰其心。今升平日久，政事废弛，若与之决胜负，诚恐一旦稍败，有辱国家锐气。臣愚意以为宜抚。陛下若遣一介素受番人仰望之臣，前往宣示圣谕，说以利害，则番将自当慰服。但查得现在历城县知县海瑞，本乃琼南人。粤东琼州，邻近南交，可悉番将情形。陛下若以之前往，必有可观。不知有当圣意否？伏乞皇上睿鉴施行，天下幸甚！

帝览奏，即时下了一道旨意，差兵部差官星夜赍往山东。差官领了圣旨，飞

驰前往，不日来到山东。当下文武官员，一齐恭迎圣旨。到那万寿宫开读，差官高声朗诵道：

奉上谕：兹据粤西指挥使马湘江奏称，交趾国王不遵王化，遣兵入寇，已抵南关。该指挥以兵微将寡，未敢擅动，飞奏前来。复据丞相奏称，非用名望素著之官，前往说以利害不可。今查历城县知县海瑞为人忠耿，乃琼州本土，善谕番人言语。故特奏请，表海瑞为天使行人之职。朕如所请，今差官赍旨前来，加升海瑞为兵部郎中，并赐方物若干。汝于拜受恩命之日，即刻起程，前去讲和。有功之日，再加升赏。钦此！

钦赐海瑞各物，计开：玉如意一枝，蟒袍一袭，角带一围，皂靴一对，飞鱼袋一对，锦缎百端，黄金十锭。

钦赐南交国王方物，计开：敕书一度，银玺一枚，蟒服一袭，平天冠一顶，皂靴一对，玉拱壁一双，玉如意一枝，金爵杯十对，玉箸十对。

宣读毕，海瑞谢恩，送天使于驿馆安歇。

次日，且表申请，顺付天使回朝讫，海瑞即时收拾起程，文武各官相送出城。海瑞把家眷留下，着海雄服侍夫人，自己带领海安望着粤西地面而来。所过地方，文武护送。其时，严嵩暗中欢喜，以为瑞必被番人所杀。正是：一心指望将人害，事到头来陷自身。毕竟海瑞此去可得平安否，且听下文分解。

第三十九回 诈投递入寨探情形

却说海瑞拜受恩命，即日赍捧着御赐敕玺，离了历城，一路望着山东大路而行。出了本境，就由粤东肇庆水路进发。所过地方官供应船只夫马，自不必说。海瑞每到一处，先发告示一道，以杜滋扰。其示云：

钦差兵部郎中行人大使海，为严禁滋索，以肃功令事：照得本

府膺欽命，持節南交，并賚捧恩綸，寵賜番徽。所過地方州縣，不免供應。但本府自出境以來，除扛抬龍亭之外，只用一仆，日用兩餐，所費無幾，不必珍膳，即園蔬苦菜，亦堪下飯。你等州縣，不必特為設置。如有匪類乘供借稱本府親隨，詐索船只夫馬折價以及飯食等弊，許爾等立即捉拿，解赴行轅，本府以凭嚴究，決不徇私。你等一體遵照毋違。特示。

所過州縣，秋毫無犯。海瑞在路次，亦不與州縣官員交接。到了粵東，就由肇慶水路進發，過了多少險灘惡峽，來至南寧。該府尹即時督率屬員，出郭迎接。海瑞此時因有王命在身，大小官員都來朝請安。

當下海瑞進了館驛，將聖旨敕篋放下，隨赴有司衙門詢問軍情，太守道：“前月番王朱臣，命將瑚元領兵到此，在屬不過數百護城兵弁，自難迎敵。故此飛稟指揮使，指望發兵來援。誰知指揮心怯賊眾，不敢擅動，只令附近警備之兵卒，同鄉民守護土城而已。今被困一月有余，而賊仍未少退。城中絕了樵薪，四民嗟怨。觀此情形，亡在旦夕。幸得大人遠來，必有以賜教。”海瑞道：“番兵乃烏合之眾，乘興而來，若是日久，不許與戰，彼必糧盡而逃。此時乘勢擊之，必獲全勝。彼若敗北，吾遂以恩旨抚之，則彼无不乘机感激矣。”郡守應諾。海瑞乃在南寧住下。

那指揮使聞得天使已到，即趕到南寧來與海瑞相見，便問皇上之意若何？海瑞道：“皇上以蠻夷地遠難征，故今特命仆賚捧御賜敕篋前來安慰。但不知大人之意若何？”指揮道：“番兵雖已逼近關隘，計有月余。然我軍不出，南關堅固，彼亦不敢正視，如此相持而已。”海瑞道：“然則并不曾交鋒耶？”指揮道：“并不曾出战，彼亦按兵扎寨而已。”海瑞道：“彼遠涉內地，糧草不斷，必當自退，虛而乘之，此勝算也。以愚意付之，今軍中乏絕樵薪，此是第一桩緊要的事。今可馳檄鄰郡，飭令每郡供應柴薪十萬担，即日取齊。若百姓得薪，則不致惶恐，可無內顧之憂。然後相時而動，乘彼遁逸之際，一鼓而下，則獲全勝矣。”指揮使道：“大人高見不差，但是天子有命，今故延擱，倘將來朝廷知之，豈不致于未便耶？”海瑞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蓋以機不可失，而事不固執者也。今若以敕篋前往，必致自討沒趣。夫彼主朱臣，積懷不軌，非止一日矣。今貿貿而來，其鋒正不可當。若以弱示之，彼必自驕其志，不以為備。糧盡，勢難久駐，當謀歸計。彼軍卒一退，我却乘虛以襲其后，必獲大勝。隨以威命收抚之，彼必投資無疑矣。此乃兩得之方：一則可以保養士卒，二則恩威并濟。人有良心，豈不自忖？此將軍立功之時

也，惟详察之。”指挥使谢道：“大人所见极是，依计行之可也。”海瑞乃与指挥使同驻南宁之内。指挥使即檄飭各营将佐，各以精兵赴南关听调。

再说番将瑚元，已率兵五万直抵南关。一声炮响，把南关围了，只望明兵出迎。谁知一连十余日，并不见动静。瑚元心疑，速令细作探听。回报明兵俱扎于关内，并无出战之意，惟日筑堞塞缺，并督率民壮在内相守，防范十分严密。瑚元听了，心中忧闷：“役恃坚固，深沟高垒，不与我战，是将欲老我师也。吾远涉而来，利在速战；若与久持，是必粮草不继。似此如之奈何？”辗转忧思，终夜不寐。次日升帐，召集诸将议曰：“吾等奉命而来，本欲与主上出力，夺取大明关隘。今到此将及一月，并不得利。吾料明兵之意所以坚壁不出者，欲老我师也。若与彼相持日久，我军必疲，且恐粮草不继，如之奈何？”诸将毕曰：“吾等自领兵以来，却未曾与彼交过兵刃。今日事势，元帅何不发书请战，彼岂能忍辱耶？彼若肯出，吾等竭一朝之勇气，或可成一世之功，亦未可定。不知元帅尊意若何？”瑚元听了诸将之言，自忖若不请战，何以回报主上？乃即时令中军幕官，立作战书，令人到门下投递。

那守关的军士接着，即呈与指挥使。指挥使便拆开来看，却是本朝字体，并非番字。原来南交国俱读《四书》，惟奉解缙而不敬奉孔子，故此能作国家字体。当时指挥使细看其书云：

南交国统兵大元帅瑚元谨屯首拜书于大明元戎麾下：窃元奉国王之命，领兵五万，欲将军会猎于关外，以决雌雄。兹驻扎月余，而未曾一睹大阬军容。岂以元军过弱，不足以交锋刃耶？抑将军实有马头不敢向西之意？如书到日，可即示知。如果畏威惧剑，则请即日来降，早献关隘，吾主待下有礼。若将军来归，必蒙恩擢，定以元戎加之，此千古一时之功也。惟大元戎察之。专待来命不费。上致大元戎老将军麾下，瑚元拜订。

指挥看了，不觉勃然大怒，掷书于地，说道：“瑚元何人，敢将此不逊之词前来欺侮！”便问投书人何在。左右答道：“今早番将着人前来致书，守关军兵不敢放人，用麻绳缒木桶于关下，以接其书。那投书人早已回去了。”指挥即持书来见海瑞，备言其故。

海瑞接来细看，说道：“大人知其意否？”指挥道：“此番人见我军日久不出，故以此不逊之词，前来激怒，盖欲激我军出战，彼则奋力以劫吾关隘也。”海瑞拍掌笑道：“大人之言，明如指掌矣。今贼即欲劫我，大人却有何

妙策以御之？”指挥道：“大人胸中具数万甲兵，必有良谋，幸祈赐教。若仆则空空如梦矣，切勿吝却。”海瑞谢道：“岂敢，但是为今之计，大人可即批回。待瑞扮作小军模样，到役寨中探听虚实，并探熟彼之出入路径。若知道便捷之径，则容易进兵了。”指挥道：“番将不近人情，大人若到彼处，恐彼不情，将大人陷害，如之奈何？”海瑞道：“不妨，吾命系于天，死生自有定数，何必患之？大人可即修书来，待瑞即去可也。”指挥乃立即修下回书，用了印信，递与海瑞观看。只见上写着：

大明粤西指挥使谨顿首覆书于大元帅瑚元麾下：兹接来书，已悉一切。但本朝素以仁慈治政，所以我太祖洪武皇帝平定八荒，四海来归，何止八十余国。汝南交一隅之地，先亦伏阙来顺。我太祖皇帝惠及天下，无不一视同仁。故以特予敕玺，封汝主为南交国王。历昔至今，皆区区伏德，不敢稍萌异志。迨后该国王某以酒失德，国人怨之。汝主以商贩流民，诈譎成性，幸得起家，并图大位，年来亦自矜屈，惟恐我天朝兴起问罪之师。而我世祖皇帝，复特加格外之恩，故免讨逆之众。今汝主不知报德悔罪，反敢逞此小丑，意欲跳梁，独不思天朝一十三省，雄兵猛将，保止百万！汝乃一隅小国，辄敢与大国抗衡，此真所谓犹欲以卵敌石，安得不破者也！南关金汤之固，谅汝辈亦奚能为耶？书信到日，可即弃甲抛戈，早为悔罪，犹可予以自新。倘若执迷不悟，恐大兵一出，汝等无遗类矣。统限一月之内，尽行退回本国，上表请罪。如敢违抗，即当帅众来剿。书不尽矣，尔意知悉。

海瑞看了赞道：“大人笔下如刀剑之利。彼等一见，自当碎胆矣。瑞当即行。”指挥道：“大人须要加意提防，幸勿轻入虎口。”海瑞应允，即便取小军衣服换了，带着战书，独自一人而往。

只见关门已被大石顶住，瑞乃用绳系腰，由城上缒下。既落在关外，即将绳索解脱，望着番营而来。早被伏路番将拿住。海瑞道：“我是大明元帅帐下的小卒，奉了本营主帅之命，特来下书与你家元帅的，烦一引进。”那个小番把海瑞看了一看，暗自笑道：“这般软弱的军士，怎能抵敌得我们过？所以闭门不出，却原来就为此也。”乃作笑容道：“你家元帅战又不战，只管把守着做什么？这又不是来与你们考文的，怎么书来书往做什么？”海瑞道：“你且休问，相烦通传一声就是。”小军遂将海瑞领着带到辕门，时正交

二鼓。小卒道：“天色尚早，你且在此候着，待等三鼓报了，我自然与你通传就是。”海瑞只得应允，乃取了一锭银子，送与小卒道：“这关外的地方，亏了我们是个本地的兵丁，却不曾得见过关外的关景。如今天气尚早，相烦老兄跟我走遭，看看关外地方的景色，也是好的。”小军既得私馈，也不暇备细查问。正是：钱可通神，财能役鬼。未知海瑞观看景色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计烧粮逼营赐救玺

却说小军应允，将银子收下，说道：“你既当兵，怎么连地方不曾见过呢？”海瑞道：“我们是新充的，食粮不上两月，所以不曾见过这个关外的地方。故特烦老兄引我一游。”小卒道：“虽则引你到外面玩赏一回，不是紧要。但你身上穿的号衣，不合我们军中的样。你可脱了下来，待我将这一件号褂与你穿上，这就可以去得了。”海瑞道：“如此更好。”那小卒遂将自己的衣服换了，与海瑞穿着。随即出了营门，领着海瑞到各处营寨观看，复一一令其指示。小卒那里知得他的就里，每到一处，便把怎么怎么，这般那般，说了出来，一则要自夸威勇，一则谈谈闲心。海瑞一一记清，不一会，把番营大寨全行观看清楚，记在心中。

小卒道：“你可观尽否？”海瑞道：“八门俱已看过，果然威风。但只欠了些粮草屯积。若是有了粮草，只恐我们都不能与你家相拒呢。”小卒道：“你说我们没有粮草？你且随着我去看一看呢。”遂领着海瑞转过营后，只见一个小山头上，有些小军在那里扎营，上面俱是被车。小卒指道：“这不是粮草么？”海瑞故意道：“有限的，怎么得够支应？”小卒道：“你却是个新当兵的，难道你家关内，也堆着十年二十年的粮草么？不过是陆续运解而来。”海瑞又道：“我们解粮运草是邻省接解来的，所以便捷。若是你们老远的运解，岂不费力么？”小卒道：“我们虽则远涉，但是亦有以逸待劳之计。”海瑞道：“怎么说是以逸待劳？我却不晓得。”小卒道：“我们的粮草，却是从贵州那边偷运过来，到了东京口上岸，离这里不过五百里之遥，两三日便到了。”海瑞道：“如此却才容易，不然就运转难矣。”小卒道：“好夜深！我们前去这

时候大抵已报三鼓矣。我们且回去罢。”海瑞遂与小卒一同回到大寨而来。

恰好那瑚元升帐理事，小卒令海瑞仍旧换回穿来原服，领了进去，禀道：“小番们奉令巡哨，拿着一个小军。询问起来，却是大明营中遣来送书的，业已带来，请令定夺。”瑚元道：“带了上来！”小卒便将海瑞带领到帐中跪下。海瑞叩了三个头，说道：“小的乃是大明营中奉元戎差来下书的。”遂向袖中将书取出，呈递上去。瑚元接来细看一遍，不觉勃然大怒，将书扯得粉碎，骂道：“你家战又不敢战，只管推延，这是何故？我却不管，明日就引大军前来攻关。好汉的只管出关迎敌，若不敢出，就算不得成的了，可即草表献关。如若不然，有朝攻破城池，玉石俱焚。”海瑞唯唯领命，故意做出惊慌之状，抱头鼠窜而出。瑚元乃集诸将听令道：“今日大明指挥有书回报，内中延以时日，其意却真欲老我师也。本帅已对来使说了，准以明日攻关。诸帅宜各竭力向前，初阵须要得利，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矣。”乃令乌尔坤领兵三千攻打头阵；乜先大领兵二千往来接应。明日五更造饭，天明进兵。务要奋勇进攻，如有怠惰不前者，即按军法。众领命各各准备去了。瑚元随后点起大军继进，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海瑞急急奔回，到了关下，仍用麻绳吊了上去。来到行辕，见了指挥。指挥便问：“探得军情如何？”海瑞道：“瑚元轻勇无备，不足惧之。”遂将瑚元如此这般，逐一说知。指挥惊道：“各路援兵，尚未到来，今大敌猝至，如之奈何？”海瑞道：“贼乃乌合之众，全无队伍。一则吾所持者城池坚固。濠堑甚深，彼焉能立破？刻下可令随营各将，连夜上城防守，且把鼓声偃息，彼兵若到，且不理他。待至骄惰之际，然后以大炮乘高视下攻之，则彼必败走矣。且先挡了目前这一阵，然后徐图良策，截其粮草。彼军乏食，不战自乱矣，必速奔归。那时我却乘虚袭之，无不应手矣。”指挥听了大喜，随即传令：各随来将佐，率部下兵丁，尽伏城垛上，以大炮、插木、灰瓶等物，预先藏着，听得炮声响处，一齐突起，放炮攻之。各营将佐，领了将令，即时尽率佐部上城。到了次日黎明时候，远远听得人叫马嘶。海瑞此时亦在城楼观看，远远望见番兵旗帜。海瑞即令各人偃旗息鼓，各各伏于城上地基，不许交头接耳。番兵来近，只见关上并无旗帜，又不见一卒在上，心中疑惑，急急报知乌尔坤。乌尔坤乘马亲来观看，果如所云。自思道：“此必明兵疑兵之计。”吩咐各人奋力攻城。军中鼓声大震，众番兵只顾奔前呐喊，却不见一人。开炮打去，却那城楼坚固得很。一连攻了半日，亦不见有人迎敌，城墙果然攻打不开。瑚元领了大队，随后亦到。前军报知，瑚元传令各军士下马裸骂，以激其众。军士听令，各各

下马，坐在地下大骂道：“不早出降，攻破城池，草木同铲，悔之晚矣！”百般的辱骂，城上只是不应。竟有脱衣露体扇凉而骂者。约近巳时，海瑞在垛伏张良久，说道：“可矣。”指挥令人将号炮点着，一声炮响，三军一起突起，将火炮、灰瓶一齐施放。那番兵正得意之时，忽然被那炮子、灰瓶打来，那里抵挡得住？只顾躲避，急急奔逃。那灰尘乘着风势，刮面吹来，开眼不得，霎时之间，被炮者不计其数。瑚元后军，却被前军推动阵脚，自相践踏，死者甚众。城上发喊助威，番兵只道明兵开关杀出，急急奔走，逃去十余里下寨。海瑞望见番兵去远，乃令开关，乘势出屯，就与指挥驻于关外。一则便于调遣人马，二者且占形势，不致番兵迫近关门。

当下瑚元败了一阵，急奔十余里，才下寨扎住。查点折去五千余军，笑道：“我却中了蛮子之计也。头阵已此，后当加意便了。”忽然军吏来报，粮草只剩五日。瑚元道：“如之奈何？新粮草未到，军中乏食，必然生变。”即着了乌尔坤领兵一千，去寨外五里屯扎，以为犄角之势，一有消息，即刻回报。是时，乌尔坤领了将令，即部兵前往屯扎去了。瑚元又传令着乜先大持令箭沿途催赶粮草接应，自不必说。

再说海瑞在关外屯了几日，忽然城内郡守着人来报，所调兵马俱已陆续到齐，请令定夺。海瑞即来对指挥说道：“刻下各营新兵已到，大人何不尽令出扎关外，好待在下调遣也。”指挥称善，即传令箭，立时传了新兵，尽出关外驻扎。海瑞道：“吾料番将之粮不日将至，谁可去截他的？”帐下一将应声道：“末将不才，愿去走遭。”海瑞视之，乃骁骑额附庞靖也。当下海瑞道：“此去东京口，乃是番将运粮上岸之所。你可领着一千军士，到夜半偷至那里埋伏，若是番将运粮上岸，待其尽，突起烧之。”庞靖应诺，立即点起军兵，携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连夜起行，前去埋伏。过了三日，番营各将俱以乏粮为忧，乃皆来帐上禀瑚元道：“刻下营中乏食，解粮官未到，似此如之奈何？”瑚元道：“吾亦因此忧愁。前日已令乜先大前往催赶矣，谅不日亦至，汝等皆宜静守，不得惊扬，恐怕敌人知之，必然乘虚来袭矣。”说尚未毕，人报：“乜先大奉命催粮，中途为明军所杀。明兵夺了本国衣甲并令箭，去到东京川口候着。恰好运粮来到，被明军诈称元帅有令，令将粮草屯积荒野地。是夜三更时候，一齐火起，那粮草尽被烧完了，特来报知。”瑚元听了此言，不觉大叫一声道：“天亡我也！民以食为天，兵亦以粮为命。今粮被毁，目下又即乏食，如之奈何？”帐前幕官进道：“可即连夜遁归，再作道理。”瑚元称善，即令暗传号令，令军士各各束结，就今夜三更拔寨齐起，急急遁

归，不得违令。众将应诺，各各准备不题。

再说海瑞在寨中正与指挥商议退敌之策，忽庞靖回来报称，业已尽将番人粮草烧毁一空，特来缴令。瑞与指挥大喜，即将庞靖上了头功。未几，探子来报：“番将因为烧了粮草，现今营中乏食，即刻束装，意欲遁归，即来报知。”瑞听得急对指挥道：“今贼势已蹙，即夜欲遁，我等可即赍捧敕玺前去劝降，彼必迎受矣。”指挥道：“贼势既蹙，我兵乘虚击之，此为上计；大人何故反纵之去？”瑞曰：“不然，彼先逞其跳梁之心，今不得利，又值乏食，其众心已散，故此连夜遁归，欲再复来。今我不以兵马加之，而反以圣恩施之，使其复得兴头，所以服其心也。惹以兵袭之，彼必大败而怨愈深，彼反国旦夕皆思报复，则无限之边患也。”指挥道：“大人果然善于算度，即可行之。”海瑞道：“请即令便行如何？”指挥道：“当以多少人马随往？”海瑞道：“一军不用，只携吾仆一人而往足矣。余者扛抬赐物，照式人夫而已。”指挥即时传令兵丁，改装扮作扛抬夫役，仍藏利刀在身，以血不虞，立即跟随海瑞星夜前往。

海瑞携着海安，押着赐物，如飞的奔向番营而来。将近二更左侧，已近番营。海瑞吩咐暂将夫马各物扎在一里之外，先令海安一人前往通知。海安本欲不敢往，只因海瑞这般说话，又见主人如此用心，那里便敢推托，只得慨然而往，独自一骑来到番营。那些番兵正在忙忙迫迫之时，收拾不迭，那里还有心前去了望。海安闯进鹿角，直至营门，才见有两个番兵，在那里闲坐。海安拼胆上前说声：“老爷！”那番兵却一把将他拿住，骂道：“什么奸细？敢来此探听消息！”海安说道：“老爷且莫如此。我若奸细，亦决不直到此地，并显然招呼老爷了。”番兵道：“如此，尔来何干？”海安道：“我是特来报喜信的，相烦立即通报一声。”番兵听得“报喜”两字，便不胜大喜，急应道：“如此随着我来。”正是：欲知伊利钝，但听口中言。毕竟海安此时见了番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设毒谋私恩市刺客

却说海安随着了番兵，一直来到大营。番兵道：“你且站在这里，待我

进去通禀了，然后再来唤你。”海安答应了。小番兵即进帐中，恰好瑚元在帐督率各人收拾各物，忽见小番进来，便问何事。小番道：“现有大明营中差来一人，声称是朝廷天使海大人的家人，今奉了伊主之命，前来相请元帅，前往迎接天朝皇帝恩旨。”瑚元听说，吩咐且唤那来人到来，有言相问。小番领命，即来到营外，带领海安进帐。

海安急忙跪下叩头：“拜上大元帅！”瑚元道：“你是那里来的？”海安禀道：“小的乃是大明营里钦差海某家人，名唤海安，奉了家主之命，前来敬请大元帅出寨迎接恩旨。”瑚元道：“你家老爷奉着什么恩旨前来，与我何干？为甚的要请我去接呢？”海安道：“小的家主乃是兵部郎中，奉了天子圣谕，特资恩旨而来，并有天子所赐敕书、银玺、方物等项，故此特着小的前来，家主现在一里以外相候。”瑚元道：“你家主既到这里，如何不直进帐，却在一里以外相候，叫你前来通话，莫非其中有诈否？”海安道：“吾国以信义待人，从不作贼盗之事，因为现有皇帝敕玺在身，故要大元帅前去迎接恩旨，并无别意。”瑚元自忖：“彼既称是奉钦差而来的，又有敕玺；我想当日我家先王，亦是曾受天朝恩典。既有敕玺之予我，今师既败，彼有此惠，吾何不承机就之”一则可以挣扎颜面。”主意已定，便吩咐海安道：“汝且先回，本帅随后就来迎接。”海安叩谢而出。瑚元一边吩咐军士摆队迎接，一路火把齐明，接着海瑞齐到大营而来。海瑞开读圣旨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国有征伐之师，小国有预备之众，此不得已而用。朝廷之有造于汝国者，不谓不深也，兹汝不思报本，而反欲弄兵满池，是弃旧好而图速灭也！朕垂拱八方，勇猛之将，何止万员；精锐之兵，难计亿兆。若以大旗一指，何难立灭此朝食？但不教而诛，有所不忍。今特差兵部官员，捧赍御赐方物，并予封爵，汝其受之，自当革面洗心，无再自造其孽。封汝朱臣为南交国王，银玺一颗，以彰显荣；其部下文武，各加一级。汝当恪遵，毋负至意。勅哉。钦此！

宣读已毕，瑚元谢恩。海瑞令人将御赐各物交替，呈上银玺一颗。瑚元再拜而受之。复与海瑞见礼，并询阙阙。海瑞通了姓名，说道：“今元戎既已奉诏，既当班师各守疆土，毋生妄念，岁修好礼，永为唇齿，则瑞实有厚望矣。”瑚元道：“大人放心，南人不复反矣。”时天色已明，海瑞辞回。瑚元直送至十里，方才分别，随即传令班师回国。海瑞看见番营拔寨齐起，亦即与指挥

作别，回京覆命不题。

再说严嵩自从打发了海瑞去后，心中暗喜，以为必借翊元之力以杀之也。遂尔肆志横行，无所不作，每欲倾害张皇后以及太子，然奈无从人手之外，日与赵文华、张居正等商议。赵文华献计道：“太师何不寻觅一人作刺客，带到宫中，待等圣驾出朝之时，突冲而出，必被拿获。其人便称张皇后与太子所使，帝必大怒，定发三法司审议。此时张后与太子虽有双翅，亦不能飞出宫闱矣。”严嵩听了大喜，道：“此计甚妙！然哪得其人为我行此妙计？”张居正道：“在下现有一人，姓陈名春，乃山东青州人，投在府中，业有十载。在下待之甚厚，彼每欲以死图报。今当与彼商之，许其不死，彼必应诺，则此事有济也。”严嵩喜道：“既有此等妙人，大人即当为仆行之，自当厚报。”张居正道：“这个当得竭力。”

遂即告辞回府，唤陈春入内，以言挑之曰：“汝自来吾家，不觉已近十载，但是吾待汝似比诸仆厚之。今欲遣汝为吾干一事，不知汝愿去否？”陈春道：“小的自投府上而来，蒙老爷爱如子女，小的受恩甚厚，时愧捐躯莫报万一；今老爷若有用小的之处，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亦所不辞也！老爷但有使用，只管驱策就是。”居正道：“非吾要用你。只因那太师严嵩，向我寻一个有胆有勇的人，所以我将你举荐了。过日可过府去，他有一事，与你商议。你与他去干，就如报答我一般。”陈春道：“但不知太师要使我那件，老爷可知一二否？”居正道：“你乃吾之心腹，谅汝不肯泄漏我的机密，对你说知罢；只因严太师先日有位小姐，曾进于天子宫中，封为昭阳正院，把前后张氏及太子皆贬于冷宫，已经四载。谁知那刑部主事海瑞，乘着皇上四旬万寿之日，在天子面前再三耸谏。天子一时念起父子之情，准了海瑞的保本，立即恩赦了他母子出来，仍旧封为昭阳正院，把严氏退出偏宫。今严氏失宠，太师心中不安，故屡欲以计去张后母子，仍复严氏之位，故此想出这条计策。明日你过去，充在他们家人队内，跟到宫里去。太师是常常与帝饮酒弈棋的，这日故意在宫到黑。你那时却在宫中躲着，身怀利刃，五更三点，天子必然出朝，那时你却直冲御道，一刀杀了皇上。严太师得了天下，你就是一个开国功臣，封王屢代不替。若是不能杀得，被仪从之人擒获，你便大声高叫：‘太子、皇后救我！’此际天子必要将你发在三法司去审问，严太师必在其列。那时你只口口咬定是与冯保相好，他是个太子心腹太监，叫我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是太子吩咐。若是他登了九五，必然显爵相酬。太师必自超生于你，更有赏赐。你肯去否？”陈春道：“既是老爷将我荐

了，怎么叫爷失信？明日随爷过府去见太师便是。”居正大喜，便立时赐以酒帛金珠。次日，果然带着陈春来到严府相议，自不必说。

再说太子此时年已一十三岁，终日常侍帝侧，帝甚爱其孝顺聪慧。一日，帝问道：“朕万岁后传位于汝，汝将何以治天下？”太子道：“臣奉祖宗遗法，陛下现宪，加之仁慈，庶可以不忝厥职矣。”帝又问道：“然则处下如何？”太子道：“忠良之辈用为股肱，俾以显爵厚禄；小人则逐之。所谓亲贤远佞，恩威并济，务使天下无贪墨之官，殃我赤子。朝中有贤能之佐，以收社稷。所以仰报陛下也。”帝道：“处边备如何？”太子道：“修城浚池，时刻预备，以能将镇之；绥远怀柔，使彼等马首不敢西向。”帝道：“夫用将贵以老成，休任少年。老则历练军纪，讨抚得宜；年少者则轻于趋进。汝其牢记之可也！”太子谢过。方欲出宫，忽然御前起了一阵怪风，刮面吹来。帝觉毛骨悚然，对太子道：“日午天晴，何以有此怪风？朕甚不解。”太子道：“此名旋风，乃惊报也。陛下宜防之。”帝笑道：“太平日久，君臣相乐，有甚不测之虞？”乃呼酒与太子对饮。太子三爵后，即停杯止酒。帝问：“何以不饮？”太子道：“夫酒者，可以怡情，而适足以召祸，故儿少饮，以免祸耳。”帝道：“酒可怡情，故文人墨客，皆藉以为消愁闷之由。朕亦性好之，宁可一日无饭，决不可无酒矣。”太子道：“圣人云：‘惟酒无量，不及乱。’愿陛下少节之，臣不胜幸甚矣。”帝喜道：“吾儿所谓善于机谏者也！”太子谢出。帝是夕宿于正宫。张后道：“陛下数日未曾临朝，窃恐诸臣疑议，乞陛下以政务为要。”帝道：“这几日朕躬不快，今日粗安，后日即是朔日，当出听政矣。”

到了次日，严嵩将陈春扮作家人，充在众奴队内，随进宫中，与帝问安。看官，你道臣子入宫，怎么又带得家人进去？只因他与别个臣子不同，一来又是国戚，二者帝宠之深。嵩常常入宫，与帝弈棋、饮酒时，或要取甚么东西，要那中贵走动不便，帝即敕嵩准带家人三四名，相随入宫，以便使用。所以严府的家人，随主人入宫之时，即在宫门外伺候。当下严嵩见帝问了圣安，帝道：“昨日暹罗国来贡西洋哑叻酒，其味香烈，今当与丞相试之。”严嵩谢道：“陛下爱臣过深，虽口食亦必予臣，虽粉身碎骨，无以报陛下于万一也！”帝令左右将酒摆于百花亭上，与严嵩对饮畅谈。酒至半酣，严嵩起奏道：“天气炎热，西洋之酒，其性过烈，陛下少饮为佳。”帝道：“然则何以消此永日？”严嵩道：“与陛下手谈如何？”帝喜，即令撤席，取棋与严嵩对着。嵩故意留神细看，每下一子，必致再三思索，以延时刻。帝连着三届，嵩起抖乱棋子道：“陛下且休，何以呕此心血！”帝因命侍夜膳。

嵩在宫中，直至初更方出。此时陈春乘着黑暗之处，早已伏于复道之下，将身蹲着，专待五更行事。嵩辞出，帝带酒来到昭阳，张后服侍安寝。才五更，张后便请帝起身洗面穿衣，临朝听政。众内侍以及侍卫人等，皆来随从。帝出宫，两行红灯照一路而来。刚到复道，那陈春观得亲切，将及驾到之际，即时突出，持刀冲入道来。那侍卫惊觉，将陈春拿下，夺了利刃。陈春故意大叫道：“罢了，罢了！谋事不成，天也！张娘娘，太子爷，快来救我！”帝大惊，听得亲切，即时退回内宫。侍卫等便将陈春行刺之事具奏。帝未深信，即发三法司审讯确实具奏。正是：明枪容易挡，暗箭最难防。毕竟陈春此到三法司处，如何供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药犯灭口供

却说当下陈春被捉，口称是张后、太子所使，又供冯保所荐，侍卫等即将缘由奏闻。帝沉吟未答，自思：“青宫素来仁慈，未必敢行此不轨之事；况且太子年纪尚幼，又无别个兄弟，恐致别立，此事却有疑难之处。”又思：“张皇后并无亲眷在京，且已正位昭阳，未必有此。”故特发下三法司会勘实情具覆。

此刻众侍卫得了旨意，即时将陈春拥簇到廷尉衙内收管，听候三法司提讯。严嵩早已知道，故意不出。及人至报陈春行刺皇上，今奉旨着三法司并太师会勘。严嵩故作惊愕之色道：“岂有此理，可曾究出主使之入否？”从者道：“事关内院主使，案情重大，故特旨命太师会勘。”严嵩即时吩咐打轿，来到法司衙门，那三法司早已在此等候。你道三法司是谁？就是这三位：刑部尚书赵文华，太常正卿张居正，兵部给事中、都察院御史胡正道。当下三人见了严嵩，各各见礼。赵、张二人自是一党，自然会意，惟胡正道不与同心。当时严嵩对三人道：“此案情节重大，三位大人当如何审判？”赵文华道：“此乃内院之事，你我自当秉公研讯。”随即升堂。

少顷，将陈春提到，当堂跪下。严嵩问道：“你是哪里人氏？”陈春道：“小的是山东青州人氏，姓陈名春。”严嵩道：“是山东青州，怎么在这里犯事

呢？”陈春道：“只因小的来京贸易，折了本钱，无可生计，就在大街上卖拳为生。”严嵩道：“你既是流落的人，怎么反与内监相识？”陈春道：“那冯公公与小的本不相识，但因小的在街上卖拳，冯公公看见小的生得魁伟，两肋有力，蒙他唤到酒楼谈心，说起无依之苦。蒙冯公公施济，认为相知，与了我一百两银子，在大街上寻了一个旅店住下，不时将些酒肉来与小的畅饮。彼此往来，共有半载，遂成莫逆之交。前月冯公公偶然与小的说起：‘欲做官否？’小的道：‘世上谁不欲富贵？’冯公公便向小的说道：‘你欲要富贵，但只肯依我一件，即便立可得官。’此际小的便问他有甚事务。冯公公道：‘如今正宫皇后与太子意欲寻一个有胆有识的人，去行刺皇上。若是事成之后，可做大官。’此时小的那里便敢应承。冯公公道：‘只管去做，自有我与太子担承。’再三相求。小的看见他如此恳切，又有恩惠于小的身上，只得依允。次日，冯公公便领小的到东宫去见太子。蒙太子赏金帛酒饭，并蒙太子当面吩咐，许小的做一将军职衔，此际小的不合应允。过了几日，太子复召小的进宫商议。他说皇上一连数日不曾御殿，明日届当朔望之期，必然御殿。随令小的身怀利刀，藏在复道，待等驾到突出行刺。小的应允，蒙太子赏刀一把，黄金二十锭，并以酒食相馈。而小的既感太子与冯公公之深恩，虽赴汤蹈火，自无不允。继蒙娘娘召小的进昭阳正院，特赐以金珠翡翠等物。所以小的不得已，随时就从冯公公到复道中藏躲。及见圣驾，此时小的事出不已，即便趋前行凶是真。求列位大人开恩则个。”

严嵩大怒，拍案骂道：“皇宫内院，岂是别人进得去的？难道宫门外都没有人守的么？且问你，你是昨夜进宫，还是预先进宫的？”陈春道：“小的是前月初九，蒙冯公公带进宫去，直住到此时的。”严嵩怒道：“皇后贤淑，太子仁孝，天下共知。汝何妄思诬捏，以卸己罪？可即从实招来，如有半句支吾，我这里刑法重得很呢？”陈春道：“小的今日既已被获，哪敢说谎？此是确言，求爷详察。”赵文华在旁插嘴道：“不肯招认，就要用刑，你还是招不招？”陈春道：“小的一派都是真言，再没一毫谎诬的了。”赵文华道：“不打如何肯招？”吩咐下去：“重打四十大板，看他招不招？”左右答应，一声吆喝，如鹰拿虎捉一般，把陈春簇下。此时陈春只道勉强过便可以过去，也不言语，随着众人下阶，被众人按在地下，叫声“行杖！”赵文华吩咐：“取头号板子，与我重打！”左右即将头号板子重重打将下去。五板之后，陈春就不能叫喊了；打到四十板之后，竟不能少动弹，几致失声。赵文华叱令以冷水浇其面。少顷，方才醒来。陈春此时虽则复苏，然痛极心迷，不知人事矣。文华叱令复拖上堂来，又问：“到底

此是外边甚么人主使呢？快些说来！不然，复使三木矣。”陈春只是昏昏沉沉，不闻上面说话，又恐再用极刑，只得点头，以冀免打。严嵩道：“此人句句确供，似无遁饰，亦不必苛求根株矣。”立即吩咐左右，仍带往廷尉处收管，听候再讯。胡正道在旁说道：“如此供词，岂足凭信？当细心鞫之，方能澈其泾渭。”严嵩道：“彼已昏去，容当再讯。”于是各各散去。

是日，严嵩回府，即请赵文华、张居正二人过府商议。严嵩道：“今日虽然陈春这般口供，且看胡正道之言，似不深信的言语。倘若再究真情，如何是好？”居正道：“这却容易，今夜杀之以灭其口，则可以无忧矣。”严嵩道：“怎的能够杀他？还望赐教。”居正道：“待座下今晚自往狱中杀之，明日敬来覆命就是。”严嵩致谢道：“全仗驾上。”居正即便拜辞而出，回到府中，令家人立即办下酒席一棹，以便应用。旋又令家人到外边，取了毒药为末，然后将酒席抬了出来。居正已暗将毒药搅在酒内，旋着人抬到刑部狱中而来。

时赵文华早已在狱门等候，居正一到，即便开门放入。来到狱中仓神亭上，提出了陈春。居正道：“你怎的受了这般的苦楚，自己放心，我自有的。”陈春道：“小的有死无异，老爷再休见疑。”居正道：“这个我自有的，却念着你自到此地，未尝不饱衣足食。如今困在牢里，只恐茶饭不敷，今特办些酒饭在此，你可饱餐，且莫愁闷。”命从人将酒饭抬到陈春面前，说：“见你向日是穿吃惯的，如今在狱，诸事掣肘，我恐怕你饿了，所以把些酒饭来与你吃了。一面放开心事，不过旬日之间，便可以了局的了。”陈春叩谢讫，文华令人将他的刑具松了，等他好去吃酒吃饭。那陈春那里得知就里，遂放开量大嚼一顿。此时酒饭肉膾，好生快活，竟自睡了。张居正、赵文华一齐来到相府回覆，自不必说。

再说那张皇后正在深宫，忽见冯保气喘喘的急奔而来，说道：“祸事到了！”张后是个受过惊恐的人，听了这一句说话，吓得魂不附体，急问道：“到底为着甚么？快些说来。”冯保道：“如天大事，难道娘娘还不知道么？”张后道：“我在这深宫内院，知道甚么来？有话快说，免得狐疑。”冯保道：“今早圣驾在娘娘这里出宫，刚出到复道，突遇刺客走来，幸喜侍卫官捉住。这人姓陈名春，乃是山东青州人氏，供称曾与奴才相好，因而娘娘、太子与伊相议，教他伺便弑君，一一说出。如今皇上将这陈春发往三法司会勘去了。但不知究是何人所使，致累内院，此特来报知。”张后听得此言，吃惊不小，指着苍天说道：“那个天杀的，这般狠毒，要害我母子性命！”冯保道：“这也不妨。如今娘娘何不领着太子，一同前往，到万岁爷跟前问个明白，却不是好？”张后点头

称善，即令冯保到青宫来请太子。太子听得母后传宣，即便趋赴，比及见了娘娘。娘娘说道：“你的大祸临身，汝可知否？”太子听了这一句，却不知话从那里说起，呆了好一会，复问道：“母后，到底为着什么，说起这话来？”张后道：“你只晓得在青宫诵诗，却不知这祸事呢！”遂将冯保所言，备细说知。太子听了，吓得三魂飘渺，七魄悠扬。自思：“这桩罪案，却也不小，似此则我母子无活命矣！”乃向张后而泣。冯保在旁也觉不安，进曰：“娘娘、殿下，且止悲泪，事当从长计议才是。”太子道：“汝有何策，可解此危？”冯保道：“亦无别策，惟殿下与娘娘即当诣皇上面剖是非，庶或皇上恩爱不究，也未可知。”张后点头，乃携着太子望着帝处而来。于路十分惊惧，冯保亦不离左右。

帝恰好在焚椒阁内，独自一人坐着。张皇后母子进阁，俯伏于地而泣。帝令平身，问道：“卿与吾儿何故如此？”张皇后与太子、冯保皆免冠奏道：“臣等死罪，今突遭诬陷，因来匍叩金阶，历表清白，伏惟陛下察之。”帝随道：“卿乃朕之内助，儿乃国之储贰，岂不深爱耶？且起来说话。”张皇后与太子、冯保谢过了恩，起来侍立帝侧。帝道：“你们所忧者，不过因陈春之事而已。然朕虽不读书，亦颇明理，岂有受囑切而一口便说某人所囑者？朕未之信也。但该陈春口口声称为冯保交好，辗转传言，然亦在理者。此事当细研讯之，务得其实。”太子复奏道：“臣蒙荣养之恩，于今一十有余岁，然时时躬侍圣躬，又何暇得与别人徘徊？此事还望圣上详察。”皇上笑道：“今据陈某所供，干累内院，朕固不信。然以弑逆大罪，不得不发与法司会勘。汝且回宫，朕自有处。”太子山呼叩谢，回宫而去。张皇后甚属不安，冯保亦甚惶恐。帝皆叱令各回所处：“朕已明白了，决不为汝等害也。”张皇后与冯保各各谢恩，便即退回。正是：君命无妄僭，子孝父已宽。毕竟皇上打发三人去后，还有何说，下文分解。

第四十三回 畏露奸邪奏离正直

却说帝令太子与张后、冯保三人各退之后，自思：“观此情形，实不干他母子之事。若说没有人引诱，这陈春怎么得进宫？事属可疑，到底莫释。”乃召严嵩进宫，问其审出陈春实情否。严嵩奏道：“陈春口供干连内院，臣正

无设法之处，所以未曾得其确据。昨着刑部司狱收管，仍待复讯。”帝道：“此事虽乃陈春行刺有据，然彼有牵连内宫，朕家人父子岂骨肉自戕贼耶？此决不得以此定讞者，惟当究其主使实在之人可也。”严嵩道：“臣亦这般疑议。惟赵文华以陈春乃一介愚民，非有宫中擅能出入者引诱入内，陈春焉得直进宫门？所以只将陈春重责，而陈春则故意诈死，臣等不得已暂且缓讯，押于狱中，再行定夺。”帝道：“姑且研悉其情，幸勿造次，致谤宫廷。”

严嵩唯唯领旨而出，心中闷闷不乐，恐怕一朝败露，岂不弄巧反拙耶？与至府中人报，陈春已于昨夜死于狱中，严嵩方才放心。这是没得败露的了，已成死供，再不能翻案的，暂且不题。再说海瑞平定了南交，与指挥商酌定善后事宜，便起程回京覆命。循着旧路而行，在路风餐露宿，夜住晓行，不必多赘。由粤至京，七千余里，亏他历尽驰驱，二月有余，方才到得盛京。先在丞相府销了差名，然后见帝覆命。帝见海瑞降夷回京，乃细询其形：“如何到彼寨中宣读圣旨之处，卿可备细奏朕知道。”海瑞遂将到粤西与指挥如何商议，复如何定计烧毁番人粮草，致彼粮尽遁去；即刻连夜追到某地，开读圣谕；朔元大喜，深以悔罪，拜受恩眷，逐一告知。帝喜甚，当殿赐酒与瑞慰劳，即擢海瑞为都察御史，留京办事。海瑞谢恩出朝，即日上任视事。

此时，严嵩正自与张居正、赵文华一班人朋比为奸，今见海公突任京秩，又升都察御史。这京都多少官员，为都察御史最堪畏惧的。三日一奏利弊，凡有大小官员，以及宗室亲王，若有作奸犯科，皆由都察御史参劾。所以严嵩与张居正等，俱不得安。时又有行刺一案，正在狐疑之际，恰好胡正道与海瑞同衙办事，未免把这宗案情对他细说。海瑞道：“这必是奸贼所为！皇上怎么发落？”胡正直道：“皇上明知此事不足为据，只因陈春死于狱中，无可对质之处，所以皇上草草了事，也不题及了。”海瑞道：“岂有此理！若不严行彻究，则将来必效尤。”次日，遂上一本草章，其事所奏略云：

都察御史臣海瑞谨奏，为事涉暧昧，乞恩澈分泾渭事：窃臣蒙恩擢在御史，各位言官，不敢哑忍，以亏厥职。兹查得本年月日，有青州人陈春藏匿内廷，伺便劫驾，经侍卫臣登时拿获，即闻陈春大呼“皇后、青官救我”等语。旋奉圣旨，发交三法司，并严相等会鞫，已经录有供词在案。次日，陈春即毙于狱。似此骤死，实属起疑。夫陈春未曾受刑，当三司会审之时，不过只杖四十，又非带病受刑，何以猝然而死？臣窃疑之！今春已死，是案无可翻之日。然小人计毒，既欲牵连内院，并祸青官，此与杀君无异？岂可因陈春

一死，而竟漠漠不问耶？以致事归暧昧。伏乞皇上悉将陈春案卷发臣复核，务使葛藤立断，澈清泾渭。则国宪有赖矣。伏乞皇上恩准施行，谨具以闻。

这本章一上，帝阅毕，自思海瑞之言，却是有理。且将案卷发往他那里去，看他怎么凭空勘得出来。遂提起御笔，批其本尾云：

陈春一案，业经三法司员会勘，录从在案。第未经得实，而陈春已死，是为疑案。今据该御史以事属暧昧，请再复核，以断葛藤，亦未为不可。着将陈春一宗案卷，发交该御史复核具奏，钦此。

这旨意一下，严嵩吃了一惊，急请赵文华、张居正商议道：“刻下皇上因海瑞奏请，将陈春一案仍发交与他复讯，似此如之奈何？”居正道：“恩相不必忧心。今陈春已死，难道海瑞凭空去根究不成？”文华道：“不是这般说，海瑞审事精详，今值此无头之案，正在无从入手之处，其奏章所云‘陈春又非带病受刑，何以猝死’这语，却是要根究陈春病死之由。必要提取猝卒拷掠。他们受刑不过，必然招供出来，这岂不是连你我二人都拖在水里么？为今之计，须要弄了计策，使海瑞不能出问这案，方才得免。不然，我等三人皆为海瑞所算矣。”严嵩道：“此言甚合我意。只是没有甚么差使，叫他立即去的。”居正道：“有了，有了。往年各国俱有贡物来京，惟安南一国自那年就不曾入贡，屈指三载。今太师何不具奏，请差海瑞前往催贡，则可以免这祸患了。”严嵩大喜，乃即时修本，连夜入宫见帝。

帝问：“卿乘夜来此何干？”嵩奏道：“适闻人传安南国造反，边鄙之民，尽皆惊窜，臣窃虑之。倘若安南入寇，必连诸番，则两粤之地不复为国家有矣。”帝闻言也觉不安，对嵩道：“人言不知真否，怎么并无边报？”嵩道：“边上未得若疾。譬如番人入寇，该指挥必然率兵堵御，彼此相敌，胜则毋庸请兵，败则具奏。如此，那得如此之快。若一动兵，必损钱粮兵马，不如抚之为愈也。”帝道：“谁人可往为使？”嵩奏道：“前者南交不靖，乃都察御史海瑞前往。彼以利害说之，番人拱手听命。陛下何不再令一往，必然有济矣。”帝道：“海瑞出差回京，座席未暖，怎么又令他去？似属过于奔驰。”嵩道：“海瑞素著名望，番人钦仰，此去无不济之理。”帝不得已准奏，加海瑞兵部侍郎，充天使之职，前往安南催贡，并察动静，并赐以一品仪从，立即前往。严嵩领旨出宫，心中大喜，即时到吏部去令人报知海瑞。

再说海瑞自上了那奏章，即便在寓静候批发。海安道：“今日老爷已经升庭了，夫人尚在历城。何不令小的前去迎接来京，同享荣华如何？”海瑞道：“且慢，现有疑案未决，待等皇上批发下来，办清了案，然后再来接来京未晚。”过了两日，只不见圣旨下来。海瑞自思道：“莫非奸贼已知，故意留中不发否？”次日，吏部差人送钦加职衔并上谕处。海瑞看了上谕，只得拜受恩命，自怨自嗟道：“我正欲流清泾渭，免玷宫廷，谁知又有这个远差，不得已搁下。”且把行李收拾，打点起程。次日，吏部、礼部，各各差人送仪从圣旨到。海瑞谢恩毕，即与海安一路出京而来，望着粤省而去。严嵩看见海瑞出京去了，复与张居正商议道：“海瑞这厮虽然去了，彼若回来，却又要与你我作对。何不趁早想条计策将他杀了，斩草除根干净，去了我们祸患？”居正道：“这有何难哉？海瑞一主一仆，此去未远。在下又有一人姓沈名充，此人生来有胆，性喜杀人。令他赶上海瑞住宿之处，伺夜静时，突入杀之可也。”严嵩道：“甚妙，可即行之。”居正即便回府，唤了沈充，吩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赏他金帛，成功之日，保他一个千总之职。沈充领命，身藏匕首即日起程，如飞的追来，自不必说。

再说海瑞过了芦沟桥，是夜宿于饭店。那桥头有一座关帝古庙。海瑞吩咐海安道：“明日五更时候，便即唤我起来，到庙拈香。一则保佑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二来求庇你我一路平安。休得误了。”即便烧汤沐浴。至五更，海安起来，请起海瑞。海瑞洗面更衣，恭肃至庙，点烛炷香，祝道：“弟子海瑞，蒙圣恩差往安南国催贡，伏乞神明福庇，该国王拱手悔罪，钦遵圣旨；二则祈保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三则求神恩保弟子与仆海安，一路平安至抵该国，无负圣恩。”说罢再拜起来，签筒扯了一枝签来，是要问路途上可有凶险之处否？见是第十九签，海瑞谢了神命。海安便即跑去取了签簿来看，只见上面写的是：第十九签下。

波浪无端起，扁舟起复沉，

野林防暴客，夜渡祸还深。

解曰：喜中惊，惊中喜，

一朝时至矣，两度皆全美。

海瑞看了一会，详解不透，乃取了纸笔，抄录怀于袖中。回到店中，天尚未明。海瑞向店主讨了夫马，用过早膳，与海安并十余个挑夫出店，趁着早凉而行。正是：

披星非为利，戴月岂图名？

只缘千禄重，万里作长征。

海瑞在路上，尤以不得彻底根究陈春一案为恨。走了一日，就到了野林店面，打了住店。海瑞自思：“签语上有‘野林防暴客’一句，今夜投居正是野林地面，莫非是今夜有甚凶险之处么？”满腹疑积，且用过晚膳。海瑞愈想愈慌，自忖神圣之言，不可不信。今夜必有暴客至此。暴客二字，非仇即盗者。我一生不曾与人有仇，但只恐窃盗到来，偷取行李。况且现有圣旨在那篋中，倘或失去，如之奈何？遂開箱篋取出圣旨，端正供着在帐中，暗暗唤起海安道：“你今夜且与我躲在帐中，必有匪人至此，小心防守，庶无遗夫之虞。”海安道：“不必在帐中，待小等躲在门后，那贼必然钻门而入，那时拴之，岂不容易。”正是：防他有策，证彼无知。毕竟海安可拿得着贼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卖凶杀害被获依投

当下海安道：“既有贼人到此，这也不妨。亦不必在帐中守候，小的躲在房门背后伏着，那贼人进来，必从房门而进，那时小的乘其不备，突起擒捉，有何难哉？”海瑞点头称善。

且不题主仆二人计议，再说那沈充领了张居正之命，藏带着匕首，一急急追随着。这日追到野林地方，望见海瑞在前，他也不去惊动，谅海瑞必投店安歇，徐徐跟着。到了黄昏时候，海瑞主仆果然投店住宿。沈充大喜，待他人店之后，自身亦入此店，就在海瑞邻房，专待夜静时动手。吃过夜饭，又用了许多酒，以壮其胆。在那店房内直等到二更之后，听得满席的客人俱已睡静，沈充即便把衣服脱下，只穿一件皂布紧身，两腿着套裤，足下登了快鞋，怀了匕首，轻轻的把自己房门开了，悄步潜踪，印着脚儿，来到海瑞房门之外。只听海瑞在内朗吟道：

百年秋露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

诗吟几首消尘虑，酒酌三杯度岁华。
敲残棋子心情乐，抚罢瑶琴兴趣除。
分外不加毫末事，且将风月作生涯。

沈充听毕，自付道：“这些举动，真是腐儒之气，这时候不早去睡，还在那里吟咏。”只得又等了片刻。又闻吟道：

小窗无计避炎氛，入手新诗广异闻。
笑对痴人曾说梦，思携樽酒共论文。
挥毫墨洒千峰雨，嘘气光腾五彩云。
色即是空空即色，淮南春色共平分。

吟毕少响，又听里面说道：“见此诗新异，令人阅之不忍释手，当作一律以美之。”又复吟曰：

绝调新异已闻语，几重旧案又翻新。
狐狸豕现衣冠古，傀儡场中面目真。
冰柱雪花空幻象，鸡鸣犬咬属何人？
寻常事久非人想，领土轻云亦染尘。

吟毕，乃渐闻欠伸之声；迨后寂然不闻复吟矣。

沈充窃听良久，自思：“此后当睡去。”乃从门缝之中窥张，只见孤灯一盏，帐子内鼻息如雷。沈充便大着胆，将那房门轻轻的推了一推，却是挨实的。遂将匕首钻了门缝，撬了几撬，那门闩也就开了。此际海安正立着不动。沈充挨着门扇，轻轻的挨身进去，被海安黑地里突出双手将他揪住。叫道：“拿住了，拿住了！”海瑞却从帐内跳出来，帮着海安。那沈充几次挣扎，因海安蛮力，双手撕住，不但不能动弹，连气险些被他撕绝了。海瑞道：“且勿放松，我把条麻绳来缚住，休教走去了！”沈充自知不好，欲动匕首，谁知撕住不能用力，刚要斩海安，却被海安一丢落地。沈充见无法可施，只得哀求道：“不用绑我，如今既已捉住，料难走脱，不必费力。”海瑞乃将房门闩实，把一张交椅靠在门后，自己坐着，方叫海安将他放松。海安道：“放松不得的，他有凶器在身。先时拿一小刀来斩小的，幸得看见打落地下了。怕他身还有刀，放了必来刺人。”海瑞闻言，先把灯照过地下，将匕首拾起，又把他身搜过，见并无做贼器具，乃令海安释放了他。沈充见手无寸铁，料知插翅难飞，只得跪下哀告道：“小人肉眼不识泰山，冒犯尊颜。幸开一面之网，

恕免小人之死，则生生世世，感德靡既矣。”说罢，叩头不迭。海瑞怒骂道：“我先还只道你是小户贫民，逼于饥寒，故一时萌此不肖之念，覬觐行客。谁知你身藏匕首，盖意欲行刺，并非作窃。我且问你，系何人主使来？快些说来，还可略宽一线，不然夤夜怀刀，行刺钦差大臣，只恐寸斩有余，而复累及妻妾祖宗也。汝慎思之，毋貽后悔也！”

沈充听了海瑞这番言琼，自思句句不差。既已被拿，自然不能逃脱。且又露凶器，不能强辩的了。不若直对他说，或者原谅我，系人所使来，系为从犯，尚可宽恕。否则天明将我交与有司，只怕一顿板子夹棍，不得不招。那时官官相护，有司岂肯容我直供？如严刑锻炼，逼我招认为首，这是有冤难伸，岂不白白的坐了典刑？不如在他跟前直说为妙。乃叩头说道：“小的原是张居正府内家奴。只因大人出京之后，家主命小的身怀匕首，来赶上大人，不论什么地方，杀却大人，将首级回去领赏。可怜小的逼于主命，不得已来此，今为大人所获，罪该万死。伏乞恩开汤网，大发鸿慈。念小的系威逼而行，宽开性命，则来生犬马图报矣！”说罢又叩首。海瑞见他言语直切，谅无遁饰之处，乃对沈充说道：“你的说话，果是真的么？”沈充道：“焉敢乱说，但望开恩！”海瑞道：“你身为家奴，自然身不由己；主人有命，不得不从，自非你心中起意。吾自谅汝，汝且起来。”沈充叩头称谢，起来立着。海瑞乃移椅转座，将房门开了，问道：“你如今不成功，如何回见家主？”沈充道：“小的只幸大人不罪，就是沈氏历代祖宗之幸。即此回去，家主虽将小的杀了，也不敢再萌异志了。”海瑞道：“不是这般说话，你既为他家奴，自然要受他约束，不能抗违的了。如今又没有首级回报他，岂不怒你？还要打个主意才好。”沈充听了，连忙双膝跪下道：“小的蒙大人不杀之恩，无以为报，情愿投在府中，作个家人，早晚侍奉大人，以图报答深恩，恳乞大人收录。”海瑞道：“我如今要往安南催贡，一番跋涉，怎肯相累你？也罢，住在店中，待我回时，再作商量罢。”

沈充听得要往安南，只一句话，不觉喜得手舞足蹈起来，说道：“大人要往安南，小的最熟路径，正要与大人出力，好报高厚之恩。”海瑞道：“怎么，安南的路径你却熟识？”沈充道：“小的幼时从父亲往安南去贸易，其国王姓黎名梦龙，原是广东广州东莞人氏。其父名唤黎森，在安南贸易。那时尚是安南郑王居住，无子，单生一位公主名唤花花儿，生得美貌多才。这郑王要招一位乘龙佳婿，不喜他本国的人，要招汉裔。遂高搭彩楼，便在五凤楼前出下榜文要招驸马。此时所有各商人，俱各齐齐整整的前去迎接彩球，以

冀打中便为附马。那黎森才得二十二岁，生得面庞俊俏，此际亦走到人丛中去看一看。谁知天缘有在，恰好无千无万的人，公主都不中意，偏偏就看了那黎森。一个绣球打将下来，正中那黎森的肩上。那些番人大声齐说：‘有人中了’大众哄然而散。须臾，一群番女走下楼来，将黎森拥簇到里面去见番王。那郑王看见了黎森生得好相貌，不胜之喜。即时把番服与黎森更换，立即封为附马。唤了礼宾，请公主与他拜了天地祖宗，合盃交杯，送入洞房，共成夫妇之礼。不上二年，那公主生下一子，郑王也一病而死。国中无人掌权，番人看见他是个半子，就一齐议立黎森为主。黎森虽然登宝位，不忍改易郑王宗社，仍奉郑氏为主，自称郑王之后。在位五年，黎森亦死。其时黎森之子方才六岁，幸有大司马侯光宗，忠心为国，拥着那六岁之儿，取名黎梦龙即大位。及至梦龙到了一十二岁上，便晓得仁义，不敢蔑祖，仍以郑氏为主，取国号郑黎氏，自号为郑继王，如今已是十八岁了。小的随着父亲之际亲见其事的。后来小的父亲死在安南，小的不知长进，没人管束，便任意花消，不半年已弄得干干净净。一身无靠，又病起来，倒在大街之上。虽有乡亲，也不肯周济分文，遂至一丝残喘，待毙通衢。适值继王出来郊天，见了小的，问起根由，动了恻隐之心，将小的带回养病，足足养了半年方痊愈。又蒙继王格外施恩，赏小的为禁中军士，在宫六年。想起父亲棺柩无归，乃向继王哀恳，给假回家葬父棺柩。继王大喜，说小的孝思不匮，赏了一百两银子，拨定船只夫马给与小的。自那年回家之后，葬了父柩，又没生理经营，日复一日，就把那些银子用光了，依然流落，幸得张居正老爷收录。若说起到安南那里，是小的最熟的路径；二则可为大人致意，或可少报大人恩典于万一，伏乞大人俯赐收录。”

海瑞听他说得有原有由，笑道：“你本是一个孝子，怎么一时差错，却投在奸贼府中所用，行此不仁不义、悖理逆天之事？好的是遇着我，若是遇了别人，只恐你今夜就不得生全了。也罢，你若肯改邪归正，随我前去。若是回来之际，却是始终如一，我却荐你一个噉饭之处。若说要随我回京城里去，这却不能的。那张、严等在彼见了你，怎肯相容？你自去想来，如果坚心，方才可应允我呢！”沈充叩首道：“小的蒙大人这番恩典，怎能怀着异心？”乃对天指灯发誓，海瑞方才放心，将他收下。次日，海瑞起程，携带着沈充而行，一路上多亏他用心用力的服侍。后人读到此处，有诗单赞海瑞，能以正言点化顽劣。其诗云：

石中本有璞，只少切磋人。

若得良工剖，堪为席上珍。
凡人皆有性，惯刀失其真。
今得一木铎，谆谆改易心。
恶念时时改，金言日日亲。
芝兰同作伴，不觉有香薰。
试看沈充者，一念作好人。

毕竟沈充随着海瑞到安南去，可催得贡物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催贡献折服安南

话说海瑞，带领着海安、沈充二人，一路望着安南而来，按下不表。

再说那安南国番王黎梦龙，乘着父遗社稷，自称继王，有自大之意。往昔每年遣使到天朝进贡方物一次，自这黎梦龙登位以来，便欲妄自称雄，起初一二年还遣官进贡，后来三年竟不来贡。其时有丞相何坤奏道：“伏见国家以来，皆与天朝通好。今圣上欲自尊大，三年不贡，天朝必然见罪，窃料不久当有问罪之师临境矣。”黎梦龙道：“孤自蒙祖宗遗下社稷，复赖上天庇眷，物阜民丰，更兼邻国皆惧孤威，莫不前来结好。全赖卿等同心协辅，兵精粮足，即使不贡，天朝谅亦无奈我何！孤不忍久居人下，自非池中之物，卿勿复言。”何坤见梦龙立此心意，也不再言，出而叹曰：“仅得弹刃之地，而遽欲自大，故激大国，是犹欲以卵敌石，安得不破哉！”

不说何坤嗟叹，再说海瑞与海安、沈充二人，一路兼程而来，到粤西由贵州一路兼程进发，直至南宁。此际，那郡守指挥忽然惊讶，只道他为甚的复来，俱向海瑞问安。海瑞道：“在下来此非为别事，只因安南国三年不贡，奉圣旨到彼催贡，经临贵境，搅忧不安。”指挥道：“大人差竣未几，何以又出远差？”刚峰道：“食郡之禄，当报君之恩，何分劳逸？”即欲出关而去。指挥道：“大人车骑到此，岂有一宵不宿即便出关的道理？不佞稍备一杯之敬，伏乞大人赏脸！”刚峰说道：“既蒙大人厚意，只得叨扰了。”是夜宿于关内。次日，指挥点了一百名精兵，护送刚峰前去。刚峰道：“不敢相烦。我有二仆

服侍足矣。只要十数名挑夫，很够了。”指挥道：“虽然如此，然不佞实不放心。今大人既实不欲多人相从，在下只拨三十名，以听驱策，如何？”海瑞见他情意殷殷，只得应允。指挥便选了三十名悍兵相随，亲与郡属官员相送至关外十里，方才作别。犹自千声珍重，万句叮咛。

海瑞既出了南关，不远就是安南地界了。沈充道：“老爷且在这里驻扎，待小的先到里面说知番王，叫他前来迎接，方才体面呢。”刚峰道：“此去须要小心，必要早早的回信。”沈充应诺了，即望安南城关而来。走了二个时辰，已到番城。沈充才得入城，便有许多旧相识问安问好。沈充此时都不暇应接，只顾望着皇殿而来。这日恰好是十五望日，诸番官文武俱到殿上朝贺。这继王对着诸臣办事，故此坐得许久，尚未退朝。沈充恰是走熟的道路，一直而进。那些侍卫都晓得他是继王的家奴，没一个不向他致意询问寒温的，所以并无阻拦。

沈充一直走到大殿，正见诸臣侍立两帝，继王当中端坐。沈充即便趋至案前，俯伏道：“奴才沈充叩见，愿大王千岁！”继王开目看见是沈充，不觉喜动颜色，敕赐平身，问道：“沈充，你自别寡人，一去数载，今日却记得回来看看孤么？”沈充道：“奴才自从叩别龙颜，扶父骸骨归葬，幸借大王福庇，一路风和浪静，直抵家乡。葬父之后，即欲回来服侍大王。谁想天不从不人，一病三年，终然落魄，不知受了多少奔驰，流到京城。幸遇兵部侍郎海大人收落；又幸海大人钦奉圣旨，前来催贡。小的思念大王厚恩，故特前来请安。”继王道：“什么海大人？”沈充道：“是天朝的官员，现为兵部侍郎。钦奉圣旨，前来我国催贡的。”继王道：“如今现在那里？”沈充道：“他现在郊外十里坡扎下，特请大王前去迎接圣旨。这位海大人就如宋朝的包龙图一般的人品性情，皇上十分喜爱他的，所以特旨命他前来。”继王道：“当朝有名的，只有一个严太师，怎么不令他来，却令这人到此？”沈充道：“严太师见了这海侍郎，犹如蛇见硫磺一般。”继王道：“为甚么缘故？”沈充道：“只因这位海大人，生来性情耿直，只知有公，不谄徇私，不避权贵。他自出身做知县之时，便敢公然盘查国公的脏款。及至升进京城，做了一个司员，他又奏劾严太师。后来太师有罪，皇上发他在彼衙过堂应卯，这位海爷竟敢将太师行杖。即此两般，这就是个不避权贵，概可见矣。此人乃是天朝一个真正之臣也。”继王道：“他来我国何意？”沈充道：“不过与大王相见，要催贡物而已。”继王道：“孤王不去接他，你且代孤请他进来相见，孤王殿下立等就是。”

沈充应诺，辞了继王，即便飞奔来见刚峰，备将言语说知。刚峰怒道：

“梦龙何物，擅敢抗旨，敢不出郊迎接？”沈充道：“老爷且请息怒。耐着些性儿，到了那里，却以硬对硬，彼即喜也。”刚峰道：“原来他是这般性的。”遂与海安、沈充飞马而来，一路昂然而入。继王自沈充出去之后，即令帐下武士百人，各带宝剑，分列两行，自殿下直至阶下。又将大鼎一只，下堆红炭数十斤，鼎内注了沸油，方请瑞入见。海瑞竟昂然而入。看见阶下武士百余人，各各手按刀鞘，怒目而视。海瑞全不以为意，只顾上走。但见当中坐着一人，你道他是怎生打扮？

头戴鹿皮雉尾冠，身穿锦络绣龙蟠。
狮蛮宝带腰间系，粉底皂靴绿线盘。
两眉恰似残扫把，双眼浑似铜铃悬。
一部落腮似胡草，鹰钩大鼻胆难圆。

刚峰见了，长揖不拜。继王道：“刚峰见孤，焉敢不拜？”刚峰笑道：“岂不闻大国之臣不拜下邦之主耶？”继王道：“孤自定疆界，数年来未曾与你国通问，汝今来此，莫非要作刺客耶？汝亦有孤之武士足备否？”海瑞笑道：“大王只知好武，不知修文，不十年而国中之人皆目不识丁矣。社稷不亡，其可得乎？”继王怒道：“吾国文修武备，汝何得言此？”刚峰笑道：“大王以‘文修武备’四字来哄何人耶？”继王道：“孤且举其一二与汝知道：丞相何坤，侍中江元，翰院劳孔，皆有济世之才，非书生之见，数黑论黄，口有千言，聊无一策，弄璋摘句，抱膝长吟者。比武则有瓮都督、齐总兵、王游府、张全镇等，皆有万人不敌之勇，熟谙兵略，何谓无人？”刚峰道：“大王之文臣武将，只能在此恐吓番愚则可，若以之临敌，则恐不战而逃矣。瑞乃一介之使来到，而大王动辄百十余人，设鼎以待，则修文备武之度可知矣。”

继王听了不觉赧颜，即下殿谢曰：“寡人有犯尊严，幸勿见罪！”遂请海瑞上座，问道：“先生远辱敝邦，有何见教？”海瑞道：“久闻大王仁义卓识，素仰盛名，惟恨无由得瞻龙颜。今瑞有幸，奉使而至，得睹光仪，殊慰鄙念。吾天子向有俾于大国，而大国亦时修好贡，臣服抒诚。今已隔绝三年矣，故寡君以大王为不敬，如梦之不贡包茅，无以悬之之法。特命瑞在大国催征，伏乞大王察之。早日预备贡物，俾瑞回朝覆命，则不胜幸甚矣。”继王道：“孤三年不贡者，盖别有意也。今先生乃天朝重臣，不远而来，孤不忍拂先生之意。且权屈旬日，待孤飭令侍臣，赶紧商议，备办贡物，遣使赍表，一同先生回朝请罪就是。”刚峰再拜谢之。继王即宣丞相何坤设宴光禄寺，相陪于刚

峰。饭毕，送瑞于馆驿安歇。沈充仍不时到宫中伏侍。继王道：“你又无父母，何不仍在寡人宫中与孤掌管内务，岂不胜似奔天涯海角么？”沈充道：“新恩固好，旧义难忘。小的久有此心。但念海大人视小的恩如父子，高厚之德，未报万一，故不忍遽离之也。今大王恩谕，明日小的对海大人说，仍来侍奉大王左右。”继王大喜。沈充出宫，即将此意对海瑞说知。海瑞说：“吾亦有意欲待把你交继王，如今你既有言，明日搬进宫去就是。”沈充叩了头。次日，又在海瑞面前说了一些好话，方才别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海瑞不觉在那里住了月余，贡物尚未曾收拾完备。刚峰恐怕皇上盼望，乃修了一纸奏章，令人递回京中，以慰圣怀。严嵩接着，不知又是什么缘故，遂私自拆开。看见写道：

钦差大臣海瑞诚恐诚惶，稽首顿首谨奏，为番首奉诏悔罪事：窃臣不才，蒙圣恩，俾以行人之职，恭赍敕旨前往安南，传谕催贡。遵即谨赍诏前往，开读恩旨。该番首深惧伏罪，稽首乞恩，请即赶紧备办贡物。臣已仰体圣意，督同该番日夕并工赶办。但需时日，约六月尽方能竣工。臣计离京五月有余，诚恐有庸圣怀，并滋怠慢之罪；臣理合将该番伏罪情由，及赶办贡物日期，先行恭折奏闻。俟该番工告竣之日，臣即督同番使押解进宫，伏乞皇上睿鉴！臣海瑞谨奏。

严嵩看了自忖道：“难怪沈充一去无踪，谁知海瑞已到了安南。怎么这黎梦龙又听他的？只是不知这沈充如何下落？赶不上海瑞，畏罪不敢回来还好；倘是见了海瑞，被海瑞用软言哄他，带着他回往，将来回朝，就是有证有赃之祸事了，这便如何是好？”即令家人速请了居正来府说话。正是：一封奏至心惊恐，又用奸谋起祸殃。未知居正可曾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调巡湖广

却说严嵩看了海瑞本章，恐怕他日败露不便，遂使家人立即前往张府，

去请居正前来商议。当下居正闻召，速速来至相府。彼此叙会礼毕，严嵩携了居正的手。来到内书房，私自相窃议。

严嵩道：“前者足下差沈充前往中途行事，至今半载，不见踪迹。初时仆犹以为彼因不能成功，畏罪逃匿，不敢回来。如今海瑞却是有一本章到京，称说已到安南。如今番国伏罪，立即赶紧办贡。恐怕圣上盼望，故此先行具奏。约以六月底在该处起程，不过九月间尽能回京。仆见此本，心却疑惑。若是沈充不曾赶上犹可，若是赶上了，遇着海瑞，这厮是极会说好话的。一顿甜言蜜语，那沈充系一勇之夫，那里晓得利害？只顾免了目前之祸，却不料后来之利害。或者跟着他一路向那安南而去了，亦未可定。日后回来，岂不是你我一场大祸么？”居正听了，如梦初醒一般，不禁跌足道：“是了，不错的。丞相一言，却把在下提醒了。正所谓：‘只因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这沈充他自幼随父亲到安南贸易，后来父死，他便流落难归。这番王本是广州东莞县人，乃念乡情，遂把沈充收为内务家奴，十分得用。过了七、八年，番王只因沈充之父柩未葬，特赐百金为路费。沈充得了百金，便将父柩归葬。后来一病三年，复行流落，沿至京城，在下收留为奴。实见他身材雄伟，所以把这件差事委他，谁知他却如此。丞相之言，犹如目见的一般了。不然，海瑞竟能说得番王纳款么？必因沈充，他就是个活证，这还了得！大家都有些不便之处，如何是好？”

严嵩道：“我正为此着急，足下才大，可想一妙计，能阻止海瑞不得回京么？”居正一时努嘴闭目，抓耳挠腮的，沉吟思想了一会，拍掌笑道：“有了，有了！”严嵩急问：“足下有何妙计？”居正道：“便有了，只要丞相出名具奏方可。”严嵩道：“只须止得他不回京，又何惜略动纸笔？足下且说，看是如何。”居正道：“将计就计。目下湖南一带，地方不靖，匪类连党，白昼横行，官兵亦无法可治。明日丞相可将海瑞奏本一并申奏，兼道湖广利害，非海瑞前往不可。目今安南贡物将次解京，可以无庸海瑞督解，着其就近前往三楚镇抚。若是皇上准了，那时丞相即着委兵部官员飞驰前往，拦住海瑞不必进京，就往三楚镇抚。若海瑞不能进京，就缓缓的打探沈充消息，另作计议。所谓急则治其标也，惟丞相察之。”严嵩听了，不胜大喜，说道：“果然妙计，当即行之。”遂修奏本，照依张居正口中之言，一一写毕，递与居正观看。只见写的是：

臣严嵩谨奏，为据情转奏，并乞恩改授，以资弹压，以安黎庶而彰国宪事：照得奉旨钦差安南使臣海瑞飞章前来，据称奉旨前往安

南催贡，于本年月日业已到境，宣读恩诏，该番仰诵皇仁，畏威怀德，即时稽首服罪。立飭番工采取奇珍异宝，日夕上紧赶办各物贡献。海瑞督办在彼，约计六月底始可告竣。计程九日间，始可回京覆命。海瑞诚恐主上廑怀，故先行飞章具奏，候贡物工竣，即应督率回京等情，飞奏前来。据此，理合粘连海瑞原奏，一并上呈陛下。再者：湖广全属，地连贵州，交界巴蜀，其地惯出匪类，每多不守正业，游手好闲，三五成群，七九结党，凌辱乡民，种种不法，皆因地方官有司历来法弛所致。匪等见惯，竟成习性，不独不知有天，而且蔑法，因此愈炽愈多，几如蝗蝻，势难扑灭。即省垣有司严访查拿，而该匪等势必逃匿，充斥四乡，村民转难安枕。良善之家，畏其凶暴，纵被鱼肉，竟不敢与较，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匪等藉此肆无惮忌，被害之民，无可如何，欲控不敢，惧其报复惨酷。忍之难堪，却之受害，几有无以为生之苦。似此则愈纵其嚣张，势将不靖。近年荒旱，水火频仍，若不乘时镇抚，必致愈肆猖狂。臣不敢瞞隐，有负国恩。伏乞皇上早拣贤能，迅速前往镇抚，严正捕获。则匪等终究有法，而良善之家，借此得安枕席，实我皇上仁慈所致。臣等不胜幸甚，荆楚黔黎民亦不胜幸甚矣！臣严嵩具奏以闻。

张居正阅毕赞道：“文不加点，具见洞达利弊。此本一上，天子自无不准之理。若能得皇上批准，海瑞到了湖广，然后太师发札遍谕阖省官员，遇便参奏，则可断绝祸根矣。”

次日上朝，众文武山呼毕，严嵩出班奏道：“昨据海瑞令人飞章具报，今将原奏并臣严嵩另有奏章，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施行。”天子令内侍接了奏章，展开细看，便道：“据海瑞所奏，不日安南贡物将至。有此一人前往，使徼外番酋，亦知大义。海瑞可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朕甚嘉之。他日回朝，自当格外擢用，以酬其劳。但丞相并言湖广一带匪类，聚众为害，亟当着人前往整饬，不致苦我黎民。但不知谁堪充此任役？丞相以为何人可使，即须启朕知道。”严嵩俯伏奏道：“现任安南钦差天使可充此职。皇上若以之前往，臣保得不三月当奏敷功矣。”皇上说道：“海侍郎品望才智有余，以之前往，可必济效。但他现在安南催贡，尚未差竣回京，那得遣之？”严嵩奏道：“地方利弊，只在一时，若不早除其小丑，臣恐不止此矣！海瑞虽未差竣回京，然该番既已有心赶办贡物，谅不日亦当告竣，决然遣官随同钦

差伏阙谢罪。伏乞陛下以地方百姓为重，敕令海瑞急催贡物完竣，催番使督起行程。若入本境，则交有司地方官护送，督解来京。仍着海瑞纡道迅速飞赵荆楚镇抚，不必回京。此则实为两便，伏乞陛下察之。”皇上听奏大喜，即饬翰林院修撰草诏，差了八百里的飞递前往。严嵩得了旨意，谢恩出朝，竟到兵部遴选差官起程，方才放心回府去了，不题。

且说那海瑞在安南时常向蛮王催贡竣工，俾得回京覆命。又有沈充在内为之照应一切。这沈充不时假传王旨，到各处工场严催迫索，所以那些工匠不敢迟延，日夕赶办。未及三月，贡物俱已告竣。当下安南王将贡物一点一点验，装璜封志，令翰林臣修了悔罪乞赦之表，具一清折，将所贡献各物计注明白，随请海瑞同到殿上，当面交代，呈上清单，请海瑞观看。海瑞接过清单细看，上写着：

金树玉树盆景四座，火浣布二十匹（长二丈、阔一尺二寸），碧犀念珠一副（一共一百零八颗），另佛头间子（猫儿眼的），象牙一双（重一百八十余斤），火鸡四只（每日食红炭十斤），石犬一对（如鼠大，共重二两三钱），石猴一对（如拳大，高三寸，善晓人意，能持文房四宝），碧玉插屏一对（高五尺），红玉酒杯十只（如血色光），文犀烛一对（燃之能照水中怪物），玄狐皮四张（可作冠罩，能御风火雨雪），浑天球一个（能量天上广狭、度数、时刻）。

海瑞看了，作揖拜谢。安南王即差御前丞相何坤、都督元成，领兵一百护送。各人领旨，遂往殿上摆酒送行。沈充亦来作饯，彼此实不忍舍。继王与沈充直送出关外三十里，方才分别。正是：一旦成知己，那堪赋别离？欲知海瑞回朝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巡抚台独探虎穴

却说海瑞领了何坤等众，押着贡物，望着内地而来。此际方才到桂林地方，即便接着兵部差官，唤住行脚，开读圣旨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贤能廉介，国之股肱；尽瘁鞠躬，臣之大

节。兹尔海瑞为国为民，屡著劳绩。前者南交抗命，寇虐边隅。尔乃多筹广略，亲宣朕德，故边氛不作，一旦消除。今安南不贡，尔复代宣朕旨，三年不贡之首，立即伏罪。卿之功绩，当载在昉，常理宜来京慰劳，左右匡襄。无如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如卿之为臣者卒少。今闻湖广一带匪逆甚众，鸱张四载，放肆抢劫，害我良民。故复命尔镇抚，天使寇逆滋蔓，擢尔为湖广巡抚天使，仍兼兵部侍郎銜监察都御史，拜受恩命之日即便驰赴新任，毋用回京覆命。其安南贡物，即于接旨之地，交该地方有司护送来京。尔其速赴到任。钦此。

海瑞接了圣旨，山呼谢恩毕。然后即对差官点明贡物，以及令差与何坤等相见，随请该指挥交替，即时分路，领了海安转途而行，望着湖广进发。一路访问民情，呈谢恩奏本，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湖广地名三楚，界连贵粤，地方辽阔，水环山列。更兼民情犷悍，无业之家，不务生理；游手好闲，恃强凌弱。又俗尚结会联盟，动以百计。其党甚夥，其凶愈烈，良善之家，受其鱼肉。匪徒又勾结兵弁，串通衙役，以作护符。那不肖兵役，心利分肥，不特纵匪为害，且反为匪所用。若是衙门中有甚消息，他们即便飞报。官差一出，而该罪早已远扬。因而愈无忌惮，往往打家劫舍。官府未尝不办，无奈百票不获一犯，以致如此。

当时衡州有一著名匪类，姓周名大章，其人生得魁伟，性烈如猛火，两臂有数百斤之力。其父原是一个商贾，遗下数千家财。母亲余氏，现有一妹名唤兰香，姿色颇生得美貌，更兼伶俐。这周大章自从父死之后，不安本分生理。初时犹有几分畏惧老母、邻佑，不过延请教师到他家中教他枪棒各技；渐至交结朋友太多。只因他有些产业，手里呼应得来，更兼他疏财慷慨，挥金如土，每日里那些不长进的狐朋狗友，邀同各处游玩，或酒楼，或娼馆，一举一动无非是要闹事的意思。终日醉而不醒的，在街头巷尾打架滋事。声言好打抱不平，其实恃着人众，分明寻事，捕风捉影的。良善之家，莫不受其暴虐。如此日复一日，朋友愈众，家业顿消。不到三年光景，便将一副家财弄得精光了。他们是平日饮惯吃惯的，一旦穷了，那里便肯安分？不免纠约众匪，做些没本钱的生意。一次便思二次，二而三，三而四，其匪愈众，其胆愈大起来了。虽衙门中有些知觉，官府票出拘拿，而该匪等又有贿赂官差，故得优游自在。不一年，其胆更大，其党布满一郡。这大章便在河干收拾一只大渡船，每逢往来，必够百人之数，然后开摆过去。过了夜间，

则行搜劫，日里假名生理，民间受过了许多祸患。衡州之地，被劫之家，不下数百家，而府里竟无可如何。近有知者，不敢搭船，称呼船曰“阎王渡”。其意谓渡者必死也。大章终日在那衡州码头摆渡，亦自恃其勇，非足百人，不肯开。周大章复聚党羽三百余人，或绿林抢劫，或凿壁穿窬，无所不至。同时有李阿宁、陈荣华等，各统匪类数百人，日日在那湖广搅扰。良善之家，几不欲生。当下海瑞受了皇命，带了海安一路访问而来，并无一人知他是个现在特授巡按。

一日，海瑞访到衡州，在路即闻周大章“阎王渡”之名，意欲前往乘渡。海安道：“老爷休要轻往。小的曾记得，在桥头关帝庙祈得签证上，有‘阎王渡’字样，是要遇惊险的。今日恰逢其名，神圣之言不可不信。莫若老爷且俟到任之后，再访未迟。”海瑞说：“非也，夫国家养士，原欲为君分忧、为民除害者也。今我钦奉圣旨，来访利弊，岂可因‘阎王渡’一节，便退缩不前，诚有负国厚恩！尔勿多言，只在左右伺候便了。”海安听了主人这一番言语，也不敢再言，只得远远的相随，跟着海瑞，来到衡州渡头。只见并无船只，却有許多人聚在一处说道：“今夜三更，方才开船。我们却要候到三更了。”有一老者道：“即此待到五更，亦要耐烦，不然到那里去找渡船？”一少年道：“我们幸喜没有要紧的事，若有要紧的事，只怕误了呢。”海瑞听得亲切，便走到那说话的之内问道：“我们是外江的人，到此不知风欲。适间我听得列位之言，好生诧异。”那老者听了，忙忙摇手道：“休得多言多语，连累我们。”海瑞道：“老丈怎么说这话？就这官渡，人来迟了些，也难怪不得人家说话。”老者道：“你乃外江的人，那里晓得我们的乡风？这只渡船，不是当耍的。你若得罪他，只怕你们当不起呢。”海瑞道：“难得是他摆渡，领了本府的文凭照会，输捐摆渡，有什么不可说之处？”老者道：“你到底是外江的人，不晓得利弊。偏偏我们这渡船，不曾领帖输捐，又不是官渡，从这位‘阎王渡’主出世，比那有文照官渡者更利害着多呢。”海瑞道：“若无文凭，不输国饷，便是自摆私渡，有干禁例，何以如此利害？”老者道：“这里本是一个合郡的摆渡生理。自此‘阎王’一到，他便把那一概渡船逐去，并不许一只小舟在此湾泊，惟有这一只港船在此开摆。每一开船，必足百人之数，然后解缆。若是少一人，再去不成的。”海瑞道：“向来各渡，皆藉此以为糊口，难道被他占了，就不敢出声么？”老者道：“且勿高声，待我与你说个透彻罢了。”

海瑞知意，即拖了那老者的手，去到对面阴凉树下坐着，问道：“适闻老丈吩咐莫要高声，是何缘故？我们是异乡人，不知贵地利害，敢烦老丈指示，

庶免有犯乡规，感激无既。”老者复把海瑞看了一会，说道：“吾不说明，你不知情。且坐着，待我说与你听。”海瑞道：“你我二人云水一天，有什么话但说无妨。你看那渡船尚早，你我何不坐此一谈以解呆闷如何？”老者笑道：“因是没可消遣的，待我说来。那‘阎王渡’主，姓周名大章，此人生来好勇刚强，两臂有千斤之力，又是一个破落户。他早先为人仗义疏财，专肯结交英雄好汉，情愿把这一副家私花消了，结下这许多朋友。又好相识衙门的差役，所以他就有意思作奸犯科，衙门里亦将委曲从他。如此，数年以来，这周大章不知犯了多少重案，官府虽知而不办，各衙门俱为护卫。所以他便占了这个码头，将从前的渡船多皆逐去，自己起造了一只大船，日只一归，夜只一往，百人为率，多亦不落，少也不开。若有人说那些不知世务的话，在码头上包管有祸。所以人多畏惧，改他为‘阎王渡’，连官府也不敢征他渡税。我看你是个外江人，不晓得其中利害，故说你知。在此间少要多嘴，自招祸患呢！”海瑞道：“难道这周大章多没有家小的，一味在码头胡闹么？”老者道：“怎么没有？现在前面狮子坡居住，他家还有人呢。”海瑞道：“还有何人？”老者道：“老母，幼妹。”海瑞道：“既有相牵，就该体念骨肉之情，怎么又横行？一朝犯法，只恐悔之不及。”老者道：“休要管他，他自有无边的法力呢。我们且到那里等渡去罢。”正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老者与海瑞作别，乃往码头去了。海瑞自思：“据老者之言，确确有据。但这周大章既有家眷在岸，我何不到彼家中探其虚实，好叫差人前来拿获？”遂不回码头，竟大踏步向着老者所指之地行去。只见沿河一带俱是人家，细询周大章的住址，俱言：“彼家现在前面居住，过了此街，到屋宇尽头之处，约一里外便是溪源。此地并无别家，惟有茅屋三间，就是周大章屋了。”海瑞听了不胜之喜，急忙向着河边而来，果见一带俱是人家。及走至郊外，望见一片野地，独有三间茅屋。海瑞自思：“此必周大章的家了。”遂挺身向前，只见双扉紧闭，似甚寂寥。海瑞又不敢叩门，只得在对门河边坐下。少顷，见一个妇人，开门出来，手提水桶，约有六十余岁，走到河边汲水。海瑞自思：“此必大章之母也。我若去探消息，就在此人身上。”乃故意作出嗟叹之声。这余氏亦听得明白，不觉动了恻隐之心，便问道：“这位客官，我看你不是这里人，怎么在此长叹？”海瑞道：“小子乃是粤东人氏，只因有个密友，在此贸易参茸生理，小子特来投他。谁想这朋友于正月间已经回粤东去了。小子盘缠用尽，寸步难行，只得沿路访找乡亲，望其念些乡情，少助资斧，俾得藉此回家。今我一路飘泊至此，自忖身上并无分文，又

不敢客寓居住，只得在此坐着，但不知今夜寄宿何处也。”余氏见他说得可怜，说道：“你在此也无用，倒不如及早前往，找寻个把乡亲，帮你三文二文，也是好的。”海瑞假泣道：“小子亦知如此甚好，但是囊中乏钞，怎生行走？况且昨日就没有吃饭，今早起来，又走了许多的路，如今觉得身子空虚，竟走不起了。”余氏叹道：“你既是饥饿不起，也罢，随我进去，待我弄饭你食。暂且舍下权宿一宵，明日一早起行罢。”海瑞道：“多谢姥姥，尊姓何名？”余氏道：“我先夫姓周，老身余氏。”海瑞道：“听姥姥说来，姥姥是孀居了。可有几位令郎、令媛？”余氏道：“有一子一女。儿名大章，在这村前摆渡养生。请问客人尊姓大名？”欲知海瑞如何答应，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黄堂守结连贼魁

却说余氏怜念海公孤旅无依，慨然动念，遂将海公唤到家中，留其过宿，周济酒饭。当下海公谢了，便随着余氏进了茅屋。余氏提水进来，复来问道：“适间忙了，未曾请教尊姓大名。”海公道：“小子姓钟名生，乃是广东海康人。”余氏道：“原来是个大边省人，不远数千里而来，亦云苦矣。那边小房空着，请贵驾到里面暂屈一宵，少顷茶饭便到。”海公再拜谢之，便随着余氏进内。只见一间小小的茅房，正面铺着一张土炕，两边摆了竹椅。壁上有架，上面放着许多枪刀器械，白闪闪的锋利无比，令人心胆俱寒。海瑞想道：“这就是贼人凶器了。”

少顷，余氏拿了一碗饭，四碟荤菜出来，俱系些珍错之品。海瑞谢道：“多承妈妈厚惠，小子何以报德？”余氏道：“偶尔方便，何须介意？”海瑞便将菜肴略用了些，就罢了。余氏道：“你既苦饥，为什么只用这些？难道是嫌粗粝，不堪下咽耶？”海瑞道：“吾闻古人有云：‘饥食过饱，必殒命。’小子已饿三天，若是饱餐一顿，未免有累，故宁可少食。”余氏笑道：“这也说得有理。”徐徐将家伙收了进去，掌出灯来，放在桌上，说道：“你且在此安歇，明日用了早膳才去。”海瑞道：“今已打搅不安，那敢再扰郇厨？”余氏道：“行得方便且方便。”带笑而去，把房门反扣了。海公坐在灯下，自思：“余氏为人还近人情，可怜其子法外营生，波及其母。将来破案之时，吾必格外宽恕，报以一饭之德。但如

今坐在这里，也是无用。对着这个客堂有何益处？我却来错了。”辗转沉思，愈加烦恼，那里睡得着？忽见案头放着一札，海公便拿起来看，只见上面有“周大章老兄手披”数字。海公便取出书笺来看。上写着：

前者接得尊谕云云。但此案现据失主黄三小称，伊夜过渡船，背负纹银七百两，过了对岸时已三更。正行之际，忽闻后面追呼之声，转瞬十余人直至，将彼银子抢去净尽。月光之下，惟认得足下面貌。供词坚甚，似不肯于甘休者。弟深以彼昏夜搭船，何得独负多银，使招匪人眼目？意欲移重就轻。奈彼坚执不从，以抢为劫。弟实无奈，暂批候访拘追。但此案若以三限期满，不能破获，彼必上控，似此如之奈何？愚见欲烦足下留心，察其出入，乘便刺之，以缄其口。否则赃情重大，必须勒限严缉，深恐上宪添差会营访缉，似有不利于足下。惟祈高裁，弟不胜幸甚！专此布达，并请近安。

呈大章老兄台鉴

关上遥溯

海公看了，暗自怒道：“那关上遥乃是衡州知府，怎么反与贼通？不肖劣员，其罪实堪发指！”乃收其书札于袖内，以为他日质证。

少顷，忽闻扣门之声甚急，海公伏在门里窃听，里面余氏答应，出来开了门。又听得男子之声说道：“什么时候了？如何恁早关门！”余氏道：“又到哪里吃得这等大醉回来？今夜又作出不好事来呢？”那人道：“你且休管，扶我到里面睡罢。”余氏道：“你且在草堂上坐着，待我说与你听。”那人道：“且到里面睡了，再说罢。”醉得紧了，就要呕吐出来。余氏道：“里面有一位迷路的客人在那里借宿，这时必定睡了，休要惊动他。你且在这里睡罢。”大章听了母亲一席话，不觉吃了一惊，说道：“我的房里有许多要紧的东西在内，怎么留过客在里面？”便带着醉，一步一跌的，走到房门口。此际海瑞大惊，听他口气分明就是周大章无疑，又听得脚步声，要进来，此时欲退不得，欲往不能。

正在惊疑之间，忽然一声响亮，那门被周大章挨倒，连人跌进来了。那余氏便拿灯来照。周大章已爬了起来，不见犹可，见了海瑞，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不分清白，把海公抓住骂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窥探我的事情！”海瑞道：“请快放手，待我说来。”大章将手放开。海瑞被其一推，早已

跌在地下。那余氏急来挽起道：“勿惊，勿惊。他是吃醉了的人，休要见怪！”海瑞犹未及回答，那周大章厉声大叱道：“还不快说！敢是要叫我动手么？”海公道：“勿怒，勿怒！”只吓的战战兢兢的道：“我是个过路赶不上站头的，承蒙老太太好意，唤我进来歇宿。不知壮士回来，有失回避，幸勿见怪。”大章道：“你是失站的，怎么不向大路上走，却来向我家这条断路上来？这明明是来窥伺我家消息。好呀，你却不知老子的厉害。到这里来，是个自来送死的了。正是：天堂有路多不走，地狱无门却要来！到底你是什么人？快快说来，如有隐瞒，受我一刀！”说罢，身上取出把利刀，掷在地下道：“你还是说不说？”海瑞道：“小子实系迷路的，若是认得路途，就不会走进这条断头路来了。”余氏亦在旁代为分辩，求他宽恕，大章那里肯听？余氏自进里面去了，他却将房门反扣着说道：“老子此时精神困了，明早再来与你算帐！”说罢，带醉的把一张大椅顶住房门躺着，不觉呼呼的睡去了。再说海公看见明亮亮的利刀掷在地下，又见门已扣了。听得大章呼呼的鼻息如雷，正在房门之处，自料不能得脱的，对着利刀道：“再不想我海某今日是这般尽头的了。”不觉惨然悲泣起来。

且说余氏回房见了女儿兰香，说道：“往日你哥哥却不回来，今夜留了这人歇宿，偏偏他跑回来。如今将利刀丢在地下，又将房门反扣了，岂不是明明要他性命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却被我断送了性命，于心不安。”说罢竟掉下泪来。兰香道：“明明知哥哥这般性气的，怎好留那人在家过夜？这就是母亲少了打点之处。况且哥哥平生心最多疑，那肯即便放了过去？这般光景，如何是好？”余氏道：“虽然如此，还要想个计儿救他才好呢。不然这罪孽是了不得的。”兰香说道：“有什么计儿能放走他就好了。”余氏道：“救他出来不得，把那人关在房内，你哥哥又顶住房门睡的，如何救得他出来？”兰香道：“既如此，待我想个计策出来。”正是：眉头方一皱，妙计上心来。

兰香思了一回说：“却有了！如今趁哥哥未醒，可将外窗门撬开，母亲轻轻唤此人跳出，带至后门口放了，回身把窗门放在地上。哥哥醒来，只道他晓得此道的，却不连害我们的了。”余氏听了大喜，即时走到小房门口，细听大章呼呼鼻息，正在黑甜之中。余氏将窗门解脱，悄悄的轻唤海瑞跳出。海公一听，连忙向窗门跳出，上前求救。余氏道：“且勿高声，若要活命，快些随着我来。”海公便紧紧的随着余氏。黑夜之中，不辨东西，只是随步而行。约略转了两三个弯，余氏止步，把门开了，说道：“你只从此条路转过西

去，急急前进，如有迟延，恐难逃了性命。”海瑞得了活路，谢过了余氏，便依着余氏所指的路，飞奔而去。正是：鳌鱼脱了金钩钓，摆尾摇头再不来。后人读史至此，有诗赞海公忠心为国。诗曰：

为国忧民不惮劳，几经凶险几多遭。
身危虎穴终难祸，命寄悬梁亦脱牢。
信是忠诚能感格，焉知正直不须逃？
海公幸有余婆救，否则黄梁熟已糟。

又有赞余氏心诚慈善，终有好报，诗曰：

余妇贤良女，心存惻隐时。
惟穷施碗饭，恤寡寄栖迟。
孰料儿为梗，翻凭女巧思。
一朝疏密网，万载美功奇。
有心怜性命，无计束顽儿。
吾钦余氏女，千古令人思！

又有人以诗赞兰香慧心巧思，诗曰：

二八深闺女，胸中有巧思。
能施活命计，慷慨胜男儿。
只恨兄心毒，翻怜自好姿。
赤绳何日系，谁画妾双眉？
令女钦叹赏，当赠五言诗。

当下海瑞得脱了性命，急急的望西而走，幸有微月引路。时已五更天气，海公只顾狂奔，乃至天明，已见城开。便走回店中，叫海安伺候，穿了衣服，来至指挥衙门，正值衙门才发头梆。海安上前，向那把门的军官说道：“新任巡按到拜，有机密事要见你家大人。”那把门的军官听了，即忙进内通报。指挥急忙出堂迎接，携手入内。海瑞亦无暇告诉别事，便将“阎王渡”事情，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逐一说知。立即请人拿人。指挥听罢，吃了一惊，喜得巡按未遭毒手。即令中军官点兵三百，前去拿人。正是：只因平日作邪人，惹起官兵动杀声。未知官兵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会司审案

不说指挥使听得海瑞所说，吃了一惊，急急传令左右两旁游击，各带百五十名官兵，前往捉拿周大章。再说周大章睡到五更酒醒起来，唤醒余氏点灯。余氏自从放走了海瑞，那里去睡得着？今忽然听儿子叫唤，故意不即答应，装成熟睡的光景。周大章叫了好几声，方才应道：“好端端的睡了，又叫什么？”大章道：“快些点个灯来。”余氏方才爬起床来，打着了火，点了灯，拿将过来。

周大章即便接过，自拿到小房面前开眼一看，只见两扇窗门儿开了，不觉大惊。急忙进内瞧看，不见了海瑞。大章复到后门来看，只见门已开了。忙转身到房细看，说道：“不好了！这厮亦会此道，怪不得走了，这就是我酒醉误事。”转问余氏：“可曾听得其动静否？”余氏道：“三更以后，我还与尔说话；想必是四更走的呢。”大章懊悔不已，急忙到房内检点各物，惟是不见了书札，跌足道：“不好了，这书被此人盗去，这还了得！吾料他亦走不远，势必追回，着他取到书札，才免祸根。”正欲出门时，天色已明。

忽然，一派声叫，前后门打将进来，拥了一屋官兵。大章见了，自知不好，急忙要走，早被军兵拿下。大章大叫道：“你们拿我做什么？”官兵道：“你是个积匪大盗，怎么不拿你去见官爷？”说罢，蜂拥而去。余氏与兰香此际亦无可如何，只是哭泣，请人探听消息而已。这里，海瑞辞了指挥使，回到店中。那地方有司早已知道，顷刻之间，多来问安参见。海瑞吩咐：“回衙理事，候上了任，然后接见。一切供应俱免。本部院并无眷属，只携一仆，日常两餐蔬菜下饭已足。”地方官听了，不敢照常供应，惟略具而已。

次日，海瑞清晨起来，梳洗已毕，穿起那件大红布圆领，戴了乌纱。不多时，就有地方官领着仪从来到。三声炮响，海瑞升舆。一路鸣锣喝道，来到巡按公署。海瑞下轿，拈香祭门，行了大礼，入衙后出正堂。两旁书差各役整齐，分班站立。掌印使捧上印盒，跪请开印。用印毕，当即有司道府各官进上手本禀见。海瑞看了，吩咐单请两司人见。

须臾，两司趋入，行了庭参大礼。海瑞吩咐另设两张公案，请两司左右坐下，独传本地知府关上遥进见。那知府只有体面，得意扬扬的趋进大堂，朝上唱衙行礼毕，侍立于旁。海瑞道：“贵府荣迁此任，有几年了？”知府道：“卑职前年调补来任的。”海瑞笑着说道：“贵府令望久闻，衡民倚之如父母者，正贵府之功德也。”知府忙打一躬道：“卑职无才无识，谬蒙圣恩知遇，并荷列位大人培植，饬守此郡，自愧有负圣明与列位大人鸿恩。”海瑞道：“本院钦奉圣旨，按临此地，在路稔闻本处匪类甚多。贵府在此已经二年有余，郡内颇有著名匪类否？”知府说道：“湖广民情犷悍，性好勇武，多有不务正业者，惟长沙、贵阳一带为最。敝属前有数名颇肆臬张，自卑府到任，概已拘拿，立置之法，今幸宁静，无烦大人挂怀。”海瑞道：“多亏贵府设法卫民，驱险奸徒，百姓得以安枕，皆君之力也。但闻本地有周大章，其人守本分，又好结党横行，现在码头开摆‘阎王渡’，贵府可闻乎？”知府说道：“周大章不过一渡夫耳，何得有此强暴？渡名‘阎王’者，以大章面黑似阎王也，惟大人察之。”海公道：“大章面貌亦不甚黑，身体颇见魁伟。本院昨夜曾在他家歇宿，承他招拂。现有一札托本院转致，惟君收看便知。”即令海安，将一纸书札传与他看。知府接书到手，不觉吃了一惊，认得是自己手迹，寄与大章的。此际正是：三魂飘海外，七魄在天边。知府自思：“此书如何得到他手里？”只得免冠叩头说道：“这非大章之书，亦非卑职之笔。此必有人栽祸，还望大人明鉴。”海瑞道：“既非贵府笔迹，想必名姓相同者，而本院错转了，可将此札交回本院。”知府此时不敢怎的，只得原札乃复呈上公案。

那海瑞接回，又对两司道：“两位大人有所不知，只因本院昨过周大章家中，大章将此书札托本院转致于他，谁知倒错了。今烦两位大人看是如何。”遂令海安将书札递与两司看。两司同立起来共看。可怜知府此际恰如热盆上蚂蚁一般，不知所以，浑身汗下，跪在阶下，只是叩头，口称：“该死。”两司看毕，共说道：“这知府同贼交通，瞒禀大人，实罪无可道之理，求大人参办就是了。卑职等有失稽查属吏，亦难免咎，并求大人处分。”说毕退立阶下。海瑞道：“二位且请复坐，本院自有话说。凡为府州县者，乃民之父母，更沐皇上殊恩，当以爱国保民为本务。何期身膺四秩，位列黄堂，而乃与贼交通，扶案贪墨，纵盗行凶，殊觉有负天子厚恩。似此何以居民之上？本院若不正之以法，则将来效尤者不一而足，只恐民不聊生矣。”两司躬身道：“该府有罪应得，惟大人施行。”海公便对知府道：“尔平日只是为盗，今日有何话说？”知府叩头自说：“死罪，求大人格外施恩！”海瑞道：“害民纵盗

之贼，那里还有恩典与你！”吩咐左右将知府穿服剥下，且带往狱中监禁，听候奏办。左右答应一声，如鹰拿虎抓一般，早把知府簇拥下去，押往司狱收管去了。

少顷，人报指挥使大人委中军官押解周大章到了。海公大怒，吩咐“标滚”进来。施刀手答应一声，飞奔出头门而来，将周大章一滚三标的滚到大堂阶下伏着。海公问道：“周大章，你可认得我么？”周大章道：“小的乃是村民，怎么认得大人？”海公道：“你且抬头一看，本院是谁？”大章道：“小的有罪，怎敢抬头？”海公道：“恕你无罪，你且抬头一看！”大章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呆了半晌，自思：“这位大人，我昨夜不该得罪了他。”遂叩头如捣蒜一般，说道：“小的真是不曾会过金面的。”海公笑道：“昨夜二更之时，你曾在家将利刃交我自决。怎么这时候就不认得本院了？你的款迹本院是晓得的。你从实招来，免受刑法之苦。”大章道：“小的本来不肖，今已被拘，生死惟大人操之。”海瑞怒道：“本院怎敢擅主人之生死！因你犯法，特此会二位大人在这公堂勘问，怎么说这话来？快些招供，如迟刑杖立加矣。”大章只是不承认。海瑞大怒，即对按察司道：“这厮不承认，还要相烦大人刑讯，务取实供归案为要。”说罢拱一拱手，退入内堂去了。

当下二司送过了海公，也退回司法所来，唤了差役人等将周大章提到案前严讯。大章只肯招称：“平日不守本分，所作所为之事业多不正道。至于抢劫杀人，实系小的不敢。”臬司道：“胡说！你的所为早已被巡按大人访得确切。昨夜大人宿在你家，搜了书札。如今吴知府已经监在本司监狱，听候奏办。谅你一犯人，何敢屡屡不招！岂坚强不供，即可漏网？”立即吩咐左右动刑，先取皮巴掌尽力重打一百。左右答应一声，即将大章扯到阶下，掌了一百个皮巴掌，大章还不招供。臬司大怒，命取夹棍上来。左右将大章上了夹棍，收了紧紧的绳子，把这周大章昏了过去。忙用冷水喷面，少顷醒来。周大章被夹得五内皆裂，打一百个嘴巴掌，虽则口吐鲜血淋漓，这夹棍比他苦痛十分。将此夹棍渐渐提起，绳子松开，大章坐在阶地。臬司又问道：“你今可愿招供么？”此际大章思想：“如不招来，又恐夹棍起来，五内迸裂。”慌忙道：“小的情愿招了。”臬司道：“不怕你不肯招承！”令左右授他笔砚，令其自己写供。周大章无奈，只得执笔亲供。一共认了一十二款。写完呈上堂来。臬司接过一看，只见上写着道：

具供招人周大章，只因自幼不肖，不思学习正业，与那匪类朋友商议，要做无本钱事业。业已犯过一十二案。今在大人台前，切

实供明，并不敢隐瞒，求乞开恩！案款列左：

一案犯白日强奸幼童黄阿榼，未经告发。一案犯夤夜入劫梁阿兴家衣服、银钱，业经屡控，院司未破。一案犯酗酒打架，伤任阿六，到案。一案犯摆渡行劫，在本郡河面摆渡，每遇黑夜便劫掠行客衣物。一案犯白日持刀，杀死本街吴错元妻女两口。一案犯殴毙茶坊小乙胡亚六，经控未获。一案犯伙窃本城刘大绅家衣服、首饰物件，拒捕伤家丁。一案犯拦街截抢屠户古阿珍买猪银两，经告未获……

二司看了笑道：“你何止犯一十二条案件？还有与那知府通贿这一案，怎的不承认。快些一并写来。”大章道：“小的自己犯法，宁甘万死，怎忍连坐公祖之官？”臬司道：“该府自己均已供明旧案，你何苦独欲抖煞？只恐他亦不能为你救也。”周大章无奈，只得提笔再写。正是：平时贪贿赂，一旦见诸书。毕竟大章供了知府，后来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五十回 登武当诚意烧头香

却说按察司取了周大章的口供，即与布政司会同呈上公堂。海瑞看了大章的口供，即发该司拟议。二司不免再三会酌，方才拟了上去。海瑞将详文一看，只见上写着道：

湖广布、按二司张敬齐等为会议详覆事：职等会议周大章一案，罪情重大，共犯二十余款，刻难缓决。合依大盗扰乱地方律，拟议凌迟碎剐处死。其通盗之知府，实属不肖，有玷官箴。合依贪墨纵盗例，请旨定夺。但该犯在该属历肆扰害，受害之家，平日畏其凶悍，敢怒而不敢言者，不知凡几。今经申明，合行恭请上方宝剑，立将该犯押赴市曹，凌迟处死，以快人心，特彰显戮。其有供开伙党，候即严拿务获，按律惩办。职等会议，不知有当否？伏候大人察核遵行。须至会详者。右申钦命巡按湖广都院海。

嘉靖 年 月 日申

海瑞看了详文，即行批道：“该司会办殊属协允，如详可也。”复即令书吏立时悬牌一张，其牌示云：

巡按湖广部院海示：照得匪犯周大章业经弋获，申明在案，合行处决。为此牌仰按察司差役知悉，于本月初十日，即将匪犯周大章带赴辕门，只候本部院会同指挥部堂，督同司道当堂研讯，恭请王命处决，毋违。特示切切。

当下将牌悬在辕门。海瑞立即差人持帖往请指挥；这是个故套，原是不来，不过遵着“节制”这两个字而已。

次日，各司道早已在辕门伺候，海瑞整衣冠而出，三声炮响，升了公座。各司道等上堂参见毕，分东西两旁而坐。海瑞令将周大章带上堂来。按差答应一声，即时把那周大章由东角门带进，跪于阶下。海公道：“周大章，你今日还有悔恨否？”大章道：“小的犯法，万死不恨。惟有老母、幼妹，未曾安结，尚思念耳。”海公道：“你之母、妹，自有本院格外恩恤，你可不必挂挂矣。”随令绑下推出。刽子手一声吆喝，将大章五花大绑了。海瑞提起朱笔勾了。吩咐推出。左右将大章簇拥而下，由西角门带出，旋有官兵护押而行。海瑞特请上方宝剑，令中军官接着；按察司二员亲押犯匪大章到市曹处决。顷刻之间，周大章已经首身俱碎，见者无不快心欢喜。中军官等缴令已毕，海瑞令海安将银子十两周恤余氏，拨送老人普济堂，俾余氏终老，以报其相救之恩。惟知府尚在狱中，海瑞即便修了本章，将知府以及周大章犯案情形，具折奏闻，差官驰驿进京。差官领了奏章，即便飞驰而去，自不必说。

海瑞既清了周大章及党羽匪犯一切，遂起马巡按他郡。一路访察而来，所过地方，俱不许有司供给。每到一处，必告示先行，贴于要紧之地。其告示十分严肃，略云：

钦差巡按湖广部院海，为关防诈伪，以肃功令事：照得本院恭膺简命，巡按此邦。先宜关防慎密，毋使有借端之弊。本院虽非起家词翰，然以一榜出身，仰蒙恩眷，由司铎而转县尹，历任部曹。后承殊遇，俾任封疆。受恩深重，图报维艰。本院惟有矢公矢慎，饮冰茹蘖，以报我国恩。所有文案，一切皆出亲裁，并无假手他人。其余一切交流，早已屏绝；山人、墨客、医卜、星相，素无往来。

倘有不肖匪徒冒充本院知交，谓关节可通，面情可许，希图诓骗，亦未可定。为此示谕合属诸色人等知悉：如有前项匪类，假称本院知交，从中舞弊，许尔等立时扭获，交地方官有司详解行辕，以凭重究。各宜慎遵毋违，特示。

却说这告示先行，海瑞随后继至，所以经过地方秋毫无犯。那些百姓闻得海瑞来到，即便沿途迎接，箪食壶浆，以迎其驾。有屈抑者，即到马前呈诉，海瑞即为申理。欢声载道，百姓忭舞。一日来到府属，海瑞想起武当山十分灵应，只是要到山上进香者必须斋戒沐浴，果然问心无愧者，方能上得山上。否则那当殿的王灵官，就是一鞭打落山下，所以到那里进头炷香者甚少。当下海瑞来到山下扎住。是夕斋戒沐浴。

次日五更，即便起来换了新衣，连茶也不吃一口，即便拈香步行前进。海安打着火把引路，那山果真险峻，海瑞挣扎了精神，许久方才到得山上，远远听得钟鼓之声。及至山门，就有道士出来迎接。海瑞来到殿前，抬头一看，见那王灵官神像，手执金鞭，立于当门，恰如生的一般。海瑞再行盥手炷香，只见那炉已有了头炷香在此。海瑞自思：“上山只有一条路上的。我五更来此，并无一人同行，怎么已有头炷香烧好在此炉中？想必我心不诚所至。”遂上了二炷香，拜祝道：“弟子海瑞，蒙天眷佑，当天天子殊恩，伏乞神明监察。一愿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二愿湖广合省黎民，皆知孝友仁慈，共为良善；三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祝毕再拜而退。

道士进茶，海瑞问道：“今早可有人来上香否？”道士答道：“就是大人一人来此。”海瑞道：“既没有人来参拜，怎么头炷香已有人烧了？莫非是你们上的么？”道士答道：“小道们上香点烛，是在殿外的。这炷香的炉，乃是等那诚心的信士上来的。”海瑞道：“这又奇了，又没有人来烧，又不是你们烧的，怎么却有香在炉上？”道士答道：“大人有所不知。这里神道最灵，若来上头香的信士，身心稍有些不清静，就不能上得头香；那怕三更到来，也有香在炉上。”海瑞道：“原来如此，想必是我身上不得干净，明日再来罢。”说罢起身下山而去。一路思想：“我平生却没有一些不清白的事，若说身子上不干净，昨夜沐浴，又未茹荤，怎么神圣却不鉴我诚心？”忽又转念道：“是了。只因我未曾斋戒三日，又未得尽其苦心，是以如此。”回到店中，即向海安说道：“我今要斋戒三日，然后前往烧香拜神。你等亦宜斋戒沐浴，方随我去。”海安应允。

是日为始，致斋三日。第了第四日，海瑞从四更将尽，即便起来梳洗更

衣，仍令海安引线。一路上黑暗如漆，四面松声，幽鸣断涧，猿鸣鹤唳，甚不可闻。海瑞只顾前行，却不会。惟海安一人不免心惊胆战。来到庙前，只见双扉还闭，侧耳细听，远闻五鼓。海瑞喜道：“吾今定烧得头炷香矣。”遂令海安叩门。道士此际尚未起来，听得外边有人叫门，即便起来看一看，神前灯火尚明，那香炉内已有头炷香在内。海瑞即唤开门，那道士连忙开门。海瑞恭恭敬敬的走到殿上，又看已有头炷香上在炉内。海公即唤道士问道：“日前我是不曾斋戒，所以不得上的头香。下官自从下山，即时沐浴斋戒，不特荤酒不茹，连一杯清茶也未曾吃。成夜无眠，候至四更五点，即便起程而来。来到宝山，山门尚闭，怎么却又有头炷香在炉内？”道士说道：“大人只要一些不犯，才上得了头炷香呢！若是不信，请大人即就今夜在此歇宿，看明日如何？”海公说道：“也罢，我且在此过宿一宵。”如是唤了海安，到寓所取了铺盖，以及自备的素菜淡饭，来到庙里。道士见了不胜惊愕道：“怎么大人一口饭，一口茶，也不肯赏脸，远远的还要累大叔搬来？”海安说道：“不是这般说。我家老爷，平生是一个清廉耿介之官，自做官以来，从不曾吃过百姓一杯茶酒。不特今日身为巡按，即是当日出身县令，也是这般举动，一切可不用道长费心。”道士见他说得恳切，也不勉强，只得由他主仆自便去了。

当时海公吃过了饭，复令海安取了热水，重新洗澡一番，夜宿于道房。到了三更，即便起来洗脸梳发。海安即将香汤送上。海公再三盥浴，复又换了衣服，即到大殿而来。道士们已是成夜守着的，及至海瑞上殿之时，仍是寂然的。海公私自道：“此时才交三更，谅这一炷香烟，定是我上得了的！”欣然趋上殿廷，不觉吃了一惊，细看炉中，亦是一炷香烟缭绕。海瑞此时，实无可如何，连自己的香也不烧，便来方丈坐下，道士侍立于侧。海瑞叹道：“吾自筮仕以来，曾未尝虐民贪贿，怎么欲进一头香而不可得，这是何故？”道士对曰：“大人前者在寓安歇，贫道窃意稍有不洁，致不竭诚。今晚却宿在贫道山中，自然清静，只是不能烧得头香，贫道窃亦不解其故？”海公道：“道院之中，难道亦未洁净的么？”道士道：“道孟固属洁净。大人今日宿院洁净，何以未得头香，实所不解。”旁有一行者道：“师勿疑矣！吾观大人自从来此，无不诚心。一连三日而不能上头香者，吾以为大人所穿之靴乃是皮的。本山最禁杀牛，岂非因此耶？”海瑞道：“我靴固是牛皮所造，但那大殿之鼓，又岂非牛皮所造耶？”说声未了，忽闻殿上一声响亮，恰如天崩地裂一般，把众人吓得一跳。大众正在惊疑之际，忽行者来说道：“大殿上牛皮鼓，忽然无故自破，其鼓上之皮，纷纷都撒于山门之外。”海瑞听了，不觉

吃了一惊，叹道：“神灵不爽，今信然也。”正是：一诚能感格，神岂不听人。毕竟海瑞后来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回 小严贼行计盗变童

却说海瑞正说之间，忽听外面响声如雷，正在惊疑之际，见行者来报道：“殿上一面大鼓，不知何故，无故破得粉碎，鼓皮纷纷飞出山门之外。”海公与道士各皆惊讶，同出方丈，携手来到殿上，果见架上只剩得一个鼓圈在此。海公道：“我就当场说了句话，故此鼓面破了。”道士曰：“大人适才说了这一句话，而神道现灵如此之速，是真可敬！”于是海瑞随到神前谢过。是夜，海公仍宿于道院，暂按下不表。

又说武当山供奉的玄元上帝及诸神将圣像，最为灵感。只由神明听得海瑞这一句话，所以立刻将鼓皮撤去。帝尊即传王灵官一道法旨：“今有海瑞，自恃耿直，以不得上头炷香为恨，故将鼓皮撤去，以示灵应。明日与他当上头炷香。你却于他进香之后，即随着他行走。如有半点歪邪之念，许将他金鞭打死，回来覆旨。”王灵官领了法旨，专一侍候着海瑞。次日，海瑞果然上了头炷香，不胜之喜。遂赏了道士五钱银子，即便起马巡按他郡。却不知帝尊法旨，敕王灵官日夕随着，察其动静。

一日，海瑞巡按到湘潭地面，时当天气炎热，走的又是山路，况且又是改装私行，所以地方有司竟无知者。海瑞走了半日，仍在万山之中。此刻炎热溽暑，浑身是汗，喉中又渴，山上又无茶肆。海瑞向海安道：“如此烦渴，如何是好？”海安道：“对面一派是瓜田，老爷且走那里去，摘一个瓜来解渴亦好。”海瑞此时渴得慌了，遂依了海安之言。走到对面瓜田之中，只见一个个西瓜结熟在那田上。海瑞吩咐海安取一个瓜上来解渴。海安领命，即便取来。不知那王灵官在后面看着，不觉动怒起来，正要举鞭照下打来，忽转念：“想他如今方才摘瓜，看他食罢如何，再作道理。”海瑞取瓜，令海安割开，自己吃了一半，只觉凉沁心骨，顿觉凉生腋下。余者与海安解渴。二人食讫，海瑞便问道：“此瓜可值几何？”海安道：“只值二十文。”海瑞道：“可取

四十文，穿在瓜蒂之上，以作相酬之意。”海安道：“只值二十文，何故加倍偿之，岂非太过？”海瑞道：“不然，物各有主。今因一时之渴，不问自取，已属不应，故倍其价而偿之，以赎不问自取之咎，庶不有愧于心。”此刻王灵官方才解了怒气。而海瑞又何曾知道？后来，王灵官直跟了三年，见海瑞毫无一些破绽，方去回覆帝旨，此是后话。

海瑞巡按各郡已毕，仍回长沙府驻扎，更加勤慎，爱民如子，仁声大著。海安道：“老爷自从到任已经年余，可怜夫人此时在历城，不知怎生的苦了！”海瑞道：“不是你言，我几忘之矣。你可即日前往迎接夫人来任。”遂将一百两银子，交与海安前去迎接张夫人前来，共享荣华，自不必说，暂且按下不表。又说那严嵩把海瑞截往他省，不使回京，此时无所忌惮，越发肆其凶残。此刻，严世蕃已经夤缘内鉴王惇，现为吏部侍郎。王惇以司礼内监转管东厂。看官须知，明朝自宣宗朝，即以内监干预政事。或有谏者，帝曰：“彼宫中之人，只图衣食足矣，此外更无他求。况这等人乃朕家使用之人，何碍之有？”自此以后，竟无敢谏者。历代相沿，皆以内监兼管宰相各部事。正德年间，分设东西两厂，东厂监吏、刑、兵三部。西厂监户、礼、工三部。所有天下大小事情，皆要关照会稿具奏，惟两厂之权是重。

当下严世蕃专意奉承王惇，王惇亦要他辅助，彼此往来甚密。世蕃有了王惇这个保镖，便自目中无人；而王惇又恃着帝宠，愈加狂悖，遂与世蕃朋比为奸，种种凶顽，不堪枚举。即如定亲王朱宏谋有一内侍任宽，偶出王府闲游，恰当世蕃退朝，在轿内看见，不觉神魂飘荡，在轿内自思道：“天下那有这样的绝色男子！但不知彼何人斯，生得这般美貌？倘得同他一夜之乐，奚啻身入仙界？”一路思想不置。回到府中，只是默默思念，连饭也不要吃。

那家奴任吉看见主人这般烦恼，连饭也不要吃，便问道：“老爷每日退朝，纵有什么大事，都不在意，多是欢天喜地的，今日回府，如何这般闷闷不乐之色？莫非朝中有大事故么？”世蕃笑道：“吾父在朝权秉均衡，在皇上跟前，言必听，计必从。我又同王内监情同骨肉一般，即有什么弥天大祸，有此二人保镖，还怕甚么大事！只因我有一件心事，只是难言，所以闷闷不乐。”任吉道：“老爷有甚心事，只管向奴仆们说知，何必闷闷苦此？或可代老爷分忧。”世蕃道：“适才退朝，在大街上偶然见了一个绝色的少年，果然夺人魂魄，但不知他是何人之子，似此又不知其姓名，只可冥想，故此闷闷不乐。”任吉道：“老爷，莫非在那翠花胡同见的那一个穿绣衣直裰的小后生么？”世蕃道：“不错，不错，就是那个人。”任吉道：“小的只道老爷看见了什

么再世的潘安，复生的宋玉，谁知就是这个。不是别人，就是小的同宗，他的名字唤做任宽，今年才一十七岁，现在定亲王府中充役。这定亲王就是朱宏谋，乃先朝王爷兄弟。只因这位王爷性好男风，不理政务，所以朝廷不肯封藩，将就封为定亲王，使其在京居住，只此以乐余年。他府中的少年约有四十余人，俱是十六、七岁的，个个美貌如花。这定亲王分他们为四班，每班十人，每五日一换。个个皆晓得歌唱，更能效女妓婆娑之舞。四十多人中，惟任宽最是定亲王之宠爱，比他人更加十倍。昨日老爷所见者，即此人也。”世蕃道：“你既知是一个王爷的亲随，又与你同宗，大抵与你相知，你可能招致来否？”任吉道：“他是小的同姓兄弟，彼此往来甚密。老爷若要他来，这是何难之有？待小的明日自去拉他到来吃酒，那时老爷撞将出来，见机而行就是。”世蕃道：“你若引得他来，我却有重重的赏你！”任吉说：“小的明日引来就是了。”世蕃大喜。任吉即便前去干事不题。

再说定亲王朱宏谋自受封以来，却未曾出镇，只是在京闲任，终日只以男风为事。皇上念他是个皇叔，况且他不理政事，惟此醉好后庭花，所以不去理会。这定亲王日与一群少年取乐，惟任宽美而多诈，百事承顺，善宽主人之意，所以定亲王再不能离任宽片刻。正所谓食则同器，寝则同床。任宽自恃宠幸，有母现在内城居住，定亲王爱其子，兼爱及其母，即赏赐他一间宅子，其日用薪水，一切皆代为给办。任宽虽属长随，然门庭光彩，以及宅内所用一切器皿，皆与公侯相等，只因俱是王府分给来的。这一日，任宽适而到外边游玩，不料为世蕃看见，彼却不知，仍回王府而去。次日，忽见任吉来访，彼此相见，略叙寒温。任吉道：“贤弟近日何如？”任宽道：“近日天气炎热，少到外边，只在府中避暑，所以许久不曾见兄。老兄近日可好么？”任吉道：“愚兄只是终日忙忙碌碌的，不曾得半刻的空闲，所以少候多时。今日偷空特来看看我弟。”任宽道：“多谢我兄关照。如此天热，我们到那里去乘凉好？”任吉道：“这城内那一处不是如火热的？惟有我们府里新起的凉亭，甚是凉快，内中花柳森森，前面荷花霏霏，洵足一乐。我们何不到那里走走，谈谈心事罢。”任宽道：“甚好，甚好！”于是二人出了王府，直至严府世蕃宅中而来。

任吉引他进到里面，来至花亭，果是花木阴翳，金碧辉煌。玉石栏干之外，就是荷花池。那池中的荷花红白相间；花下数对鸳鸯，戏于水上，果然清幽雅致。香风徐来，沁人心骨。当下，任吉请他到亭子上坐着。随即有两个小厮上来伺候，献上香茗。任宽饮了两口，只觉香气异常，那茶色碧青。任宽道：“小弟在王府三载，所有各处茗茶，也亦尝过，惟此种茶，却不知

名。”任吉道：“不瞒弟说，这茶并不是日常杂用的茗叶，此乃皇上所用的玉泉龙团香茗。其茶出于棧道之玉泉洞，洞甚深，内黑，多岩怪石，且深不可测，人难得到。洞内出茶树，乘雾而生，人固不能往采。惟洞中有白猿作乐，人若采叶，即到洞边坐下，以鲜果掷去，与猿相换，方才到手。洞中所产无多，每年地方官只贡十余斤。这是御用之物，天子赐与太师的，家老爷是太师那里得来的。昨日愚兄值日，恰好王内监到来，家老爷命我煮此御茗，所以才偷些出来。恰好贤弟今日来此，此亦我弟有口福也。”任宽道：“多蒙我兄见爱，只恐没福消受。”任吉道：“舍得在这严家，怕没有御用之物？”

旋有一小厮，捧着一个果盒进来。任吉便令将一张八角桌子儿，靠在玉石栏干摆着。小厮把果盒放下，将一对玉杯，两双玉筷，对面安放。任吉便让任宽坐下，二人对酌。任宽本来量小，略饮几杯，便觉昏昏不能安坐；便要告辞。任吉道：“人世几何？酒杯在手，对此良辰美景，若不畅饮几杯，岂不被花鸟所笑乎？”遂再三苦劝。任宽却情勿过，又饮几杯。此际真是酩酊，人事不知矣，伏在桌上。任吉恐他呕吐，便令小厮将他扶到亭子内凉床睡了。任宽醉得狠了，依着枕头便睡，鼻息呼呼，已入睡乡矣。任吉看见了是个真醉，即便来到世蕃内宅。此时世蕃专听佳音已久，见任吉到来，不胜欢喜。忙问道：“事情究竟办好否？”任吉道：“那任宽早已睡倒了。”世蕃即问道：“任宽现在睡在那里？”任吉道：“就睡在荷花亭内凉床上，真醉睡着了呢！”世蕃大惊道：“你在屏门外守着，不许闲人入内。”任吉答应一声，即到园门口守着，着不必说。世蕃此际，恰似拾得活宝一般，喜孜孜的来到花园内，走上荷花亭子来，只见那凉床上，任宽朝外睡着。那任宽脸上两颊红晕，恰如桃花著雨、海棠初睡一般，一见令人魂飞魄散。此际意马心猿，牵制不住，急急宽褪衣服，其玉茎不觉昂然怒立矣，渐来下了任宽的下衣，于是乎有此一端。正是：不向桃源洞，偏从峻壁穿。毕竟世蕃与任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老国奸诬奏害皇叔

却说严世蕃乘着任宽醉中，竟不顾得嫩蕊姣花，只自风雨摧残。那

世蕃之巨，倍巨于定亲王几倍，所以大为凿枘。任宽在醉梦之中痛醒，急欲转身，却被世蕃紧紧搂定。开目看时，方才得知是世蕃。此际挣扎不得，复兼酒醉身子瘫软的，只得任其所为。事毕，世蕃起来，那任宽下面已不胜其楚矣。当下任宽勉强起来，觉得肛门肿起，不觉掉下泪来。世蕃着意抚慰道：“卿勿怪唐突，只缘卿冶容迷人魂魄也。”任宽带怒说道：“侍郎何欺人太甚！即小人不堪怜惜，亦当体念俺家王爷才是。”世蕃道：“我只爱卿，卿何必以王爷压我？我岂惧此，而断爱卿之心哉。”大笑不止。

任宽带怒而出，路至园门，恰见任吉在此。此际更加气怒，乃骂道：“我当日以你为好人，故此认为兄弟。谁知汝却是这般不堪之辈，亏我瞎了双眼，不识歹人。”一路大骂而去。任吉自觉惭愧，无言可答，只得来见世蕃。未及开口，世蕃先说：“任宽如此矫强，你有什么计可使他常在我处？”任吉道：“适间小的正在园门，与他相遇，却被他抢白了一场，悻悻而去。料彼此去，必对王爷说知，因这小事，却要惹出大事来。”世蕃道：“你且宽心。即使定亲王知觉怒了，我亦不惧的。有了我父亲及王公公，还怕甚么？”遂不以为意。当下，那任宽负痛而回。那定亲王正在花园内与诸少年取乐。恰好任宽来到，见了定亲王，即忙跪在面前，放声大哭。定亲王却不知何缘故，即挽起来，置于膝上，问道：“你好好又不在宅内，到那里去来？如何这般光景？”任宽哭着说道：“小的一旦被严世蕃欺负。”便将任吉如何引诱，如何被世蕃凌辱等情。一一说知备细，说罢又哭将起来。定亲王即将袖儿与他拭泪，又以手探人内衣来，见他的屁股。摩至肛门坟起，不觉大怒道：“好好的东西，怎么被他弄坏了？这还了得！”不觉火起，按捺不住。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却说定亲王忍耐不住，即便吩咐家奴何德道：“尔可立即传齐府中人役，立即备马，从孤有事去。”何德不敢怠慢，立刻传唤府中人役，共四十名，各人备了马匹。定亲王即上了马，令各人都随他去，径到世蕃府中而来。不一刻，已到府门，下马直奔进去。那守门的如何敢来拦阻，只得由他进去。当下定亲王直入内堂，恰与世蕃刚刚对面，撞过满怀。定亲王一见，无名火起，急把他一把捉住，大骂道：“贼子，怎敢如此胆大，欺负孤家！”说罢，发拳就打。幸得众家人用力拦劝，世蕃见势头不好，方得脱手，即往内面走了，将三堂的门令人紧闭。定亲王那肯罢手，追入里面。只见门扉紧闭，即令家人用力打开，直闯进去，要找世蕃。谁知此府有后门可出的，世蕃听见打门之声，即时已从后门走了。及定亲王进来，已寻找不见。定亲王忿气不伸，

乃令众家人：“把他的众家人与我痛打一顿！”家人们答应一声，即奋起拳头，逢人便打，遇物即毁，闹了一个翻江搅海，把府内许多物件打得粉碎。一众家人，又被他们家人打得头破血流，个个奔逃不已。定亲王乘兴还要去寻世蕃，却被众家丁劝阻回去。按下不表。

又说那严世蕃出了后门，无处可逃，只得走到父亲相府而来。严嵩见了，便问何故。世蕃谎说道：“好端端的，不料那定亲王率领匪徒百余人，打进孩儿府中，把物件抢掠。孩儿与他理论，亦被他打了几拳。若是孩儿走迟了一步，险被他送了性命。现今还在那里胡闹呢！”严嵩听罢，吃了一惊，说道：“这事从那里说起？我家与他平日并无仇隙，怎么青天白日打劫我家，这是何故？”即刻打轿，领着世蕃如飞的赶到新宅而来。此时定亲王已自回去了，只见众家人个个头破血流，上前禀说，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自然加些使人动怒的话头。严嵩听了众家人之言，勃然大怒；又见那些东西物件，尽行损毁，正是火上加油，即大骂道：“素日与尔无怨，怎么这样糟蹋我儿家中？尔虽是个亲王，我怎肯干休！”遂吩咐打道进宫，来见天子。

帝见丞相面色不和，便问道：“太师今日何故不悦？”严嵩俯伏奏道：“臣蒙天子厚恩，父子皆叨显爵。臣儿另有宅第。不知定亲王何故，突于今日率领着不识姓名匪徒，约有百余多人，打抢进宅，把臣儿扭住苦打。又喝令众匪将臣儿家人打伤，抢劫一空；其余抢不去的东西，多行损毁。幸得臣儿走脱，不然亦遭毒手，性命难逃矣！伏乞陛下作主。”帝闻嵩言，不解何故，便问道：“向日太师可与王往来否？”严嵩道：“臣向未与王结交。”帝曰：“既没有来往，必无仇隙。彼何以突然寻祸，只是何解？”嵩乘机奏道：“臣略有闻，伏乞皇上屏退左右，方可奏闻。”帝乃叱退内侍，问道：“卿有何见闻，只管奏来。”严嵩走近御前，低声奏道：“臣闻定亲王素怀大志，不愿伏吾主之下。每有欲出外镇之心，以便树植羽党，行其大事。只因皇上不令他出外镇，不得遂其不臣之志，深怨皇上。久蓄死士于府中，屡欲大举。只因臣爷子在朝碍目，故此率匪类先欲收臣父子，以便举事。惟陛下察之。”帝闻奏，便问道：“他尊朕一辈，朕仰体先帝之心，特封为亲王，使之尊贵。奈他忽怀异心，忘本一至于此！太师且退，朕自有处。”严嵩谢恩，出宫而去。

帝即宣吏部尚书唐瑛进宫，问道：“诸王皆出外镇，惟定亲王在京，朕恐他不得外镇为怨，欲以边藩封之，使其爱国，天官以为何如？”唐瑛奏道：“诸王皆可封为外藩，惟定亲王则不宜俾以外任，惟陛下察之。”帝问道：“何以不宜出外？卿可细细奏来。”唐瑛奏道：“定亲王自幼便无大志，凡事迂腐。

先帝在日，便知其不能为民牧者，故久未受封，只留在宫养闲而已。及陛下登极，方封亲王。然王自受职以来，不曾理问外事，终日只与家奴为乐。日夜嬉笑，全然不知一体尊贵。似以若使之外出，只恐徒惹人笑矣。”帝即说道：“卿却未知王之心。今王久怀大志，欲谋不轨，常以朕不封彼为外镇生怨。故此在京阴蓄死士，屡欲大举逐朕。奈有严嵩父子在朝为梗，不敢举动。今将世蕃毒打，并领匪徒将严府劫抢一空，其反迹已彰明于外。朕欲除之，卿以为何如？”唐瑛听了，大惊失色，慌忙俯伏奏道：“陛下何出此言？必有奸臣暗奏矣！定亲王乃陛下之叔，何得有此不臣之事？若说别人，臣不敢信，况王乃废腐之人，岂懂作此事乎？伏乞陛下详明察之，休听奸佞之言，致伤骨肉之情，则天下幸甚矣。”皇上说道：“卿不必代为饰说，且退出，勿再多言。”唐瑛只得退出宫廷。

帝即命廷尉特旨，即将定亲王下狱，发交三法司严讯歹情。那廷尉领了圣旨，即把定亲王拿在狱中。次日，三法司再三严讯，无奈朱宏谋不肯承认，要对头质证。三法司只得奏覆。帝见本上写：

三法司臣为奉旨严讯事：案奏圣旨发交定亲王发臣等会审谋反实情，臣等遵旨再三研讯，而定亲王实无此情，坚不承认，必须质证，方可输服。臣等只得仍将定亲王禁下，请旨早发所指定亲王之确证，臣等复讯，俾得输服。臣等谨奏，伏乞皇上圣鉴。谨表以闻。

帝看毕，遂与奸相严嵩商议。嵩曰：“陛下若发臣往彼对质，则廷臣不无私议，臣为陛下谋去亲王者，惟陛下思之。”帝闻言点头不语，良久乃道：“如此，则何以处之。”嵩奏道：“为今之计，陛下可将他这本章留住不发，该法司又不敢轻纵之，永远禁于狱中。臣另有计，可以为陛下除之。”帝准奏，留本不发。三法司候了半月，只不见旨下，各皆猜疑，然不敢再奏，只得任他便了。这定亲王在狱中，又不能立见皇上，只得终日愁闷。又想起府中那一班少年，不知如何下落，恐其走了，不得回去作东，直至泪下。今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一位海瑞，在鄂已满了任，即便请旨回京。皇上心中忽然想起忠直，海瑞恰有三载未见，当时即批一道圣谕云：

海瑞出按湖广，于兹三载。在省访拿匪类，遂致地方宁谧，甚属可嘉。着即来京办事。其所遗湖广巡按一缺，即着严世蕃去。钦此。

圣旨一下，那跑折子的官，即便向湖广覆命。不日已至本省，呈缴了回头折子。海瑞即日打点回京陛见，将印信交送于指挥署理，择日携了家眷起马。那湖广百姓个个都来扳留，海瑞俱用好言慰之，竟有流涕不舍者。不说海瑞回京，一路无事。再说严世蕃得了圣旨，满心欢喜。自思又好讹诈百姓，即日出京。临行时谓其父曰：“海瑞不日回京，皇上必然重用。父亲不可与他作对，凡事稍须依顺他一点，儿就放心。”又拜托王惇代为照应一切，方才出京而去。正是：只为尊年远祸，致教拜嘱谆谆。欲知海瑞回京如何，再看下回便知。

第五十三回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却说海瑞一路星驰进京而来，到了内城，将妻子暂且寄寓。次日入朝见了天子，山呼万岁毕，帝慰劳道：“卿自筮仕以来，多著劳绩，真股肱之臣也。今封卿为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汝其勛哉！”海瑞再拜谢恩而出，将家眷搬入户部衙门居住。闻得定亲王犯法，现在狱中未决，遂再三详访，尽知始末情由，勃然大怒道：“如此目无君上，将来不知作何定局了！”即写表，次日早朝奏上。天子览其表曰：

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海瑞，诚惶诚恐谨奏，为事无确据，诬捏显然，乞恩睿鉴事：窃照定亲王犯法一案，蒙圣旨发交三法司会勘，其有无谋逆不轨等情，已经三法司再三细究，而定亲王坚不承认；复加严讯，始终并无供认。想王系玉叶金枝，锦绣丛中长大，乃备尝刑楚，并不供认一词，其无悖逆之心可见矣。三法司不敢再加严刑锻炼，曾经联名伏奏，请旨发出确证对质。至今三月未蒙批发，案疑草决，使定亲王久羁禁狱，案结无期。岂久羁可以自明耶？此臣窃有所不解者。陛下以仁孝治天下，复何忍听奸佞之言，以乖友爱之义。伏乞陛下早发指指定亲王确证，俾三法司得以结案，而定亲王则死亦分所应得，在所甘受也。如无确证，则其事必外人诬捏无疑。乞陛下即将诬捏亲王之人，发交三

法司，治以反坐，以儆奸宄，以肃律令。则朝廷幸甚矣！臣海瑞不胜恳切待命之至。谨表以闻。

帝览表，自觉难决。复召严嵩入宫，将海瑞奏本与他一看。严嵩不觉汗流浹背，奏道：“海瑞自恃其才，故翻旧案。陛下宜叱之，以儆将来，使诸谏臣以为前车之鉴也。”帝曰：“不然，定亲王乃朕之叔，非比别犯。今海瑞所奏之言，皆有井条，势难留中不发。朕意欲释之，奈王法大逆；若遽释之，如同儿戏。还是如何设法，太师为朕思之。”严嵩道：“陛下既欲释放定亲王，何不就让海瑞保其出狱？令彼具状保出，那时释放，便可掩饰矣！”帝首肯。即批在奏章上云：

据奏已悉，准将定亲王释放，但无人敢保。汝即知其忠诚，汝能保之，即予释放，仍归藩封可也。

朱批已下，海瑞看了不胜之喜，即时具了保状呈进宫中。定亲王得释，曷胜感激海瑞。惟王惇与严嵩二人心中不快，私相议道：“欲害海瑞，奈无隙可乘。”王惇又修书于严世蕃，说道：“海瑞到京师，即保朱宏谋出狱”等语。世蕃看了，不胜惊讶，也不回书，即将原书尾批云：“纵虎容易捉虎难。”王惇得了这句话，便心中只是不安，然追悔莫及，只得隐忍，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严世蕃自到任以来，却不以政务为心，专要贿赂，所按地方，勒索供给铺势银一万两。如有不足者，立即搜罗其失，立时参劾。湖广合省官吏，几不聊生。然畏他有势，无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恨入骨髓。加之世蕃性好男风，在任专好选用少年美貌者，充作跟班，闲时取乐，不分昼夜。时有胡湘东者，貌美潘安，才比宋玉，年十六岁，即游泮水。一日，世蕃诣太学宣讲圣谕，时湘东亦在执事列内。世蕃偶见其貌，不觉魂飞魄散，已不成体。宣谕毕，世蕃坐于明伦堂上，该学教官率领诸生参谒。各各打躬作揖毕，严世蕃问湘东名字，湘东打躬道：“生员姓胡名湘东。”世蕃笑道：“好个美名。正所谓‘湘东品第留金管’也。”复问：“已进学几年？”湘东道：“三载。”世蕃道：“今岁正当科场，宜用心举业，以图上进。本部院实有厚望焉。”湘东揖谢。世蕃起身上轿而去。回来自思：“湘东又高任宽数倍，焉能与彼一亲，亦人生一大快事。”转念彼又非任宽可比。宽乃是小人，彼乃校庠之士。倘彼不允，反弄得不像样子。辗转思念，是夜目不交睫，慕想不止。

次日清晨起来，发了一通名帖，着人持去学中请那教官前来问话。那教官见了巡按名帖，即刻穿了衣服趋署，连帖亲自缴还。世蕃令人请进，教

官参谒毕，侍立于侧。世蕃唤令坐下。教官道：“大人在上，卑职理当侍立听命，焉敢僭越就坐？”世蕃道：“燕室私见，即为宾主，那有不坐之理？”教官道谢，方才坐下，说道：“不知大人有何教诲？乞即示知。”世蕃道：“并没甚事相劳，因昨日偶见贵人胡湘东者，其人词气温雅，文艺必佳。本院衙门少一书禀西席，欲请胡先生为之，未知老师心中以为可否？”教官起身道：“胡生才学颇优，大人不弃，以为主书启之席，必有可观。此大人栽培之恩，而胡生之幸也。卑职即当令其趋叩崇阶，早晚听训诲也。”世蕃道：“既老师代为应诺，在下有关书贽仪，统烦带去。”旋令家人取了一百两银子，关书一札，交与教官。那教官接了银子、关书，作谢而别。回到学署，即令门斗去胡湘东家传他来见。

湘东听得老师请往，随着门斗来到学宫内来见老师。湘东问曰：“老师见召，有何教谕？”教官道：“贤契运来矣，可喜可贺！”湘东道：“门生一介贫儒，有何喜贺？伏祈老师明示。”教官笑道：“昨日，巡抚大人偶见贤契词气清华，心切仰慕。今日特召我去，意欲延足下代主笔砚之任。现有关书、贽仪，看我代请，不知足下意味何如？”湘东道：“门生是一介儒生，兼之庸愚成性，毫无知识，何敢受此大任？”教官道：“巡按以足下才貌过人，故欲延置之幕府，此所谓礼贤下士者也。”湘东道：“既有关聘，烦借一看。”教官乃将关书、银子，递与湘东观看。湘东见其关书上写束修银子一年一千两整，又见贽仪一百两，喜不自胜，便欣然应允。教官亦喜，即日回覆按院。严世蕃一听教官回覆应聘之言，喜不自胜，真惬心愿。

过了两日，严府令亲随、跟班来接湘东。湘东欣然就馆；初见宾主甚欢；而世蕃深心达算，故不露其面目。凡有书契之类，悉送湘东代笔。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早已过了两月。世蕃巡按各郡，东与之俱往。一日，巡到辰州，此时朔风骤至，彤云密布，十分寒冷，人役各皆畏寒。是日世蕃传令，且停车马，就在馆驿之中扎住。湘东政主书笺，自然相随在内。世蕃久有此心，然无隙可乘。有时语及猥亵，湘东则正色不答。是以空有扳花之心，实乏侥幸之便。这日世蕃却忍不住，心生一计，吩附近身家人，叫取些蒙汗药来，带在身边，说道：“我请胡师爷吃酒。酒至半酣，你可将蒙汗药放于酒中，即是你之头功，自有重赏。”那家人应诺，即到外边采取回来，专备应用。世蕃即办酒来请湘东赏雪饮酒。湘东正在无聊之时，便欣然而赴宴。当下二人见礼毕，分宾主坐下。世蕃坐下道：“今日本欲前往按临，但见大雪漫漫飘下太甚，失役难以进前，故暂止于此地。然值此寒日无聊之际，无可排

遣，故备一杯水酒同先生赏雪。”湘东道：“烧叶暖酒，取雪烹茶，正文人雅事，当与雅人共之。”世蕃道：“先生本属雅人，故特请先生共之。”旋即令家人将酒筵摆上，彼此坐下，相与畅饮。

二人酒至半酣，世蕃即道：“值此佳景，先生岂可无章句以志咏耶？今以三分安息香为限，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杯。”此时湘东诗酒之兴正豪，欣然应允，即请命题。世蕃故以险韵作难，乃道：“即景为题，赏雪可也。但韵限用八庚，若过香限者，罚巨觥三大爵，仍再作新诗。”湘东应诺。世蕃令人取过纸笔两具，各放一旁，相与罢饮构思。果然世蕃诗才敏捷，香未及半，已经脱稿，而湘东始得首句。而世蕃故意谆谆絮絮，同家人共语，以乱其心。香限已过，湘东之诗，方才急急脱稿写成。世蕃笑道：“香已过限，无用看阅，先生当罚三大爵再作。”遂将花笺放下。湘东道：“过限受罚，理所应得。”立饮之。世蕃复令点香，说道：“先生今当急作矣。但不得与前诗相合一字，以杜袭前之弊，如有袭前一字，照罚三爵，另起炉灶。”湘东终是个年轻之人，不觉英气勃勃，大声应之，复挥毫思索，只因前诗已被他拿住了，若犯一字，不特不算，反要受罚，所以湘东左思右想，改八句诗词，涂抹不尽。及至脱稿，香限早已过了。世蕃说道：“今番又过了限，如何是好？也罢，倍饮以终其令罢。”湘东道：“晚生学力迟钝，酒量浅小，惟大人谅之。”世蕃遂以三爵劝湘东，而自己饮三杯相陪。湘东此时酒已八分，又一连饮下几大觥，就有十分醉意，说道：“不限香，晚生就与大人联句罢。”正是：酒兴诗豪难制伏，故教勇夺诗坛帜。毕竟湘东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鸡奸痒士太守逃官

却说世蕃又以香限已过，不肯收阅。乃道：“兄才过于修整，只患不工，故以迟钝，今已连做两首，兄见真才矣。但先已有令，只饮六觥就算完了酒令罢。”湘东是个好胜之人，便欣然而饮。饮毕，将诗呈于世蕃观看。世蕃看毕，大加称赏道：“今艺比前艺更佳，研丽非常，果是人才，无关迟钝也。”复以巨觥相敬，湘东不得已，勉饮一觥。此时酒气上涌，不觉呕吐狼藉，醉卧

于几上，人事不知。

世蕃见他沉醉得很，令其人去其外面污衣，扶到床上，卸其衣裤，乘其坚而入，不觉丹染玉茎。湘东醉痛正醒，开目矐眈，仿佛乃是世蕃。然此际头重身轻，欲动不能，挣扎几回，旋复沉沉睡去。世蕃恣意取乐一番，元精已泄，又复抱持而宿。直至夜深，湘东酒才稍醒，自觉身被箍持，急挣扎起来，犹见残灯在几。走上床门，自觉肛门肿痛，举步维艰，不觉勃然大怒。回视床中，正见世蕃呼呼鼻息，此刻不能按捺，无名火起，只见几上有大石砚一个，急取手内，掷向床中。世蕃假作睡状，观其所以，今见湘东怒掷石砚，急起躲闪。那砚块掷去，幸而未中世蕃身上。那一大块石砚，把床梆打得粉碎。世蕃不觉大怒，走下床来，将湘东抱住，大叫家丁：“快来！快来！”连说“有贼”。那些家人正在梦中，听得是家主房中喊贼，一统来到房中，只见是湘东与世蕃相持。世蕃见家人来了，急唤道：“快来捉那贼子！”众家人走将上前，把湘东拿下。世蕃道：“这贼夤夜入内行刺，代我权且看守，到了天明，自有处法。”众家人将湘东拥下，胡湘东亦不言语。

次日天明，世蕃写了一道文书到学里，先行斥革湘东功名，随令发去府狱监禁。这里教官，将公文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吏部侍郎巡按严为逆生谋杀事：照得该学生员胡湘东，乃一介寒儒，本院爱其清才延至幕府，厚其束修，一则冀养其才，二则俾以笈启之任。本院爱才，不谓不深，栽培不谓不厚。今该生潜入行轺，暗藏利刃，入帐行刺。幸本院知觉得早，不然命已断送于该生之刃下矣。立即呼起家人拿获，搜得利刃行刺之具，现在赃证显然。除将该生即发府监禁押听候提讯审理，合移知学道并檄悉该学照遵，立即将该生详革，以凭本都院提讯究办。该学毋庸拘延干咎，速速须至檄者。

教官看罢，不觉吃了一惊。过了半晌，自思：“胡生沉潜蕴藉，岂有此事？况且严公与胡生素无仇隙，而生何故行此悖逆之事？其中必有缘故。然一檄已下，不得不详。”遂将湘东所犯事迹，上详学道。这学道姓朱，名萑，字佩兰。原是探花出身，由礼部郎中得授此职，为人耿介不阿。今见该学申详，大为诧异。细想：“天下刺客尽多，但未曾见有秀才持刀杀人者。况详称该生现与严公为宾主，而该生无故欲行刺于行轺之中，此事难凭一面之词。今已将该生发府监禁，必飭该府讯详。况严氏权势正炎，地方官不无仰承

其意。胡生怎免冤屈之祸？吾为学道，但此学中艰难之日，可不一拯手耶？”遂吩咐书吏立备移文一道，前往严公行辕投递，移提胡生到辕问讯。书吏领了言语，即时写好呈上。那朱芭连忙押了签，由驿飞驰前往，自不必说。

又说那胡湘东当日下了监禁，也不言语，任由他拘押，再不则声。那知府受了世蕃嘱托，立时提出湘东审讯，要他承认行刺。湘东笑道：“秀才行刺，此是新闻。公祖大人照样法办就是了！”知府道：“你这话又奇了！那严公以你为一介饱学秀才，故此不惜千金聘你。你却不知报德，而反以为仇，身怀利刃，私人卧内，非行刺而何？到底你同严公有甚仇恨之处，只管对着本府直供，或可原宥，亦未可定。如若不直说来，今日本府又奉严公面谕，岂可草率以了其事不成？若再三推诿，三木之刑将及你矣。”湘东笑道：“若论世蕃以千金之聘，则为过厚。况以书契之席，何须千金？老公祖亦可想见矣。至于无故受人厚聘，正愧无功从享其禄。宾主相欢，并无一言不合；出入俱随，其宾主之情可谓深矣，又何得谓之仇隙耶？实而以行刺之罪诬人，惟公祖大人察之。欲直说来，则有玷斯文体面；若不承认，则无以解脱。所谓‘哑子食黄连，自家有苦自家知’者也。”知府听了，疑其言语有因，乃缓其刑，仍复收监再讯。

过了几时，那学道移文已至世蕃行辕投递。世蕃展开一看，只见写道：

湖广学道朱为移提事：案据辰州府学申详，称该学生员胡湘东蒙聘请为幕，以主书笈西席，关书、赞仪皆经该学手送。该学应聘驰赴行辕，蒙格外之施，按临各郡，出入俱随。突于本年某月某日，奉檄内闻，该生于某月日夜怀利刃，私入行辕幕帐，意将行刺。想该生读书明理，受恩必报，其人何意行刺行辕，被喊众当场拿获，发府监候审讯。檄飭详革该生，奉此，合即遵照。据详前来，查该生身隶既微，蒙恩隆聘，侍于按院，以为望外之幸。兹敢突怀悖逆行刺大僚，殊堪诧异。理合移提来省，本道亲讯，以正刑章，而戒合学之将来。希照移提事，乞将该生移解来省，以便按拟，实为公便。须至移者。右移钦差巡按部院严。

嘉靖 年 月 日移

世蕃看了，忖思：“学道忽然移文前来移提，若不发往，即属不实；倘若发去，只恐前事一旦败露，丑态不堪，反为不美。”踌躇不决，乃吩咐家人前去请知府来。家人领命，去不多时，把知府请至行辕。

参见毕，世蕃道：“前者发来该犯，至今已久，还不见动静，是什么缘故？”知府道：“据讯该生供认不讳，事涉嫌疑，故此复行监禁，再行复讯。”世蕃道：“该生刁狡，彼既犯法，便欲含血喷人，扯人人水。贵府即不能定狱，也罢，本部院却有个善法，汝当依法行之。”随即袖中取出一个小柬，递交知府道：“归请看阅，依法而行，幸勿有误。日后定然厚报。”知府唯唯而退。回到府中，将小柬拆开，只见上面写道：

纵虎容易捉虎难，幸勿轻轻使归山。

须当聊效东窗事，何必区区方寸间。

知府看了寻思道：“这几句话，分明要我效那秦桧害岳飞之事，想此生必有冤抑。我今若遽杀之，何以对天地、鬼神与孔子？宁可弃官不做，岂可以害人性命！”便有释放该生之意。

伺至深夜，令人于狱中提出该生，来到内堂，细讯原委。湘东只是不言。知府道：“今君生死在即，只争一言。若不早说，自悔无及。我以你读书人，未必有此悖逆之事，不忍加害。足下不言，死立至矣！”湘东道：“事实有因，言难启口，乞赐纸笔一用。”知府即令家人，去其刑具，给其文房四宝。湘东原有不欲下笔之意，知府道：“生死关头，在此一刻了！”胡生不得已，把笔写了几句道：

丈夫贫岂受人欺，儒士何劳厚聘钱？

堪恨将人为媵妾，余桃焉肯啖他先。

秀才不作龙阳宠，国士那堪入帐缘！

酒醉被污谁忍得，端州石砚把床穿。

使君若问何原故，只看其中字与言。

写毕呈上知府。知府笑将起来道：“彼亦太无廉耻，岂可把秀才作龙阳者乎？”湘东不觉红涨满脸。

知府忽然大怒道：“国贼辱及斯文，这还了得！”遂将世蕃之柬与胡生观。看毕，泣告道：“愿公祖大人早刻行事罢，免得有累公祖。”知府道：“非也，若是本府肯从所使，亦不肯将柬与你看了。为今之计，定当释你。你可星夜奔往京师，去那海瑞大人处，告他一状，以申其冤可也。”湘东道：“虽蒙公祖大人恩释，但生员此去，岂不累及公祖大人么？”知府道：“我亦不欲久在此为官。况我又无家眷在此，不过数名家人相随。今夜就与足下弃官而逃如何？”湘东道：“公祖十载寒窗，才博得黄堂四秩，前程远大，正未可量，

何必区区为此一人而弃官耶？”知府道：“不必多言，且随我去。”叱令家人将湘东刑具尽行释放。急急收拾行李细软物件，将印信挂于梁上。当下收拾毕，知府带了家人同湘东，从衙门内后门奔逃而去。比及天明，衙役起来过堂时候，还不见里面有动静之处。及进内一看，方知知府合家逃走去了。衙役书吏立即飞报上司。正是，有道则治世，此官亦足嘉。毕竟后来知府、湘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监私党欺君

却说那些衙役，次日见署内无人出入，又见印箱悬于梁上，方知知府弃官而逃，连着湘东亦不见了。即忙报知本道。这兵备道即来查验仓库，却不曾亏空，便收了印信，申详巡按及指挥。世蕃一见大怒，即诬控知府主使湘东行刺，今又私释重犯，弃官同逃。立了文案，一面委员暂署府篆，一面通飭合属访拿，按下不表。

且说那学道听了这个消息，十争狐疑，只得罢了。再说那知府同湘东带家人等行未及三日，见通街遍贴榜文，严拿甚紧。遂不敢日行，惟有夜走而已。可怜他们受尽多少风霜之苦，方才捱到京师。知府寻觅寓处，同湘东寓下。打听得现为户部尚书海瑞大人清如白水，当时遂写了状子，着湘东前去拦舆喊冤。适当海大人退朝，出了午门，将至衙前，忽见一人大叫冤枉。湘东道：“青天大人伸冤！”正喊着，海大人止住轿，便问那人道：“你是那里人？姓甚名谁？纵有冤枉，该赴地方官处呈控，怎么到此拦舆叫冤？”湘东道：“生员姓胡名湘东，乃湖广辰州府人氏，原是府学生员。冤被巡按严世蕃所陷，如今如此千难万难，才得到大人跟前伸冤，伏乞恩准。”海大人听是严世蕃，心中对头，就有几分喜悦，遂问道：“你既有冤情前来告状，可有状呈否？”湘东遂向袖中取出呈子送上。海大人接了状词，便吩咐道：“且将胡湘东押候，待本院作主就是了。”湘东叩谢了。

海瑞回转衙门，把状词拿出放案上观看，只见上写着道：

告状人湖广辰州府学生员胡湘东，稟为目无法纪，辱及斯文事：窃生以一介寒儒，于某年得游泮水，于本年因在府学宣讲圣谕，冤遇现任巡按严世蕃，窥生年少，意欲移甲作乙，监作龙阳。预伏奸心，故托本学某，致生关书贽仪，称延聘生入幕，以主书启之席。孰知其用心深苦，初见并无一语相戏。生在彼两月有余。岂料于某年某月日，以酒将生灌醉，竟污于体。及生酒醒忿怒，以石砚掷之。奸则登时唤令家奴将生绑缚，发交府监候，诬害生员突至卧室内行刺。幸托知府某体仰上苍之心，以事涉嫌疑，权且监候，再行复讯。孰料世蕃又怀恶念，欲置生于死地。私授知府小柬，央令将生效岳王东窗之事，则奸之心如秦桧可知。知府不忍害生，承彼大义，放生奔逃。生以释己累人，亦所不忍，复不肯行。而知府某仗义弃官，与生同逃至此。伏乞大人申此奇冤，究此不法，则天下幸甚！沾恩上赴大人爵前作主。

海瑞看完了状子，勃然大怒，骂道：“那有此事！世蕃贼奴欺人太甚！辱及斯文，又复坑害，这还了得！”即批道：“阅悉状词，殊堪发指。候具奏差提世蕃来京质讯，如果属实，立即按拟，尔乃静候可也。其该府弃官同逃，因事逼于从权，原无过犯，尚属可嘉，着即前往吏部衙门具呈，听候奏办可也。”将批语悬于衙前。海瑞便连夜修起本章，将世蕃所犯事款，以及该府仗义释放胡湘东，同逃进京控告各情，逐一具列在上。

次早入朝，俯伏金阶说道：“臣海瑞有本章启奏陛下。”帝说道：“卿有何奏？”海瑞便将胡湘东如何被污，怎的受陷，知府某如何弃官同逃，逐一奏知。遂将本章呈上龙案。天子看了本章，笑道：“那有这等奇事？如今知府某在于何处？”海瑞道：“现在内城寓处，同胡湘东居住。”天子道：“可即宣来见朕。”海瑞领旨出朝，着人随湘东至寓所，宣召知府某上殿。及至，天子问道：“你是某知府么？”知府奏道：“臣就是某府某某。”天子说道：“胡湘东一事，你尽知否？”知府便将胡湘东为何受聘被污，世蕃怎么陷害，他如何释放湘东，备细奏闻一遍。天子闻奏说道：“你尚有仁心，朕敕吏部注名入册，仍以府道用。”那知府谢恩而出。天子问海瑞道：“卿意如何办法？”海瑞奏道：“王子犯法，同于庶民。今严世蕃身为大员，而作禽兽之行，且又诬捏故陷，情罪重大。伏乞陛下立提进京，交臣严审按拟，则国家除此奸臣而天下幸甚矣。”天子道：“依卿所奏就是。”即下一道旨意云：

据户部尚书海瑞所奏，严世蕃在任，污辱秀才胡湘东，复行诬陷，致该知府某不忍陷害，仗义释放湘东，同逃来京控告，殊堪骇异。着廷尉官立即差缇骑，前往该省锁拿劣员严世蕃来京，交吏部尚书，会同三法司审拟具奏，钦此。

这旨一下，廷尉官即差了缇骑，前往锁拿严世蕃去了。

再说那严世蕃之父，听得此事，大惊失色，急请张居正、赵文华到府问计。文华道：“偏偏又发在户部去审。若是别人，还可以说个情分。这海瑞向来同我们不对的，如何是好？”居正道：“此事除非去求王惇，方可有济。他同令郎相好，必然肯出力在皇上跟前保奏的。”严嵩道：“足下所说甚好，就烦足下一行。”居正应诺，即便告辞，一路来到东厂。时王惇权威日甚，兼理西厂事务。六部之权，多归掌握。其门如市，所有六部人员每日清晨俱来参谒，竟拥挤不堪。居正在门房候了半日，方才略觉清静。又值王惇用点心，又候了一个时辰，始得传进。

居正随着小太监，来至内堂。只见王惇危坐几上，手执柳木牙签，在那里剔牙。居正跪下，口称：“王公公！”那王惇只似未曾听见一般样子。居正不敢复语，跪在地下。约有一个时辰，王惇方才问道：“下面跪的何人？”左右小太监答道：“礼部尚书张居正，早已在此。”王惇道：“早参已过，来此何干？”居正道：“卑职奉太师的钧命，来请公公过太师府上一叙。”王惇道：“既是奉太师之命，可即起来说话。”居正谢了，起立于侧。王惇问道：“太师安否？”居正答道：“太师借庇安康，太师亦着卑职来请公公安好。”王惇笑道：“这几日还吃的斤把烧酒，太师请咱去做甚么？”居正道：“太师有要话请公公光降面陈。”王惇道：“你也不知么？”居正道：“卑职略知一二，未悉其详。”王惇道：“你且略略说与我知。”

居正道：“只因太师令郎出任湖广巡按，现在辰州秀才胡湘东与某知府前来控告严少爷污辱斯文等事，皇上大怒，发交户部海瑞会同三法司审讯。现已差人前往锁拿少爷。太师此际不知所主，因念公公同少爷曾有八拜之交，故特命卑职前来，敬请过府商议。”王惇道：“这从那里起的？”居正道：“就是那胡湘东来京告状闹出的。”王惇道：“难道他竟告了御状么？”居正道：“亦不曾告了御状，只在那户部里告的。”王惇道：“此事定是海瑞在皇上跟前说的。”居正道：“正是。他还请旨，发在他那里审问，才是冤家难解呢。”王惇道：“且自由他，咱也不到相府去了，待在明日上朝，说个分上就是。”居正谢道：“略得公公吹嘘之力，则少爷可以不死矣。”王惇道：“你且放心，一

面回覆太师，说我既与他令郎相好，彼事就是咱事一般。”居正听言后，辞谢而出，回到相府。覆言不表。

且说王惇思想了一夜，若说不办，又碍法宪；若说要办，则世蕃不能幸免。次早入朝，侍于帝侧。文武山呼，奏事已毕，帝退入内宫，王惇亦随侍于侧。帝问道：“汝在此做甚么？”王惇便俯伏在地奏道：“奴才有个下情，上渎天听，伏乞皇上俯容奴言。”天子道：“有什么事，只管起来细奏。”王惇谢恩起来，奏道：“严家父子有功于国，今为狂生所陷，致被户部尚书加以诬奏罪，天威震怒，立差緹骑拿问。但胡湘东不过一狂生也，贪他人之贿赂，未免含血喷人，欲扯世蕃俱入浑水，惟陛下察之。”帝道：“胡湘东之言固难凭信，现在某府释犯逃官，经朕面讯此事，却明明不爽，岂能为彼掩过耶？”王惇道：“某知府安得又不听从闾省有司上宪所使，有意诬害忠良？然陛下不可不察。”帝道：“世蕃所犯，诚属有之。但朕念其父子功勋，未忍立究；每欲一为之庇护，又无法可解，如之奈何？”王惇道：“陛下诚开一面之网，则奴才自有解祸之法。”帝问道：“你有何法可解？”王惇奏道：“陛下主天下生死之大权，欲恕一臣子，只在一言耳。今胡湘东既已前来告状，亦经陛下准了海瑞的奏章，若遽不问，则廷臣必有窃议。且胡湘东心中不服，必致晓晓渎听。为今之计，陛下广施仁泽，仰体上天好生之德，将世蕃罚俸三年，革职留任。亦足以蔽其辜。况《春秋》有云：‘罪不加尊。’今世蕃身为封疆大吏，亦足为尊贵矣。陛下诚能仿《春秋》之义，恩赦世蕃，谁不云天子有德，善准人情？”天子听了大喜，道：“汝乃一内宦，犹知大义。朕依你所奏，即差兵部快马追回圣旨。”正是：只因几句话，遗下万年讥！毕竟差官飞马驰去，可能赶得到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海尚书奏闾面圣

话说王惇再三在天子面前为严世蕃解说。天子准奏，即时差了兵部跑役，限日行八百里，赶回廷尉官。另颁圣旨，着吏、兵两部知会，将严世蕃罚俸三年，革职留任。胡湘东加恩赏赐举人，就留京会试，以偿其辱。圣旨既

下，各各凛遵。

海瑞闻知不胜之怒：“我想如此大事，王惇一言，便可免议，似此则无青天矣！若宦官专权，将来朝廷法令，俱为他们败坏了。”于是连夜修成本章，要与王惇去做对头。其奏章云：

户部尚书臣海瑞奏为宦官近禁，理宜复阉，以杜复萌，以肃官闱事：窃照内侍一顶，原因自官而进，充役于内廷，听候驱使。但念初割之际，其人尚幼，淫具未发。及至年近十六，血气当生，其具因之亦长，难保寸长之虑。但古谚云：“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今该宦等，承恩豢养，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复近禁帙，日恒与诸官娥杂沓，春花秋月，不无有感。似此声息易通，往来皆便，不可料之事难免无虞。倘有不测，污玷官闱。非此等宦官，不足以驱使；今既舍之不能，则当思其所以制之之法。请得以五年为期限修之，差令宗人府丞查验复阉。如有物具稍长者，即复加阉割，则可以无患矣。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臣海瑞谨奏表以闻。

次日早朝，海瑞拿了本章，趋殿朝贺毕。天子道：“有事启奏，无事退班。”海瑞当时奏道：“臣户部尚书海瑞有本章面奏陛下。”天子道：“卿又有何事？”海瑞俯伏金殿，将本章呈上。内侍手接放于龙案之上。天子细看毕，笑道：“卿家所奏之言，殊为有理。朕亦每常以此为虑。今卿家所奏正合朕意，即当举行。宗人府丞事务烦多，恐不能分理，就委卿主政就是。”是时，海瑞谢恩，当着殿前大呼道：“奉旨着户部尚书海瑞，查验内廷宦官。若有阳具稍长者，及早报名，听候复割。如有隐匿者，即以违制律治之。”当下海瑞大呼三次。是海瑞恐怕日久，皇上悔约，故此当殿大呼，以为君无戏言，使众闻知，而不能改命之意也。那些内侍们听了，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海瑞领了圣旨，即日传了掌理宫闱总管老太监沙惠元来到，将圣意对他知。沙惠元道：“依大人的尊意如何？”海瑞道：“这是皇上的旨意。如今特请老公公到此，非为别的，烦将宫内所有年近二十者，不问好歹，俱要开列名字、年岁，备造清册，送过敝衙门来。待在下好点验。如应割者，再行阉割；如不应割者，免之。此是钦命，老公公幸勿迟误。如其不然，大家多有处分。”沙惠元笑道：“咱如今年已经八十二岁，还要阉割否？”海瑞道：“事有定例，七十以上者毋庸阉割。老公公即此未届六十，也可以免验的。”沙惠元道：“这就是大人的恩典了。”哈哈大笑，方才别去。

过了两日，沙惠元着小太监送清册过府。那小太监见了海瑞叩头不已。海瑞笑道：“你之意不过要求免验否？”小太监复叩头道：“求大人恩典免验罢了。”海瑞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小太监道：“小的唤做进禄，今年才一十三岁。”海瑞道：“你今才得一十三岁，休慌，且去罢。”进禄叩谢回宫不题。海瑞将送来花名册子，展开细看，只见上面记载甚悉，共有一十八处，各有所统。共有一千五百人，处处声叙得明白，且看下面便知：

总理内府掌管司礼监沙为备造清册，移送查核事：现奉圣旨，准户部尚书海咨准前情，合备清册，以备凭查核。须至册者。计开：正大光明殿，值殿司礼大监四名，率领副司礼太监六名，统领小太监共九十名。

司礼太监姓名计开：

王一熄，年三十八岁；黄珩，年四十岁；漆烜，年二十三岁；朱瑗，年五十二岁。

副司礼太监六名：

任行，年十八岁；李宁，年十七岁；荣华，年三十一岁；温饨，年二十五岁；周吉，年三十岁；喜儿，年四十岁。

小太监胡敬堂等共九十名，下有注明年岁、姓氏。

奉先殿司礼太监四名，率领副司礼太监六名，小太监九十名。

司礼太监四名开列：

钟山，年四十八岁；十进儿，年二十七岁；朱升，年四十三岁；龟公，年三十二岁。

副司礼太监六名：

朱开，年五十三岁；尤远，年三十八岁；翠儿，年二十五岁；广往，年二十九岁；张喜，年四十二岁；狗儿，年十七岁。

小太监何仁等共九十名，皆有姓氏年岁注明。

崇正殿司礼太监四名，副司礼太监六名，统领小太监共九十名。

司礼太监四名开列：

某某，年二十五岁；三宝，年五十一岁；周章，年十八岁；甘兴，年十七岁。

副司礼太监六名：

罗曜星，年九十岁，免差验；松寿儿，年五十三岁；柏龄，年四十一岁；柳春，年三十七岁；张松，年二十岁；金定儿，年三十六岁。

小太监优福等共九十名，皆有姓氏年岁注明。

大安殿司礼太监四名，副司礼太监六名，统领小官、小太监共九十名。

司礼太监四名开列：

一清，年二十五岁；二福儿，年十八岁；玉儿，年二十四岁；侯光，年二十岁。

副司礼太监六名：

张仙保，年二十八岁；三星儿，年五十二岁；乔儿，年九十二岁，免差验；广仁，年六十六岁；羽四四，年八十一岁，现病；八十九，年二十五岁。

小太监区朱等共九十名，皆有姓氏年岁注明。

景安殿司礼太监四名，副司礼太监六名，率领小太监九十名。

司礼太监四名开列：

苏源，年七十一岁，现出差；唐福，年五十六岁；优禄，年三十九岁；广才，年二十八岁；侯福，年三十七岁；张福，年五十三岁。

副司礼太监六名：

吴喜，年六十三岁，现出差；恭达，年四十五岁，现出差；海英，年三十三岁；钟福，年四十六岁；张约，年五十二岁；朱廷，年三十三岁。

小太监仇喜等共九十名，皆有姓氏年岁注明。

太清官司礼太监四名，统领副司礼太监六名，率领小太监共九十名。

司礼太监四名开列：

尤儿，年三十六岁，现病；广善，年二十一岁；吉儿，年三十七岁；清海，年二十九岁。

副司礼太监六名：

得福儿，年十九岁；中庸，年二十八岁；李珊，年五十四岁；任禄，年五十二岁；何祺，年七十岁；周祺，年一十二岁。

小太监：马儿等共九十名，俱有年岁注明。

册内烦絮，不能备载，不过略记其大略而已。

当下海瑞看了花名册子，随即唤手下书吏进衙，吩咐道：“即日就要查验诸内侍，你们诸书吏中，选六十名，伺候本部堂。再到有司衙门去借六十

名精壮差役，并悬示日期，听候查验。”众书吏领命，即去备办。正是：三年一割断淫根，内侍闻知也失魂。毕竟海公如何再行阉割。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回 刚峰搜宦调任去钉

却说书吏领了海瑞言语，立将应行事宜，逐一备办。行文到大兴县里，去相借得粗壮差役六十名，前来供役。书吏遂将牌示送来，刚峰签押毕，挂了出去，悬在那午门之外。此际惊动许多内监，前来观看。人人无不吐舌皱眉，都道：“好厉害！”惟有叹气而已。其牌示云：

钦差查检海为晓谕事：昭得本院恭奉圣旨，查验内外官监，如有应再阉割者，即行阉割。如不需阉割者，即行注册免割。钦遵在案，合行牌示内监等知悉：凡有尔等应行再割者，于某月日齐赴本堂衙门东边站立，听候亲行查验再割。如无需复阉者，亦如应割之内侍，齐集西边，站立听验，注册免割。如有一名不到，即系抗违圣旨，本部堂即以违制律处之。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众内侍看了，人人愁闷，个个吃惊。其时王惇亦已知晓。那小太监道：“明日海蛮子要将咱们再行阉割，不知为何这样冤业呢？”王惇道：“他们自有他们的事，再不干连咱们的。前日老沙造花名册子时，也着小厮前来这里知会，被咱抢白了几句。后来又着人来说，却不敢把咱们这里的人名字上册，愁他怎的？”

不表王惇自固，再说海瑞将册子反覆细看，却不见有王惇名字，寻思道：“这沙惠元亦怕这个人，连‘王惇’二字也不敢上册子。我正要收拾这厮，今日怎肯由他漏网？明日要他知我这海蛮子的厉害呢。”即时吩咐海安道：“你明日伺候时节，却将圣旨以及万岁龙牌，供在当中，吩咐刀斧手、皂隶、人役等，俱要齐集。我一喝打，立即拿下，决不容情。”海安听众自去备办，且不必说。海瑞又想到：“他们到底是天子的亲近家奴，我若遽然行刑，须有碍他们体面。”思忖已定，急急入宫见帝。帝问海瑞进宫何干。海瑞奏

道：“臣奉命明日查验诸宦官，但恐有躲匿不到、畏惧再割者，臣即当拘提。此辈乃陛下家奴，若不绳之以法，则不成宪典。臣若行刑，则手亦不便，故臣特来请旨。”帝道：“这是朕躬所行之事，他们何敢不遵？彼辈如有躲匿不遵者，卿即以法律绳子，休得容情！”海瑞谢恩。天子又恐他们恃强不服，乃点了四名御前侍卫，如有诸宦不遵，你等立即拘提，便宜行事。当下四名御前侍卫，随着海瑞出宫而来，听候差遣。

海瑞回到衙门中，即令厨下备了一席酒筵，特请了四名侍卫进内共饮。饮至半酣，海瑞道：“四位是奉了圣旨来的，他们如有藏匿怕再割者，诸位不须畏惧，只管前往拘提就是。”侍卫道：“俺等受足了这班狗子的污气非止一日，明日他们不犯便罢，若稍有犯，俺等怎肯依他？”海瑞道：“如此方才是与天子办事的。”当时相与尽欢而散。次日清早，海瑞升堂坐下，沙惠元早已伺候。海瑞念其年老，厚礼待之，令取椅来让他旁坐。沙惠元道：“大人不再阉咱就够，怎敢邀坐？”海瑞道：“那里说来这话？都是与朝廷出力，焉有不坐之理？”沙惠元再谢而坐。当下海瑞就问惠元道：“他们曾来否？”惠元道：“俱已到齐，听候大人查验。”海瑞吩咐阉割手前来伺候。随令应再阉割者进。须臾，五百余人一齐进来，立于东边，个个面如土色。海瑞看了笑道：“不必忧，割过的就永不用割了。”随令六十名书吏，分作六队。每名领着内侍五名，详加搜验。六十名差役，督率阉割手用刀，不得私徇，如违者立毙杖下。一面点名，一起起的叫了过堂，押去验割。须臾，听得东庑下喊疼之声大作。沙惠元听了，不觉手塞了两耳，合了双眼，恰似呆的一般。真兔死狐悲，无不凄然。海瑞谈笑自若。不上两个时辰，早已阉割完了。一个个捧着阳具，候示而行。随又传进不应割的来到，仍令吏着差役督率查验，一面注册，不一时完了。

海瑞问道：“惟有东厂王惇，西厂柏霜，为何不到？”沙惠元道：“他二人咱也曾遣人前去知会，奈彼不肯注册，称是厂臣，不到内院，不须过验。”海瑞听了，怒道：“岂有此理！他虽在厂，亦是家奴一例，怎敢违抗圣旨？”即吩咐侍卫官四名，立刻分提二人到来问话。四人听了如飞的前往。恰好王惇这日原是要躲这厄，走到严府里下棋去了。侍卫官到东厂、西厂二处，只看见柏霜，不见王惇，二人将柏霜拥去，余者二人寻觅殆遍，却不见王惇，只得回覆。海瑞道：“他没什么地方去躲，只在严府里面。尔等可到严府内去寻，必然见的。”当下四个侍卫官如飞而去。

海瑞指着柏霜道：“你这狗奴才！本部堂今日钦奉圣旨查验，尔等竟敢

不来伺候么？”柏霜笑道：“我只道是甚么事情！咱乃侍奉皇上的人，怎么受你的约束？你小小的一个尚书，也不受咱节制，怎么这等大模大样的？”海瑞大怒，吩咐海安备下香案，请过圣旨、龙牌，供在当中。海瑞与沙惠元皆退坐一旁。柏霜方才朝着圣旨跪下。海瑞道：“本部堂面承圣谕，如诸宦官不遵查验者，立行提拘究惩。今你敢在本部堂面前违抗，就与违旨的一般罪名。”吩咐左右拖下，先打八十板，再行验割。柏霜此际知道了当，也不敢矫强，只得哀求海瑞道：“望大人施恩！”海瑞道：“那里施恩于你这等残人？左右，速速行杖！”左右答应一声，不由分说，竟将柏霜剥去冠袍，扯到丹墀之下，重重地打了四十大板。柏霜早已失声。海瑞叱令止杖，以冷水喷其面，须臾复苏。海瑞叱令按着在地验过。只见阳具稍长一寸有余，海瑞即令割手齐根割去。可怜那柏霜咬牙晕去，鲜血迸流。

海瑞令抬过一边，急见四个侍卫，簇拥着王惇而来。王惇一眼看见了柏霜这般光景，又见有圣旨供在当中，急急跪下认罪。海瑞道：“为什么不早来伺候？”王惇道：“只因今早皇上召进宫去问话，是以来迟，伏乞恕罪！”海瑞道：“也罢，既是皇上那里宣召，却还恕得过。”吩咐带将下去验割。王惇叩头道：“求大人看在厂臣面上免验罢！”海瑞道：“这是朝廷公事，海某怎敢以私废公？这却断使不得的。”吩咐带转来亲验，此时王惇也不敢则声，一任由他。海瑞亲自走下座来，仔细验过，只见本不甚长，只有一寸突出。海瑞随令齐根割了。王惇痛不可忍，大呼几声，登时晕了过去。海瑞道：“不割死这厮，留他在朝何用？”约有半个时辰之久，方才苏醒。海瑞道：“今番你却自在了。本部堂有几句言语，你且听着，则永无忧矣。”王惇道：“敬听教训。”海瑞在座上吟了八句诗道：

自作孽来还自受，奸谋到底遇天收。
罚俸革职存留任，枉法偏徇可知否？
莫言暗室相欺惯，上天视听岂能休？
金刀一割邪心事，回去还思早回头！

王惇听了这几句言语，方才悔悟。知是海瑞为着自己庇护严世蕃一案所致，乃悔悟道：“从今以后，咱再不去管闲事了，伏乞大人开恩一线，于咱自新，以图报效罢。”海瑞笑道：“你且依着我的好言语，自然做了好人。你去罢。”王惇这次被海瑞去了他的八分威风，从此不敢作威，专门守分，安命度日。后人诗八句，单道海公能以正气化人，而王惇亦可谓善于改过者，

虽有前愆，亦足宥之。诗云：

圣言有过休惮改，善能补过即为贤。
芝兰香久熏身德，鲍厠闻深不觉然。
若使早能迁善日，免教此际受迍遭。
如今并看王惇者，且自先教用洗煎。

当下海瑞把诸宦官阉割讫，进宫覆旨，且奏知王惇善于改过，堪嘉。帝道：“卿可谓‘正能逐邪’者也。”钦赐匾额，以旌其忠，而御笔亲书“盛世直臣”四字。海瑞谢恩出朝。

严嵩闻知，心中愈怒；又见王惇如此光景，如失左右手一般。张居正、赵文华等日夜要害海瑞，只恨皇上又赐匾额，宠任正重，无计可施。日夕思维，并无计策。忽然南京户部尚书员缺，严嵩便与三司联奏，保举海瑞前往。只因这南京乃是当日太祖建都之处，后因永乐皇帝迁都北燕，改为北京。那金陵现改为南京，仍有宫殿，以及诸王府第并先帝陵，故尚设五部尚书在此，所缺的就是吏部，惟户、礼、兵、刑、工五部是实。这南京就是诸亲王在此居住，事务极烦，责任甚重，人人都不愿到彼做官。然非才干廉能者，不克此任。当下天子见了奏章，寻思南京重地，非海瑞前去不可。乃批了一道圣旨云：

南京户部尚书员缺，该处重地，非才学优长、廉能耿介者，不可当此重任。现据太师联同三司会奏议，调现任盛京户部尚书海瑞以之调补，则地方庶有裨益。着海瑞立即前往补授可也。钦此！

圣旨一下，严嵩与张、赵二人大喜，即到吏部那里会知。吏部领了旨意，即把海瑞改注了南京户部尚书册名。海瑞受了恩命，只得即日离任就道。一路上好不严肃，带领着海安及张氏夫人，一路餐风宿水而来。正是：多能多干多奔逐，那得偷安半刻闲？毕竟海公此去南京，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继盛劾奸矫诏设祸

却说海瑞领了圣旨，即日携了眷属，到南京赴任而去，按下不表。再说

那严嵩等看见海瑞不在朝中，越加横暴。此时严世蕃亦已回京，仍复旧职。惟王惇一人，不与相济，其余一党奸贼，把个朝廷弄得不成体统。严嵩等又在辽东开了马市，使夷、汉互相贸易，多官不敢谏阻。又效王安石青苗钱之法。青苗钱者，以时届青黄不接之际，农夫正值拮据，必为钱粮追呼，所以将钱借与百姓纳粮，俟其禾稻成熟之时，倍利偿还。此法王安石行之，而民滋扰，几不聊生。今嵩复行之，而民益敝。又将北直一带关隘之兵将卸去，其地贴近北番，朝廷关隘被胡人占着，不计其数。边报日急，而嵩不肯发兵相援；或谓之曰：“今边境被诸胡侵掠，而守将被围甚急，朝廷不发兵往救，岂不误事？”嵩曰：“不然，若一关将失，有人去救，以后都望人救。”故此专意不肯发兵，致北直一带关隘，俱被胡人侵占。

时有兵科给事中杨继盛，恨嵩误国，连夜修了本章，数嵩十罪。本将修起，继盛正欲缮完，忽见灯烛风摇，火光顿灭，十指疼痛。又闻鬼泣之声，自窗而入，黑暗之中，见其先人立于灯下，以手指其奏稿，又摇手再三。一阵阴风，倏然不见。继盛悟道：“莫非先人来显灵，不许我上此本么？”又转念道：“食君之禄，当报君恩。严嵩等误国，岂忍旁观，默不一见言语乎？即此受诛，亦必要上此本。”乃令其子杨琪代缮，琪亦谏道：“嵩固误国，然朝廷不少大臣，曾不敢以一言劾嵩者，今父亲以一给事而欲参奏宰相；况嵩乃上之心腹宠臣，今欲劾之，是犹以卵击石也，惟大人察之！”继盛怒道：“为臣尽忠，只知兴利除弊，至于死生祸福，非所计也。”喝令杨琪急缮。琪不得已缮之。

次早，继盛入朝，趋班出奏严嵩、赵文华、张居正、严正蕃等欺君罔上，召衅卖国，将本章呈上。内侍手接本章，展放龙案上。帝看，只见写道：

兵科给事臣杨继盛诚惶诚恐，谨奏为国贼欺罔，召衅殃民，弄法坏纪，请将拟议，而肃庙廓，以安社稷事：窃见丞相严嵩，出身虽属科甲，而品行实同小人。巧媚工谄，以青词得幸。蒙皇上不次擢用，不三年而秉钧衡。受恩既深，图报宜殷。乃嵩不知报本，专权肆横，擅作威福，树党卖官，弄法坏纪，蠹国而肥家，召衅以殃民，无所不至。朝廷正士惟恐去之不速，村野奸徒只忧置之不上。复庇于世蕃，无恶不作。甚至诬陷亲王，玷污秀士，种种不堪，擢发难数。廷臣畏其权势，结舌不敢上陈。即有一二谏臣，而嵩必借以他事陷之，不致其死不休。年来言路闭塞。朝廷、村野之士，实睹而心伤，敢怒而不敢言。似此国贼专窃之日，正社稷倾危之时。臣

受国恩深重，万死不足以报高厚，敢惜微躯，袖手旁观国家之危哉？伏乞陛下俯听臣言，请速斩嵩等以谢天下，则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谨列严嵩十大罪于左：

一宗专权肆横自视尊大。在京文武以及内外镇，皆要勒取贿赂；否则诬陷。

一宗卖官鬻爵。嵩自秉钧衡，以张居正、赵文华参用，分任吏、刑各部，以为爪牙；内外官缺，任意贿卖，门庭如市。败坏纪纲，莫此为甚。

一宗罔上欺天。嵩贪贿赂，积赃百兆，不能悉数；建造楠木房屋，其中园亭窗隔，仿照大清官仪式，欺罔僭越特甚。

一宗淫辱污秽。嵩选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者，藏于府第，动以千数，倍胜宫廷嫔妃，擅用御乐。

一宗擅召边衅。嵩贪胡人贿赂，私开马市。番、汉往来杂沓，致启边鄙兵端。又不奏闻，致失北直一带关隘。

一宗忌贤妒能。内外臣工，凡有忠介者，嵩必以计陷之，致朝无正士。

一宗擅主生杀。内外功臣凡有不附于己，立即指示他人，诬以重罪。如刑部侍郎胡敬岩、詹事府洗马郭光容等，皆以忤嵩开罪，卒毙于狱。

一宗纵子行凶。伊子严世蕃，毫无一善，辄置之上卿。世蕃藉势殃毒士林，如荆州秀才胡湘东，竟受玷污，世蕃反加诬陷。致诬亲王造反，可恶已甚。神人共愤，罪不容诛。

一宗罔危椒殿。嵩以甥女育为己女进于陛下，图谋大位，致陷皇后、青官被禁，幸蒙犀烛，几致久幽。

一宗收括民财。嵩以贪壑未满，效王安石青苗钱法，加之倍利，民不聊生。又纵家人严二等，重利放债，剥夺民脂膏。

帝览表意颇不悦，然细察其词，亦属真切，乃温语道：“卿乃一给事，擅劾大臣，无乃太过。朕姑留之，采择而行。”继盛谢恩而出。

帝退入后宫，令内侍召嵩入，以表示之。嵩忙俯伏奏道：“杨继盛与臣不睦，故擅造臣十罪潜害，伏乞陛下作主。”帝道：“杨继盛未必尽诬，然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致廷臣晓晓上陈，扰朕听闻可也。”嵩泣谢道：“陛下视臣如子。”帝令退出。严嵩回到府中，急召张、赵二人进府，以杨继励之本章

示之。张居正吓得汗流浹背，赵文华慌得目瞪口呆，二人半晌方才说得出口。严嵩以天子之语对张、赵二人道：“幸蒙皇上宽容，不然吾等已付廷尉矣。”赵文华道：“太师当即除之，否则复生祸矣。”嵩道：“如何法儿收拾他？你当思出个妙策来。”张居正道：“为今之计，太师即可矫旨杀之，以绝将来效尤者接踵而起。”严嵩然之。即使人诬继盛罪，立付廷尉。时继盛之子方在书房临池，家人来报道：“老爷已被廷尉执去，探道是因前日之表所致。嵩要斩草除根，少爷在所不免，可早为计。”琪叹曰：“破巢之下，焉有完卵？”家人曰：“少爷如不肯走，旋以被执去。”未几日，继盛父子皆被害于狱中，而帝实未尝知也。

嵩既鸩杀继盛父子，愈加凶横。时有苏州府知县莫怀古，秩满擢任光禄寺丞。莫怀古携妾雪娘，带仆莫成来京供职。上任后大加修饰衙门，糊壁糊窗，栽花种竹。此时有裱褙匠汤忠来与裱糊书院窗壁，恰好怀古手弄玉杯。汤忠看见异光莹洁，白润无瑕，在旁不胜欣羨。怀古道：“汝亦好此耶？”汤忠道：“小的当日原是开古玩店的，因为落了本钱，致此改行裱褙。月前蒙各衙大人叫去，认识宝物，所以略知一二。今见了大老爷这一只杯儿，不免失口称好，果然稀世之珍也。”怀古道：“你既认得，此杯何名呢？”汤忠道：“这是温凉宝玉杯，又各一捧雪，原是隋朝之物。炀帝在江都陆地行舟，有余氏进的二只杯，亦各余杯，本是一双。只因炀帝在龙舟之上，与肃后饮醉，彼此把杯，偶然失手，碎了一只。其杯斟酒在内，杯却随酒之色，温凉有度，此乃罕见之物也。”怀古道：“你果然说得不差，此杯乃先人所遗，虽有佳客前来，吾亦未尝露白。今汝见之，亦云幸矣。”汤忠道：“小的这双眼睛看的也不少，只是未曾见此。”

说罢，随到上房裱褙。恰好雪娘在内，被汤忠看见，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做活，一边偷眼去看雪娘，目不转睛的，只管呆看。谁知里面雪娘未曾得知，所以任他偷看一饱。这汤裱褙暗思道：“天地间那有这样绝色的妇人？我老汤若得与他一沾兰蕙之气，胜做二品京堂了！”一肚子的胡思乱想，故意慢慢的裱糊至晚工竣，方才出来。回到铺中，呆呆的坐着，连饭也不去吃，即便上床睡下。这一晚那里睡得着，一味的思想计策。忽然想出一条毒计来，拍掌笑道：“是了，是了！”次日来到世蕃府中，特请世蕃安。原来这汤忠每常到严府认识宝玩惯的。世蕃因此也亦喜他。当下汤忠见了世蕃，世蕃问道：“这几日可有什么好玩器否？”汤忠道：“没有什么好的，只因昨日偶到新任光禄署中，看见这位莫老爷手弄一只温凉一捧雪玉杯，真

是稀世之宝。”遂将此杯始末，备细对世蕃说知一遍。世蕃道：“这也容易，明日我到 he 那里，与他买了就是。”汤忠道：“这恐不易，那莫老爷是个古板人，他曾说过，虽有佳客，不轻露白的，只怕他不肯呢。”世蕃道：“你可先到他家说知，若是不允，再作理会。”

汤忠领命，急急来到莫府，以世蕃之意对怀古说明。怀古道：“此是先人之遗宝，那肯轻易与人？这却使不得的。”汤忠道：“不然。今日之势论之，莫说小人得罪老爷，自不能与老爷相抗。老爷亦不能与严府相抗。莫若舍此杯以博严府之欢如何？”怀古道：“此却不能，情愿弃官不做。”汤忠道：“如今老爷可连夜另找白玉，并工做成照样一只送去就是了。”怀古道：“只恐怕露出马脚来，反为不美。”汤忠道：“不妨的，老爷送杯前去，严府必唤小的去认，那时小的就说原物便了。”怀古道：“就烦善为我致意，容后日装璜送去就是。容当厚报。”汤忠道：“这个算什么？不过要老爷好结识，解仇怨，小的何敢望报？”汤忠告辞去了，怀古即刻选了一块雪白羊脂美玉，唤了精工巧匠，日夕并工，赶造起来。正是：不忍丢遗物，甘教充此官。毕竟怀古做伪杯送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仆义妾贞千秋共美

不说这莫怀古日夕令匠人并工去赶做那玉杯，却说那汤裱褙仍回到严府，扯谎说道：“小的奉了钧命，前往莫府传意，莫怀古听得大人要取玉杯，不胜之喜。听说还有几色薄礼，连夜赶办，不过数日，他亲自送府来。”严世蕃喜不自胜。

过了几日，汤裱褙又到莫府来问造起那个假玉杯否，那莫怀古道：“昨夜方才完工做起。”遂取将出来，递与汤裱褙观看。那汤裱褙接过手一看，假意欢喜称赞道：“果然巧匠，做得一点不差，如同那真的一般。明日老爷可亲自另备过几色陪礼送将过去，那严大人必然欢喜，就可以掩得过了。”莫怀古听了大喜道：“受教。”果然次日备了几色礼物，将那假玉杯一并亲自到严府送上。世蕃见了大喜，设宴相谢，莫怀古亦以为掩饰得过了，尽欢而

散。

到了次日，严世蕃召汤裱褙入府内去认识那玉杯是真是假，那汤裱褙故意失惊道：“罢了，罢了！”世蕃急急问道：“何故如何失惊？”汤裱褙指着玉杯说道：“这个那里是真的玉杯呢？”世蕃道：“你怎么知道不是真的？”汤裱褙道：“若是真的温凉宝杯，斟酒在内，随着酒气立即温凉，又玉色随着酒色变易的。若是大人不信，可即刻拭之，自然就辨得出真假了。”世蕃即令人取了酒，满满的斟在杯内，果然玉色不变，酒又不温不凉，如同常杯一样。世蕃见果然不是真杯，不觉勃然大怒，说道：“莫怀古何等样人，焉敢竟是当面相欺，这还了得！”汤裱褙从旁说道：“这都是那莫怀古看大人不在眼里，所以如此。”世蕃此际犹如火里加油一般，那里忍耐得住，即时吩咐左右摆道，亲到莫府搜取真杯，领着家丁、汤裱褙等而来。

再说那莫怀古自送了假杯之后，心中只是不安，正与雪娘商议此事。忽见莫成慌慌而至，急说道：“祸事到了！”怀古忙问何事？莫成道：“如今严府验出了假杯，这位严大人亲自前来搜检呢！”说毕，便往里面而去。怀古听得此言，吓得魂不附体。正在无可如何之际，只听得一声叫道：“快些出来接见！”莫怀古急急出迎，只见世蕃盛怒，立于堂上叱道：“你是何等样人，敢来哄我？该当何罪！”莫怀古道：“卑职只有这只玉杯，今已与大人了，何处说起乃是假的。”世蕃道：“你休要瞒我，那温凉杯的原故我已知之。今送过府者，乃是假的，一些也不是，还敢在此胡言搪塞么？本部堂要来搜了呢！”莫怀古只得割硬强说道：“任大人去搜就是了。”世蕃越发大怒，吩咐左右进内，将妇女、家人拦住一边。随即率领狼仆入内遍行搜检，所有箱匣尽行打开，却终搜不出来，便说道：“你却预先收藏，故无真杯踪迹。今我限你三日，却要那真杯呈缴。如若不然，将你的首级来见。”怀古唯唯而退。世蕃恨恨而出。

怀古气倒在地。雪娘急入相救，约有半个时辰，方才苏醒。怀古道：“怎么不见了真杯？如何是好？”雪娘道：“适见莫成在内，此际却不见了。莫成想必怕搜，着早将真杯藏过，从后门去了，也未可知。”怀古正惊疑之际，忽见莫成却从屏门后转出来说道：“险些被他搜出真杯来了。”遂将预知世蕃必来亲搜，故此预先藏过了真杯，从后门走了，待他们去了方才回来的话备说一遍。随将真杯交还怀古。怀古接了，复以世蕃限期对莫成说知。莫成道：“老爷之意若何？”怀古道：“此杯乃先人遗下的手泽，岂肯拿去以媚奸贼？宁舍此官不做，亦不肯为此不肖之事！”莫成道：“如此老爷则当早自为

计。”怀古听了，即令莫成与雪娘连夜收拾了细软，夤夜走出城去了。次日，人报世蕃。世蕃大怒道：“这贼怕他飞上天去不成？”即时召了张居正到府，告知备细。居正道：“这也不难，待弟这里出一角广缉逃官的捕文，又到赵兄处说，差了兵部差官沿途赶去，不问那里拿着，只称太师钧旨，就交该处有司正法就是了。”世蕃大喜。居正即便前去行事不提。

再说莫怀古一行人出了城，急急望着小路而行，一路上怕惊怕恐的，行了两夜，是夜宿于野店。那雪娘本是身怀六甲，此时胎气已足；又因在路上辛苦，动了胎气，晚上腹中作痛，到了二更半后时分，产下了一子。怀古虽则欢喜，然在奔逃之时，未免觉得凄凉；又嫌累赘，又不敢在店息肩。次日只得雇了一乘暖车，与雪娘坐了，仍复没命的奔逃，不敢少息，正欲奔回四川而去。这一日，正来到黄家营地方。怀古乘着马，押着车子先行，莫成在后照料行李。怀古正行之际，忽然前面走出几个人来，大声喝道：“逃官往那里走？”那怀古在马上吃了一惊。说时尺，那时快，那几个差官不容分说，早把怀古与雪娘拿下。吓得仆夫魂不附体，急急奔回。路逢莫成，告知原委。莫成大惊失色，乃不敢进，将行李寄于野店。沿路探得前面只有黄家营总兵戚继光驻扎，谅此去必交与总兵正法。莫成即便赶上，遥望前途数人，细看果是主人。莫成此际不敢前进，躲在松林之内，时已天色昏黑。

再说差官押着莫怀古夫妇，望前直进。问从人此地知府、知县衙门何在。从人称道说：“此地名野店铺，三百里均是山路。前面二十里，就是黄家营。那里有一员总兵驻扎，奉得皇命有先斩后奏之权，生死机关，在他自主。”差官听了，即令从人赶早前行，急急的奔驰，一更以后，方才来到营门。差官立时通报，进见了戚总兵，备说逃官莫怀古已获，现奉太师钧旨，不问何处，即叫有司正法。戚继光便问逃官何人？四个差官道：“前任苏州府知府、擢升京秩的莫怀古。”戚继光听了是莫怀古，不觉心中吃了一惊，暗暗叫苦不已。原来戚继光前在苏州参将任上时，曾与莫怀古结为刎颈之交。今日闻知，岂不吃惊？只得强装面目道：“既是逃官，又有太师钧旨，即当正法，但不知有何凭据发来否？”差官道：“有。”即向怀中取出牌文一道。戚继光就灯之下细看，果见有丞相与兵部的印信。将牌文收下，吩咐道：“犯官权且监在后营，待等本镇立传军官，摆围处决就是。”差官道：“小的明日黎明就要起身的，大老爷休得迟误。”说毕就将莫怀古夫妇交与军士收下，差官自去休息不题。

再说那莫成看见主人入了营门，遂急急的赶上。正到营门，遇着几个

差官刚刚走出来，慌忙回避。待他们去后，乃直闯到帐中，早被军士拿下。莫成道：“我不是歹人，乃是犯官莫怀古的家人莫成，要面见大老爷，有机密事报。”军士将莫成带到内帐，继光正在灯光之下，踌躇设法，要救莫怀古。忽然见莫成来到，即时叱退了军士，遂问：“莫成，你家老爷所犯何罪？你且将原委说与我听。”莫成便将如何起、如何止说与继光知道。说罢，痛哭伏在地下，哀求拯救主人。继光道：“你且起来，我自有的法。”即令人取莫怀古夫妇至，彼此相持对哭。继光道：“此非是哭处，须得想出个计策，脱此牢笼。若是天明，则难活矣。”怀古道：“死就死了，还有什么计策？”莫成道：“小人倒有个计策在此。”继光道：“快些说来。”莫成道：“小的蒙老爷豢养深恩，又为小的成了家室，今既有了后嗣，死无恨矣。欲替老爷一死，不知可否？”继光听了，不觉双膝跪在莫成面前道：“若是如此，你主人不致死了。”怀古道：“岂有此理！此我之事，岂忍累你性命？”莫成道：“小人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家奴，老爷乃莫氏一家香火的独苗，岂有就死而不顾宗祧耶？”当时叩头流血。怀古道：“我今有子了，还怕什么？”莫成道：“出胎十多日，何便为人？老爷休要错了主意。”便向戚继光道：“乞大老爷将小的立即绑了出去，放了家主，则死亦瞑目矣。”

继光不胜嗟叹，劝怀古道：“兄勿过迂，莫成有此忠义之气，只索成其美名罢。”怀古方才允肯，与雪娘当着莫成拜了几拜。继光即令人将莫成上了锁，怀古开了锁，随取号衣军帽，令箭一支，交与怀古道：“快些改换，星夜奔走，勿得留恋。令妾自当随差回京，谅亦无妨大害。”旋又对雪娘道：“少顷娘子须要作出真情，休露出马脚来。”雪娘应允。继光便催赶怀古起行。于是夫妻、主仆、朋友大哭一场。时已交三更，继光迫令怀古急去，随将莫成、雪娘依旧带回后营。随即吩咐人去请几位差官，一同前来监斩。一面吩咐军士摆围押犯，不必多点灯火。差官已到，继光道：“特请尊差来此监斩犯官。”差官道：“大老爷处决就是。”继光道：“不然。夜里去行刑，须要眼同处决。”当下吩咐押犯前去校场伺候，继光随后就与众差官押后而至。只听得前面那莫怀古，大骂严贼、汤裱糊不止。

到了校场，继光升座方毕，只见一妇人扑至公案之前，军士将他乱打。继光喝住细问，方知是怀古之妻雪娘，要求面诀。继光道：“这也使得。”即令军士把她领到“怀古”行刑处相见。那雪娘一见，就相抱而哭，说不尽“夫妻”的情义。那莫成道：“你且附耳朵上来，我有话讲。”雪娘忙附耳上去。莫成道：“我腰下现藏了玉杯在此，你可取去藏过，交与戚老爷收贮，待等老爷

回日交还。”雪娘闻知，施向莫成腰间取过，藏于身上。说了许多的话，又哭了个不止。继光在座，叱令众军士，将那个妇人带过一边，立即行刑。众军士领命，将那雪娘扯过一边去了。莫成大笑不止，引颈受刑。继光在座，不觉掉下泪来。那差官见了问道：“犯官被获，立置典刑，大老爷为什么掉下泪来呢？”继光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今见人死，岂有不下泪之理？”当下刽子手，呈上了人头。继光用银朱笔，点将下来。囚在小木笼之内，复又用封皮封了，交与差官，随即又具了申覆完案文书。

那几个差官，得了莫成的首级，也不曾细看，回到寓中，天已大明。少顷，戚继光着人送了申详的文书过来。差官对来人道：“犯官还有一个妾氏，怎么不一并解去见太师爷呢？”差官回衙，以此言对戚继光说知。继光随请雪娘出来，告知备细。雪娘道：“既如此，即便请行。如若到了北京，必当要亲杀那二贼，与我的老爷报仇！”戚继光大喜，以好言慰之。雪娘抱着半个月的孩儿，慷慨就道。那些差官看见雪娘抱着个孩子，呱呱的终日啼哭，各不耐烦，便顺着手夺了那个孩子，抛在地下，驱押而去。幸得那些戚府的从人，把那个孩子抱回。戚继光见了大喜，雇了乳母，好生抚养。又念着莫成，乃是一个忠义的奴仆，便叫从人去备了棺木，以木作首级，衣寇殓之，葬在荒郊之外，暗暗的作了记号，大大的设一个奠祭功德超度，以报忠义之心。又令人走到四川，去报与那莫夫人知道，把那孩子附回归养，取名寄生。此是后话。正是：惨遭倾陷事，谁不痛伤悲？毕竟不知莫怀古夫妻二人如何报仇雪恨，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臣忠士鯁万古同芳

却说雪娘随了差官，回到京城。差官将莫怀古的首级呈了。汤裱褙此时亦在旁。世蕃验看毕后，令裱褙验看。裱褙看了道：“此不是莫怀古的首级，此乃是其仆莫成之首级也。”世蕃便问：“何以分别？”汤裱褙道：“怀古须长，左耳有痣。令首级须短而耳无痣，此其仆莫成之首级也。”世蕃大怒，即时差廷尉往黄家营去拿问戚继光进京，且不必说。

再说那汤裱褙便向世蕃乞雪娘为妻，世蕃即以雪娘赐之。是夜，汤裱褙大醉，正欲与雪娘成亲。不料雪娘身怀匕首，就帐中刺之，旋亦自刎。次日，人报雪娘与汤裱褙皆以刀死，世蕃不胜惊讶，只得着人收殓。及至提到戚继光到京，责以假首之事，继光探得雪娘已死，遂坚不承认。世蕃因见汤裱褙已死，无可对质；况是私事，只得罢了，仍放继光回任。后来莫怀古之子，于隆庆年间及第。莫成之子得莫夫人视如己子，教令读书，亦中进士。那莫怀古自从得脱，竟不敢回家，由粤径航海逃难而去。后听严家父子破败逮罪，方才敢回家中，此是后话。

再说嘉靖皇帝，一日染病沉重，自知不起，乃召严嵩等人入内，以太子托之。遗诏仍以严嵩为相国。嵩等受命讫，帝大叫一声而崩，寿享六十有二。当日文武百官，请太子挂孝，停梓棺于正殿。过了三天，嵩等秘不发丧。张皇后闻知，不胜忧惧。即召一班旧臣，奉太子即位于柩前。改元隆庆，尊母张后为皇太后，立妃袁氏为皇后。葬帝于恭陵，颁诏大赦天下。严嵩等心中不安，屡请放回田里。帝不准，仍命兼丞相事，拜海瑞为文华殿大学士，遣使往迎。

再说海瑞自到南京，诸务悉心尽理，处事亦属和平，即诸王亦多敬服。光阴迅速，不觉在任三年。正欲请旨陛见，忽接哀诏，海瑞大哭，即与文武挂孝开丧，设位遥祭。海瑞闻得新君登极，即修本遣使，驰驛参奏严嵩父子之罪。海瑞心忧严嵩危国，又不得进京面奏，遂终日忧心如焚，不觉染成一病，乃对夫人曰：“吾不幸，今与你中道分别。吾自出仕以来，历任封疆，却未曾受民间一丝一线。今有红袍一件，贮于箱中，倘我死后，当以此袍为殓，亦表我生平之耿介也。”说毕而终。夫人大哭，即遵遗命，将此大红袍蔽瑞之尸，备棺而殓。诸王闻知，各皆悲泣，俱来吊唁。张夫人搜检行匣，竟无分文，遂不得还乡，诸王飞章具奏。

且说赉恩旨之使，一日到了南京，闻知海瑞已死，叹惜不已。回京覆命，称说海瑞一身别无长物，临殓只有大红布袍一领蔽尸。其家眷贫不能回粤，现在南京落魄。天子闻奏，念其忠勤耿直，敕赐谥曰忠介，命本省拨帑项银一万两，送海瑞灵柩回籍安葬，追赠少保。及阅海瑞奏，乃参严嵩父子之事；旋有许多廷臣参劾严之党羽，天子大怒。立下嵩与世蕃、张、赵等于狱，百姓无不欢喜。从此天下肃靖矣。

后人诗赞海公之忠心爱国，其诗曰：

正气贯天日，艰难国运时。

忠心盟白水，赤胆古今稀。

又有短章以赞之云：

五指灵钟岳，花芳冠四时。

如撑凭指掌，得此可挣持。

时有颠道人，有无题诗十道：

其一

一帘花影拂轻尘，路认仙源未隔津。

密约夜深有待我，胆大心细善防人。

喜无鹦鹉偷传语，剩有流莺解惜春。

形迹怕教同侣妒，嘱郎见面不相亲。

其二

惭愧题桥乏妙才，枉将心事诉妆台。

津非少妇偏能妒，山岂彭郎易起猜。

底事妄传仙子降，何曾亲见洛神来？

劝君莫结同心带，一结心同解不开！

其三

惺惺最是惜惺惺，倚翠偎红雨乍停。

念我惊魂防姐觉，教郎安睡待奴醒。

春寒被角倾身让，风过窗棂侧耳听。

天晓余温留不得，隔窗密约重叮咛。

其四

回廊百折转堂坳，阿阁三层锁凤巢。

金扇暗遮人影至，玉扉轻扣指声敲。

脂含重熟樱桃颗，香解寒衾豆蔻梢。

傍晚笑看屏背上，角巾钗索影先交。

其五

窗外闲势竹声吟，暂将小别亦追寻。

羞闻软语情犹浅，许看香肌爱始深。

他日悲欢凭妾命，此身轻重恃郎心。

须知千古文君意，不遇相如不听琴。

其六

窗外闻声暗里迎，胸中有胆亦心惊。
常防遇处留灯影，偏易行来触瑟声。
条脱光寒连臂战，汤苏春暖放钩轻。
枕边梦醒低低唤，消受香郎两字名。

其七

闻说将离意便愁，情郎无计泪交流。
身非精卫难填海，意是游鱼任钓钩。
锦衾角枕凄凉况，从此相思又起头。
影散落花随马勒，同仇心事怕逢秋。

其八

知郎无赖喜诙谐，极意承欢事事谐。
学画鸳鸯调翠黛，戏签蝴蝶当荆钗。
减侬绣事来磨墨，助我诗情坐向怀。
百种温柔千婉转，不留踪迹与同侪。

其九

对面欢娱背面思，人生能得几多时？
盟心好订他生约，咬指难书薄命词。
相思满腹凭谁寄？凄凉犹恐被人知。
强笑暂将愁闷解，前事回思自觉痴。

其十

同心好叠寄书丞，字字簪花细细绒。
紫凤已飞空寄曲，青绳虽小易生谗。
半矜秋水怀新月，遍体余香惜故衫。
安得射来双孔雀，教他带绶一时銜。

后人只录十首，以志其意。后来皆以《双红袍》一书为美谈。不知海公乃是当时杰士，千古忠臣，死而后已，则作书者亦从此而已矣。吾深怪今之说《大红袍》者，则以海公遇事辄奏，如做知县时，便劾严嵩，孰不知尊卑有分，不得妄奏哉！又以海公审断官闾，以何妃生子不为王裔，严嵩故陷西官，海公令滴血以验真假，此真所谓村野之谈。纵帝官闾不净，亦不干严嵩主政之得奏帝者。海公又何从不审之？至于明遣刺客，而赖何氏，则更荒唐。谁道竟无其事，则不必更有其文！以史校之，竟无何氏在宫，亦无何太师，究竟何人？官居何职？一派胡言乱语，殊堪笑煞！故特标明，免愚者为

其所惑，而玷我海公也！

夫人臣事君，宜得际遇。若非其时，则徒有鞠躬尽瘁之心，偏乏言听计从之日。所以得际遇者，嵩也。其不合时宜者，海公也。海公秉丹心于方寸，而帝虽知公之贤之忠，而言不曾确听，计不曾确从，此亦公之时与命也！嵩之遇帝三载三迁，骤秉钧衡，旋晋太师，数十年如一日。虽有继盛等之劾奏，而留中不发，卒得安享，此所谓得其时者也！至于世蕃恃父之势，肆其凶横，无所不至，竟至诬陷亲王，污辱秀士，擅杀大臣，恶贯满盈。父子不败于嘉靖之朝，而败于隆庆之日，可谓成败有时者也！人几疑其幸免，而隆庆诛之，始快人心。不然读书者至此，则不禁喟然而叹，慨然废卷矣！



蓝 公 案

目 录

上卷

- 五营兵食 (437)
- 三宄盗尸 (440)
- 邪教惑民 (442)
- 幽魂对质 (444)
- 葫芦地 (445)
- 没字词 (447)
- 龙湫埔奇货 (448)
- 死丐得妻子 (451)
- 贼轻再醮人 (452)
- 兄弟讼田 (454)
- 闽广洋盗 (455)
- 卓洲溪 (460)
- 改甲册 (462)

下卷

- 云落店私刑 (464)
- 三山王多口 (467)

西谷船户	(469)
忍心长舌	(474)
仙村盗	(477)
尺五棍	(480)
林军师	(482)
山门城	(485)
猪血有灵	(488)
古枢作孽	(490)
蜃楼可畏	(492)

五营兵食

潮阳一县，岁征民米军食一万一千余石，配给海门、达濠，潮阳、惠来、潮州城守五营兵食，无有存者。征收不前，则庚癸将呼，非细故也。

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载，荒歉之余，米价腾贵。潮令魏君，发支兵米至五月之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继，六、七两月将离任，又不能继。八月解组，大浦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于官。五营军士半载乏食，悬釜嗷嗷，民间岌焉。

时镇潮大师尚公，约兵有法，纪律严明。潮阳、海门诸守将皆能得士心，是以诸军虽极苦，而无敢越念。大史以余承乏代庖兹邑，冬十月十八日抵，廩无粒米，仓无遗粮。军士多鳩形鹄面，有不能终日之势。适奉宪檄借运镇平、程乡仓谷三千石暂给兵饷。余曰：“噫！美哉。”但募舟转运，上水下滩，往返须二十日，恐兵丁不能久待。且夫船运费将何所资？转盼数月，又何运还程填补仓之费，可遂云长策乎？查是岁早，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设法催征未必不较便捷。吏皆曰：“甚难！”潮人素有健逋之癖。乡间居民有粮者少，连阡广陌皆郭内世家大族之田。阖邑乡绅举贡、文武生员不下七、八百人，捐纳监生一千三、四百人，院司道府书吏辘役势豪大棍不知几千人，皆威权烜赫，如虎如狼。持檄催粮之差，孰有过其宅而问者？见之惴惴莫敢仰视，稍有片言获戾，则缚入其家，禁闭楚挞。否则迫至县堂丛殴公庭之上，由来久矣。而图差亦遂与和同舞弊，有钱纵释，毫不以催征为意。每逢比较，拘亡户饿殍一、二人代责抵塞，无有确实粮户得以见官。且比较轻笞，百不当一，稍示之以严刑，则有前任魏使君故事：各役哄堂一声，溃然走散，登山扎石洞，二、三百人蚁聚弗返。诛之则不可胜诛，使君无如之何，则必款绅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劝慰，然后下山供役如常。自此奄奄不能复振，百事能掣肘不可为矣！余曰：“不然。绅衿独不畏详革上司，吏役不畏上

司惩治乎？势豪大棍吾自有三尺，此无离也。衙役散堂登山，则系不轨乱民，吾能擒而尺杀之。”吏曰：“绅衿宪役，非止百十抗粮可以详革，必人人而尽申之，安所得许多楮，而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天下岂有不可化之人哉！我自自有良法处置，非汝等所知也。”

乃下令阖邑人民：“潮阳之在岭东固巍然大县也。沃野平田二百余里，素号产米之区，人物蔚兴，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士大夫明礼义而重廉耻，古以海滨邹鲁目之人。年以来收成歉薄，急公者鲜，兵糈贻误，亦出于无如何！今冬稔有秋，闾閻不苦乏食，此亦急公奉上为长吏分忧之日也。五营军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粮，汝等同乡共井，非亲即故，宁不相知相恤？况设兵卫民，输赋养兵，古今通义。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视其枵腹颠连而不一恻然动心欤？兹奉宪檄，借运镇平、程乡仓谷三千石暂给潮饷。夫镇平小邑也，程乡中邑也。小邑人民尚能急公完粮，以赢余米粟养活邻县。汝以潮阳大邦而乞食于小邑，不亦可耻甚乎？况镇、程之粟虽来，汝士民粮米终须完纳。何苦自居顽户抗欠之名，使堂堂大县黯然无色，其羞作否？愿汝等深思之也。本县代庖伊始，专职催科以济兵食。查向来粮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今本县特从宽减。凡纳本年粮米一斗，收耗羨五合，每石耗米五升；纳旧年米一斗，收耗羨三合，每石耗米三升。只仅取足供粮道，养廉奏销之费，本县毫不濡染焉。汝等当曲体减耗为民之心，将应纳新旧粮米争先纳完，使十日之内得以发给兵糈，后此源源接济五营皆庆饱腾之乐。本县实受汝士民赐矣。倘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纳，则本县减耗无益，自当照旧加一征收，惟有严刑峻法以与汝，顽民为难，汝等自度。能抗本县，能抗朝廷之法乎？缙绅衿监为民之望，逋粮功令更加严切；至于势豪土棍，上司衙役尤不起道，本县不侮嫠寡，不畏强御豪强之性，自昔已然。况今为朝廷法，吏不能抟击奸豪，伸三尺典章，无是理也，绅则详参，土则中视，杆棍蠹役幽囚仗毙，而其名下应完粮米，即至家破身亡亦终不免于轮纳，彼时虽欲悔之，其何及矣！本县谬叨民牧，有风俗人心之责，所最与士民痛痒相关，休戚相共。欲代谋安居乐业，遂生复性之计。不知凡几此区区急公完粮分内当为之事，非有所苛求于汝，汝等岂皆木石心胸，不肯稍听本县一言耶？试于清夜平旦，反复静思，必有以慰本县之望，本县将凭轼而观之。”

是时十三都士民以此举为异事，欢欣趋纳者甚众，而一、二顽梗衿监且笑其愚，余密遣差役捕致。每日必有一、二登堂者，计新旧积欠累累总列一

单，问之。若不肯完清，多浮词支饰，余曰：“噫！汝真不可化之士矣！今欲详革汝贡监，则功名可惜，吾不忍也。请暂入狱中少坐，不论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粮米全完即出汝矣。”而图差复渐有弊，不肯摄衿监到官。余思潮人好讼，每三日一放告，收词状一、二千楮。即当极少之日，亦一千二、三百楮以上。于当堂点唱之时，见系贡监诸生必呼而问之，曰：“若完粮否？”召户房吏书赉此簿堆积案头，立查完逋。完则奖以数语揖之退；逋则开列欠单，置之狱，俟完乃出。由是输纳者益多，而词讼亦稍减其半。计开征甫十日，积米盈仓，遂给发五、六月兵食。先潮阳一营，次海门，次达人，次潮州城守营，又次惠来营，轮流一周。复给七、八月兵米，果尔源源接济，前者方去，后者复来。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皆支领足数。至腊月二十日而告厥成功，不复有悬欠升斗矣。五营军士，腾欢感激不可名状。潮阳营游府刘公、海门营参府许公皆曰：“我等平心自揣，苟得支給一半，或至少二月则已喜出望外，不欺神速至于斯也。”自是新岁兵食按月支給，终余署任无有迟者。

方立法严比之制，图差弊窦骤塞，颇有愠言。复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责，粮完即释安业，又逋赋止问本人，父兄子弟已分析异居，不许波累。图差平日枝蔓牵连，妄拘索诈之术，至是俱无所施其，而“笞责杖刑法”与“凡民一例”不得独轻，久欲行历任时挟制哄堂故智，而余屹不为动也。忽一日，完粮甚稀，余正在给兵食甚切，恐催征不前有辜军士之望，重杖严比时，更漏初下，猝闻亭外人众哄然一声，差役拥挤向东角门走去。书吏稟请退堂，曰：“图差散矣！”余曰：“欲上东山耶？”吏曰：“大抵然耳。”余曰：“恐城门已闭不得出，待我遣人赴营中请启钥大开城门纵之去。”众差闻余语怪异，皆佶伫立耸听，其去者亦稍稍潜集。三班头役二十余人跪下稟曰：“我等愿往擒之。”余曰：“勿擒也！人众至二、三百，汝等数人何能为？且众差此行，乃我明日立功之会，何拦阻哉！升平世界而差役敢于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县令催科严也。兵食孔亟催科不严，则县令有罪；既已严矣，则无罪而有功。是众差之叛，非叛县令，乃叛朝廷也。既为朝廷之叛，则县令明日耀武扬威率营兵民壮，捣东山一鼓剿擒之，定乱之勋与军功一体。议叙其有逃匿在家，必按籍搜捕，究治亲邻，不尽获正法不止。所虑昆冈炎火，玉石无分。不以此时查点清白，恐守法不散之差，亦与叛人同罪。枉累非辜，情所不忍。汝等高声传令堂上，差役愿走者速走，不走者静听点名。”吏曰：“作何点法？”余曰：“仍照粮簿唤。比不到者，视名便可知是谁为叛矣。”各图

各甲以次唱名，完多者记赏，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鸡鸣而毕，无敢有一名不到者。余笑曰：“汝等皆在，谁为上东山耶？我昔在军中视三十万贼如苗芥。况东山一卷石直用靴尖踢平耳！暮夜不知寻死者为请，我亦不记前过，汝等自今以后各深自愧耻，勉为守法奉公焉可也！”由是诸役皆股栗，绅士豪强输将恐后。是以两月之间能办五营半载以上之兵食，而镇平、程乡三千谷省往来转运之劳费。人心既定，顽梗既训，役胆既破，从此催科不复费力也。

五营军士半载乏食，乃十分急迫之时，势豪大猾百千梗法，乃万难措手之地。民刁役恣，真是无可奈何！非有绝大本事，未易言济斯急迫也。数行令下，民心鼓舞。减耗羨，戢豪强，治衙役，开诚布公，自然输将恐后。十日而见效，两月而成功，岂幸致哉！处置散堂一节，镇静从容，尤为非常手段。所谓不动声色而措泰山者欤？令君在都门时，宰相卿贰以为天下奇才，于此可见一斑。

三穴盗尸

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余赴普宁尹初学政也。甫月余，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杀弟命来告，云：从弟阿雄随母嫁普民陈天万为妾，天万嫡妻许氏妒，以药鸩阿雄致毙。十指勾曲，齿唇皆青。并具有诬告反坐甘结，盖情词似乎可信也。诘朝诣验，空圻无尸，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万惧伤移灭。天万举家相顾骇愕，不能出一语。余澄心静气，鞠知阿雄病两月，并唤当日医家问讯，灼无可疑。熟视许氏腹大如牛，三、四人扶掖踣踞，则九年蛊疽，含悲凄惨，亦非复妒悍鸩毒人也。遍问犯证十余人，再四穷诘，皆莫知尸在何处。度为王士毅所偷，内呼尸母林氏，问阿雄夭殇之日士毅来否。曰：“邀之不来。”复问次日来否？曰：“来，不入我家，过其表姊宅即去矣。”问姊有夫男与否？曰：“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六。”即唤阿喜来问：“二十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曰：“过诸途未入我室。”问：“何所言？”曰：“言阿雄死今埋否？我

对‘已埋’。士毅问埋何处？我对曰：‘后边岭。’即去矣。”余拍案厉声曰：“偷尸者，王士毅也。”夹讯之果服。供称系雇乞人乘夜窃发其冢持之去。再诘其移匿何处及指使讼师姓名，皆支吾不以实告。恐有从傍窥伺者，遂将王士毅决杖三十，声言于邑枷示。其陈天万一家及乡里牵连人等概行释去。当场观者约千人，咸以为果完结也，欢呼震天，罗拜匝地。

去不半里，密呼壮役林才语之曰：“不去衣帽，先驱入邑城疾趋东门旅店，问潮客王士毅投宿几日？寓何房舍？舍中有一人缚以来。”果擒讼师王爵亭来，举动从容，若为弗知也者。廖言与王士毅素不相识，士毅亦不顾，词气斩截，几于无间可乘。度代书认保之处，士毅不能独行，密唤代书及保家讯问，俱称此人同来则有之。爵亭尚不承招，给纸笔令书供词，则字迹与原状若合符节。因断三木，真情毕吐，供称系老讼师陈伟度指画奇计偷尸，越邑移埋灭水都乌石寨外，其埋处当问伟度，即士毅亦不能知也。因复遣役星飞访缉弋获陈伟度前来，则老奸巨猾较爵亭而诈十倍，至则切切鸣冤，言陈天万乃我服弟，此二人全无良心，欲以假命陷弟于死，幸遇青天烛奸如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其兄，非公龙图再世，我兄弟死不瞑目矣。余心然其说，有矜释之意，见双眸闪烁，似非善类。偶试之曰：“好讼师也，汝所言有情有理，娓娓动听，若遇他人百千亦释，今不幸遇我而汝又知为龙图再世，则不必复来相欺，逐一首实，当从原谅！”伟度愕然无以应。王爵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乌石寨门楼中商谋此举，汝授杨令公盗骨故事，教我等偷尸越境，一则不忧检验无伤；二则隔属不愁败露；三则被告惧罪灭尸似实，陈天万弟兄妻妾、乡保里邻皆当以次受刑，夹拶糜烂；四则尸骸不出，问官亦无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后，开门纳赂，听其和息莫敢不从，致当成家在此一举；五则和息之后，仍勿其所以然，阿雄尸终久不出，我等亦无后患。迨偷尸更埋之后，三人欢欣痛饮，共称奇计，谓神不知鬼不觉，虽包龙图复生不能审出真伪。今日之事尚有何言说哉！既遇龙图奈何犹不实供，独使我二人受罪也。”伟度尚哓哓不服。

余复试之曰：“汝虽无同谋，却踪迹不谨。王爵亭、王士毅既为汝弟仇人，汝奈何在东门旅店与之共坐饮食？”伟度出其不意，遽答曰：“偶然耳。”余曰：“一饭偶然，连日共饭亦偶然乎？”伟度曰：“普邑无多饭店，不得不尔。”余曰：“汝等连日旅店商量，吾已知之。若果仇人相遇，安有许多言语？”伟度漫供：因爵亭等诬害吾弟，我故以好言劝之耳。余复试之曰：“汝夜间与之同宿可也？”伟度曰：“无之。”因复密讯王爵亭，穷诘其夜间与之同宿何

也，爵亭曰：“无之。”再复讯王爵亭，究诘其夜间止宿之处，房室被帐器皿位置情形，则又曰在城中林泰家。先后呼到林泰父子，隔别研讯，则伟度、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丝毫不差。其为同谋主使无疑。爰行夹讯，伟度始供：与天万因祖屋变价有齟齬之仇，藉此播害泄忿是实。其阿雄埋尸在乌石寨外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树半截为记。随将伟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关知潮阳令，一面移橄塘边汛弁以兵同往，如言掘地四尺起出蒲包，则阿雄尸在焉。拾回普邑，俾林氏、陈天万认明非伪，令仵作检验，浑身上下俱无他故。王士毅低首无言。陈天万见伟度而泣曰：“吾兄何至于此？吾与兄一本之亲，无大仇怒，即曩因祖业微嫌。兄言‘欲害我破家荡产，不得留一锄存活’，吾以兄为戏耳，不意兄果有此事！非兄今日自言，吾亦不知祸从何起也。今者吾事已白，兄自苦奈何！”伟度叹曰：“我之误也，不必言矣！”

或劝余将此案通详则官声大震。余曰：“普邑当连年荒歉之后，吾莅前月余，地方未有起色，三宄之罪，固不容诛，通详解省，牵连多人，吾不忍沾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将王士毅、王爵亭、陈伟度各予满杖，制木牌一方，大书其事，命乡民传擎诣行，枷号四乡，周游示众。普人快之。

爵亭谋浅，伟度计深。盗骨之策，原自不差，当具结哀鸣，屡场喋喋，若将天万举家刑夹不得，谓官之枉也。即使日久昭雪，而日前之苦楚已不堪问矣！于此见邑令之不易为也。

邪教惑民

潮俗尚鬼，好言神言佛。士大夫以太颠为祖师，而世家闺阁结群入庙烧香拜佛不绝于途。于是邪诞妖妄之说竞起，而所谓后天教者行焉。后天一教不知其所自来，始于詹与参、周阿五，自言得白发仙公之传。经前任王令访拿挈家逃匿，后复还故土。亦称白莲，亦称白杨，教主大抵系白莲是实，而变幻其名。尔妙贵仙姑，即詹与参妻林氏也。谎言能呼风唤雨，役鬼

驱神，为后天教主。其奸夫胡阿秋辅之，自号笔峰仙公，相与书符咒水，为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妇夜会其夫。潮人笃信其术，举国若狂，男女数百辈皆拜以为师。澄海、揭阳、海阳、惠来、海丰之人，无不远跋涉，举赞奉束，牲酒香花，登门称弟子者如市。

丁未仲冬十月，余自郡旋署始知之，则已观广厦于邑之北关大开教堂，会聚数百，召梨园子弟鼓歌宴庆两日矣。急遣吏捕之，则隶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阴兵摄己，而势豪宦属又从而左袒庇护，乘风兔脱竟不能勾获一人。余乃亲造其居，排其擒擒妙贵仙姑，追究党羽。则卧房之中，重重间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珑。白昼持火炬以入，人对面相撞遇，侧身一转则不知所之，盖藏奸之藪也。余不敢惮烦，直究底里。于仙姑卧塌之上，暗阁幽密之中，擒获姚阿三、杨光勤、彭士章等十余人。复于仙公卧房楼上，搜出娥女娘娘木印、妖经、闷香、发髻、衣饰等物，尚不知其何为者。余追捕仙公益力，势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讯，庭鞠之下，神奇百出，其实无他技能，惟持闷香、衣饰迷人耳目而已。盖愚夫愚妇闻卿仙之名，先已惶悚慑服。又见妙贵女流无所顾畏。而阿秋发髻脂粉衣裙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妩媚，遂以为真娥女娘娘而不复疑其为男子也。其人卧房，登邃阁，拜弥勒佛，诵宝花经咒，燃起闷香，则在座者皆昏迷睡倒，恣所欲为。其闷香亦名迷魂香，闻之则困倦欲卧，有顷书符饮以冷水，则迷者复醒。所谓求嗣、见夫，皆得之梦魂恍惚之际。按其淫恶之罪，虽悬首藁街，犹不足以洗山川之恨。因念岁歉之后，乡民以解累为要，且党羽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牵连无已。余体恤民情，为息事宁人之计，凡所供扳中篝姓名一概烧灭免究；将林妙贵、胡阿秋满杖大枷出之大门之外，听万民嚼齿唾骂、裂肤碎首并归仙籍；其纵妻淫孽之詹与参及同恶姚阿三等十余人，分别枷杖创惩；余党一概不问，使皆革面为人焉足矣。籍其屋于官，毁密室，更门墙，为棉阳书院，崇祀濂洛关闽五先生，洗秽浊而清明。余亦于朔望暇日与阖邑人士讲学会文其际，立文会章程，租谷百余石，为春秋丁祭、师生膏火之资。正学盛，异端息，人心风俗蒸然一变。镇帅尚公、大中丞杨公闻之，再三嘉叹，且曰：此教不除，害不在小，通详正法厥功为大。今除民之害，不忍沽一己之名使纒继遍及于邻封，深夜中羞自经沟渎则保全人名节，多矣，善夫！

仙姑之除，大梦初醒。一时歌颂之声，遍彻重洋。而邑令珍念民风，忧闷累日，不忍玷他人名节以广一己声誉。令君不言功，谁为令君代言者？君子哉！

幽魂对质

延长埔上塘子等乡，共筑陂障水轮流以灌溉其田。八、九月之间旱，江、罗两家，恃强众，紊规约，不顾朔日为杨家水期，恣意桔槔奄所有而居之。杨仙友不服，操刀向阻。弟兄杨文焕、杨世香随之。罗明珠奔回告其乡老。江立清号召乡众江子千、江宗桂、罗达士、罗俊之、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满、江阿尾、江献瑞等四、五十人，荷戈制梃，环而攻之。杨学文见父叔在围困之中，亦招呼三十余人与之格斗，众寡不敌，仙友殁焉。文焕等纷纷逃窜。世香受重伤不能自脱，被擒入寨内，夸示豪雄，实以医药调剂恐其死也。

是时署潮令者，为大薄尹白公，验伤通报未讯，而没。

冬十月十有八日，余摄篆视事，庭鞠再三，莫肯居凶手者。嗣证江拱山、谢文卿以格斗人多，刃挺交下，实不知为谁。询之未死之杨世香，亦仅知伤己者为罗俊之、江阿尾、江献瑞，而致毙杨仙友之元凶，亦不能知其为谁也。将江、罗两姓人犯隔别细询，抚之以宽，饴之以情，示之以威，加之以恩，至钩距毕施刑法用尽，一以“不知”二字抵搪，无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余于是亦无可如何也。

居数日，阴晦凄风惨淡，漏下人寂。余张灯坐琴堂，呼两造齐集，谓之曰：“杀人偿命，古今不易。汝等清夜自思，设汝等被人杀死而人不偿汝命，汝为冤魂能安心乎？汝等所希冀徼幸不肯招承者，以无人指质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约于今夜二更提出杨仙友鬼魂与汝质对，汝等虽有百喙亦难以掩饰矣！”命隶役分摄诸人随诣城隍庙，鸣钟鼓焚香再拜起，坐堂上。先呼杨仙友鬼魂上堂听审。凭空略问数语，谓阶下诸人曰：“杨仙友在此，欲与汝等对质。汝等举头观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红衣者是已。”众人或昂首而观，或以目窃睨，惟罗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头不视，若为弗闻也者。余即呼罗明珠至，正言曰：“仙友在此，欲汝还其一命，汝尚何推诿哉？”明珠骇极，良久不能答。余曰：“汝平日利口狡赖，今仙友冤魂在兹，汝则不敢置

喙，其为汝杀死无疑。若不实言，当刑讯。”明珠服曰：“吾挺击其颊，伤在偏左，仙友之死由锋刃，乃江子千，与吾无涉也。”继呼江子千至，问之，子千不承。余曰：“汝自与杨仙友辩论。”子千熟视不语。余曰：“汝不见冤魂乎？”魂言：“罗明珠执木棍伤其额颊之左，汝持长刀刺其胸膛僵于地，汝拔刀，血随之涌出。”当日情形如此，汝尚何容辩哉！”子千曰：“是也。”余曰：“仙友之死由汝二人，魂所言无枉乎！”曰：“无枉矣。”余曰：“当日号召多人指麾令杀者为谁？”曰：“江立清也。”遣役将子千、明珠入庙中暗处。呼江拱山谓之曰：“杨仙友怪汝，汝明知杀彼之分不以实告，欲沉真冤。今与汝为难，汝受贿几何？即以汝偿其命矣！”拱山叩头曰：“杀人者江子千、罗明珠；立命者江立清。奈何以无干之人偿其命乎？”继呼江宗桂、罗达士、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满细加询问，皆如拱山等所言。江立清恃其老也，刑法不能加，鬼神不能吓，坚倭不知。诘问良久，终不承认。余见其病甚，度不久奄人世，乃谓曰：“众证明确，即同狱成。仙友言，‘祸由立清，终不肯使活，将夺其魄于道。’即将江子千、江立清诸人按律定拟解赴大吏。”甫三日而立清卒。潮人遂以为真的鬼神也。

疑狱难决之处，不得不用权术。试思此案若非冤魂对质，何能使凶手伏辜？即将数十人尽加刑夹，愈夹愈不得情，如何定案。妙在晦夕凄风，乃冤鬼出来之时，城隍摄鬼又是众人所言。许多排场，森森凜凜，令人毛发悚竖，而神机妙用全在举头一观。盖罪人心虚，自然与众不同也，此之既得，使可迎刃而解。曲折详慎，无枉无纵，令君直是包阎罗。

葫芦地

潮俗多无赖，以攘夺穿窬为经常，使之闲居寂处则不能终日。余初莅普时，民之攘窃者百余人，缉治惩劝逾月肃清。

冬十月，摄篆棉阳，棉之攘夺于途者以百计，穿窬者以千计。行人当中午持梃结群而趋；日未晡则路绝人行。余碾焉，忧之。擒其积恶盈贯者毙

之；穷凶极狠者刑之；虽甚剧而可化者惩而释之使立功自赎；窃果蔬小菜虽微必杖，或抗去逃藏，不获不已。贼知余之为彼难也。甫及月余，亦群然敛迹，道路肃清，民以无贼为贺。余曰：“噫！未也，暂戢耳。”又旬日，而惠来、海丰之人皆怪余驱贼入其疆。棉之文武寅僚亦以为贺。余曰：“噫！未也。惠、丰自有土著，安能纳尽垢污。恐其无所之者尚众也，其潜纵也为畏死，其寂处也不能安，将无有人海之意乎？”或曰：“子知海务者，二、三月出巡，八、九月旋师，今岂盗贼下海时哉！”余曰：“岭南气候不定，今虽冬而日暖风和何可忽也。”因密约海门、达濠乃潮阳三营将弁，并行访缉。越八日，果有侦者来报云：“匪类潜谋，纠众集械将出海，其窝顿在百二十里之外、两邑交界铁山之麓，土名葫芦地。有炮火巨械埋在方老七园中，长枪大刀藤牌俱藏寮间茸草深处。约以腊月十二夜二鼓会集起行，直趋海岸夺舟而出。”时十一夜二鼓矣。海门营遣千总陈廷耀与余密商议，以舟师夜抵石港登岸，埋伏石埠潭山间，待其来掩击之。而疑其未善。余曰：“噫！然哉。师行百里不无人知，风声偶漏，将属徒劳。即使幸而相遇，不与官兵敌杀则必弃械而奔，暮夜之间，难为追缉。不若乘其未发，先入虎穴，以官拘犯，如缚鸡豚，止用两三人力耳。”陈曰：“贼徒已多，岂两三人所能办？”余曰：“此间三人足矣。至彼则我众自多。”陈君会意，曰：“善。”

遂辞而去，留百总翁乔听余调遣。余张灯草檄，使普役陈拱、潮役林标偕百总翁乔乘夜驰赴普邑，檄署典史张天佑统率壮丁五十名、马快皂役五十名，以初更直抵葫芦地围搜捕擒。果在老七茅寮中擒获谢阿皆、黄阿五、高阿万、沈阿石、方阿球等五人，即于寮间搜出钢叉、挑刀、钩镰枪、竹篙枪、缠牌二十八面杆；又于园中起出大炮四位、神威炮一位；又于老七宅内搜出子母炮、铁枪、牌刀、斩马刀、镰刀、铁钩五十六把握，火药二桶、铅子一筐、火绳火绒红布杂物不计其数。复擒获林阿元及老七者。

方阿条也素不轨、好结纳匪类，世居普邑葫芦地乡，与揭阳民黄阿振、潮阳民杨阿邦、陈阿禄皆趾徒相善，往来密洽。以余治盗严肃，无逞志之区，乃于十月朔日在棉湖寨沙坝中偶语米贵乏食。阿条遂起意，商谋下海劫掠商船。自以家居山僻园寮茅舍，可为往来驻足总汇购置军械米粮以为行资。阿振、阿邦、阿禄各逞己能，分途招伙，拟以是夜在大坝墟会齐，由钱澳夺舟出海。自谓神出鬼没无人觉知，可以乘风扬帆横行岛屿，劫商船，屠贾客，银钱货物堆积如山，致富成家在此一举。而岂知天道不容有，乘其未发而张网罗以掩捕之者也。据供党羽多人，就其确然有据者，复擒获王建

千、欧阿梨、梁阿义及代裂炮械之铁匠刘阿捷等。续获邢阿凤、朱阿永、郑阿禽、林阿齐、梁阿千及与阿条为首之黄阿振、杨阿邦共一十八人按律惩治。惟陈阿禄以自首从宽。其余情罪未著者概免株连，许以改过自新，不追既往。自是止陬石上海激游魂，无不闻风丧胆，潜踪远遁，莫敢有复萌攘窃多事之想者。潮、普两邑肃然矣！

此令君小试之端也。然仓卒张灯，严密从容，算无遗策，此岂他人所能办！即闻令君赴会城，有呼为王文成者；有呼为王景略者；有呼为诸葛公者。令君未尝自鸣得意。诸凡奇案，恐拖累穷民，多未经详达，惟此事文武申报，亦轻轻完结。仁人君子之用心不可及也。

没字词

余方理堂事，见仪门之外，有少妇扶老姬长跪其间，手展一楮戴头上。遣隶役呼而进之，曰：“若告状宜造堂前，何跪之远也？”命吏人接受之。吏复曰：“素楮耳。”余曰：“妇人不知状式，素楮亦不妨。”吏曰：“没字也，惟空楮而已。”余曰：“亦收之。”展视果然。召而问之曰：“若有冤欲白，当据事直书，何取空楮来也？”妇人曰：“不识字，又短于财。代书者为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余即将其楮命吏书之。吏曰：“不知也。”余曰：“书供词。”则老姬郑氏，年八十六岁矣，少妇姓刘，郑之寡媳也。郑言：“亡儿李阿梓去年十二月初五日为李阿梅逼杀，将鸣之官，阿梅息族中生监李晨、李尚家长李童叔等劝我无讼，为我殮埋，贻我住居，养我老幼。今阿梅不存良心，逼我徙宅，收我瓦桶，绝我粮食，餐风宿露，不知命在何时，我是以来告也。”余曰：“人命至重，汝不应私和。且自去冬以及今秋已经九阅月矣，告何为者？”刘氏曰：“阿梅欺凌孤寡，实以子亡隔岁，无控告人命之理，故敢于负约耳。我等亦知子死已久，当日原系威迫服毒不控抵偿，岂今者敢有他望。彼毁屋绝粮，情实难堪。而诉之族长、生监互相推诿，视若秦越。姑年风烛，儿在襁褓，天不怜救，死无地矣！”问：“阿梅家在何处？”刘氏曰：“在昆安寨离城不远。”余

曰：“汝妇姑少待。”即飞签遣役拘李阿梅对质。

有顷，阿梅至，讯之，阿梅狡赖曰：“无也。我与阿梓有服之亲。去岁阿梓不幸死去，我怜其母老子幼常周恤之。今灾余米珠，青黄不接，我自救尚且不贍，岂能复顾他人。”郑氏、刘氏再三争辩，阿梅固不承，自言妇人无厌，义举原非可以常继之事，我妻儿现在苦饥何况于汝。问以逼死李阿梓及李晨、李尚私和貽屋养老诸事。阿梅曰：“此风影俱无者，不过欲求助升斗，误听讼师造此耸诳。李晨、李尚、李童叔可以唤质。”余亦心疑其果无有也。但以郑氏妇姑不类狙诈之人，而阿梅目动言肆，似非诚实。试之曰：“阿梅胆大，敢于我前弄巧！我听人两语，即已洞见心肝，岂汝利口所能欺诳？汝以我初莅任可以相欺瞒哉！我三尺法在，有罪首实，虽重谴亦可姑宽；汝不以实情告我，我唤李晨、李尚、李童叔与汝质对、水落石出，先责汝欺诳四十板，然后按情治罪。汝试思之。”阿梅服曰：“是也。阿梓乃我从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索找田价，我不依，彼一时短见服毒图赖。族中李晨、李尚诸人劝我代为殡殓，我曾给郑氏银二十两，又将旧日十五两借券亦取还之，并无许其养老之事。”郑氏曰：“原约两间房屋永为栖身，今拆去瓦楠，置我妇姑于何地？且公义贍养一年，今尚少四月，李阿梅遂昧良心乎？”阿梅曰：“屋瓦系风灾吹毁，我暂收存，今仍去盖还郑氏妇姑居住，月给与食米一石至腊月，以后则不干我事矣。”郑氏、刘氏皆曰：“可。”余曰：“李阿梅应加刑责以儆无良，惩欺诳。姑念片言一折，辄自服罪，据实输情，如约补过，此亦非甚顽梗不化之民也。从宽。令其修屋给米，免行笞杖，以全亲亲之谊。俱各和好如初、郑氏、刘氏皆大悦，李阿梅亦欢欣叩首转身吐舌而去。

没字之纸，亦可告状。些微之冤，亦为伸理。随准随拘，随到随讯，总结不过顷刻间耳！如此爽快，境内那有冤民。

龙湫埔奇货

龙湫埔溪畔泥窟之中有死尸焉，莫知其所自来。适有好事者道，其乡侦为窃贼王元吉。因谋贼弟王煌立，以为奇货可居，藉吓白墓洋杨姓，久之

无所获，以活杀赚和来告。授阅之下，觉多可疑。煌立情词激切，当堂具结。请验时，十一月十二日漏下二鼓也。余堂事毕，呼煌立至内署，察其言貌似朴拙，为人所愚。问谁主使，不以实舌。度乡民为命案入邑，必有约保左右其间，因留煌立他室，密遣人至其寓所处，出袖中飞签立唤同来之贵山都约保，果有保正许元贵焉。元贵大惊，以为事已败露，诱卸讼师李阿柳，即签拘李阿柳。据差役郑留、陈拱禀称：“李阿柳系普邑革退工房书吏，须黎明往普提讯。”余曰：“不然，仍在王煌立寓中，急掩捕之。”有顷，阿柳至，自称，今日死矣，乞免刑当吐实。余曰：“善。”则柳欲言不言。似有瞻顾状。余恐书役中有与同谋者，授楮笔使书之。阿柳知不可欺，即据实直书商谋吓诈情事，而讼师萧邦棉、普棍张阿束及案前经承刑书郑阿二皆与焉。即令郑阿二跪下对质，飞签拘出萧邦棉、张阿束，皆顷刻而至，鞫讯情由。将李阿柳在普多事避罪入潮与萧邦棉投契，邦棉往龙湫乡收租，携与俱。有案贼曹阿左至寓斋言：窟中尸乃王元吉，数日前曾与杨如杰角口，白墓洋杨姓颇富饶，藉此诈财甚不费力。邦棉遂使阿左招来尸弟王煌立，煌立难之，以家贫乏费为讼。邦棉即给煌立钱二百，阿柳代书投词，将杨鸣高、杨和杰等十多人罗织词内。又使阿左往邀许元贵，元贵赏词至白墓洋称煌立欲赴县控告，目今以李阿柳所留事事可和息，须费银八十两。而是时刑书郑阿二亦以收租至白墓洋从中议价，又向杨家吓索。诸杨不依，煌立、元贵因伪为人邑，元贵与邦棉、阿柳又伪为留回。越两日会余旋普，因又伪赴普邑，宿林惠山、张阿束之家。阿束又为讲和，与郑阿二、李阿柳等极力吓索，自八十两降而四十、三十以及十两。而杨如杰之母吴氏终以并无殴打王元吉事情，且系贫寡无可指应，遂出而以藉尸勒索具控，而王煌立亦有活杀赚和之鸣。则此案之兴，实由此一班讼师究棍奸保蠹书傍风生事所为。乃漏下尚未四鼓，而网罗尽皆弋获。所谓恢恢不漏者乎！

但王元吉作何身死之处尚未明晰。次日诣验，重伤偏体，且腰间竹篾二条，确系他处移来者。当场讯问，皆莫能知。心疑此偷儿被杀行径，曹阿左家贼必知之，而阿左不到，因呼许元贵谓曰：“人命至重，今尸在旷野未知凶手为谁。但案内有名临审不到者，即是矣。曹阿左不到，必系真凶。汝星夜拘出赴讯，如贿不出则汝代其抵偿。”薄暮旋舆，过石埠潭乡，乡老幼数十人罗拜于道。问：“何为首？”皆曰：“我等笃实农民非有他事，因为居孱弱，十数年为贼所苦，幸公莅止始安生业。今田稻得收，园蔬无恙，故喜而来迎公，欲见公一面耳。”束薪为炬以送行。余一一慰劳之，且曰：“汝等皆安居

乐业，守法奉公，尊君亲上，则我受赐多矣。明月在天，虫法毕照，此炬可以不劳。”耆老子弟皆夹道而遣辞之不去，中有一老者将倾跌，余遣人扶掖，请回。老者昂首言曰：“吾年六十九未尝见此好官，今宵虽跌死亦快活也。”余因令舆夫徐行，从容问所疾苦，则摇首曰：“今无矣！”问乡间尚有穿窬否？则曰：“吾乡无有，前途十数乡亦无有，惟龙楸埔未尽绝，我不敢言。”余曰：“吁，无害。”老人及附耳言：“彼处恶贼五人，窃劫无忌，今已死其一，即所验之尸是已。余四人：曹阿左、钟阿表、黄阿瑞、罗阿钱，皆飞天手段难捕之贼也。”余心识之。

越两日，许元贵果获曹阿左以来。将夹讯，阿左奋然吐实，侃侃而谈，供称与王元吉、钟阿表、罗阿钱、黄阿瑞共以窃夺为生。十月二十二夜欲作穿窬，因无所获，适扬如杰之弟杨阿印独宿园中看守地瓜。元吉潜入其中偷所盖绢被，为阿印所觉，呼其名骂之。元吉欺印年幼，抢夺而去，售与黄奕隆得钱八十文。阿印归诉其兄，适如杰病起疔羸亦未如之何也。元吉又于二十四夜偕阿左等四人，同至郑厝寮行三复为事。主觉，喊乡人齐出捉贼，棒棍交加，拒捕逃脱。阿左、阿表等四人皆壮盛先奔，独元吉饿悴行迟，受伤特重，以黄麻布裤缠裹头颅，鲜血迸透。二十五日遇阿印、如杰于白墓洋途中，阿印侍有兄同行，向元吉索被，互相争角，为乡众劝息，途之人所共知也。乃元吉夜遁于黄奕隆瓦窑内，数日殒身。奕隆有干连偕其弟奕茂及黄阿瑞等将尸移置旷野泥窟中，而元吉叔父亦知而不问，盖以其身为匪类不足惜怜，恐控出真情反为门户之辱也。因拘到钟阿表、罗阿钱、黄阿瑞俱供元吉伙盗及郑厝寮拒捕受伤是实。黄奕隆缴出所买赃被亦与阿左、阿表等供招相符；而黄阿瑞即系黄近启。盖石埠潭老人所窟指而数群盗尽入网罗，亦元一疏漏云。拟欲通洋律究，因念荒歉之后，解累艰难，将萧邦棉、李阿柳、郑阿二、张阿立、许元贵及案贼曹阿左、钟阿表、黄近启、罗阿钱，买赃移尸之黄奕隆，听唆诬告之王煌立分别杖责枷刺，各蔽厥辜。自是潮邑讼师、土棍、衙蠹、猾保、奸宄、盗贼皆人人震恐，地方大治。

公庭雪霁，鬼魅现形，狐泉破胆，无讼之化，可坐而致也。明月在天，老人昂首，想见一时。家人父子，脉脉相关，使人神往于其际。

死丐得妻子

有郑侯秩之妻陈氏，以迫死夫命来告，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萧邦武匪契抗税，恨夫较论，于十一月十三日统率凶徒萧阿兴、李献章、蔡士显、庄开明等拥家抢杀，将夫丛殴垂毙，无他逃生投河而死，现今尸在峡山都大辰沟边。余心疑之，然不得不为验讯也。其子郑阿伯果驾船载尸以来。立往相验，虽遍体并无他伤而指甲泥沙实为投河确据。然窃疑萧邦武等五家皆贸易朴民，而无故丛殴一人之理，且侯秩身弃保正而邦武等五家连连被窃，在前令魏君任内，各控就保究盗则有之。余下车即为比缉，刻日追赃亦无，至今始共殴迫下水一理，兼残尸口颊无存，无从辨别真伪。而自十三日被殴下水，何无一人知觉，至今始来控告！即使十三日溺死，跑今廿一日相验未满旬日，何以尸首腐烂意似半月有余？亦不应有若是之速。穷诘其伪，阿伯不服，称尸在水浸速朽为宜。再问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为置辩。而陈氏、阿伯利口喋喋，披麻执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时哀痛惨苦之情形，几令旁观铁石亦为坠泪。然余心必终不以为然也。勒令阿伯母子自行备棺收殓，众皆骇愕。

余呼邦武等五人谓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获乎？”皆曰：“不知也。”余曰：“汝同乡共井何事不可访知？乃访知，乃如此惮烦置身局外殊可怪也。他人事可委为不知，今身为凶犯，祸及切肤，应有狱详候抵偿，汝五人皆自该偿命乎？”五人胥涕泣求救。余曰：“无益也。侯秩平昔纵盗殃民，今见我來畏法逃遁耳。度汝等潮民逋逃之藪，不外惠来、海丰甲子所、东海潜碣石而已。汝五人分途捕缉无不获者。”越三日，萧邦武果在惠来县地方活捉郑侯秩以来。百姓环庭聚观者数千人皆拊掌大笑。陈氏、阿伯含羞伏地叩头请死。因究出造谋指使之讼师陈阿辰并拘坐罪。潮人快之。至其尸所由来，则系久溺饿丐，招寻无主。然既有伪子假妻为之披麻执杖，殓殓成礼，则此丐亦可含笑九泉云。

妙在民忙官闲。一场热闹。忽然冰冷。哭者自哭；笑者自笑；羞者自羞。白日青天何处可以遁影耶？

贼轻再醮人

余既兼潮篆，车尘扑扑两邑间。一日，过鄞门见数牧童在河畔偶语，中一牧童曰：“横逆哉！剥妇人至赤身可杀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惨甚矣！以舆夫蔽裤为新妇乔装，当日如何下车？如何入室？恐是夜合叠，乃夫不能无疑也。”又一童曰：“疑亦将如之何？乃夫尚畏惧不敢控告，奚怪彼袅袅者哉！”余闻大骇，停车询之。诸童皆笑而走。命牵一臂童以来，乃言：“洋鸟黄陇与惠邑交界之区恶贼十数辈，横行无惮！此月二十日要行嫁者，于途拉新人出自舆中，摩顶放踵皆剥夺以去，乞留一下衣蔽体亦不从。且环而睥睨其不可名言之处。及贼去，舆夫怜之，解蔽裤与之蔽身。”余曰：“噫，而言过矣。行嫁则迎亲多人岂能袖手旁观？多人则衣衫可让，何至用舆夫蔽裤？且为之夫者又肯默不告官，无是理也。”牧童曰：“贫家无多人亲迎，告官不能致之死，非徒无益且反祸焉。彼穷凶极恶之流贼，杀人放火，靡不敢为，谁复以身试虎口耶？”问娶妻者姓名？曰：“不知。”问诸贼各何姓名？曰：“又不知也。”余心识之。归而遣人密访未能得其详。

先是十八日余方抵潮署事，十九日黎明有以白昼抢劫来告者。陈日辉、陈日光、林嘉升云：“于是月望日在双山遇贼十余，刀挺交下，三人皆仆地裂肤划足，铜钱衣被劫夺一空。熟识三贼郑阿载、郑阿惜、刘阿谏皆滔天极恶，无人不知，无人敢告，无人能捕之贼也。时以公来莅任，禀明县尉验伤，今未平复。”余笑曰：“既无人能捕，何告为？”日辉等泣曰：“某言其平日耳。幸公莅止，可仍听道路荆棘、贸易不得安生乎？”余飞差星夜往缉，遂于二十二日弋获刘阿谏以来，召日辉等三人与之对质。阿谏昂然曰：“是也。夺其钱六千，衣衫裘被之类凡有七，尚存蔡阿继家中未分散。”问：“同党几人？”曰：“郑阿载、郑阿惜、蔡阿继、张阿禄、庄阿泛、廖开扬、马克道与我共八人耳。”问：“汝等诸人居住何所？”曰：“我辈皆不敢回家，在山中闪铄往

来，草栖岩宿。惟蔡阿继、寥开扬二人在家窝接物件。”问：“平日行劫几处？”曰：“多矣，难记忆也。”问：“下海劫船与否？”曰：“此则无之。”因设法购缉，复于二十六日擒获郑阿载、郑阿惜、张阿禄、庄阿泛、蔡阿继、廖开扬以来，皆不待刑讯，与刘阿讼所言若合符节。

余见郑阿载、阿惜尤奇凶，心恶之。问：“平素劫夺几何？”亦云：久而忘记，止近此数日内，言之历历，则双山行嫁一妇人预焉。问：“所劫妇人何赃？”阿载言：“贫人无他长物，止银簪耳环戒指衣裙寥寥数件而已。”问：“同劫几人？是谁下手？”曰：“同劫仍此八人，下手加功，则我与阿惜、阿讼、马克道四人耳。”问：“行嫁则迎亲多人，汝等敢突出横劫，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四人者妄也。”命夹之，则大呼曰：“再醮之妇耳，焉有许多人迎之，我等实止八人，今日诸事皆直言不讳，独何为以此相欺？今即言百人千人亦不过一死而已，宁能于死之外别加我罪乎？”余拍案数之曰：“汝等不为善良，甘心作贼。升平世界，日日行劫，得财伤人，罪当死一也。男女授受不亲，奈何横加剥辱，且不顾新婚使人夫妇一生抱痛，罪当死二也。汝剥夺新妇一丝不留，且分持其体而聚观，如此辱人乃天地鬼神所共痛愤之事，罪不容以不死三也。”阿载、阿惜皆曰：“我等作贼，为贫所驱，劫害多人，死亦无怨。至于剥辱乃再醮之妇，何新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耻，则其体亦尽人可观，未必衣服去留之遂为关系也。彼其丈夫尚不敢出来控告，则此事亦可不必深求矣。”余笑曰：“噫，妇人之不可再醮也如是夫！虽盗贼犹将轻之，况读书明理言节义者乎？此事亦姑置勿论。但积凶行劫已多，法不可活，就剥杀陈日辉等一案治罪有余。惟是通详每多漏网而无辜牵累，饿殍途中，殊堪悯恻。俊枷号满日再议可也。即令廖开扬起出铜钱衣衫裘被等物付陈日辉、陈日光、林嘉升当堂领回。马克道俟获日按法惩治。余皆痛杖大枷发四城门示众。阿讼、阿载、阿惜为邑人所痛恨尤深，环观者千百，皆嚼齿指骂或击以沙泥，燔以草火，而彼妇之丈夫亦从人群中潜锥其股，灼巨艾炙之。阿惜咬舌而死，阿载等不数日皆先后毕命。潮人相举手加额称大快。阿绿、阿继其后亦皆病毙。惟庄阿泛以头触庭阶自称能改过，从宽杖责与之小枷。阿讯竟带枷逃脱，又及两月，又以谋财劫杀郭君芳命案获到，按问如律。

妇人再醮至为盗贼所轻甚矣！失节之不可也。当时新婚宴尔，既遭贼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发觉，几于有冤无伸矣！群贼横行，莫当一日，数犯不讳，善良受害，何可胜言。此半由潮

属三年荒歉，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风，是以驯致此极耳！令君署事数日，尽力廓清盗贼至相戒曰：“此人一日在此，我辈做鬼亦无处偷。若再半年不去，我辈做鬼也无处逃。”果然，数月之后，匪类绝迹，地方欢乐，感召天和，年谷丰登。向之斗米三百钱者，未及一年则石米亦止三百钱。虽欲执乡民而驱之为盗贼不可得也。于此见邑令关系民生洵非浅鲜。

兄弟讼田

故民陈智有二子，长阿明，次阿定，少同学，壮同耕，两人相友爱也。娶后分产异居，父剩有余田七亩，兄弟互争，亲族不能解，至相构讼。阿明曰：“父与我也。”呈遗书阅之。内有“老人百年后，此田付与长孙”之语。阿定亦曰：“父与我也。有临终批嘱为凭。”余曰：“皆是也，曲在汝父，当取棺斫之。”阿明、阿定皆无言。余曰：“田土细故也，兄弟争讼大恶也，我不能断，汝两人各伸一足合而夹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则田归之矣。但不知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择，我不相强。汝两人各伸一不痛之足来。”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余曰：“噫，奇哉！汝两足无一不痛乎？汝之身犹汝父也，汝身之视左足，犹汝父之视明也；汝身之视右足，犹汝父之视定也。汝两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两子肯舍其一乎？此事须他日再审。”命隶役以铁索一条、两执之，封其锁口不许私开。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联袂而食，并头而卧，行则同起，居则同止，便溺糞秽同蹲同立，顷刻不能相离。更使人侦其举动词色日来报。

初，悻悻不相语言，背面侧坐；至一、二日，则渐渐相向；又三、四日，则相对太息，俄而相与言矣；未几又相与共饭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问二人有子否？则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齿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来，呼阿明、阿定谓之曰：“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孑然一身，田宅皆为已有，何等快乐。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他日相争相夺，欲割欲杀无有已时，深为汝等忧之。今代汝思患预防，汝两

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长，留长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留次子去长者可也。命差役将阿明少子、阿定长子押交养济院赏与丐首为寄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无田可争，他日得免于祸患。”阿明、阿定皆叩头号哭曰：“今不敢矣。”余曰：“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愿让田与弟，至死不复争。”阿定曰：“我不受也，愿让田与兄，终身无怨悔。”余曰：“汝二人皆非实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实矣。如有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即有此心，二人之妻亦未必肯，且归与妇计之，三日再来定义。”

翌日，阿明妻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长陈德俊、陈朝义当堂来息。娣姒相扶携，伏地弟泣，请自今以后永相和好，皆不爱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义理，致费仁心。今如梦初醒，渐愧欲绝，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愿得此田，请舍之佛寺斋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之甚者也。言及舍寺斋僧便当大板扑死矣！汝父污血辛勤，创兹产业，汝兄弟雀蚌相持，使秃子收渔人之利，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为兄则让弟，为弟则让兄，交让不得则还汝父。今以此田为汝祭产，汝兄弟轮年收租备祭，子孙世世永无争端，此一举而数善备者也。”于是族长陈德俊、陈朝义皆叩首称善教。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欢欣。当堂七、八拜致谢而去。兄弟妯娌相亲相爱百倍。曩时，民间遂有言礼让者矣。

此案若寻常断法，兄弟各责三十板将田均分，便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委婉化导，使之自动天良至于涕泣相让。此时兄弟妯娌友恭亲爱，岂三代以下风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称循良。

闽广洋盗

洋盗故惠、潮土产也。其为之若儿戏然，三五成群，片言投合，夺取小舟，驾出易大，习为固然也久矣。余以丁未秋莅普，特严弭盗，甫两月，境绝穿窬，山溪清廓。时尚未越俎代潮也。

冬十月，有南湾镇差员高聪、纪寿、林耀等赍投公檄，移提行劫樟林港

大盗林阿相、李阿来，余以绥靖地方无分彼此，亦不暇辨阿相等之是否真贼，即依来文唤出移解。既而思之，海洋行劫贼徒必多散党还家，岂仅寥寥一、二辈？若不多方搜缉，使其根株净尽，潜藏乡村，为害匪浅，不可谓普邑无海疆责任，遂漠然置之也。因遣役密访有李阿才、李阿皆、李阿缙三人踪迹可疑，随差陈拱、陈勇摄讯。则李阿缙乃从前窃豕经余拘责者，忆其月日似不宜有出海之事。屏左右密讯之，阿缙果未同行。且言林阿相、李阿来皆昔年旧案扳累，非此次在洋行劫之人。惟李阿才、李阿皆出海为匪是实。余释阿缙去，细鞫阿才、阿皆，皆不自讳。直供系黄吕璜、耳聋京、林老货招邀出海，九月十一晚在老货家对面南径山会齐。山多林木，众喜其密茂，遂止宿焉。老货遣弟林阿凤以饭至山餉众。次夜抵桑田之凤胫山藏石洞内一日。又次夜，夺取海边空舱船二只共驾出海。十四日在花屿洋面劫夺郑财源、郑广利缙子船二只，将原船弃去。十五日在福建将军湾海面夺座一红头船载咸鱼者。十七日在井尾洋面夺得吴德隆盐船，众人利其宽大，将盐尽弃下水，群趋坐之。其红头船缙子船三只皆释回，惟留缙船中水手杜阿利在盐船相助驾驶。九月二十四日在潮属广湾洋面劫夺林有利等杉木船，亦卸其杉木下水，林老货等二十二人分而坐之。阿才、阿皆与黄吕璜等二十一人仍坐盐船。是夜风涛大作，两船不能相顾，遂各飘散。黄吕璜船上风篷破损，米粮又竭，饥寒迫身，不能久处海面，于十月初四日在惠来县所属之香员湾沉械入水，弃舟登岸，散党潜归。黄吕璜倾跌坑沟僵冻而死，余皆空手乞丐还家，林老货等一船尚不知其踪迹去向也。

问：“同党几人？”曰：“四十三人。”问：“谁为首？”曰：“赤须大哥、耳聋京、林老货、黄吕璜皆为首者。吕璜系同县人，乡居不远，是以知其名姓。余皆混名绰号相呼，必见面乃能识之。”余意：同党许多，岂有概不识字之理！必系代为隐讳，命刑之。李阿才叩首曰：“实不知也，平日所相呼者有二陈泼、壮猴顺、偷食油鼠、上海客、文莱署、芬筒公、单鞭、皂隶、侯大汉、阿肥、二十三仔、老二猴、萧大肚、权师皆不知其姓名。即赤须大哥、耳聋京亦不知何姓，林老货亦不知何名。惟忆老货家在潮阳县之陇头乡有弟林阿凤，虽无下海，然往来要约，招伙集械皆阿凤奔走效劳。若拘获林阿凤，则诸人名姓可识矣。”正在设谋防缉间，复据马快陈勇禀称：“揭阳县属之棉湖寨有黄阿凤一名，系出海行劫之贼。”余意：此必林阿凤诡姓也。飞差陈拱、陈勇、余进资檄往谕湖口司巡检方大忠，立擒黄阿凤以来。质之李阿才，曰：“陈二泼也。”问获者实何姓名，据称，实名黄阿凤，诡号陈二泼，家居棉湖，

系黄吕璜招邀入伙，与阿才等同坐一船在香员湾登岸散党者。

时南湾镇差员高聪、陈申、纪寿、林耀等闻县令获贼皆来问姓名，乞将三贼赏与差员报功可得把总之职。余曰：“噫，此亦甚善。但贼徒尚多，欲一一缉获必须有人质对，然后无枉无纵，不累善良。且尺数日，待我获有多贼则赏汝矣。”高职等不能待，将李阿才三人姓名星夜飞报镇帅。镇帅以为莫大奇功，星夜飞报闽广两省总督、提督，内有差员获贼李阿七、李阿皆、黄阿凤三名，被普宁县借去之语。余笑曰：“借衣可穿，借银可用，借贼何为乎？”余初不知武弁获贼如许勋劳，以为犹文员分内寻常之事，是以未与之耳。彼遂强冒为己功一至此耶！幕友不能平，劝申文与之辩，谓花屿广湾地方皆镇帅辖辖之下，何独吝一枪一刀让大功而不建，反以渔舟商艘尽借与贼。今欲向县狱之中分捕快缚来之匪党，以为封疆大臣铭钟勒鼎之殊勋，不亦羞弃兵而貽盗贼之笑乎？余曰：“此非文武和衷之谊，不如让之。我今焦心劳思无非绥靖地方起见，若以此为名为功，则三尺童儿齿冷矣。”

其李阿才所供知贼之林阿凤时，即乘夜飞差往缉，一面移知潮阳县差役协擒。次日回报，陇头乡并无其人，余未以为信也。密令李阿才乘妇人舆，壮役陈拱随其后，潜听阿才指挥昇入陇头乡直至林老货门前。陈拱见其家有妇人遽问曰：“汝老货在否？”妇人曰：“乞丐死矣！”陈拱复问：“小叔阿凤在否？”妇人曰：“久不来也。”于是陈拱唤乡长保正协拘。而妇人忽改口，言不识老货、阿凤为何人。拥之入县，庭讯之，妇人坚称不识老货，亦无林阿凤。问乡长，乡长亦言村中并无此二人名姓。余思：陈拱门前一问，妇人不意一答，真情已经毕露，岂有乡中全无此人之理？命曳下乡长夹讯之。乡长大呼曰：“有也。”但以目视二保正而不言。余思：二人必有弊，命出门外候呼。唤乡长，乃言：“村中向有林阿任，混号老货。自九月他出在外作贼未归，近有传其已死者，不如真伪。妇人实老货之妻，日出丐食。林阿凤即老货之弟，今亦逃匿他处，保正恐难拘贻累，令我固称无有，我是以不敢言也。”因将保正苏赞卿严加刑夹，杨新重杖三十俱置狱中，谓曰：“阿任、阿凤获到则释，不然囚之一世。”

越数日差役陈拱等多方访缉，果获林阿凤以来。自称：并无下海，止奔走往来招邀苏阿佑、洪美玉、李阿才、李阿皆、郑旭卿、姚阿禄、黄阿德、郑阿顺及九月十一日夜馈饭饷众之事，言之历历；洪伯丰、黄吕璜购置军械枪刀、牌棍、大炮、火药、钩镰枪、竹篙枪之类，皆凿凿有据；饭后因器械不足，有南径罗朝权遗弟罗朝学携来藤牌粮米送与众人，他事我不知也。复摄到

罗朝权、罗朝学供称：升平世界，不意众人有下海为匪之事。林阿凤、洪美玉平日相识，彼称欲包荫洋田来借牌刀防守盗稻，不敢不与，实因不知而误借之，非同党也。同时，余兼摄潮篆有两邑之地方之责，且群贼多系潮人，桑田出海广湾劫夺潮阳一县之事，虽疏防非我任内，而弭盗不可不清。会海门、达濠各营将弁，皆以捕贼为急，俱遣目兵会同缉捕。余差周拔、郑川偕目兵刘智明、周瑞等拘获苏阿佑即老七一名，鞫讯之，始知耳聋京即蔡阿京，系潮邑和平寨人。普役陈拱等复拘到洪名玉一名，供在潮阳凤径出海行劫闽粤各船及香员湾散党登岸之处，俱相符合。复会同达濠营拿获郑阿顺一名，乃惠来神泉人，即混名壮猴顺者。供有姚阿禄、许阿光、侯阿舜、郑阿凤诸人。而普役陈拱等已拿获郑阿凤至矣。

据称，广湾行劫杉木船被风飘散之后，与洪伯丰、林阿任等同坐一船，于十月初十日在惠州金屿洋面，夺得安兴利缙子船二只，始将杉木船放回，而缙子船亦释去。其十五日在海丰下湖东洋面劫夺陈无魁糖船一只。二十五日在碣石地方与官兵哨遇，相遇拒捕对敌，被炮火伤死者六人：赤须大哥、苏简公、单鞭、皂隶、二十三仔、老二猴。其赤须大哥即洪伯丰也。林阿任、蔡阿京共议舟中无棺殓，将所获布匹缠裹六尸投之海，驾船飞遁。二十八日米粮乏绝，遂在大鹏山地方将器械沉水散伙登岸。其缙船上水手杜阿利，先于十月初六日在金屿山边取水乘间回去矣。复据达濠营把总翁濯拿获许阿光一名，伙解前来，即混名上海客，亦号偷食油鼠者也。而差役郑川、翁旭、郑礼等多方访缉，获林老货即林阿任一名。据供因家贫米贵，九月初七日往麒麟坡墟买米，遇洪伯丰、蔡阿京、黄吕璜商谋出海行劫米船，系伯丰起意为首。同伙四十三人，除众人所供之外，尚有李阿元尾、李阿完、高阿童、高阿权、萧旭友、王阿贵、陈乌卞、蔡阿发、孙阿尾、黄阿九、吴大英、杨阿勇、陈阿阳、庄阿耀、刘阿应、卢阿利、李武臣、王阿熊及吕璜所诱之顽童郑阿尊等。其供出海行劫闽粤各船以及散伙分赃之处，与众人不谋而合也。而蔡阿京一贼亦被差役郑川、翁旭、林光、林洁、陈万科等购得眼线，尾其行踪，擒获以来。复檄行普邑署典史张天佑，带同本县干役按照所供住址，拘获权师即高阿权一名，李十二即李阿完一名，高阿童、侯阿朝即阿肥及郑阿尊等三名。复关移惠来县，拘获刘阿应一名。而高阿权先于十月初六日，在惠来乡间薯围被乡保缉获。惠尉严刑不承，惠令刑夹四次亦不以实告，羁获久之，因病医调，乘隙逃归。十一月二十八日方回到舍，而初一日已就缚矣。初犹支吾抵饰。及见同党齐集，众证明确，亦自直认不辩，

不待刑法之及也。复关移海县获到吴陈盛一名。达濠昔千总陈安瑞，在钱岗拿获袁阿二一名，复据差兵陈武、吴万在青洋山拿获姚阿禄一名，皆质讯无异，则此案大盗已拘获十八、九人矣。而王阿贵就获于羊蹄岭，郑阿清即郑旭卿就获于葵潭，黄阿九、孙阿尾、陈乌卞、蔡阿发、李阿元尾就获于海丰，皆碣石镇所遣营弁目兵在各处访缉弋获者也。潮州镇差兵林捷，先在碣阳深埔山下拿获杨阿勇即文莱署一名。而卢阿利、李武臣、王阿熊、陈阿阳、庄阿耀、吴阿来、吴大英、侯阿舜即侯大汉，皆就获于南湾镇，咨解福建水师提督。

总督寻以粤省之案较重，将卢阿利等解回，发交潮阳县承审。计此案盗伙惟林阿凤未经下海，郑阿尊被欺，为龙阳虽同在船中，不分赃物，不知行动为何事。此外实贼四十三人，今缉获三十四人、碣石镇官其杀死六人，惠来登岸跌死之黄吕璜一人，则四十有一人矣。未获者萧旭友、黄阿德耳。然各贼皆称旭友即萧大肚也，炮伤深重，散党之时不能行走，必死在大鹏山中。止黄阿德一人未知去向，釜底游魂终无所逃于天地之外，徐以俊之可耳。

当堂鞠讯，则船户郑财源、郑广利、杜阿利等与群盗俱皆熟识，语言笑貌不啻故人。自桑田、凤径出海之后，花屿、将军湾、井尾、广湾所劫各船，四十三人之所同也。其自十月初四以后所劫安兴利、陈元魁等船，则洪伯丰、林阿任、蔡阿京、许阿光、姚阿禄、侯阿舜、李阿完、高阿童、郑阿清、郑阿凤、王阿贵、蔡阿发、李阿元尾、陈乌卞、芬筒公、单鞭、皂隶、二十三仔、老二猴、吴阿来、萧旭友、黄阿德等二十二人之所独也。李阿才、苏阿佑等二十一人虽少劫二船、无拒敌官兵之罪，然游弋海面非止一是，劫掠闽广非止一船。得赃有多寡，按法无轻重，藁街之律均不能宽，亦不必分首从也。林阿凤永徙边陲。郑阿尊年幼无知与罗朝权、罗朝学并行责释。被弃下水之杉木、鱼盐及所抢衣服银布，俱于各盗名下变产追赔给主。其两船所用军器，既经沉没海中，亦不必深求矣。

余于此案大盗，设谋购缉，昼夜焦劳。差役奔趋于四境，而邻邑同人不以为忌。羽檄纵横于远近，而文武将弁协心宣力不以为嫌。始以旁观之热肠为邻封驱除良莠，继以摄篆棉疆，身在当局有承审之责任。为两省永奠安澜，其获之也劳，则审之也逸。觉向日之为人者，今皆所以为己。可见绥靖地方不必存此疆彼界之念。文武和衷公忠为国，天下焉有难处之事哉！林阿相、李阿来二人，粤镇知其非贼，发回保释。粤省督抚臬司行查诬良为

盗官役职名。余曰：“噫，南湾镇营之功不可没也。因假而得真，阿相、阿来阿吝焉？乃以林阿相为普邑马快役，专司捕盗。李阿来以老归农。从兹闽粤海疆二、三千里波涛不动，商贾晏然，亦官斯土者之一快也夫！”

普邑无海疆，干系只是旁观，热肠不禁技养。东拘西捉，南撤北关，所谓绥靖地方无分彼此也。到潮后，驾轻就熟，搜捕如神，文武和衷，邻封协力，奸徒焉有漏网乎？一片公忠为国之心，于此可见。

卓 洲 溪

有饥民乘黄昏驾船在卓洲溪攘客。适余自普之潮，以是夜二更过贵与。一人拦舆，呼号自称：我郭元藏也。晨往军埔墟贸易，暮从石港泛舟还。中流被盗抢去铜钱八千、黄白楮四十束，布衣、履、囊、筐各一，事舟人王阿象赴水逃生。同避难者李启宣、黄朝盛也。问：“贼何情形？”曰：“十余人驾八浆私盐船，不新不旧，为篷四，前一篷破损，后载竹篙枪一束。”余即于道中停舆，张灯草檄，调保正杨勋、李钻、苏赞卿、杨新等率丁壮八十名沿溪飞捕，获乃悬赏十金；纵者重杖满百。越次日，尚寂然无踪也。因思：多浆私盐船，非内溪所有，乃隆津链江运载私盐之具。复调集水保方东升、姚万进、郑茂纪、姚子宁等在于链江后溪港一带遍行访缉。

越之日，果在溪乾乡港内弋复八浆私盐船一只，系维草岸内，有竹篙枪一束，其前一篷亦破损。问主者，则郑良焕、郑阿清、郑侯器也。拘良焕等问讯，皆茫然不知，谓船式偶耳相同。且自称：因贫违禁私置多浆私盐船采捕，有时窃载一、二石私盐亦不能免。实无攘夺卓洲溪情事，词甚可信。余以郑阿清素比匪江上私盐船，有几平日非善良能攘窃者，有几度无不了然者？数语诘问，不以实告。将刑之，阿清乃言：“乡人郑阿忠、郑阿邹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下尾桥边货卖番薯，见王阿协、范阿义驾八浆私盐船乘风飞驰直入贵与，其舟中有十许人，竹篙枪一束。”正卓州溪被抢之日，此其是矣。

复唤郑阿忠、郑阿邹赴讯，如所言。因命捕王阿协等，则王阿协、范阿义相率昂然，自行投讯，余心疑其为良民也。忽阶下有以乡音相语者，曰：“此必良民也，若是盗贼，焉敢自来送死？味其语意，似故使余闻知者。余思：此左右有人非果善良，则为大盗，未可轻释，当从容讯之。阿协、阿义果不承，郑阿清等亦无以相难也。惟保正郑茂纪言阿协乃有名积盗，保正李缙、杨新言范阿义素非善良，而郑长焕言二人平日皆在姚绍聪私盐船上住宿，寝食无他处。因复获到姚绍聪鞫问。则绍聪佯为不识阿协、阿义二人也者，且自驾双桨小舟赴验明非私盐。情词亦似可信也。而姚族生监多人林立阶下，请释良以安本业。余曰：“且迟之。”复有惠潮道差员李姓者，叩扉请见，余不纳，遣衙者问所欲为，则言贫民乏食相攘窃亦属细故，不可以大盗通详，恐于道宪考成有碍。余曰：“灾黎元气未复，大事亦当化小，吾但欲有罪者伏其辜，不肯使干连者疲于路。详解则牵累多，人吾不忍也。”李又言姚绍聪、王阿协、范阿义皆善良，请早释。余曰：“良、匪俟申明乃知，此非吾所得自主也。”

越日将再讯。思：此人出巨族，势力蟠结堂上。方发一言，外间已知趋避，百足之虫，扶之者众，恐未易得情。乃属左右于内堂讯之，一切闲人皆驱逐，勿令窥伺语言。待质诸犯，亦分置各处，不使相谋面接耳。先呼保正郑茂纪责之曰：“汝职在地方而查奸匪，今纵人攘客而不以实告，即是汝作贼也！汝乡中出为匪者几人？姚绍聪私盐船今匿何处？此双桨小船又从何来？不实言先夹汝！”茂纪乃言：“姚绍聪、王阿协、范阿义此三人抢劫是实。其余同伴不知姓名。姚绍聪八桨私盐船前篷破坏，先在南塘乡池中，后因追求日急，潜令其兄姚绍贵于十五夜驾出海门猷湾，藉称采捕，急则便于远遁。其双桨小船乃事发之后，在和平港内以二金购来抵塞者。我畏其族大强凶，是以不敢言也。”余叱退之。呼王阿协至前给之曰：“汝乃为绍聪所欺，无故以父母之身代人受刑法，今绍聪已自不讳，谓此八桨船实所置造，前篷破损。因先在南塘池中，后使其兄姚绍贵驾出海门，今在猷湾弋获矣！其双桨小船乃在和平买来抵塞者，价银二两，汝尚能代为掩讳乎？吾固知汝等穷民无家可归，在人舟中度活，亦是可怜之事，汝等但勿作贼何必并船而讳之？”王阿协叩头曰：“是也，我等实系善良不敢作贼，止在姚绍聪舟中寄食而已。”余曰：“未也。绍聪言语盗贼之性不可与交，彼怜汝无归以空船借汝安宿，汝遂潜招匪类范阿义等十余人窃驾行劫，彼恨为汝所欺致遭波累，是以令汝勿言，以受刑法。今汝尚欲受刑以快彼之意呼？”王阿协仰天

叹曰：“我等有何能为，不过从姚绍聪指麾耳！卓洲溪之事，实姚绍聪主之，同行者范阿义、范阿喜、姚阿相、马阿弘、姚伯兰、许阿加、邱阿灶、陈伯荣、陈伯炯、陈伯凤等，皆姚绍聪招来，所得郭元藏等钱十二千七百五十文皆姚绍聪俵分，奈何独归过于我乎？”继呼范阿义至，亦如王阿协所言。乃讯绍聪。绍聪犹支吾掩饰。以王阿协、王阿义供词告之，绍聪亦直受不辞。且悉数所得赃物多猪肝、猪肺二者。郭元藏嘻嘻叩首曰：“有之，日前账单偶遗，后乃记忆，以细微不敢读请。”今绍聪自言及此其为案真贼无疑矣。方东升言邱阿灶乃姚万进哨丁，先在姚绍聪家而与王阿协为绍聪所阻，阿协得脱，乃自赴投讯。又捕获阿义之兄范阿喜，故仇诬非同党也。而许阿加、陈伯荣、陈伯炯、陈伯凤皆与阿义有宿冤，且有多人公保良善。惟范阿喜、姚阿相等一甚可疑难以掩饰，而亦有生监多人保结求宽，且有道差为之左右。稍一究诘则波及富厚良民，必欲直穷到底，恐无辜株累者必多。从宽将范阿喜、姚阿相、马阿弘等创惩示儆，而为首之姚绍聪、王阿协、范阿义各予满杖枷号三月示众，满日再责四十板，造人匪类册，朔望具结点卯；追赃给还郭元藏；李启宣、黄朝盛等八浆双大小船，即以充赏；仍于姚绍聪名下追银十两，分赏保正、壮丁，示无失信。

自是溪河肃清，夜舟往来无窒碍。惟道差李姓者不悦，且駸駸有后言矣。

饥民攘夺，似小实大，不可不严。然欲以劫贼通洋而置之死地，则又似大实小，情不忍也。荒歉之余，弗堪久累，使事主有原赃之获，而无解省跋涉中途饿草之忧。莠民有怨创之苦，有万死一生之庆。从兹改过迁善，不敢为非法，如是足矣。当令君初到时，此类甚多，欲详不可胜详。数月之后，遂以绝迹；并攘鸡盗狗者亦无之。乃知大事化小亦整顿地方要着，不可以文法拘之也。

改甲册

潮属词讼好牵告多人相磨累以示武，或捏造花名居奇网利，或行赂改

匿移向他人。盖讼师蠹役乐此为利，余方厉禁之而未止也。

一日，有郑娘宝毆死林嘉桂命案，牵连助毆之人甚多，郑阿袒一名在焉（注系梅花村人）。遣役摄讯，阖村并无阿袒。据尸母陈氏禀称：即郑启亮。随呼启亮赴讯。自言小名阿清，并非阿袒。尸兄林嘉树力争此人实是阿桶，如系阿清我甘反坐！盖潮邑乡音“袒”与“桶”两字如一，并无分辨。余异之，谓启亮曰：“今日所重在有无助毆，汝即阿桶亦何妨。”启亮呼天抢地言：“若是阿桶便助毆是真。”林嘉树亦指天誓日言，启亮若不是阿桶，我便诬告是真。余曰：“噫，此易辩耳。”命兵房取家甲册来观之则郑启亮小名乃阿称也。字书浓淡一色浑然无间。余曰：“若是阿清则无疑义。此称字可疑，恐系桶字所改。再取五年旧甲册观之亦是阿称，但中间小点墨色加浓，不似一笔书成者。且阅其兄弟小名旁皆从木，岂有启亮一人独从禾边之理。扳案呼曰：“郑启亮好大胆也！汝小名实系阿桶，敢改阿称以欺我，将谓我可欺乎？今助毆是真矣。且问汝家甲册作何改法，为汝改者谁也？”启亮知不可隐，乃言：实名阿桶，托兵书林集贤代改者。唤林集贤对质，则得其有钱三百文代为改家甲册是实。将林集贤痛责四十板革退兵书，荷校于市者两月。启亮亦加重责。审无助毆情事。余叹曰：“郑启亮弄巧成拙深可笑也。汝家住梅花离县二十里，郑娘宝致死林嘉桂之日，汝实未尝在场，风马无干，本县自能审释。使无串通蠹役盗改官册，此刻宁家去矣。汝何以深心揣度知我必调观甲册，又何以深心善谋连旧册亦并添改作弊？如神可畏殊甚，岂料我之烛奸亦如神，即弥缝至精至巧终难以相欺乎？”众人皆叩首称神明。郑启亮以头触地乞矜释。余曰：“弄法蒙蔽，非常大恶。吾方为潮邑除奸弊，此事断不宽，亦荷校于市，使吾民知法纪可也。”

自是作弊者稍敛，余亦严禁代书不许牵告五名以上，而习俗为之一变矣！

作弊奇，捉弊更奇。如此细心，焉有冤抑。

云落店私刑

戊申二月五日，有吏人过普邑之东郊，一人肩行李以从。后两人似学步舆夫异，一人被伤憔悴，投宿邱兴旅店。

次日清晨，肩行李者先驱，从郡城大路以去；异者尚卧弗起；吏人偕两舆夫将行未行。邱兴问之，吏人曰：“窃银贼也，将禀官究治，以病未能行。”有顷，吏人及两舆夫亦去。邱兴往视病者，则其族人邱阿双也。询之，不能答。以手指划，似言被殴将死之状。邱兴怖愕，白乡长高伯友，共追行者，走二里许及之，三人皆与俱归。伯友问其故，乃知为海阳县吏李振川，自省归来，至葵淖雇募邱阿双代肩行李，在云落旅店夜失四金，阿双认窃未偿，因拉赴普邑欲禀究追耳。其两人林阿雄、吴阿尾亦阿双之俦类也。阿双有兄邱阿楚为普蔡卒，邱兴唤之来看视，则阿双已不能言，过午后死矣。乃相与赴禀县尉，收振川三人于狱，申详到潮邑。余星夜旅普相验：右额角有木棍伤，两手大指有绳索捆伤，头上周围有篾伤，左右额角又有木棍支梢伤，脑后、腮颊、腋肘、下体俱有烈火烤烧伤，遍身丛殴，条条有似藤条乱击伤。余曰：“噫，惨哉！谁横逆至此极乎？勿论邻邑书吏，即当路显官如此所为，我必令偿其命也。”当场鞠讯，则李振川自认失银疑窃情由，及以拆床木栓击其额角一伤，余皆云落汛蔡管队及兵丁四所为与己无涉。而吴阿尾、林阿雄亦言捆打火烧诸事，果系汛兵鞠贼、欲追客银，有店家徐阿丙可讯。余思：此等异刑，惟捕盗营兵乃有之，恐所言未必无因。复见吴阿尾左手大指上亦似有绳索痕。问之，阿尾固称无有。余不信，复视其右指亦然。合而观之，则以细绳连捆两大指悬之梁间，俗所谓“双飞燕”吊法也。睇审其额上亦有竹箍痕，解其衣则肋胁之际亦有火烧痕。余曰：“噫，奇哉！汝一身与死者无异，但伤痕较轻，汝何以缄默不言？至我问及尚再称无有，则彼银非邱阿双所窃，实汝窃之，汝故不敢言也。毕竟是谁刑汝亦当言之明白。”吴阿尾曰：“亦蔡高也。”余曰：“蔡高如以横逆，汝何以不言？”阿尾曰：“振川令我勿言，恐作命案内干证拖累死耳。”余曰：“蔡高所为之事，振川令汝勿言无此理也。”阿尾言振川怜我

负赈究人遭波累解审无所得食，失银系彼切己事，当为蔡高所累万不可免，多我一人无益也。

余照例录供，填住图册通报，一面移檄云落汛提到蔡高及店家徐阿丙。蔡高极口称冤，而吴阿尾、林阿雄、尚阿和指证。因复移檄惠来营将蔡高革除名粮以便刑讯，一面移取纵兵职名附详题参。复调集犯证，虚心研审，则徐阿丙供词与众人大异，称：“振川有族医卜长途不能存活，先一日来投云落店，初三日夕偶尔相逢，亦与同宿，恳振川借给资斧俾得还家。越日黎明，振川失银四两及钱八十文。因谓同宿者曰：‘官银被盗，事关地方，汝众人不协力追求，将遍累汝等矣！’店中之人皆大恐，互相盘问，佣夫阿雄等愈谓邱阿双终夜不寐，开门出入二次，遂以阿双为偷窃，直向追求。阿双不服。振川曰：‘盗窃官银打死勿论。’取折床木栓击伤阿双额角，复命族侄共索之。族侄恨其窃银，致振川所许资斧竟成空虚，以细绳合捆阿双两大指悬之梁间，拔束薪之坚直而长条者鞭之数十。众人皆劝阿双供认，阿双仍不服。振川复与其侄用竹篾扎成圈子箍其头脑之四围，削两木片支其左右头角，使箍内满而紧束，目睛若将吐出然。阿双仍不服。复用山茅燃火热其脑后、腮颊、腋肘、下身。阿双言吴阿尾同床何以得冤。振川叔侄复疑阿尾同窃，亦缚阿尾，以治阿双之法治之。而阿尾亦不服也。振川以阿双倔强，银不得出，始赴汛弁言其事。把总王大振以事关地方，遣红旗蔡高至店查问。阿双自度不免，信口支吾，蔡高亦以为果偷儿也。劝振川解其缚，押搜前银终无所得，回复汛弁王把总曰：‘鞫贼乃文官之事，令振川带赴普邑稟县追究。’振川叔侄遂以阿雄、阿尾偕阿双往普作证。甫行数里，阿双又称银在店中，振川等复将阿双回店，遍处搜寻仍无踪迹。日将暮蔡高复至店中，恐阿双夤夜脱逃为地累，令振川以缚其手足而睡。至初五日黎明，阿双已受伤深重不能行走矣。振川乃许阿雄、阿尾酒食，令其异阿双至普邑，尚望追出原银，不意一朝毙命，此当日实情也。”余不信夹之，谓：“振川、阿雄、阿尾前言已尽，岂汝一人所能饰说！汝得蔡高贿几何，欲脱有罪无辜乎？”徐阿丙曰：“天日在上，夹死不敢妄言，请从容细审到水落石出之后，如非振川叔侄所为，则以我偿其命矣。”问：“振川族侄何名？”阿丙曰：“不识也，当问振川乃知之。”问：“营兵四人何名？”阿丙曰：“止有蔡高一人，并无他兵，夹死亦不能造出名姓也。”唤阿尾、阿雄与之对质。阿丙置其昧心诬良，必遭迅雷殛死。阿尾、阿雄不敢与辩。命夹之，两人皆曰：“阿丙所言是也。我等前日误听振川商谋，谓人命重事，祸累无休，家贫不能构具棺殓，与原告

和息不如三人合供营兵打死，汛官必惧而求和，邱阿楚得賂领埋可免通报，我等皆无祸难。于是捆打箍烧诸事悉委营兵，而木条细伤供为弓弦所打。今汛官不出和息，命案已经通报，徐阿丙活口，现在供证凿凿，我等岂能复昧良心出乎人情。实系李振川叔侄打死，与营兵无干涉。”余思：尸伤验试之时，吴阿尾匿伤不言，原有情弊，设非振川凌虐，何以教令勿言。因复讯阿尾：“汝曰当日身伤，亦言是蔡高所为，今何谓营兵无涉？”阿尾曰：“惟是振川刑我，所以令我勿言而箍我、烧我，我肯为之隐讳乎？今日所供乃是实情，虽斩首入地亦不敢言非振川叔侄矣。”讯蔡高，蔡高抵死不承。乃讯振川，振川叹曰：“前生夙孽，愿死无所言。”余曰：“阿双一命毕，竟毙于何人之手？”振川曰：“我也。”余曰：“阿双强壮，汝羸弱之躯何以能制其死命，必受蔡高賄买耳！”振川曰：“族侄李阿显助我，非受賄也。”因将当日捆打箍烧情形备述不讳，与徐阿丙所言俱相吻合。问：“前供何以不及阿显，阿显家居何处，有父母妻子与否？”振川言：“彼时欲推委营兵和息了事，是以不及阿显，并自己亦不承招，今则道其实耳。阿显家在恶溪韩文公驱鳄之处，无父母妻子，孑然一身，东食西宿。自普邑先回之后，不相闻问者数日，未知复出周流道路否也。”

余星夜关移海阳县专差守提果获李阿显到案。当堂一讯，不待刑鞫，遽将当日借叔李振川酷虐刑死邱阿双情形直言不讳，与徐阿丙、李振川等各供先吻合，余曰：“噫，是矣。”乃定爰书拟振川抵偿，阿显杖流三千里，蔡高与徐阿丙不行劝教，阿尾、阿雄初不实，各予八十重杖，解府申明转解臬司。臬司以初报供指为凭，今审系振川、阿显致毙与原详不合，檄驳复审。余复虚心静鞫详慎研讯，再无可疑，仍照原拟解上，大拂臬意。时必欲坐蔡凶手，取约兵不严职附参。见余不依檄驳翻案，不胜愤怒，欲加以“易结不结”罪名劾余落职。余曰：“杀非辜之人命以保一己之功名，此事岂我为之哉！不如削职入深山读书，仍不失故我也。”臬司复调余至省令复讯，且面谕曰：“汝恃才执性，目无上司。我原檄如何驳诘，汝竟置若罔闻。此案若非营兵凶手何能为此酷刑？汝从前验报如彼，今日详审如此。何以达部结案？兹付汝再审，汝其慎之。”余曰：“某无才，未职安敢任性，已照宪檄严审，而犯证矢口不移，无如何也。海滨之人为盗捕盗无所不谙，捆打箍烧之事，原不必待营兵而后能。振川身任县胥，岂不知杀人者死；阿显并未刑鞫，亦皆甘罪如飴，此则鬼物凭之，人命关天，不偿不已，岂人所能强乎？蔡高实系无辜，故令屈抵，不持抵者不愿，恐受抵者亦不愿也。当时录供通报。则据所言如彼，今日审出实情则定爰

书如此，大部驳诘亦无如何。去官事小，枉杀非辜事大，惟有静听参革而已。”臬司怒不可回，跳叫詈骂，欲行揭参。左右曰：“免冠叩响头谢罪。”余笑曰：“免冠亦不妨，但头何能响，此事我未之学也。”臬司亦笑且恨，因曰：“汝且虚心再审，不必执定意见。”余曰：“不敢也。”余思：限期已迫，若待再讯解府，府讯解司，则缓不及事，因将案卷、人犯带赴本府公署，会审驱诘，刑讯以府宪胡公为主，余从旁静而听之，命胥役亦于其旁并记口供。则振川、阿显、蔡高、阿丙、阿雄、阿尾诸人坚供如前至死不变。余更改问语补新供，再将原献叙入携质。臬司阅毕大怒曰：“汝止自改问语耳，供献则仍旧，真目无上司，视我若狗吠者也。”余曰：“不敢。问语出自问官可以更改，口供出自犯人，死生关系，岂问官所能移易？口供既不可移，献语自难更张。今日之案实无疑义，请亮台明镜。亲审如有谬戾，罪不敢辞。”臬司曰：“亲审若有别情，揭参必不易。”余曰：“愿之。”遂趋出。同列皆为我危。余曰：“我自幼贫贱以至今日，一官有无何足轻重。杀人以媚人，此官尚可为哉！”

越数日，臬司亲讯，疑振川等受贿嘱将遍刑之。振川曰：“我在公门数十载，岂不知杀人者死，虽有千金之贿赂而无性命之受享，得此欲何为哉！吾以四金不能舍之故，误杀一人，今复诬罪于无辜之人，是我又杀一人也。此案不枉，即夹死亦无他供矣。”阿显曰：“我杀人不认乃当刑夹，既已供招明白，不敢嫁祸他人又何夹焉！”蔡高曰：“吾今日即死于夹，不敢代人偿命，使邱阿双含怨九泉也。”阿丙、阿雄、阿尾皆曰：“前供是实，今日夹死亦再不能转移尔。”臬司顾吏而笑曰：“伊等作手如此精妙乎，吾欲翻案则无从翻起，欲刑夹则无从夹起。”书吏曰：“此是实情，非作手也。且将此案商之抚宪可乎？”臬司曰：“善。”即以其情入白之。抚宪曰：“可矣！”遂依拟题结。而李振川、李阿显数日之间先后俱卒于番禺县狱，不待刑法之及也。

云落非刑，闻者发指。若使抵偿不辜，千载有余恨矣！去官事小，枉杀非辜事大，如此乃可执法。

三山王多口

有陈阿功者，以急究女命来告。云：“其女勤娘嫁邻乡林阿仲为妻。于

归三年未有男女。仲母许氏，素酷虐，憎女贫窶。今年九月十三日我造其家看观，则女已杳无踪迹，不知系打死灭尸，抑嫁卖他人也。”问：“汝女曾否往来汝家？”曰：“八月来，九月初六方去，有王阿盛可质。”诘讯之，则阿仲母许氏切切鸣冤。云：“寡守十七年始娶一妇，而媳妇连月归宁。七月间往复者二，八月六日再去，十七、廿四、初三迎之数次皆不还，不知何故。本月十三日陈阿功忽到我家欲索女命，此必系阿功立心不良，欲图改嫁，故藏匿耳。”问：“陈阿功女在汝家以何日旋去，與耶？步耶？何人偕之行？”曰：“女九月初六日言归，贫人不具肩輿，遣其弟阿居送之半途，步行而去。”问：“汝两家相距远近几何？”曰：“十余里。”阿仲母子大呼曰：“并无归来，左右邻可质。”问王阿盛：“汝于何日何处遇见陈女旋家？”曰：“闻阿居言之耳，未见也。我家里许有三山国王庙，我九月六日锄园道左，见阿居自庙归来言：吾父命我送姊还家。我问曰：‘姊在何处？’阿居曰：‘去矣。’我所闻如此而已，余不知也。”问：“陈家贫富何如？”阿盛曰：“贫甚。”“至庙几里？”曰：“三里许。”“林家至庙几里？”曰：“六、七里。”呼陈阿功诘之：“汝女既已适人，汝家又非甚富，值兹米珠薪桂之秋，日日归宁何为？且夫家促回三四，汝不听去又何为？初三来请汝既不依，岂有初六无故自行送去之理？又不令汝子送至其家，半途而返，与无干之王阿盛言之何意？汝子无心一言，汝又何从而知？”遂援引以作证据！其为女改嫁播弄机巧无疑。阿功呼天扑地哭曰：“父子至情，蔬食可甘，何必富。婿家催促再三，坚不之许，自觉过，当送还补过，理所当然。儿子尚幼离家不敢太远，至于半途，则婿家亦已在近，我怪儿回太速，诘以未至半途。儿言已经过庙，有阿盛叔看见。今女无踪，是以牵连及之，我非不知女子从一而终，岂有婿在别嫁之理？”唤阿居问之，则年方十岁，云：“送姊至庙前而返。”问：“何不送至其宅？”曰：“父命我回家牧牛，听姊自去。”吓之曰：“姊现在汝家嫁人，何敢欺我？汝不实言，断汝指矣！”阿居惧，哭而不言。再三诘之，总曰：“无此事。”问：“庙有僧否？”曰：“无有。”“有乞丐否？”曰：“无有。”“左右有人家否？”曰：“无有。”“有树林否？溪河池塘否？”曰：“无有。”问：“汝家左右邻何人？”曰：“左右俱无邻居。”余终疑陈阿功所卖串成机局。而阿功刁诈，阿居幼小，皆难于刑讯。思：南人畏鬼，当以言试之。召两造谓曰：“汝二家俱无确证，难定是非。既道经庙前，则三山国王必知之。汝等且退。待我牒王问虚实，明日再审。”

越次日，直呼陈阿功上堂，拍案骂曰：“汝大非人类，匿女改嫁，且听信讼师欲以先发制人，汝谓人可欺乎？人可欺，天不可欺！举头上三尺有神明

知闻其人，三山国王告我矣。汝尚能强辩乎？汝改嫁何人，在于何处，得价几两，我俱知之，汝不赎还，今夹汝矣。”阿功惧不能答，伏地叩头求宽。余曰：“赎还宽汝。”阿功曰：“是也。为窃饿所驱，嫁在惠来县李姓者，聘金三两，愿鬻牛以赎之。”即将陈阿功痛杖三十枷于市，命之曰：“赎还释汝，不赎不还，枷死乃已。”于是阿功使其妻王氏往惠来求赎，李姓勒令倍偿财礼。王氏鬻一牛及幼女得六金赎之。林阿仲闻有六金，怂勤娘失节，遂私与王氏议和，得金更娶；而勤娘仍归李矣。陈阿功荷校两月几毙命，谓其妻曰：“早知三山王多口，悔不将牛及幼女早卖，免此苦楚也。今事毕，宜稟官释我。”王氏以其言来告。余笑而释之。

陈阿功乃绝好讼师，自犯自告，令人不疑。在汝层层驳倒，伊动层层辩开，舌底生莲，殊难招架。此等人若不畏鬼，将以何法治之乎？“早知三山王多口，悔不将牛及幼女早卖”二语，可谓奇绝。

西谷船户

潮为郡故产谷之区也。三岁浡饥，民生艰食。雍正五年，制、抚大吏请于朝，议发西谷十万石匀贮潮属各县仓，备赈恤平糶之用。诏报可。兵民以手加额相庆。而于是年夏米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谷价稍平。秋冬间抚藩派拨省仓西谷发运惠潮。观察楼公故广州郡守也，公在广府任内，平糶出入存留，未买谷价五万四千二百八十石，应买谷还新守补仓。而潮为公所属郡，乃议往高州买谷运潮，省劳费。时岭东谷价石尚八钱；西谷上者不过五钱，中者、下者在三、四钱之间。一举两美，制、抚以为便。于是运潮之谷，楼公毅然任之。领出谷价远近并买，遣潘田司巡检宋肇桐、乌槎司巡检张宏声、三河司巡检张德启、招宁司巡检范仕化分途押运。潘田司素有干才，能权子母，将谷价于佛山购广锅棉市之属带往高州发市，然后买谷以归。稍延时日，误风汛，即在高州洋面沉失西谷二千八百石，又在各山海洋报称被盜，又报漂没三舟，而私货毫无损失，或者疑之。乌槎司亦在海丰洋面沉失

西谷二千八百石；招宁司专在省城领运近买之谷一万五百五十石全付潮阳。范巡检以海船险苦，先由陆旋潮，押运人役各与船户串通沿途盗卖，每卖谷一石，押运得钱百文以为定例。所督八船自二月十八日在省开驾，至四月二十八到潮邑之磊口。

余适会海门、潮阳、达濠三营将官，勘酌修造战船木植。闻西谷备极不堪，兵以发饷为患。因羽檄行押运巡检范仕化，就八船中各起好谷一石送至县堂，会同海门营参将许君讳大猷，潮阳营游击刘君讳廷俊、守备永君讳福达，濠营守备吴君讳昆，即于县堂之上眼同风飏。每谷一石有扇净八斗二、三升者，有七斗五、六升者，合计匀算每石可得净谷八斗。复令范巡检会同弁目碾米，每石得米二斗八、九升或四斗不等，色黦且碎，三营有难色。余谓范巡检曰：“闻西谷素佳，道宪轸念民瘼，岂忍以有名无实之谷失嗷嗷待哺之人心，皆君辈不慎，致使船户舞弊至此，将奈何？”范愤然作色曰：“此皆道宪所买之谷，好丑惟道宪是问，船户不敢损毫芒也。时道府檄催收谷甚急，且言船泊海上风涛不测，万一或有意外之虞，将谁任咎？”余曰：“然，且受之。”遣书吏黄遇、赵平、邱潮、黄辉、陈良、陈智等带领小船数百往磊口接运。

则见船上高飘黄旗，大书“奉旨押运”。宪役高光等十人及招宁司外甥马相公，弓兵董明皆正容端坐，作上司差员行径；舵工水手如虎如狼，指挥呵叱。黄遇等相顾偃息，莫敢出声。先以水浸烂谷搅入和量交，群吏以不堪贮廩为请。船户厉声曰：“大老爷买下之谷，虽糠秕沙泥谁敢不受！汝主欲做官否也？”吏皆曰：“非敢不受，但湿谷别交可以摊晒。干湿混杂恐干者亦为所累。”船户曰：“我不管也。”吏不敢复言，亦屈意受之。是时船上诸人骄横无比，言必称大老爷。范巡检与吏言船户，必曰：“大老爷”；船户言舵工、水手，必曰“大老爷舵工、大老爷水手”。而船户水手日日轮流置酒与招宁司高宴妓女顽童，昼夜不绝。诸水手又设为量之法，将斛斜放，谷面不俟上满辄尽力向下刮之。群吏曰：“如此则每斛少一升有奇矣，我等将何以交仓？”船户曰：“大老爷斛面如是，汝等上仓与否，我安知之。”吏黄辉不能忍，出怨言，曰：“如此则我等每人须赔谷数十石，汝辈伤天害理，不存良心。动辄称大老爷、大老爷，岂教汝如是乎？”船户黄兆大怒，鸣锣党众，将黄辉打破额。辉跳入小船逃生。兆遣王阿受、李阿二等追至小船扑击之，小船户陈阿牡、蔡阿相皆被伤。招宁司马相公目视之而无言，时五月十一日也。于是小船尽逃，群吏踉跄归来莫敢再往。尚有三千余谷在船未收。

余不得已，复雇募小船于十三日檄委巡检范仕化带领交收。范仕化不肯。余思：仕化身为运官，船户其所管辖，又现任招宁司巡检，以潮邑之属员办潮邑之公事，有何推托之处。于十五日再行檄催，至十七日仕化犹不动，且言道宪系属至交，经连日具禀陈明，早晚谷船踈失不知是谁之罪。余闻其语，为之毛发悚然。知此人奸险能干，为上宪心腹、重用之员。既经连日具禀，恐夤夜将谷搬藏，凿舟入水，我咎其可道乎？因下列事由，详明列宪。即于十八日清晨亲率小船出海接运，而西谷愈出愈丑，有水注烂者，有发热如火者，皆收而不问。惟秕扁太多，似非原谷，疑道宪所买米何至于此，而范巡检力争，称系道宪贱价所买，海阳、揭阳皆是此谷发付，不干船房之事。余亦不与之辩也。越次日巳刻，吏复取扁谷来观，中多米粒。余思：道宪买谷焉有搀米之理？此确系船户盗取碾米。仍将糠秕撻下耳。碾米必在附近人家，吾得其问而入矣。因闲问两岸有邻村否？舟子言：“树林内有之，东为松子山，西为棉花村。”

余佯言舟中热甚，登岸乘风坐于松阴之下。少顷，有趋而过者，召问之，其人曰：“不知也。”余曰：“不知不已，今捉汝。”其人曰：“须问乡长。”余曰：“然。”即遣役拘棉花村乡长。乡长病，其母来曰：“欲究窝接西谷，则我老人知之，不必问病儿也。吾乡中钟阿信、钟阿兴、魏阿加皆为碾米数十石，或接往达濠发卖。对面松子山李阿家、谢朝士等更多窝接，朝士家中，闻尚有西谷未卖。急掩取无不获者。”余立刻遣役趋松子山谢朝士家。果有西谷四包在焉，连人及谷俱获以来。问：“何船之谷？”则曰：“邓文兴也。”命捉文兴。舟中言，文兴已往府。锁其舵工汤广万，讯之，则诸舟无不然者。余谓范巡检曰：“何如？”范曰：“因知之。”余曰：“知而不言何也？”范无言可答。

余将两岸窝接之钟阿信、钟阿兴、魏阿加、李阿家并八船船户黄超成等尽拘入邑，当堂确讯。则谢朝士于被获四包之外，另为碾米十三石；钟阿信代碾十六石；钟阿兴代碾十四石皆载往达濠发卖。李阿家代碾十七石；魏阿家代碾八石，又为载米六石往达濠发卖，又代买扁谷二石。余曰：“噫，磊石两村之弊不过如此矣。”讯船户黄超成，则侃侃直言：“在天字马头买扁谷五十石，虎头门买扁谷十石，至九龙又买扁谷十石，达濠买扁谷六石二斗，棉花村买扁谷一石二斗，沿途碾米盗卖共去好谷一百二十余石。除撻下扁谷七十七石四斗，今尚缺少额谷五十一石五斗。”问：“汝舟并无破损，何以谷皆涨热？”据供，系量交之前一日恐谷石短少，将扁谷用滚水泡湿而下不虞，黄兆等众人角口数日不来盘收，此所以发热也。讯船户麦长，据供，在

天字马头买扁谷二十石，油尾买扁谷十石，平海买扁谷六石，沿余碾米换菜食用共去好谷八十余石。除搀下扁谷三十六石，尚缺少谷五十八石。讯船户谢胜，据称，实名王光嵩，乃代谢胜押船，其买卖谷石皆谢胜自为之事，我不能知其详。只在天字马头卖去好谷五十石，随买扁谷五十石搀下，将开船时，又卖去十余石，平海、油尾卖去十六石，庵埠卖去五石，皆随买扁谷搀下。其他处盗卖及沿途碾米换鱼换菜，出去好谷不知几何，大抵亦有百余石，除搀下扁谷一百石二十余石之外，尚缺少谷九十石五斗。问：“汝谷亦发热何也？”据称，我等亦于将交之先用滚水泡下，使谷涨多不虞，因黄兆众人角口，数日不来盘收，是以发热。“汝八船皆泡水乎？”曰：“然也。”讯船户黄兆，则黄兆揽载未回，而所获者乃舵工林家相也，据称，黄兆在天字马头买下扁谷五十石，虎头门峡西买扁谷二十石，九龙买扁谷十五石，沿途盗卖及碾米换菜食用共去好谷一百三十余石，除搀下扁谷八十五石，尚缺少谷四十七石五斗。讯船户李德，则系黄奇昌、黎阿二公共之名，黄奇昌在府未获。据黎阿二供，在庵埠买扁谷十石，在潮邑买扁谷二十三石，达濠买扁谷三十石，沿途盗卖碾米换菜共去好谷百余石，除搀下扁谷六十三石，尚缺少谷三十四石五斗。讯舵工汤广万，据称，船户邓文兴买卖之谷不能深知其详，止五月初五、初六两日，在磊口有小船载扁谷二次，文兴共买二十余石搀下，沿途盗卖碾米大约不及百石，搀下扁谷不知多少，会尚缺少谷四十五石。讯船户谢永兴，据称，永兴在府未回，我乃舵工李昌桂也。永兴雇小船在东莞县买来扁谷五十石，天字马头买扁谷三十石，庵埠买扁谷四斗，沿途盗买碾米换菜亦不过百余石，除搀下扁谷八十余石，尚缺少谷三十三石五斗。讯船工陈裕兴，据称，裕兴在郡未回。我乃舵工黄志成也。裕兴于二月十七日夜用小船三只剥载好谷五十石回家，在东莞县买来扁谷五十余石，虎头门买扁谷三十石，沿途盗卖碾米食用大约亦百余石，除搀下扁谷八十余石，尚缺少谷五十石。余曰：“噫，是矣。”登即移行达濠营并檄招宁司官吏将八船驾往达濠港内严加看守。十船户黄超成等诸人羈禁人通详。一面关移海阳县提拿船户黄兆、谢永兴、陈裕兴、黄奇昌、邓文兴各正身赴县质审。

六月初十日皆至，复讯之。则黄兆实名林有德，据称，天字马头、虎门、九龙共买串扁谷八十五石及碾米食用盗卖，缺少之处与林家相所供若合符节。谢永兴实名滕有兴，据称，省城、东莞、庵埠共买串扁谷八十石四斗及碾米食用盗卖，缺少之处与李昌桂所供若合符节。陈裕兴自言，东莞、虎

门买串扁谷八十余石及碾米食用盗卖，缺少之处与黄志成所供若合符节。邓文兴乃汤广万，问之汤广万乃邓文兴所供，卖撵扁谷、碾米盗卖缺少之处，亦两人如出一辙。黄奇昌诡名刘阿进，据称，买串扁谷于黎阿二所供六十三石之外，尚有天字马头买串扁谷九石，虎门买串扁谷五石，建濠多买扁谷五石，共串下扁谷八十二石，余供亦如一辙。至问其有无给与高光、马若愚等每石百钱之陋例，则八船户合口齐声并称一钱不少，无一人有异词也。余掩卷叹曰：“诸船户经审数次，不用动刑，先后口供弗差铢黍。此尚何疑义哉！彼行人贸易之细，民贪小利无足怪，向非押运官役养成骄纵，亦何遽至于斯！猫鼠同眠，嫖饮浪费，公然以贱买丑谷，勒抑属员之恶声加之公忠为国之道宪，非平日深受宪恩之人所宜出此也。据招砂都约保邱朝、黄经等禀称，松子山、棉花村盗出谷石，招宁司马相公、弓兵董明、宪役高光等诸人皆预焉。约长王琼林、船长邱兆美、保正王朝等禀，查溢接西谷小船钟阿信、钟阿兴、魏阿加等之外，尚有招宁司巡船私自载运；而脚夫吴阿孙自言范巡检之子大相公令将西谷代为挑至米铺碾米八石，入巡司衙门食用食者二次矣。约保将吴阿孙解到讯之果然。一时几不能忍，欲将范仕化、高光等问成盗首通详参究，念系上台钟爱信任之人，投鼠忌器，有伤宪心，恐非自全之道，再四思维是以中止，只将串和盗卖情书申宪究追。但思范仕化等护庇船户竟以丑谷尽透道宪，置身事外是诚何心，今水落石出，八船船户串下扁谷六百余石，缺乏额谷四百余石，则此中情弊了然矣。

六月二十二日潘田、三河两巡司运到高谷，在澄海县溪东港遭风淹没殆半。其谷或在水中捞起和泥晒之，咸水浸淫，外干内败。奉宪谕各县四六匀拨。余者尽归潮阳。是以潮邑又于四六之外多收水谷三百余石，计接受潘田司好谷一千三百七十五石，水谷一千三百八十石。三河司好谷二百七十九石，水谷二百七十八石。水谷谷色点黑，触手成灰。经先委招宁、三河两巡检勘佑前运西谷之暇，并取一石晒干碾出灰米三斗六升，米户以为无用，及早设施赔补八百石可已，迟之则归无何有之乡，全为交盘大累矣。统计潮阳一邑，共收海运西谷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二石，或交代风陨、或碾米给饷均应赔补三千二百石，县令为道宪属员自分代赔二千二百石，共撵和盗卖缺额一千余石之谷，应于各船户名下追补，此大公至正之道也。

上宪檄行海阴、潮阳二县会审究追将其船变卖赔补，而招宁司巡检范仕化屡藉称道宪之命请释船户。余以事经通详，案未会审，不敢私释。而范仕化背出危言，余佯为弗知。此间制、抚题明西谷兑拨沉失情由，将四巡检

参革发讯。仕化愈怀怨怼，每道宪之前播弄是非，余适奉檄召至郡促出仓收面请宪示，道宪仍命审明将船变价赔补。余思：范巡检监守自盗，已经漏网，倘将船户尽释，则千石将问何人？为道宪赔补二千余石固所甘心，为船户赔补一千余石，无此情理。范仕化言此等谷石何须赔偿，即使新官交代，有道宪泰山为主，谁敢不接受哉！然余心终未敢安。仕化退，谓人曰：“招宁司虽暂时落职，总有开复之期，潮阳县亦在旦夕，且祸烈于我百倍，直张目俟之耳。”寅僚以告。余曰：“仓谷颗粒，皆关民命，未便有名无实，欺诳朝廷。况道宪大人长者，为国为民断断乎无此事也。”越数月欺言果验。

仓谷民命所关，押运官役，猫鼠同眠，以国家勤恤民隐之隆恩，恣其嫖饮花梢之受用，虽欲不治不可得也。阅至令君亲造海船。因看见数粒之米，就地生风，究出许多奸弊，一网罗尽，供招历历，不觉为之拊掌称快。但上司欲为掩盖，则投鼠忌器，岂可过于认真，自贻伊戚。朝廷远而上司近，信乎邑令之不可为也。

忍心长舌

林振龙有女曰贤娘，嫁刘公喜为妻十有一年矣。生一子一女，翁姑无恙，庐舍晏然。公喜以贸易为生，家虽贫亦不至馁毙。公喜父国奕以坟山雀角待讯揭阳，适病剧，公喜母携孙往视之。林氏及幼女阿进在家。未几振龙令归宁。以去，邻人以为常事弗疑也。及公喜归，自厦门入其室，不见其妻。邻人陈孙典以归宁告。公喜之振龙家，则振龙不见，见妻母钟氏问贤娘。钟故为骇愕曰：“无之。”公喜言：“某日来在汝家，邻里众目共见，何言无有？”钟氏曰：“固无有也。”公喜归，沿乡访问，知为钟氏遣子林开乔及贩者郭阿连嫁卖以告。其族人刘文实率刘国定、刘国重、刘勤、刘连等偕公喜至振龙家大噪，振龙父子不敢出。公喜计无所施，将林园所种署芋残毁狼藉，钟氏出阻，文实等哗然詈骂之。公喜痛妻不见，狂跳叫骂龙无礼。钟度无退敌之策，入持剃发刀出，当众自划邻颊。诸刘皆惊走，然钟氏刎未及喉，刀伤甚

轻，固晏然无恙也。

公喜犹不已，必欲究知贤娘踪迹来告：林振龙卖灭其妻。振龙亦告：公喜卖灭其女。公喜告钟氏谋叛郭阿连嫁卖贤娘及阿进不知所之，索妻女二命；振龙亦告公喜谋叛郭阿连嫁鬻贤娘及盗獭行凶杀伤夫妻二命。因遣役记摄郭阿连，未至，未讯也。越二十余日钟氏以病死。振龙视为奇货可居，以活杀妻命来告，云：钟氏痛恨公喜卖女，公喜听监生刘文进主谋，聚众行凶逼杀钟氏，而告词开列元凶。然则又系刘文实，而非公喜拐卖逼杀，皆云文实之事。余见其前后矛盾，不问可知为荒唐，事涉命案不得不为诣验也。钟年五十有六，旧划刀痕已经痊愈，身黄瘦，并无微伤，活杀之控虚诞极矣。但贤娘踪迹未明，黑白难分，势不能以中止。拘出郭阿连问讯，则钟氏前后商谋嫁女事情及遣子林开乔同送贤娘，由惠来而之甲子所，嫁与李姓者，为妻言之，历历皆有确据。而振龙恃有亲为惠潮观察使心腹干差，专在外访求官司得失，而其族又新近与邑中仕宦者联宗纪纲数辈，罗列尸场，自觉有赫赫之势，坚不输服。

余移檄海丰并遣隶役偕郭阿连之甲子所，窥伺李家住处，获出林贤娘，交署尉张东海遣解来潮。林振龙要贤娘于路附耳数言而去。贤娘至，言十八于归，今行年二十有九，生一男一女。男为夫公喜所卖，女为郭阿连所卖。问：“卖汝者谁也？”曰：“刘文实也。”问：“汝与刘文实有私乎？”曰：“无之。”问：“无则曷为从之奔？”曰：“为文实之母马氏所欺也。因夫公喜非翁姑所生，被逐无房舍可居，在文实家借宿，而夫赌荡作贼，不顾妻子，无衣无食，迫为文实所卖。”问：“汝父母知乎？”曰：“不知也。”问：“然则汝自愿嫁乎？”曰：“不愿也。”余曰：“噫，奇哉！汝二月二十八日在母家遣嫁，何云‘文实曰马氏遣郭阿连到我母家给去耳？’”彼言：“翁姑死令我之揭阳治丧，我是以从之去。”问：“是夕宿谁家？”曰：“宿洋内乡郭阿连家，次日宿惠来，又次日宿甲子所，至三月初七日嫁与李云义，聘金三两，刘文实、郭阿连分之而去。”问：“汝平素与阿连有私乎？”曰：“无也，平素并不识阿连。因马氏遣来始见面，尚诈名阿顺，后乃知之。”郭阿连以首抢地大呼曰：“冤哉！我实受钟氏之托，称贤娘新寡，近地婚姻富者非偶，贫者无所得食，惟海丰甲子多鱼盐之利，易以谋生，人多温饱，令我同林开乔一行耳。我乃男子，贤娘少妇，非亲兄，林开乔同行，钟氏肯令其女从我去，即贤娘以安肯从。不相识之男人过都越邑之他郡以去，此理甚明，情甚确，如彼所言我不服也。”再讯贤娘，贤娘以父兄先入之言为主不实供。刑之不变。讯林开乔，开乔无可

答，亦但诱为文实。刑之不变。讯刘文实，文实固称无有。贤娘、开乔力指之，刑亦不变。再讯郭阿连，阿连曰：“止有林开乔母子，与他人无一毫干涉，刑之，终不变。”余复呼文实讯之。文实呼天扑地言：“公喜乃我从兄之子，岂有欺诬侄妇转卖他人之理。且我非游手穷饿，有妻有子有田有宅，肯作丧心病狂之事？与郭阿连分三两污秽之财，我若果有此情，郭阿连岂甘代罪？刘公喜岂不我怨？即林振龙焉肯舍我而告为公喜所卖？我又安与刘公喜往噪振龙之家？以此嫁祸有死不服。”马氏：“我二十孀居苦守二子，今行年七十，足不履户庭，非礼之言不出诸口，岂有劝人改嫁，做伤风败俗之事？若有此举，则从前守节皆虚矣。此妇人忍心害理，十余年结发恩深，甘反而从他人以去，又敢诬夫非翁姑所生，复诬以赌荡作贼，宅舍坚好，诬以无室，男子在家，诬以鬻卖。如此妇人何事不可出诸口，尚以其言为可信乎？”因遍询邻居陈孙典，房族刘绍万、刘国来、刘文忠，乡保杨鼎显。则公喜素守分循良，无此匪丑行，贸易为生，亦无赌情，室庐完固，与刘文实尚隔一村亦无卖子。乃再呼贤娘问之曰：“你言公喜卖你男有诸否？”曰：“然后。”——“卖与谁？”曰：“卖于阿翁。”刘国奕大哭曰：“天乎！公喜乃我夫妇亲生之子，公喜之男乃我之孙，何买卖之云哉？”

余不禁怒发冲冠。命批贤娘颊二十，拶其指，打之三十，贤娘声色不动。余曰：“野哉！伤风败化至此妇极矣。”吾早知其妄，但林振龙挟上司成势，不得不使其词。此妇岂为人所欺者？既明知洋内乡为郭阿连之家。又惠来甲子，日日止宿之处，条分缕析，岂有被欺揭阳之理，且诬夫为赌、为盗、为非翁姑所生、为无室无食。如此泼妇何言不可出诸口？彼以刘姓为仇讎、为土芥，岂肯为文实所卖，况其登车就道实出林振龙之家，与文实迥然风马，非郭阿连平昔私通，则林开乔之行无疑也。贤娘乃服。言：“并非与阿连有苟合，但连年饥馑，卖女者多，不止吾父母。”而林振龙、林开乔亦自知不可掩饰、俯首伏罪，不敢复诱为文实，但乞免追财礼。然与刘公喜索殡殓之资。而公喜欲令其贖还幼女阿进。郭阿连言。阿进乃开乔、贤娘卖在甲子所，亦不知其处。命贖还之。问公喜、国奕收回此妇与否？父子皆叩头流血曰：“不敢也。”乃听归后夫，即日出境，免使久留是邦为潮邑山川之玷。郭阿连按律枷杖。林开乔以母丧姑开一面之网。追聘礼，贫无可偿，劝刘公喜姑置之，勿以污秽之财，羞及阿堵使觊门第者，以为有不祥之气，而林振龙以年老姑宽，勿谓有人在宪司之侧，果扬蛙藉丛者之泰山可恃也。

天下残忍不仁之妇，至林贤娘极矣。半生夫婿及翁姑男女轻

轻抛却，无一毫顾惜之心。且信口诬蔑，必欲网害其族人而后快，虎狼蝎蛇，盖由家教也。钟氏视人尽夫，振龙、开乔均非人类，风俗之坏，一至于此。非贤令君极力转移宁有瘳乎？

仙村盗

潮阳有大盗，曰马仕镇，太学生也，名鸣山，字仕镇，所居乡曰仙村。在贵与之南六、七里，地属举链都，土沃壤，四望无际，溪河交错，水清树绿，夜月一花，渔舟上下，呜呜啾啾相歌唱以来往，风景不亚于苏、松，固岭东这胜概也。昔人以仙村命名，今则为盗藪矣。

马氏故巨族，其丁男二千有奇，分三寨鼎足而居，左右乡村莫敢睨视。仕镇豪雄犷悍尤为马氏之冠。生而有盗行，见人财物，则心不能平，不攘之以去不止。虽至亲密友亦必深藏示虚，不敢使一注目也。长而慕柳跖、宋江之为，人，招邀匪类，往来淡洽，四方无赖之辈皆归之。居舍旁有大楼，高广坚固，群盗至皆款之楼中。大意以穿窬为主。飞檐走瓦，钻墉穴地者为上客；驾舟逐流载私艇攘客货于水者次之；怀石袖椎依道旁，颠过客而夺财物者又次之。楼中人众至百余，出入往来，掉臂瞋目，横行无所忌。民有犯颜色者辄挥拳相向，当急急谢罪，惟恐不及。迟则夜入其家，罄诸所有矣。耕牛入村，追者在门，屠者在室，悬皮肉当户而市，牛主亦不敢睇观而去。乡人畏之如虎，不敢斥言，为隐语曰：“大楼公，或曰楼鳖子公者。”尊称鳖子者，潮人最贱恶之号也。仕镇以攘窃起家，渐至富饶。康熙四十三年捐资作太学生，自是俨然士林，群盗不复曰：“大哥”，而共称为“马老爷”矣。马老爷之名，震潮郡，抚按承差、道府胥役皆潜与往来。凡上官差员出访事者，十有九主于其家，以故邑中绅士、县吏捕役，莫不趋奉缔交，惴惴然惟恐稍拂意也。

然贵山、峡山、洋鸟、泮水、黄陇、举链之间，家家不得安寝，百里之内多怨嫉而不敢言。有密白于官将捕治，皆以负固不可得。转差抗提视为无足轻重。前后任潮邑潮篆者十令，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获，或设法笼络之。彭

令君以五都钱粮委之征收，仍攘窃如故。且侵欺科派无所底止。及支令君赫然震怒，移檄守将借兵四百亲诣仙村擒捕之。仕镇命三寨皆闭门拒守，于垣墉上施火炮直向支令君拒敌。营弁恐杀伤启大衅，急命班师。支令君恨不能已，而上官左右皆马氏腹心，且反于支令君督过，不得不涣然洋释。自是仕镇威震惠潮，莫敢有萌擒捕之想者。魏令君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号曰总约长。仕镇益骄横无所畏，时或至邑治，无敢问及，而攘窃渐行于城中，布帛货铺择肥而食。地方奸宄、世家大族子弟且有阴为党羽坐地分赃者矣。

在监生陈开发者，贾人也，居积布帛颇饶。仕镇侦知之，时有华桥人胡其畅为峡山和平一方巨贼，然亦依仕镇门户听指挥。仕镇遂命胡其畅率马阿一、刘阿信、黄阿尾、蔡阿乙等以轻舟直抵降津，乘黄昏进城，三更破壁，入陈开发铺中，恣意搜括，大获所利而去。时署令白公仙游开发以其事告县尉，公差访缉，而贼舟扬扬，得意摇曳以过林八渡，为水保方东升所获，连舟擒捉以去。胡其畅等皆就缚，惟刘阿信入水逃生奔报马仕镇。仕镇就亲诣林八渡见方东升。则东升已将布帛绒线各赃物尽起而藏诸安阴，使保正李茂开入县首报矣。仕镇饵以利，胁以威，东升亦恐，还其大布四百丈并胡其畅等皆释。未几捕役至，遇胡其畅将归华桥，遂为所获。方东升以所余布帛绒线缴县尉，尉召讯供，始知马仕镇所为，遂据情详报郡太守。而余方奉檄摄潮篆未知其事，但素闻马仕镇为一方大盗，经十令捕缉三十四年弗能获，思欲为地方除民害。十月十七日将之潮，舟过仙村，见三寨鼎足，人烟稠密，寨内大楼巍然雄壮，诚非可以力获者，夜踌躇不能寐。

访知仕镇有甥林承，为潮邑马快役。喜曰：“在斯人矣。”十八日抵潮赴任，密呼林承至内室，谓之曰：“汝欲生乎？欲死乎？欲全汝妻子乎？灭汝门户乎？”林承骇愕，叩头流血不知所为。余曰：“汝舅马仕镇汝能致之来则生，不来则死，囚汝妻子，灭汝门户。”林承泣曰：“此事甚难，非强力兵威所能济，容徐图之。”余曰：“宜速不宜迟，彼未知吾三尺，汝尚可以诱致，迟则不出矣。吾遣林光、翁旭等五人与汝偕，汝先为调虎离山之计，然后相机而行可也。”林承令林光等且俟，而自以他事往仙村见仕镇问安否，若为弗经意也者。乘间言曰：“舅专制一方为总约长，今新官莅任得勿往谒乎？”仕镇曰：“吾方思之。”林承曰：“何以思为，去则去，不去则耳，谁勒吾舅者，但莅止方新，有过堂应卯之例，可因此覘其能否？其可畏耶，则后此稍避之；其可狎耶，直儿戏藐之耳！”仕镇曰：“我闻此人似可畏。”林承曰：“虽极可畏，

初至茫然无知也，乘未知而一出，为邑人所观瞻，以后即裹足不前，人不敢以抗拒目我。”仕镇曰：“然。”即令人操舟指县。林承又佯以他事辞去。仁镇入邑，则林光等笑语迎之行。

余方坐堂上，按十三都约保名籍。吏唱：马鸣山。不到。余不能答。有顷问：“今日不到者几人？”吏曰：“十一人。”余佯怒曰：“无礼哉！此不到者皆贼也，当捕治。”适见林光拊一人背，若趣之前者，其人尚瞻顾犹豫。林光跪下代禀曰：“马监生到。”仕镇不得已而前。余曰：“汝监生马鸣山乎？”仕镇曰：“然也。”余曰：“善。汝少待，有言相商。”命林光款之。须臾堂事毕，有报盐司渡江者，将出迎，乃置仕镇于狱。及暮自郭旋。吏赍府檄清审陈开发盗案。鞫诋之，方东升言之历历。胡其畅亦不置辩，惟仕镇昂首辩论不肯一实言。余怒将刑之。仕镇曰：“监生也。”余曰：“汝三十余年老贼拒捕久，害人多，今日天使汝遇我，是灭欲亡汝也，汝尚不觉悟乎？我今讯贼，不讯监生，治盗贼而不加刑，天地间无是理矣。”仕镇犹不服。命拷其足三十捶朴诸地。曰：“汝不实言，吾今毙汝。”仕镇自度不免，始将行窃陈开发情形及方东升盘获始末直言不讳。且云勾引行窃者为姚阿馥、林阿顺，同党往窃者为胡其畅、马阿一、黄阿尾、刘阿信、蔡阿乙等。与胡其畅供词丝毫不差。问：“平日共劫几家？”仕镇曰：“难以记忆。但被害无一人敢告，我则是无其事。”余曰：“汝积威至此极乎？今即无一人敢告汝，汝亦未必有生理。”因遣役分缉诸党类，而仕镇之羽翼已星夜飞报其家。马氏族人恐大兵且至，乘夜遣楼中群贼四散逃生，急离潮阳尽归海、揭、饶、平入深山以去。黎明捕役至无所所得，惟马阿一被获。与姚阿馥、林阿顺等质供皆如马仕镇、胡其畅所言，余乃将群盗锢狱，详报列宪。请咨部革去监生以凭尽法研究。而贵山、峡山、洋鸟、灭水、黄陇、举链之人，尚恐仕镇不得死，出为反害。而仕镇妻子及马氏族人沿乡索助食费，莫敢不潜输之，且亦莫敢出一言。余道经贵与唤田间老人问之，皆云，仕镇一日不死，乡民一日畏惧，即暗受科派亦不敢一开口也。余恚甚，欲重创之，终以监生未革，不得加严刑，复捶其足数十。而上官文移讯诘，上下往返经一年逾两月仍未咨革监生，而余以奉参离任，其网漏吞舟与否，则俟后之君子矣！

吾友旷鲁之又恨余不将马仕镇扑杀而拘牵文义，效俗吏之所为，受人掣肘，空劳笔墨。若使巨奸逸罚，则贵山都百里内外遭其殃害无有已时。不知谁之过也，余亦悔之。

马仕镇乃有名巨贼，族大党多，负嵎悍鸷，即靡护符，亦难获

治。况名器在身，而上官衙役，皆为交好，无怪乎十任三十四年之未如何也。令君得手在未到任之先，即行布置，此时疑畏，未闻迅雷不及掩耳，如缚鸡豚毫不费力。所谓兵贵神速将以谋胜者。阖邑人民欢声动地，不但峡贵洋泮之间夜户不闭，即邻邦盗贼莫不相戒远遁。文武寅僚咸为手额，督抚司道尽皆称能，亦一时快事也。惜监生未能骤革，文移上下，往返经年，仅仅羁继狱中，不获按法惩治。可见百足不僵，而邑令掣肘之难。然贼恶贯盈，新任者，亦岂忍俾漏网哉！

尺五棍

有杜宗城者，以狂病失水来报。云：其妾郭氏名阿贵，染时疫病热昏狂，于此六月初十日坠入鱼池，人莫知踪迹也。翌日尸浮水面始觉淹没，甚为悼惜。乡长杜若淮禀亦如之。

诘朝诣验。据宗城称：郭氏乃海阳人，年二十四矣。娶来一载，未有男女，亦无外家亲人往来。问：“嫡妻在否？”曰：“林氏，年三十八生二子二女，子阿遵、阿贤皆十余岁，幼女方在抱，长女阿端年四、五岁。”郭氏因病入水并无殴伤威逼诸事。乡长杜若淮，左右邻杜立卫、杜宗炯同居亲弟杜意梅皆言不知何时落水，并未闻有殴打情事。命仵作薛顺偕宗城先往相视，当场唱报以凭亲验，呼其子女皆至，遍观之，阿遵稍长，乃细问阿贤，不以实告。余屏诸人去召稚女阿端至座侧细询之。阿端初不言，问之再三，尚以无人殴打为对。余曰：“阿端欺我，我已知阿贵为汝母捶打，阿端汝不实言割汝舌矣！”拔小刀置案上。阿端恐，不敢对。余曰：“无恐，止言阿贵何事见殴，便释汝。”阿端乃言，曰：“偷糖耳。此初九日吾母糖藏罐中不见，怒阿贵偷窃，故打之。及父回家，吾母又言，亦以扇扑之两下，是晚阿贵不睡坐至半夜，次晨不见造饭，始追寻，则无矣。”问：“汝母用何物殴之？”曰：“木棍也，有尺半长。”余曰：“棍今安在？”阿端曰：“在吾母房门后。”余曰：“汝往取来。”阿端曰：“诺。”是时我低声密讯，阿端亦低声应答。杜姓莫有知防备者。命

差役郑可、郑应等抱阿端直入其家，即于林氏门后将小木棍携出。宗城母急趋欲夺之去，已无及。余视其木棍果止尺五，封之，以属吏验郭氏尸，伤两颊，皆遭凶拳；手足被棍者四处；额角磕损、鼻、指甲泥沙，其为毆后投水无疑。唤林氏讯之，坚不吐实。余以尺五棍示之曰：“证据在此，虽欺何为？”林氏犹饰说冀掩盖。余曰：“凶棍起出，伤杖相符，汝事因吾亦尽悉，即嘴长三尺亦无用也。俱婢妾偷糖，有干家法，汝为主母扑督教诲，亦是分所当然，且伤非致命，投河是实，汝直言无讳，吾即为汝断结，省汝拖累不亦善乎？”林氏左支右吾不以实告。余曰：“汝以我为欺乎？妻但毆妾律无威逼之条，汝一实言，便可结案。”林氏总以未毆为辞。余曰：“既非汝毆则此案不得结矣！伤痕昭彰，伊难抵赖！”林氏曰：“池中撞损耳。”余曰：“此妇太巧，尸上下伤岂汝三寸长舌所能一一掩盖。他日郭氏亲人来告命案，牵连林杜两家，凶手加功无所底止，果有别人毆伤汝等累方大也。”林氏故不承。因将案内诸人带至县堂复讯。临行谓其家曰：“林氏妒悍杀妾罪甚重大，今阿端言是偷糖则事可开释；但林氏不肯招承，是以未得结案耳。阿端为一家恩人，我今交汝等善待之，并着左右邻家看守保护，如有一人敢楚挞阿端，或阿端偶有他故，我必将本家并两邻一同究治，汝等慎之。”

越翌日，既望。再行廷鞠，宗城自认扇击二伤。余笑曰：“扇焉能有伤？汝且言拳棍六伤者谁也？”宗城无以应。呼林氏讯之。林氏犹不承。余曰：“汝直言是何人毆伤，则释汝矣。”林氏利口乱辩，固言无伤。余曰：“此妇悍恶极矣，命刑之。林神色不变，撈其指不承，打之二十亦不承。余笑曰：“鬼也，汝首实则无罪，我前言已尽矣。汝必欲固执无伤，彼死者安肯瞑目，且我已复加亲验，比对伤痕，凶杖处处相符。汝尚欲卖弄口给自招刑罚，此乃郭氏冤魂在旁教道，不使妒妇漏网。汝面目甚是不善，凶气逼人，非得一番痛楚，无以惩世间狮吼之辈。善夫！善夫！”宗城乃谓妻曰：“事已难欺，实言可也。”乡长、左右邻杜若淮、杜立卫、杜宗炯等皆劝之曰：“娘子，举头三尺有神明，恐不由人抵赖？汝自作自当，不必妄思诬卸徒自苦也。”林氏乃据实真言：因郭氏偷糖四、五斤，我怒以掌连批其左右颊；郭氏犹强辩，乃以木棍击其左手右臂、两脚腕。彼是夜何时下水，我实不知。翌日见尸浮出，我亦悔之。余曰：“汝棍即此乎？”曰：“然也。”然则何为不实言？曰：“畏罪兀敢也。”再问宗城及乡邻果非因别故。无别人毆打乎？皆曰：并非别人毆打。林氏所言是实。余曰：“噫，鄙语云‘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其林氏之谓乎？汝但勿为欺，何须刑罚。因妻毆妾无威逼之条，故郭氏不肯干心，使汝十指

受累，今亦足矣。”断令杜宗城将郭氏厚葬，仍罚米十石用作囚粮，以为呈首不实者之戒。

后越四月而宗城仇家，且谋出一郭汝赞者来告；杜宗城奸杀移尸。将杜立卫等八、九人一网诬陷。见案卷明晰，不得遂需索之愿，反逃去，不敢与宗城对质。宗城夫妇乃喜惧交集也。

林氏之殴郭，一半为糖，一半为醋。郭氏之短见，半为目前，半为平日。故林氏一拶断断乎不可少也。得法在密问女孩，哄出尺五凶棍，个中情事了然矣。林氏弄巧成拙，乃是天理昭彰处。倘听其一直招承，皮毛不损，不特郭氏不能甘心，旁观者亦未免有不平气也。毋枉毋纵，极妙！极妙！

林 军 师

竹山都华阳下垄之间皆滨海，西北平原沃衍，一望良田，东南汪洋千顷。民之居其乡者，耕渔半焉。潮三年荒歉，余下车斗米三百钱，地产番薯可代。谷一斤鬻钱十二，佃户抗租踵相接也。幸迓天休风雨以时，岁登大有，斗米仅钱四十，薯十斤方获四文。万井宁盈，民生和乐。川泽献瑞，前溪生白蛤，后溪产蚶苗，皆数十年来未有之异。小舟千百，朝集暮归，水面喧嚣，如同海市。则有势家大豪，或出垄断，藉称祖业，霸踞港汊。余方厉禁之，不许与小民争利而恐其未尽也。

一日，有下垅民吴云凤呈监生郑之风、郑之秀霸占官溪，凡小艇扑蚶者，日纳郑氏钱卅文，名曰：“花红”。云凤因七月十八日纳钱稍缓，郑之秀率童仆曾阿重等十余人击碎小艇，仍擒云凤至仓私刑，甚属非理。仅抄贴督宪，严禁绅衿势豪冒称海主，告示上呈，伏乞按律申究。而吴阿万、吴兆华、吴兆备、吴云潮等各有呈词，合口齐声。余思：郑为潮阳巨族，之秀兄弟监生霸溪专利情似可信，况其毁舟斗殴必非全无根据者也。飞差摄讯。则郑之风先于是月十八日来禀，吴阿万等抗租恣横，杀伤田三、郑之秀，抢剥

衣服、银钱，经檄发冯尉验讯；裂颊破鼻重伤种种，而吴家抗不到案，且分遣亲人往督抚、藩臬、道府各辕门告郑氏霸海横抽。余思：欠租口角亦属细故，果如郑禀所云，吴家何以疾痛迫切两日之间多人上省，遍呼制抚各当道，又似有大冤大苦不能顷刻缓者也。集两造于庭鞠讯之，则抗租逐殴是实，横抽毁船全属子虚。余曰：“噫，异哉。乡保里民皆畏郑氏至此乎？约长林青云、保正卢绍先、乡长邱开发、里民曾朝等皆指天誓日，代为郑氏称冤。且言八乡人民并无听见郑家有霸占溪海之事。如郑之凤、郑之秀果以横抽毁船伊等皆愿代郑坐罪。”余谓吴云凤曰：“尔等连年欠收，今岁初登大有，数载积逋安能尽偿，即有挂欠田租亦属寻常之事。田主不以情相恤，刻意取盈，已非主佃休戚相关之谊。而郑生生长巨族，强横成风，汝等不能甘受，或有拒之过当，此事甚小，汝何必掩讳实情，妄加以霸海横抽之大罪。若使上司允行，必将直穿到底，水落石出，自惧诬告反坐，此讼师误汝也。”云凤曰：“诚如明镜。因吴阿万、吴云潮、吴永祥等有欠旧租数石，田主至家迫取，甚为暴戾，阿万合我等君置逐之，追至下地乡，田主倾跌仆地，我挥拳伤其口鼻，永祥执木棍击其头颅，当为邱开发、曾朝等劝解，各自散去。”问：“同追殴者几人？”曰：“吴阿万、吴阿千、吴永祥、吴阿添、吴云万、吴阿桐、吴阿乐、吴阿二、吴阿凤与我共十人耳。”问：“抢银四两七钱者谁也？”曰：“阿添、云万也，我与永祥亦分而用之。”问：“抢衣服被帐者谁也？”曰：“众人皆有之。”再讯吴阿万、云万、阿添、永祥等诸人，皆无异词。

余曰：“噫，实情得矣。但霸溪横抽之妙计，往省遍控之高手决非尔等所及，尔讼师是何姓名？以实言告我则已，不然将夹尔。”云凤曰：“林军师也。”问：“林军师何人？”云凤、阿万皆曰：“林军师乃善为词状者，当今第一利书有名之人，邑内外谁不知之。”余曰：“我不知也。尔且言其名字、住宅。”皆曰：“监生林同璧也，家在东门内，离此不远。”因遣役飞拘林同璧，并密谕差人郑岗、林州将其案头字楮不论真草巨细俱取以来。复问吴云凤曰：“汝等何以识林军师？”曰：“吾叔有婿萧见老，邑内监生也，引我见之。”问：“何以为谢？”曰：“先送贽仪三两五钱。许事毕之后谢金十二两。军师言，此罪甚大，万不可以诉免，我有奇计竟置欠租勿道，反控田主霸占官溪，横抽害民。一面遣人赴郡赴省遍控上司，以壮声势，县官闻控列宪，自然不敢拘审，他日奉宪准行，则我为原告，势居上风，使其不准亦已迁延月日，欠租细故时过事灰，此万全之策也。”言毕，林同璧银顶衣冠摇曳而至，言：“监生无罪见召何为？”余曰：“侧闻军师大名，欲一求教。”同璧曰：“监生未尝有事

也。”郑之秀曰：“假监耳，冒顶死名林廷捷被告发，提问迫扎报，故礼房有案可查。”余曰：“真军师，不论是否假监，汝且言吴家事如何？”同璧曰：“我从不识吴家何人。”云凤曰：“军师不必推托，今奇计弗行矣！”同璧故不承，曰：“我实不知汝等何事？”云凤、阿万皆曰：“此事实军师所为，我等乡愚无知，惟军师之命是听耳。军师令我先送贽仪，我则三两五钱恭敬奉之。军师令我事毕之后谢金一十二两，我则仅凛识之。今霸海横抽之计不行，军师当别有奇策，不可使众人受累。同璧犹不承，而差役郑岗、林州以搜得林同璧案头状稿呈上，报阅之下，则吴云凤等词皆在焉。并有为萧、姚、林、赵数姓舞弄刀笔及代人上省告诉之稿，又开列各当事款单，积成卷轴。余亦与焉，令林同璧一一视之，皆点首无辞，惟款单不认，言诸人悉系亲戚，是以代劳，岂敢妄捏款单，且非长作词状者亦无得财。惟吴家三两五钱是实。余曰：“款单亦无碍，止不宜悬空造作，汝且试条条议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不敢自怙过也。”同璧叩首力辩。余曰：“姑置之，但汝军师之称始于何时？是汝自加此号以招徕讼客，抑众人推尊之也。”同璧曰：“众人是如此说，犯生原不敢受。”郑之秀曰：“彼公然受之，今在大庭之上，吴姓呼出许多军师，彼并不辞。”余曰：“林军师情罪重大，非此案所可完结。先将吴云凤、吴阿万、吴阿添、吴永祥、吴云万各杖三十，追出所抢赃银衣服被帐及原逋租谷给还田主，仍枷号两月示众；羈林军师于狱，候究明包揽别案词讼赃银确数按律尽法创惩，以快一邑人心，永垂鉴戒，为移风俗之一助。而余适因公奉檄赴省院司，列宪并拟荐调番禺，以首邑事繁，废弛已久留我即日往番视事。余固辞不可，至于腊月乃归。而不知西谷获戾遭意外不测之变，奉参去位。林军师遂扬扬出狱，以为从今莫敢侮予也。

林军师设想原奇，手段原非小可，以此争讼何往不胜。所谓当今第利害有名之人，非阿好也。惜不幸遇此令君，遂觉计谋尽破，当时假监案，现状稿毕呈，款单露出，即令军师自拟亦未敢有生还之望。不谓令君大度汪洋，偏以从容镇静处之。其实从容镇静乃是漏网之由。至今士民论者，追咎令君之不登时扑杀，为棉疆除一大害。令君当亦无以自解也。岂天生恶人亦有定数，军师之不亡，尚有欲遭其手者欤！此亦听之。

山门城

潮邑土风素梗，逋租抗粮，负嵎拒捕，相沿成习，恬不知非。而洋鸟、戎水等都尤其甚者。余莅潮法在必行，虽僻远顽劣极恶难问之乡，不尽而行法不止。如贵山都之麒麟浦径子乡，戎水都之果陇交南寨，皆动大众捕擒之。元凶剧贼，累累就俘。然后奸匪廓清，令行而罔敢犯。不谓洋鸟一都尚有悍然抗法，如山门城赵姓者。

赵氏聚族千丁，衣冠之士，济济数十，左右乡村推巨擘焉。排户赵麟、赵伯、赵锦，自康熙六十一年以来至雍正六年积欠正供粮银一百六十九两，米六十八石有奇。图差刘科、张利、刘德催之不应，无可如何。二月间稟请添差，以陈科、林会、郑应协同拘比亦无如何。三月六日，陈和诸人偕保正周理等拘获户丁赵德迎一名。有监生赵佳璧者，闻之大怒，以为失世族体，攘臂奋呼，赵德汉、赵德鸾、阿雄等二、三十人制梃追之，击刘科头破裂，夺取赵德迎以去。陈科、周理等未如之何，则又稟请添差。复以赵金、赵静偕附近保正陈义、周福、刘之严、陈淑禄、方东升、周象华等协拘，缉获赵佳璧、赵德鸾二名，又有赵阿武攘臂奋呼，赵德汉、赵阿状、赵阿俊、赵德风、赵阿维等三、四十人迫至丛殴，周理被伤，破额血涌如泉，诸保正大败逃归，差役皆负伤奔窜，佳璧、德鸾又被夺回以去。再稟拒捕殴差，验伤累累，余犹未忍即通详律究也。一面申知郡太守胡公，一面移檄潮阳营拨遣弁兵偕县尉冯君灏亲诣其地，会同拿究。临行嘱曰：“佳璧等虽身厕衣冠，毕意乡愚寡识，从前过恶我不深求。但肯悔罪来归，率其二、三顽户，将积逋粮米急公纳完，我则仍善视之。差役生事亦不可知，总以此行粮米完欠定其良匪顺逆。倘二、三顽户惧罪不敢造邑，则令佳避代赏以来统为输纳，国赋即完，即为良善，我又以此行佳璧来否定其良匪顺逆也。”冯尉曰：“明公仁慈至此敢不体谅，然则弁兵且迟之，先以单骑劝谕传前德意可乎？”余曰：“善。”

冯尉至乡，监生赵佳璧、赵称侯，武生赵宜侯、赵廷佐等济济皆在，与之言输将称：从前无此急迫。我等自祖宗以来。何曾一岁完清，积十数年率皆

逢赦。未闻县令衙役敢如此拿辱斯文，我等且欲控告上司提彼衙蠹，尚望我纳粮哉！冯尉曰：“粮米乃朝廷正供，非县令私为，已有五营军士待前发粮饷刻不可缓，非故为急迫也。”佳璧等言：“前官俱缓，何独于今不可。我等亦待新官至始完纳耳。”尉再以好言劝之，不听；以祸患惕之，亦不听。邀佳璧一人与偕入邑，不听。请输少许以示急公未能非有抗拒之意，亦不听。冯尉不得已旋归。

越数日，以兵同往。佳璧等传呼闭门，遂将寨门紧闭，明示抗拒。冯尉射至门前，理谕再三，佳璧等若为弗闻也者。寨内刀枪林立，锋芒闪闪露出墙头上，高声言曰：“我等抗粮细故，殴差夺犯是实，任汝详通详千万楮，寨门总是不开，谁敢环攻而人与我等决一死战乎？”冯尉见其顽凶已甚，无悔罪畏法之心，亦无如何。据情详报。余曰：“噫，野哉！天下有如此监生乎？再不申禡不可得也。”因备叙前后情由通详列宪、学使顾公将赵宣侯、赵廷佐褫革武生。其监生赵佳璧等候会咨斥革惩治。督抚藩臬俱严札饬拘，照依发遣黑龙江事例。佳璧等尚不以为意也，日偕寨内人众，鸣鼓列陈，执戈扬眉以示，必欲拒敌官兵敢于死斗之状。冀县令闻而中止也。余曰：“噫，如是益不可中止矣。”传令保正刘之严等十一人各率乡兵先驱示意，仍奋笔书朱为檄，谕曰：

“嗟！汝山门城士民，无罪无辜，必欲平空造孽犯极恶不赦之条，可不为大哀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田有赋，乃古今不易之常。汝等奄有田园，岁享租粒，名下应完粮米欲令县主代为输将！姑试为我言之天下王侯卿相，以至大小官吏，无敢一人连负维正之供，独汝赵氏门城偏同化外，国计兵糈之谓，何可以任汝顽抗哉！屡催屡梗，未见输纳毫厘，殴差夺犯，至再至三。本县矜其愚懵，未忍通详律究，特委县尉亲临劝谕，仍敢冥顽，弗率如毛角之不可与言。乃尉以兵同往，复敢闭门不纳，挟持枪械，口出不逊之言，如同叛逆之举，按律定罪，死有余辜。本县虽欲隐忍姑息而有所不能矣。然虽通详之后，犹望悔过来归，但将粮米纳完，亦可网开一面，不谓汝等凶顽愈肆全无悔改之心，日日鸣鼓列陈，执革扬眉，意欲何为？果敢敌杀官兵，公然自居叛逆乎？揣汝等讼师之计，不过欲以激变乡民为叛之名，加之本县，冀本县怯懦中止。试思，本县何事可以激变汝民？不过催纳粮耳。催征乃本县之职，向来耗羨则减其半，棍蠹包收则拿办，法无一毫亏损汝民。汝等伺所藉口以至变叛，况‘叛’之一字，凡属人类所不忍言。汝等身为朝廷赤子，敢于抗粮而辄挟制县官自居为叛而不辞。本县宰制一方不能定前叛乱何以上报朝廷？惟有檄发营兵号召乡壮一举扑灭已耳。汝等自度强

悍，孰与台湾土寇。当年逆贼朱一贵倡乱，奄有台郡地方千余里，贼党三十万，然国家不费一粮，未折一矢，七日之间诛锄净尽。况汝斗大山门城老弱丁口不满一千，即使击鼓挥戈亦等婴儿作戏，何足当本县剿擒乎？

“本县不过欲汝交粮，原非有所苟求于汝，汝等舍命抗粮，诚不知是何意见？岂本县差役需索生事？汝等有所不甘，则此半年之久何不一来控告？及今陈禀尚亦未迟。本县断不庇护衙役，以辜汝等士民之望。汝士民以本县为父母，本县视汝士民为子，衙役奔走仆隶孰与父子之亲，此理甚明。汝等何所畏惮而不试向本县一言耶？岂以本县邻邑代庖不过五日京兆，真无如汝顽抗何哉？本县一日，法在必行，矧此有伤国体之事万不敢因循姑纵，即使新令下车，亦必视叛逆如仇，无养成抗拒为他乡效尤之理。况新令至今尚无影响，欲使本县纵容叛逆，再迟一年半载以俟新令，势亦有所不能。今遣峡山、黄垅附近洋鸟各保正刘之严、王振泽、陈仪、周理、周福、周象华、刘珍山、杨光玉、陈淑禄、连仁、方东升等共率乡兵三百人，以九月六日会于山门城下环而守之，不许寨内一人逃出，他村樵苏行汲俱缚以来，汝寨中有循理守法之生监，已经完粮之良户，当念昆岗炎火不免玉石俱焚。急须会合密议各保身家，将为首顽梗之赵佳璧等一、二十人偕众擒缚送出寨外，交各保正解赴本县追粮审拟。庶几汝等善良得以免于祸难。倘迟至三日不出则县尉营员大众至矣。本县已经移营再委大弁多带兵丁，县尉统领三班人役丁壮二、三百人前往围搜擒捕。保正乡兵奋勇先登，不知汝等何以御之。汝等敢出拒敌，直令官兵乡壮径行诛杀。本县援引‘罪人拒捕，格杀勿论’之条以随其后，则以叛逆定罪，竿首蒿街，祸及妻子。汝等早夜以思其可抗拒否耶？若汝止以闭寨不出为高，谓可负嵎久延，则本县传令约保唤出力作农民以铁锄三百掘倒寨墙，去汝保障，然后沿门搜捉以次擒缚，汝等复能飞出九霄云外乎？本县念汝寨内无辜之人，何苦以奉公守法之身家，为十数凶徒波累败灭。故不忍不谆谆告诫，汝等能听与否，则关系汝祖宗积累殃庆，门户兴衰，非本县所能代谋也。三日不决，乃汝自误。尚慎旃哉！”

檄谕到乡之后，各保正扼守隘口，声言县尉营弁大众且至。赵姓有识者皆惧累，密为缚献之谋。于是佳璧等知不能免，乃偕赵宣侯、赵廷佐、赵阿武、赵德望、赵德汉、德鸾、德迎、德风、阿状、阿俊、阿饭、阿雄、阿维、阿福、光茂、光庆等十七人诣县，余曰：“噫，汝等既来吾亦不忍杖杀也。昇平世界，焉有颠倒谬戾之人如汝等所为哉！吾恨不早缚汝曹尽尸诸市。所以姑容至今虑汝有冤情耳。今日有冤宜即申说，并所以抗拒之故一一为我言

之。”赵佳璧等皆叩首曰：“我等实无冤情，亦不敢抗拒，是原乡愚无知积习固然。其初视若儿戏，其后畏罪日深莫敢向迩，是以迁延自误至于此极。今已知罪当死，但悔不可追。望垂宽恩，留一生路。”余曰：“汝等罪名大矣，酷虐吹求，我不忍宽宥，废法我亦不能。今姑暂置之狱，俟将积逋粮米补纳全完方行审拟可乎？”

未几余固公赴省，冬腊始回，遭意外解组。赵佳璧等延至明年三、四月积逋始清。署令从宽审拟，枷号一、二人，余皆薄责。佳璧量罚赎罪，免革监生。制府孔公以佳璧罪魁戎首，不可不儆革儆众，他皆如所议焉。

乡蛮抗法，弄假成真，由向来永弱狎而玩之故也。法在必行，民自不犯。中间谕檄乃一团恻隐之心，而字里行间却有无数甲兵，风雷虽大敌亦当束手，况二、三冥顽乎？执法严而用法宽，想见仁人君子气象。

猪血有灵

举链都草湖乡有讼师陈兴泰焉，究凶极恶，终日唆讼为生，常创诡名虚架词，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盗，或称强盗劫掠。上司提解羈系牢狱，久之以无原告对质，释宁行销。其人已皆磨累破家不堪矣。复问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讼，平地兴无风之波，尤兴泰长技也。

乡有蔡阿灶、阿辰、阿完、阿尾兄弟四人，无妻无室，共宿神庙。日或登山刈草换米度活，倘遇天时阴雨则盗采园署，沿门乞食皆为常事。一日，阿灶以瓦罐代锅烹薯为食，火烈爆震罐破灶，两足被汤沃烂，不能出门乞食，饥寒抱病而死。兴泰闻之喜甚，以为奇货可居也。呼阿辰、阿完、阿尾至其家，饱以粥食，谓之曰：“汝三人贫困，兄死无所殓，吾甚怜之，今有奇策，可以美棺衾。且弟兄皆免困穷不愁乏食。”三人请其故。教以移尸陈兴观家中，则财可入手。三人犹豫未决。兴泰复以白米六升给之，皆欢喜过望，共抬兄尸造陈兴观门首赖之。兴观大惊，呼天叫地，投明蔡姓房族蔡立兴、蔡立畅，廷爵及陈姓族人陈孟皆、陈孟发等齐会集尸所共斥其非。阿辰、阿完

亦知理屈，羞惭无地，遂将兴泰所给之米转给陈廷凤、陈日功托其抬尸瘞埋。兴泰大失所望，然此心愈不能已矣。复将蔡阿尾诱养在家，希图索诈代写状词，以打死抑埋来告，云：兴觐买屋饶价恨索，遣男陈阿添将阿灶活活打死，贿赂族恶蔡光辅、蔡滋茂缚尾兄弟拘禁，令陈日功、陈廷凤抬尸强埋，保正郑悦可据。余心疑之。时腊月十八日也。而陈兴觐已先一日以藉尸移赖埋后诈吓来禀。经准，票差询问。合观两词，似命案全属子虚。但未问明不敢臆度。飭差一并拘审。俟开印之日详请起尸检验。正月初旬，因公赴省，蔡阿尾复控于郡，请飭邻县检验；陈兴觐亦往郡控族人陈孟皆、陈孟发等皆不公平愤赴府呈，蒙檄发县审理。陈兴泰恨甚，竟率其叔兄弟侄陈日寿、陈阿和并拳师张福等多人执械直拥陈孟发家中，将陈孟发、陈绍赞擒曳痛打，顶门腮颊两足皆重伤，而孟发左臂伤尤重，至骨为之折，衣服酒瓶等类尽皆抢去，不复知其为三代叔祖也。复驾船伏械截陈兴觐于和平桥，剥衣丛殴，夺去铜钱一千五十文及鱼肉等物。兴觐赤身逃奔，诉于保正马孟端，及孟追至则船已摇去江心矣。

余省旋，飭差询问，兴泰又似有所惮，不欲赴审，止令其母吴氏混禀陈绍赞围捉抄家衣服抢讫，冀掩其统众殴夺之罪，潜踪抗延至五月初六日始拘到案。庭问之下，蔡阿尾仍执前说，不肯吐实。呼蔡阿辰、蔡阿完前来，以天理良心耸动之，则并称伊兄阿灶委系因足而死。遂将兴泰给米，移尸图赖并诱养阿尾在家始末实情丝毫不讳。余曰：“真哉！汝二人大有良心，当不至饿死也。”兴泰利口强辩，坚称并无养藏阿尾、阿辰、阿完，乃系兴觐诱养在家者。兴觐叩头力争，余曰：“噫，此易辩耳。阿辰、阿完面有菜色，半青半黄纯是饿殍之气，其乏人养贍无疑。阿尾与辰、完同胞，无家室，同宿庙中乞食，何以其面独有红白之色，意似数月饱食不饥不寒，其被兴泰诱养在家无疑也。阿辰又言半年不见阿尾之面，今在兴泰家中出审，非养藏而何？”于是蔡阿尾知不可欺，亦遂将兴泰教唆窝养情由及图赖吓诈深心直供不讳。且言兴泰曾骗过陈绍绾钱三千文，保正郑悦分去二百。问：“兴泰、兴觐有何深仇？”阿尾曰：“无之，因我父有地基而与兴觐多年，兴泰向我重买，兴觐不肯让是以恨之。然意在图赖得财，亦不关恨不恨也。”问陈日功、陈廷凤皆言，得阿辰等米六升代理阿灶尸是实。问蔡滋茂、蔡光辅、蔡立兴，干证林可兴，保正马孟端及陈孟皆、郑奕等二十余人皆言：陈兴泰伤天害理，平空驾祸，唆讼殃民，不容于尧舜之世，宜正法以靖地方。陈兴泰亦俯首服罪，不待动刑，将唆嘱阿辰、阿完移尸图赖及诱留阿尾写状代告，并殴

抢陈孟发衣服，酒瓶打伤孟发折臂，截毆兴觐于和平桥，夺其布衣二件及索诈陈绍浩钱三千，皆直认不辩。余曰：“噫，讼师之恶至此极矣。”命曳下责之四十。差役押令起出原赃，律拟招解。而兴泰意尔潜逃。又以贼劫县讳等事用血书呈奔控道宪。蒙批海阳县查审。兴泰扬扬得意，日在道辕游衍，不复归来。余以命案不敢迟滞，严比原差周端，添差肃峙、蔡静于六月二十一日在郡城西门外缉获陈兴泰前来，追比原赃。兴泰坚不缴出，乃命羈禁。兴泰潜使其父陈日贵往海阳县禀关移提，又连赴道辕喊冤，檄行数次，余见其刁健非常，呼问之曰：“尔何时为贼所劫？本县何案讳报？尔以贼劫县讳诬控道辕其说可得闻与？”兴泰曰：“陈兴觐毆我耳。不以诡词控告则先必不行，弗能脱此罪戾。”问：“用血书呈何也？”曰：“不如是不足以明迫切。冀宪异而怜我也。”问：“血何来，尔从偷鸡得之乎？”兴泰微笑曰：“猪血耳。是日买半斤猪血为羹以备早餐，留小半杯蘸笔书呈，但有人问及则云，是‘刺指出血’。总之罪无所逃，思为解脱之计，非敢故多事也。”余曰：“尔将所抢原赃缴出，吾宽尔。”兴泰曰：“赃物系父收藏，我寄书往取之。”而陈日贵逃匿不肯归赃，弗得出。

会海阳县关差催提，余以诬命、诬盗均关重大，应否将陈兴泰移交海阳县质审抑就原发命案确审，妥拟从重结，详请批示。及至宪批行县确讯，而余已离任矣！向非血呈之功何能文移往返数月，掣肘迂延竟致吞舟漏网哉？署令从宽，拟责荷枷一月而罢。追钱三千文人官，余概不问。陈兴泰拊掌笑语，以为猪血有灵也。

稂莠不除，必害嘉禾，陈兴泰穷凶极恶，合讼师闯寇鬼域为一身，此则田间之螟螣蠹。以一日姑容，不但如稂莠已也。罪状既彰，便当一棒打死与狗子吃。故听其乞灵猪血，竟致迁延漏网哉！可见凡事粘着上司便拖泥带水不得了局。令君平日决断不肯轻易通详，盖有以知受人掣肘之难也。

古柩作孽

潮邑西效附城村落之侧，白菅一丛，萧然两柩焉。暴露者不知凡几百

年矣。

忽一日，香火盛行，民趋之者如归市。盖莫识其所以然也。闻之土人云：村民陈姓者有八岁儿迷失不知所之。父母遍处寻求，则于柩旁偃卧，呼之不应，抱之不能起，度为两柩作祟，哀告祷祈，儿忽醒而偕行以去。设酒牲香楮拜酬。乡民见之遂以为果有灵也。一、二好事辈更加文饰，谓古柩能言，能知未来休咎，能为人添福消灾，有求必应，由是乎神事之。或言其姓为郭氏，遂呼曰“郭公、郭婆”。继则谓之“郭仙公、郭仙婆”矣。郭仙之名震远近，城乡内外男妇童叟，各以其愿欲祷祈。捕鱼者、罗雀者、居奇贸易者、妇人求生子者、为夫求功名财利者、治病者、谋阴私者、择佳妇佳婿者、争讼者、系狱求脱者、图坟山图田宅者、赌情求胜者，咸向郭仙公婆而跪祝焉。瓣香柏楮以为信券。应验之后，酒牧祭酬，遂有老媪两人为之扫地、焚香、掷卦、占梦，日收青蚨数千文。邻邑愚氓，亦有不远百十里而至者。每日自辰至酉男女拥挤不绝，妇人半老者百十辈搀杂其中，自戌至卯妇女拥挤不绝，则有年少无赖潜伏城隅夺取簪珥，或意相嬉戏暧昧不可知。于是正人侧目，共怀愤恚。

余自普旋潮，诸生萧策名等摭其事来告。有“拈香道旁，秽行桑中”之语。余曰：“噫，诸君可谓能持正矣。士大夫肯留心风俗如此，何患民生不厚乎！潮人好怪，千奇百出，林妙贵、胡阿秋而后复有媚神为妖之人不可解也。枯骨何知，百年暴露，弃置荒郊茅草之中，风飘雨淋，日热摩雍，曾不能使其子若孙以一抔土壤相加遗顾。安所得灵爽显赫，日日登山涉水，周旋人众之间，奔走公庭之上，为汝民庶请托钻营，以求侥幸于万一？人之昏，一至此极，不亦可哀甚乎！吉凶祸福，惟天所命。虽聪明正直之鬼神，尚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何物骷髅敢呈邪怪？提三尺以诛妖孽，并趋媚妖孽者，亦不为之宽宥也。”

即日，大张文告，禁绝人踪。号召约保甲长立查二柩有无子孙，限三日之内，速即择地瘞埋。三日不遵，则约保甲长各备束薪以俟本县亲临勘讯，数其藉丛作孽，惑是世诬民、败坏风俗之罪。将二柩各鞭一百，烈火焚之，投其灰于练江中流，有邑民除一妖害可也。其子孙在南关外以履齿为生涯，闻之，惊惧连夜移葬。自是妖风遂息。

潮人大有仙癖。活仙既除，死仙复炽。臭朽骷髅亦能倾动一邑，所谓南方尚鬼，信不诬乎。堂上教语，词严义正，使人心豁然如梦初醒，然后焚之，瘞之，以灭其迹，亦可知鬼事可无能为矣。

西河巫姬，南山石佛，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廬樓可畏

九月望日，余行香礼毕，有诸生陈询益者，不冠不袍，上衣不能蔽其肩，下衣不能掩其臀，踉跄跌足偕其叔孝廉陈君拦舆呼救，头上血犹涔涔滴也。询其故，则称七月间学使临潮，武童萧振纲以较射未蒙录取，复顶名重射，询益以廩生保结，恐累及己，当场稟明学使顾公将萧振纲押羁。振纲怀恨在心，于此月望日侦知询益往西门祀祖，遂牵族人萧阿位、萧自宏要于途而搯之，衣冠祭器俱被剥夺，复追至城门足踢扑地，裹衣毁碎，奇辱不堪。

余曰：“噫，其可恶也。”命执而讯之，乃振纲之父生员萧嘉福者，亦极口呼冤。称系询益之叔举人陈能复去岁入京包揽捐纳，曾收伊子萧元介捐监银一百二十两，今春归来取无监札并原银亦吞弗偿。向索再三，不觉过于迫切，被率子弟陈逢、陈端等多人行凶，父子俱为殴辱，儿辈不能堪与之角斗则有之，实无剥夺衣冠祭器之事。问：“包损索银之说有何所据？”则称，伊弟陈端立有文约现在，并陈举金名花押为凭。议定价银一百四十两，先交银一百二十，俟部札到日找足二十两，居间郑桐可讯。当堂呈出文约果有陈端合陈举人乃郑桐各花押在焉。陈举人指天誓日，称包捐索银俱属于虚。重射恨稟行凶是实。萧振纲、萧嘉福更呼天抢地言：童生射乃事之常，既经觉遂事过心灰；包捐文约当堂可验，中见郑桐活口可质。乡官凌吞寒儒欲以斗殴抵销，古今冤情莫此为甚。余几不能辩其曲直也。命两造齐下，呼郑桐言之。郑桐言：“萧陈两姓捐纳交斗是实，先给银一百二十两，文约花押凿凿确据。至其所以斗殴之故，则生员不能知也。”

余曰：“噫，汝亦生员乎？”生曰：“然。”余曰：“文耶、武耶？”曰：“武。”余曰：“此汝武生之名即郑桐乎？”曰：“学名郑绵弦。”曰：“然则汝小名郑阿桐乎？”曰：“郑阿福。”余笑曰：“然则郑桐何谓也？”曰：“字名耳。”余曰：“今人命‘字’皆以两。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则汝其古人呼？”曰：“实字郑奕桐。”余曰：“噫，汝讼棍也，既签名花押，岂有吝惜名字止书一半之理。鬼贼

伎俩敢欺我哉!”再呼陈举人质之,曰:“此何人也?”陈曰:“此梅花乡讼棍无所不为者,曾充盐埠仗私盐起家,复充约长,充保正,皆遭斥革,今为武生郑绵弦、萧振纲催来,作袒证耳。捐纳重事也,百金重托也,果有捐监交关,则邑中正人君子不可胜数,岂无彼此朋友一言要约,而必离县二十里之乡村有名讼棍,乃可借以为重耶?”郑桐恃其武生未得加刑,坚狡辩不以实告。余叱令下思,后生少年,诡譎不可问,惟萧嘉福年已老成,犹有朴直之气,特呼上堂,语之曰:“汝情事吾亦尽知,此干证郑桐不好,被我驳破名字不能隐讳机尽漏矣。汝子少年狂暴不谙律法,汝老成君子,乃如此行为非所望也。吾知汝舐犊之爱,不忍见汝子罹刑,权宜谬说,非汝本心。但言出诸口,必期其可收拾。人被汝子殴辱至此,汝尚欲诈其一百二十金,天地间有此逆理乎?汝既以捐监负约为词,则此一百二十金不为汝追偿不可。汝思陈举人之金是可以行诈而得者,虽族姓大小强弱与汝不敌,而平白受人勒索百余金即儿童能甘心乎?诈者不已,辩者亦不已,至于其说得伸,则汝父子与郑绵弦皆为极恶光棍,按律定罪尚可活耶?吾怜汝老成朴直,故以实言告汝,汝令不可欺予。斗殴细故罪在可宽,光棍大恶法所不赦。何去何从惟汝父子自择焉。”萧嘉福乃欲变其说,曰:“一百二十两之银五月间实已还矣。”余曰:“不然。银既还清,岂有仍留文约不还之理。汝捐纳是虚,文约伪为,两言而决耳。汝子既为乐舞童生,吾不加刑戮,存其颜面可也。”嘉福曰:“诚如明镜,此事实非吾心,但爱子情切耳。乞怜儿子无知稍宽其罪。”余曰:“诺。”呼萧振纲讯之。振纲复诡言已还百金,尚少二十金未还是以角较。余叱之曰:“汝行凶殴剥,乃盗贼无赖之所为,诬人包捐,假人文约,欺官罔法,乃讼师恶棍之所为,讼罪应死。吾念汝老爷笃实,姑为汝开一生路,汝尚敢予欺乎?再不实言,则刑汝夹汝髻革汝乐舞生,杖汝四十,荷校于市矣!”振纲叩首服辜乞免深究。而萧阿位、萧自宏亦遂将附合振纲丛殴陈询益遗落袍冠。毁碎衣服诸事,直认不讳。复调问郑桐。郑桐知萧氏父子已自招承,前功尽废,低头无所语。再三问,捐纳交关是有是无?郑桐曰:“某知罪矣,实无有也。”曰:“然则文约伪为乎?”曰:“伪也。”余曰:“振纲狂暴少年,嘉福朴直老生,皆不能为此深谋,系汝一人教之耳,捐监文约亦汝代为捏造乎?”郑桐曰:“不敢也,萧嘉福乃我受业之师,彼惧罪为此抵塞,命我作证,我不敢违,其实非有他也。”余曰:“噫,汝心太奸险,法应详髻治罪。但我念嘉福年老,已许从宽,姑薄罚汝‘示三’可乎?”郑桐叩首曰:“惟命。”乃将学徒萧阿位、萧自宏各重责三十板,枷号两月示众,萧嘉福以老免;议

振纲罚银十两充修义学；郑绵弦罚米十石用给囚粮。其遗失毁裂冠服，断令萧振纲赔偿，免其治罪。人皆曰：“可。”

先是陈询益惧萧姓强横，非且令之法所能屈服，阴遣人星夜赴省于学使辕门控告，至是行查。余即以审案叙详，顾公曰：“萧郑二生目无三尺，蜃楼鬼弩，可恶可畏，不为加之重惩，将试场之弊端百出，而禀生莫敢言；讼棍之伎俩横生，而善良受其害。此岂可哉！萧嘉福、郑绵弦各行学概革，萧振纲即萧道革去乐舞生；余如详发落可也。”胶庠中有怜萧嘉福朴实为儿所陷，素行实无过恶者，呈请代详开复。时余已谢事，署令陈公许之。再请郑绵弦，陈公曰：“此有讼棍即使无此事，犹当以劣行详概，况自投法网，如何其可也。”

萧姓计谋甚高，说来事因更觉动听。当呈上文约郑桐硬证之时，陈氏虽有两江几乎难以浣濯矣。明眼善寻破绽，乃在没要紧之姓名上看出复给，得老人横施钩饵，不由他不吐出实情，此勾距神手也。蜃楼鬼弩，可恶可畏，有地方民社之责者，移风易俗其以此为先务哉！